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际浪子

(下)

 **eBOOK**
内容资料 免费下载

第一章天狮之役

由“黑巫号”舰身上叁百六十支集束光炮发射出来的集束流，代表着未来科技数千年来花了卡尔夫南无数人力物力研究出来的巅峰成就。

表面看似简单的一次发射，内中却包涵着复杂无比的运算，牵涉到太空方位学、光电物理学等各方面的应用。

假若这一击不能成功把敌人的太空基地摧毁，黑巫号会因能量的大幅削减，而失去本身一半以上的攻防力量，以致陷於非常不利的险境。

但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当然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

在这层次的宇宙，绝没有任何物质或能量可以对抗这麼强大的能量集束，它是名符其实的无坚不摧。

只要对方的速度在亚光速之下，连躲避都办不到，更何况对方是在虚空中停留不动呢。

“轰！”整个宇宙像是抖动了一下。卡尔夫南私人军团的太空战斗舰，无不感到一下强烈至使人心颤的暗涌，那是能量的颤。

黑狱人的太空基地，在卡尔夫南方面的人瞠目结舌中，却仍是完好无恙。

只是在太空基地多了一个晶莹耀目的奇异球体，承受和吸纳了所有集束流能。

假若方舟等人在场，便知这是敌人最尖端能够直接提取反空间力量的降神器。

这奇异的晶石球的核心处忽地现出一点强烈的芒光，接着由核心扩展至晶球的每一点处。

“轰！”降神器爆炸一团以百里计的烈芒。

集束流的毁灭性力量实在太庞大了，以降神器的强大物质组织和能量，也禁受不起，在两军对峙的虚空中粉身碎骨，但总算化解了无坚不摧的集束光。

无可比拟的强大震波，以接近光速的惊人速度，向外疾送。

为了集束光不见功效而魂飞魄散的卡尔夫南私人军团，以及连做梦也想不到降神器会粉身碎骨的黑狱将士，还没有时间思索是怎麼一回事时，基地和飞船同时被震波抛得像玩具般在空中如断线风筝滚腾旋转着弹往远处。

太空基地和众飞船的护罩都闪烁着无数因能量摩擦撞击而生出来的光芒花，似若八团大小不一失去了控制急窜乱撞的烟花球。

敌我双方各自在自己的太空工具内天旋地转，不辨方向。

黑巫号受创严重，过半的尖刺集束光炮受不住那种可怕的反震力，溶成废铁。

当黑巫号的平衡系统再次生效把巨型飞舰稳定下来时，骇然发觉二百多艘大小敌舰正由天狮星系向他们全速飞来。

惊魂未定的卡尔夫南立即发出迎战的命令。

当六艘战神级飞船朝敌人飞去时，黑巫号却全速退却，这时的黑巫号只有平时四分之一的攻防能力了。

强烈的毁灭性能量和震，波及整个天狮星系，引起了山崩地裂、陨石

乱飞，天狮太阳更被引发和加剧了本身的分子聚变，释放出惊人的热量、物质和风暴，使天狮星由相对而言的静态，进入了狂野的乱状中。

黑狱人的太空基地在往星系深处抛飞时，发生了一连串轻微的爆炸，护罩能量降至四十度以下，本可挨过这意想不到的灾劫，可是却逃不过天狮太阳强烈的分子风暴。

当她勉强在离天狮太阳五千万公里处稳定下来时，由天狮太阳倾泻出来的能量，却对她迎头痛击。

护罩的防御力量直线下跌，太空基地闪烁着使人目眩的光。

比人类家乡太阳系的太阳大上一倍的天狮太阳，释放出高达摄氏叁十万度的高热能气态风暴，根本不是任何物质所能抗衡的，整个基地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像只被宰的小羊般在屠刀下抖颤着。

藏在面的其他叁百多艘黑狱大小战船，像被捣破了蜂巢的蜜蜂般，由张开的数十个舱门，仓皇地逃了出来，拚命逃离基地，尽快远离天狮太阳。

当护罩能量完蛋时，整个基地浑体通明，外层护甲像透明般白灼起来。

“轰！”基地爆成一团光，往外窜去，追上正在逃生的飞船。

黑狱战船纷纷遭劫爆炸，变成百多团光；强光过后，幸馀的百来艘飞船，打着转往四方八面抛飞，情况混乱至极。

其中包括了有黑狱人第二军团总指挥美雅女在内的最巨型元帅级太空战舰，因着其性能的优越，最快回复了正常，躲到了其中一个行星的背後，等待能量回复正常的时机。

这趟黑狱人派来侵略联邦的先头部队，以这艘长达万米元帅级的飞舰作指挥中心，辅以四艘银河级飞船、十二艘无敌级飞船和五百艘剑鱼级战斗舰，本是实力惊人，但甫一接触，在连串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竟损失了一艘银河级飞船、两艘无敌级飞船和近二百艘剑鱼级飞船，真是损失惨重，始料不及。

若非有二百多艘飞船藏匿在最外围五号行星的地层，这趟说不定便要吃足败仗了。

当祝丝蒂以四艘主力舰级、八艘母舰级和五百多艘巡洋舰级飞船由星系另一边四千万公里处的反空间弹出来时，刚好迎上太空基地大爆炸的能量风暴，整个师团飞船硬被抛出近万公里，其中十多艘飞船更因抵受不住爆炸的威力炸成碎粉，可见尽管离开肇事地点这么远，爆炸的威力仍是如此可怕。

祝丝蒂刚由宇眠中醒过来，连忙指挥大军後移，观察形势。

在那种宇宙级的疯狂乱局中，所有侦察系统一时间都失去了作用，也使祝丝蒂坐失良机，未能把握黑狱战船形势大乱时，发动进攻。

两艘旧式的黑狱战船，来到银河四号两侧，各伸出装有吸盘的四条机械臂，把她固定了下来，并肩缓缓飞行着。

侦察光波扫描飞船的内部时，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叁人都躺在舱板上，模拟着昏迷的状态。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在扫描波下，根本无处可以藏身。

只希望黑狱人还没收到有关他们夺取了银河四号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曾发生了甚麽一回事，因而鲁莽地把他们运入自己的飞船，那就说不定有可乘之机了。

光波在他们的身体来回扫射了十多遍後，终於敛去。

黑狱战船开始加速，带着他们朝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飞去。

叁人暗暗叫苦。看情况黑狱人怕已知道他们是谁，否则怎会如此深具戒心？他们的思感结合在一起，开始对敌舰进行反侦察的活动。

—这种比较原始的飞船，护罩的能量强极也有个限度，理应阻截不住他们的思感能，岂知一接触之下，立即反弹回来。

同一时间叁人坐了起来，面面相觑，均知敌人已清楚了他们身分，才如此严阵以待。全舰的黑狱战士的精神均注进了晶石，故而能与护罩结合，挡住了他们的精神入侵。

巴斯基沉声道：“这些妖物究竟要带我们到那去呢？”

方舟指着舷窗外不断扩大着的一颗太阳，苦笑道：“怕是这个星系了。”

舒玉智色变道：“不是黑狱星系吧？”

叁人同时心生寒意。

这已非敌众我寡的问题，而是实力相差得太不成比例了。任他们如何厉害，总敌不过整个星系的黑狱人。只要来上十多个像修奇那种级数的黑狱人，再加上晶石，他们便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飞船偌大的空间静如鬼域废墟。两旁则是只有银河四号四分之一大小的敌舰不断变色的船体，小鸡伴母鸡般在太空疾飞着，情景诡异无伦。

敌人何为不乾脆杀死他们呢？在空中应比在一个可躲藏的星系内更有把握。

答案快要揭晓。

一个拥有叁十二颗行星的超级星系，出现在前方六千万公里之内。

就在那一刻，方舟等叁人同时感觉到，星系内有一股庞大无四的精神力量，正在期待着他们的来临。

黑狱人的战争技巧，完全继承自人类，但为何能青出於蓝？皆因战争介面的差异，那代表着操纵方式根本上的差别。

由智猿蜕变为人类後，人类在进化上跨了一大步。此後这过程便缓慢起来，直至舒玉智提出了石破天惊的蜕变学，才告别了生老病死，在进化的长路上再迈出了无可比拟的一步，彻底改变了文明的方式，进入了太空殖民的时代。

但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却是一日千里。

整个文明，包括了太空战争在内，均可被视为以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介面，无限地扩展了人类能力的进程。

人的能力，端视乎他对人工智能操控的能力，那泛指运作的速度、判断、以及本身与智能系统配合的问题。

而在战争，通过思感头罩，战士的神经和舰内的智能系统连结起来，人与智能系统合作无间地共同作战。这是个人工智能的战争介面。

像卡尔夫南的军团，更进一步藉着植入人工智能的装置，大幅加强了与智能系统配合的能力，使战斗能更有效地操作舰内各类型的系统。

但缺点就是给人工智能本身的能力和人类的能力限制了；中间还有着交流上的问题。

对黑狱人来说，智能系统只是负责一般较低层次的操作，其他全以精神作介面，通过能够贯通正反空间的晶石操控一切。故而不受任何限制。

由这角度去看，黑狱人在进化上，实比人类先进多了。

方舟在这方面，却与他们异曲同工。

这种精神介面的作战方式，便他们的运作超越了光速，於是在灵活度

和准确性上更胜一筹。

武器虽大同小异，但因着黑狱人能间接提取晶石的能量，又非人类的人工智能介面所能比拟。没有了意念、指令、分析、回应、判断、发动这些介於人和智能系统间冗繁的过程，战斗时自然更能如臂之使指，心到动行。

六艘战神太空战船，与敌舰甫一接触，便吃上这方面的亏。

若纯以火力论，战神飞船实优於敌方的二级舰银河级飞船，而逊於对方的元帅级飞舰，但在操控的灵活性和速度上，却重蹈当年仰马星之役的覆辙，大大的吃了亏。

当年的黑狱战船和偷袭素女星系的黑狱飞船相类，属上一代的黑狱人制成品，但凭着超卓的战争介面，已把联邦军打得大败而逃。

现在新一代的黑狱飞船又进步了，战神飞船更非对手。何况卡尔夫南私人军团的整个设计，全是以黑巫号为生，其他为辅。眼下黑巫号负创退却，力量自然大打折扣。

一这时六艘战神飞船内的叁百多架冲击战机全飞了出来，迎战敌人以一艘银河级飞船为主，配以六艘无敌级、五十艘剑鱼型飞舰和近二百架蝙蝠型战机的黑狱舰队。

在实力上，双方差别不大。胜负全系於战术和战略的运用上。

导弹和集束光雨点般交换着，在广袤的太空画出千万道炫人眼目的芒轨迹。在惊人的速度下，双方在方圆千万公里的广阔虚空作“近身”缠战。

当两架对敌战机擦身而过时，瞬间後距离便被拉远至万里开外。

被击中的护罩都爆起因能量激而生的光雨，像不断燃点爆闪的美丽烟花，只是其中藏着使人魂断神销的毁灭性力量。

黑狱人在银河叁号上坐镇的大将是元帅美雅女最得力的助手达拉兹大将，他把己方的飞舰分成七组。除自己的一组七艘剑鱼型飞舰和叁十架蝙蝠型战机，其他六组各由一艘无敌级飞船作指挥。

他们间的通讯全以精神为主，虽说有二百多艘船舰，但却是个无可分割的整此时黑狱人的身体虽在各自岗位上，但精神都进入了晶石内，思感能与飞舰整个动力和武器系统结合为一，发挥出比人类优胜的战斗力量。

七组黑狱战船在虚空中队型完整的来回冲刺，避开了与六艘战神飞船的正面交锋，专挑冲击机下手，十多个回合下来，便摧毁了对方近半战机，而他们只损失了二十多架蝙蝠机，大部分均是避不过战神飞船上那威力庞大的八根集束东尖刺炮。

尤可虑者是战神飞船在敌人灵活的战术下，被硬生生割断了原本整齐的队形，七零八落间，不但战神飞船被迫各自作战，连护航的战机都被冲散，因落单而被敌人逐一屠宰。

巨型的战舰必须有灵巧的战机护航，此乃太空战的铁律。因为巨舰目标明显，很难躲过敌人的炮火，所以小型的战机便派上用场，展开阻截敌舰的重要任务。故一旦陷进这种局面中，便变成挨打的境况。

在主舰和战机的智能系统联系下，本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黑狱人厉害在那种精神与能量结合的方式，不但可以截断战神飞船和护航战机间的通讯联系，还可以扰乱护罩力不足以抗拒他们入侵的战机的智能中心。所以一番冲杀後，本是威风凛凛的卡尔夫南军团，立即溃不成军。

数百大小战船战机，在广阔的太空战场追逐缠斗着。

其中一艘战神飞船，被达拉兹的银河叁号成功地衔尾狂轰，配合着其

他剑鱼型战船和蝙蝠型战机的炮火死光，使整艘巨舰陷身在光雨，随着飞船左冲右窜，试图摆脱敌人的纠缠，在虚黑的星空裹和远方天狮太阳的光照闪下，拖曳出一道左曲右折、七彩缤纷、充满毁灭性的艳丽长虹，却始终逃不过即临的厄运。

能量减退下，不但护罩的力场直线下跌，八根尖刺集束炮在有心无力下，集束光亦不断被削弱。

银河叁号蓦地加速，在战神舰上方疾飞而过。

战神舰往下潜去，一枚超级导弹由银河叁号舰腹的主发射台射出，刺入了战神舰跌至两度的护罩外夹壁，透体破入战神舰的反应炉中。

当达拉兹那组战船战机远去十万里後，那艘战神舰爆作了一团光，化成碎片，往四外激溅开去。

眩目的强光，使天狮太阳亦要黯然失色，远近可见。波迅速送往整个星区，惹起了尚未加入战场的双方面舰队的惊觉。

这艘战神号的败亡，止代表着战局开始一面倒的发展。

首先心胆俱寒的是远退近五千万里外黑巫号上的卡尔夫南和翟斯飞。

事情的发展，实是始料所不及，现在更是完全失控。

到此刻他们才知道对黑狱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翟斯飞沉声道：二涓下立即撤返天虎星系的命令”

卡尔夫南铁青着脸，看着舷窗外远方不断闪烁的芒点、虹线和光雨，摇头道：“不！我们返回乐园星系去。”

紧急撤退的讯息，立即往战场处己方舰队传送过去。

祝丝蒂头接思感头罩，与整队五百多艘船舰的指挥官连接在通讯网路处，下达了开赴战场的命令。

第二章魔狱帝后

这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超巨型星系，叁十二颗行星，绕着比家乡太阳大上五倍的星，在虚空中随着椭圆的轨迹以高速运行着。

在天体物理学上，愈大的星，寿命愈短。这是基於质量愈大，引力亦照比例加强，塌缩的速度更快，倾泻出的能量亦更巨大。

物体的大小，决定了星体的性质。

每当星体的质量大至失去了分子间的平衡时，便会产生塌缩的现象，把星体变成了太阳。

任何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外层则是电子。

电子与电子间互相排斥，使它们保持着力量的均衡，相安无事，亦便在一般的行星上，物体大致上能保持它们的安详形状。

以家乡太阳系为例，由於电磁力比物质的引力来得强大，所以纵是大如木星的天体，仍是稳定的。可是愈接近内核，引力便愈大，这亦是地球核心为何是火热溶岩的道理。

引力是物质向内拉扯的力量，离核心愈远，引力相对地减低。

这种势均力敌，电磁力和引力间的平衡，在巨大的星体如太阳处，却

是全派不上用场。

引力全由质量决定，只是太阳表面的引力场，便比地球大上了二十八倍，这使她的引力远大于分子间互相抗衡的电磁力，原子再不能保持原状，电子层被巨大的拉力扯碎后，原子核在电子流自由流动，就会产生核聚变，释放出大量的光和热，形成了发光的星。

即使是星，亦因着大小的差异，有着不同的命运。

若以家乡太阳为一个单位计算，那在叁点二个单位以下的太阳，便极有可能在某一天塌缩成为高密度的白矮星和中子星，那时原子核都紧挤到一起。

可是若质量是在叁点二个单位之上时，这种塌缩可能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成为宇宙最奇异的天体-黑洞。

现在方舟等跟前巨型星，便有着这种可能性。

在联邦的殖民策略，拥有这种巨型太阳的星系，均不在考虑之列。

质量愈大，引力照比例增加，塌缩加速及能量的倾泻更狂暴，更不适合生命的繁衍，寿命也短多了。

可是出现在跟前的事，却是这星系内每颗行星上都充盈着各式各样的生命。

这是个令人心惑神迷的星系。

叁十二颗行星，每颗都被各式各样浓密的巨型植物覆盖得完全不露出地表，使她们成为奇形怪状、多彩多姿的世界。笼罩着她们的的大气，更是变化多端，令人目眩。

舒玉智吁一凉气，发着怔道：“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呆瞪着的巴斯基道：“这绝不是黑狱星系，那的太阳应比这个至少小上一倍。”

在两艘黑狱战船的挟持下，一大两小叁艘飞舰，以最亲密的形式，并肩飞进星系内。

巴斯基低声道：“我们立即逃走，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也可躲他一会儿。”

方舟叹道：“躲来躲去，还不是被困在这星系内，何不搏他一搏，看看黑狱人有甚麽难缠的玩意？”

舒玉智微震道：“看！”

两人顺着她的眼光望去，只见离开这巨阳的第二十八颗行星上，刚进入阳光一面的边缘处，由纠间盘缠、色彩灿烂的密林中，竖起了一座圆顶的庞大建物，直撑入云端，有种说不出的离奇诡异。圆顶在阳光上形光流转，更是慑人心魄。

祝丝蒂的联邦舰队，分成了十多组，越过了最外围行星的轨道，开进了星系内。

超过万架俗称飞行坦克的战车由各舰腹飞了出来，护在大型飞舰的上下八方，准备应付敌人的还击。

能量被提升至颠峰的水平。

天狮太阳已逐渐平静了下来，星系外战场方向的星空仍不时闪烁着爆炸和集束光的光芒，但已由密转疏，那边的战事应已接近尾声。

侦察电波显示只有两艘战神级飞船能成功逃去。

经此一役，卡尔夫南再难保持他的气了。

祝丝蒂虽奸计得遂，但亦暗暗心惊。

以她和狄平为首的主战派，一直以来，对黑狱人的估计，都根据他们在仰马星之役所显示出来的实力，再加上八年的发展，作出评估。

素女星之役，更加强了这想法的信心。

是役应至少损耗了黑狱军团四分之一的实力。

正因这想法，便她和狄平充满信心，有把握打一场漂亮的胜仗，重振联邦军方的声威，亦使她可稳代姬慧芙，成为联邦的主席。

但跟前卡尔夫南的败北却是铁般的事实，黑狱人的真正实力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怎麼不胆颤心惊？

当舰队越过外围第二颗行星的轨道时，前方虚空处出现敌踪。

比领袖二号大上叁倍，载着黑狱第二集团军统帅美雅女的元帅二号超级太空战舰，在两艘银河级飞船、五艘无敌级飞船和过百艘剑鱼型战斗舰的拥簇下，迎头飞来。

祝丝蒂一声令下，十多组飞船分散开来，孔雀开屏般扩散後，由上下八方往敌舰围去。

一时导弹光炮闪个不停，暴风雨般朝敌人打去。

基地的圆顶，赫然是一球直径达百米的巨型晶石。那是除大帝战城外，他们曾见过的晶石最大的了。

整座建物，全以一支直径粗达十米的圆柱体贯穿整座基地，像串烧肉般独立并单足地把各种不同的几何形体建贯连起来，竖立在浓荫密布的星球上，高达百多公里。那种直探天际的气势，教人叹为观止。

愈清楚黑狱人的实力，愈令人心寒。

在两艘黑狱舰的挟持下，银河四号缓缓停在这过千层建物最上方广阔若十多个足球场的停机坪处。

数百名全副武装，身披黑色战甲头盔，身上满是各式可怕武器的黑狱战士，由圆形若车轮的建物飞掠出来，降下时，分作两排，恰好由银河四号的主出，直排至进入圆轮建物的入处，就像长地毯般，迎迓贵客的来临。除顶部水晶球般的晶石外，所有建都是以一种介乎大理石和金属的物质建成，充盈着庞大的保护能量，虽及不上大帝战城，但已远胜他们在仰马星系破坏了的外空基地。

到目前为止，他们所遇的黑狱战士，大约可分为叁种——一是穿着灰蓝夹杂盔甲的战士。

另外就是晶白盔甲的帝君亲卫和跟前这些乌黑得发光的黑狱兵了。

後两类头盔上都嵌着一方小型晶石，代表着他们有更优越的力量和地位。

究竟谁是这些黑甲兵的领袖呢？叁人交换了个无奈的眼色，打开了舱门，抱着丑媳妇终须见公婆的忐忑心情，踏足停机坪上。

炽烈的阳光，把地面和建照得烁烁生辉，头顶则是彩霞流动的晶石球，四周烟云缥缈，隐见林木纠结下的大地，那种感受，非是身历其境，怎也说不清楚。

左右两排直延开去的黑甲战士，人人神气肃穆，不流露半点表情，也没有特别的敌意，更教人莫测高深。

叁人犹豫间，一个甜美清纯的女声在空气中震着，以发音正确的联邦语言道：“贵客既临，何不进来一叙。”

叁人面面相觑，怎也想不到不但不用兵戈相对，敌人还是如此客气有礼。

呆了一呆後，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大步通过守立两旁的黑甲兵，往圆轮建的入走去。

元帅二号浑圆的舰头，亮起一点强烈的红芒，接着扩大开来，变成一个圆型的光罩，把整队百多艘战船，全部笼罩在光罩，就像它们是在一个红色的泡沫飞行着般。

炮火到了光罩处，便给反弹开来，爆出一天芒点火雨。

祝丝蒂、狄平和舰上全体将士全看呆了眼，这麼厉害的外置护罩，还是第一次遇上。

元帅二号本身更是设计美的飞船。

长达万米的银白色船体，充满了线条的美感，浑圆的一端往後扩阔，隐见十多块长条夹壁夹合而突起的线，延伸直至另一圆端，使人难分首尾，通体有若天成，不见半分斧凿的痕迹。所有力量，就聚集在那贯通首尾的十八道骨处，活像个会飞行的大丝瓜。

红罩消去。

以元帅二号为首的敌舰，已来到了联邦军的中心处。

元帅二号的船体透出鲜艳的粉红色，接着十多道红芒由巨大船体旋转着卷扫而出，往联邦各舰击上去，声势惊人之极。

其他黑狱舰亦纷纷发射导弹光束。

联邦的舰战车，仍弄不清楚元帅二号用的是甚麽武器时，已纷被这种前所未见、能自动转向和准确无误追踪目标的怪光击中。

领袖二号首当其冲，被击中舰头。

舰体剧震，灯光熄灭。

护罩的能量由八十度骤跌至七十二度。

要知护罩的力场，每度代表着可抵受一吨氢原子聚变所产生的爆炸力：足可挨上普通的反物质导弹百多枚。那知对方只是一击，便等若近千枚反物质导弹的威力，这是如何骇人听闻的一回事。

近十架被击中的飞行战车，纷纷爆炸。两艘较强大的巡洋舰，则像玩具般被撞得离开了原先的航道，往侧翻滚开去。

光雨闪烁。

双方不停交换炮火。

元帅号发射了第一轮的攻击後，舰体回复原来清冷的银白色，积聚着第二轮的攻击力量。

双方擦身而过。

联邦的主力舰级和母舰级飞船，不约而同把所有火力均集中击向对力这艘可怕的帅舰去。

元帅二号带着灿烂的芒和火雨，迅速去远，夷然无损。

只是这麼的一次接战，联邦军再有二十多架飞行战车和叁艘巡洋舰给对方银河级和无敌级的飞船摧毁。而他们只是令对方损失了两艘剑鱼型飞船和七架蝙蝠型战机。

强弱之势，不言可知。

领袖二号内灯光复明时，远去的元帅二号又转红起来，潜到下方，灵活无比地掉头飞来，把其他黑狱舰都抛在後方。

祝丝蒂心胆俱寒，这莫测高深、威力可怕的飞船，真是想也没有想过猛一咬牙，下令全军掉头迎去。

就在这时，原先与卡尔大南作战的黑狱舰队，突然出现在侦察扫描网上正全速赶来这个太空战场处。

“轰！”领袖二号再次被击中。

这趟元帅二号只发出一道可怕的红芒，集中全力来对付这敌人的帅舰。

整艘领袖二号被无可抗御的毁灭性能量冲击得往上抛飞，护罩力场由七二度跌至五十二度。

狄平的大巨号四个主发射塔的集束光全部命中了这可怕的敌舰，但只能令对方颤抖了几下，便灵活地潜了下去，躲到其中一颗行星的阴影。

其他黑狱舰机，早呼啸而至。

联邦军全体将士，无不脊骨生寒，这麼可怕的超级太空舰队，无论速度火力，均不是他们能应付的。

无数的芒火，昼破了星系内广阔的虚空。

不少战斗舰，纷纷爆成粉末，不留半点痕迹。

击败了卡尔夫南军团的百多艘战舰战机，这时刚飞进星系的内空，蜂群般奔赶而来。

领袖二号勉强取得平衡後，元帅二号又由行星的另一边游了出来，往最接近的一艘母舰级飞船追去。

十多道红芒，刹那间把那艘母舰缠个结实。

狂大的能量绞压下，舰体似冰雪般溶解起来，接着爆起了一团芒。

祝丝蒂魂飞魄散下，发出了彻退的命令。

在广阔的圆轮形人堂内的中心处，那巨型支住之旁，放了一张长达十多米、以不知名木质制成的巨型长方形餐桌，上面以银白色的盘子放着各种见所未见的奇异果实。

在餐桌的一端，坐着一位身穿高领黑袍，肌肤如雪，千娇百媚的绝色美女。她身着阔袍大袖，深开的领可见深深的乳沟。

她一对眼睛长而且媚，轮廓精致得不能有半分更改。

她的美丽完美得教人透不过气来，像一个可滴出最甜美仙液的美果。

黑衣白肤，强烈的对比便她超出了人所能想像出来的美态，连姬慧芙和舒玉智似也要给比下去了。

叁人踏进大堂时，都骇然止步，不能置信会在这种情况下，在黑狱人的基地，见到这样的一个绝世佳人。

这诡异无伦的美女对他们微微一笑，澄蓝的眸子亮了起来，淡淡道：“请随便坐！”

叁人面面相觑。

她只是随意的一瞥，便像能外外、一丝不漏地察知了他们的虚实，半点都躲不过她如炬的目光。

可是他们的思感能到了她身前两米许处，便难作寸进。

舒玉智本身是女性，故能最快在她的魅力下回复过来，推了身旁两个目瞪口呆的男人一把，朝餐桌走去，在另一端的空椅上和这怪异的美女对坐着。

巴斯基和方舟如梦初醒，前者坐在舒玉智的左侧，方舟则迳自来到这美女旁边，坐在最接近她左侧的空椅子去，还毫不客气地拿起一个红得像火漆，比橙子大上少许的怪果大嚼起来。

美女大感兴趣地望着方舟，柔声道：“想不到人类中竟有像叁位那麼出类拔萃的人物，难怪封神要吃大亏了。”

巴斯基沉声道：“是谁？”

美女的妙目往他望去，微微笑道：“在这一个宇宙的循环，我的名字叫天美，族民们都尊称我作天美帝后。”她无论谈吐举止，均予人一种缓而不急的感觉。

舒叁智也以微笑回报，淡淡道：“既有帝君，又有帝后，你们模仿我们，倒也很彻底。”

巴斯基道：“这副身体是那抢来的，假若联邦中有女人像那样子，应是街知巷闻的事了。”

天美帝后并没有被他们不客气的诘激怒，幽幽一叹道：“你们之所以痛恨我们银核帝国，皆因不明白我们在做甚麽，所以我绝不会怪责你们。”

舒玉智看着正拿起另一种怪果的方舟，道：“若有人来摧毁的星球，杀掉的战士，然後对受害者说：你们恨我，只是因为不明白我罢了；会有甚麽感受呢？”

天美帝后没有答她，露出一个媚态横生的笑容，取起一个瓜形的深黑长果，递给方舟道：“试试这个！”

方舟闪电般伸手，眼看要把她的纤手抓个结实，岂知天美帝后纤手一动，瓜状果已纂在他手，才从容地收回纤手，皱眉道：“先好好谈谈，不是胜过动手动脚吗？”

方舟固是呆在当场，舒玉智和巴斯基也是看得直冒寒气。这美女叁手的灵活性，竟比方舟更敏捷。

巴斯基道：“刚才帝后说及的宇宙循环，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天美帝后绽出一个甜美的笑容，秀眸闪动着摄人心神的采芒，望往泊在外面停机坪的叁艘飞船和更远的初升太阳，柔声道：“这要从这个宇宙的起始说起，为了得到你们的合作，我绝不会隐藏任何事实，何况你们既有胆量到这来，自然不把一般的生死放在心上了。”

叁人同时涌起怪异无伦的感觉。

听她的口气，黑狱人并非只是宇宙内一种没有躯体的纯精神体那麼简单。

可是却怎会牵涉到宇宙起始的秘密呢？

第叁章惊天之密

祝丝蒂麾下由第二师和第叁师组成的远征舰队已彻底挫败了。

主力舰只剩下了性能最佳的领袖二号和狄平的大巨一号负创逃离战场，却失去了所有飞行战车。

八艘母舰则仅有叁艘幸脱大难。只是对方的元帅二号，便独力摧毁了她一艘主力舰、两艘母舰、十多艘巡洋舰和以百计的飞行战车。

另外那艘主力舰和叁艘母舰则在两艘黑狱人的银河级舰强大的火力下饮恨捐黑狱人方面只损失了两艘无敌级战斗舰，但在被毁前，早对联邦远征

队造成严重的破坏。战争由开始便一面倒地进行的。

威力惊人的元帅二号牵制着联邦军最厉害的几艘飞舰，再由银河级和其他飞船对联邦军进行无情的杀戮，在战略上绝对地成功。可见黑狱人的叁大元帅，确有非凡本领。

远征军仓皇逃回飞虎星系，尚未喘定那气，黑狱军团以元帅二号为首的舰队，已衔尾追来。无可躲避下，已成惊弓之鸟的祝丝蒂被迫下令迎战。

天虎星系内一时战云密布，另一次大战一触即发。

天美帝后秀目闪着奇异的光芒，缓缓道：“在这有形质的宇宙内，一切生命都赖形体而生存，就算微若空气，亦是一种形体，只是你们人类的肉眼看不到罢了！”

只有我们是纯精神的生命，不须倚赖任何形体也可以存在，故而也可以进入任何生命体，把他们的形体据为己有。”

方舟奇道：“为何你们可以是例外呢？”

天美帝后显然对方舟特别感兴趣，每次望向他时，美眸都异采连闪，这时瞪了他好一会後，才淡淡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本来并不属于这个宇宙。”

叁人同时一愣，交换了个震骇的眼神。

天美帝后似乎很享受他们的讶异，望往左方透过落地玻璃入大堂来的阳光，轻轻道：“这个宇宙真美丽，即使看上千忆年，也绝不会觉得沉闷。”

巴斯基晒道：“既是如此，那就坐在这东看西看过日子好了，何须那麽辛苦去侵略别的种族呢？”

天美帝后幽幽一叹，呆看着窗外飘游着的一朵彩云，没有说话。

她无论言谈举止，都充满了人性的味道，便他们很难视她作异类对比起其他的黑狱人，她这鹊巢鸠占的可怕生物，说是形神俱备了。

大堂内四人都默然无语。

现在这黑狱人的魔后虽似是没有半点敌意，但叁人都感到此事绝能善了。

天美帝后把目光移到巴斯基身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柔声道“所以我说你们并不了解我们，为了能度过下一次整个宇宙被毁灭的大灾难，我们唯有揭尽所能去达致这目标，再无其他选择。”

叁人同时一震，目瞪口呆怔看着她。

天美帝后缓缓点头道：“你们猜得不错，我们早经历过两次灾劫也是那两次灾劫唯一的幸存者。这样说，你们清楚了我的来历了吗？”

元帅二号在两艘银河战斗舰的护翼下，飞进天虎星系，具他的舰机则停留在星系的边缘处，作壁上观。

甫进内空，叁艘黑狱飞船同时发射出数百道红芒，昼过往她们疾冲而来以千计的宇宙机雷。机雷纷纷坠毁，轰隆闪光不断爆射下，能击中她们的机雷只有数百枚，但对她们强大的护罩完全不能构成任何威胁。

在第七师总指挥拿不列大将的座驾主力舰上将七号率领下，两艘母舰级飞船、百多艘巡洋级飞船和上千飞行战车，由分布於各行星的基地和星系内的八个军用太空站飞出，在太空和行星基地的强大炮火支援下，倾巢而出，为保卫天虎星系迎战入侵者。

一时间，以万计的导弹和集束光，画出无数芒线，横过虚空，往这叁艘超级太空敌舰击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两艘银河级飞船分向上下窜去，

反而元帅二号倏地凝定下来，似是任由对方拿自己作箭靶。

能量激下产生的光雨，像云雾般把这黑狱人的帅船笼罩起来。

正迎头对着元帅二号冲去的第七师舰队，人人欢欣若狂。

不过他们只高舆了一阵子，当带头的上将七号冲至离元帅二号五百里的近处时，才骇然发觉元帅二号竟像空气般在正舷窗外消失了。

天美帝后眼神不断变化着，忽明忽暗，显示她的情绪正在波中，比起其他冰冷无情的黑狱人来说，她是个迥然不同的“异种”。

叁人呆看着她，脑际一片空白。

双方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偏是在这刻娓娓深谈，但又不知何时会反脸动武。

一逼美绝人寰的天美帝后，只能以深不可测来形容。因为她的内涵强大至完全令他们没法摸清她的深浅。只见她眼中射出思忆的神色，徐徐道：“在这层次的空间，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宇宙，就是你们人类知道的正空间和反空间。”

“她们不断变化着，而在这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又不断取得新的平衡：但——一逼种力的均衡被打破，其中一个宇宙便会毁灭，由有归无，被另一个宇宙替代。那时反空间将变成正空间，正空间则变成反空间。其中情况的复杂，一时实在难以尽述。”

叁人听得发起怔来。

宇宙的生灭变化，是人人眼见的事责，任何星体都会步上死亡的路途，可是却没有人想过，正反空间可以互相替代。

天美帝后道：“当宇宙毁灭时，所有有形或无形的物质和生命，都会聚集到一点，强大的能量，贯通了正反两个空间，生出了惊天动地宇宙级的变化，当反空间由这通道以不可想像的高速涌出来时，所有物质和生命的精神因子，都会碎裂分解，变成游离分子，就若我们现在於反空间见到的情状，那是个狂暴而没有生命的宇宙。”

巴斯基困难地了一涎沫，皱眉道：“既是如此，生命怎样延续下去？”

天美帝后露出恐惧的神色，沉声道：“物质和生命是永不会消失的，消失的只是生命的印记，我和你们正代表着四个而独立的印记，我们的成长，就是对宇宙物质和生命能吸收的具体表现。所谓进化，指的就是这过程。”

舒叁智头皮发麻道：“不是说曾经历过这宇宙的大灾劫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天美帝后微颤了一下，犹有馀悸地道：“当平衡再次被打破时，整个空间的能量会再聚於一点，重复那过程，但这一次涌出来的却是能产生物质和生命的宇宙，物质和生命的因子虽再次分解，但却形成了新一代截然不同的宇宙。”

接着望往大堂外阳光漫空中的浮云，淡淡道：“那就是我们现在眼中见到的天地了。”

方舟一震道：“那即是说，你们曾经历过至少两次的正反空间变异了，可是你们怎能仍生存下来呢？”

天美帝后道：“在上一趟有生命和物质的宇宙，我们是那宇宙最强大的种族，控制着以亿计的星河，而支持我们的动力，就是要躲过随着宇宙毁灭的悲惨命运。经过以千亿年计的思索後，我们终於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只要精神力够强大时，我们将可藏在正反空间互换的那一点，避过了反空间使

任何生命形神俱灭的命运，那也可以说是能把那生命的印记保存着，等待另一次充满生机的宇宙的来临。”

舒玉智问道：“那是甚麽方法呢？”

天美帝后双眸闪着异芒，一瞬不瞬地瞪着她道：“既要倚赖生命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住收集生命的能量，那推动了我们遍踏宇宙的去搜寻生命，把他们的能量据为己有。在大灾劫发生时，我们把收来的所有的生命能量集中到一点处，形成了一个即使空间交移也难以损毁的印记，只可惜我们仍是算漏了一点，以致差不多功败垂成。”

方舟长长吁出一气，挨到椅背处，呆看着她侧脸美不胜收的轮廓道：“是否所有生命都保留不住，只剩下生命的印记呢？”

天美帝后向他微笑点头道：“正是这样，那可说是生命能的最庞大结集，假设成功了，我们便能留在那正反空间最大的交触点处，等待充满生机的宇宙再一次的诞生。可是正反空间互换的能量实在太狂暴了，把所有生命能均带走，只馀下核心处的印记，於是我们被困在那度过了整个宇宙的世代，当宇宙再次换移时，其他物质及生命因子，全被送往新一代的宇宙，最可恨的是我们因着本身的特别形式，并不能像其他生命因子般，与物质结台而产生新形体，只能藏身在那裏，默默守候着再生的机会。”

叁人都听得直冒寒意。难怪黑狱人这麽厉害了，因为他们根本是曾称雄於上一代有生命的宇宙的强横生物。

舒玉智深吸一口气後，问道：“银河系的核心处，是否就是宇宙互换的那一点呢？”

天美帝后缓缓摇头，道：“那只是以亿计的其中一点，当宇宙交换时，那宇宙的交换点亦分裂作无数的点，我们只能苦守其一。当这些正反空间势均力敌的能量对时点再次合而为一时，就是另一趟宇宙交换的时刻了。”

再微微一笑道：“所有生命因子，均保存着对那生命巨大结集的美丽回忆，知道若能把生命和智慧那麽凝聚起来，经过一段时日的进化，说不定能把正反两个空间的能量都据为己有，那就可以超越这层次的宇宙，踏足不能想像的领域。这美丽但模糊的回忆，镌刻在每一个生命因子的至深处，那也是对“神”的回忆，终有一天，会再次回归到那去，变成真神。”

方舟道：“说得倒动听。但现在你们只是在别人不甘愿下，强占他们的身体，以你们的印记，强行代替别生命印记，这种行为，比盗贼更是可恨呢。”

天美帝后幽幽长叹道：“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这麽做。由於我们失去了一切生命能，所以只能躲在银核正反空间对峙的力场，只有那种力场凝结而成的能量，才可便我们的印记存在着。幸好方舟二号来了，她在反空间内受到力场的吸引，被扯吸到我们那处来，使我们得到千载一时的机会，通过种种方法，先成为他们的领袖，再教导他们脱身到达黑狱星系，让他们不断繁殖，然後取其体而代之，岂知终给他们发觉了我们的企图。於是我们唯有被迫去找寻你们了。”

方舟道：“说这麽多秘密给我们听，难道会认为我们肯与衷诚合作，任取得我们的生命能吗？”

天美帝后摇头道：“这样攫夺生命能，只能由一个生命体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最终仍是一无所获，而且有很多不良的後遗症，并非我们理想中的做法。”

巴斯基愕然道：“那你们的理想又是甚麽呢？”

天美帝后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悠然道：“这宇宙的东西，无论小至微子，又或大至正反宇宙，生命又或物质，都有着相同的本质和架构，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宇宙有正反之别，生命亦有阴阳之别，同一物也有阴阳正反之份。”

“我们那经历过两次灾劫的生命印记内，只有核心处才能保留着对往昔宇宙的回忆，这生命印记的核心内，也有阴阳之别，藏有最强大的凝聚力，连宇宙灾变也不能动摇分毫。”

“当方舟二号来到我们之内时，时机既至，我们才进行分裂的过程，印核先分裂作两半，阳的是撒拿旦帝，阴的就是我天美，只有我们两人才能保持着对上两个宇宙的记忆，然后再由我们两个分裂出现时的叁大元帅，男的是封神，女的是美雅女和同时拥有阴阳的北保司，他们的力量虽远及不上我和帝君，但已比其他族类强大千万倍。由於他们全无记忆，所以变成了你们後，便全盘接受了你们的身体，至乎精神方式和文明，所以即使你们视我们作同类，也无甚不安。”

巴斯基冷哼道：“这麽狠毒的同类，不要也罢？”

天美帝后道：“难怪你会这麽说，但现在我却有个提议，只要你们答应，我立即下令停止对联邦的侵略，甚至可撤出银河系，让你们作这银河系的霸主，不知你们肯否听听这对双方均有利无害的提议呢？”

叁人同时愕然，想不到竟会有如此便宜的事。

当元帅二号再次由反空间弹出来时，已出现在天虎星系最大和火力最猛的太空堡垒旁，一道红芒由舰体卷旋而出，烈射在堡垒反应炉所在的外壁处。

堡垒上所有导弹和集束光疯狂地投在元帅二号舰身处，展开反击。

这样的硬拚，比的正是护罩力场的坚强度和火力的威猛。但显而易见的，元帅二号的火力集中，只攻一点，而堡垒却是火力分散，表面看去，元帅二号整艘船身无处不受到袭击，却是中看不中用，远及不上元帅二号集中一击的威力。

两艘银河号正与拿不列的第七师团缠战不休，教他们难以援手。

躲在星系另一端的祝丝蒂等新败之军，目瞪口呆地从侦察网上看着元帅二号不须加速地进入反空间，又突然弹了出来展开突袭，只感手足冰冷，不知所措。

太空堡垒只挨了两分钟，便炸成碎粉，就在那刻，元帅二号又消失了。

这样的仗，还怎麽能打下去。在叁艘巡洋舰分别被两艘银河级飞船摧毁後，祝丝蒂终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第四章谈判破裂

天美帝后眼中爆起了前所末见的亮光，以充满了渴望和深刻的情怀道：“我们曾做过无数的实验，让族人进驻不同生命体。”

接着摇头苦笑道：“这个拥有叁十二颗行星的巨大星系，就是实验的场

所。银河系从未有过这么多生命聚集一起的场所，各类的植物和生命，像你们的动物园里般被收集到这来，再由我的族类进驻他们的身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种生命形式，使我们可得回以前的生命能。那时我们就像以前般，再次积聚力量，达到超脱这层次存在的最高理想。可惜事与愿违，除了你们人类外，他们的印记与其他生命结合後，都被困在那种生命形式，甚至乎在一段时间後忘记了本源，成了一种生命的变异体。有时我听到他们其中一些的吼叫声，心中便非常难过。”

叁人均听得不寒而栗。

方舟晒道：“我也为被占了身体的同类非常难过哩！”

天美帝后叹道：“请原谅我们是迫不得已。幸好出现了你这超人类，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你是唯一生命能强大至可使我们重新得回失去了的生命能的人，只要你肯助我们完成此事，我们立即撤走，绝不食言。”

舒玉智道：“我才不信力舟是生命能最强大的生物，你们应有别的选择。”

天美帝后淡淡道：“生命能比他更强大的生物绝对是有的，只是却非人类，而只有同类间才可进行我们想出来的计划，所以跟前方舟可说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巴斯基沉声道：“不是要方舟让进驻他的身体和神经吧？”

天美帝后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样，我只须他把足够的生命能输进我的降神器内，便能藉之与帝君再次结合，诞生出新一代的生命，便完成了梦想。那时我们便依照诺言撤走，再不搔扰你们的安宁。”

敌我四人顿时沉默下来。

表面听来，这提议非常划算。对方舟来说，失去了的生命能，固可重新补充，问题是对方的诺言是否靠得住。

而且这魔帝魔后结合下产生的生命，不但同时拥有这两“人”的力量，还能直接收集其他生命能。那时宇宙内还有那种生物是他的对手，岂非要任之宰割吗？舒叁智俏脸冷了下来，沉声道：“在骗人。的目的，只是要剥夺宇宙内所有生命本身的印记，将他们的生命能据为己有。就算你们彻出银河系，终有一天仍会回头来找我们，那时我们还不是任为所欲为吗？”

天美帝后从容笑道：“我想你们大可放心，这个宇宙已度过了一半的寿命，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及时把所有生命能全部收集，放过你们区区一个银河系，又算得了甚麽呢？光是我和帝君再次结合的过程，便是以千计的地球年岁。总好过你们立即便遇上全体覆亡的命运。凭你们微不足道的能力，绝挨不过下一趟的宇宙换移，何须计较得那麽长远哩？”

叁人无不听得心动，她的话绝非没有说服力。

方舟与舒叁智和巴斯基交换了个眼色後，道：“我们凭甚麽能相信会遵守诺一言呢？”

天美帝后首次发出银铃般的娇笑，欣然道：“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方舟你随我们一起撤走，到达了以亿光年计的另一星河後，我们才进行这交易。无论我们怎麽蠢，也不会再花数十万年返回这收集人类的生命能吧。在这宇宙内生命是无处不有，任何地方都够我们忙的了。”

方舟失声道：“那我岂非也要和你们在一起？”

天美帝后幽幽地横他一眼道：“有人陪你嘛！我因着纯阴之质，变成了人类後，亦成为了最具女人魅力的女性，比任何女性更懂便男性满足快乐。”

等到我与帝君结合时，你便可自由离去，凭你的力量，又有我们最先进的飞船，回来只是轻而易举的一回事。趁这机缘，作个愉快的远途旅行，不是挺惬意吗？”

方舟呆看着她。

这天美帝后确是女人中的女人，浑体完美无瑕，充满了诱人的魅力，最令人心动处，是她完全不教人感到她是异类，所有人类的优美特质，都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现在她美丽的肉体 and 气质上。

她无论言谈举止，均透出一种坦诚真心的味道，实具有使人难以拒绝的庞大感染力。

方舟凝神想了一会，颓然摇头道：“话虽这么说，但我怎能做帮凶去助你们对付其他本来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种族呢？没有任何生物有这种权力。”

天美帝后想不到说了这么多话，仍不能打动他。脸容倏地变得寒若冰雪，两眼由蓝转红，闪着使人惊心动魄的芒光，冷然道：“这叫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那种变化的对比是如此地强烈，叁人同时大吃一惊。

一股冰寒得绝无半点人类情绪的感觉，弥漫餐桌之上，与刚才她人性化的感染力，完全是两回事。

到这刻方舟等才知道，刚才她只是模拟出人类优美的一面，现在才是她的真正面目与心态。

通过庞大的精神感染力，他们差点就给她打动了，其实只是一个利用人性弱点的骗局。

就像修奇以“爱之终极”来瞒骗仰马星的住民那样。

巴斯基霍地立起，冷喝道：“好妖妇，差点就给骗了！”

方舟和舒玉智同时移离餐桌，与巴斯基隐成一个叁角形，把天美帝后围在中心处，蓄势待发。

天美帝后毫不在意地安坐原处，沉声道：“要杀死你们叁个人，在我来说就像捏死几只蚂蚁般容易，我不和你们计较杀害了我数十万族类，已是网开一面。刚才我说的事，没有半句谎言。我再问你们一句，是否要我强来令你们屈服呢？”

巴斯基大笑道：“让我给一个爽快的答案吧！”

双手盘抱作势，一股强大能量透体而出，卷旋而起，照着这黑狱魔后狂击过去。同一时间，方舟和舒叁智亦发动攻击，运集强大的能量流，往她攻去。

祝丝蒂的远征舰队，与拿不列的第七师团，在元帅二号的追击下，仓皇逃生，到摆脱了敌人时，已是伤亡惨重。

除祝丝蒂、狄平和拿不列的叁艘主力舰级座驾飞船外，母舰级飞船只剩下了两艘，其余侥幸逃生的只有五十多艘巡航战斗舰。

飞飞船舰作战的飞行战车，则全被歼灭，留在太空基地或行星战堡上的人员亦壮烈牺牲了。

祝丝蒂的两名心腹大将查迪和艾芙：狄平的副手青星大将和战略长卫务，均於是役被杀，损失的兵员达二十万人之众，折兵损将的情况，与仰马星之役所差无几。

最令人担心的是天虎星系的失陷，便黑狱人完全控制了这联邦国边区的几个星系，由这刻开始，黑狱军团成功建立了侵略的桥头堡，附近二十光

年内的五个殖民星系，均陷於随时被袭的危险。

这失败不仅狠狠给予祝丝蒂和狄平为首的主战派惨痛的教训，亦把整个联邦拖入直接被战火波及险境。

战争再不属於遥远星空的事，而是迫在眉睫、发生於本土的大灾难了。

姗姗丽娃、雷坡武和白树叁人，奉召来到姬慧芙的透明顶办公大堂，後耆刚与爱神交流，见他们进来，才升起感应罩，神色出奇地凝重道：“我们布置在仰马星系的遥程侦察器，录得了由暗礁星系传来的强烈震波，根据秀清分析，那应是一颗行星爆炸造成的後果，你们能猜想出发生了甚麽事吗？”

叁人同时色变。

姗姗丽娃颤声道：“一定是大帝号把那藏着火球状异物的星球毁掉，好把她逼出来加以捕捉。”

白树脸青白地呻吟道：“天啊！若大帝号可轻易把整个行星摧毁，我们还拿甚麽去和她对抗呢？”

雷坡武则骇然道：“若给他们成功收服了那威力惊人的奇异火团，大帝号岂非厉害到难以猜想的程度吗？”

姬慧芙缓缓点头，道：“那确是很难猜想的事。”

姗姗丽娃还想说话，爱神的声音响起道：“紧急消息，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和祝丝蒂的远征军，在黑狱人的手上吃了大亏，大败而回。天虎星系已然失守。消息由拿不列大将在进入反空间前拍回来的。他们将撤往离天虎星系二十光年的天羊星系。至於卡尔夫南，则仍动向不明。”接着报告了损失的情况。

四人听罢均呆在当场。

虽说早已知道黑狱人的厉害，但以祝丝蒂、卡尔夫南两军加起来的实力，再配合天虎星系强大的攻防力，仍败得如此快和如此惨，确实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雷坡武大怒道：“祝丝蒂怎可退这麽远，那岂非把天虎星附近的几个殖民星拱手让人？”

白树道：“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下令那几颗殖民星的住民和舰队立即撤走。唉！天虎星系有两颗可居住的星球，现在给黑狱人夺了，真是大大不妙，他们可轻易在那得到各方面的补给了。”

姬慧芙回复了冷静，思索着道：“侃丝蒂是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人，恐怕不会为那几个星系的人着想：而只是想方法把这次惨败瞒着，然後筹谋反攻计划。”

转向姗姗丽娃道：“若是她，会怎麽办呢？”

姗姗丽娃想了片晌，叹道：“若我是祝丝蒂，便先反回地球，签署指令，找个藉，使整个联邦立即进入一级紧急状态，那就可把所有人力物力，全投进对抗黑狱人的战争。”

姬慧芙霍地立起，冷然道：“她已搅得够了，该是由我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眼看叁道能量流，都可命中天美帝后的当儿，这诡异无伦，活了两个宇宙世代，藉着人类身躯复活过来的美女竟鬼魅般一闪，已脱身出去，到了大堂另一邊靠窗处，傲然而立。

“砰！”叁股能量撞在一起，方舟等被反击力送得踉跄跌退，狼狈不堪。

天美帝后这麼站了起来，又是另一番姿采。

她的体态修长窈窕，约动人，比雄伟如山的巴斯基还要高出少许，娉婷而立，确有后仪临天下的丰神。

一阵银铃般娇笑後，天美帝后不屑地道：“凭你们也敢来和我动手，这大堂现在已变成个密封的囚笼，无论墙壁和玻璃，均注入了高达百多度的磁力场，任你们怎也溜不出去。

哼！待我处死了你两个伙伴後，便把方舟你生擒下来，只要你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我定有方法教你乖乖合作。”

巴斯基那曾受过这种气，狂喝一声，闪电冲前，瞬间到达天美帝后娇躯前米处，一拳击去，狂暴的能量，透拳而出。

“轰！”白芒亮起，像闪电般照亮了大堂，连外面的阳光亦要相形失色。

巴斯基色惨哼一声，断线风筝般往後抛飞，砰的一声，厚背猛撞在对着天美帝后另一边远达叁百米的落地强化玻璃处，再倒落地上，眼耳鼻渗出了鲜血，再无力站起来，形状凄厉至极。

方舟和舒叁智怎也想不到以巴斯基的强横，竟是不堪一击，那换他们上去，亦好不了多少。

当他们的目光移往天美帝后处，只见这魔后的胸前，一个比拳头略大，晶莹闪烁的多孔圆球正悬空旋转着，隐隐发出闷雷般的异响。

天美帝后秀目红芒大盛，说不出的阴森可怖，但仍是她那种不徐不疾、阴柔悦耳的甜美声音道：“这就是我们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四枚降神器之一，另叁枚较大的，分由叁位元帅掌管，我这枚是最小的，也是威力最庞大的武器。巴斯基你不愧是最强横的改造人，竟能挡我全力一击而不死，就算死了也可自豪了。去！”

随着她一声娇喝，降神器化作一道白芒，往失去了闪躲能力的巴斯基激射而去。

就在她要发动前，方舟已知不妙，全速飞掠，迅比鬼魅，倏忽间已拦在降神器和巴斯基间，全力挡格。

舒玉智和天美帝后见状，均大吃一惊，两人不约而同都在担心方舟的生命，但却是为截然不同的理由。

前者当然是关心方舟，後者却是怕损害了方舟的生命能，以致梦想成空。

两女同时娇叱。

舒玉智运集全身能量，随着横掠的姿态，一指往降神器点去。

天美帝后则改发放为回收，希望能及时把降神器先收回来。

“轰！”方舟狂猛的能量先撞在降神器处。

芒雨激溅。

由於降神器改进为退，能量回收，两方相激，降神器生出抗力，更加速飞退的速度，就在此时，舒玉智的纤指已横点在往天美帝后疾飞回去的降神器那晶莹皎洁的圆体上。

这几下变化，连天美帝后亦始料难及，娇躯剧震，一时间竟被舒叁智指尖庞大而集中的能量，撞得降神器脱离了她精神力的遥控，横飞开去。

方舟见机不可失，先再挥手发出另一道流能，击在横飞往另一边落地大窗的降神器处，然後大喝道：“小姐先带大亨走，让我挡着这妖妇。”趁天美帝后暂时失了降神器的千载良机，冲前狂攻。同时心灵传出讯息，把想出

的逃生妙法通知舒玉智。

“轰！”

整座大堂摇晃了一下，四周窗壁同时爆起光芒雨时，降神器冲破了达一百五十度的玻璃力场，到了外面的虚空去。

整扇玻璃粉末般破碎。

此时舒叁智已挟着巴斯基粗壮的腰围，由破洞冲天而去。

天美帝后连挡了方舟狂猛无俦的数击，红芒暴起，方舟惨叫一声，踉跄跌退，到了远离破洞另一边处。

因能量激而生出的强大气流，仍在这圆轮形的广阔空间呼啸，吹得两人衣衫猎猎作响。

天美帝后正要冲前生擒方舟，後者两手连挥，发出几道电芒硬把她阻挡在外。

天美帝后轻松地挡格着，娇笑道：“你比巴斯基和舒玉智都要厉害，不过对我来说，却是螳臂挡车，就算不用降神器，也可轻易把你收拾。”

奇异的啸响由远而近，降神器去而复返，穿过破洞，回到天美帝后手上。

方舟弓起身体，全神凝注着她，既无表情，也没有说话，还微微抖动着。

天美帝后鄙夷地道：“你以为你那两个伙伴真可因你而逃走吗？这想法实在大错特错。

只要我以精神力号召这叁十二个星球上的生物为我追捕他们，那任他们如何了得，最後亦只落得以最凄惨的方式死掉的下场，除非是亲身遇上，谁也没法想像生命的变异体可以是如何可怕的一回事。”

方舟仍是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反应。

天美帝后冷哼一声，手上的降神器飞出十多道像毒蛇般蜿蜒扭动的芒光，刹那间已把方舟缠个结实。

方舟哈哈一笑道：“可人儿！中计了。”

红芒倏地被吸进体内，接着方舟像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天美帝后的阴沉，亦讶异得目瞪口呆。

这是甚麽一回事？难道方舟竟厉害至能作肉身的反空间旅行？

第五章晶体飞船

方舟并没有作反空间旅行的本领，但在种种条件配合上，却让他暂时逃过大难。

当黑狱人的终极武器降神器击毁了一扇大窗，方舟叫舒玉智带巴斯基逃命时，他便以体内惊人的来自反空间的能量，为两人制造出能量的假象。

表面看来，又或在黑狱人的侦察网上，都可清楚探察到两个被模拟出来的能量形体，投往下方无限延展的密林去。

事实上，他们两人正由舒玉智生出能瞒过敌人侦察的能量罩掩护下，溜往上方的巨型圆体晶石去。

本来这绝瞒不过在晶石“当值”的黑狱魂，但在方舟的思感能侦察下，发觉晶石内的黑狱魂，仍未从刚才降神器冲破基地护罩力场的狂暴震回复过来，可说是还陷於半昏迷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舒玉智和巴斯基便可偷进晶石内，像上趟般躲在晶核内正反空间的边界。

他则同时发动攻击，缠着天美帝后，便她难以把精神能延伸往晶石内，发动基地的武器，追击两人。

当舒玉智和巴斯基躲藏好时，方舟更全力阻拦天美帝后，逼她舍难取易，动用降神器来擒拿他。

天美帝后没有夸大，凭她可怕的力量，要杀死方舟并不困难，但若目的是要活擒他，却不得不借助能提取反空间能量的降神器了。

在一般的情况下，纵是方舟拥有反空间能量的肉体，要这样把降神器发射出的庞人能量吸进体内，亦会形神俱灭。可是方舟早有经验，凭着那股庞人能量，破入了反空间内去，那来自降神器的能量，反成功保护着他，虽只能支持数息的短时间，但已足够他找到圆体晶石的位置，移进晶核内去。

这种别开生面的逃生妙法，看似简单，其实方舟已施尽浑身解数，且竭尽智计，把本身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天美帝后都要着了道儿。

当他由反空间进入晶石的内核时，舒玉智一手搂着巴斯基，另一手把他拥个结叁个共历患难的战友，又聚在一起了。

方舟这趟只喘了几气，便回复过来，一言不发，把能量源源注进巴斯基坚强的改造体内。

天美帝后立在晶石的顶端处，看着不停由基地各层飞出的飞船和蝙蝠战机，开往下方的密林搜索敌踪。

密林亦树摇叶动，不断传来生物的吼叫和嘶喊，充满了狂暴残忍的气氛。

她庞大的思感能，正无孔不入地搜索着星系内叁十二个星球裹外外每一寸的地方。

只要他们叁人仍在星系内，就绝逃不过她的灵觉。

那须要一段颇长的时间，不过对一个曾经历过两个宇宙世代悠久岁月的生物来说，那些许耐性，实是微不足道的一回事。

巴斯基回复过来，吁出一气，以心灵传感的方式道：“妈的！那婆娘真厉害。”

舒玉智正注视着聚集在晶石内以千计的黑狱魂，向两人传感道：“他们所以未能觉察我们，皆因我们的能量与晶石能并无二致，又是藏在正反空间的交触点处，可是只要我们被困在此，迟早会给他们找到这来。又或当天美妖妇的精神延伸到晶石内时，以她的敏锐，必能察觉我们的在存。”

方舟道：“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有这巨型晶石在这，我们休想能溜掉，不若重施故技，引进反空间的力量，让他们摔一跤重重的。”

巴斯基犹有馀悸道：“你忘了上趟的遭遇吗？而且晶石内的黑狱人现在人人聚精会神，再不会给我们愚弄了。”

方舟道：“正因有了上趟的经验，我才有把握，来...依照我的方法做吧！总好过在这等死。”

叁人的能量立时结成一团，通往正空间的晶石核，向把精神能藏在晶石内的黑狱人发动进攻。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过千黑狱魂立时团结起能操控晶体能量的力场，一触即发地向他们发动反击。

无可抗御的力量急流般反涌过来。

叁人同时剧震，当能量差点要将他们击成碎粉时，方舟已将那股可怕的力量送往反空间去，破开了一个缺。

在一般的情况下，又或在正常的空间，进出正反空间，由於有能量的边界作缓冲，两个空间的能量都不会漏往另一方去。但当这事情发生在能量的边界处，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虽只是刹那间的崩缺，但涌进来压缩了千万倍的反空间能量，已足以造成最可怕的破坏。

叁人首当其冲，当然不敢硬接。

能量透体而过，洪流般由晶石内核火山爆发般狂涌出去。这次的能量，比上次更要强烈上千百倍。

晶石内的黑狱魂立时魂散烟消。

接着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整球晶石亮了起来，像太阳般光耀天际。

跟着基地由合成金属造成的坚固护罩像被炉火燃烧般红了起来，温度不断提升。

站在晶石顶端的天美帝后首先惊觉这可怕的变异，往上急升，同时传出讯息，教正在星球上搜索的己方船机，快快逃命。

但一切都太迟了。

晶石首先爆炸一团激溅千里的芒，不但达於整座基地，还波及整个星球。

天美帝后藉着降神器的能量护着身体，虽逃过大难，但却被震得断线风筝般抛往外空以万里计的远处。

其他飞船战机，则被绞成了碎粉。

星球向着这一面的地表，全化作了深黑的焦土，密林变成了个深达数里的大陷坑，那惊人的爆炸力，确令人咋舌。

假若万舟叁人是藏身在能量界，这样狂暴的爆炸下，亦必无幸理。

但在能量的保护下，再加上本身充满反空间能量的护罩，虽给震得弹了出来，且由於能量往外扩展，他们恰正置身於大爆炸的核心处，就像在飓风核心处那和风细雨的风眼，故才能逃过大难。

叁人拥作一团，忍受着撕裂神经般的痛楚，当睁开眼时，才惊觉四周再无任何生命的感觉。

舒玉智首先指着像给巨兽咬了一的星球道：“看！”

两人闻言望去，立时看果了眼。

只见在焦黑的坑穴内，一艘晶莹雪白，长约五十米的小型长船，夷然无损地躺卧其中。

巴斯基叫道：“天啊！那是艘晶石造出来的小飞船。”

舒玉智带着两人疾投下去，以前所未有的兴旧语调嚷道：“那定是天美的座驾，由基地内掉了下来。”

方舟的思感延伸到飞船处，狂喜道：“这趟有救了，完全没有力场保护，面也没有黑狱人。”

在他控制下，晶石小飞船唯一的舱门旋启开来，让他们穿进船体。

面是个奇异的世界，无处不是晶莹的半透明晶石体，没有房间那类间隔，只有一个大舱，仪器一应俱全，本以为没有可看往外空的舷窗，可是当方舟找到设於船腹而能量仅次于降神器那种物质，若拳头般大的主控制晶石时，发动能量後，整艘船即由半透明变作了绝对的透明，可清楚无遗地看到外面所有的环境。

叁人摸索了一会後，已大约清楚了这“帝后号”的使用方法。

方舟仍是驾驶员，舒玉智负责侦察，而巴斯基则掌管武器。

舒玉智骇然道：“那妖妇仍未死，正在五千万里外的地方以亚次光速赶回来。”

连巴斯基这麼爱逞强的人，想起她的厉害和降神器，都吓了一跳，叫道：“快溜！”

方舟大笑声中，帝后号潜入地底，瞬眼间由星球另一边的地表钻了出来，数息後达到亚光速，刹那远去。

祝丝蒂站在天羊星系殖民星基地上指挥中心的望台处，目光虽似落在基地上停泊着的领袖二号，却是视而不见，另有所思。

在她悠久的一生，以前除了未能当上主席而有遗憾外，人生可说顺风顺水，扶摇而上，直至实为联邦的副主席。

一向以来，她都认为自己有很多胜过姬慧芙的地方，例如不像她那般的理想主义，优柔寡断，处事的态度不够决绝和强硬等等。

岂知当她坐到了这位置，她才体会到当没有了批评的对象，一切都由自己负责时，那感觉是多麼可怕。

天狮和天虎两役的惨痛教训，不但彻底挫掉了她的锐气，还摧毁了她的信心。

姬慧芙以前迟迟不肯发动反攻的理由，是因不肯在敌况不明下，冒这个大险。

现在证诸冷酷无情的现实，才知姬慧芙的想法完全正确。

姬慧芙并不是被动的，而是通过找寻方舟一号的行动，去翻查黑狱人的根源。

而她却只懂得急功近利，冒险进军，招来了重大的损失。

她怎样向联邦交待呢？应否把附近几个星系的殖民完全撤走，只留下军事人员。

若这麼做了，不是明着告诉所有人她吃了大败仗，失去了保护这几个星系的能力。

绝不可以这麼做。

黑狱军团亦失去了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些船舰，在没有足够的补给前，理应不会发动对一个星系的侵略。

假若换了深悉敌情的姬慧芙，当知道黑狱人困拥有不断由反空间补充能量的晶石，所以根本没有补给上的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黑狱人由银河核心开采出来的能量结晶，大约可分作两类，第一类就是靠分子在两个空间互换补充而保持能量不变的普通晶石。被广泛用於黑狱人所有飞船之上，作主要动力的来源。

另一类就是稀有晶石，能直接由反空间提取能量，变成黑狱人最尖端的武器。

黑狱人经过这麼悠久的岁月，仍只是制成了四个降神器和帝后号内的

动力晶石。可以想像大帝战城的驱动器，亦由这稀有晶石造出来。

祝丝蒂不知道这方面的情报，自然作不出正确的判断。

此时奉召而来的狄平站到她身後，沉声道：“主席和我的飞船均已修复安当。

可再次投进战争去了！”

对联邦的飞船来说，由於有强大的护罩，舰体的结构都不会轻易受损。

但若敌人的火力强大至可使护罩骤降十度之多，那急剧的能量改变，便可形成反应炉、能量输送网道、仪器和智能系统方面的损毁，造成“内伤”。

对着元帅二号这麽威力庞大的超级太空舰，攖其锋者确是无一能幸免，挡着披靡。

想起那场战役，两人便心生寒意，犹有馀悸。

祝丝蒂默然无语。

狄平续道：“卡尔夫南的黑巫号和两艘战神飞船逃了回乐园星系，现在怕该快到达了，没有一段长时间，他们休想恢复元气。”

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应否全体撤走，把战线退後数百光年，好有时间研究对付黑狱人的方法呢？”

祝丝蒂坚决地摇头道：“这只是因噎废食的不智策略，你暂时留守这，我会调来第二师、第四师和第五师叁个军团，趁黑狱人援兵未至时，全力摧毁对方的叁艘超级舰，那其他的舰机就再不足惧了。”

狄平沉声道：“若再次吃败仗呢？”

祝丝蒂断然道：“所以我要返回家乡一趟，发动整个联邦投进军事生产，愈能争取时间，我们便愈有把握应付敌人的进侵了。”

方舟叹了一口气，向站在他身旁看着主控台上座标仪的巴斯基道：“若以现在的速度，最少要叁年，才可以到达最近的星系去，而若要到银心去，没有数百年，休想办到。”

巴斯基指着离银心百多光年一个闪动着红光的星系道：“这应是黑狱人的大本营黑狱星系了，到那去须多少年呢？”

方舟苦笑道：“最少要八年时间。”

巴斯基摇头道：“这是没有理由的，若这麽耗时费事，黑狱人怎能在短短七、八年内，建造出这麽多新一代的飞船，所以他们必有在这接近银心的反空间内飞航的特别办法，快查清楚他们的航行资料库，找出这方法来，不得已时，只好冒险一试了。”

正在侦察台全神监视远近空间的舒叁智道：“大亨说得对，因为黑狱人的飞船正衔尾由反空间内直追 coming，不到二十分钟，便可追上我们了。”

两人同时色变。

舒叁智续道：“黑狱人在这星区必然广布着太空基地和星系上设置有侦察系统，像我们这样大模样地横冲直撞，迟早要给捕个正着。”

当他们想起天美帝后和她的降神器时，甚麽逞强的话都说不出来。

方舟的思感与舒玉智结合为一，延伸入反空间，刹那间已感觉附近十多光年内以百计的晶石能量场，那代表着敌人正朝他们飞来的十八艘太空舰、七个太空站和数百个装在行星上和依轨道运行的侦察器。

方舟和舒叁智同时吓了一跳，脸脸相觑，怎也想不到帝后号上那拳头大的晶石，可使他们的思感能在反空间内以从未梦想过的高速作叁百六十度的全方向扩展。

那即是说，天美帝后凭着降神器，至少也应拥有同样能力，因为她的思感可能比两人合起来还要强大。

难怪她能这么快便找来己方的舰队，追了上来。

巴斯基问明原委後，断然道：“我们怎也要到反空间去搏一搏，这艘晶石船说不定可抵受那种反空间的狂流，至不济便再次迷航吧，总好过给那妖妇赶上我们。”

方舟咬牙点头，刹那间帝后号臻达光速，飞进了反空间去。

第六章误闯贼巢

刚进入反空间内，帝后号已打着转给卷进了能量风暴，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参人早有准备，思感能联结起来，通过控制的主晶石，不断运动能量，苦苦控制飞船。

既然黑狱人的飞船，能在这星区的内空间飞航，那麽性能优胜百倍的帝后号，自然更有条件做到。

果然不到片刻，帝后号回复了平衡，可是却完全没有方法保持直线的航行。

就像一块在惊涛骇浪、狂风暴雨中的冲浪板，虽没有覆没，但却是不由自主，只能随浪而行，免致给巨浪击沉。

方舟反大感有趣，集中精神，驱策着这艘灵活的小飞船，在风暴寻隙飞行。

巴斯基扑到主控台旁，叫道：“这不是办法，我们已迷失了，快想办法。”

舒叁智叫道：“这些能量定是受到一个强大的引力场的牵扯，往那涌去，能量激下产生这麽可怕的能量风暴，不用说只有银核才有那种力量。”

巴斯基嚷道：“侦察到甚麽东西吗？”

舒玉智看着舷窗外掠过一组由千万束绿芒形成的能量流，转眼消失在一团爆成伞状的能量光点後，应道：“甚麽都侦察不到，能量风暴把一切侦察波都摧散了。”

巴斯基苦恼地道：“黑狱人定有航行的座标，而这秘密必是藏在这船上的航行仪内。”

舒叁智掠到了方舟另一边，道：“假若我们任由风暴牵带，是否就可到银心去呢？”

方舟苦苦控制着帝后号，叹道：“因着能量间的激，我们根本不是顺向前进，就像海水涌入一个固定的小洞穴，有些反涌出来，有些则绕在外面翻腾打转，若我们听天由命地任由能量牵引，可能到宇宙完蛋，仍在外面的打转，而且我恐怕，一旦到了这能量的核心处时，根本无法再闯出来。”

巴斯基摇头道：“一定有方法的，否则方舟二号就不会从那钻出去，还遇上了黑狱怪物，最後到了黑狱星系了。”

舒玉智道：“方舟你为何不启动航行仪看看呢？”

方舟苦笑道：“我早把所有星图座标全摄进脑内去，可是那只是正空间的星图，现在那用得上呢？”

叁人齐声惊叫，原来一股彩芒横撞过来，帝后号立时打了十多个转，抛了至少整光年的正空间距离，才稳定下来。

舒玉智抓着力舟肩头，并按着了主控制台上的星航仪。

仪表亮了起来，显示出一幅正空间不知所指何处的星图。

舒叁智的玉指不住按动仪表上以百计的按钮，启动自动搜寻系统，寻找黑狱星系的位置。

叁人眼光不约而同，凝注着米许见方的星图显像仪上。

一幅一幅的星图连续地显示着，用的都是联邦的文字和惯用的方式，所以叁人毫无困难地一看便明。

在不同的星图裏，黑狱星均以一個閃動的红点在其他黄色光点比对下突显出来。

以千计的星图过去後，萤幕暗黑下来。

叁人大为失望时，萤幕打了一行字出来。寻找黑狱星“反空间显示模式”七个字不停闪动着。

舒玉智大喜，按了确认的按钮。

萤幕现出另一幅图像。

这图像与先前所有星图均不相同，只见中心虚有个绿色的小环，被分布星图的十多个红点包围着。

巴斯基不由自主凑近去看，讶道：“这算甚麽东西？”

方舟更是大吃一惊，坐在位子搔头道：“这幅图为何我早前搜索船上的资料库时，没有见过呢？”

舒玉智胸有成竹道：“这是在反空间内才有效的座标感应图，根本不是一幅经测量而绘出来的星图，你自然没有见过。啊！”

飞船又滚转翻腾，幸好方舟一手把她搂得坐入怀，巴斯基则张手把他们搂个结实。

这时能量风暴更狂猛了，舷窗外无数奇形怪状，无奇不有的光团海浪般起伏着，尤便人心悸的是在光芒最强烈处，会突然变成一个深黑的洞，使人心颤神移。

好不容易回复了平冲，舒玉智忙再次按着了搜寻系统。

不片晌，一点蓝色的亮芒在屏幕边缘处出现，且不断移着。

方舟和巴斯基看得瞠目结舌，不明所以时，舒叁智喜叫道：“蓝点就是我们，红点就是附近星空的晶石感应座标，那绿环应是银心了，快去！”

方舟皱眉道：“可能去了就给困在那，假若像黑狱鬼般被留在那，直至宇宙的尽头，岂非大大不妙。”

舒玉智嗔道：“你这胆小鬼，若方舟二号可逃出来，帝后号更可办到，总好过给那妖妇杀了我们。”

巴斯基点头道：“怎也要搏一次的了，否则迟早都逃不过黑狱人的毒手，碰运气，总比呆等死有趣点。”

方舟猛一咬牙，控制着飞船，试验了方向後，朝绿环迂迴曲折地疾飞而去。

领袖一号倏然在太阳系的内空弹了出来，出现在土星和木星轨迹的中间处，朝家乡地球飞去。

同时发出干扰讯号，不让祝丝蒂派驻和留守在这星系的人有发出消息的机会。

无论开辟了多少颗殖民星，太阳系始终是人类这太空国度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但联邦议局设在这，女皇城更是姬慧芙主席府所在处，所有重要的命令，均由这联邦的心脏发出去。

坐镇这首都星系的是祝丝蒂的心腹、内阁大巨之一的总务司古鲁夫，这时他正在月球的基地上，安排着祝丝蒂返来的事宜。

忽然间所有通讯波在进入反空间前，都被一种不知名的光波滋扰得乱成一团。

正为黑狱人大胜而成惊弓之鸟的古鲁夫立时魂飞魄散，还以为是黑狱人来了。

刹那後，通讯器响了起来。

姬慧芙那久违了的、悦耳得像仙乐的声音传出来道：“我姬慧芙以联邦主席的身份，革除侃丝蒂一切代主席的权力和责任，凡有不遵从这指令的，均以背叛联邦论，治以军法之罪。请查阅网路内的主席指令栏，那处有我以密码签署的正式文件。”

古鲁夫本站起来，闻言色变，软倒在座位，与正和他商议的几名心腹瞠目以对。

只有姬慧芙通过爱神内的宝库才可以在网路上的主席栏发布行政指令，亦只有那才是合法的。

整个基地数千多文职人员和战士一齐欢呼起来，响声雷动。

古鲁夫连反抗的念头都起不了，心中只有无穷无尽的悔恨。

萤幕上那代表帝后号的蓝点和中心处绿色的小光环不断接近着。

能量风暴虽更强烈了，却没有预想中的狂暴。

叁人人惑不解时，绿环和蓝点合而为一，变成了个“十”字，传声器同时响起警号。方舟别无选择下，运转帝后号爆炸性的巨大能量，达到绝对零度。

尽管在巨大的能量狂流，帝后号仍能倏然煞止，下一刻已由正空间弹了出来。环目一看下，叁人同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那是个圆形直径达五公里的大空间，上下八方平均份布着六个圆形的飞行通道，一切都是由晶体的物质构成，像个晶石构成的世界。

帝后号在这庞大若星球内核的空间绕着圈子，一时也不知下一步该怎麽走。

巴斯基发怔地看着这奇异的世界，呻吟道：“天啊！这比大帝战城要更大！”

舒玉智掠回侦察台处，开始扫描环境的工作。

方舟的思感早透过主晶石，延伸开去，同时剧震色变道：“糟了！我们来到了黑狱人的巢穴来了。”

舒叁智亦尖叫道：“快走！有十多艘黑狱舰正向我们飞来！”

方舟失了方寸，大嚷道：“是否要逃回反空间？”

刚扑回武器控制台的巴斯基骇然道：“那还用说吗！”

话犹未已，圆形核心处十八艘黑狱飞船同时弹了出来，包括了一艘元帅级的巨型太空舰，两艘银河级飞船，其他十五艘都是无敌级飞船。

一股红芒像毒龙般由元帅飞舰腹底卷旋而来，把帝后号缠个结实。

方舟狂喝一声，运转能量。

帝后号光芒烈射。

红芒立时粉碎成能量光雨，帝后号呼的一声，倏地增速，由其中一道长廊，往外钻了出去。

在惊人的高速下，廊道晶石构成的圆壁化作万亿道往後飞退的银线。

十叁艘无敌级飞船则迎头往他们飞来。

那并非说方舟选错了逃路，恰恰相反，这是唯一逃命的捷径，因为其他五条通都是封闭了的，只有这条通道，因着飞船的进入而开启了。

巴斯基最是好战，不用别人教他，思感能早与帝后号的控制晶石结合，把由反空间有节制地抽出来的能量送入输送管道，透过舰体的十八个发射器，同时烈射而出，分向前方和後方追来的敌舰击去。

後面领头的元帅级巨舰舰首处喷射出一面光盾，轻松地把帝后号的五道集束光完全挡格着。

前方飞来的无敌级战斗舰便没有这种能力了。

首富其冲的两艘无敌级战斗舰被集束光冲得横抛开去，带着两蓬光雨，先撞往晶石壁，再像玩具般翻滚反弹回来。

其他无敌级飞舰忙结成一组，同时放射出能量，形成一个外置保护罩，把自己包裹在能量的芒光，抵挡了帝后号发射出来可怕的压缩能量。

方舟和巴斯基哈哈大笑，想不到帝后号如此厉害。

帝后号发出护体外罩，一边加速，眼看要在无敌级飞船群体下方溜去时“轰！”

轰！”两声巨响，那两艘由晶石壁反弹回来的无敌级飞船，抵受不住与晶石硬撞的狂暴能量震，先後爆炸开来。

恐怕黑狱人原先设计这奇异的地方时，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

首先，这个半密封的空间，现在只有一条通道是开放的。

其次，这个空间整个结构都是由晶石造成，蕴含着难以想像的庞大能量，像大帝战城般根本是无法摧毁的。

当两艘无敌号飞船和内部的能量晶体爆炸时，生出的毁灭性能量和震波，先激撞往飞行道的圆壁，激起了晶石壁的能量反震力，数倍地加强後，分向两方涌去。

大至长达万米的元帅级飞船，小至不过五十米的帝后号，都在无可抗御的能量冲击中，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随着狂流分往两端抛滚开去。

护着那群由外面飞来的无敌级船舰的护罩被辗成光雨，另两艘被抛往洞壁的无敌舰，来回撞了几记重击後，又爆炸开来，造成更狂暴的能量激。

方舟叁人幸好全扣上了安全箍，虽是晕头转向，在帝后号不停撞往洞壁来回抛跌下不辨东西，至少却没有碰伤了身体。

由反空间追来的十八艘大小飞船，全给卷得翻滚着抛回圆形空间内，随着能量的狂飙，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腾翻着，就像落进了可怕的急漩。

到另两艘无敌号粉身碎骨时，洪流涌了进来，受这密封的空间一迫，十五艘无敌级飞船的护罩同时爆炸，产生出的狂流，像波涛汹涌的巨浪般，把馀下的元帅号和两艘银河号碎屑般带了出去。

“轰隆！”

两艘银河级飞船那受得起这种巨大的压力，立时爆作两团芒，填满了整条通方舟等的帝后号正和馀下的十一艘无敌号到了离出叁公里许处的地方，能量流以光速激射而出，带得他们疾弹到出外。

十一艘无敌号立时像冰雪般溶解下来，连爆炸的结局都给剥夺了。

在这等情况下，才可看出元帅号和帝后号是多麼强横的飞船。

但受损的情况，元帅号却严重多了。

前者的主晶石依然无恙，只是所有仪器都炸成碎粉，船体结构则没有丝毫损後者不但所有仪器和发射器尽成废屑，连主晶石都化为乌有，全赖天美帝后的降神器及时取而代之，撑着大局。

一小一大两艘飞船，随着能量的狂飙滚着抛到了出外。

那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下世界。

方舟叁人的思感能连结在一起，刹那间窥见了这的秘密，同时肯定了正身处在一颗高密度的中子星体内。

中子星就是彻底死亡了的太阳，再不会发出光和热。

当星的质量是家乡太阳的数十倍以上，毁灭时会发生一种奇异的爆裂，摆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质量，塌缩为白矮星，当白矮星的所有中子被扯得繁挤在一起时，塌缩才会停止下来，变成了宇宙所知密度最高的中子星。

例如像乡太阳那样直径达一百四十万公里的星，如果变成中子星後，将变成只有十四公里直径的球体。

而他们身处的这颗中子星，足有五十公里的直径，内部给黑狱人镂空了，放置了一球直径达十公里的巨型晶球。

在晶核和中子星的外壳间，是个地下的庞大基地，所有建物均由中子星的物质建成，在晶核和中子星间，有着无数的支柱，把晶核固定在星球的核心处。

中子星有两个令人吃惊的特性。

首先就是她的质量。

像这麼一个直径五十公里的中子星，虽比太阳小了二万多倍，但质量是太阳的叁倍以上。

其次就是引力的问题。

一个在家乡地球重七十公斤的人，到了这星球的表面上，重量将是七十万亿公斤了。

那是多麼令人吃惊的数字。

中子星的物质，要比晶石更难摧毁。

说到底，晶石只是一种强大的能量体，但中子星却是宇宙内最坚强的物质，恐怕只有宇宙灾难性的毁灭，才能把她分解。

他们完全不明白黑狱人凭甚麼可在引力这麼强大的地方而不被压缩成碎粉，也不明白他们怎可以把中子星采作建筑材料又或开采，但看来总与反空间的能量脱不了关系。

在这晶核处於中子星外层的空间，引力绝对是正常的水平，看来当是因晶核的反力场，恰好抵消了中子星的物质引力了。

这无数念头才闪过脑际，帝后号已猛撞在这地下城的天顶，亦即是中子星外壳的底部处。

“轰！”

帝后号像气球气般弹壁而回。

基地上一切非由中子星物质建成的东西，包括正在工作的黑狱人、泊在基地上的飞船，都像风吹落叶般随着由通道涌出的能量不断翻滚撞击，瞬即灰飞烟灭。

能量得到渲，反救了跟着抛飞出来的元帅号一命。

由於元帅号的“体质”及不上帝后号的晶质体，体型又大上二百倍，若像帝后号般猛撞在地下基地的中子星天顶处，恐必难以逃过厄运。

但现在涌回来的能量，却把她带得横飞开去。

能量流席卷了整个地下城，摧毁任何抗拒不了它的物质，造成黑狱人这战星最具毁灭性和有彻底破坏力的灾劫。

通往外面的百多条通道的旋转门全被压成碎屑。

那虽然都是由晶石的物质造成，但却比星球的晶核的能量薄弱多了，那禁受得住这种可怕的能量撞击。

只有建物内的黑狱人可保得住性命。

泊驻地下基地内近千艘战船和以万计的战机，全部毁於刹那之间。

帝后号仍在翻腾打滚，但压力已轻得多了。

叁人眼耳鼻全渗出了鲜血，但却无大碍，因只是能量震的现象罢了- .当来到一个出时，方舟勉力控制着帝后号，尚未到出的边缘，已被往外狂涌的狂流带得滚了出去。

刹那光景，帝后号冲出了中子星的地壳，来到了星球外暗黑的星空去。

後方黑沉沉的星体迅速变成一个小点。

照明系统虽被破坏了，但由於远近密密麻麻的星光又明又亮，却是另一番境叁人都有劫後馀生、力尽筋疲的感觉，软挨在座位，连为这意外结果欢呼的气力都失去了。

第七章银河之心

第四师和第五师的飞舰，源源开进天羊星系。

在拿不列大将的陪同下，狄平这个回复了总司令之职的军方统帅，照例在天羊叁号行星最大的基地举行欢迎仪式。

能成为联邦军的总指挥，实在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为了保持这权位，他狄平可说是不择手段。

但直至今天，他才感到肩膀上那副担子不轻。

当年仰马星之役，他和祝丝蒂都没有参与。为了防备不明来历的敌人入侵，他负责留守大本营的星区，只由姬慧芙御驾亲征，督师仰马。

姬慧芙的大败而回，使他和祝丝蒂看到了夺权的机会。

现在他们成功了，却完全没有想像中的快乐。

黑狱人实在太可怕了。短短八年，他们已脱胎换骨地成为了完全两样的敌人，预先拟好的战略，都派不上用场。若非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打头阵，先摧毁了对方一个太空基地和大批机舰，恐怕他们早要完蛋了。

悠扬激壮的军乐声中，两艘主力舰级的飞船，份别载着第四师总指挥直约克大将和第叁师总指挥易程大将，缓缓降落在基地上。

其他五艘母舰级飞船和七百艘巡航舰平均分布在整個內空的战略位置处。

狄平从使人惆悵的思忆裏警醒过来，隐隐感到有点不妥当。

他们理应依照他的指令，先降落到另两个行星的基地处。

为何违抗他的命令呢？

两艘主力舰的十二个太空舱一齐张了开来，以百计的战士潮水般涌出来。

上方的五艘母舰处亦飞出无数战车，俯冲往行星的各个军事要塞。

狄平一震道：“这是怎么回事？”

忽然间，一把集束手枪抵在他腰部处，身旁的拿不列冷冷道：“叛国贼！你被逮捕了。”

狄平脸色大变，手足冰寒。武器扳动的声音在四周响起，狄平方面在场的一众将官全被拿不列的手下制住。

由两艘主力舰掠出的人在身前降下，其中两个赫然是雷坡武和白树。

狄平终明白发生了甚麽事。同时知道姬慧芙不但没死，还回来了。

帝后号在太空中飞行着。

无论由那个角度看出去，星光的分布都是那麽密密麻麻。

只是这景象，已使他们知道非常接近银心了。

帝后号上所有仪器资料，全部完蛋了。遗留下来就是坚固的晶石船体，和等若联邦动力反应炉的能源晶石及叁个脑袋。

若非方舟本身就是个最庞大的资料库，他们将永远迷航在这银河系的核心处。

方舟打破了沉默，犹有馀悸地道：“刚才那颗就是黑狱星系死亡了的太阳。”

巴斯基知道他定是比对了现任星的位置和脑内黑狱人星图的资料，所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但仍感难以相信地道：“由方舟二号出发到黑狱星系，到现在不过区区一万五千年的时间，照天美帝后所说的，那时黑狱星系是可供人改造居住的地方，黑狱太阳仍在发光发热。

那又怎麽会在短短的万多年，忽然变成了颗中子星呢？”

方舟与舒叁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一颗太阳的衰亡，有两个方向，全由质量决定。当一颗星死亡时，假设她的质量在家乡太阳的一点四倍以上，那种塌缩将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直至陷进反空间内去，变成一个连光都逃不出来的黑洞。

另一个结局就是当质量在这一点四个单位内的星，塌缩时所生出的能量并不足以破开正反空间的能量边界，那麽这种塌缩就会进行至所有中子都挤得无可再密集而止，把原本的太阳变作了质量和引力均庞大至难以想像的中子星。

太阳先膨胀成红巨星，像力舟的火鸟星般把所有绕着她的行星摧毁，接着迅速塌陷下来，电子再抗拒不了那压缩的力量，被迫与质子结合，形成了中子，变成了一个不断产生中子的白矮星，当所有中子被赶到一块儿时，缩无可缩，便变成了中子星了。那时平衡万有引力的再不是电磁力，而是强大百万倍的核力了。

中子星就像一个巨型的原子核。

其密度高得叫人没法相信，最高可达到地球普通物质一百万亿倍。

这个由太阳变成红巨星、白矮星以至乎中子星的过程，又或塌缩成为贯穿正反空间的黑洞，均须以百万年计的悠久年月。所以巴斯基才有此论。

黑狱太阳怎可能在短短万多年间，衰变而成一颗中子星呢？面对着销

毁了侦察仪呆坐着的舒叁智，惊魂甫定道：“别忘了黑狱人是经历过两个宇宙世代的生物，记忆都由撒拿旦和天美帝后保留下来，定有通天本领，促进这星衰变的过程，我看那藏在中子星内核的晶球，正是玄虚所在。”

无论方舟或巴斯基，都对舒玉智的识见和推断力拜服得五体投地，得她提醒，立时想及很多问题。

方舟拍案道：“那晶球定是黑狱人在黑狱太阳仍未变成中子星前，由反空间投进太阳的热核去，从而引起黑狱太阳的变异，假若早成了中子星，黑狱人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也破不进去。”

巴斯基摇头道：“别忘了那处的建造物都是由简单中子物质制成，那代表他们拥有切割中子物质的能力。”

方舟搔头道：“那定是以降神器造出来的。”

舒玉智像听不到两人的对答，剧震道：“我明白了！”

两人愕然往她望去。

这绝世秃头美女神色凝重，缓缓道：“黑狱人为什么要制造出这么一个中子战星，目标仍是要对宇宙其他生命体进行侵略，试想若能通过抽取反空间的能量作为动力，在宇宙内岂非债行无忌。尽管是大帝战城，虽有摧毁行星的能力，却没法奈何像太阳那样庞大的天体，但这颗黑狱人的中子战星，却可轻易办到。像刚才那可怕的大爆炸，虽发生在核心处，依然对中子战星的结构丝毫无损。假设由外面进攻，只像给她隔靴搔痒了！”

两人同时色变。只要让这么一颗引力强大的中子战星进入任何一个星系，都会引来毁灭性的大灾难。行星会被扯离轨道，压成碎粉。

而且不要说进攻，只是强大的引力，已使没有任何战船敢接近她。

刚才他们轻易就离开了这中子战星，皆因庞大的力量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他们送出去，若换了平时，恐怕没有能量可使他们离开这中子战星的吸引力场。

唯一离开的通道，恐怕只有内核晶石中心那反空间的捷径了。

这样的战星，确是无可匹敌的飞行要塞。

巴斯基呻吟道：“他们既有这么惊人的武器，为何仍不应用呢？”

舒玉智道：“定是动力方面仍有问题，使他们还没有能力挣脱银核的引力场，不知你们有否发觉到，晶石的能量也有强弱之分。像天美帝后手上的降神器，能量最强大，其次就是我们在仰马星基地所遇到、现在失了踪的降神器。”

巴斯基指着船舱中那拳头般大的晶石，道：“再就轮到这家伙了，接着就是造成大帝战城和我们这艘帝后号的晶石体，都有汲取反空间能量的功能。至於其他黑狱舰又或世外桃源那骗人的石头，都是只能凭能量交换而动力生生不绝的次货。”

舒玉智道：“但中子战星的晶石内核，却是介乎造成大帝号、我们这艘帝后号和一般晶石间的物质，可知这种晶石体亦有蜕变的能力。”

方舟叫道：“我明白了，假设中子星的内核变成了帝后号内主控晶石的物质，就有足够能力让中子战星在正反空间来去自如。唉！那亦是宇宙各种生命体大难临头的时刻了。”

叁人都呆了起来。

现在他们终于对黑狱人的实力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可却更感到无可奈何。

对着大帝战城，他们已感无法可施，中子战星更是不得了。

他们既能造出大帝战城和帝后号，迟早也可造出另一批晶石飞船。

人类的命运是不要说了。根本就很难想像出有任何生物或文明，可以成为这能轻易把星摧毁，和充满侵略性的可怕生物的对手。

只要中子战星撞击任何一颗太阳，均可使那颗太阳化作飞灰。

假若中子战星的内核真能直接抽取反空间的能量，由那些发射孔喷射出去，真是挡者披靡。

舒叁智颤声道：“本来单凭大帝战城，黑狱人已可纵横无敌，却还这么千辛万苦培植出一颗中子战星，我猜可能是想凭中子星的庞大力场，不断收集宇宙内的物质，那包括生命能在内，因为只要是能量，除非达到光速，否则绝逸不出这引力不断增大的中子星的力场外。”

叁人呆了起来。好一会後，巴斯基颓然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才好呢？”

领袖二号在离开家乡太阳系外五百万里处弹出来，朝这首都星系飞去。

很快她便和古鲁夫建立了联系。通话後，获悉一切无恙，遂放心地飞去。

古鲁夫的语气虽有点无精打采，但她却以为是因知悉自己吃了大败仗，才会如此，丝毫没有起疑心。

方舟叁人呆看着舱外美丽得极不寻常的星空。

失去了侦察仪，他们的思感能虽可做同样的工作但这时谁都不想在这方面浪费能量。他们已开始清楚感受到银心那庞大的引力场这把一千叁百亿颗星牵引着绕她而行的核心，竟藏在着甚麽事物呢？那已超出他们想像的极限。

是否就是一团比任何星上都要大上百万倍的凝结晶石能量呢？初时他们也有这种想法。

但对反空间有了深入的认识後，只能放弃了这不切实际的想法。

晶石虽拥有庞大的能量，却非不能摧毁的物质。

他们两次引入反空间的能量，晶石均是不堪一击。

若非有自动把反空间阻挡关闭的能量边防，整个宇宙已提早退休了。

在那贯通正反空间的能量点，根本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保持分子的结构。

那就像个宇宙级的强力绞拌机，任何物质都会被绞碎。

可是方舟二号这艘原始飞船，不但拥有旅航反空间的能力，还可穿过那，把黑狱人救出来，将最能威胁宇宙的可怕恶魔释放了。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索解的。

舒叁智站了起来，到了舱心处，仰望被大小星光填满的虚空，吁出一气道：“若我推断不错，银心拥有的星体数目，绝不止七十亿之数，那只是指尚能发光发热的太阳，变成了白矮星和中子星那些死亡了的星，可能远超过七十亿之数，只是这庞大的质量，已可吸引着整个银河系了。”

方舟和巴斯基确须要松弛一下拉紧得若弓弦般的神经，放弃了催动飞船，来到舒玉智左右两旁，一同观看这使人目眩神迷的世界。

巴斯基道：“小姐这番话很有道理，在这银河系力场的中心点，压力千万倍地加强了，星加速衰变，绝非奇怪的事，但小姐为何说得这么有把握呢？”

舒玉智脸上现出心颤神迷的表情，柔声道：“只凭她们的光色便知道，这些星亮得这么厉害，原因在於她们大部分都在接近红巨星的膨胀阶段，

由此推之，必有很多星不是蜕变为白矮星或中子星，就是成了黑洞。而在这种灿烂的星光，白矮星微弱的亮度，根本是看不见的。由此推断，假若银河系的年龄是五十个宇宙年，那将有足够的时间让质量在家乡太阳叁倍以上的星全变成中子星或黑洞。”

所谓宇宙年，就是家乡太阳绕银心公转一次的周期，五十个宇宙年，约等於八十亿个地球年，那是难以想像的长时间。

巴斯基同意道：“若我们不用赶时间，必忍不住探访一下这些奇异的星体。”

方舟忽地一震道：“你们有否感到这艘飞船正不断加速呢？”

舒叁智色变道：“快想办法！若增速至光速，我们就要掉进反空间，在这麽接近银核的地方，没有东西可以逃掉啊！”

领袖二号停在主席宫後的降落坪处，祝丝蒂在叁十多名亲卫簇拥下，离开飞舰，与迎接她的古鲁夫进行了拥抱礼，并肩朝宏伟古典的主席府走去。

祝丝蒂奇道：“总务司的脸色为甚麽这麽难看，胜败乃兵常事，不要像世界末日的样子好吗？我已拟好了整个反攻计划，这趟黑狱人必难讨好。”

其实她自己都全无信心，但表面只能说漂亮话。

古鲁夫垂头丧气道：“祝主席，我有重要的事向报告。”

祝丝蒂讶道：“甚麽事？”

古鲁夫瞥了前後护行的亲卫，难以启齿地向她打了个眼色。这时已进了主席府内，祝丝蒂点头道：“你们留在这，我要和总务司说几句话。”

亲热地挽起古鲁夫的膀子，进入布置得美轮美奂、充满怀旧情调的大厅去。

大门立即在身後关上。古鲁夫同时挣脱她的手，往横退开。

祝丝蒂感到不妙时，一道光柱由上而来，把她笼罩在内。

这是凝固光东，被射中者中枢神经受到控制，连指头都动不了，祝丝蒂在猝不及防下，着了道儿。

古鲁夫歉然道：“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两名战士把古鲁夫押进了侧厅去。大厅中心的地板旋开，一组沙发升了上来，上面坐着联邦的真正女叁姬慧芙和被她软禁了的联邦议局议长谢格斯。

祝丝蒂遍体生寒，知道已一败涂地。

叁人的能量结合在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船速稳定下来。

在这银核的边缘区处，航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他们绕着银核飞航着。

在这星域，以亿计的太阳、红巨星、白矮星和寿终正寝的中子星紧挤在一起，其中一些相隔只有数亿公里之遥。星间既互相排挤，但又是互相吸引着。

它们以惊人的高速，绕着核心那河系内最神秘的地方打着转。

在这裏一切常规都用不上来。太阳的衰变疯狂地加速，像在垂死挣扎般，藉爆炸和份裂来摆脱质量，好延迟被扯入核心的命运。

帝后号便像在风暴飘摇的微尘，受到各种辐射和能量流的吹袭。

叁人目瞪口呆地看这狂野的天地，更不了解黑狱人怎样能在这种地方“采矿”。

巴斯基看着帝后号左舷处星点密布的星空一团灿烂夺目的异芒，把其

他星光全盖下去，将船舱照得亮如白昼，强调了他们叁人投在右方的暗影，叹道：“这刚爆炸的超新星，光度至少是普通太阳的百亿倍之上。”

方舟和舒叁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等宇宙奇景，确是难得一见。

在这充满塵屑、射线和各式各样宇宙能量的地方，甚麽思感能都因受到干扰而派不上用场。他们就像睁眼的瞎子，跟前虽是个美得使人目眩神迷的天地，却茫然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外面究竟进行着甚麽勾当，更不用说诡秘莫测的银核了。

舒玉智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某些物质才能在燃烧时产生能量，而能通过裂变或聚变释放能量的也只有几种原子核。可是当任何物质靠往银核时，都会产生能量。所以银核就若如一座万能的反应炉，所有物质都是它的燃料，是否就凭着这能量的释放，保持着正反空间的平衡呢？”

人类完了，再没有翻身的日子！

在与撒拿旦的斗争，他彻底败下阵来，现在只是在等待死亡的来临！他心爱的美女和同类，都要遭到悲惨不堪的命运。

整个宇宙的生命将会进入惨痛黑暗的日子，像羔羊般任由黑狱邪魔去宰割。

而他却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海底处的方舟二号已失去了飞行的能力，他连离开这河系都办不到，更不要说返回不知在何方的银河系了。

就在这凄苦无奈的一刻，他感到她在端详着自己，默默注视。

他停止了哭泣，抬起挂满热泪的脸，环视四周。

鸣蝉唱中，周遭山头野岭杳无人迹。

当他再伏贴地上时，她比仙乐更动听的声音道：“你为甚麽那麽悲伤呢？”

方舟涌起一阵虚弱的感觉，很需要有人作伴，问道：“在那？”

她平静地道：“就当我是你旁边吧！小心！你的敌人来找你了。”

方舟大感骇然时，她的心灵已和他结合在一起，融入了草根去，思感继续伸延，越过茫茫的黑暗，在延绵纠结的树根中徜徉着。

在她心灵的引导下，他感到与植物的思感及整个星球的植物浑成一体，再难分彼此。

然後撒拿旦那冰冷邪恶的思感迅快地掠过了他，毫不怀疑地远去了。

接着心灵的连系中断，她再次退隐了起来。

方舟涌起深刻的感激。

金黄色的艳阳光下，方舟朝目标的原始密林进发，心中充满感恩的情怀。

他知道她藏在那。

由她处他学晓了植物沟通之道，就像那趟在乐园星系与蓝菌的交往。

周遭的一草一木，再不是与他全无关系的存在，而是最真诚和亲密的战友。

他和她们的心灵亲热地碰触着。

透过延绵不尽的树根，他向这同居於一个美丽行星上的异性同类发出要去探访压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来的压力，自然是在这可用蛻生术无限延长寿命的年代，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死亡实是最可怕的事。

内的压力，就是她已被黑狱人摧毁了她的自信。

在内心深处，她开始感到姬慧芙以前稳重的做法，实比她的冒进主攻明智多了。

祝丝蒂俏脸变得苍白如纸，好一会儿才垂头低声道：“要我怎样合作？”

姬慧芙淡然道：“我要继续当联邦的代主席。”

祝丝蒂剧震下愕然往她望去，失声道：“甚麽？”

叁人再看不清楚飞船外的事物。整个天地在急旋着，变成了无数的色线。

以他们的坚强体质，仍有吃不消的感觉，阵阵昏眩一波一波地袭击着他们。

但叁人都知道只要昏迷过去，只是那与舱壁於刹那间使作上百记的强烈撞击，不须数分钟，已足可使他们粉身碎骨。

他们的脑神经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再不能有效运作，纵使在反空间的能量狂飙，也远及不上现在的可怕。唯一使他们稍感安慰的是帝后号确是无与伦比的小飞船，在这种能量的急旋，仍然丝毫无损。

方舟紧抓着的晶石爆起一阵阵的光雨，显示她正抵受着惊人的压力，至於她能支撑多久，就只有天才晓得了。

舱内的空气给抽得一滴不剩，成了绝对的真空，若非叁人体内有自给自足的反空间能量，又能像普通晶石般永不休止地得到补充，只是这损耗已教他们头痛。

任何生命均有不断的能量和补充。对一般人类来说，就是空气、水和食物。

即使以前在火鸟星上的方舟，亦要赖极少量的水分以维持生命。

但自暗礁星的能量改造後，他们在造化上迈进了一步，只是吸收太阳的能量，便可足够。到在仰马星上在晶石内变化了分子内的能量结构，便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他们不但可任意吸收太阳的能量，也可由反空间得到补充。

假使能量损耗过剧，他们亦会陷於油尽灯枯的危险。但只要有一段时间，反空间的能量便会通过分子能的互换，予他们新的补充。所以他们虽数次陷於绝地，但稍有了喘息之机，都可逐渐回复过来。

就像黑狱人的晶石能源又或联邦飞船的反应炉，耗尽了储藏的能量後，很快又可得到补充，生生不息，循环不休。

这时叁人已被转得七荤八素，不辨上下。

蓦地飞船压力一轻，进入了绝对的黑暗内。

那种由动转静的改变太极端了，以他们的反应也应付不来。

一时间似完全失去了力量般，彼此脱手甩开，分别被抛撞在舱壁的某一处去。

帝后号在虚黑完全失去了动力，给某种力量凝结了起来。

当叁人都心生寒意时，下一刻帝后号已来到反空间那熟悉的宇宙。

无可抗御的能量流，扯着飞船往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前进。

这次再不是左抛右，而是直线前进。

叁人给冲力带得全抛掷到船尾处，挤作一团。

当他们猜想刚穿过了一个黑洞，而现在则被银心的引力场扯过去时，帝后号已到了奇异无比的世界。

第八章美丽世界

在罪恶乐园的荒星地下基地内，卡尔夫南和翟斯飞木无表情地看着“不似船形”

的黑巫号，情绪低落之极。

勒汗和负责把西天星系未来科技所有人材设施转移到这来，代替死去了的白礼池的新所长尤杰之，陪在两人左右两旁，前者报告乐园星的近况，后者则详述黑巫号和两艘战神舰的损毁情况。

—这时尤杰之道：“老板放心，现在有了乐园星系的人才物力，配上我们的先进设施，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可能。只要给我一个地球年，不但可把这叁艘太空舰修好，还可使她们比前更优胜。”

这已是很理想的时间了。可是想起黑狱人的厉害，卡尔夫南连咬烟斗的兴趣都失去了，点头道：“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同时加强星系的防御力量，在这叁艘飞船上，都有那次战争的详尽记录，你要拨一批人出来研究黑狱人的战术和特长。”

尤杰之点头领命。

卡尔夫南转向勒汗道：“破入了人性实验室那叫宝贝的智能系统了吗？”

勒汗颓然道：“遇上了一个难解的死结，这怪物像活人般正和我们的工作小组斗法，到现在仍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卡尔夫南反倒不太在意，现在他担心的只是黑狱人，对如何去控制其他的人类已兴趣大减。

纵使控制了整个联邦，只要一天有黑狱军团这可怕的威胁存在，他便睡不安寝一直以来他都不太把黑狱人放在心上，现在当然彻底改观。

勒汗有点难以启齿地道：“最近星系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种只长在天使太阳乐园二号行星叫蓝菌的微生物，不如以甚麽方法，竟散布到整个双星系统的每一颗行星上，我们用尽方法，仍阻止不了他们的蔓延。”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均大感愕然，一怔下望往神色尴尬的勒汗。

—这时卡尔夫南美丽的女秘书兼情妇冷黛的声音通过传讯器向他道：“老板！祝主席找你-。”

卡尔夫南不由苦笑起来，自己这样逃回来，还有甚麽威信去面对这厉害的女人呢？

帝后号忽地平静下来，如鸟飞鱼落般滑翔穿过一颗巨大的红芒团，来到一个艳丽无匹、色彩灿烂的天地。

在暗黑的背景，无数白热的能量巨川，曲折蜿蜒以千里计，在上下八方向前处某点流去。

一切都是安详宁静。反空间的狂暴全给过滤了。

这里既非惯见的反空间，当然也绝不似正空间那他们熟知的宇宙。

叁人搂作一团，在舱内完全失重的小空间内浮动，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难以令人相信的美丽景色。

接着巨川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个黄澄澄的世界，像沙浪般的幕墙在上下蠕动着，帝后号就像飞进两片黄浪对峙之间的缝隙，边际是无尽的黑暗。

跟前一黑，接着又光芒大盛，刺激得他们都要闭上了眼睛。

当他们再张开眼来时，看到的是一个时间以亿万倍浓缩了的宇宙。

以千亿计的星体，不断在四周起始生灭。

星云、星河、巨大的球状星团、类星体，不停分合变化者，带来无尽的宇宙奇观。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目睹星由盛转衰的种种变化。

由青春火热的白炽太阳，经过了红、紫、青、白、黄的各种色光，最后衰死为暗黑的星体。

由太阳至乎红巨星、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的种种变化。在刹那间使经过了几个宇宙的循环。

星爆出一团团的亮光，宇宙在不断替换着。

帝后号变成了这幻象的一部分，像失去了所有速度，又若以超光速在这奇异的世界旅航着。

叁人都被震撼得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懂去品尝和经验着这使人极为费解的一切。

帝后号忽然缓缓旋转起来，所有星云、星河、星团也随着他们旋舞着。

景物又生变化。

天地暗黑下去，到伸手不见五指时，一团红芒在远方现形出来。

那是个无比伟大的火球。

转眼间火球的光芒已变成肉眼不能忍受的顶峰强光，再无声无息地爆了开来，可是飞船却半点都感受不到应有的震和能量的冲击。

这过程不断重复着，火球一个一个显现、明亮、爆开，瞬息间已发生多遍，使叁人完全迷失在这令人叹为观止的异象。

一切都像没有实质的幻象。

帝后号不停旋转。倏忽间又变成在一条彩云造成的光带上滑进另一个空间，又或另一层次的境界。周围不断膨胀分裂着细胞似的东西。

她们看奇异的色光，忽然由无到有，颤动挣扎，变成各种难以尽述的形体，永无休止地在虚黑中发亮和变化。

舒叁智情不自禁叫道：“刚才宏观的宇宙，现在却是生命的微观宇宙，天啊！我们究竟到了甚麽地方来了？”

方舟一对虎目闪闪生辉，看着外面千变万化的世界，两脚一伸，撑在舱壁处，带着两人往另一边滑去，颤声道：“若我的感觉不错，这是正反空间势均力敌的交触点，一切能量均被过滤净化，且还保留着宇宙无数世代的回忆，黑狱人就是藏身在这，方舟二号亦是像我们般误打误撞下，由某个黑洞钻到了这来。”

巴斯基叹道：“在这，所有能量都失去了效力，我们怎样离开呢？”

舒叁智道：“黑狱人既有方法离开，凭的还是方舟二号，我们这艘飞船自然更有能力办到。”

在基地的指挥大楼，原属巴斯基的办公室内的通讯仪通过特定的频道，响起祝丝蒂的声音道：“卡尔你为何要躲到这，别忘了你身为联邦军总司令，理应在前线督军。”

卡尔夫南冷笑道：“我不是躲起来，而是逃命。谁想得到黑狱人竟有那麽强大的法宝，可挡得住我黑巫号全力的一击，不过我也非是没有功劳，至

少摧毁对方一个太空基地。是了！前线的情况怎样了？”

祝丝蒂道：“我正要为此事谢你。你走後，我们对星系发动攻击，小胜一场，把他们赶离了天狮星系。现在我回到了地球，把这趟得来的战争资料交给联邦研究院，同时把联邦由紧急状态进一步升级至全面战争状态，所有人力物力均投进与黑狱人的斗争。”

卡尔夫南大感意外地愕然道：“怎麼我一点消息都收不到，还以为因惨败隐藏着消息不放。”

祝丝蒂道：“是我的策略，只有夸大黑狱人的厉害，议局才不敢反对我的军法统治，别忘了还有素女星的叛军，我想趁这机会收拾雷坡武等人，当联邦完全在我控制下，对付黑狱人才能得心应手。你这次与黑狱人交手，未竟全功，皆因对他们所知不多，才会失手。卡尔，你若想坐稳联邦军总司令的位置，必须先助我讨伐素女星系，再对付黑狱人，否则我只好把你革职，以後你也与这军方的最高位置无缘了。”

卡尔夫南听得精神大振，收敛了的雄心又再活动起来，道：“我还有两艘完好无恙的战神飞船和二百艘接收自巴斯基性能卓越的虎鲨战斗舰，只要再拨一师舰队给我指挥，保证可收复素女星系。”

祝丝蒂欣然道：“这个不成问题，待我有了整个行动的计划後，再与你联络好了。”

联系中断。

卡尔夫南取出烟斗，塞入烟丝，吞云吐雾起来。

自败退乐园星系後，他还是第一次有这兴致。

外面的宇宙不断变化着，无数难以描述的异象幻境此兴彼替地争逐着呈现在他们呆瞪的眼底下。

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看来没有甚麽特别的目的，又像隐含着宇宙最深刻的意义。

帝后号停止了旋转，开始顺着一道无形的弧形轨道，兜兜转转地往某一核心深进。

他们感觉到飞船并不是在一个空间飞行，而是穿越过多层的空间和层次，螺旋地继续深入着。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宏伟景观。

肉眼演绎出来的视象，只是真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以千里计的火舌往上窜起，又化成千亿的火点芒雨了下来，这种爆炸力却完全影响不了飞船的前进，悠舒适，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忽然间他们又陷身在气体的漩涡，漩涡外黑漆一片、漫无止境。

空间不停变化着，由暗转明。这种种现象，都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就像在眨眼的光阴间，他们目睹了宇宙千百世的盛衰和变化。

但在隐隐之中，他们又感到这一切的变化，都是这正反宇宙接触点因他们的思感而触发出的一种反应。

是这有着某种难明智慧的宇宙对他们叁个闯入者的一种启示，只不过他们全然无法掌握和了解吧！帝后号在这众象纷陈、虚寂无声的世界浮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的时间。帝后号倏地凝止了下来。

然後他们像心有灵犀地体会已置身在银河系的核心处。

雷坡武和白树亲身监督了天羊星系和天虎星系间四个星系的军民撤离後，才返回天羊星系去。

附近的星系均被安置了由夫秀清这爱神针对黑狱人而设计的采测器，

只要天虎星的黑狱人进入警戒网，便绝瞒不过他们。

凭着火鸟星人方舟的智计多变，他们不但救回了失陷在仰马星大部分的殖民，更由黑狱人的飞船和设施上得到了很多无比珍实的资料，那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侦察到的情报。

现在已清楚地对黑狱人有了个概略的认识。

除了有关晶石的部分外，黑狱人的战争文化与人类并无太大差异。

他们的武器亦以集束光和导弹为主。

但集束光的能量却是来自晶石，由於是以精神介面运作，在应用上比人类的集束光灵活多了，不但可攻击对方，还可追寻目标，多方向前进，以至乎干扰对手的通讯系统。

可是由於精神能始终有限，且黑狱人的数目亦是有限，所以黑狱战士对黑狱军团就是最大的财产，每失一个黑狱人，便会减去他们一分的力量。

这是黑狱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这麼急於征服人类，此亦其中一个原因。

方舟等在仰马星除掉了六十万的黑狱魂和战士，实在是黑狱人最惨重的挫折。

天狮星之役，祝丝蒂的联邦军和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虽大败而回，但却成功摧毁了对方的太空基地和一批飞船，其实黑狱人吃的亏更大。

由於精神的损耗，没有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绝难回复原状，所以暂时占领了天虎星的黑狱人势难在短期内发动另一次侵略。

亦为了减少精神能的损耗，黑狱人大幅发展了导弹学，以之为辅助武器。

而导弹必须材料制成，损耗了便须另制新的导弹，所以黑狱人占领了仰马星後，亦不敢冒进。

到现在得到了天虎星系的军工厂和采矿设施後，才有了入侵联邦的立足点。

所以这次撤退，在姬慧芙的指令下，实行焦土抗战，把几个星系这方面的设施全破坏了。然後他们在天羊星系布防，等待黑狱人的来临。

夫秀清设计出一批新的武器和装备，将使他们的舰队及空中或地上的基地，有了全新的应战能力。

整个联邦的千多颗殖民星，都会投进这关乎人类存亡的战争。

现在唯一使他们忧心忡忡的，就是逗留在暗礁星系的大帝战城的动静。

若方舟等空手而回，他们只好被迫逃离可爱的家乡星河，到宇宙的另一端避难飞船降落在天羊星系的主基地上。一众大将迎了上来，团团围着他。

拿不列入将一声叱喝，众将兵举手致敬大嚷：“雷坡武总可令！”

雷坡武愕然以应对，白树笑道：“主席的任命终於到了，这是你应得的。”

一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了联邦军的最高指挥。

姬慧芙向祝丝蒂微笑道：“做得很好，假若这趟能把卡尔夫南正法，我可考虑特赦减轻所犯下的谋杀罪和叛国罪的刑罚，但附带条件是必须指证所有曾和合谋的人。”

祝丝蒂愕然道：“我是主谋犯，为何反对我特别宽大呢？”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道：“联邦正陷於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倘内部不能团结一致，这趟必有败无胜，那後果的可怕，说出来恐怕也不会相信。”

顺手把两份绝密文件抛在她跟前，冷冷道：“这两份文件，其中之一是诱卡尔夫南入局的计划，看过後，不用我教都知该怎样和卡尔说。另一份是我亲手撰写有关黑狱人的报告，只给内阁大巨和各师指挥官参阅，好好读它，便知我非是恫吓之言了。就当是为了私利，也应衷诚与我合作。可以出去了。”

两名亲卫过来把祝丝蒂押走後，姍娜丽娃来到她的办公桌前，报告道：“完成了撤侨的任务了，大帝号还没有动静，真令人担心。”

顿了顿又幽幽道：“整整半年了，方舟他们仍没有消息回来。”

姬慧芙像听不到她的话般，岔开话题道：“看过祝丝蒂有关天虎星之役的报告吗？”

姍娜丽娃忧色更浓，蹙起黛眉，轻轻点头。

姬慧芙离座而起，到了主席府办公大堂另一边的落地玻璃处，看着外面月夜下女皇城万家灯火的美景，有感而发道：“若领袖一号连对方元帅级的飞船都打不过，这一切都会变成碎瓦残垣，人类的文明也要云散烟消。黑狱人为了得到我们的身体，追到宇宙的尽头都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姍娜丽娃不由涌起一阵寒意。

第九章银心采矿

银球的星辰再次出现在上下八方，但比之任何一次更为密集。

闪耀的繁星像片天网般把他们包裹其中。其中百多颗明亮如家乡地球看上去的太阳，显示她们的距离不应超出一光年之外。

整个天地亮得有若把以百计的白昼加了起，一切物质都失去了实体感。

若非晶石有过滤光和热的能力，只是那种强烈至难以想像程度的射线，已足可使他们溶掉。

黑暗在这是完全没有位置的。银河系千亿计的星，在感觉上正向他们挤过来，叁人都有着透不过气来之感。

帝后号恢复了动力能，在方舟操控下开始飞行起来，但无论他如何加速，飞船到了亚次光速便不能增快，而且受到一堵无形的力场限制，似是直线飞航，其实只是在银心这奇异的中心点团团转地飞行着，完全没法离开这银河系的核心，也无法回到刚才幻象纷呈的层次去。

帝后号就若给捕捉在蛛网内可怜的小飞。

方舟最後颓然把飞船停了下来。叁人呆看着外面宏伟至使人呼吸顿止的奇景，眼睛开始适应，辨认出星光包括着光谱内的所有色光。

它们有如千亿颗紧挤在一起运动的明珠，闪烁不停，各自发出特异的辉芒。

飞船忽又旋动起来。周遭的星光开始暗淡下去。

这是没有可能的，为何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蓦地紧搂着方舟脖子的舒玉智尖叫道：“快开动飞船！”

叁人的思感能联结在一起，催动飞船再绕圈疾飞。

令他们惊异的是“这趟绕的圈子明显比以前收窄了一半，晶石的能量亦大幅减少，幸好外面星的光芒回复了先前使人睁不开眼来的亮度。

巴斯基骇然道：“我们正在消耗着晶石的能量，在这根本不能提取反空间的能量。”

方舟惊呼道：“天啊！这是怎麼一回事？”

舒玉智道：“这是银心唯一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也是唯一的出，假若往“下方”低能量的深渊坠下去，我们将永远不能重回这能量层面；永远不能离开这可怖的地方。”

巴斯基色变道：“快想办法！飞船的速度和能量正在不断减退中呢。”

整个天地一分分地暗淡着。

方舟叁人无奈下，只得把本身的能量注进晶石去，以保持飞船的速度。

不过那绝支持不了多久。在这个完全没法吸取正反空间任何能量的地方，失去了使生命延续的能量後，他们只有立即死亡。

就在此时，一道深黑的奇怪长芒在这奇异的空间烈射而过，一闪不见，便包裹着他们的星亦要“失色”。光与暗的对比，使他们一时间睁目如盲。

雷坡武、白树和一众将士，正在天羊星最外围的行星实地视察如何安装一个导弹发射台时，消息传来，黑狱人的後援到了天虎星系。

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方法去侦察敌人的动静。但自夫秀清设计出“定点反空传讯仪”後，这闷局才打破，把间谍侦察的能力底改观过来。

此前联邦都是采用直接传讯的方法。简单而言，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以能量波的方式，在正空间发出，经过一段加速的程序後，进入反空间内，再由能量内一组智能烙印，控制能量波在反空间某一点弹出，由该处的仪器接收。

当中包括了深奥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假若不受干扰，便像在同一个星球上通讯那麼轻松容易，只是时间随距离增长。

但弊端就能量波在进入反空间前，黑狱人可以把它破坏。所以每当联邦军的侦察船到了敌人势力围内，船毁人亡不在话下，连半丝讯号都没法传回来。

夫秀清就是针对这点，设计了定点的传讯方式。

大概来说，就是当有若在太空中微尘般的情报仪，收集到资料後，可生出惊人的能量，模拟出晶石能量运作的方式，把讯号在原地送入反空间内，送往某一预先定下的接收站，不须经过正式空间的旅程。

要把整艘飞船送入反空间内，现在仍没有能力办到，可是像光线般的能量波，夫秀清这新爱神却是优而为之，制造出这有划时代意义的通讯设备。

人类在侦察黑狱人的能力，完全改善了。

雷坡武沉吟半晌後道：“那定是封神第四师幸逃过仰马星大难的二百多艘飞船，包括了一艘元帅级的飞船在内。还好！大帝号仍未来。”

拿不列犹有馀悸道：“美雅女的元帅号已这麼厉害，若再多来这麼一艘元帅级的飞船，我们如何应付呢？”

雷坡武道：“若在虚空中正面交锋，我们可说必败无疑，但换了这天羊系的内空处，我们却可利用种种新设备与敌周旋，不是全无抗争之力。”

第四师的指挥直约克道：“假设敌人过门不入，直赴家乡星系，那我们不是被迫要在虚空和他们交锋吗？”

白树道：“如此舍近图远，战略上太划不来了。何况我们还有五个师团，分布在各战略据点。你若研究过主席对黑狱人的评估报告书，当知道他们要进行那麼长途的飞行，精神能将大幅削弱，尤其在仰马星和天狮星接续的两

场战争，他们亦伤亡惨重，应该暂时没有能力作那种长途跋涉的远征，即使要到这二十光年的近处来，他们不先好好生息休养，也休想办到。”

听完白树的分析後，众人都有松一气的感觉。

雷坡武道：“立即通知我们的女王，应是她出马的时候了。”

深黑的奇异能量团拖着长长的尾巴，像流星般投进这河系的核心处来，也像流星般迅速消失。

叁人呆看着眼前这奇景，完全没有办法把握发生了甚麽事。

帝后号仍在叁人的操控下绕圈运动着，圈子愈缩愈窄。

忽地一声霹雳，船体剧震，电光爆闪，像个黑球般的能量团，击中了帝后号。

庞大的能量，透船体而入，全被吸纳到主控晶石内去。

震力把叁人抛得各散东西，分别“坠”在小飞船不同角落处。

他们“跌”得晕头转向，但同时又欢欣若狂，因为飞船恢复了动力，不但重新供应氧气，失去了的重力也回来了。这明显是来自反空间的压缩能量。

舒玉智爬起来道：“我明白了，这就是黑狱人采矿的方法，难怪晶石如此珍实。”

两人仍有点摸不着头脑时，舒玉智看着船外恢复了灿烂的奇异星空，道：“这银河系的核心就像一面放大镜，把整个河系的星光和能量都凝聚到这一点来，所以才亮得如此厉害。

她同时包含了无限的层次，藏着最奇异的事物，一方与反空间相接和对抗着，另一方却不知通往何处去。”

巴斯基糊涂起来，呻吟道：“这和黑狱人的采矿有甚麽关连？”

方舟看着另一团在左方掠过的黑球，像燃尽了的黑火般熄掉，忍着身体的痛楚，点头道：“我也明白了，黑狱人通过降神器，在这核心引力场的边缘外，提取了反空间的能量後，把这一束压缩的能量射进这来，假若它能穿透过去，引力的潮汐效应会把它加热至聚变的程度，因而在另一头就会变成黑狱人的宝贝晶石，但这却绝非易事。首先他们要动用以千计黑狱人的精神力量，才能发出这束能量球，而照跟前的情况来说，尚未有任何一束成功穿越过去。”

舒玉智跳了起来，兴奋叫道：“这是我们唯一脱身的机会，若我估计正确，只有击中核心那中心心脏一点的压缩能量束，才会取得银核那独异的力量，使我们在增速下脱出银核这力场。”

方舟和巴斯基闻言精神大震，齐往主控台扑去。

在叁人的操控下，飞船不断增速，绕着圈往银核的中心点飞去。

他们虽想直线飞行，但银核的奇异力场却逼得飞船只能作螺旋轨迹的旋转。

每飞一个圈，便愈接近那无形的一点。

黑球仍不断飞进来，但相隔的时间却愈来愈长，显然黑狱人的发射力量已人不如前了。

假若他们因力竭而停止“采晶石”，方舟等也要完蛋了。

“轰！”一声巨响，飞船像给只无形的手抓着，凝止不动。

他们终於抵达了力场最中心的一点。

周围的光芒倏地增强至难以忍受的地步，船内热度疯狂攀升。以他们

超人的体质也受不了，纷纷倒在舱板，蜷曲捧头，脑神经再不能有效运作。

飞船不由自主旋动起来，愈转愈快。

外边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晶石的船体反亮了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存亡之际，“轰”的再一声巨响，四周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绝对黑暗。然後他们感到飞船与一股庞大无匹的力量合为一体，以惊人的高速往某一方向掷去，就像被巨浪冲走的小舟那样。而可把他们挤压成碎粉的可怕力量，也正由四方八面往他们迫来。

当他们再睁眼时，已回到了银核外河系那比较起来温文平和的星空，可是压体之力，仍是有增无减。

舱心那主控晶石体积比前增大了至少十倍。感觉上非常霸道，但光芒却聚敛收藏，呈现出粉红色的怪异冷芒，闪烁不定，事实整艘船都变成了这色泽和质地。

叁人还没有时间去思索究竟发生了甚麽事，更来不及为由那可怕的地方脱身而欢呼时，前方某个物体扩大成一座巨大的太空基地，还张开了圆洞形的大舱门，要把他们吞噬进去。

顿时便他们想起这应是黑狱人另一端的“矿物接收站”。

卡尔夫南与祝丝蒂作过第二次通讯後，把翟斯飞和勒汗召到办公堂的桌前，道：“形势并非那麽坏，我准备以联邦军总司令的身分，出征素女星系，好把姬慧芙的支持者彻底铲除，以免夜长梦多。”

翟斯飞以他一贯冰冷的表情和语调道：“我始终不相信祝丝蒂会心甘情愿与老板分享权力，她应知道老板最终的目标，是当上联邦的主席。”

勒汗道：“这会是个陷阱吗？”

卡尔夫南胸有成竹道：“看来不像，首先，祝丝蒂总要对付素女星的乱党，其次，就算是陷阱我也不怕，祝丝蒂答应把指挥权全交给我，她自己则往前线应付黑狱人，到时我先支使联邦军去打头阵，看清形势再坐收渔人之利，还有甚麽可害怕的。”

翟斯飞想想亦是有道理，没再争辩下去。

反是勒汗脸上现出一个古怪的笑容，淡淡道：“我却认为有很可怕之处。”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同时愕然望向他。

就在此时，两股集束光分别由他两肘射出，分别击中卡尔夫南和翟斯飞。

前者的护罩自动运起，但却受不住那冲力，连人带椅往後翻跌。

翟斯飞和勒汗并排而立，相距不到两米，但他的反应却比卡尔夫南还要快，几乎在勒汗发动的刹那，他已向勒汗以光束反击。

两人同时惨叫横跌开去。

翟斯飞不愧是人与机械的最佳结合，可是当他要发动第二轮反击时，办公堂的天顶和地板张开了十多个方洞，全身武装的战士不是由上而降，便是由地板处冒出来，手上的集束枪发出闪电般的光芒，击打往翟斯飞和刚以移动器弹离地面的卡尔夫南。这是事前全无办法估料得到的转变。

翟斯飞怒哼一声，掣起护盾，挡格着四方八面激射过来的光束，往卡尔夫南移去。

卡尔夫南气得脸都青了，左手拿出腰间他最擅用的神经麻痹鞭，发出一道长芒，把一名战士抽得往後飞跌，左肘分别射出一道强芒，往刚跳起来

的勒汗刺去。

他的护罩乃未来科技积数千年研究经验巅峰杰作，集束光射上去大部分都给卸往一旁，不像别的护罩般要承受所有能量而致迅速损耗。

任他们反击下，勒汗的人纷纷灰飞烟灭，但战士不断由那上下的进涌进来，若没有援手，形势始终不利。

想不到勒汗这平时看来卑躬屈膝的人，在骗得他们信任後，忽然叛变。

翟斯飞这时已和卡尔夫南会合在一起，勒汗反不知躲到那去了。战士像蚁群般奋不顾身地向两人攻来。

这办公室的墙壁均有强大的磁能护罩保护着，不怕能量流的冲击。

就在此时，大门洞开。一股强芒烈射而入，像巨浪般冲打在两人处。

那力量实在太可怕了，而且有着强大的吸摄力，想卸往一旁都办不到。

两人在芒雨爆飞中，断线风筝般往後抛跌，“砰砰”两声，分别撞在桌後的夹壁上，才滑落地板去。

一个千娇百媚、身着黑色战甲外披着银光闪闪长袍的美女，在两名魁梧男子左右拥护下，娇笑着走进办公室来。

叁双手都捧着一具重型的集束炮，形相怪异之极。

美女发出银铃般的悦耳笑声，娇喝道：“不要动！”

卡尔夫南仍未从刚才的冲击和震回复过来，茫然看着正对自己叁个黑黝黝的炮，和把他们逼在墙边的十名战士，一颗心直沉下去。

翟斯飞的反应却比他这正常人快得多，一见大势已去，立即冲天而起，想由其中一个入硬冲出去。

“轰！”光团在他头顶爆闪，将他整个人掷回地上。

同时另一穿着黄色盔甲的长发美女跃了下来，右手扬起，一张能量网立时把翟斯飞卷个结实，使他动弹不得。

勒汗亦由同一入钻了下来，向那在正门的美女跪禀道：“末将幸不辱命，终为蜂后完成了夺取乐园星系的使命。”

卡尔夫南浑身剧震，看着那银衣黑甲的美女失声道：“你就是太空海盗的领袖黑蜂后！”

惨哼一声，另一张能量网已把他缠个结实，神经立即给凝固起来，再不能发动任何反击。

黑蜂后冷哼道：“若不是看在你的黑巫号和战神飞船份上，早就把你收拾掉，比起改造人，你们差远了。由今天开始，乐园星系就是我们太空海盗联盟的大本营，现在不但拥有了巴斯基的所有设施和人才，还有你们未来科技的老本，加上我们先进的武器，以後再也不用顾忌姬慧芙了。”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差点给活活气死，这才明白勒汗实是这神出鬼没的黑蜂后派来的奸细，原本要对付的是巴斯基，现在却由他们承受了。

黑蜂后向那把翟斯飞擒拿，身手惊人的黄盔甲长发美女道：“芝芝！由负责把他们押往人性实验室去，把他们变成这宇宙内最乖最听话的人。”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魂飞魄散时，勒汗仍是以那谦卑的样子道：“对不起老板啦，人性实验室的智能系统早给我的人拆解了，只是瞒着没有告诉你们罢了！”

卡尔两人最後一线的希望都消失了，外面虽有着整个军团在候命，但假若他们被控制了，那些人将全变成了这狠毒黑蜂后的手下了。

卡尔夫南一直想做的事，竟由这黑蜂后一手包办，还拿他来作第一个

实验品。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第十章灭族之祸

帝后号以近乎光速的速度，投进了黑狱人在离银核引力场叁亿里处太空站的“晶矿”接收舱内。整个过程只是眨十来下眼的时间，双方都不及作出适当的反应。

更要命的是帝后号本身便是由一团巨型晶石开出来的，虽是在素描器下显得形状怪异，能量的方式又与一般晶石体有异。可是这别开生面的银核采矿，不但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成功率，且一向都怪事层出不穷，早习以为常，更兼从没想过有人可到银心去，所以直至发觉来的是变了颜色的帝后号时，引力已把她吞进舱腹去。

方舟他们则饱受能量激骤变之苦，连爬起来都办不到更不用说操控飞船。

帝后号飞进接收舱广阔的空间时，太空舱内的自动系统立时运作，数十道能便飞进来的晶矿凝止的光束，激射在船体上。

“砰！”能量摩擦下，光点漫内舱，光束全被反弹回去，发射器炸成碎粉。

帝后号没有因而减缓，直往另一边舱壁冲去。

又再船身剧震。帝后号撞在一面布在太空舱近尾端的无形能量网处，那是拦截飞进来的晶矿最後的措施。

“轰！”能量网整张破碎开来，光芒点充满了这庞大的空间。

方舟叁人给抛得左翻右滚，神经麻痹。

接着是更惊人的爆炸，被彻底改造的帝后号，竟硬生生撞破了太空站的护罩和夹壁，穿进太空，刹那间太空站在後方变成了一个小点子，没入灿烂的星光。

当叁人勉强把眼睛睁开时，刚才那使人胆丧魂断的压力已消失无踪，船体的色光由红转黄，就像温柔的月色注进了晶石内，惟有主控晶球仍保持那种艳丽的粉红色素。

後方先是无声无息地亮起一点亮光，接着扩成一圈大了数千倍的光芒；再散射四方。太空站竟爆成碎粉。

爆炸产生的高热射线赶上他们，船外尽是烈芒。帝后号剧烈抖颤着。

舒叁智呻吟道：“这趟我们走运了，由银心带出来的能量，本可把我们硬挤得分解开来，现在却由太空基地全消受。连这麼坚固的太空站都受不住，可知那种能量是多麼可怕。”

巴斯基喘着笑道：“他们这是采了个死神回来了。”

方舟复元得最快，跳了起来，刚舒展筋骨，忽然脸上泛起怪异的表情。

巴斯基试着跪了起来，由於方舟正面对着他，故能清楚看到方舟的表情，凜然道：“有甚麼不妥？”

舒玉智仍坐在地上，亦剧震道：“我们也像飞船般被改造了。”

巴斯基闭上眼睛，倏又猛睁开来，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方舟来到舒玉智旁，跪了下去，把她拥个结实，嚷道：“天啊！这就是为何能把整个太空站都毁掉的能量，却弄不死我们的原因。现在我们同时拥有了正反空间最终极的能量，说不定能够作反空间的肉身旅行，也再不轻易有衰揭的情况出现了。”

巴斯基发着怔道：“现在我虽然是在船舱，但思感却可自由翱翔於舱外以万里计的广阔空间，一点都不用费力，连反空间的情况亦可一风不漏地清楚知道，只是围狭窄了很多。”

舒玉智主动地香了方舟脸蛋一，罕有地媚笑道：“多情鬼！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方舟立即颓然坐下，苦笑道：“我就算变了超人都没有用，我根本无法在这陌生的地方设立座标，若盲目进入反空间内，以帝后号现时惊人的能量，可能只须几个地球时便可飞出银河系去，那时我们将永远迷失在星河之间了。”

舒玉智望往外面呈点密布的空间，亦是愁眉不展。

在星空，根本无法有“认路”这回事。

巴斯基来到两人身旁，充满希望道：“我们何不利用我们新得来的力量，搜遍这个星域，只要找到那颗中子战星，不是可藉之确立飞船的座标吗？有方舟这活着的万能飞航仪，要回到联邦只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吧。”

伸出巨臂，把两人都搂在怀。

经过了这连番出生入死、险死还生後，他们变成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

叁人的思感联结起来，延伸开去，刹那间跨越过亿万里的距离，往四周的星体探索着。

他们本身或者尚未醒觉到，但却是代表人类在宇宙内跨出了一大步，进行超越了光年的星际神游。

以往的方舟只能侦察附近的東西，像这种对星体的“视察”，仍是破题儿第一趟。

星系一个一个进入他们的知感之内。肉体则在抖颤着。

帝后号仍以由银心逸出的高速直线在银球广袤无限的虚空疾飞着，使他们搜索的围不断扩大。

忽然间，他们像发现了甚麽似的，思感往一颗巨大的红太阳移去。

由那传来激烈的能量震波。

他们心灵的眼睛虽正视着这太阳，却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

在炽烈的红芒，隐约回见白热的巨川，曲折流经以千公里计的距离，再消失在这颗太阳的红光。

叁颗行星，绕着伟大的太阳运转着，向阳的一面反映着动人的黄光，就像叁个人月亮，尽管在光灿的星空背景，仍可分辨她们出来。

一缕白光忽然出现在红太阳的边缘处，越来越亮。

叁人心颤神迷时，白光沿着红太阳的边缘处扩散，发出万道彩霞，使红太阳也要黯然失色。

白光倏又敛去。白光非是消失，而是被由红太阳冲天而起的红焰完全遮盖了。

上下翻腾的气体风暴般席卷了整个巨阳，红太阳蓦地亮了起来，生出以万计的光斑。

在叁人“瞠目结舌”中，一个蓝白色的球体，升出了红太阳火红的地平线。

那竟是他们曾到内一游的黑狱人中子战星。

这战星的内部遭受了那麼狂暴的破壞後，现在又来到这活动了。

他们的心直沉下去。那等若唯一的座标又失去了。

就在此时，只见其中一颗行星上飞起了无数长条状的飞船，往星系的外空逸去。中子战星以惊人的高速掠过太阳，立时惹起太阳狂野的爆炸，难以计算清楚以亿计的火柱冲天而起，由红转白，变成炽热的射线，倏忽间填满了星系的内空，也赶上了那些可怜的飞船，便它们纷纷溶解下来。

只有最大的一艘勉强逃了出去。

这种可怕的战争场面，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叁人同时骇然大惊，思感猛退回身体。

然後知道了凶残的黑狱人刚把一个居住在银心的种族毁掉了。

舒玉智脸上血色尽退，道：“我们去追那艘逃出来的船，黑狱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方舟和巴斯基想起了战星内那可直通反空间的出，一齐色变。

到现在他们仍未能摸清楚黑狱人的真正实力。

祝丝蒂被软禁的囚室内，一边墙壁亮了起来，露出姬慧芙那张代表着人间美态极致的绝世容颜，表情严肃地道：“我们刚收到情报，娃亚娜的蜂后号飞进了乐园星系，有甚麽联想呢？”

花容惨淡的祝丝蒂愕然道：“太空海盗？”

姬慧芙微一点头。

祝丝蒂沉吟半晌，叹道：“我从不知卡尔和她是有联系的。”

姬慧芙淡淡道：“他们应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个人，卡尔的未来企业还是娃亚娜抢掠的主要对象之一，比起来，娃亚娜要比卡尔狡猾厉害多了。说到底，在赚钱方面，虽没有人够他本事，但若论战略手段，他只是个新手罢了。”

祝丝蒂娇躯一颤道：“是说卡尔在她手上吃了大亏吗？”

姬慧芙叹道：“应该是这样了，乐园星系内全无战船军队动员的迹象，我们多次以的名义去找卡尔，都说他没空答话。”

祝丝蒂发怔道：“卡尔本身也非善男信女，又有翟斯飞在他身旁，怎会这麽容易就被蜂后号控制了。”

姬慧芙笑道：“问题定是出在勒汗身上，这人本是太空后盗，当年投靠巴斯基，我便觉得奇怪，经过侦察後，发觉最有势力包括勒汗在内的十叁个太空盗头领，曾秘密举行了一个会议，一致推举出蜂后娃亚娜当联盟的领袖，之後勒汗就向巴斯基投诚，可知这群太空海盗对夺取乐园星系，早有预谋，这毒蜂后的野心真不少哩！”

祝丝蒂吁出一凉气道：“以太空盗长期锻出来的战术，配合乐园星系庞大的设施、先进的科技，再加上卡尔的班底，要征服联邦也非没有可能的事。”

姬慧芙冷哼道：“那就要走着瞧哩！我已签发了手令，把卡尔的未来企业全盘接管。好了！现在我要作出对联邦的讲话，也会有分收听到的，丝蒂！我对已非常仁慈的了。”

影像消去。剩下祝丝蒂一人茫然地发着呆。

帝后号迅速臻达光速，进入了反空间内。

银核的力场惹起的能量风暴狂野如昔，但却影响不了已脱胎换骨的帝后号。

那不是说帝后号可视这风暴如无物，而是帝后号已拥有足够的能力，加上方舟叁人比前敏锐百倍的思感能，故可像奇迹般驾着小舟在怒海逆流而行，间中被冲离航道时，亦可立即纠正过来。

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令这叁位亲密的战友心中不断欢呼喝采。

舒玉智道：“这银核的反空间力场风暴，直径达一千光年之遥，事实上正空间亦非风平浪静，处处是凶险陷阱，只不过比起反空间来，是安全多了。”

巴斯基讶道：“我们思感能探索的围，只不过限於十多光年的距离，小姐怎能知道这风暴的尺码大小？”

舒玉智道：“这可由风暴衰变推测出来，每远离银核一光年的距离，风暴便减弱了约千分之一，所以在银核的一光年外，风暴将减弱至零。”

方舟赞道：乙具不愧曾为联邦研究院院长，比我们的脑筋厉害多了。”

舒玉智笑道：“若说精灵诡变，谁也及不上你这来自火鸟星的怪物。”

方舟操控着小飞船，避过了一股横亘千万里的能量流後，由反空间弹了出去。

在银心边缘灿烂的星光中，黑狱人的飞船在左舷的百万里外，正对逃逸的败军飞船，展开追逐。

方舟驾着飞船，“飕”的一声，转向衔着黑狱人的尾巴追去，倏忽问到了反空间内，瞬又弹出，已到了黑狱人叁艘飞船背後万许公里的近处。

太空战正激烈地进行着。叁人一看都心中发毛。

黑狱人是一艘元帅级飞船，辅以两艘银河级飞船，这样的实力，恐怕非是小小的帝后号可以应付。

逃命的飞船形状奇怪，难以形容，有点像一枝长管，把两个似圆非圆，一大一小两个球体连起来，通体布满鳞甲，看不到任何门窗之类的东西，在星光下闪烁着金属幻彩般的光色，头尾达万米之长，体积与黑狱人的元帅飞船可相媲美。

双方正追逐攻击，而那艘外族飞船，明显处在敌众我寡的下风，但却非全无顽抗之力。

一个个大小不一、色光各异的芒团，由头尾的圆球体连珠射出，像长了眼睛般往敌船击去。黑狱人的飞船显然对这些芒团非常威惧，不时因躲避而错过了堵截包围的机会。

帝后号才出现，十多个团芒便照着他们弹来，把他们当作了黑狱人。

方舟迅速把芒甩脱，朝着最接近的银河号疾冲而去。

巴斯基能力大增，正心手狠，见到令他切齿痛恨的黑狱飞船，那还会留情，精神力融入了主控晶石内，运转能量，一股狂流立时由船首的发射管道强射而出。

强光在虚空闪起，像要把太空撕裂为一条长隙缝般，重重打在银河号的舰尾“砰”的一声，银河号被击处爆起一团广达百里的光雨，这猝不及防的飞船，立即断线风筝般翻滚开去。

叁人齐声欢呼，想不到主控晶石变得如此厉害。

另一艘银河号飞船掠飞过来，千多枚导弹和一道眩人眼目的集束光，朝他们狂击而来。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根本是避无可避，犹幸帝后号胜在体积巧小，

在方舟神乎其技的操控下，更是灵活多变，避过了对方最可怕的能量光束，在雨林般的导弹内左闪右躲，比拼速度似的把对方大部分来袭的导弹甩掉，但还至少给十多枚导弹追上击中。

帝后号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失去了船上所有装备，没有反导弹的设施，以致躲不了就要挨揍。

帝后号带着一蓬蓬爆起的能量光雨，左摇左摆地潜往敌舰下方。

舱内的主控晶石亦爆起芒点，激溅舱间。

叁人给那强烈的能量激，震得差点晕了过去。

不过亦看得出帝后号的强顽，换了是银河级飞船，这般给百多枚导弹结结实实地命中，恐怕早化为碎粉了。

对方的元帅飞船，倏地出现在正前方，方舟骇然大惊，对方怎能这么拦截得恰到好处，难道天美帝后正亲自坐镇这艘大帝号之外威力最强猛的一级黑狱飞船。

巴斯基反应极快，立时发出另一道集束光，先发制人朝敌舰射去。

所有这些事都在惊人的高速下进行，只是眨眼工夫，一艘银河号飞船便负伤翻腾远去，而元帅号和另一艘银河级飞船，则舍弃正追赶着的敌人，掉过头来对付他们。那艘形状古怪的外族飞船，则乘势远去。

眼看帝后号发出有若雷霆万钧的光束要击中敌舰时，那艘元帅号亦射出一柱强芒，准确无误地击在攻向他们的光速锋端处。

这可说是毫无假借的正面交锋，实力比拚。

“轰！”两束激光交击处，爆起一团眩人眼目的芒。

方舟叁人齐声惨哼，接着地转天旋，帝后号像先前被他们暗算的银河号飞船般，抛掷开去。

元帅号亦浑体爆起光雨，被弹离了原来的飞行方向和轨迹，往旁倾跌横飞，不能乘胜追击。

以叁个人的力量，一艘小小的飞船，对抗着黑狱人大帝号之下最具威力的元帅级飞船，全力交锋下，有着这般战果，他们也很可以自豪了。

帝后号的能量罩剧降一半以下，假若有读数仪，应看出减了至少一百度。

这样的能量骤变，换了不是他们这叁个超凡的人，定要神经因受不住压力以致碎裂分解。

方舟等软瘫椅内的箍框，一时间失去了任何反攻或活动的的能力。

另一艘银河飞船如影附形直追过来，导弹雨点般过来。

帝后号玩具般在光雨爆闪中抛着，护罩能量继续骤降。

若非主控晶石能直接由反空间提取压缩能量，即使以晶石造成的船体，亦受不了那种狂暴的攻势，但若这般发展下去，主控晶石因抵受不住而爆炸碎粉时，就是他们束手就擒的时刻了。

晶石内正反空间的能量虽不断衰减，但仍不断循环兴替，而每一个循环，都汲取了新的能量，虽是追不上损耗的速度，但已大幅地延长了本身的寿命。

叁人只能苦撑那种撕心裂肺的震击，再没有丝毫还手的力量。

第十一章违难紧迫

收到天虎星系外空黑狱战船聚集的情报後，天羊星系弥漫着暴风雨将临前的紧张气氛。

现在联邦军方已明白到黑狱人可怕的目的，若是战败，不但有灭族的大祸，若被盗夺了身体，更是生不如死，这激起了所有人拚死一战的决心。

雷坡武坐上了经过改良，原属於狄平的大巨一号主力级帅舰，与白树在两艘母艦和二十艘巡航战斗舰的护航下，飞到星系内空最外围边缘区处的太空战堡，守候最新的情报。

过百艘侦察飞船飞离星系，作近程的监察，好把侦察网扩阔至十亿公里的敌舰只要由反空间内钻出来，一定逃不过他们最新的优良侦察仪器。

他们这趟御敌最厉害的法宝，就是来自夫秀清设计的布於天羊太阳外二万公里处四台“太阳能集束镜”，像个超级放大镜般千万倍地凝聚了太阳光，化作能量光束，自动找到非联邦飞船的物体，加以攻击。

这可说是联邦最尖端的防守武器了。

若论威力，这种太阳高热能的集束只有主力舰级太空船全力一击四分之一的威力，但胜在能源无穷无尽，可比主力级舰缩短了一半时间作另一次全力的发射，故使它成为了最可怕的防御武器。

它们本身的护罩，亦由太阳能源源不绝地供应，除非敌人的炮火，能使它们的补充追不上损耗的速度，又或力量大至可一下子把它们摧毁，否则它们成了牢不可破的太阳能战堡。

最厉害的是它们不经人手的全自动系统，循着太阳像卫星般运行不止。

要知太空舰的护罩无论如何强大，总是与舰身的能量系统结合为一，当护罩受到能量的冲击时，舰内的战士都会感受到那种压力，若超过某一程度，神经会因吃不消而受损，失去了操控仪器的能力。若太严重的话，只有脱生术才可使伤者复原过来。

所以纵使在看似安全的太空舰内，战士仍是全副武装，以对抗那能量激的後果。但仪器的受损，却是避免不了的事。所以飞船也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但这类损伤仍比不上能源反应炉受损的可怕後果，动力减弱，补充的速度不住下降时，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局了。

因此太空战术上，最着重速度和战略。

谁能令对方的损耗比自己快，谁就成为胜方了。

雷坡武和白树两人在圆球型的太空堡垒的指挥大堂，透过视野舷窗，凝望着外边繁星点点的星空。

白树道：“那两艘元帅级飞船，都有不须加速而随意往返正反空间的能力，只不知他们能否像力舟般，在任何一处正空间弹出来呢？”

雷坡武道：“上趟他们要在天虎星系的内空才可作出这种随心所欲的空间转移，应可假设元帅号到了某一空间後，要经过运算才可这麼神出鬼没，否则若他们才出现便摧毁了两合太阳集束镜，我们的实力便将大打折扣了。”

白树道：“这事很快便可知道了，若那两艘元帅级船先出现在外空处，就证明你的猜测是对的。”

雷坡武道：“现在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女王的领袖一号可比他们先到一步，凭着主席和夫院长的本事，定可使那两艘皇牌敌船，分不了身去对付那

四台太阳集束镜，那我们便有很大的胜算了。”

通讯室处一名工作人员奔了出来，神色慌张叫道“黑狱人来了！”

方舟叁人正心叹快要没命时，压力忽减，可是帝后号的动力已降至最低点，暂时变成了一艘废船。

能挨到这刻，已是令他们难以相信的奇迹了。

主控晶石失去了那奇异的粉红色，雪白晶莹处，远胜他们曾见过的任何能量晶叁人朝敌舰望去，原来正给折返来的外族飞船衔尾穷追，落在下风，仓皇逃远方只有元帅级飞船徐徐追来，显是动力受损，尚未复原，故欲速不能。

外族飞船掉头赶来，迅速来到他们上方处。

一个圆洞人口张了开来，生出吸力。

帝后号停止了滑翔，往上升去，转眼间已到了太空舱内。

入口关上。

外族飞船猛地增速，逃离战场。

舱内叁人终于支撑不住，同时昏了过去，能量损耗得实在太厉害了。

姬慧芙站在办公堂处，与姍娜丽娃共赏反空间内的美景。

船上所有人员都到了宇眠箱内，只有她们有能力清醒地看着领袖一号的反空间之旅，也可静心地去思索跟前的形势。

在黑狱军团出现前，纯粹出於一种直觉，姬慧芙对银心一直都有难以解释的莫名恐惧。

故而在殖民星的发展上，在她的指示下，偏向了以家乡星系为中心的边缘星区。

若以距离最远的仰马殖民星计算，那联邦的确建立了横跨二万光年的殖民区，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殖民星，都集中在以太阳系为中心纵横二千光年的星域内，那亦是联邦防守力量最人的围，建立了完美的通讯和交通系统，形成了星际的国界。

当一切妥当後，姬慧英才开始在这“本星区”外开发了叁组的殖民区。

最具野心的就是以“天象”、“天狮”、“天虎”、“天豹”、“天熊”、“天狼”和“天羊”为名的“七兽星区”。

这七个殖民星系间，最远的距离也不超过五十光年，离开“本星区”达二千光年之遥。

有了这七兽星区作基础，接着就是仰马星系的开发，那代表着人类探索本银河系核心银球最具野心的一步。

在这延续五千年的殖民浪潮，人类曾遇上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占绝大部分都是比人类“较低等”的生命体，至少以人类的角度去看是如此。

又或惊鸿一瞥的消失无踪，使他们无从捉摸。

直至遇上了黑狱人，他们才碰到最顽强的对手。

由仰马星至天羊星系，足有一万五千光年的遥远距离，普通民用飞船，通过反空间的旅行，亦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可抵达。

这距离以前一直是联邦安全的最佳保障，但今天黑狱人的大军已兵临七兽星区，离开家乡太阳系只有叁千光年的光程。

危难已迫在眉睫之前了-。

姍娜丽娃这时心中想着的却是到了银心去的方舟、舒叁智和巴斯基。

自九个地球月分手前，便完全失去了他们的音讯，若说不担心的话，

就是在欺骗自己了。

她虽在半被迫下，和方舟发生了肉体的关系，也很享受那种感觉，但她对方舟的思念，却与这方面全无关系。

与方舟相处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精神上的融合，那种满足愉悦的感受，绝不可从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

只要有他在旁，纵使在最艰难的环境，天地总是充满生机和斗志。

姬慧芙轻叹一声，问道：“又在想方舟吗？只要看的神情便知道了。”

姗姗丽娃道：“我真慕的坚强。”

姬慧芙苦笑道：“我并非不挂念他们，还比任何人都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只是我身为联邦的最高领袖，一定要把联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算他们空手而回，又或根本不回来，我仍要为联邦的存亡作出各种应变。”

姗姗丽娃道：“在离开太阳系前，我们曾收到仰马星系传来的讯息，显示了由暗礁星系传来强烈的能量波。唉！我心中有很不祥的预感。”

姬慧芙那对美丽的黛眉紧蹙了起来，没有答话，可是秀眸射出的忧色，却使姗姗丽娃打底生出了一股寒意。

这是个只有姬慧芙、她、雷武坡、白树和勉强可算作人的夫秀清五个人才知道的大秘密，其中又以姬慧芙和她的感受最是深刻。

假设让黑狱人的帝君撒拿旦收服了那威力惊人的大火球，恐怕无论方舟叁人由银心带了甚麽回来，人类仍难逃灭族的厄运，甚至逃都逃不了。

方舟感到一股股能量的热流，由手掌和足心，注进神经内去。

意识在脑海内回复过来，一震下坐了起来，睁开眼睛。

触须似的东西，离开了他四肢。

跟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方舟仍是四肢乏力，更不用说去思感和触摸这暗黑的环境了。

後方传来巴斯基的声音，半呻吟着道：“方舟？小姐？”

舒玉智在另一角道：“我没有事了，体内的能量正逐渐回复。”

巴斯基咕哝道：“这是甚麽鬼地方，我们不是给吸进了那奇怪的飞船内吗？噢！”

方舟和舒玉智当然明白他惊讶的原因，因为周遭正逐渐亮了起，但却绝非灯光，而是一种奇怪的同时由上下四方透出来的金黄光晕。

他们的眼睛开始见到物象，但当一切仍在朦朦胧胧时，光晕便停在那亮度了。

叁人同时看呆了眼，不相信这可以是一艘飞船的内部。

那是个圆拱型的庞大空间，高达二十米，长至五十米许，布满了浮动着的拳头般大的圆球，各种奇形怪状的有机物体，交缠纠合地形成了规限着这空间的外壁。

方舟便是坐在一堆肠状的东西处，巴斯基身下是充盈着弹性的浑圆球体，使他陷入半边身进去。舒玉智则高高在上，坐在一个伞状的怪异物体上。

空间内贯满了奇异的气体和味道，任人想破脑袋，若非早先知道，怎也不会联想到这是一艘会飞的太空舰。

叁人瞠目结舌中，一个声音在空气中震着道：“请勿怪我这么久才把你们弄醒，因为我先要扫描你们的言语和记忆细胞，掌握了你们的通讯方式和经验後，才能和你们进行异文化间的交流。超卓的朋友，你们也拥有与我同等的能力，真高兴遇上你们，使我能享受到你们的情绪。在我们来说，不但

没有“你我”的感觉，也没“你我”这种经验。”

他的语调有种遥远和不含任何人类情绪的感觉，使方舟等生出怪异无伦的感舒玉智道：“你们既与黑狱人为敌，该是因黑狱人是盗用了我们同类的身体和文明，而对我们很熟悉才对。”

异生物不疾不缓地柔声道：“我们和你们看其他生命的方式截然不同，用的不是你们那结构精密的眼睛，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所以对我们来说，你们与黑狱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体。”

巴斯基道：“你究竟在那？为何不现身给我们一见？”

这正是方舟和舒玉智想说的话。

异生物道：“你们早见过我了，现在只是来到我身体内，我已受了重伤，性命难久，对这样震空气造成语言波的方式，感到有点吃力。”

叁人同感骇然，想不到这艘奇形怪状的太空舰，就是异物的本体，更惋惜是仍拯救不了他的生命。

一时间叁人都找不到可说的话。

异生物道：“我从你们的记忆，明白了事情的始末，我已把我的能量和智慧，输进了你们那艘夺来的飞船的主控晶体内去，凭着其中银球星图，你们应可回到家乡去。在我由有归无前，有几件至关紧要的事，须要告诉你们，至於能否铲除这对宇宙最具威胁性的可怕生物，就要靠你们的努力了。”

方舟心中感动，道：“或者我恢复了能量後，能把你救回来呢？”

异生物道：“来不及了，天美帝后已复原过来，正坐上了北保司的元帅飞船来追赶我们，我会为你设法挡着她一会，使你们有机会逃生。以你们现时的力量，绝非她的对手。”

巴斯基苦笑道：“只是北保司刚才就教我们吃不消了。”

异生物道：“那只是你们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吧！但这事只能凭你们自己去体会，怎样说都不会有用的。”

顿了顿接着道：“黑狱人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反空间，由於他们曾在反空间活了以亿年计的岁月，所以没有任何生物比他们对反空间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而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两个以反空间动力操纵的中子战星了。”

叁人脸脸相觑，原来竟有两颗中子战星，确是骇人听闻至极。

异生物道：“你们误会了，其中一颗已变成了大帝号。”

叁人同时失声道：“甚麽？”

第十二章黯然惜别

驻守天羊星的飞船，全部藏在地底的太空基地内，严阵以待。

星系的内空虚布满经改良过的太空基雷，只要有敌船闯入感应围内，会立即自追击目标，除非被摧毁了，否则永不罢休。

叁颗行星上的导弹发射台和分布在内空虚的叁千多个太空战垒，均是全自动操作不经人手，俾能把所有战士集中到战船内。

这种全新的战略是由姬慧芙和夫秀清联手设计出来，针对黑狱人纯精

神介面的战方式，要设法消耗他们的精神能，削弱他们的战力後，才正面与他们周旋交锋当气氛拉至像紧绷的弓弦时，黑狱人的太空舰群，逐一在离天羊星系十万里处由反空间弹了出来。

侦察船立即往附近的星系散去，以免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同时扩阔侦察网，监察敌人的动静。

设在各太空堡瑾新发明的“磁能仪”，立时发出能干扰黑狱人精神能的骚扰磁波风暴，以免给敌人洞悉天羊星系内的布置和飞船藏身之处。

在战略上他们可说是无懈可击。

由两艘元帅级战船统率，拥有六艘银河级太空舰二十八艘无敌舰、叁百七十二艘剑鱼战斗舰和近叁千架蝙蝠战机的庞大舰队果然犹豫起来，留在星系外空处动也不动。

在大臣一号上的雷坡武和白树都眉头大皱，他们不是怕敌人不来，而是他们苦待着的领袖一号，仍未在这要命时刻及时赶到。

就在此时，叁千架蝙蝠战机分成叁组，往天羊星座疾飞而去。

交战的时刻终於来临。

异生物续道：“撒拿旦和天美帝后是宇宙内最可怕的生命体，只有他们联结起来的惊人能量，才可使他们把中子星投入银河系的核心处，把中子星的紧压物质，转化作能量晶体，成为了没有力量能摧毁的无敌飞船。不过这也使他们的力量大幅损耗，没有几千年的时间，绝不会回复过来，那时他们或可制造出另一艘大帝号，但现在只能再造出你们靠幸运得来的帝后号。”

叁人听得直冒寒气。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要把一颗重量惊人的中子星，送入银核後又把她带出来，所需要的能量是多麽巨大了。

异生物续道：“大帝号虽然厉害，但她的灵魂却睡在核心处永远在做着梦的帝君撒拿旦，他的能量太大了，使他只凭神游的力量，便可在瞬眼的时间内，越过遥阔的空间，逐个河系去搜对他们有用的生命体，所以绝不可动念逃走，因为他可追上你们。他最厉害处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暂时他仍不把你们放在眼内，注意力只集中到其他事物上，但若他开始注意你们，你们就没有事能瞒得过他。以爱之终极去媚惑你们在仰马星上的同类，正是他想出来的妙计。”

叁人听得手足冰冷，这样的敌人，怎对付得了？何况只是大帝号，已非是人力所能敌了。

异生物道：“千万不要绝望，你们既由银心出来，在某一程度上亦拥有撒拿旦和天美帝后的力量，而有一项是他们不及的，就是因着你们本身的特质，在机缘巧合下，同时具备了正反空间相对的衡力，这都是长居於银心能量深渊之内的黑狱生物所欠缺的东西。请紧记着，若纯凭反空间的力量，绝斗不过撒拿旦和天美帝后，他两人合而为一时，比所有黑狱人加起来更厉害。”

顿了顿道：“至於怎样才可击败他们？只能靠你们的智慧了，我们失败了，捍卫这宇宙的责任，只好交到你手上了。”

舒玉智一呆道；“听你的气，好像你和他们已斗争了一段非常悠久的岁月似的。”

异生物仍是以那平和的语气道：“这要由两个宇宙世代前说起了。”

在叁组蝙蝠战机群推进至离天羊星系最外行星轨迹五千里处时，其他

大小飞船亦联群而来，只留下美雅女的元帅二号和封神的元帅四号仍虚悬不动，令人莫测高深。

倏忽间，两艘元帅飞舰，同时失去踪影。

异生物淡然自若道：“我们置身的宇宙，明显是一种能量分裂的后果，而处在一种两极的平衡和对峙，当这平衡被打破後，便会合而为一，然後再次分裂，得到重生。”

“所以宇宙也有正反之别，有无之分。生命也不例外，徘徊於生和死、毁灭和生长、和平与战争这两极之内。在两个宇宙世代之前，我们已和现在成了黑狱人的生物对抗着。我们代表生命与和平阳明的一面，他们却是毁灭与战争那阴暗面的化身。当时他们的力量远比不上现在，与我们只是势均力敌。但当宇宙终结时，他们因收集了足够生命的能量，竟能把智慧和经验保存着，度过了两个世代以万亿计的银河周年。”

巴斯基讶道：“你们也不逊色多少，否则现在就记不起这些事了。”

异生物学他们般发出对话以来第一声长叹，沉声道：“我们差远了，只能勉强把记忆烙印保留在一些生命的因子，通过种种方法，始结合起来，形成现在的生命，但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但仍深深知道须要把黑狱人这可怕的生物除去，於是逐个星河搜索，到了你们的银河系时，才知道他们由银心逃了出来，还盗了你们的生命实体，开始展开对宇宙的侵略，於是拔们留在这与他们展开战事，否则撒拿旦和天美帝后早把你们灭掉了。但最终哉们还是失败了。当大帝号成功制造出来後，哉们遭到最惨痛的大败仗，天美帝后留下来，就是要把我们的余生者全部除去，现在他们终於成功了。”

方舟叁人都听得发怔，到此刻才明白天美帝后和撒拿旦为何拚着损耗能量，都要造出大帝号来，就是为了要对付这经历了两个宇宙世代的宿敌。

异生物道：“现在大帝号停留在暗礁星系，就是想要把你们曾遇过的火球降服，现在撒拿旦的精神全集中到那火球生物处，暂时无暇理会其他任何事，你们定要趁这千载良机，找到克制他的方法。否则便只好看能不能溜掉，但方舟你定逃不了，因为撒拿旦可以轻易找到你，有了火球生物作能源後，大帝号在反空间移动的速度将可百倍地增加，怎也可以把你追及。”

方舟全身发麻，忽然间才知道自己成了撒拿旦的猎物，而这还是个没有猎物能逃过他毒手的可怕猎者。

舒玉智道：“连你们也输了给他们，我们又有甚麽办法呢？”

异生物道：“我所拥有的一切，已注进了帝后号的晶石内，在某种连我也说不出的情况下，或可与你们结合为一，增加你们的胜算。好了！天美帝后已追来了，我要进行最後一趟的反空间旅程，把你们送离险境，然後再回头与天美帝后作战，把他们尽量拖住。你们好好休息吧！只有复元後，你们才有逃生的机会。”

话才说完，异生物已到了反空间内，作出了他们梦想中的肉身反空间旅程。

雷坡武等看着仪表上代表两艘元帅号飞船的光点消失无踪；“心知不妙时，姬慧芙的讯息由反空间传来道：“我们正在星系下的反空间，会设法缠着敌人的两艘元帅号，你们要趁这机会，对付其他黑狱人，通讯终结。”

舰内立时时欢声雷动，士气如虹。

同时星系边缘处耳隆声不绝。

在反空间内，异生物那种灵活性真是方舟等自叹弗如。

在反空间的能量风暴，异生物似若一条鱼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下畅泳着，而比鱼儿更优胜的是他可用任何方式前进，直冲横移，完全不受限制，就像一个灵巧多变的人，可以做出任何高难度的复杂动作。

方舟以思感作导航，他却凭着身体的感觉，由身体直接作出应有的反应。

要追踪这充满着爱心的异生物，恐怕只有天美帝后才可办到。

方舟便自问跟不上他了。

叁人体内的能量循环开始回复了活力，人也变得有精神起来。

他们试图去探测异生物的状态，却发觉虚渺难测，像天美帝后般便他们无从把握。

巴斯基不由吁出一凉气，骇然道：“这麼伟大的生物，亦彻底败了，我们遇上天美帝后或帝君，不是只有送死的份儿吗？”

舒玉智不悦道：“大亨怎可气馁，你不是碰过天美帝后吗？为何仍是活得好好的？”

巴斯基道：“那是因为天美帝后并不是存心杀死我们，她想由方舟身上得到最渴望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逃了出来。”

舒玉智道：“这就是了，与黑狱人的斗争，只有无所不用其极，才能取得胜利，趁现在天美帝后和撒拿旦的力量大幅减弱的时机，我们尽量歼灭其他的黑狱人，若能杀死天美帝后，就更理想了。”

巴斯基精神大振道：“撒拿旦现在不把我们当作一回事，正是他另一个大缺点，我们……噢！”

整个异生物的内部抽搐了一下时，他们已反回正空间去了。

当美雅女和封神的两艘元帅飞船来到反空间时，还没弄清楚发生了甚麽一回事，早在那绕圈飞旋的领袖一号，发出了两道强猛的集束光，昼破了反空间异采缤纷的奇异世界，烈射在他们身上。

要在反空间内飞行和袭敌，首要条件就是能保持清醒，其次就是要有能力运作精神的能量。

第一个条件，对夫秀清这爱神和姬慧芙二女自是不成问题。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两人这时通过思感护罩，与夫秀清的爱神结合在一起，透过夫秀清新设计能由反空间探测外面正空间的仪器，不断确立位置的座标，便领袖一号不会在反空间内迷航。

其次是在反空间内战斗的问题。

一般的集束光和导弹，在反空间庞大无匹的压缩能量，根本不起丝毫作用。

夫秀清在研究了反空间的本质後，发觉只有精神力才可在这奇异的宇宙生出作用，成为武器。

当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这两个因方舟的改造而变成了超卓新人类的人，把她们的精神能结合後，便可透过夫秀清设计的仪器向目标发射。

她们的精神能本身并不足以对敌人造成威胁，可是在抵达目标前，由於夫秀清的巧妙设计，便精神能可汲取反空间少许的力量，与精神能结合成有无比威力的射线，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以美雅女和封神的灵锐厉害，仍猜不到领袖一号竟有能力在反空间守候他们，更梦想不到敌人有偷袭的力量，猝不及防下，两艘黑狱人的顶级飞船同时打着旋转横飞开去。

若以正空间计算，眨眼功夫，他们已远离了天羊星系过亿里之遥，由於事起突然，一时亦失去了再进入天羊星系内空的座标。

就是这失误，使天羊星系的联邦军避过了与这两艘超级飞船正面作战的危险，也破坏了黑狱人本是无懈可击的战略。

领袖一号下一刻即由天羊星系的内空弹了出来，刚好在一艘正扬威耀武、轰爆了联邦军一艘巡航战斗舰的银河级黑狱飞船的上方。

帝后号由异生物内脏吐了出来，出现在叁人眼前，小飞船浑体晶莹通透，在朦胧的黄光下闪闪生辉。

异生物的声音响起，但这趟疲弱多了，缓缓道：“这艘飞船像你们般，蕴含着正反对峙的力量，好好利用她吧-只有她可领你们踏上胜利的路途，或者只有她可避过撒拿旦对她内部的侦察，因而把握不到你们的虚实。”

方舟依恋地道：“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

异生物道：“生命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只是生命的烙印，那把你和我分别出来，但本质仍是一样东西。我由於能量的消失，再不能保持这烙印，惟有暂时由有转无，等待另一个适合的宇宙世代。所以不要悲伤，跟前等待着你们的，就是与黑狱人周旋到底的神圣使命，假设连你们都失败了，宇宙就要沉沦在黑狱人的手上了。”

“当黑狱人成功收集了你们的生命能後，宇宙再没有生物能作他们的对手，那他们就会达致他们最後的梦想，将正反宇宙同时毁灭，然後再把所有能量据为己有，脱茧而去，进行对另一层次存在的侵略和毁灭。那时我们才是真的完蛋了，所以我们的希望都放在你们身上了。去吧！时间愈来愈紧迫了。”

帝后号唯一的舱门张了开来。

叁人虽对这伟大的生物充满了依恋的情绪，亦只好进入小飞船去。

舱门关上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潮水般涌入他们的神经去。

那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一时间他们都心颤神迷，忘掉了生离死别的哀伤！那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没有止境的爱、悠久延绵的经验、超卓的智慧，由主控晶石往他们的心灵源源不绝涌过来。

船外暗黑下去，接着帝后号由异生物的鳞肤弹了出来，以惊人的高速往外疾射而去，还迅达光束，进入了反空间内。

此时天美帝后和北保可的元帅叁号，出现在十万里外的星空处，高速飞至。

异生物掉转头来，一无所惧的朝敌人迎去。

第一章天羊之役

激光画破星系的内空，由领袖一号腹部的主发射台之一射出，重重击在黑狱人的银河飞船尾巴处，爆起漫天能量冲击的光雨，七彩缤纷，充满毁灭性的美丽。

敌舰正与雷坡武的帅舰和护航机舰缠斗着，占在上风，可是领袖一号由反空间弹出来进行偷袭，却使他优势尽失。

同一时间内，爱神夫秀清发动了舰上的所有攻击武器，导弹和激光化作千百道的烟火芒虹，准确无误地先后射在与银河飞舰同组作战的两艘无敌舰上，立时把敌人的战阵彻底破坏了。

银河飞船的护罩能量骤跌了四分之一，狂暴的冲力，使她失去了控制，打着转朝天羊太阳断线风筝般抛飞过去。

两艘无敌舰更是不济，护罩能量猛降一半，像浑体喷散着光雨芒点的烟火团般仓皇向不同方向逃去。

同属此一战斗单位的其余八十多艘剑鱼战斗舰和四百多架蝙蝠战机，於骤失主力下成了一盘散沙，被以雷坡武为首的过千大小飞船和太空坦克盯紧，全力围剿。

领袖一号放过了那两艘无敌级飞舰，对银河舰衔尾穷追。

这时舰上的人员才开始由宇眠箱走出来，赶往各自的岗位就位。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两女的神经与夫秀清的爱神连接起来，全神注视着整个内空战场的发展。

敌人共分六组，每组由一艘银河舰率领，其中两组负责正面迎敌，好让其他四组负责扫雷和清除叁千多个设在行星上的导弹发射台和在空中的太空战堡。

当领袖一号由反空间跳出来偷袭成功後，附近的一组船队立即赶来援手。

打从战事开始後，对黑狱人最大的威胁来自绕着天羊太阳叁万里处运行的四台“太阳能集束镜”，以每秒百发的速率，把能量光束激射往没有标记的敌方船机目标处。由於她们受到太空地雷、太空堡垒和联邦军的重重保护，除非黑狱人能清除这些障碍，否则休想能对她们作出近距离的直接攻击。

这四台集束镜的集束流，每一万里便减弱一度，到了星系的外缘区域，能量便不足一度，但仍对较小的目标例如蝙蝠战机构成威胁，无休止地消耗着对方护罩的能量。

在十万里的射程，假若蝙蝠战机不能以反光束抵消集束镜的太阳能射线，一次的直接击中，就可把战机击成碎粉了。

交手至此，来犯的黑狱军团已损失了叁百多架蝙蝠战机和叁艘无敌级飞船。

不过联邦军虽有各种厉害的防御武器，仍在敌人灵活的战术和强大的火力网下，失去了一艘母舰级飞船，二十四艘巡航舰和过百架太空战车。

但领袖一号却把整个局势扭转了过来。

看着向天羊太阳滚抛过去的银河飞舰，像一头完全失去了抗力的羔羊般，被沿途的太空堡垒、地雷、和由集束镜射出的光束攻击得全包裹在五光十色的能量光雨，姬慧芙、姍娜丽娃联合爱神，在储集得足够能量後，激射出第二道集束流能，闪电般刺在敌舰上。

整艘银河号近七千米的庞大舰体像太阳般亮了起来，接着化成一团强芒，往四外扩散，附近的数百地雷和太空战堡，立时被压碎，变成漫空芒，壮观绝伦。

在银河号飞舰完蛋的一刻，领袖一号迅速仰身朝反方向离去，以八分之一光速的高速在数下呼吸的时间，迎上正要去营救被雷坡武摧毁近半的残兵败将的另一组黑狱舰队。

就在这一刻，姬慧芙知道联邦军已稳操胜券。

因为敌人再没有余力去对付集束镜，这成为了致胜的关键。

帝后号钻进了反空间，全速飞行。

方舟涌起了悲愤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呆看着反空间异象纷呈的天地。

眼睁睁看着异生物的壮烈牺牲，却是没法可施，那种有心无力的感觉令他非常难受。

火鸟星的艰苦环境，培养出他对生命的热爱，所以份外难以忍受死亡的发生。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黑狱人惊心动魄的来历，亦清楚了双方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

正如异生物所说的：黑狱人代表着宇宙毁灭和破坏的力量，根本没有道理可论，等若与虎谋皮，毫无妥协余地。

舒玉智缓缓来到驾驶台，坐入了他怀，双手缠上他的脖子，凑过香唇，在他脸颊吻了一口，柔声道：“小情人！为何要那么悲伤哩？生命从一开始，就是要面对着死亡和斗争，在这似是茫无目标的宇宙挣扎求存，找寻活下去的目的。死亡只是常规，绝非例外。你在火鸟星生活了这么多年，应比任何人更深刻体会和接受死亡才对。”

方舟摇了摇头，像是希望能藉这动作使自己清醒一点，叹道：“我从未从任何同类处感受过像异生物那种无私的深爱，而且爱得那么深沉诚挚。他的心灵深广开放，漫无止境，充盈着对生命的热恋和爱火，所以才使我对他的自我牺牲特别感到哀伤，他若非为了我们，或可逃过天美的魔掌。”

呆坐在武器台处的巴斯基点头道：“方舟说的对，我从未曾试过在人类的心灵处发现过像他的那种完美、一种深入、幸福和广被的爱。人类就算热爱某一个同类，但最终的目的仍只为了自己，本质上是自私的。但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唉！我巴斯基从没有想过会被异类的爱打动，想起来，人类一向歌颂的爱情，实在是微不足道。”

舒玉智幽幽叹道：“我已活了超过一万年的岁月，早看破了人类爱情的本质，那种感觉并不愉快，是绝对的孤独、空虚和窒息感。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方舟和巴斯基都感受到她语气的苍凉，默默咀嚼着。

顷刻后，巴斯基凝望着船外的反空间，眼神追蹑着一团由远而近，再消失在深黑的大火团，沉声道：“小姐知道吗？由第一天找上我后，我便深深地爱慕着，可是我却从没有妄想过要得到，或把征服，好据为己有。因为我深切地明白到，那只是一种破坏，得到之后，一切都会变质。人类的爱情正有这种可怕的本质。”

一道闪电画破了船外的空间，强烈的光射入舱内，使整个舱内的人和物均失去了实体的感觉。

方舟虽与舒玉智这绝世美女以亲热的姿态，让两个肉体毫无保留地接触着，但却清楚体会到对方，甚至自己仍是孤独的。

他的双手虽紧搂着她，但却像搂着个首次认识的陌生人，充满着令他难明的思想，这体会使他涌起莫名的寂寞和痛苦。

在火鸟星上时，他根本无暇去思索这方面的事情。

脱出险境后，他充满对事物的好奇心，对异性的渴望和憧憬，那是一种天生的欲求和本能，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他从没有认真去了解对方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本质。但在这一刻，他如梦初醒地明白到舒玉智，至乎姬慧

芙、婀娜丽娃等美女，为何对爱情不大感到兴趣。

那或者可算是一种进步，人类再不是情欲的奴隶。一般的爱恋，已不能使她们心动。在这方面，女比男更走远了一步，更先知先觉。

舒玉智轻轻吻了他一口道：“小情人啊！我感到你内心的悲哀，但其实却不须知此，每种生命，代表着的是不同的形式。我们一向歌颂的爱情，只是把本能的愿望加以美化。

当人类凭蜕生术无限地延长了生命後，他们自也应在进化的大道上再跨出一步，超越本能的局限。异生物正是一面可供我们参详的镜子，使我们看到宇宙和生命一个美好的境界。”

顿了顿续道：“你知道我为何要送上来和你亲热吗？因为那种感觉是愉快的，这已经足够了。是吗？”

巴斯基倏地往他们两人望来，苦涩地道：“这是否代表小姐以另一种方式爱上了方舟，否则为何没有想过坐到我的腿上来呢？”

舒玉智含笑望着巴斯基，温柔地道：“我绝不介意和大亨亲热，甚至发生肉体关系，但正如大亨所言：事後我们都会後悔的，因为再也不能回复先前的样子了。”

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道：“人类需要爱情和认许，是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没有爱的孤独者，真正的爱只能从自己的心灵内求得，就像异生物那种完美无缺的心灵。”

巴斯基嘿然道：“正因他们已完美无瑕，不假外求，所以才终於败下阵来，遭到被黑狱魔灭族的厄运。”

舒玉智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道：“大亨终透露出心中的想法，这或者就是异生物委我们重任的原因。人类的不完美，使我们不停去追求新的可能性，像我初见方舟时，曾渴想把他的脑袋揭开来看个究竟，将他的一切据为己有。”

方舟哑然失笑道：“我却只想和小姐交配，这想法至今不变。”

叁人先是静了下来，愕然互望後，同时大笑起来。

舒玉智狠狠地在方舟臂上扭了一下，喘着气道：“我们之所以会谈论起这些平时没有想过的事情，皆因刚才进入帝后号时，受到异生物传入晶石内的思感、智慧和经验所感染；虽是一瞬即逝的感觉，却勾起了我们深藏着的情绪。”

方舟和巴斯基愕然止笑，露出深思的表情。就在此时，“轰”的一声，一股惊人的力量不知由何处而来，重重击打在帝后号上。

天旋地转中，帝后号偏离了原来的航道，玩具般在反空间内抛滚着，完全失去了控制。

魂飞魄散下，叁人思感联结起来，往外延伸。并没有敌船。来的是天美帝后的随身法宝降神器，像作其先头部队的恶犬般，锲而不舍地紧追而至。

叁人大惊失色，想到天美竟能以精神摇控降神器对他们作出远距离攻击时，降神器发出第二道强光，重重打在帝后号上。

太阳能集束、能量流、各式各样的导弹和干扰通讯的磁能波在天羊星系的内空画出纵横交错的凄艳图案，没有一次是重复的。

一组组的联邦舰队，藉着灯号的密码联系，在星球、太空堡垒和四台太阳能集束镜的支援下，向逐渐溃不成军的敌舰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在领袖一号摧毁了敌方第二艘银河级飞船後，黑狱人的优势更逐渐消

失，每况愈下。敌我的战机飞船不断爆起能量光雨，就像一团团烟花，美丽无伦。

有些是直接击中护罩惹起的，一些却因反激光和反导弹射线在成功地锁中对方的攻击而产生。在快速的太空战斗中，每秒钟内都有机舰毁灭所生起的强芒。

此追彼逐下，双方各展所长，丝毫没有取巧的地方。

他们不但要应付敌人的炮火，还要躲避船机爆炸所引起的激流，那不但会大幅削弱护罩的能量，还会使飞船失控，至乎船毁人亡。

空间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死亡陷阱。

领袖一号的全体人员都进入最佳状态，在姬慧芙的指挥下，将所有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另一艘银河飞船摧毁了一艘母舰後，她偕同的二百多架冲击战车即飞临至她的上方，激光、导弹和集束炮火雨点般向她去。

同时雷坡武的大臣一号领导着两艘母舰、二百艘巡航舰和五百多架飞行战车，由下方直冲而至，成功地把银河号与护航的船舰冲散，破坏了敌人本是无懈可击的阵势。

现在令黑狱人最头痛的问题，再不是已被他们摧毁了近八成的太空战堡和太空机垒，而是来自行星和四台集束镜的攻击。这使他们不敢接近行星和星系的内围。

刚好相反的是：每当联邦军处于劣势时，便可往行星和星系的内围逃去，以争取喘一口气让护罩回复能量的机会。

那就像两个拳手，一方可以不断休息，另一方却无时无刻不处在疲於奔命的状态，此长彼消下，优胜劣败，不言可知。

姬慧芙的目标虽是眼前这艘被她缠锁不放的银河巨舰，可是通过爱神，她对整个战场的形势却是了若指掌，不停发布命令，指挥着每一个战斗单位的行动。

敌方已折损了近三分之一的船舰和战机，理应认败撤退，之所以仍顽抗不休，皆因希望美雅女和封神的两艘元帅飞船，能及时赶到，把局面扭转过来。

所以速战速决，是这仗的致胜关键，否则胜败实难逆料。

领袖一号和飞行战车仿若是一群蜜蜂和蜂后组成的整体，任由银河号如何上潜下游，左移右翻，均摆脱不了追咬着她尾巴的敌人。

由於精神能的耗用和能量的减退，黑狱军的防御和反击已疲不能兴。

领袖一号停止了激光的射击，只以导弹配合着战车，使敌舰没有回气的机会。

能量积累着。领袖一号倏地加速，追逾对方的上空，机腹的主发射台厉芒一闪，命中对方的能源中心。

整艘银河巨舰立时变得通体白亮。

领袖一号和战车群则全速远离。

“轰！”

第叁艘银河太空战舰化成毁灭性的芒，一时间天羊太阳亦要为之失色。

当领袖一号朝另一艘银河舰飞去时，黑狱人终奏响了彻退的讯号波，仓皇逃出天羊星系去。

姬慧芙发下了追击的命令。

第二章星海迷航

帝后号以惊人高速在反空间内急旋抛滚，舒玉智全赖与方舟的拥抱，才不致撞往舱壁去。晶石承受了降神器的能量冲击，爆起的光雨彩芒，激溅舱内。

他们却全无还手之力。若非帝后号和他们经历了银心奇异的能量蜕变和转化，在降神器这样的连续轰击下，怕早粉身碎骨了。

异生物说的不错没有生物能在反空间内对抗天美帝后。

降神器在反空间内更是如虎添翼，直接地提取用之不竭的压缩能量，向他们作出攻击。

这时他们再无暇去担心再次失去座标的问题，像这样在反空间的移动，刹那间已是以百光年计的惊人距离，谁都不知道目下到了那去。

连续七击後，晶石的能量骤降至一半以下，再这样下去，尽管是帝后号亦要宣告完蛋。

舒玉智的心灵向方舟呼唤道：“决想办法，我们定要离开反空间，才有逃生的希望。”

方舟亦知情势危急，不过现在不要说弹回正空间去，连使飞船稳定下来亦属绝无可能的事。

“轰！”帝后号再受到另一下重击。

叁人同时惨叫，苦苦支撑和对抗着能量的冲击。

护罩能量又降五度。但方舟却燃起了希望。

这一击明显地比上次减弱了，显示由於距离的大幅增加，天美帝后的精神遥控，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帝后号的奇异力场，已非天美帝后一向熟悉的那样，使她失去了预算，只能把

这小飞船打得东抛西，而不能把它分割解体。

方舟勉力把精神延伸出去，与巴斯基和舒玉智结合起来，注进晶石。

倏地催动。帝后号的旋动转劲，顺着抛滚，加速投往反空间的深处去。

与降神器间的距离蓦地拉远。

“砰！”能量激的光雨照彻了整个船舱，使他们一时间甚麽都看不见。

降神器有点後力不继的缓慢下来。两者的距离迅速拉远。

方舟叁人苦忍着那神经和肉体痛苦不堪的压力，任由飞船横越反空间内广阔的距离。降神器消失在思感之外。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帝后号逐渐回复自主和平衡。降神器又开始出现在思感的可知围。方舟那敢迟疑，藉叁人联结起来的力量，弹往正空间去。下一刻他们来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中。“轰！”再一艘银河级飞船由於能量剧减的缘故，在天羊星系外缘处给联邦军截着，先以优势火力击溃了她的护航舰队，被雷坡武大臣一号的厉害火力命中了她的要害，再以一个超级中子导弹，穿透了她的护罩，送入了她装有晶石的指挥大堂去。

超过百架蝙蝠战机和仅馀的两艘无敌舰、八艘剑鱼战斗舰无一幸免，

失陷在以领袖一号为首所发射的强大火力网。

联邦军乘胜追击，在天羊星系的外空与敌舰缠斗，到了离星系近亿里的距离，当两艘元帅号分由不同的方向赶来时，才凯旋而归。

是役黑狱大军损失惨重，失去了四艘银河超级太空战舰、十二艘无敌级飞船，二百多艘剑鱼战斗舰和二千架蝙蝠战机。

联邦军方面则折损了一艘主力级太空飞船、四艘母舰和千多架太空战车。第七军团的大将拿不列和近二万名联邦战士，也於是役壮烈捐躯了。

天羊星系内八成的太空地雷和太空堡垒不是在袭敌时爆炸了，就是给敌人的导弹和激光摧毁，大幅削弱了星系内的防御力。

幸好四台太阳能集束镜和大部分设置在行星上的防御系统仍是安然无恙。

这是自素女星之役後最重要的胜利，消息立时发往联邦所有星系。

姬慧芙声威大振，更由於救回了仰马星的俘虏，使她的声誉达至前所未有的高峰，赢得了联邦议局和全民的支持。可是知悉内情的人均知道这次胜仗只能暂时延缓了黑狱人的入侵，真正的大灾难，将会随着大帝号的进袭降临到联邦国来。

姬慧芙挟着连番胜利的威势，亲自通过网路向公民解释跟前的形势，定下了撤退出银河系的应变计画。

帝后号在广阔无垠的太空飘游着，茫然不知身在何方。

他们再看不到由星星点点组成的银河带，触目都是离开他们以千万光年计的星系。椭圆星系、漩涡星系、棒旋星系以至乎各式各样的不规则星象，布满外面的虚空。

方舟等叁人由这河系间的广阔虚空处，怔棍着这既迷人又使人胆颤心寒的陌生天地。每个星系都是一群群星的巨大结集，像一个个岛屿般散布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海洋。

细察之下，星系虽可大致归入不同的分类，但却是个正花入门的世界，无论大小远近和形状都没有重复或相同。

就算旋臂旋转的方向亦可相反，有些是内旋臂，又或是外旋臂，甚是横穿、交织，或以断续的部分构成的环形和圆圈形的旋臂。这些形状均不可能用人类对力学的认识来理解，有点像磁化球受干扰而产生的磁力线。

有些星系贝有很多的光环，形状不定，或呈络状结构，更有星系带着尘埃组成的扁平子星系，没有盘状或旋臂那样子的明亮部分。

巴斯基看着其中一个带着复杂色光的核球，被一个巨大光晕笼罩着的星系发呆道：“天，我们现在那，银河系呢，那个才是她。”

仍与方舟搂作一团的舒玉智也看得目瞪口呆，呼着凉气道：“不管银河系在那，我们先要找个星系躲起来，否则天美妖妇追上来时，我们甚麽地方都去不得了。”

方舟一对眼睁得前所未有的大，看着比较疏散的星系云和密集多了的星系团，在这无限的宇宙各自占据着她们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席位，直至舒叁智提醒他要防天美帝后的威胁，才如梦初醒地“啊”了一声道：“看那个像不像我们的家乡银河系？”

两人顺着他的指示望去，研究着目标中的巨型漩涡星系，可是由於星系的平面与视线的巨大倾角，妨碍了对她的观测。

他们是人类首次离开了处身的银河系，由银河系外空反过来找寻银河

系的存在位置，那感觉既新鲜又可怖。

巴斯基痛苦地道：“我真不敢肯定，像这样距离的漩涡星系最少有十多个，我们怎知那个才是银河系？”舒玉智比较有点办法一点，道：“我们虽未见过自己星系的样子，但却看过本星系团其他星系的样子，只是由于目下改变了角度，一时认不出来而已！”

给她提醒，方舟的脑筋活跃起来，开始比较那怀疑是银河系的漩涡星系与其邻近星系的关系。

所谓本星系群，指的是两个主要的星系群，那就是人类发源地的银河系及其伴星系麦哲伦星云，以及仙女座被命名的旋臂星系和她的几个椭圆伴星系。

假若以银河系作中心，这本星系群分布在百多万光年的空间，最接近中心的是形状不规则的麦哲伦星云，那是在叁十万光年之内。

在叁十万至一百二十万光年间，就是天炉座星系和玉夫座星系。

在一百二十万光年外是仙女座星系、小熊座星系、天龙座星系、狮子座、及叁个星系和六分仪星系。

银河系和仙女座的是最大的两个漩涡星系，另外是一个中型的漩涡星系、两个密集的矮椭圆星系、两个相当疏薄的星系、六个球状星系和一群不规则的星系和矮星系。

方舟只看了一会，就像巴斯基痛苦地呻吟道：“我们的问题是只凭肉眼，根本不知道这些星系的大小比例，看上去全是差不多的样子。天美这招真毒辣，硬把我们逼得走了以百万年计的遥远距离，现在由这个角度看出去，所有星系的样子既千门万类，但又是大同小异，我们根本没法子把本星系群分辨出来。”

舒玉智离开了方舟的大腿，到了主舷窗处，目光搜索着布满夜空使人目眩神迷的大小星系。

巴斯基把固定身体的晶石护箍打开，来到主晶石旁，招手唤方舟过去道：“异生物不是说把他们所有知识和经验都送到晶石内去吗？他们既曾踏遍宇宙去找寻黑狱妖怪，理应拥有星系的位置图，假若找到了，不是可认路回家吗？”

方舟由驾驶台走下来，走到巴斯基旁，伸手摸上主晶石，苦笑道：“我早试过，晶石内确多了一种奇怪的能量，可是这种能量运行的速度，缓慢之极，使我根本无法嵌入其中去，只能望洋兴叹。”

舒玉智喜叫道：“你们快来！”

方舟和巴斯基忙奔了过去。

舒玉智指着上方一团光亮的星云群道：“这朵像蜘蛛状般的星云，有百分之叁十依光谱来说应属中性氢，形成巨大的气体星云群，笼罩巨大热巨星星团。”

巴斯基已明其意，点头道：“小姐是否指这就是我们银河系的伴星系大麦哲伦星云，她旁边的巨型滑漩星系确有点像银河系。”

旋又皱眉道：“但为何却看不到剑鱼座的星，那是比家乡太阳要亮上一百万倍的星，应该可以轻易找到的。”

方舟表示坐思见道：“或者由这角度看去，刚好给尘埃带遮盖了也说不定。”

舒玉智探出玉臂，搂着这两个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男人的壮腰，柔声道：

“我们总不能留在这等天美来捕猎，唯一的方法就是找最有可能是银河系的星系试试看，赌赌我们直至现在仍算不错的运气。”

巴斯基呼出一凉气道：“这星系离我们最少有五、六十万年的距离，甚麽时候才可抵达那去？”

舒玉智道：“我深信晶石内藏有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否则异生物就不能搜遍宇宙的每个角落，寻找黑狱怪物了。”

方舟凑过嘴巴，在她丰润的角贪婪地吻了两，道：“这事包在我身上，虽然我仍未能嵌入异生物存放在晶石内的思想能去，却可引发那奇异的能量，无限地把帝后号加速，照我的估计，只要有叁个月的反空间旅行，我们就可到达那星系，唉！只是……”

舒玉智和巴斯基均默言无语。

这麽的耽搁，此际联邦水深火热之际，後果真是不堪想像。

不过纵是回到联邦去，恐怕仍是於事无补，不要说大帝号和黑狱帝君撒拿旦，只是一个天美帝后他们已应付不了。

巴斯基苦笑道：“至少我们引走了天美，否则多了她去做帮凶，姬女王会更难应付撒拿旦。”

舒玉智淡淡道：“姬慧芙根本应付不了撒拿旦，若我是她，现在只好有多麽远就逃多麽远了。”

叁人呆望着星空，想起这宇宙内最可怕的生物，因着力舟二号的误闯银心，现在已由以千亿年计的蛰伏苏醒过来，还化作人形，展开毁灭正反两个宇宙的大计，不由都遍体生寒，差点要呻吟起来。

姬慧芙巡视过正在改装和配上新装备和武器的领袖一号和大臣一号後，与姍娜丽娃、雷坡武和白树叁人在基地上随意漫步。

看到姬慧芙秀眉深锁，叁人都不敢发言，打断了她的思路。

姬慧芙幽幽叹道：“仍没有方舟他们的消息吗？”

姍娜丽娃黯然点头。

白树道：“幸好大帝号仍滞留在暗礁星系只有希望撒拿旦仍对那火球毫没法度就好了。”

雷坡武沉声道：“唉！谁想得到人类竟有这麽的一天。”

旋又奋然道：“请主席批准我负责殿後，必要时怎也要阻止大帝号一会儿。”

姬慧芙淡淡笑道：“我明白总司令的心意，情愿轰烈战死，也不想做那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但那是全无意义的牺牲，在大帝号前，即使是领袖一号亦是不堪一击。唉！我恨死力舟了，他为何不能早点回来？”

姍娜丽娃垂头道：“我怕他们遭到不幸了！”

姬慧芙摇头道：“方舟这人最厉害处就是诡变百出，求生的意志无与伦比，他应属那种能活至宇宙终结的怪物，不会这麽容易死掉的，相信我的感觉吧！”

看着她嘴角一现即隐的温柔笑意，雷坡武和白树都忍不住升起轻微的妒意，後者道：“就算方舟回来，恐怕都改变不了这形势。”

姬慧芙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轻柔地道：“不！至少我们会有正面火拼撒拿旦的机会，不过我这计画，只有靠方舟的超人力量才可办到。唉！方舟！”

姍娜丽娃望上星罗棋布的夜空，心中暗呼道：“方舟啊！你究竟身在那一粒星星之上呢？”

第叁章随意兵团

乐园星系。

在罪恶乐园的地下城，正举行嘉年华舞会，由各处拥来的人群，挤满了这个醉生梦死的娱乐热点，狂欢作乐。

强劲的音乐，像催眠术般把这些无暇去想及明天的男女，变得只懂盲目去追求肉欲和刺激，他们闻乐起舞，嗑药喝酒。

在最豪华宽敞的室内舞场，乐队正起劲的奏乐，舞池内千百个身体疯狂地扭动着。

占着其中四桌的赫然是黑蜂后娃亚娜和一众手下。

十二个海盗领袖全部聚集在这。

他们以战绩和能力作名次排列。

排第一的就是那天收拾翟斯飞的黄色甲长发美女芝芝，别号“长发女”。她最引人注目的，正是她那把比黄金更辉煌的长发，配上白的肌肤，美色不下於娃亚娜。

第二位和第叁位的辛普林和古斯塔均是恶名昭着的太空剧盗，杀人无数，现在成了娃亚娜的亲将，以左右盗将为衔。

接着是屠夫若米尼二世，这个秃头大贼天性残忍好杀，论杀人之多，他若自认第二，肯定没有人敢认第一。

第五位的“太空鼠”斯特凡形如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金发鬈曲，脸上挂着纯真的笑容，却是最好色。

第六和第七的两位海盗头领均是女性，就是“黑美人”英秀若和“白血女”条敏霞。无不是使人谈虎色变的太空剧盗。

馀下的五人是勒汗、图哈切夫、索里尼、毛奇和马略，这五人比起先前七名剧盗，声望和能力都差远了。

太空盗比起联邦和巴斯基的罪恶乐园，可说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化，等若太空的游牧民族，不同处在於他们是逐星球而居，猎牧的对象是人而非动物或水草。

在发展上，他们追求的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生命进化，认为可通过因子的不断改良，使人类变成更强横的生物。

他们最使人诟病厌恶的行为，除了奸淫掳掠、杀人夺船外，就是通过对动物和异生物的残忍实验，去找寻因子的“单方”，以之来改善自己的能力。

黑蜂后的得名非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她的脊骨尾端处因着因子的改变，长出了一截伸缩自如的软骨来，平时缩了起来，但弹出来时可长达两米，能发放各式各样的能量，比蜂刺要厉害千百倍。

这批剧盗领袖，都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和体质。

像“长发女”芝芝，她最厉害的武器就是那头长发，尝过的人都离开了人世，所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本领。

这时长发女与有如贵族公子般风度翩翩的“公子”图哈切夫舞罢回来，

坐到“黑蜂后”娃亚娜的左侧去。

“太空鼠”斯特凡淫眼放光，看着“长发女”芝芝道：“该轮到我了把？”

芝芝不屑地横了他一眼，冷哼道：“你昨晚还搅不够吗？休想碰我。”

“白血女”条敏霞笑道：“让我来陪你吧！”

斯特凡吓了一跳，赔笑道：“不用客气了。”

条敏霞虽比不上娃亚娜和芝芝，但仍是第一流的美女，可是斯特凡却对她如避蛇蝎，皆因条敏霞经过数千年的因子改造后，体质转化，体内血液由红转白，能从男女交欢中吸取对手的精华和能量，故斯特凡虽是好色，亦惟有敬谢不敏。

肤色黑得发亮、身材性感丰腴、眉目姣好的“黑美人”英秀若促狭地道：“太空鼠你不是曾大赞首领美丽动人处比得上女王姬慧芙吗？为何见到首领就像耗子见到了猫啊？”

斯特凡乾笑道：“莫要说笑了！”惶恐地瞥了“黑蜂后”娃亚娜一眼。

众盗哄然大笑，在强劲的音乐和舞者的嚣叫，气氛热烈。

娃亚娜笑吟吟地道：“要和我作爱吗？非常欢迎，不过事后要给螫上一记，看看死不死得了。”

接着俏脸一寒道：“五千多年的因子进化，仍改不了你太空鼠的德性，真是丢人！”

斯特凡惶恐受教。

坐在娃亚娜对面的勒汗把目光由舞池扭动的数百个男女处收回来，向领袖娃亚娜道：“前天接到的消息，姬慧芙不但重新控制了联邦，还在天羊星系打了场大胜仗，不过她却在此时提出了紧急撤退的计画，确是令人费解。”

娃亚娜娇笑道：“这个世界愈乱对我们就愈有利，最好是黑狱人把那些没有用的废物都淘汰了去，人类才有希望。”

一直以来，因子优生学都是娃亚娜的思想主导，质劣的人均应被淘汰毁灭，只留下最优秀的分子。

对娃亚娜这群太空盗来说，只有逐星球而生活和以战养战的方式，才可使人类保持进步和造化。亦只有这种居无定所的方式，才可使人类参与这广阔无垠的太空舞台。

夺得乐园星系后，他们会开始进行大计，选取最优秀的人参与海盗军团，把所有研究成果和资源取得一乾二净，然后再征服联邦，使海盗军团能拥有联邦所有科研的成果。

下一步则是进行对别的星系的掠夺了。

没有任何人或别的生物肯把性命财产双手奉上。故掠夺是唯一的手段。

这种信念，使太空剧盗成为联邦国法律外异军突起的一股力量。

“屠夫”若米尼二世狞笑道：“蜂后准备怎样对付姬慧芙？”

黑蜂后嫣然一笑道：“眼前最重要的事，首先就是把乐园星系置于我们绝对的控制下，建造我们计画中理想的超级飞船。另一方面却是找寻那可恨的火鸟星怪物，因为他仅有的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因子。”

外表温文有礼的图哈切夫皱眉道：“姬慧芙之所以要设定紧急应变计画，是否因为黑狱人的真正实力，足可以颠覆整个联邦呢？假设事实如此，我们也应有一套应变的方法。”

“白血女”条敏霞不屑晒道：“联邦最不智的就是盲目地开拓殖民星，一

旦有起事来，首尾难顾，自然须有撤退的计画，像我们的力量集中，要打便打，要走就走，怕过谁来？”

众人均点头称是。

太空盗群至今仍能存在，靠的就是一击不中，便远亿万里的太空游击战术。

芝芝站了起来道：“除斯特凡这好色的老鼠外，谁想陪我跳舞都成，今朝有酒今朝醉，到首都星地球失陷时，我们再担心黑狱人好了。”

怪叫声中，毛奇和马略同时跳了起来。

蜂后娃亚娜亦长身而起，冷然道：“你们尽情玩个痛快吧！我要返回荒星的人性实验室，看看我们那两位朋友的状况如何了！”

在天羊星二号行星基地的办公大楼，姬慧芙正和雷坡武、白树和姍娜丽娃叁人研究应否向元气大伤的黑狱人发动一次偷袭。

姍娜丽娃道：“自两个地球月之前黑狱人大败而逃後，至今尚未有任何动静，教人难解。”

白树向坐於会议桌一端主位的姬慧芙笑道：“黑狱人最珍贵的不是飞船而是人命，上次战斗虽对他们两艘元帅级主舰毫无影响，但人命的损失却在一半以上，照估计，现在黑狱兵在天虎星系的人数不该多於五万人，假设他们再有任何行动，首先便要考虑是否能再经得起折损。”

雷坡武道：“这情况封神和美雅女必定报呈给撒拿旦知道，由他们的领袖决定行止。我仍是主张对天虎星来一场精心策画的反攻战，若连元帅号飞船我们都应付不了，那就更不要说应付大帝号了。若能尽歼大帝号外的所有黑狱人，对我们委实大大有利，这个险是值得去冒的。”

姍娜丽娃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黑狱人的真正实力仍是一无所知，但只是已知的就足使我们感到应付不来了。我认为怎也该等侯方舟他们回来後，才决定下一步行动。”

姬慧芙听着主战和主守两种意见，忽然问白树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白树道：“现在所有联邦的领星都把生产力投进星系的防御和飞船的制造去，只要再有叁个地球月的时间，便可做好一切进攻或撤走的准备。”

姬慧芙特别问道：“最新一批的随意肌制作和生产到了甚麽阶段？”

姍娜丽娃道：“这是由我负责的，此批由夫院长设计和改良的随意肌，正在首都星的联邦研究所内日夜赶工，应该可在半年内如期赶制叁百套出来，那时我们就可以有一整队随意战士了。”

姬慧芙笑道：“我要亲自挑选适合的人来当随意战士组成的特种部队，予他们最严格的训练，使他们成为联邦的皇牌雄师，人类是否要离乡背井，流亡到其他星系，靠的就是他们和……唉！和那方舟了。”

雷坡武皱眉道：“究竟方舟在这事上能生出甚麽作用呢？”

白树和姍娜丽娃都露出注意的神色，到现在他们仍不明白方舟在姬慧芙的计画可扮演甚麽角色？

姬慧芙再叹了一口气後，缓缓道：“大帝号根本是无法摧毁或对抗的，唯一应付她的方法，是派出最好战士，进入大帝号内与其中的黑狱人正面交锋。”

顿了顿续道：“只有方舟这最优秀的驾驶员，才有能力把飞船一分不误地在大帝号内的空间弹出来，让战士登陆大帝号的内部。这是我现在能设想

出来唯一对付大帝号的方法。”

叁人恍然大悟，暗忖这确是可行之计。

假若方舟等叁人在此，自然知道和送死没有多大分别。只是黑狱帝君一个人的力量，怕已可把这个随意特种部队彻底摧毁，更不要说内驻着的白盔黑狱战士了。

不过在这刻来说，确使雷坡武等精神大振。

姬慧芙又向姗姗丽娃道：“沙莹那方面有消息了吗？”

姗姗丽娃点头道：“沙莹已与由乐园星系逃出的改造人会合，正乘坐飞船赶来这里，这几天该到的了。”

雷坡武道：“我们的人正严密监视着乐园星系的动静，那群太空盗若有任何举动，休想瞒过我们。”

白树道：“趁着军法统治的良机，我们是否应肃清这些扰乱分子呢？有深悉乐园星系的改造人襄助我们，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

姬慧笑道：“那要随意军团装备安当，才可进行。我们要对付的是太空盗而非乐园星上的乱民。我准备把改造人合法化，同时把他们徵召进随意军团。经过舒玉智的再改造後，他们已非原本那种人性泯灭的怪物了。”

雷坡武和白树对望一眼，都感到有点难以接受。可是基於对姬慧芙的信任，又兼形势紧急，两人都没有出言反对。

前者正要追问应否对天虎星系作出反攻的行动时，传声器响起爱神夫秀清声音道：“报告主席！天虎星系的黑狱大军开始彻退了！”

四人愕然互望，既感到难以相信，但又大感不妥当。方舟由深沉的睡眠苏醒过来。

飞船正以惊人的高速在反空间内疾飞着。

巴斯基直挺挺睡在晶石旁的地板上，仍沉睡未醒。

舒玉智比他更早些醒了过来，站在正舷窗前呆望着外边美丽无匹、没有实体的幻梦世界。

方舟由沙发站了起来，移到舒玉智身後，很想把她拥入怀，可是对方那出奇的肃穆和沉默，却有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味儿，使他只敢和她并肩而立。

舒玉智的目光注视外面的一组迴环百里的光线，柔声道：“你睡了足有两个多月，身体时寒时冷，又不断转换颜色，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得了怪病哩！”

方舟愕然道：“竟有这种事，我自己倒不知道，不过我却不是只睡觉，在这期间内，我的思感能曾有两趟遇上天美帝后搜索我的思想波，都给我巧妙地引开了，不过我想已惹起了她的怀疑，因为第叁次时她离我们接近多了。”

舒玉智道：“我和巴斯基都感觉到你们间的斗争。想想也是奇怪，谁想得到万多年前由地球派出的两艘飞船，一艘引出了宇宙内最可怕的恶魔，另一艘却培养出你这能与恶魔对抗的超人出来呢？”

方舟苦笑道：“说甚麽对抗呢？我现在连能否逃出天美帝后的魔掌都没有把握，唉？事前谁想过黑狱人厉害至如此地步。”

舒玉智微笑道：“我们现在就像在浪尖上走着，每刻也要步步为营，一不小心就会翻入狂暴的海洋，遭到灭顶的命运。说真的，我倒很欢喜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方式。”

接着幽幽一叹道：“人类最大的敌人，或者就是沉闷和无聊，当你给困在某一个环境，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发生的事时，便会有那种使人窒息的感觉。即使有上帝的存在，怕也须要改变和进步的，那是任何生命的使命和目标。所以黑狱人才希望能脱出正反宇宙那永无休止的生灭循环，只是他们的成功，等若其他所有生命的毁灭，才惹起了生与死的斗争罢了！”

方舟道：“小姐这年许来也改变了很多，的磁场比以前美了不知多少，使我忍不住想亲近，享受两个生命磁场水乳交融的动人感觉。”

舒玉智柔情似水地瞅了他一眼，轻轻道：“这是我难以明白你的一点，以你的能量和精神状态，一切均完满无缺，为何仍脱离不了本能肉欲的追求呢？”

方舟兴奋地道：“肉体的感觉最是醉人，给我抱着时不舒服吗？”

舒玉智“噗哧”娇笑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姬慧芙为何对你那样不客气，在男女之情上，你只像个未长大的孩子，渴求去得到某种东西时，完全没有追求技巧。不过你确是个很有吸引力和纯真的人，只是这点，已使人很难坚决地拒绝你了，至少我和姬慧芙都办不到，才会变得和你有点纠缠不清。”

方舟喜道：“那是说也欢喜我了。”

舒参智没好气地道：“只要曾和你相处过的人，怕都会被你那种没有心机的高贵情操所感动，在你身上，人世间的险恶没能留下半丝影子，否则大亨就不会给你感动得变了你的好朋友哩！”

巴斯基接道：“说得对，方舟这小子确是异种，既是狡猾如狐，但又天真得像个充满了好奇心的大孩子，只有爱而没有恨。”

方舟尴尬地道：“大亨醒来多久了，是否偷听了我向小姐展开追求攻势的甜言蜜语？”

巴斯基跳起来，哑然失笑道：“这也算追求吗？再追上两个宇宙世代恐怕你都不能把小姐弄上手。坦白说，我不相信小姐会像普通女人般爱上一个男人，经过了万多年的进化後，男人她对已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她欢喜你只是基於同类之爱，与男女之情并没有关系。纵使她肯与你交配，也改变不了这事实。”

方舟失望地望向舒玉智道：“真是这样吗？”

舒玉智狡猾地笑道：“大亨算是说对了一半吧！实情非全是如此。好了！大家回到岗位去，让我出去看看是否回到了可爱的银河系吧？”

第四章大敌当前

姬慧芙亲自在基地迎接一百零八名由乐园星系逃出来的改造人的来临。

当沙莹率领以摩亚和舟尼桑为首的改造战士由飞船走出来时，军乐队奏起轻松的乐曲，把本是有点尴尬的气氛缓和下来。

在沙莹的命令下，这批强横的人类列成队伍，表示尽忠於姬慧芙，接受她的检阅。在场的军方将领本来没人对改造人有任何好感的，但由於巴斯基为联邦立了大功，又知现任正值联邦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都暂时放下成

见，欢迎他们的到来。

姬慧芙先向他们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以元首的身份和军官的特权，宣布了他们的合法化。这才和他们逐一握手。

接着姬慧芙在办公大楼的办公厅里，在姍娜丽娃的陪同下接见沙莹、摩亚和丹尼桑这叁个巴斯基的得力手下。在靠窗的沙发坐下後，姍娜丽娃奉命解说了当前的形势，同时道出姬慧芙希望他们加入新组成的随意特种部队的想法。

摩亚的金属脸木无表情地道：“我明白大亨和主席现在的关系大有改善，但我们始终是改造人，经过这几千年的发展，思想和一般联邦人有很大的分别。坦白说，除了像主席这麼超卓的人外，其他人都不被我们放在眼。所以我们才奇怪，主席为何肯这麼信任我们，因为得到随意肌後，我们的力量将会以倍数的加强。”

姬慧芙微笑道：“最主要是我改变了对你们的看法，只看大亨和沙莹，便知你们并非全无感情的人。现在大难临头，若我们仍不能团结一致，谁都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丹尼桑道：“我们能到这来，是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後还是给沙莹说服了。”

沙莹接口道：“我们全体同意，当大亨不在时，我们只向主席一人效忠，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向我们下命令。”

姬慧芙从容道：“你们很坦白，那就让我也坦白一点，我可以接受你们以巴斯基为肯作效忠对象，可是当执行我的指令时，必须全心全意，否则我会以军法处置任何违令的人，假设你们感到接受不了，现在可自由离去。”

丹尼桑断然道：“我们既来到这，早下了决心，把主席当作了大亨，就算主席要我们明着去送死，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我们却有一个请求。”

姬慧芙轻描淡写道：“助你们收复乐园星系吗？这个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收复了乐园星系後，她只能变成联邦的领土。”

沙莹等人同时愕然。好一会丹尼桑才道：“只要大亨点头，这个没有问题。”

摩亚道：“为何不可以把乐园星系拨作我们的安居之所呢？主席该明白到我们根本没法和联邦人生活在一起。”

沙莹带点哀求的语气道：“最多我们任由乐园星系上的非改造人自由离去好了！”

姬慧芙心中一软，叹了一口气道：“好吧！原则上我可把乐园星系画作改造人的自治区，若大亨回来，我会亲自和他谈这个问题。”叁人想不到她转变得这麼快，大喜道谢。

就在此时，雷坡武仓皇推门而入，嚷道：“不好了！大帝号离开了暗礁星系，进入了反空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爱神的反空间侦察网，也找不到。”

各人同时色变。就在弹出反空间的刹那，一种邪恶冰寒、深刻但无情的感觉，像冷水般由头顶的神经淋下来，遍叁人全身每个细胞。那种感觉虽一闪即逝，但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均骇然大震，一时间忘了去看系内正空间的美景。

巴斯基吁出一凉气道：“是否天美找到我们了？”

方舟肯定地摇头道：“天美的精神能并不是这样子的，要温暖和舒服多

了，而且不会像刚才的来得全无先兆，教人一点都防不了。”

舒玉智俏脸血色尽退，沉声道：“我有着很不祥的预感，恐怕是黑狱帝君已收服大火球，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我们处来了。”

巴斯基和方舟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舒玉智抬头望往繁星密布的星系内空，一道类似以前在银河系内惯见的星河横过天空，像个巨环般把他们包着。两人这时才勉强收拾心情，观察所处的环境。

不顷刻，舒玉智呻吟一声道：“天啊！我们弄错了，这并非银河系。”

巴斯基失望地道：“看那几千个弥漫气体星云、像一串珠链般勾画出旋臂分布的壮丽奇景，便是银河系内从未见过的现象。”

方舟看着由河系核心开始，先是暗暗的尘埃状旋臂逐渐明亮起来，布满黄巨星和红巨星，与家乡所在的银河系有颇大的分别，难怪舒玉智一眼就认出误闯异境。

巴斯基咕哝道：“妈的！那一个才是银河系呢？”

舒玉智的目光任以亿计的星点间搜索着道：“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应再是怎样回到银河系去，而是如何逃过撒拿旦的追捕，天美确是病害，方舟虽以为自己成功骗过她，事实却非如此，所以撒拿旦才会寻到这来。”

巴斯基吁出一凉气道：“异生物不是说过撒拿旦无所不知吗？只要他注意到某一事物，便没有任何事情能瞒过他，我们可逃到那去呢？”

舒玉智道：“无所不知只是指他注意围内的事，而且异生物说过由于帝后号和我们得到了银核正反空间平衡的力量，或可使撒拿旦不那么容易找到我们，否则……噢……我的天！”

那种使人心颤神移的邪恶冰寒，又如醍醐贯顶遍全身，这次却是绕旋不去。

方舟一声大喝，运起思感能加以排斥。

舒玉智和巴斯基的思感和他联结起来，组成思感能的护罩。

同一时间，叁人的脑中升起一幅诡异莫名的图像。

在一个晶石构成的大堂，一个身穿白袍的人正横躺在一张晶石床上，双眸紧闭。他脸容古拙，肌肤晶莹如玉，发色七色，长垂及地，两手环抱前胸，拇指交叉按在心窝处，形状之诡异，使人打心底透出寒意来。

影像在冰寒的感觉下消退，逐渐模糊，终于由有而无。

巴斯基霍地起立，大喝道：“横竖都逃不了，索性和他一决生死，也好过东逃西窜，惶惶不可终日。”

舒玉智和方舟仍未定过神，只懂呆看着他。巴斯基心知肚明自己只是因恐惧而引起无意识的发行为，颓然坐下，哑然无语。

帝后号在这陌生的漩涡星系滑行着，茫然不知叁位主人山穷水尽的心境。

舒玉智深吸一气，冷静地道：“这场猫捉耗子的游戏，但耗子并非全无机会。”

方舟点头道：“我才不信撒拿旦可在同一时间内知道宇宙所有发生着的事，否则就不须下面的人通知他，才懂得去捕捉那个大火球生物。他能找到我们这来，皆因得到天美的通知，才大约把握到我们的万位罢了！”

舒玉智道：“记得异生物曾说过，千万不要在反空间内和撒拿旦争一日之短长，照现在情况看来，无论是天美或撒拿旦，在反空间内都是特别病害，

所以只要我们留在正空间，怎都是有利一点。”

巴斯基神情一动道：“小姐说得对，异生物曾提过当大帝号收服了大火球後，她将速度倍增，成为最快的飞船。但这应是指在反空间内而言，因为那并不像正空间般有速度的上限，在这，快过光速的东西都要钻到反空间去。”

旋又苦笑道：“若不能进入反空间，我们休想能返回银河系去。”

方舟兴奋地道：“只要能把撒拿旦引来，那姬慧芙将可以有喘息之机了，能否回去再不是那麽重要。”

舒玉智淡淡道：“方舟你太天真了，你固是撒拿旦和天美的头号猎物，但联邦人的躯体亦是他们志在必得的目标。我看若撒拿旦到这擒你时，天美将折返去她那中子战星，领军攻打联邦，情况根本没有改变。”

她说话时同时浏览着附近的星域，神情一动道：“看！那处横亘着一道大小约二千五百秒差距的尘屑和气体区，包含着数以万计的星，若我们能躲到那去，说不定能避过撒拿旦的侦察。要捉迷藏也容易点。”

两人精神大振，依指示找到她所说的弥漫气体状星区，运足跟神，才勉强分辨出一颗颗的星太阳，其中几颗巨星，根据色光都是金属含量极低的巨星。

巴斯基道：“这星区的围约为五千光年，但离我们这至少有上万光年，就算我们达到光速，也要一万年後才可到达那，不若找个附近的星球躲起来算了。”

舒玉智道：“不！我们由反空间去！这个险怎也要冒的了。像撒拿旦那种跨越百万光年的神游，必然是非常损耗能量，我想他现正全速赶来此地，而不会无时无刻的追踪我们。”

方舟精神一振道：“小姐不愧是我们的领袖，这番话极有道理，异生物不是说过为了把中子战星变成大帝号，撒拿旦和天美损耗了钜大的能量吗？没有几千年休想复元。既是如此，撒拿旦的能量也是有限度的，像刚才由反空间把思感能延伸到我们身上，当应消耗了他庞大的能量了。”

巴斯基心情转佳，大笑道：“那你为何还不滚回反空间去，尽在这大叫大嚷是他妈的怎麽回事？”

方舟哈哈笑道：“大亨有命，小兵遵旨。”

下一刻帝后号潜进反空间去，朝目标星区以每地球时近千光年的惊人高速疾飞而去。领袖一号的圆顶透明办公大堂，姬慧芙独自端坐在办公椅内，思感头罩缓缓落下覆盖在头脸处，只馀下她娇艳欲滴的香。然後她到了爱神的拟真大堂，见到了夫秀清。两女并肩漫步。

夫秀清柔声道：“主席心烦哩！”

姬慧芙叹道：“大帝号影踪全无，不知下一步会在甚麽地方出现，说不担心就是骗的了。唉！她怎会可以瞒过的侦测呢？”

夫秀清静若止水地答道：“我分析过所有的可能性，得出了结论，在两个条件下，大帝号才可瞒过我且同时监视着正反两个空间的侦察卫星。”

姬慧芙精神大振道：“秀清啊！还不快些说出来？”

夫秀清爱怜地瞥了她一眼，微笑道：“第一个条件，是大帝号以每地球时一万光年的高速在反空间内移动；第二个条件，则是大帝号是朝远离我们的方向飞移。这样她就可以远远移离我布下的庞大侦察网，由於速度比我在反空间的侦察光波还要快，所以造成了“突然消失”的现象。”

姬慧芙骇然道：“大帝号怎能在反空间内走得这么快，那岂非没有飞船能逃过她的追捕？”

夫秀清道：“没有人知道得到了大火球生物后，大帝号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现在看来速度正是其中一项。”

姬慧芙吁出一凉气道：“我有点六神无主了。领袖一号在反空间内虽然能力大增，但速度仍然无法突破每个地球时五百光年的速度，比起大帝号是兔子与蜗牛的分别，怎么办才好呢？”

夫秀清道：“在动物的世界，凶猛的动物有强壮的身体、利爪和尖锐的利齿；弱小的动物，则拥有两对跑得飞快的长腿。正是各有优点，使它们能维持着微妙的均势，谁都不能尽占上风。我们和大帝号本来也有着这种情况，但现今这平衡被打破了，我们将需要作新的部署。”

姬慧芙笑道：“可以想到什么办法呢？”

夫秀清道：“我们以前之所以不能在反空间内加速，皆因所有推进器在反空间的压缩能量，均失去了效用，只能利用全自动的系统控制航线和弹出的位置，现在这方面已大有改善，使我们可以利用反空间的能量加速，达到时速五百光年的高速。但这似乎是目前我们在反空间内的极限，除非我对反空间的认知有突破性的发展，但那绝非短时间内一蹴可至的事，但恐亦难达到时速一万光年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顿了顿续道：“所以我们亦无谓在速度上伤脑筋，只能在策略上找办法。若我们能知大帝号到了那去和去干什么？布置起来将容易多了。”

姬慧芙沉吟片晌，道：“那两艘元帅级飞船和其他的黑狱飞船，是否仍在反空间内飞行着呢？”

夫秀清道：“他们的目的地应是仰马星系，我分析过各种可能性，最有可能是他们因实力大减，怕我们会向他们发动反攻，又知大帝号另有任务，才返回仰马星系争取回气的机会，更可以等待援兵的来临。前后总计起来，我们消灭了近百万的黑狱人，这必然对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使他们再不敢轻举妄动。”

姬慧芙冷然道：“每收拾一个黑狱人，便少了一个人类身体被夺的危险，趁大帝号远赴他方，我们定不可放弃这个机会，对黑狱军展开追击。另一方面，我要将撤退的方式改变，不再集中到同一星系，而是将逃亡的目标星系尽量分散，设计不同的逃生路线，那就不致全军覆没了。”

夫秀清同意道：“这是人类保命的唯一方法，可预见的是终有一些人能逃出大帝号的魔爪，在另一些遥远的星系继续生存。跟前将是唯一的机会，否则大帝号返转来时，凭着她的高速，恐怕没有一艘船能避过她的追捕，全人类均要完蛋了。”

姬慧芙笑道：“现在我心焦如焚，要出去立即执行计划。唉！我知道定有很多人舍不得离开。联邦一向尊重个人的意愿，只好看谁有那福气了。”

夫秀清道：“主席肯离开吗？”

姬慧芙苦笑道：“我是这艘人类号的船长，大难来时只好以身殉船。”

接着双眸厉芒闪动，沉声道：“在殉身之前，我定要让黑狱人留下点深刻的记忆，使他们永世都忘不了人类挑战邪恶的勇气。”

第五章大难临头

方舟蓦地闷哼一声，脸上现出古怪的表情。

守在岗位的舒玉智和巴斯基吓了一跳，朝他望来。

方舟的脸色变得难看之极，没头没脑道：“撒拿旦把我认出来了。”

舒玉智和巴斯基虽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甚麽事，但总知不会是好事，一起呆瞪着他。

方舟急促地呼吸了两气後，呻吟道：“现在撒拿旦的思感正紧锁着我，侦察着我的状况，又以惊人的高速接近我们，很快就可来到了。”

舒玉智向巴斯基打个眼色，两人的思感能立时和他联结起来。

那种邪恶冰寒的感觉立时贯入两人神经，他们打了个寒颤，竟无法和方舟的精神再结合起来。

方舟又一声惨哼，闭上眼睛，全身抖颤，像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舒玉智和巴斯基大惊失色，若连方舟也对抗不了撒拿旦的精神入侵，那谁能作他的对手？

方舟眼耳鼻同时渗出鲜血，形相凄厉怕人。

若非给护臂固定在驾驶台处，恐怕他早倒往甲板呻吟翻滚了。

帝后号虽有坚强的护罩，对撒拿旦的精神异力却起不了半点防御作用。

舒玉智两人却是爱莫能助。

飞船仍在反空间内疾飞着。

方舟蓦地一声狂叫，睁开双目，停止了抖颤，急促它喘着气道：“真厉害！”

虽见方舟脱离困境，两人却全无欢喜之情，刚才的震撼仍未过去。

舒玉智沉声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方舟惊魂甫定道：“他想控制我，但终办不到，好险！下次我懂得防备他了。刚才我是以死来威胁他，才使他知难而退。”

巴斯基骇然道：“只有你懂得防备！那我们怎么办呢？”

方舟道：“放心好了！他不会以这种方法对付你们，因为要把精神转移到一个人身上，不但须耗费他庞大的能量，移居後的一段长时间，休想能再作转移，那比搬家要麻烦和危险上亿万倍。”

舒玉智吁出一凉气道：“我明白了，只有你超人的生命能，才值得他冒这个险。”

巴斯基望往飞船後的世界，目光像搜寻追魂索命的厉鬼般扫射着，深吸一口气道：“你说大帝号正在追踪我们，这话是否当真？”

方舟颓然道：“大帝号正以比我们至少高上十倍的速度追来，恐怕尚未进入那星云区，我们早被追上了。”

舒玉智冷静地道：“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设法逃到那尘埃陨石密集的区域，只有在那我们才有机会和他玩捉迷藏的游戏。”

方舟振起精神道：“这世界上没有事是不可能的，还记得我们给天美的降神器轰得远远离开了银河系吗？”

巴斯基叹道：“你想找天美来帮手吗？就算她肯应，也不知该到那找她。”

方舟像忘记了刚才九死一生的凶险般，兴奋地嚷道：“看我的！”

思感延伸，帝后号舰头的发射器烈射出一球能量团，斜斜弯了开去。

帝后号倏地加速，赶往前方。

在方舟的控制下，那柱能量围绕了一个大弯，变成由後刺来。“轰！”能量团重重击在帝后号的尾部。叁人齐声惨叫，小飞船断线风筝般飞旋，刹那间跨过了遥阔的反空间。

黑蜂后、长发女芝芝和勒汗乘坐的飞船刚飞临人性实验室上时，实验室的警报系统人鸣起来。

叁人脸脸相觑，不知发生了甚麽事。

美女的香张了开来，让她们的飞船朝内飞去。

飞船降下後，负责守卫实验室的太空海盗头目图哈大气急败坏地赶了过来道：“翟斯飞和卡尔夫南失踪了，看守他们的人中了黑巫术，竟打开了设备放他们走了。”

黑蜂后娃亚娜向勒汗道：“你最熟悉这，由你负责把他们寻回来，他们就算能逃离实验室，应亦走不了多远。”

勒汗领命去了。

黑蜂后同时下令整个荒星进入紧急状态，封闭所有出。然後往飞船走回去。

飞船由张开的艳飞了出来，朝基地而去。

芝芝忍不住往俏脸寒若冰霜的娃亚娜道：“我们要到那去？”

黑蜂后轻描淡写地道：“我要把卡尔夫南的手下全部处死。”

一向心狠手辣的长发女亦不由听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那岂非是一场数万人的集体大屠杀，在人命珍贵的联邦，这是从未曾发生过的事。

黑蜂后咬着下道：“放心吧！我会把文职的科研人员留下来的，由於那批机械合成成人只会听卡尔夫南的命令，迟早会成我们心腹大患。”

顿了顿再道：“给我把所有人召来，我不会容许任何卡尔夫南的战士活着离开荒星基地。”

帝后号由反空间弹了出来，来到层屑和星系密集的星区。

叁人齐声欢呼，观看着这陌生又奇异的世界。

星系都紧靠在一起，一些星体间的距离竟不足半光年，属於双星和叁个以上的多星系统，这在银河系上是个特别和罕有的现象，但在这广大数千光年的弥漫星云区，却像应有的常规。

星区内飘浮着以亿计的气体云，一些长达百亿公里，横跨数十个星系。

一团团的塵屑，大至可容数百个太阳系那般的星并排横放，密布在星区之内。

而所有这些星系、星云和星塵团，都绕着中心一颗超巨型太阳在运行着，自成一體，就像一个独立的星系。

这样奇异的世界，完全超越了想像力之外，更难以用人类的知识去解释她的存在或物理上的原因。

叁人看着眼前迷离的世界，一时间忘了正紧蹶而来的黑狱帝君撒拿旦。

方舟操控着飞船，穿过了一道阔达叁亿公里的中性氢造成的厚云。

船身与气体摩擦下，电火爆闪。

整个星区由於复杂的折射和各种不同本质的特性，充盈着各式各样的彩霞，像他们现在穿越的气云流，有如一个大金环，烁烁生辉，诡异非常。

帝后号穿过星云後，来到了一个陨石密布的空间，远近不时裂起一道

道骇人的电光，死寂一片，如若兔域。

舒玉智叹道：“若非亲眼目睹，怎会相信宇宙有着这么奇异的地方。”

方舟欣然道：“我感到这充盈着奇异的能量，撒拿旦那种隐隐追蹑着我的感觉，在经过刚才那团星云後，已失去了踪影。”

巴斯基看着眼前无尽的彩云、星团和星系，猜估着道：“这处的星系都近於光谱上紫色的一端，该是星龄较短的年轻星，会否这整个区域的奇异星体、塵屑和气体，都是由一颗超巨型的星在不久前爆炸後诞生出来的世界呢？核心处那颗巨星，就是残留下来的部分了。”

方舟呼出一凉气道：“那麽这颗母星岂非要拥有家乡太阳百忆倍以上的质量？”舒玉智尚未有机会答话，最可怕的事发生了。大帝号在前方约百万里处弹了出来，周遭的大小陨石立时全部化作芒碎粉。以叁人的沉着冷静，亦忍不住齐声惊叫。舰队在机地上枕戈待命，准备远征仰马星系，向撤退的敌人展开追击。所有将领均集中到领袖一号的战略会议室内，听取女王姬慧芙出发前的指示，一百多人或坐或站挤在室内，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便人气馁的是此仗虽大获全胜，但最後遇上大帝号时，可能仍会一败涂地。而由於对方有两艘元帅级的太空飞舰，更没有人有把握敢断定这一仗是己方必胜。

姬慧芙站在一端的显示幕前，详尽地解释了仰马星的形势和这次反攻的策略後，微笑道：“各位有甚麽问题？”

过半人举起了手，表示想发问。

就在此时，讯号响起，表示爱神接收到新的情报，须立即向姬慧芙报告。

姬慧芙告了个罪，迳自返回透明顶办公大堂。

一个地球时後，当她再出现在战略会议室时，人人均从她的神情看出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会议室由议论纷纷变得静悄无声，落针可闻。

姬慧芙美丽的秀目缓缓扫过手下将领，又默然半晌後，才幽幽叹道：“这次出征仰马星的行动，即刻取消。”

众人全体愕然，却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来，因为他们知道姬慧芙如此改变主意，自是与最新的情报有关。

坐在长会议桌最接近主席位一端的雷坡武和白树对望一眼，均大感不妙。

姬慧芙压下心中波涛汹涌的情绪，淡淡道：“我刚收到有关仰马星附近的情报，发现了敌人最新的武器，那是一个飞行的中子星球。”

众人愕在当场，瞪目以对。

姗姗丽娃娇呼道：“那是没有可能的，没有生物能在中子星那种引力生存。”

姬慧笑道：“这不可能的事，却是跟前的事实，撤往仰马星的敌舰，都是由反空间的通道飞进了这中子飞星内去。”

这时没有人再能保持脸上的正常血色。

不要说对抗，只要进入这中子星的引力场，所有物质均会被扯成碎粉，那根本是完全没有方法对抗的武器，比大帝号更使人泛起无奈的感觉。

会议室内一片绝望的死寂，只是中间传出急促的呼吸声。

雷坡武沉声道：“探测到这中子星球的移动速度了吗？”

姬慧芙点头道：“这是我们唯一值得欣慰的事，这中子星在反空间移动

的极限是每个地球时十光年，比其他黑狱舰慢多了，我们仍有点喘息的时间。”

白树道：“那即是说，敌人要到这里来，至少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唉！我们可以做甚麽呢？”

姬慧芙脸色阴沉，语气却是静若止水，淡淡的道：“我要第一批撤出银河系的人，在一个月内出发，愿意留下来的人，我们都尊重他们的决定，因为谁都不知那个选择会更好一点。”

众人默然无语。

逃往遥远的河系，须要以万年计的悠久岁月，至於途中会遇到甚麽凶险，抵达目标河系後能否适应和生存？更是茫不可测的一回事。而且一旦开始了逃亡，所有人均须进入宇宙睡眠，直至这不能回头的旅程到达目的地才能回醒过来。

无论离开或留下，都是一场生与死的赌博。

姬慧芙续道：“撤走的船队将陆续离开，每队均须选取不同的方向和目的地，希望由於目标分散，敌人不能一一追捕，而我则会和自愿人员留下来，与敌人周旋到底，亦希望能以游击战术，便敌人分身不暇，让撤退的船队能逃得更远一点。”

雷坡武霍地主起致敬，慷慨激昂地道：“雷坡武决定与主席并肩作战。”

众人轰然表示出同样的意向。

姬慧芙点了点头，下令道：“现在我们立即把附近所有星球的军民撤走，延长与对方中子星正面交锋的时间。”

说罢转过娇躯，不想给手下看到由眼角泻下的热泪。

忽然间，她芳心强烈地思念着方舟。

上次遇见的大帝号，活像一只在太空海洋飘浮的宇宙水母，白晶体黑触须，形状怪异。

这趟出现在叁人眼前的大帝号，依然保持着水母状的外型，但已生出了本质上的变化。

主体的晶球再非原本晶莹通透的颜色，而是暗泛红光，就一个大血球。

触须则变成大火球那在暗礁行星上伸缩自如的形体，像八爪鱼的触须般在浑圆的主体下方探出来，卷盘舒展，耀武扬威。

叁人无不魂飞魄散。

方舟一声狂喝，操纵着帝后号，往下潜去，同时调头溜走。

巴斯基震骇下，无意识地朝对方发出了一道激光。

由於导弹全部用罄，这是帝后号馀下的唯一武器了。

大帝号倏地移近，下面百多条五光十色的触须舞伸延，其中一根发出一柱光，轻轻松松地阻挡了帝后号的激光，其他则屈曲起来，像个吸盘般朝着帝后号的方向，发出百多道红芒，芒光集中到敌我间的一点後，聚汇合流，成为一柱直径达百里的光柱，横越过百万公里的空间，往迅速逃离的帝后号追去。

光柱过处，陨石塵埃冰雪般溶掉分解。

方舟叫了声娘後，控着飞船弯了开去。

岂知大帝号如影附形地追来，那光柱则像长了眼睛般，左弯右曲，迴环旋转，紧蹙在帝后号的背後，锲而不舍。

帝后号已达到光速前的极限，再增速就会钻到反空间内，可是仍甩不

掉对方的光柱。

方舟施尽浑身解数，在陨石灵巧如鱼地狼奔鼠窜，一时间形成了你追我逃的僵局。

叁人的思感能联结起来，催动着晶石的能量。

帝后号固是逃不掉，但大帝号却也一时追不上他们。

大帝号所过处，陨石纷纷破碎。

舒玉智尖叫道：“千万不要钻造反空间内。”

巴斯基狂喊道：“更不要走直线，他们的怪光将可立增至光速，追上我们，把我们送进反空间去。”

方舟控制着帝后号，一头直往下冲去，离开了陨石区，穿过了一道横亘千万里的麈屑流。叫道：“我们最多能支持两个地球时，就要用尽体内的能量，给怪光追上了。”

叁人心中明白，若非撒拿旦决心生擒他们，要摧毁帝后号实在是易如反掌。

得到了大火球的大帝号，已成了宇宙内无敌的超级战舰了。

唯一可堪告慰的是，果如众人所料，在这奇异迷离的星区，由於混杂着各式各样的射线、能量、磁场和力场，大帝号无论在行动和侦测的力量都大受影响。

而帝后号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她细小的体积，故能在密布阻碍物质的空间灵活自如，利用客观的条件来逃避敌人怪异莫名的追捕光柱。

没有人知道给这怪光柱追上後会发生甚麽事，但总知道不会是好事。

方舟操控着帝后号，不停往这迷离星区深进窜遁。

猫和耗子终於展开了至死方休的追逐。

大帝号比家乡月球还庞巨的身体，由於受到麈屑的阻碍，移动时已不像先前的灵活。

距离倏地拉远了过百万公里，还在不断增加中。

方舟等齐声欢呼时，大帝号消失不见。

但巴斯基却骇然大叫道：“上面！”

方、舒两人往上望去时，见到的是数以千计往他们探下来的触须怪爪。

方舟狂叫一声，帝后号在触须间左穿右插、险若悬发地逸出须阵外。

其中一条触须以惊人的高速延展追来，须端大吸盘似的怪张了开来，生出了一股强大的吸摄力量。

帝后号不由窒了一窒。

怪大张，猛地噬至。

叁人竭尽能量，“轰”的一声，带着一团光雨，挣开了对方力场的束缚，投往下方，连续翻腾後，离开了麈流区，来到了虚空处。

叁人大叫不妙。

在没有障碍的空间，怎斗得过大帝号呢？

第六章唯别而矣

领袖一号离开了天羊星系，朝家乡地球飞去。

撤退的行动仍在继续着，由雷坡武这联邦军总司令负责。

随行的除了姍姍丽娃外，还有沙莹等一众改造人，他们转作了姬慧芙的亲卫。

姬慧芙必须尽早赶返太阳系，主持可能是联邦议局最後的一个会议，她并不担心议局不通过她的主张，因为必要时她可以解散议局，以强制手段通过大撤退的命令。这是个痛苦的抉择。

人类的文明将受到最可怕的挫折和考验，可是她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联邦一千二百个殖民星系上的公民会作出甚麽反应呢？

这是没有人可预先估计到的。五千多年了，人类一直过着富足和风光的生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选民，脚下全是被征服的土地。忽然间要他们放弃一切，做没有明天的星际流浪者，他们的感受会是如何呢？

由於环境的不同，产生了文化的差别，每个殖民星系都有其独异的风气和发展，姬慧芙虽是她们的最高领袖，仍无法逐一把握五花八门的心态。

姬慧芙打定主意，联邦只能做到凡想离开银河系避难去的公民，均可以得到公平的机会，那政府便完成了责任。有很多事都是无可奈何的。

进入反空间後，除了姍姍丽娃外，所有人都进入了休眠箱。

两人呆呆地坐在透明顶办公堂一角的沙发，各有所思，满怀感触。

姬慧芙幽幽叹了一口气，细审姍姍丽娃清丽的玉脸道：“是不是又想着方舟呢？”

姍姍丽娃望往反空间壮丽的景色，消沉地道：“不！我在想着人类将来的命运。假若黑狱人不肯放过我们人类，无论到了多远的地方，迟早也会给他们寻到，再像猎物般擒捕，那人类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

姬慧芙笑道：“但从资料显示，尚未占有人类身体的黑狱魂，加上现在剩下的黑狱人，总数不出百万之众，所以他们这捕猎身体的行动，很快将得到满足。若黑狱人的目的只在於霸占土地，只是附近百多个河系已够他们忙的了。经过以百万年计的发展後，说不定我们的馀生者能在遥远的河系再次开枝散叶，寻找出应付黑狱人侵略的方法，至少还有个希望，不像现在般一筹莫展。”

姍姍丽娃道：“先不说在遥远的河系会遇上甚麽异事，只是黑狱人的真正实力和目的，便教我们猜不着摸不透。为何一些入侵人类的鬼魂般生物，竟能制造出像大帝号和中子战星这类完全超出了人类想像的武器来呢？想想也使人心寒。”

姬慧芙微一点头，没有答话。

姍姍丽娃道：“或者方舟他们永远都不回来了。”

姬慧芙忽然道：“大帝号的突然离去，很可能是与他们有关系，但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说不上甚麽理由来。”

姍姍丽娃道：“另人不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颗中子战星刻下仍在仰马星的外空停留不动，他们在等甚麽呢？”

姬慧芙颓然一叹道：“不要想那麽多了，我们现在只能审度形势，尽力而为吧！”

姍姍丽娃望往外方，暗忖人类的命运就像反空间的情景，谁都不晓得下一刻会有甚麽变化。

大帝号出现在後方，上千条触须无风自动，杨柳枝般弯拂向他们的方

向。

芒光点点。虚空处现出一张广被万里的能量光网，铺天盖地横过虚空，照着帝后号罩来，速度迅达亚光速。

叁人齐叫我的妈呀，催动帝后号，往下弯潜，企图由大帝号的下方返回比较安全的塵屑区去。岂知大帝号亦往下沉，拦住去路。

帝后号一个急旋，掉头返回乾淨莹洁的虚空去。

如此转折耽搁，光网又追近了叁十多万公里。

方舟等虽明知对方志在损耗他们的能量，仍是别无他法，只能拚命逃生。

由於光网笼罩围极广，使他们再难以靠帝后号体小灵活的优点来躲避，只能在速度上一较高下。至此众人才知撒拿旦又比天美帝后更厉害，竟能以能量遥控着如此一面巨网，追得他们力竭身疲，透不过气来。

後方的大帝号又消失了。光网仍是来势不改，可知撒拿旦在进入反空间後，仍有遥控正空间这张能量网的异力。

舒玉智的思感透过晶石潜入反空间去，仍未来得及观察敌人动静时，大帝号已出现前方，拦着去路。

另一面大网，又由触须喷出，迎头罩来。方舟一声狂喝，控着帝后号上冲而去，在两张太网的隙缝处以一线之差溜了出去。

两张巨网变成一个大光芒球，如影附形地追来。

前方忽地出现一道横亘千万里的光雨。

舒玉智尖叫道：“那是超巨型陨石团和塵屑造成的流星雨，我们有救了。”

叁人精神大振，再无保留，全力催动飞船，你追我逐下，越过近亿里空间，刹那後，帝后号已深进了流星雨内，把大帝号抛在後方。

“轰！”堪堪追上他们的光球在大小流星的连续撞击下，终化成了光点。

九转十八折後，方舟把帝后号硬生生撞进了一颗比家乡地球还要大的流星石的内核，至此叁人都有力尽筋疲的感觉。

帝后号随着数以亿万计的流星群茫无目的地在星区内闯荡。

舒玉智道：“这流星雨蕴藏着大量的电子和离子流，怕该可以避过大帝号的侦察吧！”

两人听她的语气，心知她话虽这麼说，却是自我安慰的成分居多，其实半点信心都没有。

巴斯基叹道：“这世上根本没有耗之不尽的能量，在一般的情况下，由於有喘息的时间，故而能不断补充，看似生生不息，但像刚才那样毫无保留的消耗，就算是撒拿旦都要力竭。”

方舟脸色倏地转白。

两人骇然望往他时，方舟颤声道：“糟了！撒拿旦的思感找到小弟了！”

荒星基地轰隆不绝，烟屑弥漫，过半建物起火燃烧，又或化成碎粉。

逃出来的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与被蒙在鼓的手下会合，向以黑蜂后娃亚娜为首的太空盗展开反攻。

人数上仍以娃亚娜占优势，太空海盗人数虽不及十万，可是巴斯基一手训练出来的堕落军团却达百万之众，比对卡尔夫南的十多万且占了一半是科研人员的手下，众寡分明。

可是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全部都是半人半机械的特种战士，战斗力

强大之极。更兼战斗局限於地底基地之内，变成贴身的街头追逐战，人多并不一定占便宜，一时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庞大的机地，战机战车互相追逐驳火，天空地面激光射线礼尚往来，互相交击。导弹的破空呼啸，响彻每一角落。

合成金属造成的建物，冰雪般溶解，重塑胶质料的楼房设施更是不断爆成一团团的碎粉。基地的几个导弹和燃料库被流弹击中，爆起冲天的烈和浓烟，污染了整个基地的空间。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躲上了黑巫号，发动了护罩的力场。

卡尔夫南咬牙切齿道：“怎也要把那两艘战神夺回来。”

翟斯飞通过视野舷窗，看着基地远处停泊着两艘飞船的一方，在浓烟中不时亮起激光的电芒，显示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中。

两艘飞船内，敌我双方正在争取飞船的控制权。

只恨黑巫号上所有武器都在天狮星一役报废了。不过若非那些尖炮全熔掉了，亦进不了这基地来。

通信仪响起，接着是黑蜂后娃亚娜的娇笑声。

卡尔夫南回复了冷静，嘿然道：“若我是，就笑不出来了。”

娃亚娜笑声忽止，冷冷道：“看你也有点本领，不若我们谈谈讲和的条件吧！”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脸脸相觑。竟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和，这女人是否疯了？

方舟由驾驶位置站了起来，移到呆坐侦察台的舒玉智旁，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然後俯头重重吻在她香软的朱上。

巴斯基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眼中射出悲愤凌厉的神色，沉声道：“方舟你当我堕落大亨是甚麼人，最多是一起死吧！”

方舟享受完与舒玉智那毫无保留的销魂一吻後，站直身体，转向巴斯基道：“大亨永远是我方舟最好的朋友，但白白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晶石内藏有异生物留下的珍贵东西，或有一天你们能领悟，然後为我报仇。

舒玉智真情流露，凄然道：“方舟！我们都舍不得你，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吗？”

方舟退到门旁，苦笑道：“若有办法，难道我这麼热爱生命的人肯去送死吗？撒拿旦只注意我一个人，其他的都不放在他心上，所以我去後，你们立即离开这，有那麼远就去那麼远，若能返回银河系，就告诉姬慧芙和姍娜丽娃我临死仍没有忘记她们。同时请人类立即逃难。我是绝不会让撒拿旦获得我的生命能的。”

巴斯基无奈道：“或者我们能溜掉也说不定哩？”

方舟神情坚决地摇头道：“我们的力量和撒拿旦相差太远了。好了！朋友！我们的缘分至此已尽，珍重了！”

巴斯基一声狂喝，往他掠去。出张了开来，方舟一闪即没。

巴斯基倏地停下，看着令人兴叹的石层，跪了下来。

舒玉智静若止水地道：“大亨！我们还是及早离开吧！”

巴斯基朝她望去，这智慧不凡的美女避开了他的目光，但巴斯基早捕捉到她脸容那深刻的悲哀和凄痛了。

对坐着的姬慧芙和姍娜丽娃的脑中同时升起方舟那令她们梦萦魂牵的脸容，正向她们展露着教人感动的真诚笑容。

影像一闪即逝。两女孩然相对，泛起不祥的感觉。

方舟竭尽余力，催动体内的能量，在正高速运动的流星群裏模仿着帝后号的方式飞行着。

撒拿旦的思感紧追不舍。他再支持不了多久，当力竭停下的时刻，他的末日亦会来临。

他感到帝后号正迅速离去，这是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事。

四周尽是一团团死寂的岩块巨石，全无半点生机，使人感受到宇宙冷硬无情的一面。

若以他目前的速度，没有万年以上的時間，休想抵达附近任何的星系去。所以就算撒拿旦放过他，未来的命运仍是一片灰黯。

撒拿旦当然不会放过他。

自己已成了他和天美唯一的希望。所以只要自己立即自杀身亡，便等於予黑狱人致命的一击。因为无论以後他们如何称雄宇宙，当宇宙正反空间互换时，他们亦将形神俱灭。

只是除非到了最後关头，否则他怎也不肯自杀。

在他火鸟星人的血液，流动着的每一滴鲜血，都含有对生命的依恋和热爱。

自出生开始，他便为生命作出奋战，到这一刻仍是如此。

就在此时，撒拿旦的思感忽地消去。

方舟立时吓得汗流浹背。难道大帝号竟掉头去追赶帝后号，迟点再来对付他？

就在此时，撒拿旦的思感又贯注到他身上，但显然比刚才的感觉薄弱多了。

方舟心中大喜，暗忖定是由於撒拿旦在追捕的过程，耗了太多的能量，以致後力不继了。

想到这，方舟精神大振，把速度提升至极限，刹那间鱼儿畅泳般迂迴曲折地横过流星群，朝达十多万里流星雨带的边缘疾飞而去。

体内的能量大幅削减着，快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刻。

撒拿旦附在他身上的思感能亦每况愈下，显然对方亦非常吃力。

在经过一道电离层时，撒拿旦的思感能终於消失无踪。

方舟已力不能继，扑附在最近一团含有重金属的巨型钢石上，完全失去了活动的能力。

流星雨带着他往太空的至深处投去。

不知如何，方舟深心处涌起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却完全不知道是为了甚麽原因。

第七章如幻似真

黑蜂后娃亚娜冷哼道：“只要你们肯放弃两艘战神舰，我可任由你们驾驶黑巫号离开，否则我的飞船进来时，就是你们末日到的时刻了。”

卡尔夫南狂笑道：“敢把出打开吗？请问的飞船怎样进来呢？”

黑蜂后冷笑道：“你的黑巫号已变成废物，让你飞出去还不是挨揍？若非上次你与改造人战斗时，基地大部分的战垒和武器系统均被摧毁，现在你们早曲终人散了。再给你一个机会，立即放弃抢夺两艘战神号，否则我就立即打开通道，让我的黑蜂号进来把你收拾。”

卡尔夫南关闭了对话器。

翟斯飞沉声道：“我要亲自过去夺船。”

卡尔夫南摇头道：“机会太渺茫了，亦非短时间内办得到，待会出张开时，我们立即驾船逃走。”

翟斯飞一呆道：“其他人呢？”

卡尔夫南望往舷窗外闪烁不停的炮火，若无其事道：“主帅有难，小卒们总要有些牺牲的。”翟斯飞仍想说话，忽然整个基地晃动了一下。两人大吃一惊，茫然不知发生了甚麽事。

领袖一号在太阳系的外空弹了出来，飞进星系的内空去。

目的地是月球基地。

姬慧芙将会举行内阁和议长级的会议，先与各要员取得共识才举行正式的联邦议局全体大会。

两人仍呆坐在沙发上，百感交集地看着这美丽的家乡星系。

爱神的声音响彻大堂道：“收到两个重要的消息，要向主席报告。”

姬慧芙从迷惘的沉思警醒过来，道：“秀清说吧！”

爱神道：“中子战星仍在仰马星的外空停留不动，原因不明”

姍娜丽娃芳心一动道：“他们在等大帝号吧。”

姬慧芙皱眉道：“若要摧毁联邦，只是这颗中子战星和内的飞船已是游刃有余，何须等待大帝号呢？”

爱神夫秀清道：“或者在等候指挥者吧！要发挥这样一颗星球的威力，恐怕黑狱人元帅级的人物仍办不到。”

姬慧芙色变道：“难道撒拿旦之外，黑狱人还有高於叁大元帅的人物？”

爱神沉默下来。

若方舟等人在此，就知道他们等的是天美了，并且更会觉得事不寻常，因为天美早该到达那处了。

姬慧芙知道很难凭空想出答案，暗忖这总算是好事，道：“另一件事呢？”

爱神道：“乐园星系发生了非常怪异的事，首先在荒星基地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然後忽然间在那行星的泥土和石，长出了紫蓝色的植物，把所有建设全部摧毁了。这些怪异的植物完全把星球的表面覆盖，走不及的人都给纵横交错的树体活埋了。”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脸脸相觑，同时想起了曾见过的蓝菌。

它们终於忍受不了人类对星球环境的破坏，发动反击了。

爱神续道：“黑巫号、两艘战神飞船和太空盗的飞船夹杂在其他飞船中逃了出来，各自往不同方向溜走了。”

姬慧芙深吸一口气，想像着当时凄厉可怕的情景，说不出话来。

领袖一号这时飞临月球基地之上，缓缓往下降去。

流星臣流浩浩荡荡的在星区中永无休止地运动着。

方舟默默计算其运行的轨迹，判断出最少要二十五万年，他才会进入

这星区的其中一个星系。不禁暗中叫苦。没有了飞船，他等若成了个活死囚，甚麽地方都去不了。

心中又隐隐奇怪，他在这团冷硬的巨石中随着流星大队流浪了大段日子，为何撒拿旦仍没有再追上来，难道真这麽容易给自己诓了，以为自己溜了到别处去？

细想又觉不像，当日大相隔以百万光年计的距离，只凭天美帝后提供最後踪影的大概位置，他便轻而易举地寻上门来。目下既知自己在这星区，怎会寻他不着

唯一的解释是因能量的损耗太厉害，所以要先睡上一觉也说不定。

正胡思乱想时，前方电光爆闪。

方舟这时能量回复过来，思感往前延伸，立时大吃一惊。

只见一道陨石流，正打横切入流星雨去，引起了狂暴的冲击和爆炸。

他吃惊的原因，在於先前曾察觉这在附近出现的陨石流，明明互相间运行的轨迹大有差异，理应不会撞在一块儿，为何情况竟忽然完全改变了过来呢？是甚麽力量改变了陨石流的轨道？这个念头刚起四周的流星纷纷爆炸。

“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陨石横撞在他置身处的钢石上。

月球大小般的钢石立时现出一个广达十多公里的大陷坑，偏离了轨道，以惊人的高速脱离流星雨群，往虚空投去。

躲在一个凹坑裏的方舟苦苦抵受着那种撕心裂肺的震，毫无选择地随着流星踏上新的旅程。

一种孤独的感觉，袭上心头。

以往纵是在火鸟星上，他亦没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感觉。

不如是否已习惯了有人作伴，现在的孤单感使他份外难受。

忽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在这一大团荒凉冰冷、凹凸的石球上，他只是一个微生物般的小点，而这陨星石本身则又是这荒芜星区的一个小点，至乎整个星区以万计的星集结，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仍是无关重要。

包围着他那不能计量的天幕，只是无涯无际的黑暗和星点。

一个个的太阳放射着光，似若没甚麽原因，也没有任何目的。

陨星上峰峦突起，嶙峋耸立，有种乱糟糟一团的感觉，像是永远都不会生出任何变化。

当他注视着像刀锋般锐利由层冒起的一个峰时，赫然发觉峰在层上拖出一道影子，还逐渐明亮起来。

方舟不解地朝前望去，立即目瞪口呆。一颗大阳在前方缓缓扩大着，变成了夜空最明亮的光点。凭他超人的视力，可以清楚看到正绕着她运行的八颗行星。陨星正以近乎亚光速的速度，依循抛物线的弧度往这星系投去。他卓地立起，太阳的射线刺激得他眯上了眼睛。他的灵觉告诉他，其中的一颗行星上洋溢着生命那使人振奋的感觉。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奇遇。

家乡地球的联邦议局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

赞成撤离和反对的人各持己见。

反对的理由亦非常充分。

毕竟联邦军最近才大胜黑狱军团，把对方的先头部队赶了回仰马星系去。没有理由战胜者竟要放弃人类发源的河系，冒着莫大的危险、悠久的旅

程，避难至茫不可测的其他遥远河系。

兼且尚未与大帝号或中子战星正面交锋，怎可现在便打定输数？

姬慧芙默然不语，任由议长谢格斯引导着双方的辩论。

但姬慧芙发言的时间终于到了。

议会大堂庄严肃穆，静待最高领袖的指示。

姬慧芙缓缓起立，俏脸充满哀然之色，以出奇地轻柔平静的语气道：“但愿我今天不是站在这和说这番话。”

大堂内只有此起彼落的沉重呼吸声。

姬慧芙笑道：“赞成大撤退或反对的论点我们都听过了，在目前来说，双方均有充足的理由。所以我因应而作出了修改，提出“自愿撤退方案，我会亲自向联邦公民详尽地解释现在的形势，清楚告诉他们军方专业的意见和判断。我只希望凡愿意离开的，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机会。而本人则会偕同志愿留下的军队，与黑狱军团作战到底，捍卫我们深爱的家乡银河系。”

陨星冲进了星系的内空去，先是受到星的引力，望着核心处的艳丽太阳投去，但由于距离的关系，陨星偏离了轨道，朝唯一被大气包裹的蓝色星球掠去，那是星系内离太阳最近的第四颗行星。

他贪婪地汲取着太阳的能量，陨星速度不断增加。

方舟心中惊异不定。跟前这星球不但有海洋，还有绿野，环境与家乡地球相若，除非是经过蓄意的人为改造，否则就是令人骇然的巧合了。

陨星以惊人的高速闯入浓厚的大气。

方舟大感有趣，一边以能量护体，思感延伸往陨星的分子世界裏。

他感觉着陨星的前端受到空气分子密如暴雨点般的打击，就如炮弹射入坚固的碉堡那样，分子和原子间的联系被捣毁，扯出了毫无规则地横集在陨星前端表面上的单个分子。分子分裂为原子，原子再因失去其中所含的电子、电离的情况下，辐射出明线光波。

强烈的摩擦下，陨星迅速烧毁，发出强光，若在地面看起来，就是壮丽的流星了。

陨星箭矢般投进大气层内，只百多公里，就剩下一半不到的质量。

方舟忍受着那能使合成金属销溶的热量。

他首次忘记了大帝号的威胁，忘了下方怪异的天地，全心全意去经验这乘驭流星的宝贵旅程。

陨星不断销损，空气在陨星前缘形成了一个“帽子”。

那是由陨星转化而成的压缩气体和在陨星前被压缩了的空气所形成的。这股被压缩的炽热气流从陨星两侧泻往后方，再从陨星身上剥下新的粒子，形成慧星般的光尾巴。

躲在陨星最后方的方舟心中叫妙，不断把这种能量吸进体内去。

他抗热的本领可说不作第二人想，那是在火鸟星上训练有素所致。

由于空气的阻隔，陨星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宇宙速度”，变成垂直下坠，就像从飞船上给扔下来的重物。

到了大气下层处，陨星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质量，大量剥落的固体质点，在后方形成雾状的尘屑光迹，长达数十公里。若在下方仰首观望，正是壮丽非常。

轰鸣声不绝于耳，声势惊人之极。

眼前一暗，陨星离开了大气层，来到了天壤间的虚空。

下方是被植物覆盖的原野和大海那岸海交接的动人天地。

方舟心神俱颤，离开了陨星，自行往下掠去。

陨星在这青阳的黑夜，画过一道光，投进大海。

方舟掠往岸旁，在一片草地降落，跪了下来，深深吸了一与地球全无分别的新鲜空气，难以相信地看着眼前这奇异的世界。

不远处有一丛结实的野果，送来令他差点掉下眼泪来的香气。

在天上两颗月亮的照射下，原野一片金黄，左方是在夜裏绽放的仙人掌，以阵阵芳香的凝乳浸润着空气，巨大的天蛾拍着半透明的翅膀，在仙人掌花间飘然飞舞。远方是一片横亘百里的雨林。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但却是跟前确凿不移的现实。草地葱绿，泥土湿软。

唯一的解释是若干年前曾有人类来到这星球上，改造了这颗与地球大小相若的行星，并把带来的动植物紧殖下来。这若发生在银河系内，仍不稀奇，但方舟却清楚知道这是与银河系相隔了遥阔虚空的陌生河系。

那个“人”是否仍在这星球上呢？

方舟呻吟一声，翻身仰躺地上，思感八爪鱼般往四方八面延伸，刹那间游遍了整个星球。

姬慧芙离开议会大堂时，舒士俊由後赶来道：“主席！”

姬慧芙心中轻叹，歪思亲卫让他来到自己身旁。

这被称为联邦最英俊和有才华的富豪赶到脚步不停的姬慧芙身旁，追着她进入主席的特别休息室去。

大门在两人身後关上，隔断了潮水般的吵声。舒士俊搓着手道：“慧芙，噢，请容许我这样称呼主席，我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姬慧芙背着他淡淡道：“人若成为情绪的奴隶，是很危险的一回事。”

舒士俊叹道：“只有主席能使我失去了自制。唉！主席怎可以明知有败无胜，仍要留下来送羊入虎呢。我……”

姬慧芙冷然打断他道：“我心意已决，若你来见我只为了劝我打消这主意，现在可以离去了。”

舒士俊英俊的脸容现出痛苦的神色，好一会後平静下来，柔声道：“慧芙，该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就算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块儿，请容许我和并肩作战。”

姬慧芙不由有点感动，转过娇躯，明媚的秀眸凝视着他道：“除了联邦外，我再没有暇关注其他任何事情。唉！舒总裁可否听我一句说话，你有多麽远就走多麽远吧！把你创立宇宙企业的魄力和智慧，用在开拓新世界去，为人类建立新的福地。”

舒士俊坚决摇头道：“没有了，我甚麽地方都不会去。”

看着他目中射出的海样深情，姬慧芙亦不无怜惜之意，轻叹一声，转过身去，柔声道：“我很累，让我休息一会吧！”

舒士俊猛地前冲，探手搂上他梦寐以求的美女的小蛮腰，激动地道：“慧芙！随我走吧！我建造了一艘适合河系航行的超级飞船“种子号”，内中存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种子，我们可以在远方建立更理想的国度，为何明知要牺牲仍要留下来呢？有甚麽比生命更宝贵？”

姬慧芙有点软弱地靠入了他怀，心中却想起了方舟，低声道：“你不会明白我的，没有人可以明白。”

轻轻挣脱了他的纠缠，转身离开。

第八章神秘女子

无论在林木间、海洋又或天空上，均充盈着各式各样的生命。由微生物以至巨树和蓝鲸，正悠然地享受着这星际桃花源的福荫，各得其乐。

一群群的野鹿、长毛水牛、羚羊等，在月夜下的草原上徜徉着，林木间栖息着飞禽和昆。

他的思感延伸到星球向阳的一边，看到各种生命在白画活动着。

他虽是亲眼目睹，仍感到那种不可能是真实的感觉。

泥土亦是生气勃勃。

思感能以超越光速的高速度，搜索着深黑的海洋和泥土。

忽然间，他猛地坐了起来，剧烈地喘着气。

他找到了一艘不可能出现在这的飞船“方舟二号”。

她静静躺在海洋最深的岩层上，被深海的珊瑚群覆盖着。

我的天！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舟二号不是到了黑狱星系去吗？

他更肯定这星球上该存在着人类，思感继续搜索，蓦地他接触到一个美妙的心灵，但惊鸿一瞥後，这样融入植物的奇异思感去，再不能分辨开来。

但他已肯定了那人的存在，还知道对方是位女性。

方舟一觉醒来，天色大明。

太阳升出了地平线，寒冷的黑夜由温暖如春的白画所替代。

他漫无目的地穿越林野，在这既陌生又亲切的星球荡着。

最使他感动的是震着能量和充满了活力的空气。

他比常人灵敏百倍的鼻子，品尝着由各种动植物发出来的气体、飘浮的种籽、微生物的存在。

在柔风挪动，他感受到各类飞行昆、鸟类等往来於空气的路径叶、花粉、豆荚等被动的飞行物体在林木间随意的飘浮。

他曾到过家乡地球，但那的生命都远及不上在这的同类那灼人的生命能。

生命在竞赛着，似要互争一日的辉煌。以及落

他的思感往四周扩展。

看着迴旋的和风拂动草原，便柔草一致地往某方谦卑的致敬。

一列延绵不绝的山峦横亘远方，山脚下是大片有遮荫的沼泽，外围是湿润的泥土，各类昆由土层缤出来，享受和煦的晨光，忙於觅取食粮。後方是曲折变化的海岸和澄蓝的茫茫大洋。

经历过悠长冷寂的太空之旅後，这一切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方舟的心融化了。

他的细胞充满了活力。

重达六千兆吨的大气使他感到像给宇宙按摩般的舒服，再不须以能量去控制和收紧皮肤。

没有逃难的感觉了。

但他知道当撒拿旦回复了能量，又或再次从沉睡醒过来时，这宇宙内

最可怕和邪恶的生物，将会对他展开新一轮的搜索，他余下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故而份外珍惜跟前的一切。

他开始以心灵来倾听，思感与花草树木融成一片。

同时展开对存在同一星球上那神秘女子的搜索，她拥有比姬慧芙和舒玉智更伟大动人的精神和心灵。

他掠过广被千里，针叶树和阔叶树的混交林，欣赏着品种繁多的乔木、亚乔木和灌木，看到了乐在其中的黑熊、麋鹿、野猪、山羊和野兔。

居高临下看去，翠绿的松林中点染着火红的枫树和金黄色的桦木，绚丽的色彩像一幅充满生命的图画，铺盖群山和大地。

一群鹭鸟振翼高飞，伴着力舟飞行了数十里后，才往一个林木间的大湖投去。

方舟终忍不住，降到湖旁，脱掉太空衣，投进冰凉的湖水。

日子就是这样过去。

他逐渐回复了火鸟星孤独生存的心态，忘掉了撒拿旦的威胁、对姬慧芙等人的思念，甚至忘了存在於同一星球的神秘女子，尽情享受这奇异美丽的世界。

日夜交替，他由大陆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的海岸，赤身裸体投进了人海去，开始浮沉於海洋的生活。

他逃过恶鲨的追袭，骑在鲸背上横渡海洋，再在另一个大陆登岸。这晚两个月亮一个高挂夜空中，另一个孤悬在星弧的边缘处，繁星满天。

他躺在长草原上，感受着夜风送来草木和动物的气息。

就在此时，他感到心灵给“人”轻轻碰触了一下。

方舟从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回醒过来，思感延伸搜索。

刹那间与对力密藏在远处一片原始密林内的心灵连系在一起。

一个令人心悦神驰的柔美女声以占人类语言轻轻问道：“你是谁？为何会到这来？你的飞船在那？”

方舟苦笑道：“我只是个落难的人，当追捕我的敌人来临时，我就会离去。又是谁呢？为甚麽会在这？那艘方舟二号与有甚麽关系？”

对方沉默下来，再没有说话，精神隐没在草木独特的思感汪洋裏，方舟再找不到她。

与那神秘女子首次对话的叁天後，方舟飞上了一座高山，仰望明月爬上天空，皎洁的月光明亮得一如跟前黄昏的夕照，下金黄色的异芒。

山下的野草雨林像柔软的绿毡般往四方八面伸延无尽。

方舟作了例行的太空搜索，在找不到大帝号的踪影后，庆幸自己又或多活一个晚上。

这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一如以往在火鸟星上的日子，精神只集中到眼前的一刻去，忘掉了一切事物，只剩下赤裸裸的存在。

他想起了在火鸟星上的狂奔，一时兴到，就由山上奔下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尽情狂跑。

长草、夜风、林木和月光随着他的狂奔狂舞欢呼，那种感觉使他忘掉一切，除自己外，再无他物，就好像没有任何事物曾存在过那样。

最後他在奔上一处山坡时，扑倒在长草原中，失声痛哭起来。

自出生後，五千年来他还是首次哭出来。

这奇异的情绪填满了胸膛间，被压制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山洪般喷发了

出来。

人类完了，再没有翻身的日子！

在与撒拿旦的斗争，他彻底败下阵来，现在只是在等待死亡的来临！

他心爱的美女和同类，都要遭到悲惨不堪的命运。

整个宇宙的生命将会进入惨痛黑暗的日子，像羔羊般任由黑狱邪魔去宰割。

而他却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海底处的方舟二号已失去了飞行的能力，他连离开这河系都办不到，更不要说返回不知在何方的银河系了。

就在这凄苦无奈的一刻，他感到她在端详着自己，默默注视。

他停止了哭泣，抬起挂满热泪的脸，环视四周。

鸣蝉唱中，周遭山头野岭杳无人迹。

当他再伏贴地上时，她比仙乐更动听的声音道：“你为甚麽那麽悲伤呢？”

方舟涌起一阵虚弱的感觉，很需要有人作伴，问道：“在那？”

她平静地道：“就当我是你旁边吧！小心！你的敌人来找你了。”

方舟大感骇然时，她的心灵已和他结合在一起，融入了草根去，思感继续伸延，越过茫茫的黑暗，在延绵纠结的树根中徜徉着。

在她心灵的引导下，他感到与植物的思感及整个星球的植物浑成一体，再难分彼此。

然後撒拿旦那冰冷邪恶的思感迅快地掠过了他，毫不怀疑地远去了。

接着心灵的连系中断，她再次退隐了起来。

方舟涌起深刻的感激。金黄色的艳阳下，方舟朝目标的原始密林进发，心中充满感恩的情怀。他知道她藏在那。由她处他学晓了植物沟通之道，就像那趟在乐园星系与蓝菌的交往。周遭的一草一木，再不是与他全无关系的存在，而是最真诚和亲密的战友。他和她们的心灵亲热地碰触着。透过延绵不尽的树根，他向这同居於一个美丽行星上的异性同类发出要去探访她的信息。

他前进时，花草缀成的紧锦在脚踏处往原始密林的方向延展开去，像下欢迎的地毯。方舟一步一步的走着。

太阳落了下去，月亮又升了起来，当这过程重复了叁次後，他终於像个朝圣者般到了原始密林的边缘处，心内一片温柔。

跟前枝缠根结的巨树忽地让开了来，露出一条直通林内的通道。

在月照下，说不出的诡奇秘异。

她的声音在他心灵中响起道：“自从由黑狱星系逃到这来後，你还是我第一个遇上的同类，那实在是太悠长的岁月了，我撒下的种子，现在已开花结果，还成为了我最亲密的伴侣。进来吧！”

方舟一声呼啸，全速往林内掠去。

叶子发出欢乐的呼叫，为他们的相会奏起了自然的乐章。

掠过了六十多公里的奇异林路後，跟前豁然开朗，一个反映月亮金黄色光芒的人湖，恬静宁谧地躺在密林的中心处。千百道河溪蜿蜒由另一边的山岭注进湖，水声淙淙。

在湖心一块耸起的石上，一位美若女神、拥有比姬蕙芙和舒玉智更美丽磁场的绝世美女，一丝不挂地立於其上，举目望天，白璧无瑕的肉体反映

着天上的月色星光，与神秘幽美的环境融合无间，合成一幅只应天上有的绝美画卷，没有丝毫猥亵的味道。

在温柔如水的月色下，她充盈着雕刻美的俏脸、闪亮着深刻感情的美眸、弧形的嘴巴，全仿似给笼罩在一片金黄色的光云中，彩虹般绕住她的上身。

方舟心颤神动，在湖边跪了下来。

“噗通”一声，她以一个曼妙无四的姿态，投进了清澄的湖水，开了无数的涟漪，月色化成一个又一个颤震着的光环。

方舟心神俱醉，随之投进了湖水。

两个赤裸的身体不断接近，然後一切是那麽自然地发生了。

他们就像远古传说中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宇宙除他们外再没有其他受造物。

他们的肉体 and 心灵均融合无间。

两人在冰寒的湖水追逐玩乐，不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起爱的浪花和火焰。

他们的身体翩然共舞，品尝着爱火情种种动人的滋味。

由见面开始，他们间没有交谈过半句话，可是他们之间的了解，却比世间任何男女都要深刻和真诚。

他们由湖水中嬉戏到岸上，在浓绿而湿润的草坡处抵死缠绵。

比起上来，与婀娜丽娃和沙莹的爱恋，只像一点的萤火闪光，而与跟前这神秘的美女，却有如正暂藏在星球背後的艳阳。

她那纤巧温柔的手指拨弄着他的头发，贝齿温柔地咬噬他的肩肌。

生命攀登上自出生以来方舟从未曾臻达最浓烈迷人的高峰。

然後他感到能力逐渐减弱，身体渐渐变得麻木，他很想告诉对方他筋疲力竭，可是她仍是无休无止地向他需索。

最後他心灵中仅有一点光明也泯灭了，整个人崩溃下来，陷入了无意识的深渊。

第九章彻底失败

方舟回复意识时，感到眼皮重若铅坠，连移动指头都有困难。

一阵熟悉的笑声，在前方响起来。方舟立时魂飞魄散，勉强睁开眼睛。

身穿柔软黑袍的天美帝后，正俏立身前，得意万状地娇笑道：“方舟！我早说你斗不过我的。”

这句话有若晴天霹雳，把方舟打下悔之不及的痛苦深渊。

刹那间，他明白过来了。

跟前一切全是撒拿旦和天美精心设置引他入彀的高明陷阱。

他不知他们怎能有此神通，但却知这不可能的事正是周遭不争的事实。

至此不禁深深後悔没有把异生物警告认真的放在心上，撒拿旦要注意的事，没有可以瞒过他的。

撒拿旦一直对他的行踪了若指掌，却故意使他生出错觉，令他心存侥

幸，以为把撒拿旦成功甩掉。而事实上，他不单没有脱离撒拿旦的掌握，还一直被它操纵得牢牢的，以通天的邪力，左右陨星移动的轨迹，把他送到这陷阱来。

在他随陨星在星空流浪的那一段日子，撒拿旦把藏在大帝号内的方舟二号送了到这行星来，释放出库藏内的种子，以他的邪力把行星在短短数个地球月内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催发所有动植物的激长，这正是为何行星上所有动植物均如此生命力焕发的原因，那根本是反常的。只恨自己识破不了这大阴谋。

然後再由天美化身作最动人的美女，诱自己合体交欢，在自己毫无保留和甘於奉献下，给她盗尽了生命能。他现在一败涂地，再无反击的能力。

天美走到他身旁，温柔地扶起他，让他挨坐在稍後的一颗巨树根处，抚着他脸颊深情地道：“说真的，我真舍不得把你弄至此等田地，将来就算宇宙毁灭後，我仍会紧记你这可爱的小情郎。”

方舟叹道：“得到所需的生命能了，可否放过我的同类呢？”

天美秀眸射出哀伤的神色，摇头叹道：“方舟，你太天真了，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根本不会放过宇宙任何的生命，每多一点生命能，我们就更有把握去战胜这宇宙，征服她，超过她。”

方舟稍为回复了点力气，愤然道：“那为甚麽还要和我说话？我对已是毫无作用的废物了，索性杀了我吧！那对我应是一件好事。”

天美娇躯微颤，摇头一叹，俏立而起，仰望星空，淡然道：“我不会杀你的，道理很简单，得了你的生命能後，我已彻底变成了人类，拥有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那就是人性。

唉！杀你不是多此一举吗？”

方舟为之愕然，呆瞪着她。

天美转过娇躯来，神情肃穆道：“你是不会明白的，自亘古以来，我们一直注视着你们，当人类仍是半爬行的类人猿时，帝君以他的思感力量，开启了你们的智慧，使你们在短短数万年间，从兽类中脱颖而出，头脑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变成了所谓万物之灵，先征服了地球，再建立起整个星际文明，没有帝君的指引，你们恐怕到今天仍是野兽。在进化史上，区区六十万年算得甚麽？”

方舟为之色变。这是出乎任何人想像、骇人听闻的一回事，在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上，竟有远在银心的帝君撒拿旦暗暗操纵着。

在人类的造化史上，确有一段空白的时期，那就是由古猿进化到现代智人短短四万年间，找不到任何属於这过渡期的化石例证，似乎人类忽然猛跨了一大步，没有可能地在进化的阶梯上连登数级。生物学称这为“失落了的环扣”。但若天美所言属实，则这突飞猛进的原因，就是来自撒拿旦的幕後黑手了。

天美来到他身旁，跪了下来，伸手爱怜地抚摸他被冷汗渗湿了的黑发，柔声道：“你们每一个重要的发明，无不来自帝君的指引，你们称那是巧合和灵感，甚至失误下得来的成果，事实上没有东西是偶然的。”

方舟如人冰窖，手足寒渗渗的，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天美所说的，实在太可怕了，人类竟只是傀儡式的可怜。

天美续道：“帝君搜索了整个银河系後，从以千亿计不同类型的生命体，拣选了你们，正因为你们拥有宝贵的人性，那是不能言传的美妙东西，

同时有着宇宙最奇妙的特性，那就是生长和毁灭的倾向能平衡地存在於一个身体。爱与恨又是那麼清楚分明，对任何事物都不感满足，这正是我们欠缺的东西。所以只有得到了你这最超卓人类的生命能，我才可以彻底化身为人类，好能与帝君结合，成为能攫夺其他生命精华的生物。富我们成功合而为一後，整个宇宙的生命能都会像千川百河般被吸引到我们的能量汪洋，使我们可以破掉宇宙永无休止的循环。现在你明白了吗？”

方舟软弱地道：“为何独有我的生命能才能得到的垂青呢？”

天美人性化地幽幽一叹道：“都是蜕生术坏事，使人类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只有你仍保持着这能力，故此事非你不成。”

方舟摇头道：“在说谎，方舟二号上的古人类不是有生育的能力吗？以的手段，引诱其中一人和欢好，不就可达成愿望吗？”

天美苦涩笑道：“得到了你高贵的人性後，我们间再没有异类的隔阂，也使我对你产生了爱情，我怎还舍得在你这种情况下骗你呢？由於我们要把方舟二号从银心处送出来，方舟二号上所有人类的生命能都被徵用了，所以我们虽得到他们的身体，却没有紧殖的能力。”

方舟心乱如麻，骇然道：“方舟二号之所以会到银心去，是否亦是你们做的手脚？”

天美轻轻地飘上了半空，俏脸回复冷漠，平静答道：“没有帝君，就没有“方舟计画”，若非帝君，当时人类的简陋科学那能作反空间的旅程。事後帝君由於怕人类的发展太快，所以在背後推动了战争，使人类的文明沉沦不前，岂知科技的资料给你们一台叫玉美人的智脑保存了下来，最後衍生出现在的联邦，破坏了我们的大计。这事非常奇怪，显然是有别的敌人在插手干预。”

方舟大地喘着气，无论肉体 and 心灵，均受到痛苦的煎熬。

这星球虽仍是那麼美丽，但他却知只是夕阳般的回光反照，餘日无多。

随着失去了生命能，他体内的能量亦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随时会死亡。

他再没有生存下去的意志和勇气。

天美道：“还有件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是当时的人类为何要同时派出两艘飞船“那并非帝君的意思。而方舟一号到了火鸟星後，因为那狂暴的环境，帝君的思感亦无用武之地，故此茫然不知道有你这火鸟星人的存在，给你一时间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直至现在才重新把局面控制过来。”

黑袍化成碎屑，随风飘散，露出天美有若神物、莹洁无瑕的美丽肉体，只见她脸上泛起奇异的光辉，貌相庄严道：“永别了！现在我和帝君会赶返银河系去，把人类的文明彻底摧毁，然後我和帝君将会用约十万个地球年的时间，合而为一，当“圣婴”诞生时，就是正反宇宙同时毁灭的时刻。小情郎，无论你是多麼恨我，但切莫忘记在合体的一刻开始，我确对你动了真情，否则我也不能变成真正的人类。只恨我却不得不毁掉你，这是命运，由人类出现的一刻开始，已注定了是那样。永别了。”

在方舟茫然的眼光下，天美溶入了反空间去，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方舟忧怒攻心，惨叫一声，喷出一鲜血後，昏迷了过去。

避难的庞大船队，分作二百多组，由不同的航线方向，逐一离开。

他们乘坐的是经改良了的新一代飞船，最大的改进在动力系统，能以

每个地球时五十光年的高速进行反空间飞行，尽管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只是离开银河系的本星系群，便足须叁年的时间。

且因目的是要躲避黑狱人，所以选的都是最遥远的河系，要到达最近的目标，也要以千计的地球岁月。想想都教人心寒意丧。

船队里有专门运载改造星球的仪器和包罗万有的动植物冷冻因子，那是宇宙殖民的必备设施和物质。

在联邦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很多人改变了主意，加入了不能回头的逃难大队，但留下来的人，除军队外，仍有约五亿公民，他们有很多抱着形势不妙时才逃走的侥幸心态，对此姬慧芙亦无可奈何。

属于宇宙之爱这宗教的信徒，纷纷坐飞船往西天星系朝圣，他们都深信所信奉的终极之神，会助他们战胜黑暗和邪恶，使他们免於大祸。

姬慧芙把联军的主力全集中到家乡太阳系去，不但增强内星系的防御力量，又在星系外空一光年的围内，建立了二百多个有强大攻防力量的太空基地。同时设立能监规正反空间的警报网，只要有飞船进入太阳系五百光年的围，联邦军立回知道。

这天姬慧芙在地球的主席府举行完军事例会，与姍娜丽娃返回办公室时，神情沉郁得异乎寻常。姍娜丽娃忍不住关心地问她。

姬慧芙沉声道：“不知为了甚麽原因，我今天整日都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又不断想着方舟，真怕他已遭不幸。”

姍娜丽娃俏脸变色，说不出话来。方舟叁人回来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

整整一年了，黑狱人的中子战星，仍停留在仰马星系的外空，没有移动过半的距离，使人莫测高深。

姬慧芙在办公室大门前停了下来，消沉地道：“姍娜丽娃！”

姍娜丽娃娇躯微颤道：“主席有甚麽吩咐？”

姬慧芙淡淡道：“方舟或者永远不回来了，随下一个船队走吧！”

姍娜丽娃坚决地摇头道：“不！我决定与联邦共存亡。”

姬慧芙把手穿入她臂弯，挽紧她举步进入办公室，凄然道：“没有人比我更明白的感受了。方舟虽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但我从未感觉自己是爱上了他，他可以是个很有趣的对手，又或是令永不厌倦的伙伴，甚至和他亲热时我感到很享受，但从来生不出要与他上床的冲动。没有性欲的好感，恐怕很难算得上是男女之情。”

接着垂下头去，目闪异彩道：“现在我仍没有与他作爱的冲动，可是却没法骗自己，我确是刻骨铭心地思念着他，希望再次听到他花言巧语，不时被他占点便宜，噢！”

姍娜丽娃愕然望着泪流满脸的姬慧芙，後者凄然道：“可是现在我却知道他完了，那是没法解释的一种感觉。”

姍娜丽娃感到泪珠正不受控制的由眼角下来。

姬慧芙嘴角牵出一丝苦涩的表情，微笑呜咽道：“我从来不会为任何事後悔，但现在却恨自己没有把心灵和身体都慷慨地交给他，满足了他对我的心愿。我真的很羡慕。”

看着姬慧芙的背影在她的泪影逐渐远去模糊，姍娜丽娃忽然知道人类在银河系苦苦经营的伟大文明，已到了日暮途穷的田地。

所有人都尽了力，但仍是无法改变可怕的命运。

姬慧芙这联邦的最高领袖，凭着超卓的远见，早判定了联邦国的崩溃和败亡。

正因她抛开了身分和理想，才会失去了控制，对方舟动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真情。以前她的心中只有联邦，再容不下其他的人和物。

方舟啊！你是否已不存在於这宇宙裏呢？

第十章浩劫之後

方舟躺在地上，失去了一切斗志和希望。

日光月照，交替地在他身上。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植物和动物因耗尽了生命因子的潜能，像揠苗助长的小禾般，在这原本美丽的星球枯萎绝迹。

原野逐渐变成了荒芜的沙漠，原本被绿树铺盖的山峦露出嶙峋的骨脊。

星球一片死寂，除了狂风呼号外，再无任何动作和生命的感觉。

海洋逐渐乾涸，露出深黑的海床，最後是躺在渊底的方舟二号。

方舟却奇迹似地没有死去。

他的生命能逐点地凝聚，意识亦渐渐回复过来。

他没有移动半个指头，只是不断吸收日月的能量。

天美帝后虽取走了他接近全部的生命能，但在结合的过程，却无可避免地因着对他的爱而被他汲取了她部分的精华，那使他并没有像天美预期般的死去。

随着生命能的逐渐恢复，方舟的思想活跃起来，而支持着他奋斗下去的是对黑狱人的仇恨。

自出生後，他还是首次如此切齿痛恨其他生命体。

躺在那，使他生出自古到今都存在於此处的错觉。

他忍受着仇恨、孤独和对姬慧芙等人深切的思念，那像毒蛇般啃噬他的灵魂。

当天上的大气因缺少了植物的调节，逐渐变成有毒的气体时，他终於成功地从过去的痛苦和後悔中脱身出来，开始对跟前的一切作出思考。

他会计算星球下一次地震发生的时刻和地点，太阳耀斑和光子的活动，行星与太阳的关系，又或以种种时空变幻，去追踪进入星系内空的陨石流星的轨迹，呆看着只属天穹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镶满星星的夜空。

天再不是蔚蓝色了，大地高山只是风化了的岩层。

大气再挡不住陨石的侵袭，大地给撞击成一个个的凹坑。

但他仍只是静静地躺着，等待着。

太阳和行星不停地运动，他感到能力不断增强。

本身的能量和来自天美的能量逐渐融合在一起，产生出另一种比他以前强大百倍的力量。

当某天他终於勘破了运用这新力量的方法时，他的思维破入了反空间去，提取了庞大无比的能量後，他立即把能量送出去，发出了求救的呼唤。

他的对象是既是朋友又是有养育之恩的溶池。

她曾在火鸟星上保护他，培育他，使他成为超凡的人类。

今天在这苦难的时刻，也只有她才能拯救他脱离苦海。

只有溶池和他才有那种欲断还留的心灵遥感的连系，因为双方都有着同样的特质。他的呼唤正是依循这连系发出去，只要她仍存在这宇宙，定会赶来施以援手。

在这过了等若数万个地球年的悠久岁月，联邦应早烟消云散。

但他仍是心有不甘，要去看个究竟。

当清楚知道了情况後，他将展开对黑狱人的报复，就算仍不免送命，也要轰轰烈烈的战死。

又过了一天。

两个月儿像往常数万年般爬上了中天，爬上了那永远黑暗而布满星星的太空。

在星系外空的二百万公里处掠过一群陨星，方舟毫不费力地追踪着它们，观察它们结着冰的表层，表示它们曾经过有水份存在的世界。

刹那间他分析了它们的结构和蕴含的物质，明白了它们的来历。

蓦地浑体一震，弹立起来，热泪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

数万年来，他还是首次活动身体。

人类真的完了。

这陨石群含有细菌因子和植物残馀，正是来自人类的世界。

他甚至可以由它们的轨迹和速度，计算出当时那把它们送离银河系的大爆炸那惊人的能量。

终于证实大祸的确发生了。方舟从未经历像这一时刻的孤独感觉，那是种失去了同类後浩渺、冷漠、使人万念俱灰的孤独。

他仰望夜空，百感交集。人类是否就这样退出了这宇宙的舞台呢？

他这时反而希望舒玉智和巴斯基寻不到返回银河系的路线，好得以避过大难。

溶池仍没有反应。

可是方舟已迫不及待了。

从画过星系外空的陨星体，他已把握到银河系的方向，甚至於其位置。

得到了天美的精华後，又经过了以数万年计的沉默和思索，他的能力已百倍地增强，可办到以前梦想难及的事。

他决定采取行动。

接下来的十多天，方舟全神贯注到一百光年内任何路过的飞行体，包括了陨石群、流星、塵屑流，机会终于来了。

一球直径达二百公里的流星，在八十光年外掠过。

它绕着这广阔达五千光年星区核心处的巨场作椭圆形的运转，最外点达至星区的最外围处，也是最接近他猜估的银河系方向。

方舟早蓄势待发，钻入了反空间去，作出自知道反空间的存在後，首次在反空间内的肉身远程旅行。

得到了天美能量的精华後，他拥有了等同天美在反空间的力量，这是天美也始料不及的。

他以每个地球时近千光年的惊人高速，只瞬眼工夫就由正空间弹了出来，恰好在流星的轨迹处。

流星正以每秒万馀公里的速度往他直冲过来。

方舟亦不由对自己的准确算测自豪，从容落到流星上。

这枚小流星表层不见凹陷的大坑，只是一团峻峭陡峭、充满裂罅的岩石，看来应是从某一个已经消失的星体分裂出来的一块荒寂凄凉的卵圆形大石块。

方舟在一道阔约十八公，高达叁十公的隙缝躺了下来，开始以天美帝后的方式去吸取宇宙的能量。

天美当时不由自主度进他身体的能量，还包含着她的智慧和经验。

方舟这数万年来一动不动，就是要把她经历了两个宇宙世代的能力、经验和智慧融会贯通，据为己有。

那也是使他恢复斗志和生命力的原因。因为他再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刚才肉身的反空间旅程，虽只是区区八十光年的短距离，但已耗用了他大量辛苦积聚的能量，所以必须补充。

他虽可以由反空间提取压缩能量，但作为武器则可，以之补足本身所需，却是极难驾驭。

他躺了下来，身体进入静止的状态，开始吸收充盈虚空的“正极子”。

在宇宙开始时，正反空间交换时发生的大爆炸，把物质喷发出去，其中造成所有河系、星系、恒星、行星和各种天体的原子结构物质，实古大爆炸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正极子。

它们以一种等同光速的速率永无休止地运动着，形成了整个正空间的虚空。

而反空间内的当然是反极子。这是黑狱人掌握的一项宇宙的秘密。

帝君撒拿旦的神游正是利用正极子间的传感特性，故思感可达宇宙的尽头。

虚空不空。

它是由正极子构成的。

没有任何仪器可测量到这种神秘能量的存在，只有经历了两个宇宙世代的黑狱人知道这秘密，其中又惟有撒拿旦和天美的思感能可汲取这宇宙无处不在，但又是最难以测知的能量。

正极子的能量像水遇到乾海绵般融入了方舟体内，当方舟神足意满时，他潜进了小流星核心处，能量延伸往流星每一粒分子。

倏忽间，小流星在虚空中消失不见，来到了反空间内，以约每地球时五百光年的反空间时速，朝远在二百万光年外的银河系推进。

短短一个地球年後，他将可重返令他既心伤魂断，又是梦萦魂牵的银河系了。方舟静立小流星上，呆看着曾是家乡的太阳系雄踞的轨迹，再没有任何星体。河系充满了大战後的残迹。大量的游离分子、从星和行星分裂出来的陨石群、狂野的塵屑和能量流，再没有任何生命的感觉。

方舟木然面对着这令人黯然魂销的劫後残局，全身麻木。

他的心已死去了。

心中知道是一回事，但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

他茫然地驾着小流星在虚空疾飞而行，思感往四方搜索着，发现的是一个失去了踪影的殖民星系。

以大帝号的惊人攻击力量，要把一个恒星摧毁，可说是举手之劳，人类根本没资格做她对手。

宇宙如此广阔无垠，在那处才可找到正进行结合的撒拿旦和天美呢？

找到他们又能怎样。

方舟心内一片迷惘。

他的思感下意识地朝火鸟星探去，发觉可恨又可亲的太阳比以前膨胀了近二分之一，只馀下最外围的两个行星仍在苟延残喘。

当他的思感延伸至乐园星系时，骇然发觉这双星系统的所有行星全被蓝色粗藤似的生物覆盖着。

当他的思感进入星系的内空时，这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系上的异生物立时发现了它，同时和它建立了遥感的精神连系。

那熟悉的感觉，使他知道这些蓝藤生物正是以前饱受人类凌迫的蓝菌，现在乐园星系的新主人。

它们感到了它的哀伤，亲切地以它们的方式抚慰它的心灵。

阵阵温暖的爱流横越过辽阔的时空，透过精神的力场，输进方舟的心灵。

同时它们通过只有方舟才能明白的方式，以见证人的身分，叙述了大灾难发生的经过。

“朋友！何须要那麼悲伤，你的同类并没有彻底灭绝，在这河系之外，还有无数的河系：在河系之外的众多远处，你的同类散处在无限的时空中。在灾难发生前，他们亲眼目睹你的同类纷纷逃往远方的河系去。”

方舟精神一振道：“全逃走了吗？”

以亿计蓝菌汇聚而成的心灵答道：“只走了约叁分之一的人，我们看到你们的战争工贝集结在已被毁灭的首都星系处，然後宇宙公敌来了，首先把太阳摧成碎粉，星爆炸时释放出来的能量，一下子就把全部行星和叁十光年内的所有物体分解了。”

方舟的心听得直往下沉，姬慧芙、姍娜丽娃和沙莹诸女，又或舒玉智和巴斯基，当时会否正在这充满毁灭性射线和波围之中的一艘飞船呢？

蓝菌续道：“接着宇宙公敌俘掳了大批你的同类，毁掉了你们所有星系後，就全体离开银河系，到了我们思感之外的太空去了，再没有回来。”

方舟心中升起一团烈焰，立下决心，一定要探查出姬慧芙等人的生死。

蓝菌道：“朋友！来和我们共同生活吧！宇宙公敌的力量太可怕了，若你去找他们，只是去送死。现在你连飞船都没有，怎斗得过他们？”

方舟木然道：“多谢你们的好意，我要走了！”

蓝菌道：“为了感谢你当年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想把一片飞船分解开来的残块交还给你，那是在你们首都星系爆炸时，其中一艘被波及的飞船分解开来的残块，因为面藏有一点生命的能量，惹起了我们的注意，遂以种种时空手段使它一直留在我们的思域内。”

方舟心中一动道：“那残片在哪？”

他们结合的思感潜入了反空间去，由二千光年的正空间处钻了出来，看到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废物流，正在星空永地流浪着。

方舟看得心如刀割。这些废屑正是那一举摧毁了数以千计人类飞船的血证。

方舟思感延伸，很快找到蓝菌所指蕴藏了一点生命能的残月。

那是一片破缺了的智能系统晶片。

方舟虎躯剧震。

下一刻小流星已潜进了反空间内，陨星般往废屑流掠去。

方舟知道已找到了夫秀清。

只要让她“复活”过来，就会知道姬慧芙等是生是死了？

第十一章另类爱情

晶片残魂缓缓落在方舟掌心处，只是厚约十公分的一小片。

方舟的能量钻进去，进行复活的程序。

每一点生命能，都存在着生命的烙印。只要方舟能使那生命烙印，得到足够回复思考的能量，夫秀清将会再“活”过来。

方舟在隙坑坐了下来，挨着冷硬和凹凸的岩壁，看着手指合拢起来，把晶片残魂紧紧抓住。一股奇异的感觉流进神经去，然後一个陌生但悦耳的声音在神经内不断重复道：“我是智能系统爱神，请输入记忆，否则我将难以运作。”

方舟大惑不解。

以前爱神的声音明明是模仿姬慧芙的声音，为何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旋又明白过来，知道夫秀清失去了模仿的资料，只能以自己的声音来传达信息。由於夫秀清的生命能与爱神的思想中心合为一体，爱神破碎了，她也差点魂散烟消，仅馀的一点生命能，在缺乏爱神其他部件支援下，根本不能运作。

就像人的神经受损，成了白痴那样。

换了即使是彻拿旦或天美，这刻亦会一筹莫展。

可是方舟的脑细胞内却拥有爱神内所有资料，亦只有他才治得好夫秀清的“离魂症”。

他首先从那点生命能抽取出生命的烙印，以来自正极子，这正空间最终极的力量，去巩固她的生命烙印。然後改造残月内的微观世界，他并以正极子的形式，在这残月内创造一个对夫秀清来说等若宇宙的奇异世界。再令整个智能系统的思想中心重建其内，拥有以前所有思考的功能。假设能再造一艘飞船，让她控制，一切不但都会回复过来，夫秀清的能力还会千万倍地增加。因为正极子正是精神力量的凭依，只有精神力量才可以驱策驾驭正极子。

精神力量就是“正极子的力量”。方舟把记忆细胞内的所有爱神的资料，以电光石火的高速在夫秀清的“爱神烙印”内复制出来。

下一刻，夫秀清活了过来。一团光云在方舟双目凝视处逐渐凝聚，色光变化，慢慢成形。

穿上柔软白袍，美得像不食人间烟火仙子般美丽的夫秀清现身光晕，肌肤比冰雪更要晶莹纯美，不含任何杂质。正极子使她的叁魄脱胎换骨，成了宇宙史上首次出现的正极子生物，一种纯粹但具有“实质”的精神体。

她秀眸亮起讶异的光芒，愕然道：“方舟！这是怎麽一回事，我不是刚把资料送往你处吗？为何所有一切都不同了。主席和领袖一号到了那去？你为何裸着身体？”

方舟痛苦得差点呻吟起来，醒悟到问题出在甚麽地方。

他储存在记忆细胞内的资料，只是至由她的记忆库内汲取资料那一刻止，此後所发生的事完全没有。

换句话说：夫秀清只能记得当年在方舟击败了封神後，与她於仰马星相遇起之前的一段日子，其他的都因缺乏资料而致患了“失忆症”。

那即是说：他将不能由她处知道大灾难发生的情况，又或从她处知道姬慧芙等人的生死了。

夫秀清明显多了以前所没有的人性和感情。

方舟心知肚明是因为他由生命能寄隼吹木 窈佑。 傲氩 涑闹悄茈低趁?有任何关系了。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院长，若我估计不错，现在的记忆所臻达的一刻，该是在大约七万五千个地球年前发生的事了。”

夫秀清沉默下去，闭上美目，好一会儿才睁开眼来，射出悲痛的表情，哀然道：“秀清明白了！人类已被黑狱人彻底毁掉，我成了一块残月，全赖你才恢复记忆。”

方舟大讶，知道在刚才弹指的工夫，夫秀清已查察了过百光年的星区，掌握了目下的形势。成了纯情神体的她，只在思感能一项上，已比自己强胜了，这可说是意外的惊喜。

他露出了七万五千年来第一个笑容，柔声道：“情况又不至於这麽恶劣，让我告诉吧！”

语毕，立即将由离开仰马星往银心去那一刻後，直至现在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记忆，在她纯精神的记忆细胞复制出来。

只是数息的工夫，夫秀清知道了整件事的前因後果，没有一丝遗漏。也清楚了自身奇异的变化。

她反平静下来，美目深注道：“在理论上，我是否重新成为了人呢？只是没有实体罢了！”

方舟摇头道：“实体只是人类的视觉现象，在思感的层面来说，夫院长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这正空间内最高层次的精神能量场。我可以清楚感到这生命场，甚至接触到，模拟出人类肉体所有的感觉，所以在理论而言，是有身体的。”

夫秀清露出深思的表情，缓缓点头道：“那还得要彼此的合作才成。唉！我们怎办才好呢？没有了爱神，我除了从正极子而来的遥感能力外，甚麽都帮不了你，这种无奈的感觉，实在使我沮丧。”

方舟奋然道：“是脑袋，我则是的手，有这两样东西天衣无缝地配合在一起，自然可让新爱神诞生到这宇宙来。当建成我们的超级飞船那一刻，就是我们出发去与撒拿旦和天美决一生死的时间了。”

夫秀清苦笑道：“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我们凭甚麽造一艘拥有新爱神的飞船出来呢？”

方舟胸有成竹道：“蓝茵覆盖下的乐园星系，还有一样东西未被毁灭，那就是由舒玉智亲自手设计的人性实验室，那是蓝茵毁灭不了的坚固结构，凭着那个叫宝贝的超级智能系统和设施，造一艘飞船出来该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头像本身就是飞船的外壳了。”

夫秀清眸闪动着奇异的采芒，柔声道：“那我就真正复活过来了，还同时拥有了能采取行动的身体，但再不该称作爱神，而是宝贝。”

方舟心情转佳，露出七万多年来第二个笑容，微笑叹道：“我的宝贝！”

在这一刻，再没有孤独的感觉了，至少有了个“特别”的同类。

夫秀清奇迹似地露出甜甜的笑容，摇头叹道：“你风流的本性仍是丝毫不改，像我现在这种情况，难道可以像姬慧芙和姍姍丽娃般和你纠缠不清吗？不要再对我甜言蜜语了。”

方舟淡然道：“夫院长！我们走着瞧吧！没有了爱情的日子，实是了无生趣，横竖我们现在等於去送死，甚麽都不用挂怀了吧！”

长身而起，振臂高呼道：“我们的新飞船就叫作人类号，它将代表人类，向黑狱鬼宣战。”

夫秀清倏地消失。

方舟把晶片送到嘴边深深一吻，想把“宝贝”送进袋，才醒起已有七万年没有穿衣服了。

在肚皮一按，晶片藏到了腹去。

他涌起曼妙无伦的感觉，同时知道由这刻开始，直至轰烈战死，他和夫秀清将再不会分开来。忽然间，他回复了失去已久的乐观、斗志和生机。

只要知道姬慧芙和姍姍丽娃等人无末遇害，就算远至宇宙的尽头，他也要把她们寻到。

当然，那只是假设他仍能活着的话。

舒玉智秀美的巨头由自动缩退的“蓝藤”中冒了出来，情景诡异。

整个荒星基地在昔年蓝菌发威时，早塌陷下去，人性实验室被埋在层深处，现任由蓝菌把它送到地面来。

天使和恶魔两颗太阳光耀大地，照着蓝菌的世界，它们的生命力在澎湃不休，全力当上方舟的助手。

宝贝由於失去了动力，沉睡了过去，可幸实验室内一切仍完好无恙。

这艘未来的人类号一切均与人头的内外无异，只是由脑干至大脑皮层顶端高达一万米，故而眼耳口鼻和左右脑、口腔等无不照这比例增大。

见到这放大了过万倍的“舒玉智”，方舟自然有一番歛噓。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力的问题。

人性实验室本身就是一艘飞船，那是必须的设计，否则若有敌人来攻，实验室就要落进敌人手，旦亦方便紧急的迁移。

乐园星系当年在巴斯基时代，一切都以军事为生，故此实验室根本就是一座会移动的巨型战堡，所以方舟才这麼有把握把她改为能往来河系的超级巨舰。

方舟与夫秀清研究了以该星系计算的十二天後，定下了改建的详细计画，立即把设於脑干的反应炉扩大和加强它的炉壁。

各种物质通过蓝菌中空的内部，源源不绝运来，再由方舟以他的能量改变其分子结构，加入了正极子的能量。

当一切就绪时，方舟由反空间提取出强大的压缩能量，注入反应炉的负极容器

这在以前是绝没有可能办到的，除了晶石外，这宇宙没有任何容器可抵受压缩能量的膨胀力。但现在由於方舟把高度凝聚的正极子注进了容器壁分子空隙，制造出史无前例的“正极子合成金属”，这才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若非正极子能抗衡反空间的反极子，正空间早没有了。

跟着的一步是把引发了能量的正极子注进炉内正极的容器，直至刚好与负极的反极子取得微妙的平衡。

由於正反极子天性相克相抗，争斗追逐下，遂循环不休的生出了动力，整艘人类号和宝贝立即活了过来。

到方舟把载着夫秀清的晶片以能量融入了宝贝的思考中心时，夫秀清回复了雌姿，把整个工作接到手上，透过机械手、机械人等五花八门的工具，着手改建。

方舟也没问着，当他把整个外壳转化作“正极子金属”护甲後，已筋疲力尽，神衰意散地躺在舒玉智那座大殿冰凉的地板上，立誓这是他建造的最後一艘飞船。

一对机械臂送来一套银白色的太空服。

方舟失声道：“要衣服来干甚麽？现在我不知有多麽舒服。”

夫秀清温柔体贴的清音在他耳旁响起道：“整天赤身裸体，成甚麽样子？多麽不雅观。”

方舟愕然道：“夫院长连这方面也要计较吗？噢！或者我该说：啊！我的宝贝，难道不觉得我的裸体很好看吗？”

夫秀清以她的方式微嗔道：“你不再穿衣，我就要强制执行了。”

金属破空之声大作，十多对机械臂飞了进来，把方舟团团围住，一副就要动粗的派势。

方舟乐在其中，笑嘻嘻坐了起来，道：“我的宝贝，可否先背转身，不要整天偷窥我的裸体。”这才取过机械手奉上的衣服。

夫秀清淡淡道：“你的裸体有何吸引之处？你和这裏的机械人根本全无分别，除了懂得嚼舌头之外。”

方舟以最慢的动作穿上太空衣，哈哈笑道：“我的宝贝，莫要骗我了，若非觉得我的裸体既动人又刺激，那会多此一举，又不见教那些机械人穿衣着服？”

夫秀清为之气结，轻叹道：“方舟大人啊！放过秀清好吗？我只是个没有肉体的灵魂，根本不可以和你谈情说爱。”

方舟脸上泛起顽皮的诡异笑容，蹲了下来，俯头在地板深深吻了一，把能量沿地板送入夫秀清与人类号浑融为一、再无分彼此我的神经系统去。

夫秀清传来一声娇吟，骇然道：“方舟！你在搞甚麽鬼？”

方舟大乐道：“我在向展示我的爱，现在是我唯一的追求目标了，我怎可放过把弄上手的醉人滋味。现在人类号就是美丽的肉体，嘻！只有我才有能力对进行亲吻和爱抚，不是刚尝过那种深刻动人的感觉吗？我的宝贝！”

夫秀清沉默下去，待他穿好衣服後，才静若止水般道：“由於我的特殊情况，我们间不可能会有圆满的爱情，我承认你可以令我生出超乎肉体的感觉，但那却是单方面和不健康的。唉！你这顽劣的孩子，真教人拿你没法。”

方舟活动了一下身体，又躺了下来，双手反往後让脑干枕着，翘起二郎腿，悠轻松地道：“不要骗我了，我的宝贝该知道此事可以是双方面的！嘿！何不现身出来给我欣赏一下，我很挂念的美样儿哩！”

夫秀清大嗔道：“休想我会向你投降，我还要警告你，再不可以用刚才那种方式来侵犯我，那是非礼的重罪，找会把你关起来。现在我对你了若指掌，有充分的把握收拾你这混账家伙。”

听到夫秀清人性化的反应，方舟大笑道：“我的好宝贝，还是那句老话，

我俩走着瞧吧！”

夫秀清气道：“不准你再唤我作宝贝，我也不是你的宝贝。”

方舟闭上眼睛，油然道：“小弟要睡觉了，唉！我的夫院长好宝贝真爱神，我快累死了，醒来时！该是我们起程的吉日良时了。”

第十二章浩劫之後

仿似舒玉智光头的人类号在反空间内轻巧自如地飞行。

方舟坐在前额内的主控中心，透过新设一正两侧的叁个视野舷窗，默然不语地看着反空间的美景。

夫秀清温柔但带点冷漠和保持距离的声音在他耳膜内轻颤道：“这趟我们的目的地是离银河系五十万光年的女皇星云，那是联邦观测最多的河系之一，若是移民，那处将是首个目标。”

方舟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夫秀清不厌其详地解释下去道：“女皇星云是个超巨型的河系，比银河系大叁倍，星亦密集多了，在长程观测仪下，她拥有大量可形成新星的星际物质和气体，远看像一片模模糊糊由细毛般的光点造成的美丽烟雾。”

方舟又点了点头。

这趟轮到夫秀清失去了耐性，微嗔道：“我在和你说话啊！为甚麽不答我？”

方舟拍腿道：“我是想看看夫院长对我的冷漠会否生出反应，嘿！终有了个使人振奋的答案。”

夫秀清叹道：“你这混账家伙一点不懂得体谅人，现在我和你说的每一句话，均要通过能量震人类号内的空气制造出来，为了便你觉得我是个人，还要模仿各种声音语调，若你再是如此对我无礼，秀清索性以机械性的语言和你沟通，活活把你闷死。”

方舟得意洋洋地道：“夫院长是不会这样做的。由於现在除了肉体外，其他一切均与常人无异，自然而然就会通过能量的变化表达出心意，不这样做才是违反本性和自然呢。嘿！

若敢以这方法对付我，我便摸遍全身。”

夫秀清大嗔道：“我偏要这样做！你试试看吧？”

方舟举手投降道：“好吧！我去睡觉好了！”

夫秀清吃了一惊道：“不要！”旋又自知露出弱点，故作淡然道：“你睡觉也好，我可以落得耳根清净。”

方舟在沙发躺了下去，一脸得色，却没有拿她的失言大作文章。

好一会後，夫秀清幽幽道：“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有生命，常以呼吸的有无作判断，我是个没有呼吸的人，是否仍可算有生命，又或者仍可算是人呢？”

方舟笑道：“我却不是这麽看，最重要是的生命场，那是我现在最想要的东西。唉！

怕是不知我过去的日子是如何消沉寂寞，幸好现在有了大院长，否则

真不知活下去尚有何意义。”

夫秀清没好气地道：“原来你只是因为无聊，才找我当作游戏耍玩的对象，你这人呀！”

力舟一本正经地道：“天美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她之所以看上了我们，正因为由地球衍生出来的生命，拥有着性别的分异和异性间的吸引。这使我们人类由宇宙的其他生命体被分了出来，别树一帜。像那大火球、溶池又或那以自身作飞船的异生物，他们都没有性别，更不用通过交配繁殖生命。这就是人性的特点；必须要在两极间求得平衡，取得暂时的平衡後，转眼又会失去了，所以永不能圆满自足。这种方式的生命，在银河系只发生在地球上，所以黑狱人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夫秀清沉默下去，再没有说话。

方舟倒头大睡，再醒来时，人类号已弹到正空间去，这时离女皇星云仍有叁十万光年的距离。

方舟讶道：“发生了甚麽事？”

夫秀清冷然自若道：“发现了来历不明的飞船。现在离我们足有五十光年，船上设有非常先进的反侦察系统，飞行速度是八分之一光速，正朝二亿公里外一个广阔达二百光年的陨星区飞去。”

方舟思感延伸过去，通过反空间，很快“看”到这艘来历不明的飞船，立时呆了起来。

那和他见过的任何飞船都有很大分别，是一根长达六、七公里的金黄色大光棒，被十八个竹环云着，完全没有金属或实质的感觉，似幻觉多於实物。

吁出一凉气道：“这是甚麽家伙？”

夫秀清淡淡道：“不要大惊小怪好吗？你并非没见过世面的人，不同的生命体，自然曾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好了；现在我们是否该继续跟踪他们，又或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呢？”

方舟道：“是脑袋，我这身体自然该依的吩咐行事，嘻！还有人类比我俩更相亲相爱的吗？我永远都在彼此的身体。”夫秀清的冷漠被粉碎了，嗔道：“去你的！”人类号又驶进了反空间内。

夫秀清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标飞行物体消失了！”

方舟亦大奇道：“让我们到她最後出现的地点看看。”

人类号从反空间弹了出去，来到了陨星和塵屑密布的区域。

碎屑是陨石群内必然的产品，那是陨星互相撞击下产生出来的。

在夫秀清的操控下，人类号灵活自如地在陨星间以每个地球秒一千公里的速度朝陨石深处飞去。

夫秀清道：“这陨星区是以椭圆的轨迹，绕着一千光年外的一个河系运行的，这河系给定名为且，是个暗云星团。”

方舟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赞叹道：“想不到星际旅行这麽舒服唯一的缺憾，就是我已两年多没有见过夫院长美丽的情影了，夫院长既无情又吝啬。”

夫秀清没好气地道：“这两年多来我每天都忙着研究正反极子的特质，希望能作出突破。我的一生早献给了研究所，那有情来满足你这家伙的妄念和对人家图谋不轨的壞心肠呢？哼！你随便阖上眼睛可睡上一两年，这笔账又怎麽算？”

方舟大乐道：“哈！夫院长终于开始害怕没有了我在旁与打情骂俏的寂寞无聊了。唉！

为何要苦苦克制呢？索性和我每天谈情说爱，生活不是挺写意吗？”

夫秀清平静地道：“我没有兴趣和你作无谓的争辩，我只想告诉你我在成为联邦研究所所长前，便是心如止水，这是我个别进化过程的自然现象，勉强不来。”

方舟目注正舷窗外的陨星世界，微笑道：“夫院长不要骗自己了，虽成了纯精神的存在，但这仍是一个阴性的生命场，而我却拥有强大的阳性生命场，阴阳相吸，比一般男女肉体的吸引更要厉害千万倍，这亦是人性的特质。我并非心存妄念，要把征服或俘虏，而是想享受一下纯生命场的接触和相恋，会是甚麽滋味儿。这样的男欢女爱，从未在人类史上出现过，夫院长难道没有这份冲动或好奇心吗。”

夫秀清大嚷道：“我才不会因好奇心而勉强自己去接受一个男人，方舟你省点精神吧！”

方舟精神一振时，他们已飞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去。

陨星消失了。

人类号来到一个涡旋着彩光的通道，飞船立时失去了动力，但却以更惊人的

高速在移动。

这并非是一条固定的廊道，而是随着人类号的挪移不断显现出前方那一截圆形的廊道空间。

他们就像在一条以彩光和云霞织成的洞穴前进着，茫然不知出在何方。

方舟和夫秀清均默然无语，这变化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

廊道由光点霞彩构成的穴壁不断加厚，光与光的分别逐渐减少，最后变成晶莹冰白，似透明又非透明。

人类号无声无息地在某股力量牵引下不断深进。

夫秀清打破沉默道：“我勘探不到这力场外的任何事物，所以完全无法估计移动的速度，更不知这星际间的神秘走廊另一端的出口在那裏。这廊道是由高能量的压缩正极子组成，具有遥距感应和挪移的能力。那等於说：我们正在跳跃着，由一个力场不断往另一个新的力场，由于中间不费分毫时间，在感觉上就像连续不断的飞行。每进入一个力场，我们都会加速，当达致与力场同等的速率时，就会跳跃往相隔若干距离的另一个力场去。真想不到除反空间外，宇宙还有这麽奇异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星空径。”

方舟沉声道：“我知道这是甚麽地方了，这正是正反空间的边界，一边由正极子构成，另一边则由反极子组成。在这正反极子势均力敌的抗衡间有一个虚无的边区，我们就是在其中左右逢源的挪动着，由正极子的力场，跃往反极子的力场，从而跨越辽阔的星空。建造这星际捷径的生物，只要在这边区布下入口和出口与沿线的跳跃点，便可造成这条径，真是聪明。”

夫秀清道：“要建立这条捷径绝非易事，但却远不及直接的反空间飞航，也会受到限制，他们既能造出这麽一道捷径，对正反空间均须有深刻的认识，为何会怎样呢？噢！我明白了。”

方舟也一震道：“我也明白了，只有这样一条秘径，才可避过最擅於利用反空间的黑狱人的耳目，更可免受到来自反空间的袭击。”

夫秀清兴奋地道：“哎！方舟！试想我们若能在这正反空间的间隙内以

超光速飞行，我们不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宇宙任何一个地方吗？由於我们拥有或者宇宙第一台的正反极子动力系统，这在理论上该可以办到。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弹出去和定弹出点罢了！”

方舟想了一会，颓然道：“这确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以前之所以能由正空间探测反空间，又或反之由反空间探索正空间，皆因正反极子对峙下，恰好抵消了两者的阻隔力，但若被夹在两者之间，则根本闯不出去，除非像设计这秘径的生物般设置了出入才行。”

两人沉默下来。

夫秀清轻呼道：“方舟！出到了。”

方舟朝前望去，一点黑暗在前方迅速扩大，不片晌变成繁星密布的深黑天空，倏忽间他们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天地。

方舟还没看清楚环境，已受到由四方八面而来的攻击。

十多艘像早先见过那种被光环围绕的“光船”，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向人类号围攻。

到这刻方舟才明白那些光环的作用。

一个个的光环由首尾脱出，旋转着似风车般往人类号飞旋过来，能量激的声音在这个拥有十八颗行星的庞大星系的内空狂风怒号般呼啸着。

每当施放一个光环，便又有另一新的能量环由金光辉闪的船体生出来，此去彼生，似若永不衰竭。

这些攻击光环像有思考的战士般，在空中组合成各式各样的阵势和围堵的方式，务要置人类号於死地。

夫秀清娇呼一声“不要动武！”後，操控着飞船，以光速在空中作出巧妙无比的闪躲。

这是人类的飞船首次成功保留在光速的速率处，没有因超过光速而跃进反空间去。功臣就是正反极子的动力系统。只有这两种宇宙最终极的力量，才可以使不可能的事变作可能。

人类号以每秒叁十万公里的速度，化为一道光芒，在广达四份之一光年的星系内空左闪右避，险若毫地闪躲着不断增加的光环阵。

方舟的思感把握到光环的威力，骇然道：“这是种能附在任何物质上把分子溶解腐蚀的重力环，只要被几个附在船身，飞船除了护甲难保外，更休想可保持速度，还手吧！”

夫秀清坚决道：“不准还手！”

方舟苦笑道：“这趟听的命令，若还有命，就轮到你听我的话了。”

人类号那美女头在空中画过十多圈芒迹，堪堪避过了满天飞舞追逐的二百多个重力环，由空隙处逸出包围网。

她胜在速度上快了一筹，加上夫秀清比方舟还要厉害的侦察力，又利用智能系统运算出光环在十秒内的轨迹，才能逃出对方若似天罗地网的光环阵。

方舟对夫秀清的能力大为叹服。

刹那间把十多艘怪异无伦的光舰抛在二千万公里的後方。

眼看要逃出这个星系时，一个直径超过二万米，比人类号还大上一倍的金光球，由最外围的行星後闪了出来，拦住去路。

由这金光球的球体处像刺般探出以万计的光柱，每支光柱都有一个重力光环绕柱而转。

方舟心中叫糟时，一万多个光环弹了起来，变魔术般形成一张广达二十多万里的光环巨网，一堵墙般往人类号压来，时间速度都拿捏得无懈可击。教他们休想避开。

夫秀清传来一声轻叹後，人类号那对美女秀目射出一黑一白两道厉芒，到了人类号和光网间的正中点时，竟由分而合，变成一个黑白光芒争逐混转的怪芒。

方舟想不到夫秀清有此一着，竟研制出由正反极子合成的厉害武器，不由心中佩服。

“轰！”

光网撞上由正反极子凝成的怪芒，立即冰消瓦解，变成了点点芒火，由强转弱，逐渐熄灭。

时间似若停顿下来。

前方的大光球又生出新一批的光环，但再无攻击的动作。

後方的十八艘飞船亦在万许公里外停了下来，俨成夹击之势。

方舟赞道：“秀清确是了得。”

夫秀清微嗔道：“谁准你唤我作秀清呢！”

方舟往後一挨，像放弃了一切般靠入沙发，伸直长腿油然道：“秀清也好、夫院长也好，总之是我的好宝贝。”

夫秀清正要说话时，大光球由金转黄，再由黄转绿，最後变作美丽的蔚蓝色，把两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一行字在光球现了出来。

方舟看得为之目瞪口呆。只见那行字以联邦文字写着：“要求对话！”夫秀清娇吁道：“天啊！为何他们懂得我们的文字呢？？”

第十叁章魔临宇内

人类号美女头的香轻吐，传出夫秀清悦耳动听的声音道：“你们怎麽会懂得我们的语言文字？”

方舟虽听得吓了一跳，却并不惊奇。

人类号一切的结构，由头骨以至乎神经线和细胞，均与真正的人头无异，只要夫秀清加点手脚，如常人般说话并非不可能的事。

光球现出另一行字体，道：“现时黑狱语成了宇宙内最通行的语文，懂得有何奇怪之处。看你们飞船的外型，你们若非黑狱人，就是黑狱人的死敌太阳战士了。”

方舟蓦地手足冰冷。

最不希望的事发生了，黑狱人果然成为了宇宙的霸主，否则谁有兴趣去学本应叫联邦语的黑狱话。

另一方面却是又惊又喜，因为终於听到同类的消息了。

太阳指的自然是太阳系。

夫秀清通过人类号的美女香答道：“我们是太阳战士的族人，但与他们失去联络已有七万五千年了，你可否给我们一点找寻他们下落的提示呢？”

大光球打出“要求见面”的字句。

在方舟的跟前，一团高约四米的光，闪烁不停，生出各种色光变化，同时主控室内响起对方的声音道：“你可以称我们是星际的流浪者，与黑狱魔作战已超过了四十节的时间，那大约相等於你们太阳战士的五万年。”他的声音冰冷无情，不含半丝人类的感情。

方舟大感有趣地瞪着这奇异的生命体，思感延伸过去，研究着对方的结构和特质，微笑道：“看来你们占不到甚麽便宜，否则也不须建立通道，东躲西藏了。”

夫秀清接嘴道：“可以给我们有关附近河系的资料吗？”

流浪者道：“我们拥有二百万光年内所有河系的详尽资料，不过却不能就这样交给你们，除非你们肯把刚才施用的武器的秘密告诉我们，同时说出为何可以找到我们星门的原因，这些费了我们叁万节方得到的资料，才可以送赠你们。”

方舟失笑道：“你倒深谙做生意之道，我告诉你不打紧，不过你的精神力量仍不够斤两，就算知道了也得之无用。”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耳膜内责备道：“你可以对客人有礼貌点吗？”

方舟的心灵回应道：“这位流浪者大哥，只是大团由光能结晶组成的生命体，完全没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你想令他不高兴实是难比登天。他像一台计算机更多於像生物。兼且他到这来亦是不安好心，只是利用高明的侦察术，偷取有关我们的情报，当然，他们甚麽都得不到，因为我们以宇宙的能量层次论，比他们至少高上了几筹。”

方舟站了起，笑道：“交易告吹！你可以离开了。”

流浪者沉默片晌，忽然由光造成的身体激射出一条光索，把方舟缠个结实。

方舟哈哈一笑，消失不见。

流浪者化作以亿计的光点，漫空飞舞，教人都不知该攻击那一点才对。

夫秀清的声音冷然道：“阁下若不立即离开，休怪我手下不留情，教你形神俱灭。”

光点猛然扩散，往四壁投去。

电芒爆闪，光点给弹了回来，又凝聚作早先的模样。

方舟仍坐在沙发上，就若从没有离开过。

流浪者仍是以那种不含任何情感的声音道：“你们究竟是谁，为何比我们曾遇过的太阳战士都要高明百倍！”

方舟道：“你既不是我们的朋友，我自然懒得答你，若我把你们那道星门的秘密露给黑狱魔兵知道，阁下认为那会带来甚麽後果呢？”

流浪者色光的变化更急剧和炽热，似乎正在计算和思考。

片晌後，流浪者道：“我要回去想想，才可以给你答案。”

方舟的心灵向人类号道：“他准备回去再发动突袭，我们识破了他们的秘径，这些怪物定要杀人灭，对这种自私自利的生物，秀清该不会对他们客气守礼吧！”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耳膜震道：“这事交由我处理，只要你有方法在他其中一个光能晶体输入与我身体结构相同的正极子能量，我就可通过正极子遥感的特性，偷取得须要的资料。”

方舟一声领命，掣起正极子的能量，把这位贵宾包裹起来，沿着神经

线的通道，送到口腔处，再由美女的香喷射出去。

人类号同时钻入了反空间，以高速逃离。

方舟躺在沙发处，思索着。他这火鸟星人，感情上比任何联邦人都要丰富对生命的热爱程度，更非其他同类可与比拟。

在火鸟星上时，他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脱离险境後，生存逐渐变成了次要的目标，他的注意力移转到其他同类处，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爱火，那不单只是男女之情，还是一种对同类广被之爱，那是种炽热和漫无止境的情绪。

天美的欺骗差点把他推落至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讽刺的是，亦因天美与他合体时反度过来的生命精华，把他从这痛苦的渊海处拯救出来。

但负面的情绪仍统治着他。

直至遇上了夫秀清，他才藉着她从这情感的暴力漩涡脱身出来，回复了以前的乐观和斗志，就像溺水的人在大海飘浮时抓到了浮木。

他将心神全集中到对她的依恋去，只有这样，他才能忍受对姬慧芙等人神伤魂断的忆念。

他害怕去想。

每逢那种冲动来临时，他就进入似冬眠的深切睡眠，逃避这一切。

可是在这一刻，当他知道快遇上由银河系逃出来的同类时，他被迫要去面对一直害怕知道的答案，姬慧芙、婀娜丽娃、舒玉智、巴斯基和沙莹等人，是否於太阳系一役中全部丧命了呢？

只是这想法，已使他的灵魂抖颤。

汹涌澎湃的情绪填满他的胸怀。

一个接一个问题徘徊在他的思域，大多没有答案。

唯一可肯定的是：撒拿旦和天美正在宇宙的某处进行那可把正反两个宇宙同时毁灭的邪恶结合。否则恐怕半个太阳战士都不下来。

在反空间飞行的人类号，这时忽然改变了航道，朝另一方向飞去。

方舟心神剧颤，知道夫秀清通过正极子的遥感方式，由流浪者处得到了所须的珍贵资料，选取了新的目的地。

他不由呻吟了起来，胸像给万千巨石压着。

在过去七万五千年的思索，他才发觉到自己是如何深爱着她们。

没有了她们的宇宙，是何等孤独和了无生趣。

现在唯一的凭依和救星就是对夫秀清的爱。

只有保持着斗志，他才可在最佳的状态，寻找到撒拿旦和天美决一生死。

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爱是这麼强烈，也从未想像过可以这样去痛恨敌人。

由研究所资料库的文学作品学来的爱与恨，终被冷酷现实的经验所替代。

就在此刻，久违了的夫秀清现身出来，静悄悄地立在他身旁，俯头细察他，眼中射出比月色更温柔的神情。方舟一震下跳了起来，伸手便要拉她的玉手。

夫秀清的能力显然大幅增强了，除了乌黑闪亮的秀发、晶莹如玉的皮肤使人感到她异乎寻常的虚无之美外，一切均与常人无异。

见到方舟伸手来抓她，往後飘退，玉容现出责怪的神色，不悦道：“你再是这样没有规矩，我就躲起来不见你了。”

方舟无奈苦笑，坐到沙发上，拍拍旁边的空位，道：“求求吧！坐到我

身边来，让我感受到的存在。”

夫秀清轻叹道：“那只是一种虚假的感觉罢了！”

方舟摇头道：“这点我绝不会同意。对人类来说，无论是眼所见、耳所闻、鼻所嗅、舌所、易所触、思所感，无不是发生在主观的事，而非客观的真理。但只要是心所感，对我们来说就是永而真实的，那也是生命的姿采。由於我和都是能驾驭正极子能量的人类，又共同享有同样的情绪和经验，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就可以经验所有人的体验。正如我可以通过对纯精神那生命烙印的爱抚，使像一般女人般生出反应。也可以模拟出使我快乐的感觉，当两颗心都深爱对方时，一切都成为贯实了。”

夫秀清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柔声道：“你说得非常动听，但问题正出在我的心，我比慧芙的情况更糟糕，无数年来早习惯了在感情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我承认很喜欢和你说话和交流，享受与你在精神层面的接触，但却害怕与你踏进毫无保留的爱的漩涡，那会使我多年来辛苦经营出来的情绪平衡毁於一旦。”

方舟哈哈笑道：“的平衡早被打破了，否则不会因我自顾自的睡眠而心生怨怼。更不会明知我心怀不轨，还肯现身出来会我。来！夫院长乖秀清，听话地坐到我身旁来吧！否则我会感到生命再无半丁点的意义。我对是客气多了，若我不停的要求与交配，会使因而羞不可抑呢。”

话尚未完，夫秀清的玉颊已烧红起来。

方舟心神俱醉，大力一拍沙发，嚷道：“快来！”

夫秀清狠狠白了他一眼，道：“我要先作声明，我不满你去睡觉，皆因我有须要时没有人可以和我商量罢了！并非着紧你醒着来陪我。”

方舟叹道：“还要骗人，既是一个真实的人，也是一副自给自足的智能系统，根本不须任何外力的帮忙，只因芳心动了，才有这种情不自禁的情况。”

夫秀清摆出气结的娇俏模样，然後故作若无其事的道：“男人最爱的就是对女人自我陶醉，你要这麼想，就任得你那麼想吧！我这趟破例现身，是因为由那些坏家伙处得悉了整个形势的发展，觉得面对面和你说，大家都会舒服一点。”

说到最後一那句时，她连耳根都红透了。

方舟那还不心领神会。

这种娇羞，全是夫秀清的精神体以她的“法力”通过这模拟出来的形体传给他的讯息，表达出她舍此外再无他途的“心思”。这大概可称为一个“爱的游戏”了。

方舟再由沙发弹了起来，抢前拉她的手。

夫秀清这趟再没有拒绝，任由玉手落进他的掌握。

她的小手柔软温热，与常人无异，甚至可使人感到血肉的触感。

这都是她向方舟献上的礼物。

方舟通过这模拟出来的动人肉体，与她在晶片内的精神烙印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连系，思感延伸过去，轻轻爱抚了她精神的肉体。

这并非单方面的事情，假若夫秀清不把精神开放，他休想可以闯进她的世界

当她把自己打开了後，在妙不可言的精神连系下，这模拟体就等若夫秀清的实体。唯一的条件是两人均须全心全意，精神上不容有半丝“分心”，这爱的游戏才可能比常人更深刻动人的方式，继续下去。这样的“纯精神”

的爱情，在人类的世界中实是史无前例了。

夫秀清发出了一声轻吟，横了他娇媚的一眼後，柔声道：“我对你的开放，只是到此为止。方舟！我们四处逛逛好吗？”

方舟如奉纶旨，拖着她柔软的小手，从敞开的大门走了出去，走在通往另一边平台和实验室的吊桥上，四周上下是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人脑结构。

夫秀清香肩靠贴在他臂膀处，轻轻道：“你和慧芙有过肉体的关系吗？”

方舟神情一黯，摇了摇头。

夫秀清道：“但我却知你是早前的五千多年来，唯一挑起了她情根的男子。唉；方舟！

慧芙仍然在世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她凭着随意肌，或者可以挨过领袖一号毁船的灾难，可是由於她是敌人的首要目标，幸免的机会实在不大。反而姍姍丽娃和沙莹或可逃过大难。

不过只要想想当时附近所有飞船全化作了碎屑，没有了逃生的工贝，就知情况不妙。只恨我完全失去了当时的记忆。”

方舟更是欲语无言，默默走着。

夫秀清紧握着他的手，步往前方，另一手抓紧他肩头，眼中射出爱怜之色，柔声道：“方舟！你不可再逃避了，必须坚强地去面对这可能的事实。这宇宙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需要你，只有你才可以挽狂澜之既倒，你在银心遇上的伟大异生物，正是深悉中关键，才把拯救宇宙内所有生命体的重任交到你手。”

方舟明白过来，夫秀清因为在刚得到的资料，分析出姬慧芙等人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才要现身出来安慰他。

方舟闭上眼睛，再睁开来时，又回复了以前吊儿郎当的潇样儿，把脸凑到夫秀清的玉脸不足十公分的近处，笑嘻嘻道；“我想吻一，这要求不算太过分吧！”

夫秀清退离他身旁，白了他一眼道：“小孩子最紧要守规矩，否则以後休想我理你。”

旋又垂头娇羞地道：“这麼快就要求人家模拟出男欢女爱的羞人表情来取悦你，还说过分。对一个女性来说，那比肉体受到侵犯付出的还要多上好几倍哩！等若蓄意地要人把整个心赤裸裸地暴露在你跟前。”

方舟笑道：“可以骗我啊？”

夫秀清嗔道：“那时怎骗得倒你，当我那样开放自己时，你肯放过真正的我吗？”

这时两人登上自动梯，升往人脑去。

方舟轻捏着她的小手，温柔地爱抚着她在晶片内的心灵。

夫秀清现出迷醉的表情，显示出她“真实”的感觉，没有半点保留。

两人默默享受那温柔的滋味。

夫秀清自知这次现身见方舟，藉口虽是抚慰力舟的创痛，但亦有点是情不自禁。自成了爱神後，她的人性因缺乏实体的情绪，例如肉体内的分泌和化学作用，已淡薄如无。

可是由於方舟以她的生命烙印，通过纯情神的正极子创造出另一实体，等若把以前的夫秀清以另一种形式复活过来，重新拥有了失去的东西。

方舟沉声道：“是否得不到关于姬慧芙的任何消息哩？”

夫秀清芳心一颤，但她的模拟体人回复了冰冷的神情，平静地道：“黑狱人建立起横跨五千多个河系的军事叁国，把六十多万个不同的族类置于他们的统治下，由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可这被称为“叁角委员会”主政。在流浪者的资料，并没有关于天美和撒拿旦的任何资料，不用说他们正藏起来好进行结合的过程。”

方舟大感头痛。天美和撒拿旦乃黑狱人的神，对于他们结合的地点，自然曾提供最严密的保护。

美雅女等人在七万五千年前已那么厉害了，经过这些年和的进步，自己更全无对付他们的把握。何况现在黑狱人的势力增加了万亿倍，正面交锋可预计必败无疑，有若以卵击石。

夫秀清道：“黑狱人由于得到了足够的人类身体，黑狱魂全部借体还魂，人数增至百万许问。因着不能繁殖的关系，所以他们透过种种手段，培植四个凶悍邪恶的族类，作他们的帮凶，每天都在扩张领土，这是黑狱人的天性，根本不须任何理由去支持他们的行为。”

这时两人步进左右大脑半球中间的大堂去，在一组休憩的沙发坐了下来。

夫秀清主动投入他怀，紧搂他的腰。

方舟右手抚上她的香肩，同时触摸她的精神体。事实上听到这么震撼性的消息，双方均须慰藉。

夫秀清幽幽道：“我们由银河系逃出来的同胞，先后建立了近万个人类的军事叁国，不过在黑狱人和帮凶的征伐下，现在残存下来主要的只有叁国，就是“太阳帝国”、“宇宙联盟”与“新联邦”，不过他们都好景难长，最近宇宙联盟刚吃了一场大败仗，整个国家迁移了万多光年，趋避风头。”

方舟道：“知不知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夫秀清叹道：“你该知道其中不会有慧芙她们，否则我早告诉你了。”

说罢坐直娇躯，轻轻道：“吻我好吗？”

方舟摇头道：“我不要因为安慰我而这样做，但我仍是非常感激。”

夫秀清苦涩一笑，道：“除了这叁个人类叁国外，其他还有由黑蜂后娃亚娜领导的太阳海盗，专事抢掠属于黑狱人的船队和偷袭他们的基地，由于他们神出鬼没，又得到与黑狱人作对的各个种族暗中维护，黑狱人一时亦奈何不了他们。”

方舟记起这海盗女王，禁不住又想起故人来。

夫秀清伸出纤掌，按在他的胸口处，温柔地爱抚道：“太阳帝国由一帝二妃统治，大帝就是以前联邦最着名的美男子舒士俊，二妃是姊花尚思兰和尚思雅，真是奇怪，婚姻制度在联邦初期已取消了，现在忽又施行帝妃的制度，真不知士俊在弄甚麽鬼？”

方舟颓然道：“其他两国呢？”

夫秀清道：“宇宙联盟除人类外，还有其他五个与黑狱人作对的种族，领导者是雷坡武和白树，总算听到个好消息，当年他们理应和慧芙并肩作战，他们能活了下来，慧芙她们该有同等机会。”

方舟呻吟道：“若慧芙未死，宇宙联盟的领袖该是她了。”

夫秀清叹了一口气，说不出话来。

方舟忽地一把将她搂个结实，重重吻在她香上，思感能同时注进晶片

内她的精神体去，以最狂暴的方式向她展示爱火情。

夫秀清的模拟体剧烈抖颤着，显示出由於精神的连系，她的模拟体全无做作地显示主体的激烈情绪。

两分开时，方舟回复了坚定的神情，似已默默接受了有关姬慧芙等人生死的现实，微笑道：“ 看吧！这次不是虚假的了。必须时我可以使的实体和虚体每一个细胞都连系起来，不过这非常损耗能量，我们只可以每个地球天来这麽的一次，待我精神好点，来趟交配吧！”

夫秀清颊红如火，大嗔道：“ 你是无赖，原来早有阴谋，趁人家最没有防备时，这般偷袭人家。”

方舟叹道：“ 我和均须要这麽的一点刺激，对吗？ ”

夫秀清坐直娇躯，含羞点头，轻轻道：“ 方舟！你害惨我了。”

方舟勉力振起精神道：“ 迟些再算帐吧！好了，新联邦的领袖又是谁呢？ ”

夫秀清叹道：“ 是个我不希望听到的名字，就是卡尔夫南，人类的天下似乎又变成男性占优势了，叁大国的领袖，没有半个是女的，这或者是因男人始终是侵略性较强，故此比较适合战争的年代。”

顿了顿续道：“ 黑狱人对其他种族高压中显出宽容，但对我们人类却是另一回事，采取灭绝的手段，一个不留，这或者是仇恨所使然了。”

方舟道：“ 我却另有一个想法，他们是奉撒拿旦和天美的指令而行，天美最惧怕就是我们人性的特质，亦只有我们这特质，才可同时运用正反空间最终极的两种力量。天美就是由我处获得这种能力，自然再不希望有任何人类生存下来。哼！我定要那妖妇知道她要付的代价。”

夫秀清主动吻了他的面颊，柔声道：“ 好好睡一觉好吗？醒来後，我们该可以到达宇宙联盟藏身的“ 火星团 ”了，既可向雷坡武了解事情的经过，又可助他们对抗敌人。”

方舟讶道：“ 不用我陪吗？ ”

夫秀清赧然道：“ 我怕你会强迫秀清交配，故情愿你做个熟睡了乖宝宝。”

方舟人乐道：“ 根本有足够的的能力拒绝我，这样说，等於表示拒绝不了我的引诱，是吗？ ”

夫秀清横了他千娇百媚的一眼，然後消失无踪。

空气中响起她清甜动听的情歌。

人类号速度骤增，朝着反空间茫茫深处全速飞去。

第一章火焰星团

方舟睡了两个地球年才醒转过来，对一个活了八万个地球年，而其中七万五千年都处在一种静止状态的他说来，那只像眨了眨眼睛的短暂光景。

他已能控制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他再非肉体被动的奴隶，而是君临它的主人。

舷窗外现出一个大光球，那是无数星的巨大结集。

夫秀清那“久违了”的悦耳声音通过神经直接刺激他的耳膜，使声音在他神经内演绎为语言，就像一般人的直接对话般道：“这个拥有近四千亿颗星的巨球体，离开银河系足有四百万光年，最奇怪处是大部分质量集中於直径约六千光年的核心，与其外相距达十六万光年的外围星，是循截然相反的方向运转着，在物理学上这是难以解释的。唉！想不到雷坡武他们竟会被迫退到这麽远的地方去，可知这七万多年他们定是吃了很多苦头，过着东躲西避、颠沛流离的太空生活。”

方舟的思感以超越光速万倍的速度，通过正极子遥感的特性，延往以百光年计的星团深处，逐一对其中的星系探索着。

事实上每当他睡觉时，他便进入神游的状态，纵横於正空间内辽阔的时空。

不过纵是如此，两年的时间所能搜索的围和距离，比起茫无边际的宇宙，仍是非常有限：就像一个延绵无尽的海滩，只是附近的几粒沙子，已够你忙死了，何况太空似海滩沙粒般的星系间，还有大得不成比例的虚空。

方舟呆兮兮地道：“若没有正确的座标，再来个七万五千年恐怕都找不着宇宙联盟的所在。”

夫秀清回复她冰冷和不含丝毫感情的语调，平静地道：“假若流浪者可测知他们藏身的正确座标，那就代表雷坡武和白树他们都完了。因为比流浪者厉害千百倍的黑狱人和他们的爪牙，自然也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方舟一呆道：“夫院长为何变回以前冷冰冰的样子，难道阔别两年後，这麽快就变心了？”

夫秀清仍是止水不波地答道：“秀清从未曾爱上你，何来变心之言？”

方舟忘了搜探的事，失声道：“既不爱我，上次为何肯现出真身来和我搂搂抱抱，热情地亲嘴儿？”

夫秀清俏皮地道：“首先要声明的是，我的真身是在晶片之内，你见到的只是假体，干甚麽都与我无关，就当是我这爱神服务社送出来抚慰你的仿真工具好了。”

方舟见她把上次情动一事推得一乾二净，哈哈笑道：“夫院长似乎不知我也能以正极子凝聚成精神实体的方式，到晶片内去找哩！唉！的真身必是非常动人的。”

夫秀清微笑道：“你失去机会了，这两年来我在晶片的外围设了能阻止你进入的能量罩，没有我的准许，你再不能像以前般随意爱抚人家了。”

方舟呆了片晌，证实了她非是虚言诓骗後，颓然道：“看那洋洋自得的神气语调，对宇宙联盟所在处必是胸有成竹了，否则怎会硬起心肠来和我开这麽怪诞和违心的玩笑呢？”夫秀清淡然道：“你既要继续自我陶醉便任你吧！言归正传，这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分析火星团的光谱，发觉到由於她核心和外围的反方向运动，生出一种弥漫於整个直径达二十万光年的星团的强大磁场，其能量波每地球秒的振动频率达致一千万亿次以上，比可见光波的起伏和波动还要快。而更奇异的是这力场是有周期性的衰竭和高峰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正极子不受时空限制的遥感特质，没有任何探索波能在这星团内作正常运作而不受影响，这该就是宇宙联盟选取火星团作避难所的原因了。”

这宇宙内每一种能量元素，都有其独特的光谱线族，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就可把握它们的特性了。不过，由於遥远的距离，光谱只代表着光线离

开起点时的模样，那可以是以亿计的旧时光了。

方舟一呆道：“假若如此的话，时间和空间会在这广阔达十六万光年的力场内出现快慢不断循环的扭曲形态。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在离这怪异无伦的星团外近千光年的地方由反空间弹出来，目的显是要徵询本人宝贵的意见。”

夫秀清笑道：“去你的！谁要徵询你的意见。我只是让你这瞌睡有点心理准备，以免措手不及，由瞌睡变成了糊涂吧！好了！我们要开始进入最後一段的旅程了。”

方舟喜道：“的声音开始有点情意了，原来刚才是在吓唬我！”

夫秀清若无其事道：“脑袋是你的，爱怎麼想都是阁下的自由。”

下一刻，人类号钻进了反空间内去。

火星团的可见星大约是叁千亿颗，其他一千亿颗不是成了中子星、类星云，就是星的杀手“黑洞。”

任何星靠近黑洞时，只是作用在其近端和远端的引力之差或潮汐力，已足可把她撕裂成碎粉。而她的遗骸以及释放出的光线和气体，将会毫无例外地落到这宇宙内无影无形又无底的深潭内。

当年方舟往银心去寻找黑狱人的秘密时，曾因飞船失去了动能，被扯进了黑洞去，以螺旋形轨道向内运动并被加热，在刹那间穿越以万光年计的时空，到了银心去，才知道银心是正反空间角力的平衡点，以直到如今他仍难以理解的方式，暗与星河内黑洞贯连在一起。这个星团内外反向的运动方式，自成流派，优美雅致。但又是如此地令人大惑不解。

河系的内部区域像个固体一样自转着，其外层区域不但方向相反，愈移往外，速度更是逐步变慢，气体和尘埃则以更大的密度积聚，它们又成了那些年轻、炽热和光亮的星的培植场所，新旧星不断交替着。当然，这是站在泛宇宙的时间观念来说。

火星团是宇宙内非同寻常的地方，一方面揭示了宇宙的秩序和美态，同样也向人们显示了一种梦想难及的剧烈混乱。

但无论是以她的尺度和情况，均是理想的藏身之所。

人类号在深入星团约五千光年处的虚空弹了出来，以光速在河系内空疾飞着。

方舟坐在主控室的沙发上，呆瞪着眼前这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天地，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去，星的分布都是那麼平均和密密麻麻，不像涡旋星系般疏密有致，或在天上形成横跨的星河。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神经内响起道：“我收到由不同方向传来的辐射波，显示这河系内曾发生过广泛而又激烈的战斗，最接近的辐射线亦是来自一千光年以上的区域，显示战斗至少是一千个地球年以前发生的了。”

人类号开始减速。

方舟精神大振道：“可以追到最近最新的爆炸波吗？”夫秀清道：“分析在进行中！”方舟不由苦笑起来，往日在星球上，无论火鸟星也好，乐园星系也好，所谓“最近”的意思，指的都是近几日的情况。

尽管以银河系内的世界而言，也可以年月作单位。但在往来於河系的辽阔天地来说，千年万年只是弹指即过的短暂刹那。

一千年前发生的战斗，亦已可说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了。

夫秀清平静地道：“我把整个星团近四千亿颗星画分了星等和星图座

标，好方便搜寻宇宙联盟所在处，并定下了几个反空间弹出点，该可望在短时间内找到宇宙联盟和黑狱人最後一次接战的星区。”

方舟不由对夫秀清这超级智能系统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联邦要费上数千年仍做不妥当的事，她却在刹那间完成了，换了自己，恐怕也要一筹莫展，无处着手。

不过即使以夫秀清的高效率，没有几年时间，休想可追寻至最新一战发生的地点。

正要说话时，方舟一震道：“我们给找上了。”

叁十多艘碟型飞船，由反空间弹了出来，把人类号团团包围住。

这些碟型舰直径达两千米，核心厚度最大，约有叁百米的高度，碟盘边缘锋利，可见一个个圆形孔洞，是武器的发射吧。舰身透出蒙蒙金属色的银光，可是舰体却是以一种方舟和夫秀清前所未见的奇异物料织造出来的。

夫秀清早从流浪者处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报告道：“这是名列黑狱人四大帮凶之一，一种被称为”宇宙瘟疫“的凶残生物“沙西”，没有人见过他们的样子，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作战的虚实和方式，大部分人类都是被他们屠杀的，故动起手来我们绝不须留情。”

方舟看着眼前这批碟型舰队，只感头皮发麻，他们的护罩能量既复杂难明，又是强大无匹，使他难以探知其虚实，毫无把握，看来下手绝不留情的该是他们才对。忽地对方其中一艘碟型舰亮起了绿色的灯号，似是要求对话。

夫秀清大讶道：“这对”沙西“来说乃属异常的行为。在流浪者搜集的资料和情报，只要遇上人类的舰队，它便会立即展开无情的攻击，直至杀死对方又或被杀才肯停止。真不明白他们为何肯这样子的去为黑狱人卖命？”方舟凝望着舷窗外的敌人，沉声道：“教他们放马过来吧！即使是耍阴谋玩手段，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夫秀清以从流浪者处学来的通用於星际的灯号向对方表示同意。

信息刚发出去，令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就发生在眼前了。

先是叁十多个碟型舰聚拢起来，然後发出万道银芒，银芒敛去後，原来的碟型舰不复见，变成一艘直径长达一万多米的超巨型碟型太空舰，虚悬在前方处，比变戏法更神奇。

方舟看得目瞪口呆，呻吟道：“天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夫秀清冷静地道：“我开始有点明白他们为何被称为瘟疫了，他们既可合而为一，又可以无限地分裂成不同的作战单位，像瘟菌般以令人防不胜防方式，摧毁敌人的生命。”

一道黄芒，由超级碟型太空战舰射过来，夫秀清分析了对方只是建立联系的传讯光波後，在眉心处打开了一个“小圆窗”，让对方的光波能进入主控室内去。

一团黄芒在方舟身前凝聚变化。

在黄芒的核心处，一条高达两米的紫色火柱由无而来，闪跳不定中隐见有道深黑的影子，不断分开和复合，没有特定的形体。应是脚的地方，布满树根状的爪子，没有手，却有两个似是头的东西，伸缩不定。其怪异处，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同时一种冰冷、邪恶、冷酷的可怕感觉，弥漫於整个主控室内，可知“沙西”亦是具有强人精神能的生物。

方舟不知他来意为何，只好闷声不响，静观其变。

接着更令人骇然的事发生了，在黑影该是肚子的地方，现出一只或可当它是眼的东西，射出绿渗渗的异芒，盯着方舟，同时能量通过震空气，发出声音，以因黑狱人而流行於宇宙的“联邦语”道：“下属沙西第叁纵队指挥一百零一号参见上臣，叁角委员会已知会了一号，说上臣会於这期间内抵达火星团，助我们完成歼灭宇宙联盟的任务。只有上臣才有那种力量，不受这力场和扭曲时空的影响，把太阳战士的残馀寻出来。”

方舟呆在当场，想不到为何会有此美妙的误会时，夫秀清这既是人又是超级智能系统的生命体迅快地在他神经内道：“他是错认了你的反极子，那可能是现时所有黑狱人的特质，他们的飞船也应是以这特质作动力。”

方舟给她提醒，心中恍然。七万五千年了，黑狱人在帝君和帝后的指引下，发展至进化的顶点，拥有了反空间最终极的力量，那亦成为了他们不可替代的标记，难怪这些“沙西”怪物会认错自己了。

由於他方舟至少有一半的特质来自帝后天美，所以亦在某一程度上变成了黑狱人。至於另一半的正极子，除方舟和夫秀清外，恐怕撒拿旦和天美之外的所有黑狱人，均难以察知。

不由心中又喜又惊。喜的当然是可从这些沙西人处获得珍贵的资料，惊的却是怎样冒充下去而不会露出马脚破绽。

冷哼一声道：“现在形势怎样了？”沙西人仍以他那冰冷的语调道：“宇宙联盟现在只剩下雷坡武的太阳战士和翼人两股残馀力量，经过了八百个黑狱年的搜索，我们已大约知道翼人族退守到离火星团核心处约二千光年的“暴雨星区”内，该可在十个黑狱年内把他们寻到。”

夫秀清在方舟神经内叹道：“宇宙联盟的六个种族已去其四，我们怎都不可教他们再灭掉这翼人族。”

方舟打蛇随棍上道：“这追寻之事包在我身上，现在我需要一切有关的详尽情报，你立即给我办妥。”

这编号一百零一的沙西指挥官道：“虽然下属深信上臣身分毫无疑问，但叁角委员会曾有明令，任何有关资料的转移，均须经叁角委员会批准，故请恕下属未能照办。不过上臣可以放心，我已通过你们建立的反空间极速通讯网，把有关上臣的奇异飞航的一切影音数据，发回我们离此八十万光年沙西河系的总作战基地，沙西一号将亲自向叁角委员会印证，只要在这等上叁天，将会有消息回来的了。”

方舟顿时心内剧震，既为了妙计落空，更为了对方若真有这样的一张反空间传信网路，可使相隔八十万光年的两点之间在叁个黑狱天，即是九个地球天内，使消息往返，那就等若控制了宇宙的资讯传播，谁还可以和他们抗衡争锋？

方舟昧着良心道：“我很欣赏你们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了，横竖有空，就让本上臣到你们的飞舰上慰问其他人员吧！”

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西沙人指挥仍是用那不死不活、没有丝毫人味的冰寒声音道：“上臣难道不知道飞船是绝不能对身分尚未核实的生物开放的吗？这是叁角委员会订下来沿用了四万多年的铁律，违例的人均被处决了。”

夫秀清暗对方舟道：“他开始动疑了，快动手擒他！”方舟左右手分别扬起，飞出一正一反两股能量。

一万五千年来，他还是首次出手。

经过了这悠久的岁月後，通过了正反极子的能量改造，他已可有限度地直接凭体内的晶石提取反空间的压缩能量，配合正空间无处不在的正极子，变成正反两股终极力量融合而成的“正反流能”，比之以前的能量激光，高下之别，相去不知几千万里。

最精采是正反两极的力量，由於配合的方式可以变化无穷，所以其运用亦可千变万化，像眼前这一击，两种极端相反但又互相吸引的力量，便凝成两个圆罩，分由左右两方往对方罩过去，若给罩子合拢起来形成一个正反两极生生不息的罩笼，那除非是撒拿旦和天美亲来，否则恐怕没有任何人能脱身出去，因为那时唯一逃逸之道，就只有凭肉身潜回反空间内去了。

眼看得手时，这沙西指挥倏地消去，接着一点红光迅速扩展，爆起强烈的芒。

方舟大吃一惊，想不到对方的反应敏捷之至，不但立时经由贯通两艘飞船的能量通道逃逸，还引爆了一颗能量炸弹，若给它在人类号的内部爆炸，恐怕整个智能系统都要灰飞烟灭了。

“砰！”

红芒给正反流能凝起的能量罩密封起来，不能逸出分毫它那毁灭性的能量，两股力量更在合成圆球後的能量单身中互相追逐，形成永无休止的能量平衡。

方舟以思感能把困着对方能量炸弹的圆罩送进了反空间内，避过了一场可怕的灾祸。

战争同时开始了。

由叁十多艘碟型舰合成的巨型太空舰芒光乍闪，千百道盘旋飞舞的黄芒，画过虚空，朝人类号激射而来。

不用方舟吩咐，夫秀清已分析了对方武器对自己的威胁力量，人类号电射而前，硬挨了对方首轮的攻击，美女张开檀，吐出一张由正反两极流能形成广达万里的巨网，捕鱼般以亚次光速的速度往敌舰撒过去。

敌人的第二轮攻击，全给铺天盖地罩过去的巨网挡格住，生出漫空光雨，声势惊人。

舰内的方舟在敌人炮火射中舰身时，受尽能量激的苦头，同时暗暗惊心，这沙西族只是黑狱人的四个手下的种族之一，已这麼厉害，那黑狱人岂非还要难对付上百倍千倍。

纵使人类号拥有正反极子凝成的强大护罩，但只要来上十艘像眼前这般火力的飞船，连番攻击下，人类号恐怕也挨不了多少时间。

此时他的思感能附在能量网处，使能量网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活了过来，朝敌舰罩去。

“飕”的一声，碟型巨舰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往横逸去，确是静如处子，动若能达光速的脱免。

方舟不慌不忙，能量注入整张巨网内，迅速扩大，以等光速蓦地扩阔十倍，一下子把对方包围封死在这张天网之内。

眼看对方逃走无门时，令人难以置信但又理所当然的事发生了。

碟型飞船先化作一团黄澄澄的芒，接着分裂成以千万计的小型碟体，如一群倾巢而出之蜂般钻进了反空间去，其灵活变化处，教人叹为观止。

夫秀清操控下，人类号亦同一时间来到反空间内去。

就这刹那的缓冲，沙西的千万艘直径不过一米的小型碟舰，已分往四方八面逃往反空间的深处。

任夫秀清的智能系统如何超卓，方舟如何神通广大，也没有能力把对方的飞船全部摧毁，惟有眼睁睁看着对方消失在反空瑰丽无匹的微茫远处。

第二章太空战纪

人类号在反空间内全速疾飞。

目的地是离火星团核心约二千光年某一处被称为暴雨星区的地方，由於没有座标，届时只好慢慢搜寻了，不过只凭这资料，要搜遍所有离开核心区这般距离的星系，没有几个地球年休想办到。

夫秀清现身出来，到了呆望窗外的方舟旁坐下，柔声道：“方舟！你是否气馁了？”

方舟伸手搂上她香肩，在她吹弹得破、闪动着超凡脱俗光辉的脸蛋香了一，叹道：“我不是气馁，而是担心，直到此刻，我们仍弄不清楚刚才那艘沙西飞船如何可寻上我们的人类号，可能现在我们的行踪，已完全暴露在他们那反空间极速通信网的监视下。”

夫秀清一对秀眸射出深刻的感情道：“还记得那将自身作为飞船、又是黑狱人宿敌的异生物说过的话吗？他曾说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反空间的认识上胜过黑狱人。唉！差不多八万年了，他们应已把对反空间的知识全部掌握和用上了，而惟有这样一张正反空极速网路才可把广阔的宇宙置於他们的魔爪内，现在我们可说已“上网”了，敌人随时会来追捕我们，你再不振作点，怎能和他们周旋到底？”

方舟哈哈一笑，将她搂个结实，不怀好意地道：“还不引了这个可人儿出来，嘻！亲个嘴儿吧？那会使我精神百倍哩！”

夫秀清“赧然”道：“早知出来见你，定不会有甚麽好事，只恨人家又不想骗你，现在我这身体，每一个神经点和晶片内的正极子精神体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可说是和变成爱神前的夫秀清全无两样。你不知人家费了多少心力，才研创出这方式出来呢。”

方舟大喜又大讶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能把整个智能系统迁移到晶片去，才可以做到。”

夫秀清道：“你睡你的觉，我做我的工作，每天我都在变化和进步着，只是不让你知道罢了！不要误会，我将宝具在晶片内那“芥子能纳须弥”的天地重建出来，并不是要享受和你直接肉体欢娱，而是在敌人庞大的压力下，筹谋更灵活变通的应付方式，试想假若黑狱人的叁角委员会知道七万多年前的天敌方舟出现了，会有甚麽反应？”

方舟苦笑道：“当然是不择手段的来杀死我，以免後患无穷。”

夫秀清肃容道：“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假若我没有猜错的话，黑狱人的大军将在暴雨星区守候我们的来临，除非我们立即掉头溜走，否则休想逃掉。”

方舟叹道：“我们怎能任由那些翼人被灭绝呢？”夫秀清道：“黑狱人

太清楚你的性格了，不过我们亦非全无应付的方法，你若肯停止不再对我动手动脚，我会把想到的方法告诉你。”

“宇宙二号”在陨石密布的太空区，以亚次光速的速度灵活如鱼般地飞行着，穿过了一团厚达四分之一光年的尘屑区後，左方的新太阳发出耀人眼目的强光，纵使距离达十万光年，宇宙二号仍感受到她诞生时释放出来的庞大能量，使她在漫空的太阳内脱颖而出，惹人瞩目。

在这火星团边缘区域处，任何奇怪的事情都可以发生，躲到這裏足有叁千年的白树早习以为常。

宇宙二号在设计上，只隐约可使人联想到以前人类的飞船。

经过了七万五千年的流亡生活，人类的幸存者庞大的危险威胁下，无论那一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的身体变得可以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只要补足能量後，可长时期不进食和呼吸，有毒的气体到了肺内後，都会被净化吸收。

人类的消化系统变成了能直接吸收星热能的工具，皮肤可随意开放和封闭，好调节太阳能的吸收。

神经线比之七万多年前复杂了几近一倍，使他们思考和精神的力量随之大幅增加，以前大部分由智能系统负责的工作，都转移回到人类手内去。

智能系统是模仿人类的神经系统而来，现在则倒转了过来，人类反模仿智能系统而造化，每个人都变成一具自给自足、不断进步的思考体系。

那是在这太空战国时代生存的必须条件。

宇宙二号是由一大四小五个圆盘体组成，圆盘间再由圆柱体联系着，假若某部分被毁，每个圆盘均可脱离母体变成独立飞船，继续作战或逃生。

主盘直径二千米，位於中心处，由两侧斜伸如翼，撑起两个最小的圆盘。

另两盘分别位於前後方，头短尾长，形如由圆盘构成的巨鸟，形态非常优美，总长度约有一万五千米，但感觉上仍是轻巧如燕。

人类都爱唤这种最新的飞船作“盘鸟”。

在主控大堂内，白树一身竖白色军服，风采依然，坐在主控台处，通过感应头罩，指挥着盘鸟上四十叁名男女战士在这危险的星区高速飞行。

他身上的军服其实是大幅改进的随意肌，不但可使他成为威力惊人的随意战士，还可进行反空间的旅行，这使宇宙联盟的战士能屡次在船毁後仍可安然逃往别的盘舰去，又或回到基地。

随意肌成了现在人数只剩下五十多万的宇宙联盟内太阳战士的基本装备了。

思感头罩响起与秘密基地建立了联系的信息，雷坡武的声音道：“老朋友，我们的间谍船，由黑狱妖的反空间通信网，截获了大量异乎寻常的信息！”白树智慧的眼睛亮了起来道：“只要是不寻常东西，就教人兴奋，这七年来听到只有一种讯息，就是黑狱人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唉！自离开了银河系後，便从没有人快乐得起来了，每个人都变成了可以控制情绪的活机器，甚至面对死亡都不会有任何感觉，这是一个优秀战士的先决条件，但以前的人性究竟是否就这麼消失了呢？仇恨把每个人都改变了。”

雷坡武沉默下去，好一会才道：“假若女皇在这就好了，若非凭她看透了一切眼光，我们休想仍能活着与黑狱人抗战。我始终不相信她死去了。”

白树叹道：“我在宿星区与舒士俊会面时，他也表示不肯相信姬主席已

不在人世，现在只有凭她的号召力，才有可能把四分五裂的人类联结起来，向黑狱人的大叁角河系发动反攻，就算死，也让所有人类一块儿死吧？”

顿了顿续道：“是了！你还没告诉我有甚麽好消息？”

雷坡武回复冷静沉稳的语调道：“事情同时发生在最远和最近的两个处所，先说最远的，那该是离开大叁角河系叁千万光年处，介於长蛇河系和素帛河系间的一个黑狱太空基地，忽然受到了袭击，驻守在那的整个黑狱舰队和基地都被摧毁了，至少死了数千个黑狱人，自方舟之後，从没有人能令黑狱军团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现在叁角委员会已派了走狗液态鬼去追寻敌人，这事实在大快人心。”

白树精神大振道：“是谁这麽厉害呢？”雷坡武道：“你为何不对黑狱人不亲自去对付这神秘的大敌而感到奇怪呢？”白树道：“自从二万年前，我们的联军在大叁角河系的外缘处惨败後，黑狱人已罕有出手，只是派手下的奴才为他们卖命，这趟事情虽然严重，不过我早习惯了他们的不亲自出手了，故不以为怪。”

雷坡武道：“但这次你错了，叁角委员会在两个地球日前乘大帝号离开了大叁角河系，起程赴火星团，目的是为了对付一艘外表是个美女头的古怪飞船，这能否引起你任何联想吗？”白树剧震道：“人性实验室？谁在其中呢？”雷坡武苦恼地道：“这是目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的问题，而叁角委员会定是知道面载的是何人，才会倾巢而出，誓要歼灭对方。”

白树脸上透出兴奋的红晕，一字一字地缓缓道：“若我猜测得准确，面必是失踪了七万多年的方舟或是巴斯基和舒玉智，只有他们才可令黑狱人震撼至此。能与他们周旋抗衡的力量出现了，黑暗的太空战国世纪终於露出第一线的曙光。”

人类号由反空间弹了出来，飞进了离火星团核心约二千光年一个充满气体的星区。

这团气体的份布并不均匀，但笼罩的围足有五千光年的厚度，看来就是沙西族人所指的暴雨星区了。

方舟独自一人卓立舷窗处，欣赏着外方壮丽的迷茫宇宙。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在这段旅程内，我找到了十二颗黑狱人放置在反空间内以极子传信的卫星，不过由於他们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反极子光码，而我又缺乏客观的资料引证，故没法破译它们的内容，否则就可知道有关黑狱人的活动了。”

方舟求道：“现身出来和我说话好吗？”

夫秀清淡淡道：“这是非常损耗能量的事，特别是因你的不轨行为而挑引起我的情绪波动，更使我难以吃得消，你还是做个好孩子，就这样和我对话好了。”

方舟一对眼睛倏地亮了起来，凝望着前方某处，像说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般道：“院长准备好了吗？我的老朋友大帝号来了！”

夫秀清平静地答道：“准备好了又怎样哩？想不到我们辛辛苦苦建成的飞船，刚出道即遇上这最可怕的敌人，是否命途多舛呢？”

方舟微笑摇头道：“不！那是我们的荣幸！”

眼前雾气狂卷，下一刻大帝号由反空间钻了出来，微泛血红的巨大晶球体，下面千百道张牙舞爪的触须，扬威耀武地拦在前路处。

她并没有分毫改变，因为她根本不须改变。

在一万五千年前她已是最终极的太空舰，到了今天她仍是无敌於宇内。

全长六千米的盘岛型太空战斗舰，由伪装成岩块的“力门”穿了进去，来到深藏地核处的太空基地。

在这七万多年的悠久岁月，人类的智慧和科技在求生的奋斗下，全面蓬勃发展，而特别发达的就是反侦察和间谍的技巧，对于采取太空游击战术的宇宙联盟来说，没有比这方面更能决定他们的存亡了。

这颗位于陨石核心的超级陨石，比毁灭了的家乡地球还要大上叁倍，石体表面都是被改造了的物质，由于能吸收侦察波的关系，连沙西族的飞船也探测不到他们的存在，当然整个陨石区的庞大力场，更提供了最佳的掩护。

其次就是截听的技巧和对敌人光码的破译，使他们这一万年来，总能先一步逃离敌人的魔掌。不过纵是如此，他们仍是处于流离浪荡、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涯裏。

这火基地是他们最后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基地了，可见他们已届穷途末路。

宇宙二号缓缓降落在满布盘岛的基地上。

白树离开盘岛，在基地的主办公大楼与雷坡武见面，商议如何应付眼前最新的形势。

白树这时已从可能是方舟等出现的兴奋回复过来，道：“我再想过这问题了，方舟等如果出现，怎也不该在七万多年後，所以由黑狱人的通信网得来的情报，说不定是黑狱妖的陷阱，想把我们引出来加以歼灭的手段，我们务要小心处理。”

雷坡武外貌依然，但眼神却完全不同了，不但深邃难测，还带着一种近乎电磁电力的闪芒，使人知道在过去这段悠久的年月，他的精神力量大幅扩展着。

以进化的角度而论，七、八万年实在算不了甚麽一回事，但对一个人来说，近八万年的生命和经验，已可把任何人彻底转化了。

这宇宙联盟统帅微微一笑道：“若是叁角委员会伪造出来的消息，那他们的想像力实在大有进步了，竟可以想到一艘由人性实验室开发出来的飞船，那是多麽引人入胜？”

白树叹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小心一点，再吃一次败仗的话，我们将永无翻身的机会，还是静观其变稳妥一点。”

雷坡武苦笑道：“我们想插手亦是有心无力，对上大帝号时，谁都只有逃命的份儿，奇怪的是自银河系一战後，撒拿旦便销声匿迹，否则若有他主持大帝号，我们早完蛋了。”

白树道：“这其中定有我们猜不透的玄机，这趟我去与舒士俊会面，曾谈及这问题，他说曾千方百计的擒到了一个黑狱人，希望可以由他的记忆细胞内得到有关撒拿旦的行踪，可是这黑狱人情愿把辛苦得来的人体销毁掉，形神俱亡，仍不肯让他们得到他脑内的东西，使舒士俊徒劳无功。”

雷坡武道：“你这趟与他商议结盟的事，有甚麽发展？”

白树叹道：“现在我们变了像瘟疫般的人见人怕，叁角委员会的策略确是一绝，全力打击我们和与我们沾上任何关系的人，却暂时放过了其他的反对力量。那些傻瓜竟如此短视，难道不知黑狱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太阳人吗？”

雷坡武淡然道：“太阳帝国和新联邦仍在交战吗？”

白树道：“只是局限於小规模争斗而已！有黑狱人这大敌窥伺在旁，谁都不敢妄动干戈，最近娃亚娜那群太空盗袭击了卡尔夫南的一个太空基地，抢走了新联邦最先进的一批器材，接着转手卖了给舒士俊，便卡尔夫南大为光火。嘿！看来娃亚娜对舒士俊特别有好感哩？”

雷坡武道：“自姬主席失踪後，舒士俊变得很厉害。他也算深情了，人说时间可冲淡一切，但七万多年对他却一点都不管用，听说他不时要找新鲜的女人，才能使他压下心中对主席的思念和痛苦。”

白树道：“但那也使他忘掉黑狱人的威胁，所以拒绝了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建议，只答应在物资上暗裏援助我们。经过了这些年来的战争，以大叁角河系为中心广被近四千万光年的宇宙，所有反对黑狱人统治的种族均逐一被灭绝，除了我们的拍档翼人族外，就只馀下人类在孤军作战，其他不肯投降的不是迁移到更远的河系去，就是躲了起来，似乎不知道当黑狱人收拾了我们後，下一个就是轮到他们其中之一了。”

接着精神一振道：“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一举把黑狱人驻在黑狱帝国边缘区的军事基地，连人带船杀得一个不剩呢？会否又是黑狱人放出来的烟幕？”雷坡武道：“我直觉感到这两段情报都是真实的，现在我派出了十艘”谍报舰”，设法与那艘可能载着方舟等人的神秘飞船建立联系。唉！假若事情属实，那就真令人为他们担心了。”

白树道：“方舟是我们最不用为他担心的人，现在还是为我们最亲爱的战友翼人族安排撤离暴雨星区的行动吧！在宇宙曾遇过的种族，没有比她们更接近我们的形体和思考的方式了，有时我真怀疑也许大家都是来自同一的生命种子，只因落在不同的环境，才生出了文化和外形上的少许差异。”

雷坡武容色一黯道：“太迟了，沙西妖物刚完成对整个暴雨星区正反空间的封锁网，我和翼后对话尚未完毕，通信就给完全切断了。”

白树为之色变，难道最後一个盟友也要灭绝在空具人身、却绝无人性的黑狱人手内吗？黑狱帝国的势力围，大约可用他们横跨五千万光年的反空间通信网路来界定，在这围内所有具智能的种族，若要公然存在着，就须臣服在他们的统治下，接受叁角委员会的指令，忍受他们在各方面的劳役和剥削，好让黑狱人有足够後援去扩展他们领土。

黑狱军团的实力大部分集中在帝国中心处的大叁角河系，那颗中子战星成了叁角委员会的总指挥部，近五万年来再没有离开过大叁角河系。

大帝号由於没有了撒拿旦的操纵，故叁角委员会的叁大头领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都不愿因驾御大帝号内那“火球>Transfer interrupted!号出征，况且只是那过百艘新建成拥有反极子能量的晶体元帅级飞船，已是宇内难逢敌手，更不用劳烦他们的终极武器大帝号了。

这次他们竟动用到大帝号，可见他们对方舟是如何重视。除了驻重兵於大叁角河系外，叁角委员会还在帝国的边缘区处建了一百多个太空基地，由改良了的银河级飞船驻守。现时在帝国境内，唯一公开反抗他们的力量就只剩下宇宙联盟仅馀的两个种族了，一俟消灭了他们，就会向在帝境外的太阳帝国、新联邦和其他种族开刀。黑狱人如此穷兵黩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帝君撒拿旦和帝后天美的结合。当“圣婴”出世时，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而对这事最具威胁的人，正是深悉内情的方舟。他仍在人世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黑狱帝国，无论须付出任何代价，黑狱人都要取方舟的性命。

太阳帝国位於离开帝境五十万光年外的新银河系内，共有四十多个领星，统治权集中到舒士俊、尚思兰和尚思雅这一帝二妃的王族集团。

当年逃出银河系的船队裏，以舒士俊准备得最是充足，逃得最远，带领的人数亦是最多，经过了两万多年的反空间旅程後，终来到这远离银河系过亿光年外的河系来。

直至一万年前，当黑狱人的帝国扩展到现在的领域时，他们的存在才被注意就在这四万多年，一帝二妃凭着他们以前做生意的精明头脑，使人类的文明在这开花结果，又解除了以前联邦的禁令，由带来的精子库取出生命的因子，培养出一批新的人类，使太阳帝国的人数增至近二亿人，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各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

太阳帝国基本上是个军事王国，但所有风貌习惯，由建物至乎衣服礼仪，均趋向复古，这固然反映一帝二妃的爱好，同时也看出在经历家乡被毁的大灾变後，人类下意识地追求以往尚未踏足太空时那种安逸和平的远古生活。

这时往离河系核心叁万光年处被命名为新太阳系那七颗行星的第四颗新地球上的皇宫，舒士俊在尚思兰和尚思雅的陪同下，接见远道来交易的太空盗首领蜂后娃亚娜。

在布置得古色古香、充满古歌德式建物的华丽後廷，舒士俊等在喷池旁设了鲜果宴款待娃亚娜和伴她而来的长发女芝芝、左盗将辛普林和右盗将古斯塔。

七人言笑甚欢，不一会转入正题，身穿军服的舒士俊那多了以前所没有的坚毅威严的英伟容颜露出一丝笑意道：“黑狱鬼最近有甚麽新的动静呢？”娃亚娜淡淡瞟了他一眼，道：“帝主你乃做生意的人出身，自当知道这麽珍贵的情报，最少该值上一吨经提炼过的”重磁铅”吧！”重磁铅乃新一代的激光能原料，由十八种稀有金属提炼而来，非常珍贵。

尚思雅仍是那风流娇俏的媚样儿，噤哟一声道：“蜂后尚未说出来，我们又怎知是否值那麽多呢？”坐在娃亚娜左方的长发女芝芝沉声道：“任何一个由黑狱帝国探来的情报，都要冒上生命的危险，只是这点，已非区区一吨重磁铅可以抵偿了。”

尚思兰微笑道：“我们就洗耳恭听吧！”

娃亚娜若无其事道：“这正是这次我们来贵国的原因，因为方舟终於出现了。”

舒士俊叁人立即为之动容，前者眼中更闪过深刻的妒忌神色。

第叁章两雄争锋

方舟的精神提升至七万多年来最巅峰的状态，与夫秀清的正极子精神体合而为一，延伸至人类号的每一个分子。

双方虚悬在星间的空际中，遥遥对峙。由於这离火星团核心的庞大力场只有一千多光年，所以时空的扭曲强大至不能忽视的程度。

在这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直线。当你以为正笔直的由一点出发往另一

点时，其实依循的只是条由核力场决定的曲线。

最头痛的是这曲线会随着力场的变化而改变。

现在力场正处於高峰期，时间变得更缓慢，扭曲度更是大幅增加，若把握不到时空的变化，没有任何攻击可以命中对手。而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利是要逃命的一方。大帝号正在计算着这奇异星区的时空扭曲度。

方舟凝望着十万公里外这庞然巨物，心中涌起深刻情怀。

那些无风而动的触须，正像长蛇般蠕舞着，向人类号展示它们灵活多变的特性。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神经内响起道：“方舟！我们行动吧！”长发女芝芝美眸射出向慕的神情，接口道：“方舟确是非同凡响，一出现就惊动了整个黑狱帝国，使叁角委员会和黑狱人倾巢而出，照我们的估计，纵使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这叁人同时出动，亦最少要十万个最精锐的白盔战士，才可以如臂使指的驱动大帝号，假设大帝号被歼灭，黑狱军团的势力将大幅被削弱，尽管仍有中子战星，但由於其速度缓慢得多，所以再不能保持七万多年的绝对优势了。”

尚思兰叹道：“就算是方舟，亦无法能给这宇内无敌的战舰任何威胁，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帝号会顺道把宇宙联盟灭掉，那时下一个目标，若非我们就是卡尔夫南的新联邦了。”

舒士俊脸色微变，以大帝号每个地球时近万光年的高速，就是一心逃走，恐亦逃不了多远。

现时太阳帝国在反空间的研究上已很有成绩，旗舰“太阳号”的速度可达至每地球时千二光年的速度，但比起大帝号，只像小巫遇上大巫，半点机会都没有。

大帝号离开大叁角河系的消息，确使所有反抗他的人肉跳心惊，生出大难临头的感觉。

蜂后娃亚娜向舒士俊正容道：“帝主！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固定的星球基地，化整为零，避祸时可灵活和方便一点。对大帝号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你们辛苦建立的基地，连星球一并毁灭，只馀上一堆麈屑和残月。”

舒士俊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自从建立起第一颗领星，便知道有这么的一天，不过仍想不到黑狱人领土的扩展如此迅快。是了！黑狱鬼的四个爪牙有甚麽动静呢？”

就在娃亚娜说着最後一句话时，舒士俊感到长发女芝芝的身体泛起微不可察的一下颤动，使他直觉到这件事上，芝芝有不妥当的地方。

经过了数万年的进化，因着蜕生术的关系，人类的外形变化虽不大，但内裹神经系统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於适者生存的原则，人类不但大大增强了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能力，亦因来自方舟的启示，踏上吸收宇宙各种能量的进化之路上。

以往潜藏的力量被释放了出来，当两个人交往时，他们会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联系起来，可感知对方心灵的反应。芝芝已是隐藏自己内心情绪的高手，但仍给舒士俊捕捉到一鳞半爪。

舒士俊正深思其故时，娃亚娜道：“沙西人出动了占其总军力四分叁共二万多艘“基西级”飞船，在火星团的暴雨星区布下一张太网，封锁了整个星区的十多万个星系，看来他们是要逐分逐寸的展开搜索。”

尚思雅色变道：“这方法最有实效，虽可能要过百年的时间，但终有一天会给他们把翼人族搜出来。”

蜂后的左盗将辛普林道：“何须百年之久，当叁角委员会那叁巨头的力量联结起来时，不须一年时间，就可以神游的方式，搜遍星区内的每处地方，那时就是翼人族灭亡的时刻了。”

娃亚娜叹了一口气道：“黑狱人定可由翼人族的俘虏处得知雷坡武和白树那最后一个基地的所在处。唉！我曾劝他们逃走，但雷坡武却表示情愿战死，真是条好汉子。”

尚思兰仍是那典雅娴静的秀气样儿，淡淡道：“听蜂后的语气，是否起了避难远方的念头呢？”

娃亚娜眼中射出伤感的神色，望往廷外花木繁茂的花园，嘴角牵出一丝苦涩的笑意道：“现在就要看方舟与大帝号的一战了。”

众人微一愕然，脑海内幻起了这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一战那惨烈的情景。

在大帝号核心处的总指挥大堂，分别坐着现今黑狱帝国最大的叁个决策者和拥有最可怕力量的叁大巨头，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

美雅女生得千娇百媚，尤其一对比常人长了至少寸许的凤目，澄蓝的眸子更有种勾魂摄魄的奇异魅力。

她穿一副低胸装式样的黑色金属盔甲，使大截酥胸、修长的玉腿、光致致的肩臂都露了出来，皮肤雪白晶润，闪烁着动人的生命光辉，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保证目眩神迷下移不开目光。

金光灿烂的秀发，写意自然地中分下垂，散在娇嫩的肩背处一个以晶石造成的圆环紧箍着她的额头和後脑，电芒隐现，加上一对晶石臂箍，浑体散发着既神秘又危险的感觉。

北保司外型是位高姚英俊的男子，但脸容的秀美娇俏，皮肤的细滑嫩白，却绝对可与美雅女分庭抗礼而毫不逊色，充盈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妖异邪气。

他穿的是柔软的银袍，眉心和两掌掌心，均有一点宝石般大的晶石，就像嵌上了一点精芒，说不出的古怪和邪异。

封神仍是老样子，穿上一身大将的白色战甲，神情肃穆。

他们分别坐在叁张由晶石造成的巨靠背椅内，分布在这空广无人的大堂，晶石的地板上隐见一道红线，把他们连起来，恰成一个等边大叁角。

在这叁角阵的正中处，来自暗礁星系的大火球凝聚成一团直径只有五十米的芒火，核心处赫然是黑狱人最珍贵的降神器。

火球和降神器不断滚动着，但无论转往那一个方向，他们运动的方向都是恰恰相反，使人感到其中一定有点道理。

分布在叁个尖角的叁张晶椅和形貌各异的叁个人，面对一球能量团在这圆拱型的大堂正中隆隆而动，情景的怪异，确使人心生寒意。

大帝号内近十万的黑狱白盔兵均进入半睡眠状态，好将力量与这能量的叁角合而为一，驱动这艘宇内最具威力的飞船，应付眼前的大敌。

人类号那秃头美女像正笔直地朝他们飞过来。

经过了七万多年的征战後，未逢敌手的黑狱人，终於遇上了最顽强的挑战了。

封神凝望着人类号，虎目射出深刻的仇恨，就因方舟使他受到前所未

有的耻辱，今天就是清洗的时刻了。

经过了这么多的造化，黑狱人除了本质上的不同外，各方面都愈来愈人性化了，对美雅女来说，方舟可说是这世上唯一对她有吸引力的人类，那并非是男女之情，而是生命磁场的吸引力。尽管大家各自在敌对的飞船上，但她已感到方舟庞大无匹的精神力量，正紧锁着大帝号，那是既可怕又刺激的感觉。

自从得到了人类的身体后，她还是首次生出这种微妙的感觉。

可是她却不得不毁了他。这是注定了的命运。

北保司发出一阵男女难辨的阴柔笑声道：“难怪帝后说方舟乃最特出的人类，至少他送死的勇气比任何人都强得多了。”

封神冷冷道：“你若是轻敌，保证你会吃亏，这人诡计多端，千变万化，只看连帝后都弄他不死，就可知道他的厉害了。”

美雅女娇叱道：“动手！”

叁人的精神结合起来，投到火球核的降神器去，能量立时传往下方的一千二百条触须处，使它们融合为一，变成一道旋转的光柱，闪电般朝对手卷旋而去，似要把暗黑的虚空撕裂了开来。

方舟卓立在美女眉心处的主控室内，面向着主规野舷窗，看着卷旋而来的能量柱，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已分析了光柱的威力，摇头叹道：“没有了撒拿旦在主持大局，大帝号的威力至少减了一半。我们虽仍没法取胜，但怎麽败法，却是一种高深的艺术。”

时间上再不容许夫秀清作出任何反应，在这种动辄决定生死的太空战，她把操作权交到方舟手上，由他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尽致。

方舟把思感融入了夫秀清那在晶片内为他敞开了大门的天地，作出还击。

这一着可说任黑狱人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到。

无论人类号多麽厉害，比起由中子星变成的大帝号，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夫秀清才想出了这个方法，就是把整艘人类号全搬进了晶片内。

本来这种“芥子纳须弥”的方式，只是一种理想中的可能性，但当夫秀清这新爱神在晶片内那由正极子组成的“无限宇宙”内产生后，就将这从不可能的构想变成了事实。

通过正极子，她把人类号所有资料和设备一点不漏地复制在晶片的空间，欠的只是能量。

就算整艘人类号毁去了，她也回在刹那间利用正极子的重组，凭着晶片内那具体而微的资料重制出来，只要再由方舟引进正反动能，一切均将与前无异。

由这角度去看，人类号将永远也不会被毁掉，当然唯一条件是要保住晶片。

以方舟现在的能力，要保护整艘人类号，仍是力有不逮，但对指头般大的晶片，他却是游刃有余。

此时整个人类号的美女头亮了起来，迅达光速，倏地化成一束强芒，刹那间绕着大帝号转了十多个圈，紧蹊其后的光柱始终差了一线，追她不上。

大帝号的光柱重新变回千多条触须，以光速延伸，变成一幅广罩方圆百万公里的大光网，再以人帝号为核心收缩，像捕一条小鱼般去擒拿人类号。

大帝号的主球体同时生出巨大的力场，庞大的引力，使人类号的速度

骤失，狂跌至八分之一光速。更骇人的是大帝号直径达八十公里的晶球主体露出无数的暗红点，烈射出以万计直接提取自反空间的压缩能量，在方舟还没想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时，人类号已被连续击中了一百零二次。

尽管以人类号由正反两种极子造成的护罩，亦立即吃不消，通体亮起了毁前那一刹那的亮芒，照得大帝号这一边有若反映太阳的月球。

至此方舟才真正尝到大帝号骇人的威力。

打既打不过，逃又逃不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船毁人逃”了。

战争这时才真正开始了。

第四章短兵相接

宇宙联盟的基地敞开十多个出口，一艘接一艘盘鸟由地下基地飞了出来，在陨石纷飞的天空布成阵势。

目的地是离火星团核心处二千光年的暴雨星区。

千多艘大小如一的盘鸟太空舰，任空中联成壮观的远征舰队。

这是宇宙联盟剩下来的全部军力了。

雷坡武和白树均是情深义重的人，绝不肯坐看盟友翼人族被沙西族灭掉，要死就死在一块儿好了。

他们就是以这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心情，赶往战场去。

雷坡武和白树可说是人类最後两个有勇气和高尚情操的领袖了，若非他们长时期与黑狱人作战，卡尔夫南这野心家建立的新联邦和舒士俊的太阳帝国焉能独善其身，像两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不过这情况已因大帝号的“重出江湖”而告一段落。

在大帝号的惊人反空间的速度下，只要几天工夫，便可在离黑狱帝境最远的新联邦出现，再没有人能作壁上观了。

蜂后娃亚娜和她的手下离开後，舒士俊独坐王宫的後廷内，呆望着喷水柱下来的水花，沉吟不语。

尚思兰来到他身旁坐下，轻轻叹道：“是否又在想姬慧芙呢？”

舒士俊伸手把她的纤手抓紧，微微摇头，道：“我想的是娃亚娜，别看她现在对我们非常友善，事实上这群太空盗全是泯灭人性的家伙，经过七万多年来不断寻找基因的改进和突破，我真怀疑她们有多少成分仍可算是人类。唯一的例外是长发女芝芝，她似乎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我，就是因为如此，才被我察觉到她们暗正进行某种对付我们的阴谋。”

尚思兰脸色微变道：“若害了我们，对他们有甚麽好处，现在宇宙内的人类已所馀无几了……”

舒士俊有点心烦意乱地打断她的话道：“这群太空盗很难以常理去揣测他们的动机，或者他们暗与卡尔夫南和霍斯飞有交易也说不定，又或是暗中与黑狱人的爪牙“墨尔盘龙人”有交易。据我们的情报，龙人族一直没有攻击娃亚娜的飞船，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尚思兰花容失色道：“若帝主猜测无误，我们现在正陷在四面受敌的劣境，眼前的和平安逸只是一种假象。”

舒士俊双目亮起精芒，语气转冷道：“打一开始，这便是一种假象，太阳帝国内的公民，谁不是抱着过一日得一日的心情在逃避着这可怕和残酷的命运和现实。不过若非有黑狱人的威胁存在，恐怕卡尔夫南的新联邦大军早压境而来，我现在忽然有点後悔因为独善其身，故而拒绝了白树结盟的提议。唉！我是否太短视了呢？”尚思兰爱怜地探手摸上他脸颊，柔声道：“帝主不是短视，而是一方面明白到与黑狱人对抗只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更知道我们那由一百叁十六人组成的内阁成员中，大部分人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情做人，绝不会同意加速与黑狱人正面交锋的时间。现在谁不备好逃跑的路线？只要黑狱人放出风声要到新银河系来，保证我们看似强大的军队，会一哄而散，事实就是这么令人气。”

舒士俊眼中闪着复杂的神色，语气却非常平静，淡淡道：“我既希望方舟舰毁人亡，又希望他大获全胜，只要没有了大帝号的威胁，整个形势将会扭转过来。黑狱帝国虽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再不会像以前般使人连与他们对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那种无奈的感觉。”

尚思兰美眸闪过异采，轻轻道“不要再妒忌方舟和姬主席的关系好吗？那是七万五千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已成了人类唯一的希望，假若连他都败亡了，我们便须立即有多麽远逃多麽远，宇宙是那麽无际无涯，怎也该有避难的桃花源。”

舒士俊苦笑道“昔年我被慧芙使人押着进入逃跑的太空舰内时，还以为飞他个两万多年，就可以避开黑狱人直至宇宙终结的时刻，看看吧，十万年不到便给他们寻上门来，若非有宇宙联盟以游击战术拖着他们的後腿，时间怕还要短上一半。这趟黑狱人早有布置，大祸来时我敢肯定没有半艘飞船可逃出罗网。而出卖我们的人就是娃亚娜。”

尚思兰娇躯剧震道“那我们该怎办才好呢？”

舒士俊霍地起立，昂然道：“方舟才现身宇宙，就表现出不畏死的豪情壮气，我舒士俊那能如此窝囊，我将向整个太阳帝国四十多个星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使所有人明白到摆在眼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像猎物般被敌人捕杀，一是像个战士般流尽每一滴血，展示人类的尊严。”

尚思兰陪他站了起来，眼中射出迷醉崇慕的爱火，欣然道：“思兰愿与帝主共进退，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儿好了。”

在大帝号的主控室内，黑狱帝国叁角委员会的叁大巨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人类号在虚空爆成一团使人惊心动魄的光，构成飞船的物质化作了万亿条光线，刹那间填满了所有空间。

在强烈的爆炸波裹，大帝号虽夷然不动，但强度达二十万度的护罩却骤跌了五万多度，可见人类号确拥有他们前所未见的可怕能量。

看着大敌灰飞烟灭，可是叁人仍是神色凝重，因为他们都知道方舟尚在人间，正从反空间往大帝号潜过来。

但他们却不担心，因为大帝号经过这七万多年的改良，已拥有了把反空间分隔开来的反极子力墙，除非方舟拥有反极子的能量，否则休想能闯进舰内。

当他被反弹开去时，大帝号就会和他上演猫捉耗子的游戏了。

无论在反空间又或正空间内，大帝号都是全无敌手的。

“轰！”整艘大帝号晃动了一下，显示出两股强大能量的剧烈撞击。

美雅女叁人的精神延伸往反空间内，恰好捕捉到一个代表生命的能量

光点，被那将大帝号和反空间分隔开来的反极子力墙反弹到反空间的深处去，迅速远。

叁人心中同时欢呼。

大帝号倏地钻进反空间内，朝敌人追去。

方舟已被紧锁在大帝号广被数万光年的思感侦察网上，这次插翼也难飞了。

但当大帝号潜入反空间的当儿，方舟到了大帝号内。

早在双方对峙之时，他已把握到这张把进入大帝号之路封隔了起来的反极子力场，同时想到了破入之法。

换了是别人，怎也无计可施。

偏是方舟的一半能量本质是来自天美帝后，是由反极子构成，所以根本不会被这力场排斥。

而且他还将计就计，诈作一时不察下被力场弹了开去，引得大帝号穷追不舍，注意力摆到那个以能量拟成的假目标去。

在刹那的光景中，他的思感游遍了这艘黑狱人的皇牌飞船，透过一层一层的晶石壁，来到了主控室上的资料储存库内。

那是个圆形的空间，直径达半公里，近万个大小不一的晶球，虚悬在这广阔的空间内，缓缓转动着。

晶球间不断交换着光束芒线，七彩缤纷，既怪异又美丽。

无数幻象不断在晶球间亮起，有时是一幅幅正反空间的图示，有时却是人和物，包括他方舟的尊容和能量的分析。

这样的资料库，确是超乎方舟和夫秀清的想像之外，好半晌他才有点明白储存的方式。

夫秀清在他心灵内道：“这些晶球均是由细若微尘的能量晶粒结合而成，以每秒二亿次以上的频调律动着，只是一个晶球，便可把整个资料库包含其内，晶粒等若人类的记忆细胞，容量惊人之极，你有没有办法进入这些晶球内去呢？”

方舟自由写意地在球体的空间内飘浮升降，苦笑道：“整个资料库的能量现时与主控室内那叁个家伙紧密地结合起来，若我贸然闯进去，定会惹起他们的惊觉。唉！看着到了可以入口的美点却不能吃进肚子去，这感觉真教人难受。可以想像若得到了这库存内的全部资料，那黑狱人对我们就再没有秘密可言了。”

夫秀清微道：“你不是要来大肆破壞吗？干嘛这刻却畏首畏尾！”

方舟赔笑道：“院长息怒，问题是到了这我才发觉那叁个家伙再加上十万个黑狱战士和一个大火球的能量，比起我们就若大海与小池塘的分别，若非现时她们的注意力全用在搜索我们的努力上，我们休想能像现在这麼舒适安详。”

夫秀清默然半晌，才叹道：“难道入到宝山竟要空手而回吗？”

方舟淡淡道：“当然不是，我正在研究他们驾驭老朋友大火球的方法，只要给我除掉那锁着她老人整个思感体系的降神器，便像把困住猛兽的铁笼打了开来，那时黑狱人就要头痛了，我们则可混水摸鱼，到这资料库来偷取东西。唉！没有十年八载，休想把所有资料全部复制来，看来怎都偷不了多少。”

夫秀清充满了希望地道：“你找到方法了吗？”方舟道：“夫院长可否

先坦白表示是爱上了我，那我便冒险一试，就算未成功先成仁，也可带着的爱情和做一对同命鸳鸯。”夫秀清没好气地道：“休想骗我，你这人诡计百出，定是已胸有成竹，快行动巴！”

方舟苦笑道：“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唉！女人何时变得对爱情这么吝啬呢？院长！坐稳了吗？”

夫秀清娇笑道：“乖孩子！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段吧！”

倏忽间，方舟空气般的消失了。

美雅女眉头深锁，冷喝道：“不妥当！”

叁人的思感立即由外面返回到大帝号内，面面相觑。

他们连方舟的影子和能量痕迹都找不到一丝一毫，这是令人难以索解的。

叁人同时色变时，异变突起。

先是在以能量线路昼成的叁角形上的火团爆起五光十色的彩芒，被撒拿旦制服了七万多年的大火球，忽然惊醒过来，正试图挣扎脱逃。

美雅女等大吃一惊，连忙集中整艘飞船内所有黑狱人的力量，把精神力注入火球核心处的降神器，苦苦压制着火球生物的异动。

大帝号蓦然停下，弹回了正空间，四周是星光灿烂的广袤夜空。

方舟笑嘻嘻地现身在叁角形的中心点，好整以暇地看着头顶处异芒连闪的火球生物，油然道：“老朋友！快加把劲，害受了七万多年的苦，真不好意思。”

美雅女叁人大惊失色，却又苦在无暇分身去对付方舟，幸好方舟的全部力量亦用在火球生物身上，没有余力向他叁人施袭，一时间变成了谁都奈何不了对方的奇怪局面。

北保司怒道：“方舟！你好大胆？”

方舟讶然望着他道：“这位朋友，我究竟该称呼你作先生还是小姐呢？”

封神双目射出滔天的恨意，牙道：“这次你怎都逃不了？”

方舟微笑道：“你们这批家伙愈来愈像人了！”接着向美雅女致敬道：“这位美丽的小姐，我们可否交个朋友，有机会大家亲热亲热！”

美雅女娇笑道：“当然可以，便让我们亲热一下吧！”猛一扬手，一团强芒脱掌心而出，印在方舟额头处。

“砰”的一声，方舟仰跌地上，却翘起二郎腿，仰望着大火球，笑嘻嘻道：“这一击只有平时千分之一的能量，给我抓就差不多了。”

叁人同时色变，不见七万多年，方舟的力量变得深若大海，难以测度，一时间没人敢再向他动手，怕会惹来他的反击。

方舟虽故作从容，其实却是有苦自己知。

他的计策可说妙绝一时。

主控室内这团火球，可说是大火球生物的心脏和脑袋。

对大火球来说，生命纯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她并不懂像人类般有思考的能力，甚至没有你我之分。她一切的行动，均由本能去支配，其中包含着对自由强烈的向往，不愿受任何力量去控制或压伏。

方舟的能量，正是唤起她这被撒拿旦以无上法力，通过降神器强制着的本能，所以她才全力挣扎，试图摆脱撒拿旦加诸於她身上的新烙印。

而以叁角委员会为首的黑狱人，则全力阻止她的反抗。

黑狱人的力量实在太庞大了，从一开始方舟和大火球都同时落在下风，所以方舟才现身出来，好分叁人的心神。

这叁人就像黑狱人精神力的炮口，只有通过他们，黑狱人的精神力才能发挥出来，若能使这叁大巨头失了方寸，方舟便可把降神器所加的烙印解掉，把火球生物释放出来，那时就要教黑狱人好受了。

刚才美雅女向他发出攻击，他非是不想闪躲，而是根本闪避不及，这显示美雅女等占了上风，故有馀力对他出手。

而方舟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皆因美雅女唯恐杀不死他，由箍额的晶石环内提取反极子能量，向他发射，却被他一股脑儿吸进体内，反而增强了能量。

那是美雅女最厉害的武器，却恰恰对付不了兼具正反极子能的方舟。反极子进入体内，先与本身的极子能融浑为一，接着再给正极子平衡和化解，造不成任何破坏。换了别人，反极子能将会使每一个细胞都毁掉了。

假设美雅女是以较低层次的能量例如分子内核力向他攻击，方舟恐要非死即伤。

无论在正反空间内，所有能量均来自有形或无形的物质，若以正反极子为高阶层次，那底下还有无数的能量层次。像擦亮一根火柴、吹出一口气、以至乎能量集束形成的激光、利用分子分裂或聚变而来的导弹，均是能量的表现。

对美雅女或方舟来说，他们的力量来自本身能量储存，又或凭着例如晶石一类的武器提取反空间的压缩能量，以之伤敌，可算是武器中的极品，生生不息，用之不竭，自保进攻，应用自如。

正反极子乃宇宙这两个空间最终极的能量，天性相生相克，故而当美雅女纯以反极子向他攻击时，他反可据为己有，情况微妙非常。

当美雅女叁人对方舟不为反极能所动而瞠目结舌时，方舟灵机一触，把支援火球生物的能量减掉了两成，装作能量受损的样子。

火球的色光立时黯淡了下来，整个主控室也像忽然进入了日落西山的馀晖。

美雅女果然中计，娇叱一声，在同时大喜的封神和北保司支援下，向方舟发动第二次攻击。

这趟能量是来自火球核心的降神器，直接由反空间提取反极子的能量，化作一道电芒，激射在侧卧在叁角形中心的方舟身上。

降神器之所以能凌驾於其他晶石能之上，皆因它运动反极子的能量极端巨大，其他晶石的能量层次均及它不上。

这能量柱实在太庞大了，即使方舟也消受不了。可是由於他深明正反极子的原理，却是不惊反喜，急忙把能量送往现在的好拍档火球生物去。

在其他的情况下，这根本是无法办到的。但恰好方舟这时的能量与火球生物联结在一起，就若两者间有条无形有质的输送道，而火球生物亦急需能量的生力军，好助她解开困局，故而一拍即合，似海绵吸水般一下子把所有经过方舟以正极子“过滤”了的能量，吸纳个一滴不净。

美雅女等忽感飘飘荡荡，如在虚空，大觉不安时，方舟大笑弹了起来，往上升入火球之内，大笑道：“叁位中计了！”

同时时间“轰隆”一声巨响，整艘大帝号像给人用利刀刺中般剧烈抖动了一下，火球核心的降神器已消失不见，给方舟和火球生物合力送到了反空

间内去。

锁紧火球生物的烙印终于被解除了。

大帝号下的千多条触须，内蕴的红光立时倒卷而回，重新流入火球核内，大帝号整个泛红的船体，更是回复清白，显示所有能量均重归火球生物所有。

接着的变化，连方舟都始料不及。

倏地整个主控室充满了红色的火，把方舟等四人全挤压在内，差点给绞成碎粉，接着火球变成了滚滚的洪流，通过力门和能量输送道往大帝号每一个空间奔腾而去。

方舟等就像当年在暗礁星系大火球居住的那个星球的地道内般，身不由己地被火球生物的能量流冲得在大帝号的廊道空间内翻滚飘流，完全没法脱身而出。

换了是其他人，在火球的强大能量流挤压下，保证半点渣滓都不会剩下来，幸而四人均身具这宇宙最终极的能量，不过亦只仅可保命，再不能做其他的任何事。

被困了七万多年的顽强生命，终于脱困了。

第五章署光初现

大帝号内所有设施均由晶石建成，尽管以大火球生物的惊人能量流，也破坏不了，但要命的是正陷于离魂状态的其他黑狱战士，立给无孔不入，急于要离开大帝号的火球生物的能量流狂涌袭击，使十万最精锐的黑狱战士顿时灰飞烟灭，形神无存。

接着所有大帝号外壳的力场给迫破开来，千百道五光十色、长达十多公里的巨柱探了出去，像当年般延伸舞动，充满生命和欢乐的炽烈气氛。

方舟这救命恩人被她一视同仁地与美雅女叁人同时被送出大帝号，到了太空在星夜的背景，白体黑须的大帝号探出了各式各样的住体和蘑菇状的形体，像以前般向着虚空狂舞，不同处只是以往的星球变成了现在的大帝号。

方舟在天空翻滚时，被大火球霸占了的大帝号正以近乎光速的速度迅速远去，这结果在事前他真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身内喜呼道：“天啊！这结果多麽美妙哩！”方舟仍是浑体无力，在空中随意浮荡。

美雅女叁人亦是能量耗尽，分往叁个不同的方向投去，离方舟愈来愈远。谁都奈何不了对方。

他喘着气道：“偷了他们多少东西呢？”

夫秀清叹了一口气道：“那资料库实在太庞大了，我偷到的只有亿万分之一，其中占了一半是黑狱帝国领星的资料，但有关撒拿旦和天美的所在处却完全没有，真教人失望。”

方舟哈哈笑道：“大帝号完蛋了，还说甚麽失望哩！除非撒拿旦重出宇宙，否则大帝号就成了火球朋友的新居所了。”接着又苦笑道：“没有一至两年的时间，我休想回复以前的能量水平了，若不能进行肉身的反空间旅程，

千万年都不用想到任何地方去。”

夫秀清显是心情极佳，娇笑道：“怕甚麽！有人家陪你嘛？”

方舟叹道：“现在就算夫院长肯把身体开放，我也没了到那一游的能力。而亦因失去了动力，不能现身出来与小弟相好，唉！太空的生活是多麽寂寞难挨呀。”

夫秀清嗔道：“你这人满脑子都是肉体的需求，快专心汲取能量吧，一个人七万多年都是那麽过了，叁几年时间还不是眨眼的光景吗？”方舟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进入安眠的状态。

一个人两颗心，在无涯无岸的广阔星空内永不休止的继续飘逝着。

人类号与大帝号的一战，把整个宇宙争霸史扭转过来。

横跨五千万光年的河系和各种族，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把这消息广泛传播开来。

没有人真正清楚发生了甚麽事。

像宇宙联盟的雷坡武，从监听黑狱人的反空间极速传信网路的仪器，先是发觉大帝号与叁角河系完全断绝了音讯，接着速度比大帝号慢上至少百倍的中子战星，进入了全面戒备的状态，然後由黑狱大将蚩由节指挥的一队达百艘元帅级的全晶石巨舰，离开了大叁角河系，往火星团的暴雨星区全速开来。

更使人知道事情不妥当的是本来封锁这星区的沙西族太空舰，竟再不理翼人族，转而对星区的边缘空域展开渔翁撒网式的大规模搜索行动。

至此谁都知道宇内无敌的大帝号，在纵横天下七万多年後，终於遇上能收伏她的劲敌了。

方舟在人类的心中，本已是像神一般的超卓人物。

对其他种族来说，亦是一个动人的传奇。

但经此一役，他的声名倏地腾升万倍，成为所有种族翘首等待将由黑狱人的暴政解放出来的救主。

原本臣服於黑狱人的六十多万个种族，无不蠢蠢欲动，等待推翻黑狱人的时机来临。

七万多年一面倒的闷局，终於出现了转机。

成为黑狱人爪牙和帮凶的四大种族，以实力排名依次是巨魔族、墨尔盘龙人、液态鬼和沙西族，由於满手血腥，与各民族又仇怨甚深，虽是无不自危，却被迫与黑狱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应付因失去了镇压着整个宇宙的大帝号後任何可能会爆发的暴乱。

可是人类号和方舟亦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使人感到难以适从。

黑狱人的威胁骤减後，太阳帝国和新联邦的冲突亦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雷坡武的舰队转而对沙西族的飞船进行神出鬼没式的游击战争，利用火星团时空扭曲的特性，不断予敌人严重的打击。直至蚩由节的黑狱大军抵达暴雨星区，才撤返秘密基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黑狱人在帝境边缘区的另一个太空基地再次遇袭，全军被歼。

黑狱人立生首尾难顾之感，惟有把应付这来无踪去无影的神秘敌人的责任，放在液态鬼的肩上。

经过了接近一年的搜索，终於先後寻回了美雅女这叁大巨头。但搜索仍没有停下来，只不过目标变了是方舟。

这时黑狱人已清楚地明白到，方舟一天不除，不但黑狱人辛苦建立起

来的宇宙帝国会有覆灭之险，甚至帝君撒拿旦和帝后天美的结合亦会受到骚扰和破坏。

没有人比方舟更清楚黑狱人的致命伤在甚麽地方了。

新联邦的旗舰“联邦号”缓缓停了下来，悬在基地的半空处，静候纷纷升空的飞船，结成阵势。

从“联邦号”的造型上，隐约可看到昔日“黑巫号”的影子，只不过那由舰体冒出来的百多根尖炮短少多了，只有叁十多米，比起长达二万米的船体，更不像以前黑巫号那麽碍眼。

这些尖炮亦不像以前黑巫号般像刺那样浑身是刺，而是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舰腹和舰脊的部分。

整艘飞船的线条美至无懈可击，船头尖若锋刃，尾巴扁平，隐见十多道线，由船头延至尾部，骤眼望去，会使人联想到一条腹背有刺的金属鲨鱼。

但最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舰体两旁有两行圆型的窗户，透出明亮的白光，把整艘飞船沐浴在芒光之内。

“联邦号”之外是五千多艘短少了一半的“悍将式”飞船，型制与联邦号相同，只是火力小多了。这趟的目的地是太阳帝国的首都星新太阳系。

卡尔夫南固呈野心极大的人，可是他把头号目标放在太阳帝国上而非是黑狱人，亦有他的苦衷。

当年黑狱人大军压境时，他刚把黑巫号修补妥当，使她恢复了正常的飞行能力，乍闻太阳系被毁的消息，他惟有仓卒逃离银河系，先飞往百多万光年外的一个河系，那知不到一万年，黑狱人就来了，卡尔夫南再次逃亡，来到现今离银河系足有一亿光年之遥的新联邦河系。

建立新联邦的过程更是一波叁折。

在这河系居住了几个有高度文明的强悍异族，把他们视作入侵者，联手对付他经过了延绵两万多年的战争後，卡尔夫南和翟斯飞才成为了这河系的霸主，把敌人连根拔起，屠戮得一个不留。

但新联邦亦元气大伤，人数减至数万人。

由於他是仓皇下逃离银河系，并没有像舒士俊般有基因储备，所以无法培育出新一代的人类，使他的势力无法扩展。

於是他广作招徕，吸引正因黑狱人扩张领土而四处流窜的人类到他的新联邦去，数万年下来，虽说有点成绩，但联邦的人口仍只是五十万之众，纵是全民皆兵，仍受到人力所限制，难有大的发展。

这迫使他转向人口众多的太阳帝国打主意，多番派出使臣，要求舒士俊放弃帝制，把新联邦和太阳帝国分几个步骤合并，好共同应付黑猎人这意图灭族的大敌。

可是舒士俊对卡尔夫南深痛恶绝，一拒绝了他的提议，还声明只要新联邦的飞船进入新银河系，曾立即攻击。

卡尔夫南老羞成怒下，决意以武力把太阳帝国兼并。

但由於黑狱人的威胁，双方均不敢轻举妄动，只限於有限度的战争。

现在机会终於来了。

在宇宙联盟的基地内，雷坡武、白树、艾妮、尤历和以前联邦的大法官艾华达、情报局长依莉茜亚、内务卿布芍玲等一众旧联邦的大臣，正聚在会议室内商议宇宙联盟的未来动向。

白树首先扼要地总结眼前的形势道：“现在黑狱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到搜

寻方舟一事上，故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发动第二次对大叁角河系的偷袭，直捣黑狱人的老巢：另一个战略，就是先对付黑狱人的爪牙，只要来一两场胜仗，黑狱人的威信将更受挫辱，那时各地种族必纷纷起来抗命，整个黑狱帝国将不战而溃。黑狱人没有了大帝号，想回复往日情势将是困难之极。”

艾华达道：“大帝号的神秘消失，打破了黑狱人战无不胜的神话。但眼前仍不宜轻举妄动。经过了这七万多年来的苦心经营，黑狱帝国的根基已非常稳固，只是他们下面四个甘作走狗的凶悍种族，无一不拥有雄厚实力，我们难有必胜把握。”

依莉亚黛眉轻蹙道：“我还有另一想法，这是基於我不敢相信这宇宙有任何能摧毁大帝号的力量而来……”

布芍玲微感愕然道：“是否认为大帝号的失踪只是黑狱人放出的烟幕，好引蛇出洞，布局对付我们呢？”

此语一出，各人无不露出怵然思索的神色，代替了早前的兴奋。

依莉茜亚神色凝重地点头道：“我们所有的情报消息，均是从截听黑狱人的通信而来，要发布几道假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易如反掌。”

尤厉吁出一凉气道：“依莉的想法不无道理，事实上初闻此事时，谁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只是後来的发展和种种蛛丝马迹，均使人感到他们不似在做戏。不过黑狱人一向狡诈多计，设下这么一个陷阱是毫不稀奇的一回事。”

白树道：“但这是否多此一举呢？我们和翼人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只望能轰烈战死，留下一点人类的尊严。而现在这一转折，我们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照我看！大帝号确已遭劫了。”

雷坡武断然道：“我相信白树的判断，姬主席当年曾说过，方舟是个可以创造任何奇迹的人，摧毁大帝号就是最大的奇迹。”

接着摇头苦笑道：“就算是个陷阱，我们顶多便赔上老命，畏首畏尾，只会把机会白白错过。”

艾妮点头道：“我们现在该采取甚麽战略呢？”雷坡武没有答她，向依莉茜亚问道：“仍未联络上翼人族吗？”依莉茜亚气地道：“他们就像大帝号般无影无踪，只希望沙西族亦像我们般找不到他们就好了。”

雷坡武沉吟片晌後道：“我现在反担心舒士俊的太阳帝国，据情报墨尔本龙人的大军已往他们的新银河系开去，而士俊仍和卡尔夫南缠战不休，真是何苦来由。所以眼前当务之急，该是说服卡尔和士俊修好，合力共抗大敌。”

白树叹道：“士俊变了很多，事事都一意孤行，成了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卡尔和翟斯飞到今天仍是恨我等入骨，你这如意算盘怎都打不响了。”

雷坡武双目精芒闪现，淡淡道：“这是因他们尚未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吧！当他们无路可逃时，就知道团结一致的重要。只要大帝号真的完蛋了，我们就非像以前一般全无还手之力。人为了生存，就要放下仇恨和偏见。所以我决定以此作为第一个目标。当我们的力量因团结而增强时，才有与黑狱人和他们的走狗爪牙周旋的本钱，不像现在般只能东躲西藏，惶然度日。”

布芍玲轻轻道：“会不同了。”

众人无不眼睛亮了起来。

布芍玲说得不错，假若有方舟与他们并肩作战，一切都会不同了。

而方舟到火星团来，目的不正是要寻找他们吗？

“方舟究竟到了那去呢？若有他在我们这一方，整个形势都会改观。

第六章美丽翼女

夫秀清发出信息，把正专心吸收正极子能量的方舟惊醒过来，才轻轻道：“有十多个不明物体来了。”

方舟吓了一跳，睁开眼睛，只见下方虚空处，正有十多个银点笔直地朝他们飞来。

夫秀清担心地道：“你的状态如何了？”方舟苦笑道：“我储存了七万多年的能量都在与大帝号一战时消耗殆尽，连带我提取能量的能力亦大幅减低，只要来人给我射上几道激光，我和恐怕真的要成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秒死的苦命鸳鸯了。”

夫秀清道：“你这人哩！这时仍不肯严肃和正经一点。只要你能给我一点能量，我便有方法应付敌人。”

方舟叹道：“看着办吧！不过现在我的能量，只足够给我说几句笑话，就当是陪葬品好了。”

这时那十多个银点逐渐扩大，到了离他们飘浮处约半公里时，散了开来，把他们团团围住。

这些东西形如茧，银光鳞鳞，只比方舟长上米许，充满有机生物感觉，但却不见头眼一类的东西，予人非常怪异的感觉。

方舟和夫秀清正惊异不定时，十多个茧状物忽生变化，中裂而分，本是外壳的鳞皮往两旁有力地伸展，张开而成一对巨翼，露出刚才被双翼包而隐藏不见的身体。

两人立时看呆了眼。

那就像是美女长出了一对翅膀，把身体覆盖在晶白色的鳞片之下。

她们并没有男女的性徵，但头手脚俱备，自颈以上便不见鳞片，皮肤细滑，莹洁如雪，脸容如花，娇俏可人，一对澄蓝的美眸深邃难测，闪烁着智慧的光辉，长发及腰的黑色秀发在空中无风飘舞，充满了动力的感性。

细辨之下，她们间亦有少许娃妍之别，并显露出不同的个性。

两人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宇宙内竟有如此酷肖人类的生物，可算是进化上的奇迹了。方舟同时感到对方的思感能流水般掠过他全身，对他进行彻底的审查和检视。

夫秀清在他心灵内道：“这是翼人族了。”

话犹未已，这十多个长了翅膀的美女秀目寒芒大盛，翅膀由缓转急，同时举起鳞甲闪闪的玉手，十指箕张，指向方舟，摆出战斗的姿态。

方舟吓了一跳，急忙以心灵传感的方式向这些美艳动人的翼女道：“等等！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要知在太空是真空状态，由於不能靠震空气来发出声音，所以若要说话，须以能量传送。现在方舟体内的能量微弱不堪，惟有纯赖精神感应来与对力通信。

一个甜美的女声在方舟心灵内冷然回应道：“你是黑狱人，还想骗我们吗？”方舟醒觉过来，知道对方察觉到自己来自天美那一半的反极子体质，

大叫不妙时，百多道强芒分由翼女们的指尖发出，烈射到他身上，方舟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方舟再恢复知觉时，是给夫秀清送入能量唤醒过来的，才发觉自己连指头都移动不了，眼帘重若中子星的物质，怎都张不开来，空气冷若冰雪，但却可肯定是到了某一星球之上，否则不会感觉到气压和引力的存在。

夫秀清焦急地道：“方舟快醒过来，那些翼女王在研究用甚麽方法去偷取你脑内的资料，若她们成功的话，你将会变成白痴。”

方舟在心中讶道：“似乎得到了点能量，否则怎能把这少许的能量送进我身体内来叫醒我，又能探索到那些糊涂翼女的阴谋。”

夫秀清继续向他输送能量，没好气的道：“人家急死了，你还像到这休息的款儿，快睁开你那双贼眼吧！便知是怎麽一回事了。”

方舟这时逐渐恢复了点气力，只觉夫秀清输入他体内的能量非常奇怪，充盈着生命的感觉，使他本是昏沉的头脑，逐渐灵活起来。

身体的敏感度亦不断上升，开始感到自己给一股具有强大能量的物质紧着，瘫痪了自己的神经。

不过由於能量的输入，这令人沮丧的局面正逐渐改变过来。

不片晌，他终於如愿睁开了眼睛。

以他这一生奇遇无数的人，亦看呆了眼，原来自己正置身在一个晶莹通透、有若蚕茧的古怪物体内，搁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超级巨树近顶处横间一个鸟巢般的地方。

此树树身色如火，隐透红芒，但枝叶却是翠墨嫩绿，充满生机。

阳光由枝叶间了下来，造成无数疑真似幻的光影芒点。

方舟被困处离地面足有数公里之遥，极目远望，尽是同类形的巨树，幽深隐蔽之极。

夫秀清道：“明白了吗？这些树的树根均直探到地核内部，下则吸取地核的能量，上则接收太阳能，它们不但是翼人的武器，还形成了这星球的保护罩，甚至可瞒骗敌人的侦察波。”

顿了顿续道：“翼人一切崇尚自然，她们的武器就是天然的力量，不用依赖飞船又或人造的武器，在宇宙的各族别树一帜。”

方舟大感有趣道：“她们现在那？”夫秀清叹道：“若我能在你身上得到正反极子的能量，我会一点不漏告诉你她们在干甚麽，但这种来自植物的能量，却使我的力量打了个大折扣，现在我仅可充当桥梁，把这些怪树的能量输进你体内，你觉得怎样了？”

方舟苦笑道：“我需要的恰好也是正反极子的能量，这些怪树虽使我感到很舒服，但……噢！我似乎可以开始恢复收取太阳能了，自然的力量原来这麽伟大。”

夫秀清低嚷道：“快扮作昏迷，她们来了。”

一百多个美丽的翼女，轻巧自如地飞翔於林叶之间，迅速接近。

方舟闭上眼睛，分析了困住他的怪茧的结构後，明白了它之所以能克制自己的原因，是在於其中的电能时，立可使思感“破茧而出”，延往巨树上的艳阳去，贪婪地大量吸收着久违了的炽热阳光。

只要储足太阳能，他将可大幅地从无处不在的正极子汪洋，无休止地提取正极子的能量。

那时他和夫秀清，将会同时“复活”过来。

但现在他只能祈祷这些长了翅膀、身披鳞皮的美人儿们，不要把他宰掉就好了，否则确是冤枉之极。

太阳帝国被命名新地球的首都星是个生气盎然的星球，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姬慧芙城”，代表着人类对这充满传奇性的伟大女领袖的崇敬和思念。

她也是太阳帝国第一个建立的城市，在帝国境内无论规模和人口，以至乎军事战备，她始终没有堪与匹敌者。

姬慧芙城更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城市，远较任何人类已有过的城市更古老，但却没有半分垂老的暮气。

舒士俊和尚思兰、尚思雅两位爱妃，坐在马背上由王宫驰上贯通全城的女皇大道时，远方一座小山上的庙宇正传来阵阵钟声，一片和平安逸，看不出任何山雨欲来前的紧张形势。

天空上不时见有大小飞船无声无息地掠过，嵌在翠茂林木中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物间的路上，却只有策骑的路人，那是这肯都城的特色之一，所有道路的唯一代步工具就是健硕的马儿。

事实上整个太阳帝国都有着浓厚的复古气氛，宇宙之变成了国教，在黑猎人的威胁下，每个人都需要宗教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使他们能面对死亡而毫不惊惧，更不怕在战争为国捐躯。

新地球的月亮是个庞大的军事基地，负起对首都星的防御任务。

舒士俊这一帝二妃在百多名亲随的护翼下，悠地在康庄平坦的大道上驰过，途中遇上的子民，均下马敬礼。在太阳帝国内，一帝二妃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声望，受着人们没有怀疑的崇敬，也是国教神权的代表。

舒士俊高坐马上，纵目这美丽的城市，在穿过一个满布喷泉的人花园时，更感到这城市视野开阔的美态。

远近充满线条美和特色的建物，是以强化了木材和金属化的石砖精心建成，能抵抗一般的导弹和激光的侵袭，更不会因年月而剥落或颓毁。

他们尽兴地浏览这由他们一手策划建成的伟大都会，心中不由隐隐泛起时日无多的伤感之情。

约略等於一个半地球日的四个小时前，帝国的侦察网送来令人震骇的消息，卡尔夫南的大军正由五万光年外的新联邦开往这来，进行侵略战争。

这消息仍未被广泛传播开去，但舒士俊等一众领导人心中都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们实在安享了太长久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安逸了，一时间很难接受即将面对的残酷现实。

太阳缓缓落往西山，整个城市和远近丘峦都披上了使人触景生情的橘红色夕他们的目的地是为纪念姬慧芙而建的博物馆，那不但展览了把第一代太阳帝国载到这来的巨型太空船“方舟叁号”，还详尽介绍了古联邦的历史，对姬慧芙的贡献当然不乏各方面的描述。

尚思雅的心情更是复杂，当年她曾受卡尔夫南所制，成了对他言听计从的宠物，后来虽然脱离了他的控制，但对这卑鄙的野心家仍有种难以说出来的感情。

尚思兰见舒士俊脸色木然阴沉，柔声道：“帝王是否又想起姬主席了？”舒士俊一震醒来，没有直接回答，望往天空，看着一艘新型的“明月型”攻击舰画空而过，叹了一口气道：“人类是否天生劣性的生物，当年古联邦灭亡前，我们正是你争我夺。而经过了这麽深刻的教训後，同样的事情

又在今天重演着。”

尚思雅接嘴道：“罪魁祸首仍是卡尔夫南和霍斯飞两人。帝主啊！现在大帝号已被方舟毁了，人类再不是处于一面倒的劣势，我们应与宇宙联盟团结一致，既可齐心协力应付黑狱帝国的侵略，又可抗衡新联邦扩张的势力呢？”

舒十俊倔强地摇头道：“纵使没有了大帝号，黑狱帝国的军力仍是千万倍我们之上，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力应付两条战争，一切都要待彻底击败了卡尔夫南后才可决定。”

他说的不无道理，可是尚思兰姊妹均知道他最痛恨的人是卡尔夫南而非黑狱人，而且更恐惧他的帝制会因与宇宙联盟的联结而动摇，故再没有说下去。

太阳消没在苍绿植物构成的地平线下，旁若无人地矗立在一座山上的姬慧芙纪念馆，出现在左方林木之间。

蜂后号飞越星系最外围行星的轨道，朝外空投去，把太空盗设立在黑蜂星系第叁颗行星上的补给基地远远抛在后方。

蜂后号外观并没有多大改变，但与古联邦时的旧船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了。

最大的改变是船体由伸缩移动的合成金属软甲制成，其有高度的弹性，使他们的飞船有独特的护罩，不但可把射来的导弹或猛烈的能量流卸开，甚至可以吸收对方的部分能量，据为己用。

这太空盗名为“软甲护能”的护罩，使太空盗的战舰更是灵巧多变，故能在黑狱人的屡次围捕下，仍能逃过大难。

当然这亦由於蜂后号的尾巴能向任何方向发射出连黑狱人亦感顾忌的“蜂尾针”，这种由集合全船动能凝聚而成，融合了导弹学和激光学巅峰成就的武器，一旦锁上目标，便能以叁份之一光速追击目标，除非被敌人的防御武器摧毁了，又或躲进了反空间内，否则绝不罢休。

这些年来，太空盗仍是抢掠如故，得来的科技知识都用在改良飞船和武器上，以战养战，故人数虽少，却没有人敢轻视他们。

太空盗又发展了模拟和伪装的技术，可扮成任何种族的人，偷进对方的城市和基地进行间谍活动。

得来的珍贵情报和资料，都秘密转售给明或暗中反抗黑狱帝国的种族，再换来新的科技，使他们的实力不断增强。

宇宙联盟之所以能截听破译黑狱人的极速反空间网路，大半归功於他们的努蜂后娃亚娜亦清楚知道若没有雷坡武在牵制着黑狱人，他们的处境会更是不妙，所以很多时自动把情报资料双手奉送，好教宇宙联盟更有抗争的力量。

这趟蜂后号的目的地是火星系的暴雨星区，那已成了宇宙整个战争舞台最令人瞩目的地方。

娃亚娜要的是方舟的基因，对她来说，那是宇宙内最珍贵和美妙的东西了。

黑狱帝国最新一代的全晶体太空战舰，就像放大了千百倍的帝后号，通体晶莹生辉，若如缀在星空形体美的水晶石。

“这些飞船由内往外望时，晶石便像放大镜和聚光仪般，强化了视野，但由外观之，却看不通透，使人泛起莫测高深的感觉。自从建造出这批晶石

船後，黑獄人的战略亦有了变化，再不用倚赖当年蝙蝠型战机的护航，以减少人命上的损失。这些晶石飞船的护罩虽不像大帝号般完全无法摧毁，但要破去其护罩也是难之又难的一回事，所以在某一程度来说，黑獄人这批“元帅级”飞船，虽只有一百一十二艘，却仍是宇内无敌的舰队。

比起往昔的“元帅级”飞船，除了帅舰“大叁角号”外，她们均短了少许，只有八千米的长度，但在反空间却可达每个地球时叁千光年的时速，在现时来说，是宇内最快的飞船了。

但在正空间内，仍差少许才达到人类号的“光速”。於此可见他们对正极子的运用，尚未及得上他们的头号大敌方舟。

黑獄舰的动力系统仍是来自舰内的主能量晶石，可直接提取反空间用之不竭的压缩能量，除非外来力量施加的压力快於其补充能量的速度，否则休想粉碎飞船的晶体外壳。

至於舰内的设施，除了几堵主壁和支柱外，其他只是一般强化合成金属，不似大帝号或帝后号般通体均是晶石浑然而成，级数上当然差了几截。

帅船名为“大叁角号”，比其他黑獄舰大了足有十倍，长度是八万米。她的四个太空舱，可容纳四艘元帅级飞船，便她成为了大帝号和中子战星外黑獄人的超级飞船。只有她是由仅馀的降神器作为主动力系统。

黑獄人共制出了叁大一小四枚降神器。

一颗在方舟当年於仰马星系大破封神太空站时失去了！另一颗用作锁困火球生物之用，又给方舟和火球生物合力弹进了反空间内，走得影踪全无，最小的随天美帝后退隐秘处，所以现在黑獄人手上就只剩下这麼的一枚了。

此时在大叁角号的主控室内，死逃生安然回来的黑獄人叁大巨头，均脸色阴沉，接收由各处透过反空间极速网路传回来的信息，不用说由黑獄人和沙西族人组成搜索方舟的联合舰队，又再度交白卷了。

坐在叁张主控椅其中之一的封神和坐在另一椅上的北保司交换了个眼色後，向隐为叁人中的头领美雅女道：“方舟在助火球逃走时，该已耗尽了能量，但为何足足两个地球年了，我们仍找不到他呢？”

面对视野舷窗而立，身段优美性感的美雅女凝望着外面的星空和己方两艘世发远去的晶石飞船，柔声道：“天美帝后当年在进行与帝君的结合前，曾对我说过方舟是宇内唯一有能力与我们抗衡的生物，而她亦因受了他的生命能，故而爱上了他，甚至深受因毁掉了他而来的痛楚噬心，当时我并不在意，因为帝君和帝后均以为他必死无疑。岂知他还是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是厉害，使我们受到最严重的挫败。所以这趟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置他於死地，不容他有任何破坏帝君和帝后结合的机会。”

北保司叹了一口气道：“我们的想法和情绪都愈来愈似人类了，只听美雅女这一番话，便使我感觉到对方舟有点心动，才要这麼提醒自己，以免重蹈天美帝后的覆辙。”

封神冷然道：“这情况实在难以怪责美雅女，方舟那阳性的生命磁场，确对我们这些追求生命能的人有无比的吸引力，当阴阳相遇，又是同样属性的磁场，自然会生出人类所谓的男女之情。而更惊人的是方舟现时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连我这本应同性相拒的人，也要狠下心来才舍得把他毁灭。以此论之，若让他见到天美帝后，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

叁人沉默下来。

好一会後美雅女冷冷道：“方舟怎也逃不了的。”

第七章死里逃生

两个翼女把方舟连着透明茧托了起来，在巨树间左穿右插地朝某一目的地进。四周伴着他们飞行的是近百翼女，看着她们的翅膀悠有力地上下四力拍动飞翔，反映着如梦似幻被枝叶破碎了的阳光，确是蔚为奇观。

方舟和夫秀清完全不知道这些美丽的生物要带他们到那去，不过只看她们如临大敌的模样，就知不会是甚麽好事。

现在的方舟虽恢复了少许能量，但动起手来绝支持不了多久，可说是肉在砧上，任由宰割。

不片晌树荫下方出现一道清澈的河流，猩红色和紫色的植物纠缠罗列在两边岸旁。这还是他们首次见到那种红干绿叶的巨树外其他种类的植物。

翼人带着方舟沿河而飞，上方是遮天蔽日的巨树，颇有寻幽探胜的味儿。

方舟细看河水，内中满是从所未见的怪鱼，充盈着生命的感觉。

当他往上望时，恰好捕捉到另一个在树顶横间的鸟巢，看来那就是翼人的居所了。这时地势开始生出变化，翼女飞进了一个险峻的峡谷，两边峭壁千仞，树木都挤到一块儿，河水亦更湍急了，但出奇却没有潮湿或腐烂的霉味。

岸旁再不是植物，而是叠叠的怪石。

阳光亦不能透射下来，但翼人的翅膀却亮起了朦胧的银光，在暗黑一动一动地，使方舟兴起了似在梦境的奇妙感觉。

到了峡谷的尽端处，开始往上斜飞，眼前一亮时，已越过了峡谷，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下方是无际无涯的树海，在阳光下生意盎然，一个面径达数十公里的巨大火山，耸立于树海之上，极为壮观。

火山上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正盘旋飞舞的美丽翼人，怕不有上千之众。

方舟吁出了一口气，这些翼女长期吸取自然的力量作养分，每个均有强大的攻击力，否则早就给敌人歼灭了。而这处更又是她们的大本营，自己在全盛时期，虽有一战之力，但胜败仍难逆料，现在处於这等地，真是绝幸理了。

最大的问题是她们感应自己“反极子”的黑狱特质，任自己如何舌粲莲花，她们都不会相信。

心中叫苦时，他已和透明茧给送到火山之上，吒茧而飞的翼女飞了开去，任由透明茧虚悬在火山之上。

阵阵热雾由火山腾升而起，望下去有若无底深洞，蒸气弥漫的火山内隐隐传来岩浆滚动翻腾的闷响。

方舟心中暗喜，若以为把他掷往岩浆内可把他弄死的话，翼女们就大错特错。他最怕就是翼女以毁灭性的能量摧毁他的脑神经，那时晶片内的夫秀清也要完蛋了。

想到这，才醒觉夫秀清在整段旅程一直保持沉静，忍不住心轻轻呼唤她。

奇怪地夫秀清并没有反应。

此时远方另一群翼女疾飞而至，中间的一个翼女明显地比其他翼女出众百倍，这不但因她那对羽翼比其他族人长了近半，更因她银辉烁闪，像给一团圣光笼罩着，望之有若仙界来的仙子。

她身上的银鳞亦非像其他翼女般完全包了颈以下的身体，四肢都没有鳞片，肉光致致，诱人之极。

这翼女领袖转瞬到了方舟身前，其他翼女则散往四周。

近看更不得了，她的脸容有种非人类式的出奇美丽，一对美目澄蓝清澈，闪动着智慧的光辉。

翼女领袖凝止下来，双翼像呼吸般不停微微抖动，眼中射出两道寒芒，看着直立在透明茧中的方舟，神色不善。

方舟很想说几句解释的话，却是有心无力，透明茧内的压力，令他皮都动不翼女忽然纤手一挥，茧内压力立减，方舟虽仍不能动作，但已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忙道：“嘿-……”

翼女领袖打断他道：“你可知我为何容许你有说话的机会吗？”

方舟若能动作，必会大摇其头，表示不解，现在只能苦笑道：“的联邦语说得比我还好，请告诉我吧？”

翼女领袖玉脸一寒道：“这并非联邦语，而是黑狱语，是你们黑狱魔鬼的言语，而且你是黑狱人最懂伪装的人，竟懂得以眼神向我求情。”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小弟的名字叫方舟，刚击败了黑狱人的大帝号，因用尽了能量飞飘到贵境来，这样说够清楚了吗？”

四周立时发出一阵阵鸟鸣似的悦耳声音，应该是翼人族的言语了。

翼女领袖脸上现出惊异的神色，怔怔地看了他好一会後，才淡淡道：“你就算要说谎，也该找些可以令人相信的谎话来说，就算你真的是传说中的方舟，亦没有能力击败大帝号，那根本是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的太空舰。”

方舟最怕这异族美人儿不和他说话，闻言笑嘻嘻道：“我并没有说把大帝号摧毁了，而是唤醒了内那被利用了作为动力的火球老兄，由他亲自把黑狱人扫出大帝号外，它自己则驾舰逃走了。”

又苦笑道：“可惜这位老兄不但不知感恩图报，还把我和美雅女、北保司、封神叁个家伙一起赶到太空去，各自飘浮。情况就是这样了，若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嘿！有没有名字呢？”翼女领袖仔细审视了他好一会後，柔声道：“念在你即要身亡，便告诉你吧！我就是翼人族的族长夜星了，这特别以黑狱语言起的名子，有点意思吗？”

方舟呆了一呆後，失声道：“我说得这麼清楚，仍不肯相信我不是黑狱人吗？”

夜星俏脸转寒，冷然道：“我们是天生的直感者，可以擦辨善恶，只有黑狱人的思感是在我们能力之外，但仍会使我们生出某种特别的感觉，所以才清楚无误地知道你是黑狱人。

方舟早该死了，否则为何七万多年人类都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呢？不要告诉我你是在某处躲到现在才出来活动筋骨吧！”

方舟差点呻吟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只知们是天生的固执者。”

又不耐烦地道：“杀便杀吧！不过们将来知道杀错好入时，不要後悔就行了。”

夜星淡淡道：“在我们的语言，并没有”後悔”这种人类的情绪。”语

毕双翼一振，冲天而起，在方舟上空盘旋起来。

其他翼女一起有力地拍动双翼和手臂，手撮成刀，遥指着中心处的方舟，摆出行刑的格局。

透明茧内压力剧增，挤得方舟想抗议都办不到。

方舟心中苦笑，这麼就一命呜呼，不过看来都难有脱身的方法了。

美雅女正在“大叁角”号的主控室内默思时，封神通过力门出现在她身前。

对美雅女来说，沉思就是生活和享受。

她虽然不能像撒拿旦和天美般一点不漏地拥有两个宇宙世代的回忆，但由於她和封神、北保司两人是由撒拿旦与天美第一次分裂而产生的生命体，比之其他黑狱人，不但能量强大得多，亦隐隐承继了部份经验。正是如此，每当她静心默想时，某些以前发生的片段和感觉，便会涌上心头，而她却是以“人类的角度”去重新体会。

与人类身体结合的过程不但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即使经过了八万多年，这过程仍在进行中。

人类虽在很多地方不满自己，但只是源於其正两极间的不平衡特性，事实上比起宇宙大多数生物，人类的感官、本能和情绪，既是错综复杂，又是多姿多采。

任何一段送至美雅女感官的信息，及由其感官传送出去的信息，都因她的情绪和欲望而千变万化，难以捉摸。

要驾驭人类的情绪，就像要控制一辆被无数不听指挥的野马拖拉的马车，结果只能在原地兜儿转转。

在与人类的斗争中，黑狱人虽占尽上风，但实质上他们却被夺来的身体逐渐同化着。

这使他们对人类有着本能的恐惧，一天未把人类灭绝，他们也难以安心。

美雅女现在只能通过人类的感官去认知这个世界，眼睛所见的色彩、耳听的声音、鼻子嗅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身体的触觉，无不是以前未进入人类身体前没有梦想过的。

通过这些感官，现实被分裂成充满生命力的碎片，再由神经系统凭着这些资料拼图般把碎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眼前的世界，再触景生情，生出了情绪上的反应，这种知感的方式，美雅女既感到很大的享受，亦有种莫名的恐惧，那是种非常矛盾的感觉。

每天他们都变得更似人一点。

封神的出现，打断了她的思路。

美雅女望往封神，不由地以人类美丑的方式去欣赏他英俊的脸庞，同时以黑狱人的思感能力察看他的生命和能量场。

唉！方舟虽及不上他的英俊，但生命场对她的引诱力却太多了。尤其是方舟那种面对生死仍毫不在乎的态度，确使人心动。

封神木无表情地道：“找寻方舟的事还没有眉目，但却意外发现了翼人族藏身处的一点蛛丝马迹。”

美雅女一震醒来，肾上腺素的分泌急剧起来，便她生出兴奋的情绪，道：“她们躲在那？”

封神在自己那张能接通整艘飞船的主控椅坐了下来，道：“我们在暴雨

星区一个塵屑带发现了地火树的碎屑，可知翼人藏身之所应是近该处不出数百光年的距离，在这围内只有千百多个星系，但由於地火树有瞒骗我们侦察扫描器的能力，兼之这河系时空扭曲的特性，我们只能一个个的星系搜索过去，虽费些时间，但却最是稳妥。”

美雅女回复冷酷无情的冷静，缓缓道：“你最好着人把整个有疑问的区域封锁，完成了包围网後才逐分逐寸去搜索，翼人族是最擅利用宇宙自然力量伪装和逃生的家伙，感觉又敏锐，一个疏忽，就会给她们溜掉了。”

封神道：“北保司已到了那去指挥大局，美雅女回以放心。”

顿了顿续道：“方舟会否因为到了地火树的生命场内，受到了掩护，所以能避过我们的侦察器，亦未可知。若这推断属实，那方舟就应和翼人族在一起了。”

听到方舟的名字，美雅女感到体内的荷尔蒙和酵素立即又生出微妙的变化，不由暗恨起自己来，狠狠道：“方舟当时像我们般耗尽了能量，而我们之可以这麼快恢复过来，原因在於能藉降神器的帮助。方舟则无论如何神通广大，在短时间也休想复元。可是若给他接触到翼人族能量来源的地火树，说不定使会有难测的後果。权衡轻重下，我们应立即把对整个暴雨星区的搜索集中在那翼人族隐藏的围内，以免夜长梦多，再给方舟逃之夭夭就糟了。”封神微一点头，思感通过主控椅连系着的通信网，下达了对整个联合舰队的命美雅女目光凝往舷窗外的夜空，暗下决心，翼人族还是其次，但定要把方舟置诸死地，好去了这个对族人和自己来说，都是“心腹大患”的“可怕”对手。

就在行刑前的刹那，方舟神经内传来夫秀清冷静的声音道：“我刚才藉着透明茧内的能量，回复了部分能力，之所以不敢输进你体内，是因怕瞒不过这些糊涂翼女的灵觉，待会当她们发射时，我会把储好的能量送进你体内去，只要我们能躲进火山内的溶去，便有机会逃命了。”

方舟未来得及回答。压力一轻，透明茧像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四周大亮，千百道激芒刺在他身上，把他完全包在电芒。

方舟此时刚接收了夫秀清那少许的能量，仍不由一声惨叫，往下坠去。

由於翼女被己方发出的能量扰乱了视线和感觉，到发现方舟没有形神俱灭时，已来不及把他拦截，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火山口内的热雾。

翼女们失措地漫空飞翔。

夜星猛一咬牙，朝火山口内俯冲下去。

在族人，她是唯一有能力迅速深进岩浆密布的地核内的人。

这追杀敌人的责任，当然来到她肩膀上。

刚没入溶岩，方舟差点想反弹出去。

这些溶岩非是一般的岩浆，而是具有奇异能量的物体。他的思感告诉他，岩浆和整个星球的怪树联结起来，而那些怪树正不断吸收着太阳和宇宙的力量。

幸而他正极子相反极子形成的体质，乃这宇宙内最坚强的东西，纵是苦不堪言，却不会给溶岩的热能分解掉。

而更美妙的是腹内那块小晶石竟忽然回复了活力，大幅吸收溶岩内的能量，再送往他的神经去，使他堪堪抵挡着那蚀人心志的肉体痛苦。

他的思感敏锐起来，感觉到美丽的翼女颌袖夜星正衔尾追来，他自问以现时的状态，绝敌不过她，那敢迟疑，忙不断深进。

忽然间，他又像回到了火鸟星上的溶池，分别只在极冷和极热的不同。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为生命作出奋战。

他逐渐习惯下来，甚至如鱼得水的感觉。

他的精神与核内所有能量流联接起来，通过树根延伸到每一颗巨树去，再吸收着天空上太阳和虚空内正极子的能量，愈游愈快，愈潜愈深，把夜星抛在上方远处。

第八章女皇之谜

太空广达二百多光年的星区处，满布沙西族人可分可合的环型飞船，对发现翼人族痕迹的区域作出绝无遗漏的搜寻。他们的飞船并非盲目地去搜索，而是先绘制星图，再精确计算搜索点的先後次序及如何布下使敌人无从溜逸的封锁网。

黑狱人亦派出了近五十艘晶石太空舰，加入了搜索的队伍。

他们舰上的侦察扫描仪，要比沙西人的精细先进多了，在扫描波下，星球的组织 and 蕴含物均毫无遗漏。若非基於火星团时空扭曲的特性，这区区星域，不到十个地球天使可完成勘探。

以万计的太空舰不断在正反空间来回着，每一次弹出，包围网都收窄了若干光年，而翼人族仍茫然不知已漏了行藏。

七万多年来，黑狱人还是首次这麼倾巢而出对付敌人，可知方舟在他们心中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了。

搜索的报告不断通过反空间极速网路送到帅舰大叁号上去。

黑狱叁大巨头聚集在主控室内，看着位於室中有若实质的立体光图，数百光年内的星系以缩小了百亿倍的比例，重现出来。

每送来一点资料，这立体星体便改变一点，或者多了个星系，又或多了一道塵屑带，至乎太空的流浪者陨石星。

当这立体星图和原先观测的资料百分百吻合时，搜索就完成了。

这时外围的五百多个星系均有了影像，馀下的就是内围的百多个星系了，显示被搜索的围不断收窄着。

北保司阴阳怪气的声音道：“我有一个感觉，就算我们搜遍立体图围内所有星系，最终都是一无所获。这并非我认为翼人族不是藏在这区域，而是认为她们有办法避过我们的侦察网。”

封神皱眉道：“是不可能的，我们实实在在不辞劳苦地逐个星球去查察，除非翼人族和她们的宝贝地火树懂得隐形藏质，否则定逃不了。”

北保司不愠不火道：“若不信我的话，你可以问美雅女，我认为她有着同样的想法。”封神朝刚睁开美目的美雅女望去时，後者点头道：“北保司说得对，翼人族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天，全因於她们深蕴自然力量的秘密，躲在这时空扭曲的世界更非是无因，除非我们能识破火星团时空扭曲的秘密，否则定发现不了她们藏身之所。”

封神思索半晌後，点头道：“我明白了，火星团的时空扭曲，必与内核星系和外围星系的逆向运动有关，这种异常的现象，背後当有因由。帝君曾

提过时空其实只是力场的体现，所以我们若能精确把握到这星区的力场变化，就可以知道遗漏了甚麽地方了。”

美雅女嘴角飘出一丝阴冷的笑意道：“不用那麽费周章了，刚才我曾以神游的方式，探索了这星区的反空间，你们看！”两人朝主控室中心的立体星图望去，只见东端近外围处现出了一团红色的立体圆形，笼罩着约百万公里的空间，正不断闪动着。

美雅女续道：“或者由於火星团核心异常的力场，使星团内出现像这样奇怪的时空倾斜，在这区域内，就算飞船上的仪器清楚告诉你是以直线航行，但事实上却是绕了一个大圈，就像在一个球体上以直线行走，实际走的却是弧线。所以似乎已搜过那地方，其实却把那处隐藏着的星系遗漏了。”

顿了顿续道：“翼人族必是藏在这看似空无星系的区域，在同一位置的反空间内，正结聚着庞大莫测的能量风暴。”

封神和北保司同时精神大振。若美雅女所料不差，翼人族的末日终於来临了。

舒士俊仰望着把人类载到这遥远河系来的“方舟叁号”，心中充满感慨。

当年若非姬慧芙使人把他强押上这艘飞船，今天他就不是太阳帝国至高无上的领袖了。

他建造这艘超级逃难船时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姬慧芙伴他同行。

在旧联邦时代，凭着他的智慧、财富、样貌和风度，天下的美女任他如取如携，但始终没有人能代替姬慧芙。她空山灵雨般的动人气质和独立的个性，使他不由自主地狂恋着她，至今不变。他始终不相信她遇难了。

当日她既能安排手下一众大臣和大将安然逃走，自己也定有办法脱身。

偷袭黑狱人边区基地的会否是她所为呢？只她才有那种本领和能力。

在这博物馆放置方舟叁号的大广场上，只有他和尚思兰姊及一众亲卫，他每隔一段时间使会到这来，追忆往事。

传讯器这时响起道：“祝丝蒂小姐刚抵达新地球，希望立即谒见帝主。”

祝丝蒂是当年乘方舟叁号逃离银河系的人之一，由於懊悔自己所犯下对旧联邦的罪行，拒绝了舒士俊的任命，领着一群以前忠於她的手下，成立了一个叫“寻找女皇”的组织，多年来一直在追寻姬慧芙的下落，研究当太阳系毁灭时，究竟有甚麽事发生在姬慧芙身上。

祝丝蒂始终是姬慧芙外最超卓的女性，这“寻找女皇”的组织因利乘便，逐渐发展成一个横跨数十河系的情报网，虽从未曾参与战争，但却拥有自己的武装舰队和商船，同时与新联邦和太阳帝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她曾多次希望玉成新联邦和太阳帝国的联盟，但都被舒士俊拒绝了。

舒士俊听得精神一振，道：“请通知祝小姐，我会在博物馆的会议室单独接见她。”

谈及有关姬慧芙的事时，他不想有任何人在旁，包括尚思兰姊在内。

热量从毛孔吸入方舟体内，使他每分钟的脉搏达至一千次。

愈往下潜，温度愈高。夫秀清因着方舟能量的支持，回复了活动的能力，在他耳内道：“现在是五千度，就快比得上家乡太阳表面六千度的热力了。若照比例计算，我们现在所处的星球，该是家乡地球的一点七倍。”

方舟正尽情开放身体，享受溶岩和能量的洗礼，呻吟一声道：“清楚了这星体的结构吗！我总觉得这星系的空间非常怪异，又或因我的思感尚未回复正常状态，怎样努力都探测不到星系外的世界。”

夫秀清道：“这行星主要是由一种叫“重金”的稀有金属和普通的铁镍混合物以叁对一的比例构成，在银河内的行星还未发现过这种结构，所以她的地幔非常坚固，核心处是液态的高热能，其近於六十万度的高温地核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看这是由覆盖整个星球表面的怪树所造成的，它们都有摄取太阳能和宇宙射线的能力。”

沉思半晌後，夫秀清续道：“这批以千亿计的怪树，不断吸收能量，再输到地核储存起来，或者可成为用作武器的动能也说不定哩！”方舟叹道：“难怪我这么舒服，这怪星球的引力亦出奇地巨大，往中心拉扯的力量最少比家乡地球大上十倍，一层压一层，每一层都把它本身所有重量转移到下一层去。”

夫秀清不知是否因得回宝贵生命的关系，谈兴大浓，笑道：“你说得不错，这离核心还有十多公里，但已是近万个家乡地球大气的压力，是那最深海洋底部十倍的压力，真亏你大叫舒服。”

方舟继续往下潜去，眼前尽是无边界的火红溶液，笑道：“若知道我曾在这地方活了五千年，就不会奇怪了。嘿！那位夜星又追近了，她对小弟确是一片痴心，怎也要把我追到手，能学得她一半已不错了。”

夫秀清笑骂道：“见你的大头鬼，我若学她，现在就该把你宰了。”

方舟正要说话，忽地横一道炽热十倍的热流卷来，撞得他往一侧移去。

刹那後，他发觉陷身在一个往地心旋卷的大涡漩内，身不由主的朝地核投去。

这回确是乐极生悲了。谁能知道怪星球的内核是甚麽一番光景。

舒士俊和祝丝蒂隔着长桌，对坐下来。祝丝蒂消瘦了点，但却比前更见清丽，再没像以前般把精明厉害都摆在脸上的样子。

舒士俊微笑道：“不见已有二百个地球年了，丝蒂出落得更动人，显然是心灵的修为大有进步，不知这次前来，是否有好消息呢？”

祝丝蒂喟然道：“姬主席的魅力真惊人，七万多年了，仍然是人类的偶像，听说凡是有关她失踪之谜的著作，仍高踞电子网路的畅销榜首。”

舒士俊叹道：“那些垃圾我全看过了，说的所谓秘闻都是到雷坡武的飞船被太阳大爆炸的能量流摧毁，雷坡武等人借爱神夫秀清最新设计，能作反空间旅行的随意肌逃出银河系後就是一片空白了。这等东西，看得令人生气。”

祝丝蒂露出缅怀的神色道：“我曾和雷坡武、白树两人详谈了几天，他们说当时领袖一号上除了姬主席、姍娜丽娃外，就是那批归顺的改造人男女。照理他们都穿上同样能在反空间作高速飞行的随意肌，就算大帝号刻意对付他们，以改造人的体质，怎都该有人能逃走出来，为何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呢？所以我才坚信姬主席仍然生存，只是基於某种原因，没有出现罢了！”舒士俊失望地道：“这麽说，该没有新的消息了。”

祝丝蒂同情地看他一眼，默然片刻後道：“假设姬主席仍然在世，而你又有机会见到她，你有甚麽打算呢？”

舒士俊苦笑道：“她若肯和我一起生活，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这想法在七万年前已是妄想，今天更是不切实际了。只要能见到她，知道她仍坚强地活着，我已感到非常满足了。”

祝丝蒂道：“现在宇宙内盛传方舟已重临宇宙，还出手毁了大帝号，我经过一番查证後，深信这消息是千真万确，到这刻黑狱人和沙西族的联军，

仍在火星团大举搜捕方舟的踪影呢！”舒士俊眼中掠过嫉妒的神色，旋又被另一种更复杂的眼神替代，轻轻道：“姬主席是否爱上了方舟呢？”祝丝蒂了解地道：“不要胡思乱想，这是姬主席才能回答的问题。经过了七万多年各方面的变化，人类对男女之情已淡薄至近乎无，代之而起是对同类广被的爱心，但想不到新联邦和太阳帝国仍要同室操戈，徒叫外族耻笑。”

舒士俊不悦道：“这问题最好去找卡尔解答，我太阳帝国从没有主动攻击他的新联邦，只是他想把我们并吞！”

祝丝蒂歉然道：“我并不是怪你，只是表达心内的感触吧！我最清楚卡尔这人，是天生的野心家，当年的教训，并没有将他改变。每当我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心中都感到羞愧。”

舒士俊茫然点头，没有说话。

祝丝蒂道：“最近黑狱人有两个防御力强大的基地被神秘的敌人摧毁了，事後怎都找不到敌人丝毫的踪影，士俊你对此事有甚麽看法呢？”

舒士俊苦恼地道：“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只要力量够强大，要摧毁黑狱人的基地并非绝无可能，雷坡武便先後毁掉了黑狱人的十多个基地，难就难在无迹可寻这一项上。”

祝丝蒂点头同意。

自黑狱人设立了反空间极速网路後，任何舰队大规模的长程移动，都瞒不过他们的反空间侦察。

而要攻陷黑狱人的太空基地，就必须一个强大的船队才可办到。

想到这，心中一动道：“假设摧毁某个基地只是一艘飞船就可办到，说不定可瞒过黑狱人的反空间极速网路呢。”

舒士俊愕然望向祝丝蒂，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祝丝蒂道：“方舟的出现和基地的被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相差绝不超过十个地球年，其中究竟是否有甚麽关连，又会否和姬主席有关呢？”舒士俊精神大振道：“我也有这样的怀疑，只恨新联邦大军压境，使我不敢分身，否则必会亲自去调查，丝蒂可否帮我这个大忙。”

祝丝蒂笑道：“别忘了我是找寻女皇协会的发起人兼主席，与你同样关心姬主席的生死。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顿了顿续道：“这次我是路经此处，所以顺道来探望老朋友。离开新银河系後，我会飞去离这二百万光年的魔谷河系，据闻卡尔的探测船曾在那遇上一般人类所建的飞船，但却是惊鸿一瞥，便失去了她的踪影，唯一最珍贵的资料，就是船身上刻有家乡太阳系的图形标记，我有点怀疑那与姬主席有关系。”

舒士俊剧震道：“这麽重要的消息，为何不早说出来！”

祝丝蒂道：“因为我怕是卡尔故意骗我，好借我的把你调虎离山，引到那去。那时太阳帝国群龙无首，就要任他宰割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舒士俊颓然点头，道：“无论是否卡尔的奸计，总是个希望，唉！有消息记紧要肯先知会我。”

祝丝蒂伸手过来，按在他手背上道：“专心保卫你的帝国吧！千万不要让卡尔得逞，方舟的出现，使宇宙的黑暗世纪首次露出曙光，更不要被妒忌心所左右，人类仍是充满希望的。”

第九章植物之祖

乐事变成了苦事。

方舟根本没有想过要到液态的地核内去。

由於体内的能量远远未达到与大帝号交手前的水平，他抗热的能力始终有限，本意只希望看看能忍受到甚麽程度，好使从後方追来那位美丽的长了翅膀的夜星受不住热能熬煎而放弃追杀他。

以他目前的能量水平，绝非这翼女领袖的对手。

岂知全无警兆下，内核的岩浆忽地变成了个吃人的大漩涡，这等怪事他做梦也想不到。

夫秀清在他心灵内尖叫道：“这漩涡是某种力量蓄意发动来对付我们的，快设法脱身出去。”

夫秀清共有四种和方舟说话的方法。

当她有足够的能量时，就可通过空气的震、耳膜感应细胞的变化、又或神经的电流，造成神态俱备、抑扬顿挫的美妙声音。

可是若缺乏能量时，唯一方法就是心灵传感。

现在正是最後一种情况。

方舟现在再不是吸收能量，而是以非常有限的能量去对抗愈来愈高的热度，以及漩涡那可把金属扯成碎屑的向心力道。

方舟不用说脱身，能保持身体完整已是不错了。

这热浆漩涡以每秒十公里的速度，带着方舟猛转旺旋，每转一个圈，离地核又近了少许。

方舟感到热力不但在侵蚀他的身体，还有灵魂。

仿若正做着噩梦。

一切都不真实起来。

他已无暇去思索为何在一个星球的内部会出现这样一个可怕的漩涡。

脑袋内涌现纷至沓来种种人在发疯时才会想到的问题，这种热力确可毁掉任何人的神经，令他变成疯狂。

方舟的意志被不断提高的热力逐分逐寸的摧毁，使他有筋疲力竭，放弃一切的冲动。

他脑海内的一点灵明，和对夫秀清的爱和保护，使他继续坚持下去，寸不致被热力榨乾他的抗拒力。

他像到了然火态烧的地狱内，又或放在砧子上被火烧锤打的生铁般，脉搏加速、血液沸腾、脑神经则不断爆炸着。

体内的能量大幅耗。

就在自叹再无幸理的刹那，蓦地身子一轻，脱离了漩涡，重重“往下”掉去，跌在一个毛茸茸的、状若一粒种子、首尾长达数公里的怪异物体上。

背脊挨靠凉沁沁的，一股无法形容的舒服感觉传进他每一个细胞。

岩浆的漩涡同一时间由急转缓，停了下来，形成了包围着这核心的“天空”，情景怪异绝伦。

看着眼前的变化，方舟的讶异比之漩涡忽起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躺身处的巨型种子虚悬在这被热浆包容和界划出来的中空内部，有种

说不出的神秘诡异。

方舟筋疲力竭地躺在种子冰凉的表面上，放弃了一切的伸展着四肢。

夫秀清的声音以心灵传感的方式道：“我的天！这是怎麼一回事？”

方舟呼吸着理该不应存在於这地核内的新鲜空气，苦笑道：“还不明白吗？就是这位主宰着这星球上所有怪树的种子大哥诚意把我们邀请到这来见面的，只不过那邀请的方式比较狂暴了一点吧。”

就在此时，种子内传来一声深沉的叹息。

方舟吓了一跳，想不到这像大火球般居於星球内核，威力无穷的生命体，竟能像人般以声音去表达出感情。

一个苍老的声音以方舟毫无困难听得明白的联邦语道：“方舟！你終於来了！”

方舟骇然坐了起来，搓揉着被溶掉和扯碎了所有衣物而致完全赤裸的身体，大讶道：“你是谁？怎会知道我是方舟？还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我的模样。”

苍老的声音道：“名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对你们人类来说，却是一种需要和方便，你们就唤我作植物之祖吧！我不但是地火树的源头，还是宇宙内所有植物生命最始的本源，现在更是翼人族的保护神。”

方舟忍不住搔头道：“我仍不能明白你是谁？你真的在期待着我吗？为何刚才翼女要杀我时，你不出来阻止她们呢？”

植物之祖道：“宇宙内所有事情的发生，自有其前因後果，若非我开启了空间的倾斜，你亦不能闯进我的领空内，避过了黑狱人的追捕，为何还要斤斤计较我对你的一些小考验呢？”

接着又道：“若非我把能量送入藏在你神经内那位史无前例由正极子形成的红颜知己的动力系统内，你亦不能遁到地心来，这样说你明白了点吗？”方舟一脸惊异地苦笑道：“若说明白就是在骗你。”

抬头望往隆隆在四方八面滚动着的岩浆，点头道：“但心总舒服了点，至少知道你老人家对我这可怜的小小生命没有甚麽恶意啦。”

又道：“还是小小子的救命恩人呢。”

植物之祖的声音不徐不疾地由种子的核心内传来道：“这宇宙内存在着无数的生命，而即使有生命能若宇宙般的长寿，也绝无可能探索和认识每一个地方，撒拿旦亦不能例外。宇宙内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与黑狱人明或暗中对敌的伟大生命，他们都是来自生命起始的本源，拥有对生命起始的记忆，曾在毁灭目睹创生，死睡中看到苏醒。”

方舟和夫秀清同时听得糊涂起来。

植物之祖说的话和用的词汇他们都明白，偏是不能把握其含意。

夫秀清首次发言道：“那你们是否像方舟曾遇过能把自身化作飞船的伟大生命般，经历过宇宙的生灭而不死呢？”

植物之祖道：“我知说的是被我称为“肉身神”的生物，可惜他们都斗不过撒拿旦和天后，終於壮烈牺牲了。但他们的牺牲仍是有价值，因为他们成功地拖着黑狱人达五千多年，使“水之母”能成功培植出方舟你这般人类来，成为宇宙唯一可毁灭撒拿旦和天美的希望。”

方舟剧震道：“你怎能对事情这麼清楚？”

又喃喃道：“水之母！”脑海同时浮起在火鸟星上陪伴了他五千多年的溶池，心中翻起了千重巨浪。

植物之祖柔声道：“无论在眼前的星辰外有多少星辰，在无限远处外的无限远处，我和水之母的心灵总能连接在一起，互通信息，使我掌握了宇宙间一切的发生，因为我们都是在宇宙起始那一刻，便存在着，因此也知道了黑暗之魔的存在和阴谋，那是黑狱人在两个宇宙世代前的名字。”

歇了半刻，叹了一口气续道：“肉身神自知敌不过黑狱人，所以把事情的开始，烙进我们的记忆内，好使我们明白到因黑狱人而来的大灾难，同时能与他们对抗。”

夫秀清道：“听你的语气，除了你和水之母外，还有其他生命本源的生物，拥有同样的记忆，情况是否这样呢？”植物之祖道：“秀清是个有智慧的人类，事情就是这样了，当上一个宇宙毁灭时，所有能量变成一个巨大的结集，存在於虚冥之内，最核心处除了撒拿旦和天美外，还有各种生命的本源能量，只不过不能像黑狱人或肉身神般保留着对上两个宇宙世代的回忆吧！”

方舟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宇宙内竟有这么动人的故事，现在由身历其境者娓娓道出，更是别有一番其他人不能替代的滋味。

植物之祖油然道：“物质和空间分别由分子和正极子构成，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能量层次，化成眼前变化无穷、五花八门的宇宙。但生命能的本源却惟只几项，与物质结合後，变成各式各样的生命体和能量体。你们古人类便曾把宇宙的力量总括为水、地、火、风，又或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力量。正是因你们的潜意识，隐约保存着对宇宙起始的巨大能量结集的蒙胧回忆，甚至宗教亦是由此而起，你们的爱之终极不是常说要回归真神的怀抱吗？”

方舟和夫秀清都听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宇宙的秘密，的确是比人类的想像更为荒诞离奇。

大叁角号由反空间弹出来时，黑狱和沙西联军已把有问题的虚空完全封锁，只是无论由正空间或反空间，仍然没有法子进入这扭曲了的时空内。

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坐在主控室的叁张椅内，面对着舷窗外看似虚无一物的空间，无不神色凝重。

封神道：“这空间的力场充满了生命的能量，看来不像是自然的发生，而是某种拥有庞大能量的生命体蓄意制造出来的屏障，想不到大火球外，还有如此强横的生物。”

北保司阴柔的声音响起道：“只要是生物弄出来的东西，我们便有方法破去，待我方所有人齐集後，我们将汇聚所有精神力量，无休止地通过降神器提取反空间的能量，将这力场毁去，使内藏的星系现形，依我看方舟亦是躲身其内，否则我们怎会找不到他呢？”

美雅女冷然道：“就是这么办，当使时空倾斜的力场毁掉时，就是翼人族和方舟灭亡的一刻了。”

命令发布开去。

远近的黑狱飞船向这开来。

虚空处战云密布。

植物之祖续道

“当宇宙开始的刹那，所有能量先向内收，再以光速弹射开去，正反宇宙互相交换，就在那一刻，宇宙本源的力量形成了，成为了导引未来宇宙发展的灯塔，而没有一次会是相同的。我就是在那一刻有了存在，接着又分裂

开来，进入无意识混沌沌的状态，经过了千亿年的沉睡，当生命不断发展壮大时，我又苏醒过来，结合物质和能量後，威为了这粒宇宙内独一无二的种子生命，见证宇宙生灭的荣枯。”

“而我之所以能如此，皆因肉身神在我诞生时所烙下的生命印记，能长存不灭，否则我只是一种漫无意识的生命能，不断赋予生命，完全不知道黑狱人的存在。”

方舟深吸一口气道：“那水之母是否也像你般，代表的是水的本源能量。”

植物之祖道：“水只是一种能量的形式，本源的力量是无形无质的生命能量，我之所以唤他作水之母，只是方便你们理解吧？”

方舟道：“你们都是强横无匹的生物，为何不设法阻止方舟二号到银心去，又或设法在黑狱人出来作恶前把他们消灭呢？”

植物之祖道：“你太小觑撒拿旦和天美的力量了，他们虽被困在银心之内，可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仍可对付任何反对他们的生物，被撒拿旦收服在大帝号的火之祖，便曾试图往银心向他们挑战，却给他们强抹去了生命的印记，变成了没有理由和意识的生物，幸好仍趁尚有少许记忆时，溜了到附近的星系躲了起来，在正面交锋的情况下，除了肉身神外，他们根本全无对手。但当他们造出了大帝号和中子战星後，肉身神也惟有饮恨收场，现在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夫秀清道：“你曾说水之母是故意培养方舟出来对付黑猎人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植物之祖道：“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撒拿旦和天美的动向，发觉他们最後的注意力集中到你们人类身上，还千方百计去促进你们的生命造化和智能的发展时，便看透了他们的阴谋。”

“我们不但设法保存你们的文明，还深入地去研究你们，发觉你们是拥有这宇宙最庞大潜力的生物，但你们却身怀宝藏而不自知，於是当撒拿旦以心灵遥感的方式，摆布你们送出飞船到离银心不远的黑狱星系探索时，我们亦影响你们送出另一艘飞船往火鸟星系去，只有在最恶劣的环境，又有水之母的悉心照顾，才可引发你们潜藏的力量，可是仍要万多年的时间，就我们心灰意冷的时刻，才出了个方舟来，不枉我们的一番苦心。”

方舟那想得到溶池背後竟有着这麼曲折离奇的故事，牵涉到整个宇宙的斗争，一时间更是说不出话来，心中涌起对植物之祖和水之母的孺慕之情无限感徼。

植物之祖沉沉地叹息道：“宇宙打开始就有两极的倾向，这体现在每一种生命之内。万物都在改变，不是成长就是退化：不是爱所有的一切，就是甚麽也不爱。勃勃的生机，仍离不开死亡的阴影。宇宙的本源正同时包含着爱与恨，只有人类能同时保存着这特质，我和水之母都懂得赋予生命，却不懂战斗和毁灭生命。我虽一直保护着美丽和酷肖人类的翼人族，希望把她们训练出来代替我与黑狱人作战，可是她们终胜不过黑狱人。现在你来了，我也可以休息了。从你成为超人类的一刻开始，我就注定了永远沉睡的命运，那并非死亡，而是我的生命形式，只有在那种超越一切时空和想像的深沉睡眠，我才可以完成宇宙赋予我的使命。方舟！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方舟骇然道：“你怎能这样就开溜呢？我现在能量尽失，连爬出地面也有问题，翼女大姐不杀我已是感恩不尽，何来助她们的能力，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抛弃我们。”

植物之祖道：“不要慌张，在我入睡之前，我会像水之母般把宇宙本源

的一点能量输进你体内去，你会立时掌握到这宇宙倾斜的秘密，至於如何去应付黑狱人，就要靠你的智慧了，这事可是谁都没法帮忙的。”

方舟还要说话，脑际轰然剧震，狂大的能量由四方八面涌入他体内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如在梦中般，他目睹了开始那刹那能量分裂大爆炸时宇宙诞生的奇景接着虚虚荡荡的，他的思感游遍了这藏在时空倾斜内的空间和星系。

他感到植物之祖回归到宇宙那能量的汪洋，无声无息。

接着沉睡了过去。

第十章共抗大敌

方舟逐渐苏醒起来，发觉仍是赤身裸体。

体内能量澎湃，使他所有感官都敏锐起来。

他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因为他很享受这刻的感觉。

首先惹起他注意是翅膀振动的声音，自近而远。

他的思感延伸开去，感受着翅膀震撼了其周遭的空气分子，从而波及邻近的其他空气分子，造成向四周扩散的震波，进入他的耳朵，先使耳膜颤抖，再依次震动耳内的液体，然後通过神经末向大脑送出了讯息，使他“听”到了振翼的声音。

只是这灵敏的感觉，他已知道自己具有了能量的最高水平。

一对纤手温柔地抚上他的後颈和脸颊，使他舒服得呻吟起来。

睁开眼时，接触到的是夫秀清圣洁的王容和深情的美目。

藉着自己的能量，她也“复活”过来了。

方舟伸手勾着她像天鹅般优美的粉颈，硬把她的香凑向自己，重重吻着。

夫秀清不片刻便失去了矜持，融化在他深情的热吻。

但很快她又挣脱开去，大嚷道：“不要胡闹好吗？我们和翼人族正面临大祸，你还有这种心情。”

方舟笑嘻嘻坐了起来，发觉正置身离地面近百公尺的一个翼人族的巢巢，四周全是参天怪树，阳光雨点般由枝叶间照下来，美丽安宁有若桃源仙境。

他好奇地摸了摸以树皮织成既柔又乾爽的翼人巢，暗忖若能搂着美丽的夜星，以她那对翅膀为被，看着树顶上的星夜，必然是非常美妙动人的一回事。

夫秀清见他脸上现出神往迷醉的神色，伸手在他臂上重重扭了一记，生气道：“你听到我的话吗？”

方舟肆无忌惮地伸指在她吹弹得破的脸蛋弹了一下，赞叹道：“这肉体确是神乎其技，若非人类早没有婚嫁制度，我定会娶了作娇妻。”

夫秀清失笑道：“天下间没有人比你更不适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了。你好像从没有专一这回事，刚才摸着这大鸟巢时，是否想着那些翼女了。假若你打她们的主意，保证会碰壁，人类的爱情根本不存在她们这种无性的生

物。”

方舟知她说的是事实，颓然叹了一口气道：“我怎会到这来的，她们又溜到那去了，和她们说过话吗？”

夫秀清横了他一眼道：“我的存在，将是一个秘密，除了植物之祖外，还没有人能识破我的存在，而我更没有兴趣去接触其他人。”

方舟又伸手去搂她的腰，笑道：“那岂非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私有物，那真是精采极了。”

夫秀清拨开他的手，嗔道：“去你的，谁是你的私有物了。这只是策略上的需要。认真点吧！黑狱人和沙西族人已把我们重重包围起来，再不想办法，明年大约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和翼人族的忌辰了。”

方舟终收起劫後馀生的欢畅玩闹的心情，闭上眼睛，好一会後才骇然睁目道：“乖乖不得了，就算我们不怕损耗能量，把人类号重建出来，仍远不是沙西族人过万飞船的对手，更不用说那数十条黑狱人的晶石飞船了，只是美雅女叁人联合起来，其精神能量便要比小弟强大得多了。”

夫秀清苦恼地道：“翼女族这颗行星，所有由植物之祖布置的措施，均以防御和隐藏为主，动起手来只有挨打的份儿。翼女虽是很超卓的战士，但双方实力太悬殊了。”

忽地神情一动道：“翼女来找你了，和她商量一下吧？”

看着夫秀清空气般消失，感到她回到脑内的晶片时，破空之声刚由後方传到耳内。

晶石飞船不断由反空间弹出来，加入横排空中的黑狱舰队。

经过近十个地球天的研究，他们清楚把握到把整个星系隐藏起来的力场结构。

美雅女和北保司并肩立在舷窗前，审阅己方的军力布置。

这次是再不容有失。

若教方舟溜掉了，再要找这机灵多变的超级人类将比大海捞针困难上亿万倍。

饱受教训後，更没有黑狱人敢对方舟掉以轻心。

当年若非撒拿旦和天美亲自出马，能否制服方舟仍是疑问。

这人实在太可怕了。

美雅女沉声道：“我有个很不祥的感觉，方舟的能量该已恢复了过来，甚至高出先前的水平，因为刚才我感到他的思感波由这倾斜的时空探了出来，巡阅了我们的飞舰。”

北保司道：“我也有那种被侦察的感觉，但来得突然，去得更快，使我抓不着他。放心好了，以我们现时的实力，正面交锋下，十个方舟都要完蛋的。”

封神的声音从後方传来道：“最好他肯逃进反空间去，那我们布下的反空间力场网，将可把他和翼人族一网成擒，经此一役，所有生出异心的人都要安份守己，乖乖听命了。”又道：“好了！能量凝聚可以开始了。”

美雅女暗叹了一口气，方舟这趟绝难逃过大难了，毁了此人後，黑狱人在宇宙内再难寻对手，不由生出寂寞的失落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人类的情绪。

夜星自天而降，落到巢内。

银光闪闪的翅膀，娇嫩的四肢和脸容，宛若来自仙界的神物。

她冷冷看着赤裸的方舟，淡然道：“你醒来了。”

方舟靠坐在鸟巢边缘处，微笑道：“是把我带到这来吗？”

夜星没有回答，把展开的翅膀收在背後，平静地道：“黑狱人快开始进攻了，若你有办法的话，就自己逃命吧！”

方舟愕然道：“那你们呢？”

夜星像说着别人的事般道：“没有人能阻止植物之祖的死亡，正如没有人能改变我们败亡的命运。自从黑狱人离开银河系的一刻，我们这命运就被注定了。你们人类不是有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话吗？这是自然的法则，是每个翼人都要甘心接受的。”

方舟讶然道：“植物之祖或可算是死了，而你们亦面临大祸。但我看却是毫不紧张，更不在乎，这是怎麽一回事？换了是我们人类，必想尽一切方法去应付。”

夜星若无其事道：“我们的直觉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次是必死无疑。既知道事责如此，还有甚麽好紧张的，当黑狱人破开力场进来时，我们会利用行星内蕴藏的庞大能量，驱动翼人星离开轨道，以地火树对抗黑狱人和沙西的联军，那时你该设法逃走了。”

方舟呆了半晌，沉声道：“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夜星无动於衷地道：“植物之祖在入灭前，把你的身分告诉了我，不过这仍於事无补，你一个人的力量，起不了甚麽作用。”

方舟苦笑道：“若知道我真的收拾了大帝号，说这句话前就会用的翼人怪脑多想一下了。”

夜星美目亮了起来，旋又摇头道：“我不相信，没有力量可毁灭大帝号的。”

方舟大感有趣道：“原来你们翼人也懂摇头表示不同意的。唉！可惜不懂得谈情说爱，否则在这多住上一年半载当休息渡假也不错哩！”夜星奇道：“你好像比我们对黑狱人的进攻更不在意哩！”

方舟舒服地挨在巢沿处，伸展四肢，仰头看着她高洁典美的脸容，叹道：“恰恰相反，我一边和说话，一边查看手上的本钱，研究这颗可化作战星的飞船。说得对，正面交锋，我们必无幸免。但就像对付大帝号般，既不能力敌，便要智取。”

大力一拍巢缘，大喝道：“妈的！有方舟在此，怎能教们长了翅膀的美人儿香消玉殒，这事包在小弟身上好了。”

夜星像首次认识他般，呆瞪着美丽澄蓝的大眼睛，不眨半下的看着这特别出众的人类。

四十八艘晶石太空舰，一字形排在虚空间，全体四万多人的精神能汇聚起来，由美雅女叁大巨头操纵，控制着大叁角号内的降神器，由反空间提取能量，聚集在大叁角号主发射台的能量动力炉内。

只有大叁角号有能力和装备进行这种发射。

倏地强芒一闪。

大叁角号的舰头亮了起来，一道直径达十米的能量巨柱，撕裂了虚黑的夜空，喷泉般激刺前方似是空无一物的太空处。

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光柱不知撞上了甚麽奇异的东西，四散流窜，织出一个如有实质的大光球，芒雨激溅，燃亮了整个星空。

远近过万艘飞船反映着强芒的极光，烁烁闪动，极为壮观。

保护翼人的光球终于无所遁形。

光球在反空间能量的消下，逐渐亮了起来。

美雅女等以精神能不断推动降神器，加强对敌人保护力场的压力。

光球逐渐变成靛蓝色，再依着光谱逐渐往红端变化。

谁都知道当力场红透时，就是对方力场粉碎的一刻。

方舟和翼人族的末日亦该来临了。

翼女全躲在翼人星的地核处，静待力场破裂的刹那。

纵使在星球的核心处，仍能感受到两股能量交击的压力，因为力场的能量正是来自地核的能量，透过地火树发出去。

翼女全族只有叁千二百五十人，她们是最早出现的生命体，在经过了几万年的无性繁殖后，便不明白所以地失去了繁殖的能力。

她们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

她们是宇宙罕有没有任何野心的种族，酷爱自然和自由，这使她们天生便是黑狱人的死敌。

多年来，她们一直与植物之祖共同生活在一起，从不觉得这有甚麽特别之处，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一回事。

长期的战争，使她们的人数由七十多万剧减至现在的数目。

但她们并没有悲伤的感觉，比起人类，死亡对她们就像呼吸般自然。

不过她们却是非常优秀和勇敢的战士，她们能凭肉身对抗飞船，两翼就是她们的护罩，其灵活处，连黑狱人都大感头痛。

最厉害处是她们能作肉身的反空间飞行，潜入敌船与敌人短兵交接，她们能活至今天，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现在留下来的翼女，都是族内最越的一群，这正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植物之祖那种子形体仍留在地核内，成了能量流的控制中心，但植物之祖祖已以某一种形式到了别处去。

这是必然的后果，只有植物之祖把所有的力量输进了方舟体内，才可使他的能量回复过来，应付黑狱人的进攻。

而失去了所有能量的植物之祖，只好进入宇宙的长眠里去。

岩浆流开始旋动着，由缓至快，整个翼人星抖动起来。

方舟和夜星并肩立在巨型种子上，看着岩浆的变化运转。

其他的翼女们则虚悬在这空间内，缓缓动翅膀，等待力场破裂的一刻。

方舟的思感能与整个翼星的能量合为一体，催动着等若飞船动力炉的地核，同时通过地火树吸收正极子的能量，千百倍地加强这地火树形成的护罩。

这颗翼人战星虽是威力无穷，但仍非称雄宇宙的黑狱人的对手。

唯一方法，就是以战略妙计取胜。

“轰！”地动天摇，地火树狂舞。

力场终于给粉碎了。

使这个拥有十叁颗行星的星系内激着电火芒。

盘旋于外空处正是把整个星系包围得水不通的敌人飞舰。

方舟的手握上比他要高上半个头的翼女领袖夜星那珍贵的王手，能量的电流立即潮涌到他体内去。

事实上所有叁千多个翼女、每一颗地火树、星球内每一份的自然能量，

都以夜星为中心结合起来，再流进方舟体内。

在以前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由於方舟得到了植物之祖来自宇宙初开最统一的本源能量，这便成了可行的事实。

方舟替代了植物之祖的位置。

植物之祖天生不能伤害别人，但方舟这既有爱亦有恨，同时拥有两个极端的人类却是另一回事。

与黑狱人的战争进行了近七万年，但在翼人族的家乡星系，她们的最后一个基地，战争还是首次发生。

翼人虽甘於接受命运，敢昂然面对死亡而一无所惧，但却并非不珍惜生命，因为那是自由的一种具体形式。

只有通过存在，才可以享受自由。

所以在方舟强大的魅力与鼓舞下，她们终於接受了方舟的帮助，携手应战。

方舟体内的能量以几何级数攀升着，到了差不多要爆炸时，他的思感以光速刹那间延伸到星系内空的每一正极子去，再把它们吸纳到星球表面茫茫的树海间，千万倍地加强了它们作为保护罩的能量。

同一时间夫秀清推动了地核内的热能，生出庞大至可驱动整个星球的动力。

“隆隆”声中，翼人星摆脱了运行的轨迹，由缓转速，冲空而去。

第十一章以牙还牙

当包藏整个翼人星系的护罩被破掉，现出了有若给脱掉衣裳露出裸体的星系时，首先作出行动的是二万多艘沙西人的臣碟飞舰。

这并非是黑狱人行动及不上沙西人迅捷，而是因消耗了大量的精神能，他们须要一段休息和补充的时间。

阳光忽地填满了整个战场，在所有人目眩神迷中，翼人星离开轨道，似是要突围而去。

沙西飞船像一个个光圈般分裂组合，变成每一刻都在改变的飞船。

结合时，直径可超过万米，火力大幅增强。分开时，却小至像架碟型战机，灵巧如狡狐。这就是沙西族使宇宙闻名丧胆的“分合战术”了。

也不知多少种族的舰队饮恨在他们这种诡异莫测的战术下。

当日人类号以正反能量去对付他们，亦被他藉分裂而安然逃走，可见他们的厉害。但这次方舟绝不肯放过他们了。

千万道激芒，暴雨般在翼人星被地火树覆盖的地表上，爆起了漫空能量激的光。翼人星似是完全失去了还击的能力，拐了一个弯，带着一蓬蓬把整个行星掩盖了的光雨，往翼人星系核心处的太阳方向逸去。

得势不饶人下，大半的沙西飞船，组成一波一波的攻势，以比翼人星快上数倍的高速，轮翻对翼人星俯冲轰击。

地火树虽拥有惊人的能量，仍被轰得枝断叶飞，一层一层地被狂猛的

能量流分解，在翼人星後拖出长长的能量芒。

翼人星逐渐地加速，往太阳的方向投去，在星系内空处画出壮丽的轨迹。

其他尚未加入战争的沙西臣碟舰，队形整齐地移往太阳的另一方，结成铁阵，准备拦截。这麼下去，翼人星肯定挨不了多久。

黑狱晶石飞舰亦以大叁角号为中心往翼人星系开去，准备应付任何突发的情况。黑狱人的大叁巨头首先复元过来，分别坐在主控椅内，凝望着舷窗外进行着一面倒的激战。

北保司皱眉道：“似是有点不安，方舟难道因驱动行星而失去了还击的能力吗？至少翼人该离开星球来迎战。”

封神道：“他们还能有甚麽作为呢？实力太悬殊了。”

美雅女脸色凝重道：“封神你太没长进了，多番受到方舟严酷的教训後，仍是如此轻敌大意。噢！不好！”其他两人同时发觉问题所在了。

原来翼人星忽然疯狂加速，同时改变了航道，笔直地朝翼人太阳疾冲过去。

当年大帝号就是以这种战术，一举粉碎了整个人类的家乡太阳，那宇宙级的爆炸将十光年内人类的庞大舰队摧枯拉朽般粉碎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和卫星亦变成从此流浪於太空的陨石残月。想不到今天事情竟又在重演一次。

二万多艘臣碟舰和五十艘晶石飞船上近二百万的沙西人和黑狱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翼人星似若无声无息地穿进星系核心的太阳去。

一层光圈由太阳的表面离开和扩大。整个内星空在刹那间给笼罩在强烈的射线裏。然後一个强烈的光点由太阳的核心处向上下八方扩散。

接着是一记闷雷似的爆响，整个太阳爆炸开来，变成万亿道强芒，四射开来。

行星化成碎粉，沙西人二万多艘巨碟太空战舰被冲击得变成一道道痕芒影，不留下半点残屑。

黑狱人的晶石飞船，一来距离较远，二来晶石的抵受能力倍胜於沙西人的巨碟舰，但仍有十多艘爆成碎粉，其他都给能量的巨浪和爆炸波冲得断线风筝般抛送往外空的深处。

原本扬威耀武的联合太空舰队，一下子便溃不成军，只有包括叁角号的叁十二艘飞船幸逃大难。这是没有人能在事前想到的战果。

翼人星则由於爆炸时藏在爆炸的中心点，没有直接受到爆炸波的正面冲击，但撞入太阳时所有地火树都给消溶分解了，爆炸时有一半的地层剥落，变成了只有以前质量的四分之一，像一团陨石更似於一颗行星。

幸好这星球的结构因重金的成分而出奇地坚固，兼之又受到正极子能量的保护，才能得以免。

在黑狱人的残存飞船被能量波卷走时，小了几倍光秃秃的翼人星亦呼一声由另一方向逃走，藉着爆炸波乘着能量浪飘然而去了。

方舟终出了一乡太阳被毁的鸟气。

以牙还牙，正是人类复仇之道。植物之祖这次法眼无差，拣对人了。

蜂后号上，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暴雨星区传来的震波。

蜂后号娃亚娜、长发女芝芝、盗将辛普林和古斯塔聚在主控大堂的指挥台旁，均神色凝重地看着由各类侦测仪送回来的资料读数。

大堂内二百多名太空盗，无不目瞪口呆，看着视野舷窗外迎头打来的行星和飞船残屑。由於时间相差不远，大爆炸的痕迹仍是清晰可见。

勒汗由实验室匆匆出来，到了娃亚娜身後恭敬地道：“蜂后看！”娃亚娜和众人转过身来，眼睛落到他摊开了的手掌内的两块碎片去，一片晶莹生辉，另一片则是一种似有无限弹性的奇异金属块。

芝芝首先色变道：“是沙西人的巨碟槛和黑狱人的晶石飞船。”

辛普林和占斯塔张大了，说不出话来。

娃亚娜一对美目闪着亮光，动容道：“只看满天激的碎片，沙西和黑狱联军若非全军覆没，亦必是伤亡惨重了。”

勒汗兴奋得声音都抖震起来，道：“方舟真是厉害，先後两次出手，不但毁掉了大帝号，还击溃了黑狱、沙西堪称宇内最强大的联合舰队，真教人难以置信。”

娃亚娜道：“这人难以置信的事多着哩？没有人事前会信方舟有能力引爆一个星，便家乡太阳系的历史重演一次，看来我们要改变计画了。”

她本来打的如意算盘，就是趁方舟亡命宇宙的落难时刻，混水摸鱼的把他截个正着，好盗取他身上非凡的基因。

现在见到方舟不但没有丝毫落难的情况，还大展神威，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能耐，破去了黑狱、沙西的联军，吓得忙打消歪念，另作他想。

芝芝道：“蜂后啊！形势的发展，显然和我们的原先预测截然不同，我们应否改变定下的全宇宙策略呢？”

众人都凝望着这领导他们的领袖。

这七万多年来，全赖她左右逢源的策略，他们才得以不断茁壮，由各种族巧取豪夺得来五花八门的科技、知识和买卖的基因。

他们的外形变化虽不大，但实质上他们的进化却和其他人类走在一条不同的路上。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份别会愈来愈大。

但现任仍是时日尚短，所以他们大致上仍拥有一般人类大部分的情绪和特质，但是战斗的方式明显改变了，生存的力量大幅增强，使他们能屡脱大难。

娃亚娜沉思顷刻，倔倔地摇头道：“不！现在的形势更有利於我们的计画，不但黑狱人更无暇去理我们，说不定巨魔族、墨尔盘龙人和液态鬼亦会因形势逆转以致生出异心，更有利於我们的交易。”

芝芝苦恼地叹了一口气。

娃亚娜不悦地瞪着太空盗内在她之下这第二号人物，冷冷道：“不满意吗？1 芝芝秀目掠过惊恐的神色，垂头凄然道：“怎敢不满意，只是心中有点不舒服，太阳帝国始终和我们同种同源，我们不但不帮他的忙，还在扯他们的後腿，这……唉！”娃亚娜双目射出如有实质的电芒，落到芝芝脸上，语气却非常平静，缓缓道：“假若能使舒士俊把他收藏着那宇宙内唯一可制造人类新生命的基因库送给我，那要我怎样帮他也可以。”

芝芝勇敢地抬头，与她对视着道：“这事总可慢慢商量，不致於要把整个太阳帝国都毁了吧？”

娃亚娜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原来我的长发宝贝心肠这麼软，是否爱上了舒士俊的小白脸了。”

芝芝变色道：“这与是否爱上他没有关系，而是假若给人知道了我们为他的基因库而害了整个太阳帝国的人类，我们将会变成人类的公敌。以前

还可说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但现在方舟把整个形势改变了，我们是否也该针对眼前的情况，作出相应的策略改变呢？”

娃亚娜冷笑道：“给我闭嘴，舒士俊的基因库不但有这宇宙内唯一的人类种子，还代表着五千多年旧联邦和五万多年太阳帝国基因学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那些资料和基因，我们才有方法克服在进化上种种难题。这目标绝不会改变，我也绝不容任何人改变我的计画。”

芝芝垂下头去，没有作声。

辛普林、古斯塔和勒汗叁人都噤若寒蝉，似欲言又止，但始终不敢插嘴。

娃亚娜望往舷窗外狂暴的世界，淡淡道：“这次行程结束，我们立即把黑狱、沙西联军惨败的消息发放往宇宙的每一个能达到的角落去。盗取基因库的计画照常进行，我们所有军舰都要到原定的地点集合。”

目光再落到芝芝身上，淡淡道：“芝芝给我乖乖的，若有异动，莫怪我不念多年来姊妹之情了。”

旋又叹了一口气道：“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冷酷世界，要快乐地生存下去，便要变成宇宙的强者。八万多年了，芝芝仍不明白这道理吗？”芝芝低垂俏脸，一声不吭。

黑狱人和沙西族联军於火星团的暴雨星区被方舟大败的消息，在短短叁个地球月的时间内传遍整个黑狱帝境以外的太阳帝国及新联邦。

起始时没有人肯相信这是事实，但证诸反空间网路内的消息，更知道只有叁十多艘晶石飞船溜返人叁角河系，而黑狱人更没有否认这看似是谣言的消息，立时使整个帝境内各个一向被压伏的种族沸腾起炽热的希望。

大多数种族仍在采观望态度。但已有部分违反黑狱人的禁令，开始重建自己的军队。

暴雨星区一战影响的深远，远远超过了大帝号覆亡的消息。

沙西族从此一蹶不振，沦为宇宙内一个弱小的民族，还成为了饱受他们欺凌压榨者的复仇目标。

方舟的声誉则升上前所未有的新高点。

在宇宙各种族，他再不是一个人类，而是超越了一切的战争之神。

宇宙因他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为黑狱人出力的其他叁个悍种族却被迫与黑狱人更紧密结合起来，以抵挡复仇的巨浪狂。

雷坡武的舰队，正在反空间内全速飞行，朝太阳帝国进发。

经过了七万多年来的进化，人类已不须要在进行反空间旅航时，躲进宇眠室的维生箱内去。

舰上的智能系统新爱神正忙碌运作，破译由黑狱人反空间极速网路得来的传讯密码。

雷坡武、白树、艾妮、布芍玲、依莉茜亚和尤历等坐在战略室宽敞的沙发上，兴奋地研究着雪片般飞来的消息。

布芍玲道：“若我见到方舟，一定要搂紧他吻个痛快，这人真是太可爱了，难怪姬主席和姍姍丽娃当年对他情有独锺。”

白树笑道：“你并非因此爱上他，只是感激他罢了！不过全人类都该对他感激涕零，因为他使绝无可能的事变成了事实。”

雷坡武道：“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若把撒拿旦和天美惹了出来，事

情恐怕仍然不能乐观。况且黑狱人损失不大，吃亏的只是沙西族，别忘了黑狱人仍有宇内无敌的中子战星，那是星爆炸都奈何不了的武器。在某一程度上，她比大帝号更可怕，只是速度上慢多了吧不但以之防守大叁角河系，却仍是无可匹敌的防御武器。”

艾妮苦恼地道：“怎样才可和方舟联络上呢？只有他才最清楚黑狱人的秘密。照网路内黑狱人的通讯推断，巴斯基和舒王智并没有和他在一起。”

依莉茜亚道：“现时整个宇宙谁不想见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不过我却有信心他会来找我们，看着吧！”

白树道：“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战友翼人族可避过大难，奇怪的是沙西族的封锁既被破去，为何我们仍联络不上她们呢？地火树是这宇宙内性能最佳的遥感通讯器之一啊？”

雷坡武道：“方舟很有可能遇上翼人族，否则就不会与黑狱联军正面交锋，而只有当联军进攻翼人星系时，引爆太阳才能产生现在的战果，希望方舟和翼人族没有在星爆炸时自己都出了事就好了。”

布芍玲美丽的俏脸露出迷醉崇慕的神色，向往地道：“方舟是个打不死的人，一定有方法避过大难。”

艾妮搂着她的香肩笑道：“我的美人儿，最好小心点，听说方舟最好男女鱼水之欢，已禁情绝欲两万多年了，不要给方舟破了的色戒。”

布芍玲大嗔道：“去的，我只是欣赏他罢了！”旋又赧然道：“为他破戒该也是值得吧？”

众人欢娱地笑了起来。自离开银河系，他们从未试过这般开怀。

白树正容道：“现在流传着一个谣言，就是偷袭并毁去了两个黑狱人太空基地的神秘舰队，是姬主席和随她失踪的改造人，又说经过七万多年，姬主席掌握了一个失落文明的高科技，故可来无踪去无影，予黑狱人沉重的打击，若真是如此，我们人类确出现了全新的气象了。”

艾妮道：“若真的姬主席重出宇宙，凭她的号召力，可一举化去太阳帝国和新联邦的纷争。听说连卡尔夫南在人前人後，都表示对姬主席心悦诚服。”

雷坡武冷笑道：“因为他以为姬主席死定了，才故示心胸广阔，这野心家一牵涉到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便六亲不认。否则就不会同类相残，徒教外族看不起我们了。”

白树淡淡道：“无论他有何野心，我们都不会教他得逞。”

顿了顿续道：“这些年来他虽能置身事外，坐观一个接一个的人类国度被黑狱人屠戮而无动於衷，锐意发展科技，但始终缺乏实战经验，就像以前空有威力庞大的黑巫号而无用武之地。这趟我们就把所有新旧账一起和他算个清楚，把他征服宇宙的美梦彻底粉碎。”

雷坡武笑道：“在他出发前，怎想得到宇宙出现了这麼急剧的变化，我们竟能抽身去对付他，给他好看。”

布芍玲道：“唯一教人担心的就是墨尔盘龙人动向不明，最後的情报是他们的舰队正向太阳帝国推进，现在太阳帝国内拥有宇宙硕果仅存的基因库，这消息不知由谁漏了出去，使太阳帝国成了黑狱人的眼中钉，这趟轮到太阳帝国，不但有机会遇上墨尔盘河系的龙人，还有机会碰上黑狱军呢。”

艾妮叹道：“希望方舟也到那去就好了。”

第十二章互逞奇谋

方舟和夜星站在光秃秃的翼人星上，横过虚空，朝火星团的核心处飞去。

这个星球只有原本四分之一的质量，表面看来虽是完整，但已受了暗伤，濒临自动碎裂的边缘。

四分之叁的翼女在能量的冲击下，亦均受伤。据夜星所说，没有一、二百年的时间，休想复元，而其中一些本已受了伤又或较弱小的，将在短期内逐一死去。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翼女一拒绝了方舟设法医治她们的建议，对这奇异的种族来说，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却是不应受到任何干涉的。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准备到那去？”夜星凝望着虚无灿烂的星空，淡淡道：“我不知道，更不想知道，自宇宙联盟进攻大叁角河系惨败而回，只剩下我们和你的人类同胞後，我们便打定主意返回火星团静候死亡的来临。可是命运安排了你来把敌人击退了。当这颗星分裂时，我们将会到附近找寻另一颗家乡星。或者若干年後，你有空时，可回来找我们，告诉我们宇宙内发生的动人故事。”

方舟开始有点把握到她们乐天安命、甘於自然的高尚情操，苦笑道：“好像要赶我走了，是吗？”

夜星把翅膀张开了来，把方舟像小孩般笼罩在羽翼，让他靠贴着自己动人的肉体，声音出奇地柔和道：“朋友！你可知翼人若称呼对方作一个朋友时，意义是多麼重大。因为她们将永远认定你作朋友，甚至被出卖、伤害又或被杀死，仍只会当你作朋友。”

方舟受宠若惊地紧挨着她，享受着翼内温暖美丽的生命磁场，笑道：“放心好了！当我是朋友，我自然会尽朋及的本分。嘿！的身体很香。”

夜星低头看着他的眼睛，静如止水地道：“你们人类总爱视我们为女性，其实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性的分别，更不会感到像你们异性间的吸引力。不过由於你体内藏有植物之祖的自然力，所以我才爱与你亲近，就像我们对大自然和宇宙的感觉。无论如何，我们都爱和你一起，有一天你疲倦了，可到我们的新家乡歇息。那时地火树会重新长了出来，生命之泉会流过土地，日夜和四季交换转移，星球又会生机盎然。”

方舟忍不住探手搂着她的腰，仰脸亲了亲她脸蛋，赞叹了一声才道：“我的敌人太厉害了，我抱着同归於尽的心情去找他们，恐怕再没命回来在的翅膀内好好睡他十年八载了。”

夜星给他搂腰吻脸，并没有生出情迷的感觉，只是感到自然有趣，淡淡道：“你说的是否是黑狱人的神，撒拿旦和天美？”方舟点头应是。

夜星默然片晌後，道：“日後你若往找他们决战，可否先到这裏来找我呢？”方舟哈哈一笑，放开了她柔软并覆着软鳞甲的腰肢，离开了她的翅膀，摇头道：“不！好好享受随遇而安的生命吧！嘻嘻！我要走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笑容，以壮行色。”

夜星美目深注地看了他好一会後，摇头道：“我并不知道人类的情绪，更不明白为何要哭或为何要笑。要学你们的说话已是很大的苦事，因为我们不但要掌握你们的文化和代表经验的语言，还要以能量改变我们的声带。去吧！翼人族永远是方舟的朋友。”

方舟苦笑道：“问题是们体内并没有我们的化学成分和分泌。好了！我找到二百光年外掠过一颗坚固的陨星，再见了！”

夜星一对翼倏地张开，迅速拍动，以她的方式表达翼人族对朋友的依恋。

方舟一声长笑，没进反空间内去。

这时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正在新联邦号内商量，研究如何应付眼前变化急剧的新形势。

舰队在反空间内疾飞着。

两人对坐战略室内，观看环形会议桌间的立体星体，地点是火星团。

星图可说是宇宙内最珍贵的资料，数万年来，卡尔夫南虽蓄意避开黑狱人和他的爪牙，但却无时无刻不送出测量船队，广泛地进行勘探的工作。

但火星团的资料却来自祝丝蒂的集团，其中自然有交换的条件了。

翟斯飞沉声道：“这事究竟是真是假呢？方舟摧毁大帝号，已属天方夜谭，现在竟然打得整个黑沙联军七零八落，沙西人还陷入灭族的危机，会否只是黑狱人放出的烟幕，又或黑蜂后娃亚娜在弄鬼。”

卡尔夫南没好气道：“我正想问你同一的问题，教我如何答你。”

翟斯飞颓然道：“事实上我却是相信的。宇宙内现在有个传闻，就是当年若非撒拿旦和天美不知去向，他们的徒子徒孙自然不是方舟的手脚了。”

卡尔夫南动容道：“这消息你从何听来呢？”翟斯飞道：“是由蜥蜴人处听回来的，他们一向和液态鬼关系密切，负责为他们开采能源，得到这种流传於黑狱人内的消息是毫不稀奇的。”

顿了顿份析道：“只看黑狱人一知道方舟出现，黑狱人的叁角领导层立即驾大帝号出动，惨败後又倾全力追杀方舟，便可知黑狱人最惧怕的就是方舟。可以这样说，现在谁得到方舟加入他那一方，谁就拥有最强的实力。”

卡尔夫南晒道：“但也立即成了黑狱人和他的爪牙要对付的头号大敌。真奇怪！当年方舟不是和巴斯基、舒玉智在一起吗？为何在黑狱人的反空间网路内，完全截听不到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呢？”翟斯飞道：“方舟这番出世，立时引来种种怪事，那被戏称为“隐形军”的神秘袭击者，听蜥蜴人所说，液态兔出动了接近十万艘飞船，布下天罗地网，仍摸不着他们半点的影子，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卡尔夫南道：“这只是因为方舟把整个黑狱帝国牵制住，便叁角委员会根本无暇去理会吧？”

翟斯飞见这老板每句话都在贬低方舟和隐形军的厉害，明白到他希望独尊宇内的心理，但仍忍不住道：“我们应否改变策略呢？”

卡尔夫南冷笑道：“恰恰相反，我们应更积极去进行。”

接着双目亮了起来，露出向往的神色，缓缓道：“趁现在黑狱人元气大伤，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机会，而扩张势力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人才和战士。人类被黑狱人肆意屠杀後，人数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只有舒士俊手上的基因库，才可能为我们培育出新一代的人类，这是至关重要的事。”

翟斯飞道：“舒士俊正这样做着，我看基因库内的库藏正日渐减少，得

到後可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卡尔夫南摇头道：“实情该不是怎样，到现在为止，太阳帝国增加的人最多只有库内四份之一基因的数目。照我看，不但娃亚娜在打这基因库的主意，连祝丝蒂都不例外。”

翟斯飞愕然道：“祝丝蒂？该不会吧！”卡尔夫南道：“有句古老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至於有没有看错她，走着瞧好了。”

翟斯飞沉思顷刻後，正容道：“我们这次进攻太阳帝国，在正常的情况下，应是胜算甚高，但却不适合打一场持久战，因为墨尔盘龙人始终是个威胁，若在两败俱伤时给他们拣了便宜，便……”

卡尔夫南打断他道：“我们新联邦人数虽少，但人与机械结合而来的“全能战士”，却是人类最威力庞大的，我们养精蓄锐了这麼悠长的岁月，又一直把真正的实力隐藏起来，这次必能马到功成，一举攻陷新太阳系，那时就算墨尔盘龙人攻来，也有应付的信心。唯一怕的就是雷坡武，这人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现在黑狱人对他的压力大减，他可能要来管这事了。”

听到大仇家雷坡武的名字，翟斯飞却出奇地没有反应。

默然片刻後，翟斯飞挤出了点笑容道：“假设姬慧芙真的未死，还藏在我们发现人类踪迹的魔鬼谷河系，老板有甚麽打算呢？”

卡尔夫南嗤之以鼻道：“姬慧芙一定死了，否则以她的性格怎且坐视黑狱人搜遍宇宙地去屠杀她的子民。不要再浪费时间想这种无谓的事情了。”

翟斯飞欲语无言，但却感到和卡尔夫南的分歧愈来愈大了。

他并非没有野心，更非善男信女，但眼前的形势，却使他生出不同的想法。

一天不除去黑狱人和他们的羽翼，做甚麽事到最後都将是白费心机徒劳而无功。

但卡尔夫南却似乎丝毫看不到这种情况。

可是他却不敢反对卡尔夫南，因为他体内有个装置，只要卡尔夫南动动手指头，即可教他形神俱灭。

太阳帝国进入全面备战的状态。

由万多艘飞船组成的庞大舰队，集结在新太阳系外内空的百多个强大火力的防御基地处，准备不惜一切地去保护首都星系。

在这太空的战争时代，太阳帝国全民皆兵，每一个人都接受最严格的太空战术的训练。

唯一令人担心的，就是新一代的公民都缺乏实战经验，幸好由於他们的因子均经过改良，所以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

太阳帝国曾与新联邦数次交战，但都限於小规模战争，现在大决战终於来临很多人都不明白在黑狱人的威胁下，为何仍要同类相残，但事实正是如此，已非是说道理的时候了。

舒士俊和两位王妃尚思兰和尚思雅登上了太阳号，升到新地球的上空，全神戒备。

太阳号是造型优美的太空战艦，总长度达一万二千米，形如无翼的巨鹰，尾上却尖长如剑。

这剑尾不但能吸收太空内的物质，转化为反应炉内的动能，还是能发放死光的武器，又可生出毁灭性的流能，摧毁衔尾追来的敌舰。

舰身上共有叁千多台激光和导弹发射器，火力之强，是当年领袖一号

的百倍以上。

导弹是最新型的反物质导弹，无论在速度和威力上都比当年厉害多了。

战士的装备非常完善，主要是为每位战士度身制造的能量护甲，把整个人密藏在高能量的强力护罩内，能像雷坡武穿上随意肌的手下般钻入反空间内，但只能作逃生的用途。

像方舟那种可由反空间随意进入正空间内以近光速速度疾飞的船舰，宇宙内还没有多少生物能做得到的。

七万多年了，人类由於死伤惨重，开始把研究集中在如何保护战士安全这一项目上，开始了被称为“微武器”的研究，带来了战士装备的全面改善。

当飞船被毁时，每位战士均可成为一个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单位，故大大增强了战术的灵活性和支持力。

舒士俊之下有四大司令，分别统领红、黄、绿、紫四军。

现往这四位司令齐集到太阳号上，商议应付敌人的策略。

红军的司令是以前到火鸟星的巨鲸号的舰长瓦登斯，现在成了舒士俊的头号大将。

黄军是新一代由基因库通过人工方式造出来千娇百媚的金发美女丹猗。

她是太阳帝国基因库造出来最杰出的代表，无论在智能、体能和精神力上，均在其他受造人之上。

甚至有人称她为新女皇，隐然有第二个姬慧芙之势。

她所以能以受造人的身分，攀升至四大司令的位置，绝非侥幸。

一万年前她还是情报局内一名小小的情报员，但不到五千年使成了最出色的情报局长，更因破译了黑狱人反空间网路上的密码，使她被擢升为四大司令之一。

绿军司令的名字叫卓虎，是舒士俊以前做生意时的副手，四大司令以他和舒士俊的关系最密切，最得舒士俊的信任。

最後的紫军司令是古联邦议局的副议长高丽美，当时她曾倾向祝丝蒂的一方，被姬慧芙软禁起来，与祝丝蒂同被送上方舟叁号，由於一向与尚思兰是好朋友，现在成了舒士俊的大将。

尚思雅先说了有关方舟的事後，道：“在这数万年来，一直是黑狱人占尽优势，但谁都想不到方舟的复出不到叁个地球年，就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使我们的前景再非一片黑暗。”

尚思兰叹道：“所以新联邦的同类相残，份外使人感到愤慨，这一战我们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意作战到底。若让卡尔大南这豺狼成性的人占领了太阳帝国，所有人都会被他以巫术和机械科技改造成他的奴隶，人类的尊严将然无存。”

舒士俊微笑道：“他们是劳师远征，我们却是蓄势以待，我曾研究过姬主席以前的所有战略，那时黑狱军攻打天羊星系，亦因此而吃大亏。”

卓虎满怀信心道：“这趟我们必教卡尔大南全军覆没，没有半条船能返回新联邦。”

瓦登斯亦点头同意，他们的防御系统，有大半是针对新联邦的军舰而设计的。

舒士俊望向一直没有发言的丹猗讶道：“丹猗司令是否另有想法呢？”

丹猗冷静地道：“ 帝主请恕我直言，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卡尔夫南和翟斯飞由於建立新联邦，多年来一直和河系内的几个强悍好战的种族周旋，所以作战经验实在比我们丰富百倍。”

深吸一气後，续道：“ 兼之他对我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但直到这一刻才发动，所以我对这战并不乐观。”

在众人中，以她这受造人资历最浅，所谓人微言轻，除了谨慎细心的尚思兰外，包括舒士俊都露出不敢苟同的神色。

太阳帝国由於受造人的出现，人力和物力上都是百倍於新联邦。

尚思兰柔声道：“ 丹猗司令，是否有特别的提议呢？” 丹猗点头道：“ 我是被方舟引发起联想，据来自娃亚娜的消息说，方舟是引爆了一颗行星，才能一举击败了黑狱、沙西两军联合舰队。”

瓦登斯有点不耐烦地打她道：“ 卡尔夫南与方舟是天和地比的两回事，他凭甚麽去摧毁我们的新太阳，何况我们因着旧太阳的前车之，对我们的太阳和行星布置了重重的保护，更能利用太阳的集束镜克敌，所以这担心是不必要的。”

尚思兰淡淡道：“ 先听听丹猗司令的意见吧！”

丹猗沉吟片刻，平静地道：“ 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现在的军备和战略，应该全在敌人算计之中，而他们亦必有对付我们的方法。所以假若我们突然改采全新的战略，必叫敌人大出意外，措手不及。”

舒士俊皱眉道：“ 可是我们现在的全盘计划，乃是经多年来精心策划出来的，随意改变，会减弱我们的战斗力，未交战已阵脚大乱。”

丹猗道：“ 敌人最终的目标，仍是我们的基因库，假设我们把基因库移到其中一艘飞船上，整个形势将完全不同了，卡尔夫南投鼠忌器下，势将有不知如何入手的感觉，坏了他原先定下的诡计。”

舒士俊眼睛亮了起来，拍案道：“ 确是妙计，若把基因库搬到我这艘船上，卡尔夫南岂非只愿挨打，不敢还击，那我已立於不败之地了。”

高丽美道：“ 但我们如何让卡尔夫南知道基因库搬到了太阳号来呢？”

丹猗道：“ 卡尔夫南最厉害的法宝就是以黑巫术控制他人，我敢肯定我们的公民，有一定的人受到他的控制，充当他们的间谍，所以只要我们迁移基因库，必不能瞒过卡尔夫南的耳目。”

尚思兰恍然道：“ 我明白了，那时卡尔夫南唯一达到目地的方法，就是把太阳号完整地俘虏过去，否则将一无所得。於是只要太阳号到那去，他就要追到那去，不但原先的战略完全派不上用场，还要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尚思雅动容道：“ 此仗若获大胜，丹猗应记首功。”

丹猗微笑施礼谢恩，心神却飞越到千万光年之外，暗忖若能与方舟并肩与黑狱军团作战，就远比目下的同类相残强胜多了。

陨星进入反空间内，以每个地球时叁千光年的惊人光速挺进。

夫秀清现身出来，投入方舟怀裏，紧搂着他粗壮的腰肢，甜甜地道：“ 方舟！现在我们该到太阳帝国去，那处快有一场激烈的大战，侵略者是卡尔夫南的新联邦军。”

方舟大奇道；“ 一直躲在我的小脑袋，怎能知道我小脑袋也不知道的事呢？”

夫秀清道：“ 别忘记我曾在大帝号的资料库内搜掠过，其中有关於黑狱人反空间内极速网路的密码。那是可分为八个层次的复杂密码，最高的层次

也是最快速的传递，是以反极子的形式进行，只供黑狱人自己的联络之用。较低下的层次则由一般领星的通讯至乎其心腹爪牙的联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绝对地掌握着黑狱人最机密的情报，这点消息算不得甚麽一回事了。”

方舟大喜，反极子是只有黑狱人和他方舟才知道的秘密，其他人最多只能破译反极子以下较低能量和缓速的通讯，有了这本钱在手，黑狱人除非不通过反空间网路作连系，否则他们就有截听的可能了。

忍不住低头吻了她的香鬓，关心地道：“有没有宇宙联盟的消息？”

夫秀清道：“雷坡武定有一种可瞒过黑狱人的方法，所以连黑狱人都摸不清楚他的位置，照我看，若他们知道太阳帝国和新联邦决战在即，必不会坐视不理的。”

方舟叹道：“那还不把黑狱人的反极子密码告诉我吗？我最爱偷听别人的密话了。”夫秀清仰起俏脸，认真地道：“我可以让你进入我的世界来，把偷来的资料全部复制，可是你却要答应不以对我不规矩，因为那时我将全无抗拒你的能力了。”

方舟叹道：“这等於脱光了衣服上了床却又不准我有所行动，这世界还有比这更没趣的事吗。”

夫秀清漫不经意道：“对不起！脱衣上床的时间还没到，因为我刚听到黑狱人发出指令，命墨尔盘龙人的舰队向新银河系开去，誓要把太阳帝国代表人类将来的基因库毁掉，液态鬼和巨魔族的太空舰队也开始动员了。”

第一章太空交易

墨尔盘龙人是黑狱人的四大帮凶爪牙中最秘和使人恐惧的可怕生物。若非资料来自大帝号内的资料库，夫秀清和方舟当不会知道这麽详细。他们的飞船称作“龙蜚”，船身是由他们身体吸收了太阳能和宇宙各种物质後排泄出来织成的，而飞船内的动力和武器系统也是以这种奇异的方式制造出来，所以整艘飞船都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

墨尔盘龙人是没有固定形态的长条蛇状生物，拥有十八个大小和作用不同可在体内流动的“脑”，没有性别，每到一段时间，便可通过分裂生产出新一代的墨两盘龙人。比起人类，生育的过程慢多了，由决定生育开始，到成功产生出新的生命，至少要五千至七千年的悠久岁月。

每一艘龙蜚飞船内只有一条墨尔盘龙人，他们本身就是导航、通讯和能源。龙蜚飞船内充盈着一种名为“墨尔盘气”的浓黑气体，那是墨尔盘龙人赖以生存的养分。这种对人类而言是带有剧毒和腐蚀性的气体，从皮肤进入他们没有内脏的身体後，由十八个脑吸收，再生产出新的“墨尔盘气”，循环不休，永不衰竭。

假若一段时间内得不到补充的话，他们的大小各脑会逐一死亡，就像以前的人类赖氧气来维持生命。

在黑狱人的四大爪牙中，人数最多的是差点被方舟灭族的沙西人，其次是液态和鬼相巨魔族，墨尔盘龙人数目最少，介乎五十万到六十万之间，其中只有接近十万个墨尔盘龙人拥有生产龙蜚舰的能力。

由於每条有制造龙茧能力的墨尔盘龙人均等若一艘飞船和作战单位，所以他们人数虽少，实力比起人数最多的沙西人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墨两盘龙人最擅长潜踪匿迹之术，能躲过最精密的侦察仪，故能神出鬼没，使敌人谈虎色变。

不过由於夫秀清和方舟把握了黑狱人最高能量层次的反极子通信，所以能准确知道他们的位置和航线，进行追击相阻截。

龙茧飞船的反空间航速最高可达每地球时一千光年的距离，此起方舟的陨星慢了二千光年，经过了二百多个地球时的追踪後，方舟两人终在离新太阳系一万光年的“沉鱼星河”附近的反空间追上了他们。

近五万个形如蛋状的龙茧飞船，像蝗般在反空间无声无息地滑行着。

这些巨蛋般的飞船大小不一，大者长达二百米，小的可至乎五十米，通体黝黑，闪着乌亮的光泽，怪异得令人见而心寒。

当陨星逐渐接近墨尔盘龙人的庞大太空舰队时，他们突然弹往正空间去。

方舟和夫秀清齐齐吓了一跳。

方舟叫道：“他们是否发现了我们？”

夫秀清在他脑内的晶片道：“除非我们由大帝号得来有关他们的资料并不完备，否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反极子模仿植物之那种能把时空扭曲的隐蔽罩，除非是美雅女等寥寥数人外，该是没有其他生物能识破的。”

两人正大惑不解时，龙茧舰队停了下来，凝正在太空裏，与夜空浑融成为一体。

夫秀清道：“他们似乎在等候甚麽东西哩！”

方舟道：“我们也出去吧！”

夫秀清一声领命，弹了出去，隐藏在沉鱼星河边缘区一个星系，离敌人舰队只有叁万公里之遥。

方舟伸了个懒腰，以舒服得快要死去的语气道：“我想睡一个甜觉，院长可否出来陪我？求求好吗。我保证只像平时对般搂搂抱抱。唉！这个陨星坑实在太冷硬无情了。”

夫秀娇笑道：“对不起！本院长现在没有心情和你胡混。”

方舟飞出了陨星坑，来到陨星一个高出地表达两公里的尖峰之巅，仰望敌舰所在的夜空，以哀求的语气道：“刚才我到那开放了的世界取资料时，依足院长的吩咐循规蹈矩，否则院长就贞操难保了。我这么乖这么听话，院长难道仍斤斤计较一点儿的奖赏吗？”

夫秀没好气的道：“你乖是应该的，何用甚麽奖赏，噢！有飞船由反空间来了。”

方舟思感延伸开去，一震道：“那是娃亚娜的后号。”太阳帚国首都星那受到一级保安的秘密地库的上盖张了开来，太阳号由天空缓缓降下，底舱打开，射出一柱柔和的黄光，把地库敞开的出笼罩在内。

由丹猗指挥的黄旗舰队，在四周严密布防，太阳战士由飞船飞了出来，监察地库旁的浓密山林，以应付任何突变。

“轧轧”声中，一个直径达五十米的金属球，由地库升了出来，往太阳号的底舱缓缓上移。

美丽的受造人丹猗司令，通过视野舷窗，凝望着这藏有人类未来生命的金属球，那已成了其他人类极争夺，而黑狱人则不惜一切要毁灭的宝库。

站在她身旁是另一个杰出的男性受造人谈应士，丹猗的副司令。

他们两人被太阳帝国誉为新一代的金童和玉女。

谈应士细看丹猗那锺天地灵气而生的轮廓和有诸内而形於外秀美绝伦的气质，暗忖纵使姬蕙芙复生，恐怕亦不外如是。

不过他虽有爱慕之心，却没有肉体占有念头，因对受造人来说，根本没有情欲这种本能。

只有思想和心灵的浑融和交流，才是他们追求的爱情境界。

但丹猗司令却是个非常高傲的人，直到这一刻，仍没有异性能使她心动和作出较热烈的回应。

就像这刻，谈应士的脑电波，便给她拒诸於门外。

因子宝库终升进了太阳号的舱。

舱门关起後，丹猗松了一口气道：“应士，给我接通帝主的通话器，我会提议他撤走首都星的所有人，只凭自动武器系统对抗敌人。”

谈应士失声道：“甚麽？”

丹猗走了开去，若无其事道：“这是唯一对付卡尔夫南以黑巫术驱使人作渗透破坏的方法，若以真功夫交战，我才不怕他们。”

谈应士愕在当场，同时心中苦笑。

为何她思考的方式如此妙想天开地与众不同呢？

说到底，大都同是受造人罢了。

方舟带着夫秀，准确无误地穿过了蜂后号分隔正反空间的能量网，在尾一个房间内出现。

这是个布置得很女性化的居所，房外还有个小厅，陈设简雅。

方舟毫不客气倒在柔软和充满弹性的大床上，道：“我已有七万年没睡过这麽舒适的床了，院长要试试吗？”

夫秀清嗔道：“无论你说怎麽说，我也不会受你蛊惑的了。”

方舟笑道：“我明白了，夫院长因为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我，所以才这麽怕见我。嘻！肉体的快乐从来都不是罪恶，夫院长为何总是如避蛇蝎般地怕与我亲热呢？”

夫秀清淡道：“这船上美女如云，太空盗的女性又一向追求肉欲，你到了这还愁寂寞吗？若我出现你反而不那麽方便哩！”

方舟一拍额头，坐了起来，兴奋道：“我真涂，竟忘了这是另一个罪恶乐园，在这乾净得教人害怕的宇宙，罪恶已成了快乐的泉源，我这就去勾引个太空女海盗来玩儿。”夫秀大嗔道：“你敢当著我面前做这种事！”方舟奇道：“这怎会是问题，我找个地方让躲起来不就成了。”由床上跳了起来，走出小厅去。夫秀清尖叫道：“不！”方舟愕然正步，搔头道：“又是怎麽一回事。”夫秀清沉默下去，不再说话。方舟苦恼地楞了一会，思感延伸开去，片刻後穿过合成金属造成的墙壁，到了邻房去。

男女欢好的声音，立时充盈耳内。

方舟发出能量，正在床上行云布雨的一对男女立时昏迷过去。

女的金发冰肌，生得非常美貌：男的是猥琐矮小，与女的绝不四配。

夫秀清忍不住道：“你真厉害！竟一下子就把太空鼠斯特凡收服了，他在太空盗是有名好色嗜血的魔头，想不到这麽多年仍毫不长进。”

方舟得意洋洋道：“我穿墙过来时这家伙立即生出感觉，只是手脚及不上我的敏捷吧！

好了！我要把他送进正反空间的边界藏起来了。”

倏忽後斯特凡消失不见，而方舟却变成了斯特凡，连他身上的辨识卡、内置武器、多用途的控制器，全一股脑儿来到他身上。

除非太空盗能有像翼女们的敏锐直觉，否则休想知道他是冒牌货。

飞船仍在正空间内朝墨尔盘龙人的舰队疾飞过去，但速度逐渐减缓。

方舟弄醒了那赤裸的金发女郎，但由於她的生命磁场缺乏吸引力，故不能惹起他半圈涟漪。

女郎们不知曾昏迷过去，娇吟一声，探手来拉他回到床上去。

方舟大力拍了她的粉臀一记，笑道：“好好的睡觉吧！老子还有很多事做呢。”

来到门前，内藏的辨识器确认了他身分後，中分而开。

经过外面与邻房同一形式的小厅後，再穿过外门，来到了幽静的长廊。

这区域是舰上高级人员的宿处，一般舰员都不准到這裏来的。

廊道上暗藏着能自动辨识敌我的自动防卫系统，这时都把方舟当作了自己人。

方舟思感往四周八方延伸，立时探悉了整艘船的结构相每一个人的位置。

黑蜂后娃亚娜和左右盗将辛普林、占斯塔两人，正在舰首的指挥大堂内准备与龙人接触，而她的首席爱将长发女芝芝正一个人在不远的休憩厅独坐着发呆。

她的磁场比之娃亚娜绝不逊色。

方舟不由大为心动。

举步前行，到了一个天井似的方形空间，升了上去，经过了叁个层间，来到了被一个透明大圆罩覆盖的宽敞厅堂，圆罩外是深黑的星空。

长发女芝芝独自坐在一角的沙发上，与星夜融合在一起。

方舟乾咳一声，走了过去，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芝芝鄙夷她望了他一眼，冷冷道：“我不须任何人作伴，斯特凡你最好不要惹起我的脾气。”

方舟笑嘻嘻道：“我却需要找个伴儿。唉！我真不明白蜂后，说到底我们都是人类嘛。

怎可去害自己人呢？”

他这番话纯粹是试探性质，贝芝芝好像对与墨两盘龙人的相见漠不关心的样子，所以试她一试。

芝芝听他说第一句时，俏脸掠过怒意，但当他说出後几句话时，眼中亮起意外神色，惊疑不定地打量他。缓缓道：“斯特凡你说话小心些，若教蜂后知道，有你好受了。”

方舟低声道：“管不得这麼多了，难道不觉得蜂后变得很厉害吗？”

芝芝认真地朝他瞧了一会，怀疑地道：“我要先警告你，你这太空老鼠若以为可用这些话来讨好我，以达到你的不轨企图，我会教你吃尽苦头。你那叁脚猫的功夫，本不放在本姑娘眼内。”

方舟轻轻道：“切勿误会，只是我知道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时间又非常紧迫，才大胆向提出来罢了！嘿！我们可否做点甚麽事呢？”

事实上他一点都不知道芝芝在想什麼，更不敢去“探看”，怕给她觉察。只好说得含含，抛砖引玉，希望芝芝把娃亚娜秘密自动报出来。

不知是否由於斯特凡一向品性恶劣，芝芝毫不领情，语气转冷道：“我有甚麽想法和你相同的呢？”

方舟差点语塞，正要胡诌一通，娃亚娜的声音响起道：“芝芝、斯特凡你两人给我出来，半个地球时後我们就要和龙人王见面了。”“砰！”

卡两夫南怒不可遏地一掌拍在视野舷窗的强化玻璃上，旋风般转过身来，向瞿斯飞道：“舒士俊这狗养的杂种，竟敢把基因宝库藏到他的太阳号去。我待会定要在将他碎万段前，当着他面前玩弄尚思兰那两个贱货，哼！”

瞿斯飞这数万年来还是首次见他发这麽大脾气，平静地道：“据情报他们还把首都星上所有人撤往附近的叁个星系去，破坏了我们的颠覆大计，想不到舒士俊如此老谋深算，教人看走了眼。”

卡尔夫南盛怒已过，回复了平静，深吟片晌後道：“我们的反空间输送每一次可送出五十人，我们就与舒士俊在太阳号内正面交锋，看看是他的太阳战士厉害，还是我们的全能战士了得。”

瞿斯飞沉声道：“就算太阳号凝定不动，我们输送的命中率们低於百份之叁十，而命中率则随太阳号移动而大幅减低，即使能命中，可能仍穿不过太阳号分隔正反空间的力墙，老板最好再考虑一下。”

卡尔夫南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瞿斯飞道：“只要我们能摧毁太阳号的发射台，破坏它的护罩，便有可能把整艘船俘掳过来，虽然我们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并不是有可能办到。最怕是舒士俊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那我们不但将一无所得，说不定还要陪他丢命，这事确令人头痛。别忘了黑狱人正对我们虎视眈眈哩！”

卡尔夫南不悦道：“你是否想劝我改变主意。”

瞿斯飞若无其事地道：“我只是提出意见，一切由老板决定。”

卡尔夫南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全力进攻首都星，首先就要破坏那姬慧芙博物馆，当舒士俊看到我们动他的心肝宝贝时，必然会不顾一切来阻止，那时说不定会有可乘之机了。”

瞿斯飞答应一声，垂下头去，眼中闪过鄙夷的神色。舰队继续在反空内飞行，数个地球天後，将抵达新太阳系。

舰上二百二十名男女太空盗，各自在本身的岗位内，凝神准备。

他们主要集中在控制大堂，那是整艘飞舰的总枢纽和神经中心，接着就是八个武器操控中心和动力调节室了。

其他都由智能系统控制的自动系统，使舰上人员可集中精神应付飞行和作战的重要任务。

蜂后娃亚娜坐在主控台的倚子内，凝视着一万公里外密密麻麻她填满了大片空间五万艘以上的龙蜚飞船。

蜂后号停了下来。

众太空盗都看得直冒寒气，这麽庞大的龙蜚舰队，他们尚是首次得睹。

左盗将辛普林和右盗将古斯塔分别在娃亚娜左右的椅子内，严密监察对方的动静。

方舟和芝芝进入大堂时，叁人只瞥了他们一眼，便不再理会他们。

芝芝迳自来到娃亚娜椅後，道：“还没有建立起联系吗？”

娃亚娜神色凝重道：“讯号已发了出去，不知为仍没有反应。”

方舟站在一旁，不知应做甚麽才好时，娃亚娜道：“太空鼠你呆在那干甚麽，还不回到主发射台去，”

方舟叫了声谢天谢地，忙到主控台下的椅子坐下，那是操控舰首主炮的岗位。

左盗将辛普林叫道：“龙人王的茧船移动了，往我们开来。”

娃亚娜望向正瞧着仪表的辛普林道：“其他茧船有没有动作？”

辛普林道：“没有！”

娃亚娜松了一口气道：“与这些怪人交易真要令人紧张得精崩溃，谁都不知道他们下一刻会做甚麽事。”

一艘长达二百五十米的茧船，由远而近，转瞬在十公里许外停了下来，活像一艘载有鬼魅的幽灵飞船。

夫秀清的声音在方舟心灵内道：“小心点！我看这些龙人对娃亚娜是不怀好意，我察觉到他们正处於战意甚浓的情绪。”

方舟要答话时，蜂后号的主控大堂响起一个低沉嘶哑似风啸般的声音道：“蜂后好！龙人之王向问好！”

娃亚娜笑道：“太空盗也向你们龙人问好，我们不是说好了只是两艘飞船见面吗？为何却带了整个舰队来？”

龙人王答道：“你们不是要得到太阳帝国的基因库吗？我们正是要向太阳帝国进攻，把答应了你们的东西拿来，但你那方面如何呢？找到了翼人族的位置没有？”

方舟和夫秀清同时心中一震，这才知道黑两盘龙人的目标竟是翼人族，至於究竟所谓何事？则仍未清楚。

娃亚娜淡淡道：“当然知道了，翼人族只信任我们人类，也只有我们才可找到她们，对这点你仍有怀疑吗？”

龙人王冷冷道：“最好不要骗我们，我们之所以肯为黑狱人卖力，就是因为黑狱人答应会把翼人活捉来送给找们。但显然我们是被黑狱人骗了，他们只是想消灭翼人族。”

娃亚娜冷哼道：“这只是你们的愚蠢，黑狱人怎会不知道墨尔盘龙人和翼人族的因子混合後，就会产生出拥有史无先例的强横生物，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在欺骗你们。”

龙人王对她的嘲讽完全无动於衷，冷冷道：“那你们人类难道不怕吗？为何却肯与我们作交换？”

娃亚娜叹道：“若有另外的选择，我怎会和你们进行交易呢？”

龙人王道：“那代表你们人类亦是愚蠢的生物，好了！给我看看你们寻到翼人族的证据吧！”

娃亚娜下令道：“送过去！”

方舟思感延伸过去，及时捕捉到由舰首弹射出去一截火树的残干。

龙人王的座驾舰像海绵吸水的把残干收了进去。

娃亚娜等耐心地守候。

夫秀清这时又道：“小心！他们正提高动力，准备进入反空间内去。”

方舟一边暗骂娃雅娜愚蠢，但却觉得也难怪他们，因为墨尔盘龙人最擅欺骗敌人，错非夫秀清深悉他们的情况，亦难以由其体能的转变而把握到他们的意向。

龙人王等声音又在大堂内响起道：“这确是翼人的火树，好！做得很好！”

蓦地所有人均大感不安，前方虚虚荡荡，包括龙人王的座驾舰在内所

有盘龙人的飞船都失去了踪影。

第二章化身为鼠

舒士俊在他太阳号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办公堂，面对着不断在桌上通讯萤幕上闪过的最新情报，神情木然。

姬慧芙是否尚在人间呢？为何七万多年来都不肯现身？

以她的性格，这是绝对说不通的。

纵使自知不是黑狱人的敌手，她也会作战到底。

尚思兰和尚思雅两人走了进来，身上华服换了拥有最先进设备的战士轻甲，只露出秀美的玉容，假若将覆面的强化玻璃也拉下时，全身都会被银光闪闪的能量软甲包裹着，变成威武不凡的太阳战士了。

两女来到他身後，玉手按到他宽肩上去。

尚思雅道：“舰上所有人均通过了心理测试，该没有被卡尔夫南控制了的人在內，士俊可以放心了。”

尚思兰柔声道：“帝主是否又在胡思乱想呢？”

舒士俊心中涌起感激之意。伸手搂着两女的小弯腰，叹了一口气道：“人说时间可冲淡一切，为何我却这麼傻，明知空想有害无益，但是却控制不了自己。”

尚思雅娇笑道：“得不到手的東西总是最珍贵的，得到了就没甚麽稀罕了！”

尚思兰笑道：“思雅在妒忌了！”

舒士俊歉然道：“我对姬主席真的没有妄想之心，我……”

守卫的声音在抬头的传声器道：“丹猗司令来了！”

舒士俊放开两女，道：“请她进来！”

一身战甲的丹猗昂然步入，敬礼後道：“一切准备就绪，敌人將於四十个地球时內到达。”

舒士俊点头道：“这次的表现很好！假若能成功击退敌人，我便升作四军的统帅。太阳帝国以後也由来管治了。”

尚思兰和尚思雅同感愕然。

丹猗剧震跪下，道：“丹猗不敢，请帝主收回成命，太阳帝国是不能没有帝主的。”

舒士俊道：“先站起来再说，这是命令！”

丹猗卓立而起，神情惶恐。

舒士俊站了起来，拉起尚思兰和尚思雅的手，紧紧捏了一下後，离开办公桌，走到挺立不动、英姿起起的丹猗身後，叹了一口气道：“当时我自立为帝主，进行独裁统治，又以爱之终极为国教，曾惹起很多人的误解与反感，以为我是个野心。其实我却知这是必须的手段，就像管治一个大企业，必需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才可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当年姬主席便曾受到种种制肘，故不能全面发挥她的才华。但君主制只能当作是一种过渡的阶段，今天太阳帝国无论在各方面都成熟了，在严格的纪律下，培养

出无数优秀的战士来，丹猗正是最出色的一个，所以我可以放心引退了。”

尚思兰皱眉道：“但黑狱人的威胁愈来愈近了……”

舒士俊打断她道：“思雅放心，我并非说退就退，权力的转移可缓不可急，还需有一些新制度的支持。所以我先将军权移给丹猗，待她一切都上了轨道後，再从详计议。”

丹猗惶急道：“帝主……”

舒士俊肃容道：“这是命令。”又微微一笑，柔声道：“不是有人戏称作新女皇吗？可见早有人已有先见之明了。”

再沉声道：“这趟卡尔夫南来侵，所有计谋都是针对我而设的，假设我把指挥权全交给丹猗这新一代的太阳人，保证他定因错认了目标而处处失机。事关重大，丹猗你勿再推拒，太阳帝国的命运付托在肩上了。”

丹猗呆了半晌，敬礼道：“丹猗领命！”黑蜂号的能量尚差少许才能进入反空间前，整个能源系统蓦地完全被瘫痪至失去效用，墨尔盘龙人怎样办到此点，连方舟和夫秀清都大惑不解，以娃亚娜为首的太空盗更是魂飞魄散。

接着更可怕的事发生了。

忽然外面空间密不透风地“黏”满了龙蜚飞船，一个接一个的把黑蜂号紧密地挤压在核心处，使人泛起没有空间的窒息感觉。

娃亚娜脸上血色尽退，厉声道：“这是甚麽意思！”

墨尔盘龙人之王的声音再次响起道：“我们是愚蠢的生物，你们是聪明的生物，自该知道我们想要的是甚麽。”

娃亚娜狂怒道：“你们不守信诺，我怎也不曾把翼人族所在处告诉你们。况且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休想能把她们全体活捉，翼人族只相信我们人类。”

龙人王狂怒地道：“蜂后似乎仍不明白现在的处境，这是我们心布下的陷阱，整个空间我们封闭了，你们只能乖乖的待在飞船裏，然後我们会放出气体，把你们飞船的外壳分解，再把你们逐一吸进我们的蜚船裏，那时我们便可以好好享受这种聪明的生物了。”

娃亚娜厉叫道：“发射武器！”

芝芝也尖叫道：“作战！”

辛普林骇然道：“所有武器完全失效了！”

众太空盗无不脸如土色，瘫痪在座位。

龙人王又道：“我早说过不要作无谓挣扎了，立即告诉我，翼人族在那裏，只要证实无误，我们就放人。”

“呀！”

一名试图以本身能量进入反空间的太空盗，给弹了回来，全身护甲碎裂，血脉爆裂，惨死当场。

众人连最後一线希望都消失了。

娃亚娜等何曾试过陷身如此绝境，一时间人人慌张失措，茫然以对。

方舟忽地嚷起来道：“龙人王！你不是说挣扎也没用吗？为何我这武器仍有效呢？”

伸手一按掣钮。

舰头弹光一闪，黏在舰头那艘首当其冲的龙蜚飞船立时红了起来，再由红转黄，到变成蓝紫色时，热蜡般溶解下来，接着又轮到下一艘蜚船。

强光不停闪动，显示舰首的主发射器正不断发射着激光。

忽然间飞船又回复了动力，还似比以前更强大百倍。

众盗一声欢呼，争相发放武器反攻。

一时间激光导弹、由舰身各大小发射台呼啸而出，龙蜚飞船猝不及防下，纷纷爆炸分解。

这当然是方舟弄的鬼，他正反极子汇合而成的力量，怎是墨尔盘龙人可以抗衡的。但他只是胜在攻敌不备，墨尔盘龙人又只是全心去俘掳舰内的人，如若正面交锋，由於敌众我寡，他也无法保护这麼一艘目标明显的飞船。

龙蜚散飞开去，乱成一团。

方舟大叫道：“快逃！”

不待娃亚娜下令，众盗已齐心合力，加上方舟的催动，逃进了反空间内去。

以大叁角号为首的二十五艘晶石飞船，正朝新银河系作反空间飞行，她们的平均速度达到每地球叁千多光年，与方舟的最高速大致相若。

当大叁角号由美雅女等叁大巨头亲身操控时，速度可高达每地球时四千光年以上，那是大帝号之外最快的速度了。

主控大堂，美雅女、北保司和封神正讨论现时的形势，最後一致决定了全力毁灭代表人类将来的基因库，同时以雷霆万钧的攻势对付人类，好把方舟逼出来进行决战。

他们对方舟神出鬼没的本领终生出惧意。

封神道：“太阳帝国的另一个领星水云星系拥有二十一顆行星，其中二十顆都是采矿星，设有各类型的地下工厂，水云城所在的第叁顆行星乐土星，更是新银河系最多人类聚居的星球，我们就先把那占领，将那的所有人类变成奴隶，这样必可把舒士俊、雷坡武和方舟引出来，再加以歼灭。”

北保司道：“这种工作由巨魔人执行最是适合了。”

美雅女点头表示同意，但却叹了一口气道：“但是那也提供了方舟轻易伪装任何人的方便。假若有方法可以识破他的身分，方舟的威胁便可大幅减弱了。”

北保司苦恼地道：“方舟有甚麽弱点呢？”

美雅女淡淡道：“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对他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後的结论是这人对人类女性的爱慕和追求，乃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本能和倾向。只要我们能好好利用这点，便有办法把他收拾。”

封神动容道：“计将安出？”

美雅女露出一丝笑容，柔声道：“这事由我负责吧！天美帝后那次没毁了他，这趟由我完成这未竟的任务吧！”

北保司皱眉道：“这爱情之剑两边都是那麽锋利的，美雅女不怕变成他的爱情俘掳吗？”

美雅女点头道：“事实上我是怕得要命，假设我失败了，你们惟有退守大叁角河系，同时通知帝君和帝后，由他们决定怎样应付方舟好了。”蜂后号在反空间迅速逃逸，龙尔飞船则狂追不舍，其中千多艘速度较快的，抛离了其他飞船，愈追愈近。

蜂后号这时达到了每地球时一千零八十叁光年的反空间速度，那是这飞船速度上的极限了。

娃亚娜等正在研究方舟扮的斯特凡为何能忽然发动舰首的主炮，致乎可重重打击墨尔盘龙人，又可逃出生天。

当然不会得出甚麽结果，最後娃亚娜总结道：“恐怕是那些龙人杂种力场上的一个破绽吧，无论如何，斯特凡你这次是立了大功，我该怎麽奖赏你好呢？”

一直默不作声的长发女芝芝俏目闪著亮光，全神打量方舟。

方舟犹豫地道：“嘿！我可否要芝芝陪我一晚呢？”

辛普林和古斯塔都同时邪笑，暗忖方舟是要讨打了。

娃亚娜瞥了俏脸微红的芝芝一眼，叹道：“这种事我也无法为芝芝作主，假若你不伯我的蜂尾，倒可由我陪你。”接着吃吃笑了起来，说不尽的妩媚诱人。

古斯塔哂道：“你这好色的老鼠，不若打黑美人英秀若或白血女条敏霞的主意还要来得实际点呢！”

辛普林瞅了芝芝一眼，笑道：“芝芝喜欢的是天下第一美男舒士俊，何时才轮得到你这人类进化史上最特异的品种。”

芝芝怒道：“辛普林你给我闭嘴！”

辛普林对她显是颇为忌惮，住不言。

一向以来，太空鼠斯特凡都是太空盗众头领嘲弄鄙夷的对象，所以说话间对他是毫不客气。

娃亚娜一阵娇笑，离开座位，落到方舟旁，坐到他膝上，搂上他的小脖子，轻吻了他一後，媚笑道：“十五分钟後我们将抵达巨鲸星系，与舰队会合，假若能摆脱那些龙杂种，我便着英秀若或条敏霞陪你这头可爱好色的老鼠，否则就由我来陪你，保证不会蛰你一。我娃亚娜从来都是赏罚分明，绝不食言的。”

芝芝淡淡道：“不！让我陪他吧！”

众人大感愕然。

芝芝深深望了方舟一眼後，来到方舟旁的岗位坐了下来，不再说话。

娃亚娜与辛普林和古斯塔交换了个眼色後，耸耸香肩，凑到方舟旁耳语道：“假设你能令芝芝满意，我就让你一偿多年的心愿，来试试本后的滋味吧！”

娃亚娜返回王座时，方舟暗中叫苦，果然夫秀清冷若冰霜的声音已在心灵内响起道：“方舟！这算甚麽意思，我会恨死你的！”

方舟以传感答道：“我的好院长请勿动气，我现在扮的是好色的老鼠，自然要像他般好色，怎想得到芝芝会答应呢，不过看来她是动了疑心。”

夫秀清语气虽温和了点，但仍是馀怒难消地道：“你都是色性难改的了，看我以後睬不睬你。”

方舟急道：“千万不要恐吓我，嘻！是否吃醋了。”

夫秀清怒道：“鬼才吃你的醋！”再不肯说话了。

就在此时，蜂后号弹到了正空间去。

二百多艘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海盗飞船，正列阵以待。

这些飞船均是掠夺回来後再加改良的飞船，由最简单的圆型飞行复杂如城市的巨型飞行基地无不具备。

乍看似是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但却最能发挥太空盗诡变多端的战术。

战争随着千多艘龙蜚飞船的来临而展开？

第叁章一桩交易

太空海盗是个奇怪的组织。

由十叁股太空盗结成松散的联盟，奉黑蜂后娃亚娜为最高领袖，但他们间却没有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只是基於共同的利益而凝聚。

为了应付黑狱人雄霸宇宙的恶劣境况，娃亚娜和其中五个太空盗领袖进一步结盟，组成联军，这五个领袖依势力强弱排列就是长发女芝芝、左盗将辛普林、右盗古斯塔、勒汗和太空鼠斯特凡。

在某一个程度上，这五个太空盗领袖成了娃亚娜的亲将。

而太空盗亦面对卡尔夫南同一的问题，由於战争的战士损耗，太空盗的数目正在不断的剧减中，所以舒士俊的基因库，遂成了他们志切得到的宝物。

而在太阳帝国、新联邦、宇宙联盟和太空盗这四股人类仅存下来的势力中，却以太空盗力量单薄得不成比例，根本无力与任何一方正面交锋，只能继续干那没本钱的买卖，永无休止地过他们不断迁移基地和伺机掠夺的流亡生活。

为了实际上的需要，他们的基地是可移动的巨型太空战堡，内中藏有他们掠夺得来的资源、科技和各种生物的基因，以不同的设备把它武装起来。

这趟蜂后号给墨尔盘龙人追得没法脱身，惟有飞返基地，才作拚死一战。

在基她外布阵的二百多艘飞船，可说是太空盗所结集的全部力量了。

这太空基地的底部形如巨鼓，布满了蜂巢般脑捕轟 ù 锸 铄 I 厦 嫗 鞘?千幢几何形的建物，以叁角形和圆形为主，其次就是方形、长方相八角形的柱体，最高者足有叁百多米的高度。

骤眼看去，就像负着一个小型城的浮鼓，气势逼人。

太空盗称这活动基她作“终极战堡”，那是他们最厉害的武器了。

当龙蜚飞船由反空间潜出来时，战堡巨鼓那像蜂巢般的圆洞吐射出以万计的能量光柱，狂击而去，使敌舰猝不及防下，立即吃了大亏，百多艘龙蜚飞船纷纷爆炸分解，逸出的黑雾把整个空间吞噬了。

二百多艘太空盗的战舰则以终极战堡为中心，毫不留情地向敌人展开猛攻。

但随着龙蜚飞船不断由反空间涌出来，战况渐渐倒转了过来。

墨黑尔盘龙人的战术别具一格，龙蜚飞船永不衰竭地喷出浓黑的雾，迅速扩散，能黏附在任何飞过它们的物体上，像毒液般侵蚀和破坏敌舰的护甲和船体，比激光和能量流更难应付，愈沾得多，所受的破坏也更厉害。

当五万艘蜚船一起喷发毒雾，那种景象想想已教人心寒了。

而龙蜚船的灵活性亦是惊人之极，不但可以任何角度进退和改变向，还可自由地进出正反空间，比水中的鱼儿更要灵活自如。

更可怕的是他们可从龙蜚船体任何一个部分激射出有强烈侵蚀性、浓黑如墨的半雾状能量流，一旦附在敌舰舰身处，便对敌舰不断腐蚀下去，护罩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起不了作用，只能靠护甲的坚硬度。护甲被蚀穿时，飞船的末日就来临了。

墨尔盘龙人这种邪恶和侵蚀性的攻击武器，已为黑狱人灭绝了百多个原本非常强大的种族了，但仍没有人能奈何他们。

首先遭殃的是太空盗的终极战堡，成为了墨尔盘龙人的主攻目标，不片晌便给浓雾包围其中，幸好她的护甲要比一般飞船坚固百倍，但加上不断被龙人的凝聚流击中，一些建物热蜡般溶解了。

“轰！”

蜂后号左边的己方护航飞船被十多股能量先後击中，护甲洞穿，在内外气流压迫下，整艘爆炸开来，成了一团碎粉。

蜂后号的蜂尾怒放出一束强芒，使尾随着的一艘巨型龙茧飞船立时了帐。

方舟亦屡建奇功，接连摧毁了两艘由上方冲下意图拦截的敌舰。

可是双方的实力实在太悬殊了，只见黑雾不断扩展，眼前尽是蝗般的敌舰，那诡异的茧体，不但是催命的符咒，还看得人头皮发麻，心生惧意。

太空盗的船体像迷失在茧海，一艘接一艘“体无完肤”的飞船被蚀穿外壳，爆为碎粉。

蜂后号绕过了一团浓雾後，忽然发觉敌人已完成了包围网，舰外上下八方尽是浓黑的毒雾，内中还不知藏有多少敌人的飞舰。

娃亚娜控制桌上的仪表不停地传来伤亡的报告，使她终於生出退意。

方舟亦被墨尔盘龙人奇异可怕的战术弄至穷於应付，虽竭尽所能，暗以己身能量加入了激光炮去，仍只是仅可保着蜂后号不失而已。

此时蜂后号舰身已沾上十多层毒雾的侵蚀性微粒，给化掉了最外两层的护甲，更先後被击中二十多次，现在凹进去的浅洞，看情况再挨不了多久。

娃亚娜咬牙发出了逃走的命令。

舒士俊和尚思兰姊，则悠然坐在面对视野舷窗的一组沙发处，蛮有兴趣地看着丹猗和五百多名人员在岗位上忘情工作。

首都星新地球虚悬在正前方。

红、黄、绿、紫四军，分布在星系内空的战略位置处。

丹猗的黄军，则交由副手谈应士指挥。

据反空间的探测器，卡尔夫南的舰队将在叁十二个地球时後抵达。

经过了七万多年的悠久岁月，人类对反空间的认知大幅增加了。

最决定性的是叁大发明。首先，进出反空间再不用经过加速减速的程序，只是纯凭能量的转换即可办到。

其次就是正反探测器的发明，使人类可以在正空间侦测反空间的情况，反之亦如是。

最後就是能分隔正反空间的能量场，使敌人不能随意由反空间破入来进行攻击。

这叁项技术的进展，使人类大大拉近了和黑狱人在反空间科技上的距离，否则人类早就完蛋了。

至於在反空间飞行的速度增加：在反空间内飞行不用进入宇眠箱去：制造出能在反空间飞行的随意肌与战甲等，诸如此类，都是随之而来的发展。

像现在这麼清楚把握到新联邦军在反空间的方向和速度，在旧联邦时代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当时只有夫秀清的新爱神勉强能办到，却也非这般的准确清晰。

丹猗忽地神色凝重地离开了位於大堂最後方的指挥台，到了舒士俊叁

人前报告道：“刚接到了消息，大叁角号和约二十多艘晶石飞船，到了离我们二千光年的长蛇河系，与刚抵达那的巨魔族战垒会师，动向不明。”娃亚娜脸若寒霜，一言不发，呆看着视野舷窗外的反空间那层出不穷的奇景。此役损失的严重程度，是太空盗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折损了一半的战士和飞船，更夫去了经数万年千辛万苦才建成的终极战堡，一下子全没有了。

她恨不得把所墨尔盘龙人全生剖了来吃掉。

一直以来，太空盗均以神出鬼没屡避大祸，但这次由於掉进了墨尔盘龙人的陷阱去，被迫与敌作正面交锋，才知墨尔盘龙人厉害至此，若非还有引爆载堡这招杀手剑，恐怕他们都要一一死在龙人手上。

其他人见她的可怕模样，均噤若寒蝉，以免招来横祸。

长发女芝芝站了起来，拍拍方舟的肩头，才往尾舱的方向走去。

方舟会意，瞥了各人一眼，除了辛普林暗暗注意他外，娃亚娜等都没理会他俩，松了一口气，跟著芝芝走去。

夫秀清立时嗔道：“假若你真和她上床，我立誓将永远离开你。”

方舟知她真的在妒忌，心中大乐，奇道：“夫院长没手没脚的，能到那去呢？”

夫秀清淡淡道：“我忘了告诉你，我已储够能量，这方晶片就是我的飞船，要到宇宙任何一个角落均是轻而易举。所以我绝非虚言恫吓。”

方舟立即投降道：“小弟保证不会和她真个销魂，但摸摸手儿、胸儿，亲个嘴儿大概可以吧？”

夫秀清寸步不让道：“甚麽形式的亲热都不可以，我不想被这些场面污了我的眼睛和感觉，别忘了我是你身体和神经的一部份。”

方舟苦恼地道：“仍不肯承认爱我吗？吃醋吃成这样子。”

夫秀清“噗哧”笑道：“当然不承认，因为我真的没有爱上你，不过乖人自会有乖报，你想清楚点个中利害关系吧！唔！她停下来等你了。”

方舟知道她气消了，心中大喜，来到停在长廊的芝芝背後，女体青春健康的气息立时扑鼻而来。不过想起夫秀清，只好苦苦克制把她搂个满怀的冲动，在离她一米处停了下来。

芝芝回头嫣然笑道：“我已预备任你为所欲为，你这头太空鼠为何仍如此守规矩？”

方舟跟上去道：“我怕是骗我，加上一向在雌威之下做人，怎敢随便碰呢？”

芝芝穿过小厅，走到房内，往床上仰躺下去，舒展美丽的肉体，昵声道：“我至少有数万年没有议男人碰我了，来吧！你不是最拿手为女人脱护甲吗？”

方舟来到床旁，俯头看着这千娇百媚的长发美女，只见她闭上美目，一副任君大嚼的诱人模样，失笑道：“芝芝！不要再戏弄我了。”

芝芝美目张了开来，一瞬不瞬地瞪着他道：“方舟；让我看看你本来的样子好吗？太空鼠是我最鄙夷的人类之一，多看半刻我都觉得呕心。”

方舟愕然道：“原来连小弟是谁都给猜到了。”

话犹未已，他回复原状，一副俏皮的神态，目光在她动人的胴体游遯。

芝芝一对秀目亮了起来，声音转柔道：“要猜到是你有甚麽困难呢？除了方舟外，谁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觉潜进蜂后号来，又不露痕迹地破去了墨尔盘龙人的包围，刚才只你一人就包办了敌方过百艘飞船，我看娃亚娜迟早会

生出疑心的。”

倏地在床上坐了起来，如云的秀发像有灵性般卷上他的脖子，拉得他和她脸脸相对，任何一方的嘴只要前移一寸，就会黏在一起。

夫秀清的声音似警告方舟地冷哼了一声。

长发女当然听不到他们的心灵对话，轻轻道：“你到这来有甚麽目的呢？”

方舟满鼻都是她的发香和体香，但偏是美食当前，却不敢下箸，那种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苦笑道：“没甚麽？只是见到你们的飞船在太空飞来飞去，忍不住进来逛逛罢了！”

芝芝“噗哧”笑起来，如兰的气息立时喷到他鼻嘴去，嘴角眼角处挂着妩媚之极的笑意，柔声道：“你不是像太空鼠般好色吗？为何不乘机吻我，你该知道我现在一点反对你占便宜的意思都没有啊...”

方舟心中叫苦，颓然道：“怎能拿我与太空鼠比较。其实我绝非好色，只是遵从心中异性相吸的指引，而且我只会和真正相爱的女性欢好，非像太空鼠般滥交随便。唉！离开火鸟星後，我只和叁位女性有过叁次肉体关系，恐怕已破了旧联邦时代所有男人最低的纪录了。”

芝芝扑入方舟怀，搂上他的脖子，脸颊相贴，花枝乱颤般笑起来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吧！谁叫你追求我们的女皇姬慧芙，弄得人人都心生妒忌，故不管好歹地捏造些罪名给你，而你和姍姍丽娃当年的小飞船之战，又弄得天皆知。唔！你确是那种令对情欲失去兴趣的女人也要心动的男人，噢！要不要我做你生命中第四个女人。”

夫秀清的冷哼又传过来了。

方舟胆颤心惊，按住芝芝的香肩，轻轻推得她玲珑浮凸、火热温柔的肉体到了安全距离处，叹道：“可是并非真的爱上了我，这从磁场的光色便可清楚看到，我也该走了。”

芝芝的长发和玉手仍紧缠着他，深深望著他的眼睛道：“你怎能要求一个女人刚认识你就把心掏出来给你呢？但我真个生出想和你欢好亲热的冲动，这就是最好的开始了。这种必须你情我愿的事，勉强就没有意思。方舟啊！带我一起走吧！我早厌倦了太空盗的生活方式了。”

夫秀清的声音告道：“不准你带她走！”方舟心中暗叹，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摇头道：“我的生活方式等似不断去看看是否有人能宰掉我！而且我已成了黑狱人追杀的对象，任何一个理由都不容许我有个伴儿。芝芝若要离开娃亚娜，该可轻易凭自己的力量办到吧！”

芝芝大出意料外地呆了一呆，接著美眸一转，低声道：“你不想找姬慧芙吗？我们是唯一知道她可能存在於某处的人哩！”

方舟剧震道：“她仍生存吗？究竟在那呢？”

芝芝耸肩道：“她们生存的机会非常高，因为墨尔盘龙人曾奉黑狱人之命去搜索她的踪影，还发现了蛛丝马迹。不过既然你对我没有半点兴趣，我也没兴趣谈这件事了。”

芝芝把秀发和玉手同时收了回来，娇躯後仰，轻叱道：“你滚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方舟看着她因後仰而把上身优美的线条夸张强调至极尽的曲线，如瀑布般委至床上堪称最诱人的如云秀发，苦恼地暗向夫秀清道：“怎办哩！她可能是找到姬慧芙的重要线索呀？”

夫秀清叹道：“看看是否可骗她说出来吧！”

方舟苦笑道：“我只能骗敌人，不能骗对我有好感的朋友。”

夫秀清沉吟时，芝芝猛一挣扎，嗔道：“快放开我！”

方舟放开了手，任她倒在床上去。

芝芝又以一个诱人之极的睡姿，故以香背对著他，打了个呵欠道：“还不给我滚蛋，以後我都不想再见到你这不识女人心的人了。”

夫秀清无奈道：“好吧！你可答应带她到某处去，条件是交换慧芙的消息，这只是一樁交易，此後各不相干。”

方舟心中黯喜，乘机道：“那我可否和她亲热少许呢？”

夫秀断然道：“不准！”

方舟苦著脸，俯身靠前，胸压在芝芝肩背处，拨开了她遮脸的秀发，忍著吻她脸蛋的冲动，柔声道：“我投降了，要我带到那去呢？”

芝芝旋风般转了过来，用力缠上他脖子，把他扯得压在她动人的肉体上，香封上他的嘴，重重一吻，眉花眼笑道：“这才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我不是要到某一地方去，只是想随你去打黑狱人，好出这些年来被逼得狼奔鼠窜的怨气。而且也想看看会不会爱上你，使我能忘掉另一个人。我很少对人这麼坦白的，你若肯接受，我可保证你有最大的机会寻回姬慧芙。”

夫秀清冷冷道：“要她改条件。”

方舟这时已肯定夫秀清真的对自己情难自禁了，否则以她一向对世间事物超然自若的心性，怎会斤斤计较自己和别的女人相好呢？显然因为若有芝芝在旁，她便不能现身出来与自己亲热了，这怎麼成哩！

嘻嘻一笑道：“这条件太苛刻了，恕我接受不了，且我最讨厌作小姐心中那人的代替品，这交易就作告吹吧！我才不信找不到姬主席，看下去就知道的。”芝芝双目立即红了起来，推开了他，背转芳躯忿然道：“快滚！我芝芝难道要低声下气哀求你吗？”

方舟硬着心由床上弹起来，落到床边去。

芝芝惶然转身，低道：“你真要走了吗？”

方舟耸肩道：“其实现在我是自顾不暇，怎能把带在身边呢？”

芝芝“噗哧”笑了起来，再没有半丝凄凉之意，叹道：“你这人真厉害，难怪会成为姬慧芙芳心暗许的男人了。这样吧！你送我到太阳帝国去，我就告诉你姬慧芙的事。”

夫秀清的告来了，道：“快走！娃亚娜来了。”

方舟早有所觉，张开双手道：“快来！”

芝芝俏脸亮了起来，飘身一闪，到了他怀内整个人挂到他身上去。

方舟退到一角，送出能量，与夫秀携手合作在相对的正空间重新把人类号复制出来，那是极端损耗能量的一回事。

可是他必须有这样的一艘超级飞船，才可以与敌人周旋和载美而去。

陨星只能作代步的工贝。这时他再没有多馀的能量变回太空鼠斯特凡了

门张了开来。

第四章灭绝暴行

长蛇河系的一个星系，誉为人类最优秀舰队、由雷玻武和白树统率的联盟盘鸟舰队，分散降落到各行星之上，以躲避黑狱人的侦察。

这里离开黑狱人和巨魔族会师的星系，只有一千光年的距离。

在动辄以千万光年计的宇宙尺度来说，这可说是近在比邻了。

白树来到雷玻武在宇宙一号办公堂，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道：“这次相当头痛，黑狱人不愧深谙兵法的高手，连续两次惨败後，立即聚集所有力量，反客为主，缩小围，全力以太阳帝国作为打击的目，不愁我们不自投罗网。”

雷玻武告恼地道：“可以想像液态鬼的充水舰也在开往太阳帝国的途中，而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若是正面交锋的话，黑狱人也好，其他任何一个黑狱人的爪牙也好，实力都远在我们全体人类联合起来之上，更何况我们先要来一场自相残杀呢。”

白树道：“这次黑狱人目标会否是新太阳系呢？那是基因库所在的地方。”

雷玻武沉吟道：“这实在难说得很，说到底黑狱人的主要目的仍是引方舟出来好把他干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白树冷静地道：“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来个大撤退，化整为零，虽然有部分人会被逮着，但总好过全军覆没，也可使方舟活得更久一点。”

雷玻武失笑道：“方舟这人诡变百出，那用我们去担心，我现在最怕就是真给黑狱人把基因库毁掉了，人类至此就要绝子绝孙，再没有新一代的出现了。所以不理黑狱人要进攻的是太阳帝国四十八个领星的那一个，为大局着想，我们仍应以保护基因库为首要任务。”

桌上的紧急传讯器响叫起来。雷玻武心中一凛，按了传讯器道：“甚麽事？”

艾妮的声音传来道：“黑狱人和巨魔族的联合舰队刚潜进反空间去，方向是新银河系，平均时速一千二百光年。”

雷玻武望向白树，淡然道：“我早厌倦了打打逃逃的日子了，一切使到另一个人类的乡解决吧！看看究竟是黑狱人和他们的党羽再大败一次，还是人类的末日终於来临了。”

娃亚娜猛然见到方舟，吓了一跳，厉声道：“你是谁？”眼睛落到挂在他身上的芝芝香背处。

方舟笑道：“小弟正是方舟，当年乐园星外一会，至今不觉又七万多个寒暑，蜂后风采依然，幸会幸会！不过最好只动不动手，否则的爱将第一个要没命了。”

芝芝向他眨了眨眼睛，搂他的手更紧了。

娃亚娜花枝乱颤的笑了起来道：“这真是巧极了，我正要搜遍宇的去寻你，想不到你会送上门来，你把那头死老鼠丢到那去了。”

芝芝樱微动道：“小心蜂尾！”话犹未已，一股强大无伦的能量流，由娃亚娜臀背处无声无息送到地板去，再沿地板疾传过来。

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方舟已判断出以自己的坚强，亦要禁受不起，只恨此时正空间的人类号刚完成了八成，若半途而废，人类号会立即粉碎，而他则无余力制另一艘出来，人急智生下，分出少许能量，藏在反空间边界

的斯特凡立时出现在他脚下。

“啪啦！”

斯特凡整个人给激电抛上了天花板，猛撞了一下，才坠回地面去，变成了一堆烂泥模样的东西。

方舟立时看呆了眼，想不到她蜂尾的能量如此厉害和奇异，确是不可小觑。

娃亚娜那想得到在这种十拿九稳的情况下，仍会误中副车，冷哼一声，蜂尾再摆，要再进击时，方舟一声“失陪了”後，竟溶入了背後的墙壁去，消失不见。

娃亚娜不慌不忙，闭上美眸，灵觉延伸，紧追方舟，同时通知手下搜捕方舟。

警号大鸣时，方舟已大功告成，安然到了正空间人类号眉心处的宽敞大厅去，与芝芝同时倒在长沙发上。

那种舒服和香艳的感觉确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

芝芝一声欢呼，凑下来要献上香吻。

夫秀清冰冷的声音响起道：“情况紧急，你们快给我坐好！”

芝芝吓了一跳，坐直娇躯，骇然道：“谁在说话？”

方舟无可奈何地坐了起来苦笑道：“让我来介绍，她是这艘人类号名副其实的脑袋，控制了船上所有武器和设施，一向都是这麼霸道的了。”

芝芝松了一口气道：“原来是个厉害的电脑。”

夫秀清冷然道：“我并非普通的智脑，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智脑，也是这艘飞船的真正总指挥。芝芝小姐你现在先随我派来的机械手到的宿舍去，经过例行的消毒程序後，才许继续留在船上。”

芝芝愕然望向方舟，暗忖宇宙间竟有这麼一副电脑时，方舟已用手势和恳求的眼神要她依命而行。

芝芝“哧”娇笑，横了方舟一眼，美眸转了两转，才随刚进来的机械手离开了。人类号同时钻入反空间去，全速飞行。

太阳帝国的四十八个领星系，全部进入一级的警戒状态中，军法代替了平时的法律，全民均穿上战士的甲，装好所属兵种的特别武器配备，回到所属单位报到，等候命令。

在这宇宙战争的年代，全民皆兵，乃是必然的趋势。在距离新太阳系五百光年的水月星系外，一艘侦察船在执行侦察任务，正朝著附近一个陨石区飞去。舰长是受造人历夫，他坐在主控大堂的指挥台上，戴上思感头罩，全神接收和分析舰上二十五名人员送来的资料。

忽然陨石区内出现了大量奇怪的讯号波，显示区内某一深处有异常的能量波波。由於这是陨石区常有的现象，当大批的陨石碰撞到一块儿时，都会有这类震波，一时仍不以为意，只是朝震源驶去，希望收集多一点资料。

深进了约十万公里後，震波清晰起来，但这时已迟了。

只见以千计的飞船迎面飞来，青紫色的激芒骤雨般打过来。

历夫一眼便认出是液态鬼的“凝液飞舰”。

液态鬼的飞船比之墨尔盘龙人的龙蜚飞船更要怪异。

这种飞船可说是宇宙内最怪异的太空战舰，整艘船就是一团飞行的液状物，颜色因着光线而千变万化，在暗黑的夜空，则呈现青紫色的冷漠光芒，因液体的流转而波光荡漾，诡异绝伦。

在一般情况下，船体都是圆球状时，面径达五千米。

内中并没有空间，全注满了液态鬼的能量液，而半透明的液态人就“如鱼得水”般在这能量液中活动和生存。

液态人是没有形态的，可随意结合能量而变成任何形状的生物。

更精确地说，液态人就是能量液的灵，液内的分子藏有他们的智慧、记忆和科技，人和船浑成一体，无分彼我。

当进入战争状态时，圆球状的液态船身可变成任何形状，以应付当时的情况。

宇宙内各种族对液态飞船，确是闻虎色变，而他们的威望，也大约与墨尔盘龙人相埒，高於沙西族之上，却在巨魔族之下。

侦察船的舰长历夫见到的是以千计的液态飞船，立知再无幸理，正要钻入反空间逃命时，已被对方的液芒击中。

整艘侦察船动力全消，被一层冰霜般的透明物质密封起来，再不能逃进反空间去。

一个液球蓦地形状骤变，成了巨轮状的飞船，旋转着往侦察船硬撞过去。

“轰！”

能量光雨爆亮了陨石区，侦察船像冰块般破裂开来，船上人员趁机四散飞逃。

另五艘液态船俯冲而至，强芒激闪下，逃走的太阳战士纷被命中，冰裂而亡，半个都逃不出敌人的魔爪。

叁千多个液球同时变成车轮的形状，钻入了反空间去。

当他们再出现时，已到了水月星系的内空，同时进行灭绝式的破坏和屠戮。

对残暴冷酷的液态鬼来说，本没有近似怜悯的情绪。

杀戮和毁灭，正是他们最擅长的事。

而黑狱人的命令，正是要把他们把太阳帝国彻底摧毁，并必须按指令而行事。

力丹苦着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夫秀清终狠不下心，现身出来，坐在他身旁边，先行警告道：“你若碰我，我立即躲到宝贝内去，不要说没先警告你。”

方舟见计得售，嘻嘻笑道：“磁场的接触，比肉体的接触更感人，现在我已心满意足了，难道夫院长感觉不到吗？”

夫秀清浑身泛起难以形容的曼妙感觉，俏脸红了起来，斜目娇吟道：“快停止！”

方舟减低了磁场的能量度，知道她的抗拒之心已大幅被削减，移过去紧挨着她，赞叹道：“这样可舒服多了！”

夫秀清张开美目，“噗哧”笑道：“你是否觉得人家横蛮无理呢？这样地管着你。”

方舟见她神态亲，胆子大了起来，探手搂上她香肩，摇头道：“不，其实我见到吃醋，心中不知多麽高兴呢，最怕冷冰冰的没有丝毫人类的感情。记得当年在仰马星时，我和沙莹到屋外去相好，回来後姬主席、姍娜丽娃和舒玉智都表现出微妙的妒忌情绪，那感觉真的非常奇妙。情绪确是人类的珍物，可惜随著进化，这使生命多采多姿的感觉，已逐渐消失了。

我或者是唯一的例外，反变得愈来愈富有感情。”

夫秀露出感动的神色，靠了半边身进他怀，柔声道：“知不知道我是给你害了，由於与你的神经结合在一起，所以也受到生命磁场和情绪的薰陶影响，逐渐回复了变成爱神前的夫秀，这才会吃起醋来呢。”

方舟大乐道：“终肯承认吃醋了。”

夫秀清含羞点头，那圣洁娇媚的俏样儿，看得方舟心皆醉。

夫秀忽又回复冷的情，道：“我刚才截听到几段坏消息，黑狱人的晶石飞船和巨魔族的飞行堡垒，正朝太阳帝国进军，摆明是要逼你出来。而在一个地球时前，液态鬼把太阳帝国其中一个领星彻摧毁了，近二十万人一个都没逃出来，真教人悲愤莫名。”

方舟冷静问道：“那些龙人呢。”

夫秀清道：“他们结集在新银河系的边缘处，按兵不动，令人莫测高深。”

方舟长长吁出一气道：“我很想知道卡尔夫南在那种情况下，是否仍要自相残杀呢。”

卡尔夫南的舰队们在反空间内航行。

新太阳系在两个地球时的航程内。

新联邦号上的卡尔夫南和翟斯飞，接到了黑狱人大军压境而来的消息，两人首次激烈地争论起来。

翟斯飞痛陈利害道：“现在实不宜与太阳帝国展开全面的大战，黑狱人和他们的爪牙摆明坐山观虎斗，好收渔人之利。我们就算夺得基因库，只会成为众矢之的，连逃走都办不到，黑狱人的晶石飞船，至少比新联邦号快上一，大叁角号更有探测十万光年围的能力，只要我们在反空间内飞行，就瞒不过他们的耳目……”卡尔夫南打断他道：“你的顾虑太多了，得到了基因库後，我们就以小型无人运输船把它送到十亿光年外我们所拣选的星河去，由於运输船体积细少，又没有活人在其中，定可瞒过黑狱人的耳目。异日当我们到达那时，就可重建人类的王国，而这有方舟、雷坡武等把黑狱人拖住，我们至少可有十万年以上的时间继续发展，胜过现在呆等末日的光临。”

翟斯飞本身虽是个自私的人，仍然为卡尔夫南的极度自私而生出反感，沉声道：“先不说我们是否真能溜掉，但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我们仍要把同类赶尽杀绝，自己亦要元气大伤，还可能依然得不到基因库，是否划算得来呢？”

卡尔夫南不悦道：“每场战争就像一次不惜工本的大投资，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若不去尝试，怎知结果。不用多言了，照我的计画去做，我绝不会改变主意的。”

翟斯飞长身而起道：“好吧！”水月星系的大屠杀，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太阳帝国，顿时人心惶惶。

新太阳系因是帝国主力所在，又有舒士俊坐镇，并没有引起甚麽大震动，但其他实力与水月星系同样薄弱的领星，立即掀起了不能遏止的逃亡潮。这才发觉墨尔盘龙人的龙蜚飞船正在各领星下的反空间像守候猎物的猛兽般恭候他们。

逃亡的飞船被迫折返领星，希望能倚赖那的武备苟延残喘。

力能征服宇宙，以黑狱人为首的四族联军，对付区区一个太阳帝国，还不是手到拿来。

人类末日之期，已是屈指可数了。

水云星系是太阳系外人口最多的星系，拥有二十一顆行星，第叁顆乐土星比已毁灭的地球大上了一倍半，建设了十二个大，住民数目达一百二十万，百分之九十都是新一代的受造人。

众领星中，以他们的军队最有规，船舰总数是二千艘，其中五十艘是一级的太空载斗舰。

当逃亡船返回领星後，所有战船均处于高度戒备下，就在此时，威名仅次于大帝号和中子战星的巨魔族“巨魔战堡”蓦然出现在星系的内空处，君临于离乐土星十万里的虚空处。

在黑狱人的四大爪牙，以巨魔族最接近人类的形态。

他们都是直立和以双足行走的生物。

但巨魔族是单目四手，体圆如筒，鳞甲覆体，颈部是螺旋肌肉，使他们的头部能作叁百六十度的旋转，高度平均是叁米，最高可达四米，有若由地狱冒出来的恶魔。

巨魔人是雌雄同体，通过胚胎的成长产生生命，由成孕至成长，大约须五千个地球年之久，寿命约是五万年。

总人数在四千万之间，有高度免疫的能力，从不会生病，能在真空内生存，生命力顽强之极。他们最爱建造巨大若星球的战争堡垒，宇内除黑狱人外，可说未逢敌手。

由远处看去，巨魔战堡就像一个挂在虚空中的大陀螺，上宽下尖。

到看楚时，才见到这金属巨堡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排满了巨炮。

巨魔族有史以来只建成了七座战堡，最大的“魔王战堡”是巨魔族之王的座，比以前乡的月球还要大上一点，当堡上万炮齐发时，确是挡者披靡。

这次出现在水云星系的正是巨魔族的旗舰“魔王战堡”。

甫由反空间弹出来时，四万多支巨炮便以雷霆万钧的姿态在短短二十分钟内把所有防守的舰只和基地彻底摧毁，而载堡只是毁掉了百多枝巨炮。

巨魔人的武器是清一色的导弹。

而他们导弹都藏有无坚不摧的反空间压缩能量，纯以导弹技术而论，在目前所知的宇宙内，无有能出其右者了。

当水云星系的人类陷进末日的恐怖气氛时，黑狱人的晶石飞船来了，巨魔族则奉命登上乐土星，进行占领的序，开始了水云星系沦陷的黑暗日子？

第五章反空风暴

芝芝容光焕发的回来，秀发像横过天上的银河般使人目眩迷。

她给方舟送上甜甜的笑容後，步姿轻快起来，连续叁个优美的旋舞转身，到了舷窗处，背着外面反空间的美景，伸展身体高叫道：“由这刻开始，我终於自由了。”

又连续几个充满舞蹈美感的急旋，一气呵成地候坐到方舟的大腿上，一阵雨点般密袭的香吻後，再重重地吻了一，笑脸如花道：“我等了这一天很久了，今後可以不做贼哩。唉！

谁愿做贼呢？”

方舟怕她有更亲热的行动，分她心神道：“难道对娃亚娜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芝芝秀眸往上一翻，摆了个差点闷坏的表情，呻吟道：“任何人若要对上她几万年，甚麽感觉都没有了。为今只要娃亚娜动一条头发，我也可猜出她的蜂尾是向左还是向右翘。”

方舟失笑道：“我还以为时间可使人生出深的感情，原来刚刚相反。”

芝芝叹道：“若非有黑狱人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恐怕太空盗早散夥了。娃亚娜这麽渴望得到基回宝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有些新脸孔，这个原因可笑吗？”

看到她那对美目射出灼热的火，方舟暗心惊，忙道：“还没告诉我，那使梦寐难忘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真是舒士俊吗。”

芝芝呆了一呆，松开了搂紧他的手，盈盈而起，举步走到视野舷窗去，背着他冷冷道：“你并不真的关心我，为何又想知道我心中的事呢？”

方舟这叫有苦自己知，他对夫秀清的感情，自然比对芝芝深厚多了，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这个同样动人的长发美女。

无论在火鸟星上，又或旧联邦时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成了历史的陈迹，男女追求的只是短暂的爱情，作为生命的点缀。占有和妒忌变成了原始的情绪。以方舟为例，他只是渴求多姿多采的爱情生活，并不存有忠心与不忠心的问题。

但夫秀清却与他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辟系，其中微妙之处，实是难以形容。使他不得不事事都首先考虑她的感受。芝芝这麽简单一句话，他便要无言以对。

夫秀清的声音在他耳鼓处响了起来，说不尽的温柔深情道：“我想通了。芝芝说得对，任何事起始时都可以是一种乐趣，但若不断重复下去，便变成了一种负担。现在我还你自由，亦不会为此恼你，我走了！”

方舟吓了一跳时，夫秀清离开了他的脑经，回到了超级智能系统宝贝的主处理器内，两个人“分”了开来。一种无可比拟的轻松涌往他各条神经线。

方舟正享受与夫秀清这种新的关系时，芝芝转过身来，怒道：“你为何不说话？”

方舟回复了一贯的风流潇，笑嘻嘻站了起来，“磨拳擦掌”的往芝芝走去。

芝芝不明所以的瞪着他。方舟加快脚步，一把将她搂个结实，重重在她香上，贪婪得像只饿得发昏的猛兽遇上可的猎物。

两个生命磁场浑融在一起，迸发出生命的火花。芝芝情不自禁地回搂住他，迷失在那灵欲合一的动人天地。那是一种她从未梦想过的境界。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夫秀清静若止水的声音在厅内响起道：“发现敌舰的踪迹，重覆一次，发现敌舰的踪迹。”

方舟难离难舍地和芝芝分了开来。

芝芝仍满脸红霞，酥胸急剧起伏着，肉体娇柔火热，方舟若这时放开双手，保证她会掉往地上去。

看着她勉强撑开了一丝的媚眼和眸子的情火，方舟道：“是谁的馘舰。”

夫秀清柔声道：“是液态鬼的“凝液飞舰”，正朝新太阳系飞去，总兵

力约在叁千艘之间。”

芝芝一震下从情火欲中醒过来，失声道：“那是液态鬼百分七十以上的军力了，最好避他们一避。”

方舟伸手在她的香臀大力拍了一记，笑道：“我若是怕他们就不来了。”高声道：“我们立即攻击，让液态鬼尝尝人类的厉害。”

思感延伸开去，与夫秀清结合为一，能量注进正反极子生生不息的反应炉，人类号立即加速。

代表人类最强大作战能力的那模仿舒玉智的美女头颅，瞬间横过了辽阔的反空间，朝着液态鬼那些既诡异又可怕的凝液舰冲去，完全无视敌众我寡的形势。长达二万米的联邦号首先由反空间冒了出来，舰腹和舰脊的一百二十根叁十五米长的尖炮同时开火，烈射出画破太阳系内空的灼热白芒，往四周的太阳战斗舰、战斗基地、行星上的炮垒射去。

其他五千二百艘悍将级太空战斗舰，亦由不同的战略地点钻了出来，十艘一组，根据情报先向固定的武器系统发动猛攻。

人类的自相残杀，终因狼子野心的卡尔夫南而在这美丽的星系展开了。

新太阳系的七颗行星，都是高度武装的星球，拥有全自动的反击和防御系统。本身更有强大的太阳能护罩，比起其他领星可说天壤云泥的分别。

除此外最厉害的就是一百五十个悬浮的太空基地，由最先进的战斗电脑自动辨识敌人和接受指令，对入侵者进行无情的攻击。

最後就是环绕新太阳在星系最内围的十二台太阳能集束镜，这是旧联邦毁灭前最厉害的新发明，也是现在威力最惊人的防御武器，不但威力百地增强，集束还可在发射中改变方向，追踪被锁定了的目标。

一时间导弹、激光和集束能，把整个星系内沐浴在极尽壮观、充满毁灭性瑰丽异芒。

敌舰纷被击中，爆起一团团耀人眼目的能量光雨。

一万二千艘太阳战斗舰，分作五组，结集在外空处，按兵不动地静观星系内战斗的情况，同时收集敌舰各种资料，分析和找寻敌人的虚实。

当卡尔夫南的联邦号摧毁了一个防守首都星的太空基地後，俯冲往第四颗的新地球时，两艘悍将级飞船，因进袭内围的太阳能集束镜，被集中的集束能照成碎粉。

太阳号旗舰上的丹猗，美眸异采闪闪，全神通过思感头罩，察看着内空方兴未艾的激烈战斗，神色冷若寒霜。

舒士俊和尚思兰姊则冷然坐在沙发处，透过视野舷窗游目四顾，一副隔岸观火的态。这七万多年来，每当舒士俊要作某一国的决定时，都会想到：假设姬慧芙在这情况下，会怎样做呢？

他对姬慧芙不但深深爱慕，而且还非常感激。他知道姬慧芙很欣自己，当年她亲自押他到方舟叁号去，离别前破天荒地送了他一个缠绵的热吻，美目闪着智慧的亮光道：“这些人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令我失望。”

那种销魂蚀骨的滋味，使他在七万年後的今天，仍不能有须臾忘记。

那一使他感到了永诀的味道，也是姬慧芙对他的深情的回报。至少在那一刻，他感到姬慧芙对他的爱并非无动於衷。但他们非常清楚姬慧芙心中的真爱是方舟而不是他。这使他对方舟有着难言的妒忌。

但当水月星系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时，他猛然醒了过来。

比起人类苦难，个人的得失实在无关紧要。

他也首次体会到当年太阳系被毁前姬慧芙的无奈和痛苦！

他断然将指挥权交给了丹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她身上看到了姬慧芙的影子。

尚思兰咬牙切齿道：“卡尔夫南还算是人吗？”

舒士俊淡淡道：“丹猗会为我们狠狠教训他一顿的。”凝液舰发觉了人类号的来临，蓦地拉成长条状，近千束青紫色的液芒画过反空间，向人类号射来。

方舟拉着芝芝的纤手，卓立弦窗之前，哈一笑，人类号已拐了一个弯，避过了攻击。

美女头檀微张，一个接一个由正反极子组成的光环，旋风般往敌舰冲刺而去，眨眼间敌舰纷被击中，撞得在反空间内翻腾不休，一艘接一艘地爆成碎粉。

芝芝看得目瞪口呆，作梦都想不到顽强的凝液舰竟会如此不堪一击。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方舟！若再像现在般继续下去，不出半个地球时，你和我的所有能量会用得一滴不剩，没有十个地球天，休想能回复元气。”

方舟一声领命，停正了这种最有效但也损最大的攻击。这时近百艘凝液舰已化成了飞灰了，人类号亦闯进了液态鬼的舰群内。

附近的十多艘凝液舰，变回巨轮，旋转着往人类号横割过来。

转动着的能量液，生出惊人的能量，比任何激光导弹更要厉害百倍。

方舟在芝芝粉颊吻了一，笑道：“看我的！”

人类号蓦地地急旋如陀螺，使撞上来的凝液体爆成激溅的液雨，立即报销。

人类号如入无人之境，倏进忽退，比敌舰要灵活上千百，给她撞上的敌舰无一幸免。方舟大叫过瘾，这种硬碰硬的战斗方式也算别开生面了。

但人类号至少被击中了近千次，以正反极子形成的护罩也有点吃不消。

“轰！”方舟和芝芝一起滚倒地上，愈来愈强烈的震力正显示出护罩的保护力正大幅下降。

夫秀清不待方舟出手，由美女头的眼耳鼻发出七道风暴般的卷旋流能，把迫上来的十多艘敌舰一股脑儿全摧毁了。

异变突起。烈芒照亮了反空间，也引发了本已动不堪的反空间压缩能量，产生出正空间不会在这情况下出现的能量风暴，惹起了前所未有的后果。

交战至今，凝液舰有近叁百艘被摧毁了，但那只是对方百份之十五的军力，而人类号则到了危险的边缘。

狂飘疾起。无数似是由虚无而来的急旋，狂风扫落叶般扫得液态鬼的二千多艘飞船飘往上下八方，溃不成军。

人类号亦滚动不休，强大的压力，使护罩能量进一步下削。

芒光不断在四周爆闪，那都是凝液舰舰体爆炸的遗痕。

一这种变化，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除了黑狱人外，所有种族的飞船都是针对正空间而设计的，反空间只是利用来作超光速飞行、通信、空间移转和躲藏逃生等用途。

像这种纯反空间的载斗，都只限于一般性的追击或小规的战斗。

那知因为方舟的人类号发出的能量流半含正极子的能量，与反空间的终极力量乃两种极端相反的对立能量，竟惹起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风暴，连方舟都要自吃苦果。

除非所有注入反空间的正极子均被反空间同化了，否则风暴将不会平息下来。

整艘人类号的外壳亮了起来，闸始凹陷变形，舱内热度火箭般上升。

方舟大叫道：“秀清！到我这来...”

当夫秀清仓皇离开宝贝，潜入他经内时，人类号爆成满空射线，半点渣滓都没留下来。

这宇宙内从没有先例，由正极子惹起的风暴，一发不可收拾，霎时间席卷相等於正空间二万光年的空间，而仍然在不断扩展着。

首当其冲的自是人类号和液态鬼的庞大舰队。

在人类号毁灭前，过半的凝液飞船化作能量线，灰飞烟灭。

连锁反应下，凝液飞船摧枯拉朽地被毁，只有七百余艘最顽强的凝液舰能侥幸逃回正空间去，零散地分布在二千光年的新银河系内空处，假若不能回到反空间去，以低於光速的速度飞行的话，没有数千年都难以抵达新太阳系。

雷坡武的盘鸟舰队这时离新太阳系只有七千万公里的距离，当感受到能量风暴外围的波时，雷坡武当机立断，提早离开了反空间，避过了一场浩劫。

墨尔盘龙人的龙蜚飞船就欠缺了这种运气。

近叁万艘龙蜚舰负上封锁太阳帝国战斗舰向反空间逃走的任务，由於他们广布在数千光年的正空间相对的反空间裏，又奉有不准离开岗位的严令，稍一犹豫就葬身在风暴狂飙，便阵容庞大的舰队只剩下驻在正空间的一万八千多艘蜚船。

这麼突如其来和严重的打击，没有数十万年，墨两盘龙人想回复先前的实力。

巨魔族则惨失了一个正开赴新太阳系的巨魔堡。

由於巨魔堡体庞大，无论进入或弹出反空间，均须一段时间，在来不及逃生的情况下，就那麽地瓦解了。

娃亚娜亦受到打击，再失去了数十艘飞舰和许多手下，在离新太阳系二亿公里处逃到正空间去，惊魂甫定下，继续往新太阳系进发，这时她只剩下八十七艘盗舰了，毛奇、马略和图哈切夫叁大手下都在这次风暴中丧生。

风暴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摧毁了黑狱人大部分的反空间传信网路，同时把所有反空间通讯都瘫痪了。

占领了水云星系的黑狱、巨魔联军，完全失去了在宇宙迅速移动能力。

事责上由於风暴的突生和存在，敌我几方都暂时失去了在宇宙迅速移动的能忽然间，大各被规限在安全的距离上。战争又在一种全新的形势下开展了。

第六章芳踪何处

联邦号发射了第一轮炮火後，逃离了新地球的火力网，朝内围太阳疾飞而去，发射出近千枚专门对付集束镜的导弹，又回飞往新地球去。

这时已有叁百多艘悍将级戡斗舰给太阳帝国的炮火摧毁，而太阳帝国近半的内空基地和星球上的炮垒，亦毁於新联邦军手上。

太阳帝国的实力，确在卡尔夫南原先估计之上。最令他心惊的是对方万多艘太阳飞舰仍是按兵不动。

坐在他下方武器台的翟斯飞报告道：“我们的护罩由五百叁十度跌至四百零五度，是否须作退却计画，否则若敌舰来围攻，我们就很不利了。”

就在此时，反空间变异的消息像晴天霹雳地传到两人耳内。

两人一起色变。要知他们早预知没能力一下子把新太阳系的内空防御系统摧毁，故而定下了猛攻一轮便退却的计画，那时还把对方的飞船都加入战斗计算在内，设想第一轮攻势可同时毁去对方四分之一飞舰和过半的防御系统。

那知对方似是洞悉了他作战计画，任得防御系统去损耗他们的实力，太阳战斗舰则按兵不动，摆出随时可进攻或从反空间追截的姿态，使卡尔夫南生出白耗气力的感觉，心理上更备受压力，致锐气全消。敌人战术实是高明之极。

这刻听到反空间之路已断，暂时撤退的大计顿成泡影，那能不心胆俱寒。

果然太阳帝国方面该是得悉反空间异常情况，红黄两军共四千多艘飞船，结成阵形，开始由外空往他们全速飞来。

卡尔夫南这时的窝囊感怎说都说不清楚了，慌忙下令朝反方向撤走。

太阳帝国的其馀绿、紫两军和以太阳号为主的主力军，亦动员起来，分作叁股，由不同方向对新联邦军加以截击。

这种纯在正空间的追与逃，已有数万年没有发生过了。

正反空间的空间转移，能使速度较慢的飞船大大增加了逃生的机会，现则只有比拚本身的速度了。

卡尔夫南审查了双方的速度後，松了一气道：“谢天谢地！我们的时速比他们最快的太阳号要快上二百公里。”

翟斯飞沉声道：“可是我们的悍将级飞船却比太阳号慢上五百公里。”

卡尔夫南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没法子的事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牺牲部分飞船是必须的逃逸策略。当我们再来时，就是舒士俊的末了。”就在此时，众人同感有异。

一个得意洋洋的声音响起道：“对不起！卡尔夫南，这趟保证你完蛋了，这是所有狼心狗肺的人应有的下场。”

卡尔夫南、翟斯飞和大堂内人员循声看去，均目瞪口呆，完全不明白发生了甚麽事。只见一名俊逸潇、外貌很讨人欢喜的男子，搂着着名的太空盗长发美女芝芝，翘起二郎腿，大模样地坐在一角的沙发上，悠然自得地瞅着卡尔夫南。

翟斯飞最先回过神来，厉道：“你是谁？”

芝芝欣然道：“他就是方舟，我们刚在反空间狠狠教训了液态鬼，刚巧你们经过，就到这裏来了。”

众人听到是近乎神话人物的方舟，又听到他收拾了液态鬼，无不动容。

卡尔夫南双目凶光连闪，冷笑道：“不要胡诌了，现在反空间内凶险无比，你还说是由那来的。”

方舟伸手和其中一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美丽女战士打了个招呼後，

才笑嘻嘻道；“反空间的能量风暴正是小弟弄出来的，否则怎能一下子就毁去了液态鬼千多艘战船。”翟斯飞淡淡道；“老板！我们完蛋了，你若认为奈何的了方舟，就自己去试试吧！而且雷坡武的舰队正迎面飞来，真奇怪！现在我半点都不恨他了。”

卡尔夫南蓦地挥手，一道电光直击方舟，灼热立时弥漫大堂。

方舟哈一笑，张开来，把电光尽吸体内，还津津有味舐道：“真好吃！”

卡尔夫南骤觉不妥，大惊下两手盘抱，升上空中。

以百计的激芒发自大堂内包括翟斯飞在内的联邦战士处，全部劲射到卡尔夫南身上。卡尔夫南护罩碎裂，惨嘶一声，化作游离分子。

一代奸雄，终给他欺压已久的手下齐心合力杀死了。

方舟抱起芝芝，笑道：“接下来的事不用我教你们吧！失陪了！”

话完早走得无影无踪。自乡太阳系被毁灭後，一直被黑狱人和其爪牙联手迫害屠戮的人类，终於有了实在的希望和转机。

在翟斯飞的命令下，四千七百二十艘新联邦飞船，全体无条件欢天喜地的向同类投降。一向以来，卡尔夫南以黑巫术和高科技控制着手下的生死，但最终还是丧命於被他控制的人手上。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气氛下，雷坡武、舒士俊和翟斯飞等领袖只在太阳号上举行了不到半小时的会议，就基本上同意了组成太阳联邦，所有人全归於太阳议会的统治下，并成立委员会，起草职权和律法。

在正式选出新主席前，各人一致推举雷坡武为临时主席，舒士俊和翟斯飞为第一及第二副主席，白树和丹猗则是正副司令。

但最头痛的是大英雄方舟不知滚到那去了。

会议结束後，众人返回首都星姬慧芙内的王宫去，各人喜气洋洋地步入古色古香的大殿中。雷坡武和翟斯飞走在最前头，这对本是宿敌的人均噁不已。

翟斯飞叹道；“七万多年了，甚麽事都看淡了。想起当年恨不得把你撕碎，来真是可笑之极。”

舒士俊快步赶上他们，叹道：“假设姬主席在这就好了！”

雷坡武搂上两人肩头，苦笑道；“我们之所以能在这相亲相爱，称兄道弟，全赖方舟这可爱家伙不知在反空间内弄了些甚麽手脚，现在甚麽地方都去不了，使我现在只望能和你们酒谈心。”

後面和尚思兰姊走在一起的白树笑道：“希望方舟不是溜了去找女皇就好了。”

尾随的舟猗闻言俏目立即亮了起来，悄悄溜开了。

方舟此时呆立在姬慧芙博物馆大堂的中心处，色忽明忽暗。

他终从博物馆的料库明白了当时的情况。

在家乡太阳大帝号引爆前，那时的新爱神失秀清正制出能进出反空间和在其中飞行的随意肌。当时姬慧芙、姍姍丽娃、沙莹和各改造人均在领袖一号之上，太阳毁灭後，雷坡武等凭随意肌抵受了那毁灭性射线，再由反空间逃生，而从此姬慧芙等就失去了踪影。

芝芝来到他身後，探手搂紧他的腰，把俏脸贴上他强壮的背脊，柔情似水地道：“你既把我带到这来，我好应该告诉你关于姬慧芙的事了。”

方舟剧震了一下，低声道：“我在听着！”他知道夫秀清也在全神聆听。

芝芝道；“这秘密是由墨尔盘龙人透露给我们的，当乡太阳爆炸时，天

美帝后亲自出手要擒拿姬慧芙，在反空间内与保护她的改人展开激烈的追逐和战斗。改造人确是人类中的强者，有了随意肌更是如虎添翼，黑狱人虽没说清楚，可猜想得出定吃了点亏，但改造人亦给他们屠戮得没多少个剩下来，最後终给他们捉到了姬慧芙。”

方舟失声道：“甚麽？”

芝芝道：“你听我说下去吧！後来证实了这姬慧芙只是姍娜丽娃假扮的，真的姬慧芙已和幸而不死改造人逃走了。”

方舟色变道：“他们把姍娜丽娃怎样了？”

芝芝叹道：“这就连墨尔盘龙人都不清楚了。不过据他们说，姍娜丽娃该仍生存着，只是给关了起来，困在某一处所。”

方舟咬牙切齿道：“我定会把她救出来的。唉！我可怜的心肝宝贝。”

芝芝续道：“墨尔盘龙人曾奉黑狱人之命，循他们的指示搜索姬慧芙的下落，曾在离这二百万光年魔谷河系核心处发现人类的踪影，但仔细搜索时却怎都找不到人，若要找寻姬慧芙，那将是最可能找到她的地方了。”

走了十多步，轻叹道：“方舟！你不出言挽留我吗？”

方舟背着她苦笑道：“不是要去找心中那位仁兄吗？”

芝芝微嗔道：“假若你肯留我，找就不去了。”

方舟转过身来，眼中闪着深刻的痛苦，颓然道：“我的乖乖好宝贝，去找的男人吧！假设他不要，才回到我处来吧！我绝不介意搂着来睡觉。只恨我必须与黑狱人决个生死，现在找寻姬慧芙是次要的事了。我必须去救姍娜丽娃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宜与我一起。”

芝芝柔顺地黯然点头道：“我明白了！好好活着回来见我，我走啦！”

一个闪身，消失在门外。方舟对着大堂正中姬慧芙像跪了下去，把脸埋在双手。夫秀清轻唤道：“方舟！不要伤心好吗？又有人来了！”丹猗的声音在入门处嚷道：“方舟，终於我找到你了。”方舟站了起来，转身一看，顿时呆了眼睛。

美雅女、封神、北保司和巨魔族之王在大叁角号上举行会议。

巨魔王体高四米，美雅女等只有他一半高度。

他不动如山地立在黑狱人叁大巨头形成的叁角形中心处，上方是转动着的降器。由於身体结构的问题，巨魔族并没有坐下的动作，更因不用睡眠也没有平躺的姿态。

他的手平均分布在可叁百度扭曲的巨头下半米处，全身被厚鳞覆盖，肌肉本身的坚强度已足可抗御炮弹激光。

他的头只有一颗巨目，不见眼珠，只闪动着令人心寒蓝芒，没有人类耳鼻等器官，巨头布满了细小孔洞，可怖之极。

他们都是拥有强大神能量的生物，这时他正通过空气的震，向叁人报告水云星系的情况。

“我们完成了解除整个星系的武装的行动，所有人类均被置於占领军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我提议将所有人类集体处决，因为原本的计画早失去了意义。一天反空间未回复原状，我们就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敌人亦难以到我们这来。”

封神淡淡道：“谁都不知道反空间的异变何时会回复原状，你们已完成了任务，乐土星交由我们处理。所有巨魔战士均须返回魔王堡去，静待我们进一步的指示。你可以离开了。”

巨魔王升了起来，脚不沾地的凌空移开，由敞开的大门走了。

门关上後，北保司叹了一口气道：“反空间究竟发生了甚麽事呢？若是人为的话，就教人非常担心了。”

封神笑道：“说不定是好事才对，照我看没经一段时间，反空间休想回复原状，甚或只会愈变愈坏，但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虽不能回大叁角河系去，但方舟也到不了那去。现在帝君和帝后的圣婴随时可出世，只要等到那一刻，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美雅女苦恼地道：“我却没有你那麼乐。这反空间变异发生的时间这麼凑巧，好是我们要对付太阳帝国的关键时刻。到现在我们尚未知道它造成了我们四族联军多大的损失，但可想像必然是非常惊人的了。”

北保司瞅了她一眼道：“是否因错过了与方舟短兵相接的机会，而感到可惜呢？当年天美帝后亲斗方舟时，也显得很兴奋哩！”

美雅女不悦道：“你说话最好检点些，我们已接连失利了，不要到头来更全军覆没在这，我不主张屠杀这的人类，就是要敌人投鼠忌器。没有了反空间，我们再不能提取反空间的能量，又或发挥空间变换的战术，亏你们还这麼好心情。”

封神两人呆了起来，开始思索她的说话。

美雅女叹道：“希望我这次的预感不会成真，我感到这反空间变异是方舟泡制出来的。

而他亦一定有办法快速地来到这，若我们轻忽大意，必会大大吃亏。”

封神和北保司的脸容阴沉下来。对於方舟，他们生出了莫名的恐惧？

第七章聚首一堂

方舟不能相信地瞪着丹猗，她的美丽不但比得上姬慧芙和舒玉智，最令人惊异是她的气质非常酷肖姬慧芙，特别是那种坚强和自信，更活脱脱是姬慧芙的另一种版本。

丹猗兴奋得俏脸通红，左右脚先後提起踏地，发出两下脆响，敬礼道：“新成立的太阳联邦副可令员丹猗上将，参见人类的大英雄和偶像方舟先生。”

方舟如梦初醒，搔头道：“这妮子很有意思！嘻！给我一可以吗？”

丹猗呆了半晌，大步趋前，到快贴上方舟身体时，猛地正步，双手收到背後，挺起胸膛，嘟起可爱的小嘴，美目闪亮，甜笑道：“现在已没有人行这种礼了！”

方舟叹道：“见到这种美女，不行这种礼的就是傻瓜。”

俯头贪婪地吻上她的香。丹猗闭上美目，娇躯剧烈颤抖起来，忽地疾退开去，一个踉跄才勉强站稳，惊魂难定地喘息道：“没有理由的，我们受造人理该没有情欲反应，为何……啊……”

方舟得意洋洋地道：“没有人能改变因子的本质，的情欲本能只是给压抑了，这是违反自然的事，我最反对的了。来！我还没吻够呢。”

丹猗按着酥胸苦恼地道：“我可以拒绝吗？这感觉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

了。”

接着垂首含羞道：“虽然一直以来，和姬慧芙都是我的偶像，唉！想不到你是这么轻松随便的一个人。”

方舟不怀好意地往她追去，嘻嘻笑道：“很失望吗？我从来都没有甚麽长进的，慧芙以前就最爱骂我。唉！”

想起姬慧芙，意兴索然的停了下来，两眼射出沉郁得使丹猗心神俱颤的神色。

丹猗移了过来，主动拉起他的手道：“所有人都等待著你哩！随我出去好吗？”

方舟紧握了她的手，下一刻後他们已处身在王宫的后廷处。

雷坡武、白树、舒士俊、尚思兰姊妹、翟斯飞、布芍玲、艾妮、尤历、艾华达、依莉茜亚一众人等，正坐在喷水池旁的长木桌处谈天酒，蓦地见两人无中生有的现身跟前，一时仍未醒觉过来，只是大喜招呼。

丹猗瞪大眼睛看着方舟，尖叫道：“你怎能办到的，反空间已给封闭了。”

雷坡武等这才耸然动容。

方舟一副玩世不恭态度，闪电般在丹猗脸蛋香了一，放开了她，和扑过来的雷坡武、白树、艾妮叁人拥作一团。

已是认识了七万多年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了。雷坡武再为众人逐一介绍。

布芍玲首先扑上来搂着方舟送上香，才热泪盈眼眶道：“真好！终于可见到你了，每一个人类都该亲吻你。”

方舟吓了一跳道：“男的可免了！”

众人轰然哄笑，现场沸腾著炽热的感情和充沛的生机。

舒士俊伸手和方舟紧握着，喟然道：“这几万年我从未见过人类像这刻般拥有高度的快乐、自信和尊严，方舟你确不负慧芙对你的倾心。”

方舟苦笑道：“你误会了，慧芙或者当我是知己好，但从未对我倾心过。”

舒士俊也以苦笑回报道：“若你在最後那段日子陪於慧芙身旁，才知道她思念得你多麽苦哩！”

方舟双目亮了起来道：“谢你啦！噢！我天！真是那样子吗？”

舒士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退了开去，尚思兰拉起他的手，陪他立在一旁。

尚思雅笑脸如花地吻了方舟两边脸颊，深受感动地道：“你现在是宇宙内最有威望的人了，每个人类都以你为荣。”

方舟忙道：“我绝没有那麽伟大，只是运道尚算不错罢了。”

轮到翟斯飞和他握手，方舟拍了拍他肩头道：“你果然知道怎麽做，看！大一团和气是多麽令人欣。”

翟斯飞叹道：“可惜我只能用机械化的逻辑和推理去感受这种情绪了。”

依莉茜亚和艾妮再加赠他两个缠绵的热吻，方舟指着丹猗道：“再给我多介绍一下丹猗给我好吗？我还未吻得她够哩！”

丹猗俏脸飞红，在欢笑声中，逃返座位去，娇嗔道：“坐下来再说好了。”

众人纷纷入席，方舟和雷坡武对坐长桌两边，丹猗和布芍玲分别坐在方舟左右下首，对他服侍周到。

雷坡武首先问道：“方舟！你刚才是由反空间来的吗？”

众人立即肃静下来，盖因此事关系重大，若方舟在反空间现时的情况下，仍能来去自如，那麽他们便可掌握了突袭远方敌人的先机和绝对的优势了。

丹猗道：“刚才方舟带我来时，我完全没有进入反空间的感觉，只像到了虚无之中，瞬间就来到这了。”

转向方舟道：“你是否知道王宫内的事呢？否则为何知道应该到这来？”

方舟笑道：“这事迟点再说，竖黑狱人现在是插翼难飞，请让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个人。

哈！有请夫秀清院长！”

全体人员一齐失声道：“夫秀清！”

浑体笼罩着一片圣洁光辉，如虚似幻，但又是无比实在，充满血肉感觉的夫秀清，笑意盈盈地出现在方舟身後，纤手按在方舟双肩处，气道：“这浑蛋硬是要逼我出来献丑。各位你们好，那年别後，转眼又是七万五千六百二十年了。”

雷坡武热泪狂涌，大叫道：“秀清！怎麽仍未……噢！”

艾妮颤声道：“姬主席呢？”

舒士俊狂叫道：“找的天啊！慧芙为何没有来呀？”

方舟举手道：“各位请冷静一点，此事旦容我——道来。”

方舟把自身的遭遇、由与舒玉智和巴斯基两人如何到银心，後来被天美所骗，以至遇上夫秀清，到弄出了反空间的能量风暴，都钜细无遗地详述细说了。

叙说完时，天空已从白昼化作黑夜，金黄的月色，满外面的御园，美得像个不真实的梦境，就像他刚才娓娓道出的故事。

众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丹猗悠然神往道：“假若我一直都在你身旁就好了。”

翟斯飞以他一贯的冷静道：“这麽说，一天不能除去天美和黑狱帝君，宇宙仍会随时大祸临头。”

白树吁出一口凉气道：“他们这麽厉害，有甚麽方法能除掉他们？”

夫秀清淡淡道：“他们在结合的过中，必会生出很大的弱点，否则黑狱人就不用东征西讨，目的就是要掩护和确保他们不受侵扰。而黑狱人特别针对我们人类，更明示我们有威胁他们的力量。”

方舟冷哼道：“这事可以由我而起，亦该由我去解决。况且此事谁都帮不上忙，待我们歼灭了黑狱大军和他的爪牙时，我就到大叁角河系去，天美和帝君极有可能藏在那。”

雷坡武精大振道：“现在知道真实的情况後，心中舒服多了，至少有了明确的目标，但现在谁都不能进入反空间内，方舟你……”

夫秀清笑道：“让我来解释吧！我们在来此途中，曾遇上一个叫流浪者的种族，他们以能量在正反空间的边界处，贯通了一条奇异的通道，刚才方舟是以同样的方法，以他超人能力穿过这分隔正反空间的能量层来到这。速度会比反空间慢了点，但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宇宙最快的捷径了。”

众人无不喜形於色。

夫秀清俯头温柔地吻了方舟的脸颊，浅笑道：“方舟！我要和你分开一

段时间了。找将进入这的智能系统内，引导这的工厂制能以正反极子作能源的终极飞船。只有这种飞船，才能在正反空间的分隔层自由飞行，不用像流浪者要先建成能量通道。我刚才计算过，至少要六个地球月时间，才可以建造十二艘这样的飞船来，那时应可进行对黑狱人的突袭了。”

雷坡武一掌拍在桌上，“砰”的一声道：“假如我们真能神出鬼没地往返这能量分隔层，敌人就将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丹猗奇道：“为何方舟不可以像以前般重制人类号出来，不是立可发动进攻吗？”

方舟伸手拧了一下她可爱的脸蛋，爱怜地道：“这女娃子真聪明，只恨复制人类号实在太损耗能量了，找为了制成刚毁掉的那艘人类号，已便我没有两叁年的时间，休想完全回复过来，所以现在实是力有所逮。何况我还想趁这六个月的时间，到广鬼谷河系去找姬慧芙，不留下点能量，怎办得到？”

舒士俊叹道：“那岂非只你一个人有能力去吗。。”

方舟耸肩道：“大概是这样了？”

丹猗苦恼的瞪着他，没有说话。

尚思兰道：“芝芝不是和你在一起吗？为何见不到她呢？”

方舟道：“她说要去找一个人，嘿！该说是她心仪男人，不过我思感一直追踪着她，她现在正在城内一间酒吧闷酒，似乎有点心事。”

舒士俊微感愕然，问道：“是那间酒吧？”

方舟说了个名字后，猛伸懒腰道“我已久未踏足人世，今晚谁陪我去寻开心。

夫秀清道：“现在百废待举，谁有你那种情哩？我先走了！”说完倏忽不见。

尚思兰笑道：“让丹猗陪你吧！没人比她更有资格作导游了，今晚姬慧芙城将会彻夜狂欢，庆太阳联邦的成立，有得你乐子了。”

方舟一把拉起了丹猗，大笑道：“我也要失陪了！”

语罢两人空气般消失了。

方舟拥着丹猗，在热闹和充满欢乐气氛的繁华大道上漫步而行。

美丽的烟火不停在这大都会的上空怒放着，照得整个市空间异采连闪。

街上充满欢乐的男女，联群结队狂歌起舞，强劲的音乐由各类形全自动的娱乐场所传出来。

方舟斜眼看一群手拉手围着一堆火光载歌载舞的男女，向丹猗笑道：“这的人比当年巴基斯罪恶乐园内的人斯文多了。噢！”拥紧丹猗往左一移，避开了一群拿着不同乐器吹奏得如痴如狂的男女。

远方爆起一阵“方舟万岁！舒士俊万岁！”的喝采欢呼。

丹猗垂头不语。

“啪喇！”

一团芒火在宽敞的街心爆了开来，化作万亿夺人眼目的七彩光雨，落在互相挤撞玩乐的人群去，登时又引发一阵欢呼声。

两名衣著性感的美女，横移过来，要拉他们两人加入街心的人群去，这次轮到丹猗搂住方舟的腰，闪身溜掉。

方舟笑道：“为甚麽不去汉热闹？”

丹猗白他一眼，仍没有说话。

方舟奇道：“为何不说话呢？”

丹猗拥着他进入旁边的建物内，原来是间容千人的大餐厅，叁边是落地玻璃，另一边是自动售物机，挤满了一堆堆的人群。

两人取得两大杯甘香可的鲜果汁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靠窗的卡座挤坐一起。

方舟大感兴趣地看著餐厅内外的欢乐人群。

丹猗则垂头无语。

方舟凑到她小耳朵旁道：“还没回答我，为何不说话呢？”

丹猗轻轻道：“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说不出话来。为甚麽当你碰到我的身体时，我会发颤发热，体内不由自主地有强烈的分泌，脉搏加速，心脏比平时跳得快了，还使我渴望你可以对我更亲热一点，这是我从未曾有过的情绪。”

方舟笑道：“小妮子是因我而动情了，放心吧！我走了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恐怕只有我才能引动深藏在基因的欲求。”

丹猗赧然道：“我想求你一件事，而你一定要答应我。”

方舟讶道：“说吧！”

丹猗勇敢地凝视他的眼睛，以充满深刻感情的语调道：“在我们太阳帝国内，人自出生以後，便无时无刻不活在末日和逃亡的阴影。所有人都知道那遥远、陌生但又无比亲切的乡旧太阳系被黑狱恶魔摧毁了。终有一天，这种可怕的命运亦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方舟耸肩道：“现在该没有这恐惧了，不信便看我们身旁的同类吧。”

丹猗娇嗔道：“你听人下去好吗！”

方舟含笑看着她小女儿般的动人情态，心中充满爱怜之意，点头答应。

丹猗喜孜孜地瞅了他一眼，垂头昵声道：“在我们新一代的受造人，最爱看就是有关姬慧芙和你方舟相恋的事迹。那时我已立下决心，希望能像姬女皇般，把人类由黑狱人的手上拯救出来，我知道只是妄想，但我确有这种想法，不过却从不敢对别人透露而已。”

方舟香了一她吹弹得的脸蛋，道：“我怎会笑呢？放心说给我听好了。”

此时一位高挺英俊的青年战战兢兢来到两人卡座旁，恭敬地道：“两位请问是否丹猗可令呢？”

方舟见到附近一台十多名男女正瞪大眼睛紧张地看过来，知道这青年是他们的代表，笑道：“不！她是丹猗的子！”

青年愕然道：“甚麽是妹子！”

丹猗摇头道：“我不是丹猗！不过很多人都我长得像她。”

青年半信半疑道：“两位来加入拔们一夥好吗？过东西後我们就到游乐场玩乐跳舞了。”

丹猗婉拒後，青年失望地回去了。

丹猗跺足嗔道：“给他这麽打扰，说话的气氛都没有了。”

方舟道：“不若我们到屋顶上去吧！唔！让我看看这最高的建物在那里。”

下一刻，他们到了姬慧芙博物馆最高的圆顶处。

夜空皎月高挂，星斗满空。

晚风徐徐吹来，也带来了远方中心区乐声和人声。

烟花爆闪，映得也如幻梦色彩迷离的世界。

方舟仰躺在有若斜坡的屋顶上，叹了一口气道：“这世界真美丽，为何总

是充满毁灭和仇恨呢。。”

丹猗侧躺在他身旁，托着玉脸，俏目异彩连闪，轻柔地道：“不知是否基於一种特别的灵觉，丹猗一直都不肯相信女皇和你都死了。女皇没说话，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她只是躲起来，密谋对付黑狱人。但对你这火鸟星人，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给黑狱帝君杀了，独有我不肯相信，大英雄怎会这麼容易死掉哩？”

方舟失望道：“一来我并非大英雄，二来我确差点小命不保，哈！想不到我竟变了英雄。”

丹猗一瞬不瞬地凝望著他，忽地一声娇吟，扑到他身上，俏脸埋在他肩项处，低呼道：“啊！我爱你，自出生开始我心中便只有你，当我听到你重现宇宙的消息，我兴奋得哭了。”

方舟！求你把我带在身旁，无论是去找姬女皇，又或到大叁角河系去，我都要和你并肩作，求你教我更高明的战斗巧，我既是你的情人，也是你的学生。啊！千万不要拒绝我，否则我便要活在没有梦想的冰冷世界了。”

方舟一个翻身，把她压在身下，头仰起少许，细审她美得异乎寻常的王容，嘻嘻笑道：“既是那麼爱我，为何今早我在下面要吻时，又吓得逃了开去呢？”

丹猗不堪肉体的摩擦和接触，抖颤着道：“人一向心中的你都是正气凛然，充满悲壮情绪的非凡人物，怎知真正的你，那麼嬉皮笑脸，狂放不羁，一见人，便要人，还吻得那麼坏，一时接受不来罢了！不信你现在再试试看好了。”

方舟摇头道：“这种充满交易味道的事我一向不干的。”

丹猗情急道：“人是真心的。”

方舟滚往一旁，坐了起来，仰望星空道：“我这趟去找姬慧芙，是要凭肉体在正反能量层间飞行，恐怕很难多带一个人去呢。”

丹猗仍躺在他旁，默不作声。方舟奇怪地侧头往她望下去，赫然发觉她热泪泉水般涌出来，由眼角泻到屋瓦去，一副伤心欲绝的可怜模样。

方舟整个心都痛了起来，不知如何，丹猗总令他想起姬慧芙。忙把她搂入怀，投降道：“找斗不过了，但只答应带去找慧芙，至於到大叁角河系去，是另一件事。”

丹猗哭得更厉害了，但这次是喜极而泣。

方舟百般安抚下，她才收正了哭声，奇道：“为甚麽竟会哭呢？这是我一生里首次的哭泣哩？感觉真的很美丽。”

方舟柔声道：“这是生命磁场交接的後果，由於对我爱意，使不自觉把深藏的情绪开放了。”

丹猗忽地羞涩起来，凑到他耳旁道：“好师父，可否让小徒弟尝到姍姍丽娃当年在小飞船上的滋味？人甚麽都不懂，师父你可要教我！”

方舟大乐道：“对我的事倒非常清楚。哈！我也有七万多年没过这使人迷醉的滋味了，就在这吗？”

丹猗羞不可抑道：“不！我要在我的私人飞船，让我们飞到无人的虚空，在天空的深处由你为我上那生命的第一课。”

“砰！”

高空处爆开了一团灿烂的烟火，千万道银光先往上冲，再像喷水池的水柱般往这充满欢乐的大去。

旧太阳系是如此地遥不可及。这是她另一个开始和重生。

第八章相见如梦

方舟用了十八个地球天的时间，改变了丹猗的体质和精力量。

新一代的受造人确比旧联邦的人类大幅度进步了，再不用倚赖生术来延续生命，只须息一段短时间，便可以回复能量，过比上代人快多了。

他们的身体均能直接吸收太阳能，而方舟就更进一步，以正反极子来改变她本质的神经结构，创造出方舟和夫秀清外第一个能从正反极子获益无限的新人类。

当丹猗成功地第一次进行正反边界肉身旅行时，喜得她搂着方舟狂吻起来。

两人在新地球最高的峰顶处，携手共赏使人大叹观止的山河美景。

天上白云悠悠，在蔚蓝的天空上安然自若。

两人在一块悬空危石盘膝坐下，远方地平处是姬慧芙城。

方舟出奇地沉默。

丹猗挨了过去，撒娇地道：“师父怎麽了，小徒儿没有做错事吧？”

方舟出奇地严肃道：“丹猗知否我为何不惜牺牲宝卖的能量来造就吗？”

丹猗一呆道：“不是因为你疼我吗？”

方舟露出逸微笑，爱怜地摇了摇头，正容道：“疼是一回事，但这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人类的代表，拥有比上代人类更高尚的情操，不要看现在人类团结一致，一旦威胁消失了，说不定又会冒出像卡尔夫南那类的野心家来，对同族或异族进行侵略与征服。而则是我拣选的人，希望将来由去管人类，引导他们迈上和平和爱的正轨，而本身也有足够的能力使人类活在幸和安逸，好去探索宇宙的秘密，分享无有穷尽的经验。”

丹猗垂首低声道：“这些事没人比你更胜任了，为何偏要我负起责任呢。”

方舟苦笑道：“我立就要到大叁角系去寻天美和帝君，这趟我到那去，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能和他们同归於尽，没有人比我更明白他们可怕的力量了。”

丹猗剧震道：“你不是答应我去找女皇吗？”

方舟淡淡道：“我只是要骗夫秀清和你们的！我既不想你们担心，更怕秀清要陪我一起去送死，怎知给硬缠着我，我只好也暂时骗骗，好让能全心接受我的改造。希望能体谅我的苦衷。”

丹猗呆若木鸡的听着。

方舟叹道：“找到姬慧芙又怎样呢？她一定要随我一起去的。而我也没有拒绝她的能力，黑狱圣婴的事由我而起，亦好应由我去彻底解决，一了百了。”

顿了顿再道：“有了这超卓的新人类，再加上秀清智慧，辅以雷坡武这些优秀的战士和新飞船，太阳联邦该有足够打倒黑狱联军的力量，这再没我

的事了。没有了美雅女叁人的黑狱军团，就像老虎没有了爪牙，实是对付天美和撒拿旦千载一时的良机。”

丹猗凄然道：“你不是说过天美告诉你他们结合的要耗十万个地球年吗？还有这么多时间，为何不好好准备，至少待你的能量回复最高的水平才行动好吗？就当丹猗求你吧！”

方舟颓然道：“谁知道究竟要等多少年呢？近来我总不时有心惊肉跳感觉，恐怕是黑狱圣婴出世的先兆，时间是刻不容缓了。我走後，到了适当的时机，代我向他们说真相吧！”

同时也为我致歉，这是我生平首次蓄意去欺骗朋友。”

丹猗不依地倒入他怀，悲泣道：“我求你带我一起去，你不是说过我已很了得吗？要死便死在一块儿好了。没有了你，生命再没有丝毫趣。我还要再和你做在飞船内做的事。只爱人那麽少少的一次，实在太吝啬了。”

方舟啼笑皆非道：“我还以为会赞我伟大，岂知只懂怨我，别忘了师命难违这句话，快乖乖遵照我的吩咐去做，才不枉我对一片苦心。”

丹猗破涕为笑，搂着他脖子得意地道：“早知你是正经不起来的了，求求你好吗？带我一起去吧。我真是不怕死的。”

方舟摇头失笑，伸手把她拥紧，深深一吻，正容道：“这样吧！假设我死不了，一定会回来见。虽然已非常了得，但在面对天美和撒拿旦时，将会变成我难以兼顾的致命弱点，假若遇到不幸，更会使我伤心而发挥不出全力。若想我们有美好的将来，就该乖乖留在这，好使我没有了後顾之忧。”

丹猗的笑容变成凄怆之色，美眸射出无限深情，怀疑地道：“你是否在骗我？”

方舟始终不悛绷着脸孔说话，哈哈大笑道：“我的天！不要这麽楚楚可怜好吗？看得我心都痛了。骗也好，没骗也好！可以不死，难道我肯白死吗？总之我若有命在，定会返来接去遨游宇宙，这不但是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丹猗垂泪气道：“你那是心痛？还笑得这麽开心。”

方舟苦恼地道：“开心起来有甚麽法子？一边心痛一边开心总成吧！”

丹猗忍不住“哧”笑了出来，连自己都觉这麽哭哭笑笑非常古怪和难受。贴上他的脸颊，婉淑温柔地道：“别忘了你对我许下的承诺，小徒弟就照你的嘱咐去办吧！我知你不会死的。他们七万五千年前杀不死你，今天同样办不到。吻我好吗？唔！不止吻那麽简单，我要像上次那样，哄得人进入最深最甜的梦乡後，才准你离开。”

方舟不由涌起离情别绪，因为能活着回来机会实在太少了。方舟闭上眼睛，在正反空间的能量边界的茫茫虚空内全速飞行。他把思感延伸至极尽，五千光年直径距离一点也逃不过他的灵觉。反空间内能量风暴仍是方兴未艾。凭著从大叁角号得来资料，他毫无困难地朝大叁角河系的方向飞去。以现在的速度，不用一个地球月就可抵达目的地了。不由想起姍姍丽娃，立即心如刀割。

她是否仍然生存呢？这七万多年又是如何度过。

方舟大吃一惊，思感汇聚延展，立时捕捉到在左後侧相等於正空间叁千光年地方，正有不明物体以最少比自己高上一的惊人速度，向他追来。

方舟手足冰冷起来，若来者是敌人的话，那就糟之极了。

他这时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新太阳系太阳联邦。

猛一咬牙，改变方向，笔直朝这秘莫测的飞船掠去。

谁有能力学他般在这奇异的空间自由飞翔呢？

即使专家如流浪者，也要辛苦经营下才能建造出一条能量密径。除非能同时应付正反空间的压力，才可以在这种能量层破空而行，那就必须把握到正反极子的秘密。假设来的是黑狱人，方舟就真不知怎办好了。在这能量边界裹，视线永远被局限在一似是窄小封闭的空间内，难以及远，只有正反极子形成的思感能，始可及远，但仍不清晰。

那物体与方舟的距离不断缩短，而他的心则不断地往下沉去。

他已感到那是一艘晶石造成的飞船，却无法探测内中的玄虚。

不过有点非常奇怪。这艘船的尺码似乎小得不合乎常理。

蓦地全身剧震，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要张呼叫，但在这真空内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天啊！来的是巴斯基和舒玉智的帝后号。

我的娘啊！

蓦地帝后号冲破了虚无，迎面冲来，猛然煞止。

当晶石门打开了一隙时，方舟已闪了进去。

面一身黑色战甲的巴斯基一把将他拥个结实，狂叫道：“真是你这家伙！太好了！真是你这家伙。”

两人又喊又叫，真情狂涌。

门关了起来，飞船又开始飞行。

两人喘著气坐倒地上，手拉着手，笑得泪水都给挤了出来。

方舟的额头搁到巴斯基的胸处，叹道：“大亨的样子比以前英俊多了。”

巴斯基拍着他背心道：“你这小子竟然死不了。我们一听到你重出宇宙的消息，便抛下一切四处找你，总是扑了个空，幸好终在这把你拦住，否则又要失诸交臂了。”

方舟坐直身体，嚷道：“妈的！真是太好了，咦！舒院长呢？”

巴斯基神采飞扬道：“我将她送去水云星系後，就到新太阳系去寻你，岂知竟在途中遇上了你，嘿！那反空间的能量风暴是否你多手多脚弄出来的呢？”

方舟失声道：“甚麽多手多脚？是我心泡制出来才对。否则怎能一举破去了黑狱人征服宇的大计！”

两人对望一眼，又捧腹大笑起来，你打一拳找的胸膛，我还你一掌脸颊，开心到定要藉原始的动作才能表达深心的感受。

方舟道：“原来你这小子就是偷袭了两个黑狱人基地的隐形飞船的叛军领袖，你能在这能量边界飞行，自然可神出鬼没，状若隐形了。”

巴斯基叹道：“玉智和慧芙两人研究了六万多年，才克服了在这能量层飞行的种种难题，那及得上你不知由那钻了出来，一下子就摧毁了大帝号，又大败黑狱、沙西联军，更将反空间搅得天翻地覆，慧芙和玉智都感动得哭了，我们也挂念你挂得差点要自杀呢。你怎麼了？”

方舟的眼睛不停瞪大，一把抓住他胸道：“慧芙？你是否在说姬慧芙？”

巴斯基高举双手道：“老兄请勿冲动，旦听我详细道来。”

方舟厉叫道：“她现在那？”

巴斯基道：“当然是和玉智在一起哩！叁个地球时後就可见到她们了，只恨在这能量层没法子和外界通讯，否则就立刻教你和她对话了。”

两只大手抓着方舟肩头，似提小鸡般和他一起站了起来，笑道：“乖乖到位子上坐好！”

凭我们联手的力量，说不定一个小时就可抵达水云星系了。”

话犹未尽，帝后号已疯狂加速着。

巴斯基搂着他挤在晶石椅内，舒畅地吐出了一气，道：“当年你这混蛋硬充伟大地跳船溜掉後，我们便想尽方法寻路回银河系去，希望通知联邦的人立即疏散避难，岂知迟了一步，那些天杀的贱种引爆了太阳，天美帝后还亲自追杀姬慧芙、娜娜丽娃、沙莹和我的改造人儿郎们，唉！”

接著悲痛地道：“沙莹他们都给天美这毒妇的降器逐一屠戮，更擒下了娜娜丽娃，可能是错认了她是姬慧芙吧！我们接了慧芙进帝后号内，与天美激战了近万光年的距离，最後我们叁个人都受了重伤，才在正空间溜掉，确是惊险之极。”

方舟咬牙切齿道：“我定要宰掉那妖妇。”

巴斯基道：“你又发生了甚麽事呢？嘿！还是待大会合後再好了，不用你再重复一次。”

方舟道：“你们是否躲到魔鬼谷河系去呢？”

巴斯基点头道：“正是如此！我们由於受创甚重，没有几千年休想回复过来，只好任由帝后号有多麽远就飞多麽远。康复後，我们把整件事仔细思量，想到只要在任何地方出现，都会害人害己，招来大帝号的攻击，故此决定留在那，专心钻研对付黑狱人的方法，最大的突破就是找出了在这能量层飞行的方法了，找们这才出动，扫掉了黑狱人的两个基地。

唉！我们以为你死了，听到你的消息，连我都要流出老泪呢。”

两人又紧搂在一起，说不出话来。

帝后号钻出能量层到了正空间去。

帝后号停放在乐土星主星河都南郊一座建物旁密封着的飞行车车房。两人醉了酒般相拥着由飞船走下来，穿过侧门，经过长廊，朝大厅走去。

巴斯基低声道：“这是座空置了的民房，给找们临时徵用了，黑狱鬼不知为了甚麽原因，解除了星系的武装後，便逐走了巨魔人，亦没有进一步干扰民的生活。我们都在猜他们是要引你来，所以王智和慧芙决定在这等你，只是我心急，又怕你没法由反空间来，才驾船到新太阳系找你罢了！”

舒玉智和姬慧芙有若在最迷人的美梦中般，置身在由左边落地大窗透进来阳光，坐在一张长餐桌处，美目齐朝两人望过来。

姬慧芙出落得更清秀美丽，秀眸闪着深不可测的采芒，穿着银白式的战甲，美得教人目眩。这人类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女神，显然在进化上有了惊人的突破，气质更要百胜於从前，连方舟这尽窥所有小说史册的人，亦难以找到可予比拟的形容词句。

舒玉智一身柔软的白袍，修长王颈撑起的美秃光头和粉脸朱，在阳光中更是亮如白王，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始可堪比拟。

两女的眼睛同时瞪大，玉容透出不能掩饰的惊喜。

姬慧芙一声欢呼，跳离椅子，掠了过来，投进方舟怀。

方舟则以最快速度，寻到她香，疯狂地痛吻起来。

这对阔别了七万五千多年的有情人，都用尽力气去抱对方。

舒玉智只比姬慧芙慢了一步，伸手将两人拥个结实。

叁人都不能自制地淌下欢喜的热泪。

方舟刚离开了姬慧芙的香，舒王智便汉上去和方舟热烈地嘴舌交缠，没有半点的保留。

巴斯基也是热泪盈眶，走过来把叁人全拥入了怀内。

所有思念之苦，都在这一刻得到补偿了。

第九章魔堡之役

帝后号缓缓飞行，在正反空间边界的能量层那虚茫的天地中前进。

由於只有叁个座位的关系，舒玉智和姬慧芙各占一座，方舟则坐到巴斯基那晶石椅的扶手上去。

巴斯基淡淡道：“方舟！你知不知道找们是怎样对付黑狱人的太空悬浮基地？答案就是由小姐发明的小玩意了。”摊开手掌，露出一个闪着红芒的小球。

方舟赞叹道：“这小球拥有足可洞穿正反空间边界的能量，并释放出反空间的压缩能量，难怪基地会不堪一击了，舒小姐真不愧人类最伟大的科研大师。”

别头望向舒王智，微笑道：“我可否多亲一个嘴儿，以表达我对的欣赏？”

舒王智抿嘴浅笑，转向姬慧芙笑道：“女皇！不若由代我接受这赞赏吧！现在我有点怕和他亲热哩。”

姬慧芙柔情似水地白了方舟一眼，清冷自若地道：“方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敢动用这宝贝，因现在反空间内的能量风暴正是天翻地覆的当儿，谁都不知道在这情况下，把反空间压缩能量释放出来会有怎样的後果。”

方舟愕然道：“这和亲又或亲玉智小姐的嘴有甚麽关连呢？”

巴斯基笑道：“女皇是在暗示：假苦你有方法弄垮巨魔人的魔王载堡，她便赏你另一个嘴儿。唉！你这小子真不够聪明长进。”

姬慧芙双眸亮闪闪地丝毫不避开方舟贪婪的目光，轻轻道：“不要挤在大亨那了，过来和我一起坐吧！为何你的胆子变得此以前小了。”

方舟一声欢呼，凌空翻腾，潇洒地落在姬慧芙空的半边座位处，乘机搂着她香肩，还在她脸蛋亲了一。

姬慧芙无可奈何的，也没有丝毫不悦。方舟甜得整个心都溶化了。

舒玉智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我们和黑狱人都面对的同一个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反空间现在可说关闭了，晶石再不能从其中像以前般得到新的能量补充，若遇上战事，支持不了多久就会用罄能量。所以我们希望能先毁掉巨魔人的战堡，因为他们并没有这问题，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便吃亏了。”

姬慧芙别过俏脸来，柔声道：“巨魔人贼性凶残，激怒了他们，定会拿我们乐土星的同胞出气，所以就算能尽歼乐土星上的一万个黑狱人，我们仍是奈何不了这威力庞大的魔王堡，还要招来报复。”

方舟凑到她美丽的小耳旁，轻啗了她晶莹圆润若露滴花瓣的耳珠，低声道：“慧芙！我爱！”

姬慧芙先是娇羞不胜地垂下螭首，忽又凑上香屑回吻了他的脸颊，柔

声细语道：“我也爱你！”

方舟一声欢呼，整个人由椅弹了起来，直到大头直直撞在舱顶处，才一个筋斗落了下来，不顾一切地把姬慧芙搂个结实，再想吻她的小嘴时，却发觉给姬慧芙效正反空间的边界般，以玉掌挡住了，不让两嘴再作重逢。

姬慧芙霞烧玉颊，大嗔道：“你这小子给我检点一些。”

巴斯基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舒玉智则为两人培植多年的热恋开花结呆而发出会心微笑。

方舟苦着脸求道：“我只要轻吻一！”

姬慧芙没好气道：“但吻完要放开你贼手。”

方舟大喜道：“一定一定！但却要搂肩头。”

姬慧芙缓缓移开温热的纤手，立即嚤哼一声，给方舟重重封上了她的香。

销魂蚀骨的感觉，令她情不自禁的反抱紧方舟，任他嘴舌轻薄。

帝后号停了下来。

姬慧芙清醒过来，娇喘细细地推开了方舟少许，却出奇地没有责他不守信诺。

方舟侧转了身体，背脊挨在她身上，腿弯搁到扶手去，振臂高呼道：“我要向全宇宙宣布，女皇姬慧芙爱上方舟了。”

巴斯基叹道：“七万年前你便可作这宣布了。”

舒王智柔声道：“当年慧芙以为你死了时，失去了所有斗志和雄心。连我们都没有兴趣敷衍，一直独居在魔谷河系的一个星球上，直到知道你的消息，才肯出来寻你哩！”

方舟坐回位子，瞪大眼不能置信地瞧着姬慧芙。

姬慧芙含羞地还瞪了他一眼，娇嗔道：“有甚麽好看，大呆子！”

方舟出奇地正经，挥掌自赏两记耳光，点头道：“我真是大呆子。”

转向舒王智道：“小姐和大亨相处了七万多年，究竟有甚麽发展，造过了爱没有？”

这趟轮到舒玉智粉脸飞红，啐道：“男女相处，一定要有那回事吗？你和大亨都是我的爱人，明白吗？大呆子！”

巴斯基叹道：“我真没有你这小子的幸运，不知是否因吸收了肉身神留在晶石里的奇异能量，我和小姐只有精上的爱恋，完全没有色欲的倾向，不过那感觉已是非常美妙，使人感到圆满无缺了。”

姬慧芙笑道：“你这小子实是祸乱的根源，否则玉智也不会害怕和你亲热，我想秀清都给你害得很惨，尤其你这样撒下她不理。我最明白她的性格了，固执起来时谁都改变不了她。”

舒玉智道：“不要和方舟胡扯了，现在飞船停下的地方，正是魔王堡内的主控大堂，我们该怎麽办呢？”

方舟开始认真地思索关于能量边界的问题。

对其他人或生物来说，这能量层是不存在的。穿越能量层以进出正反空间，只是千万亿分之一秒的刹那，根本没可能被觉察，连最精密的仪器都无能为力。

首先发现这奇异边界的是黑狱人，由於晶石的能量可贯通正反空间，换言之亦买通了这能量边界。由於那是个密封空间，所以黑狱人只以那作囚困敌人之用。在那，一切东西都是凝正不动的。因为那是正反极子相对的力

场，好取得平衡。

当在正空间时，任何物体超越光速，又或借能量提升达致超光速的频度，就会进入反空间内：而在反空间，任何物体达致完全静止，便回返到正空间去。

但在这正反极子相持的边界，物体是不会移动的，只有正反极子的力量，才可使物体移动行驶。而这能量层则变成了正反空间另一层次的空间，也可说是正反极子的秘密。所以黑狱人也没能力去识破这正反间隙的秘密，因为欠了对正极子的认识。

首先知道这正反空间间隙存在的是方舟、姬慧芙、舒玉智和巴斯基。

后来方舟叁人误闯银心，同时吸取了正极子和反极子的相持的力量，当时仍不知已掌握了宇的大密。但肉身神多次暗示了他们，只是连肉身自己也语焉不详，因为肉身神只懂得正极子方面的事。

但经过了这七万多年的种种奇遇，他们终于别把握到个中玄妙之处。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在长期的飞行中，逐渐汲取了肉身神留在晶石内包含正极子奥的经验和智慧，但对反极子的认识，却远及不上得到了天美反极子精华方舟，也只有他能制出正反极子生生不息的动力能源。

若没有巴斯基等在，方舟这时由于能量减退，实无力完成这艰巨的任务，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假若我把这主控晶石变成一个正反极子的反应炉，而帝后号的晶体船身则成为正反极子的能量罩，你们说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巴斯基叁人同时动容。

姬慧芙娇嗔道：“只有你最清楚正反极子是怎样一回事，理该由你来告诉我们出现甚麽情况。”

方舟正容道：“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冰清王洁的姬主席终于肯陪大呆子方舟共度良宵了。哈！”

大笑声中，四人的思感能结合在一起，透过晶石，同时汲取间隙内正反极子能量。

最令人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整个间隙倏地收缩，正反极子以惊人速度狂涌晶石内，流往四人神经内去。

方舟心知不妙，人急智生，竭尽所能把能量以晶石为中心作了一个循环，形成正反极子生生不息的来回往复，再把多余能量由晶石排往飞船外。

四人同时剧震，体内能量以倍数加强，正反极子循环不休，达致连方舟也未曾尝过的妙况。

正大喜时，强大无比的力量由四方八面压来，就在这一刻，帝后号给迫得弹到了正空间去，好是魔王堡核心处的空旷大堂，包括巨魔王在内的五百多名巨魔人，均愕然扭头，以独目往帝后号望来。

黑狱人晶石飞船的旗舰虚悬在乐土星星河都的低空处，以征服者姿态君临这美丽的土地。

舰内降器所在的大堂，美雅女、封和北保司均进入了冥思的状态。

美雅女忽地猛睁双目，脸罩寒霜道：“方舟来了！”

美雅女道：“这感觉绝错不了，我现在对他就像对你们般熟悉。”

封神点头道：“我也有点感觉，但没有那般清晰，他难道可忍受反空间

现时的情况吗？”

美雅女摇头道：“不！我设了几个可能性，只其中一个能解释他如何能到这来，就是通过我们一直不能理解分隔正反空间的间隙，只有那能不受风暴影响。”

北保司色变道：“那就糟了，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方法在那间层内穿行，若方舟真能办到，我们将被致於完全被动的形势下。”

美雅女微笑道：“方舟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法宝就是降器，只要我们携它而行，就可买通整个间层和正空间。”

接着浑身一震道：“不好！方舟到了魔王堡内去了！”

叁人同时掠往大堂上空的降器，芒光爆闪後，与降神器同时消失了。丹猗步入王宫，夫秀清的声音在大殿响起道：“丹猗副可令，请到智能中心来！”

丹猗大感愕然，由侧门离殿，穿过连接右翼殿的长廊，再由升降井落到地库的入。重重门户在跟前打开，丹猗掠入管理整个星球的智能系统中心处，但见四周密布方形的晶体。

夫秀清现身大堂中心处，神情冰冷道：“丹猗可令，方舟究竟到那去了？”

丹猗为之愕然，本想依方舟之言搪塞，终是说不出，黯然垂下头来。

夫秀清冷冷道：“丹猗司令是否和方舟有了肉体的关系？”

丹猗赧然点头。

夫秀清到她身前，伸手逗着她下颌，托得她仰起俏脸，沉声道：“他并不是到魔鬼谷河系去吧！是吗？”

丹猗由深处涌起连她都不明白的情绪，秀眸红了起来，半呜咽地道：“他说要一个人独自到大叁角河系去寻天美和撒拿旦，怕其他人陪他去作牺牲，所以要骗你们。”

夫秀清冷哼道：“这混小子，看我肯放过他才怪。”

旋又奇道：“照理他不该骗，但为何他却朝水云星系的方向飞了去呢？”

夫秀清首次露出一丝微笑，淡淡道：“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鬼把戏了，知道了姍娜丽娃落在黑狱人手上，他还怎肯浪费时间问到魔鬼谷河系碰运气呢？所以我离开他的神经前，巧妙地弄了一些手脚，教他不能随便撇下我。我只因不明白他为何要到水云星系去，才找来问清楚吧！”方舟四人仍被间隙内正反极子能量震得不辨东西时，巨魔王和手下战士，立即显出他们的厉害手段。

巨魔王四只手幻起满天掌影，无数纸如蚕丝的光线潮水般呈波浪状只起伏几次便暴张开来，竟把帝后号拦腰卷个正着，沿船身绕了一个圈，把它缠个结实。

四人正茫然不知其作用时，其他巨魔战士鬼魅般移往各战略性的位置，在这直径达五百米，高逾二千米的圆筒形空间，由不同角度向他们发动攻击，反应之快捷和效率，连敌人也要忍不住赞叹。

他们的四只手每次往虚空一抓，便多了一支含有反物质分子的能量光矛，运力掷出时化作蓝芒，投中船体顿时爆起一团七彩缤纷的光雨，整艘帝后号立即颤了一下，发出闷雷般的鸣响。

五百多名巨魔战士，每人四手，同时掷出光矛，刹那间，帝后号掷中

了数千记，一时全船均陷进光雨。

帝后号内能源晶石，立时不堪苛索，以正反极子生生不息，仍然应付不了。

这些能量矛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把所有攻击力量集中於一点，若非帝后号是由宇宙间最坚固的物质造成，又与正反极子的能量结合，而不是一般人类的合成金属护罩，怕早给洞穿了无数个小洞，攻陷进去了。

饶是如此，因为能源晶石没有可能同时应付这种多得似光雨的厉害攻击，保护力分散而致强弱不均，顾此失彼，竟给光矛硬生生撞出无数凹痕来，还有不断加深和扩大的可怕趋势。

四人给抛得左右倾，苦不堪言。

巴斯基狂叫道：“方舟快避，晶石再没有多馀能量反击。”

方舟与叁人的思感能结合，注入晶石，意图催船前进，才发觉巨魔王发出缠着船体的丝般细线，竟含有强大的瘫痪的力量，使帝后号在大堂半空进退不得，更不能潜回能量边界去。

四人大吃一惊，思感往这能量束缚移去，分析对方的能量成分。

幸好刹那後，方舟已把握了这些能量丝的构成，同时立即解开了东。

缠身的光丝空气般溶解，帝后号回复了动力。

巨魔王这时似亦因能量的尽耗，往後退开。

但只是这一耽拦，帝后号至少已多中了数万能量矛的轰击，舰身表层布满凹痕，最深陷进船体近半米之深，那是一半的厚度了。

巴斯基凭己身能量勉强送出十道包含正反极子的流能，旋卷而出，扫往密密麻麻敌人处。

帝后号倏地前标，冲出二百多米时，已达至四分之一光束，朝魔王堡的圆内壁冲去。十多名巨魔人给撞得化成碎，但更多巨魔战士能成功避往四方。

正反流能扫往巨魔战士时，他们均幻出能量光盾，竟硬生生挡住流能，一盾碎裂，立以一盾抵挡，爆起一团团的采，壮丽非常。

四人都是首次与巨魔人交手，至此才知盛名之下无虚士，难怪他们能成为黑狱人的头号爪牙，确厉害得出乎想像之外。

“轰！”

帝后号破壁而入。圆壁出奇地坚硬和厚实，船身进入了叁分之一，不但未能破壁而出，还猛地煞止。

那强烈的回挫力，把四人由椅子内硬扯起来，抛往船尾处，滚作一团。

方舟正要再试图钻进正反空间间隙的边界去时，一股奇异无比、强大无匹的挤压之力，由厚壁生出，竟硬是把帝后号的船首啣着，别说钻入能量边界去，连想退後也无能为力。

敌人的能量光矛狂风骤雨般打至，船尾全是光雨，舱内的温度疯狂地往上攀被方舟扭着的姬慧芙失声道：“方舟，这就是你说帝后号给改造後的情况了？”巴斯基溜目四顾，呆看着船尾的挨打情况和快要破裂的舱壁，闻言捧腹笑了起来，指着方舟道：“你这家伙，为何每次和你一起时，总会被人打得灰头土脸呢？”“啪啦！”一道裂痕出现在四人头顶处，只差一点就裂穿了顶壁。

舒王智骇然望著裂痕，叹道：“完蛋了！不过总算探测到巨魔人的虚实。”

“啪啦！”脚下处又多了另一道较浅长了一的裂痕。

敌人的进攻更猛烈了，显示援兵不断涌至。

能源晶石由粉红转作粉蓝，不断爆起芒，已到了能量的极限，再无余力负担其他任务。

巴斯基断然道：“立刻弃船，逃进正反空间的边界去。”

方舟颓然道：“刚才撞往堡垒前，我试过要把飞船凭空间的转移钻入边界去，却给这战堡分隔正反空间的力场弹了回来，迫於无奈下只好试试能否穿壁而出，我早知这巨魔堡不是好惹的了。”

一阵剧颤，四人又变作滚地葫芦，能源晶石由蓝闪闪变成光雨四溅，显是到了油尽灯的最後阶段。

若没有了船体的保护，在敌众我寡、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无论四人如何厉害，绝挨不了多久。

巨魔战士的反物质能量的威力确使人为之丧胆。

抱着方舟的姬慧芙高叫道：“我明白了，刚才帝后号能由边界”挤到这来，全赖边界的能量扩张助我们突破了分隔的力场，所以只要我们能再制一次爆炸，就可逃回去啦。”

“喇喇喇！”

这时裂痕已像蜘蛛网般密布船身了。

方舟抱着她往巴斯基和舒玉智滚过去，大叫道：“这个容易之至！”

四人搂作一团时，方舟把毁灭性的能量送入晶石去。

晶石何堪刺激，“轰”的一声爆炸开来。

已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帝后号爆成满天炽热的射线，首当其冲的百多巨魔战士立即化作尘埃，其他较後者都给抛跌往四方。

方舟等早潜进了正反空间边界内。

第十章春宵苦短

四人在正反空间的间层内茫然翻腾不休，全身疼痛欲裂，正咬牙苦苦忍受时，奇异的尖啸由远而近，震着四人的耳鼓。是甚麽东西竟能在真空发出声音呢？除非是能激正反极子的东西吧。

四人循声望去时，只见那本属天美的降器，正急雷掣电般往他们激射而来，後面的是美雅女、封和北保司这叁大黑狱巨头。在这情况下，根本避无可避。

巴斯基等魂飞魄散时，方舟放开了叁人，斜冲而上，运拳全力往降器轰去。

姬慧芙等骇然大惊，要知降器本身就是无坚不摧的终极武器，又集中了美雅女叁人的力量，方舟这样螳臂挡车，岂非白白送死。

眼看拳头要与降器相触刹那前，方舟肚内的晶石闪电飞出，先一步猛轰在降器上，双拳这才再击中降器。

“轰！轰！”

先後爆起两团光雨。

降器倒飞回去。

方舟则断线风筝似地往叁人回撞过来。

姬慧芙一把搂住方舟，乘势借力飞退，以传感召唤两人逃走。

巴斯基和舒王智联手幻起光盾，往敌人印去，并急掠而退。

岂知降神器到了美雅女叁人头顶时，竟下弯绕过了他们身後，又由脚底下斜射而上，把舒玉智两人幻起的光盾撞成碎粉。

美雅女叁人则像与降器连在一条无形的线上，疾追正要逸逃的敌人。

姬慧芙低头察看方舟时，赫然发觉他正陶醉万分地埋首在自己的酥胸之间，还略仰头朝她眨了眨眼睛。

姬慧芙对他的关切，远胜过被他占了便宜之气恼，大喜下还把他搂紧了点，一种醉人的感觉，传遍她每一道神经线。

心内响了方舟的声音道：“我现在要诈死，由於我体内有直接由天美输入的反极子能量，故此比他们更有资格操控降器，虽然明抢不得，却可暗抢。最紧要我的姬慧芙宝贝把美胸慷慨点，不要把我推开。”

姬慧芙暗忖我怎舍得把你推开时，千万道由降器发出的光线，赶上了四人。

光线由四人上下四方绕过，在四周和前方织成一个把他们完全笼罩住的光网，像个袋子般把他们装进去。

舒玉智和巴斯基激光电闪，射向拦在前方光网处。

“砰！”

光网丝毫无损，反撞得四人往降器和美雅女等倒飞回去。

美雅女叁人狂喜，加速推动降神器，射出叁道激芒，分袭搂着方舟的姬慧芙和巴、舒两人。

眼看得手，方舟已作临危反扑，猛运全力，汲取边界正极子。

要知正反极子在这能量层恰好处於一种相对和平衡的状态，忽然一方的力量减弱，另一方自然此消彼长，出现一边收缩，另一边扩张的情况。

就在激芒击中叁人前，反极子暴涨开来，七人齐声惨哼，与降器同时迫到了正空间去。

七个人分作叁组，在水云星系的外空处翻腾不休，降器则绕着敌我两方疾旋不休。

下方万许公里处，是庞大若星球魔王堡。

方舟乘机大力拍了姬慧芙的粉臀一记，同时以传感着她放开自己。

姬慧芙给他乘危轻薄，不但没有大发娇嗔，还以万年罕见的媚眼壮他行色，这才放开了他。

方舟呼的一声，掠空而去，目标是刚到了他们那一方的降器。

只要取得此宝，彼消我长下，就可教一直占尽上风的美雅女等吃尽苦头了。

方舟运集心志和反极子的精力量，试图遥控降器。

美雅女叁人立时生出警觉，见降神器不但减慢下来，还隐有脱离控制的倾向，骇然下倏地聚成一个叁角阵，凌空转动起来，情况诡异莫名。

方舟眼看得手，与降神器的联系蓦然中断，心叫不妙时，降神器再电射而来，毫无友善之意。

方舟想不到自己占了距离的便宜，仍敌不过美雅女的“叁角异力”，心念电转，潜入了边界去。

降器掠空而过。

方舟下一刻出现在美雅女、封和北保司形成叁角正中处，一个正反极子形成的金轮，往叁人横割过去。

叁人大吃一，忙掣起光盾，全力挡格，暂时忘了催动降器。

方舟哈哈大笑，又消失不见，再出现时，刚好截住降器。

一这时他已认识到有美雅女叁人在，想可以控制降器。但弄点手脚总仍办得到，一指点在降器上。

与美雅女等叁人暂时失去了联系降器，呼的一声改变了方向，往下方的魔王堡投去。

舒王智等与方舟拍档惯了，见他翘起尾巴，那还不知他心意，奋不顾身往美雅女叁人攻去，务要她们不能再联手破坏方舟的好事。

美雅女叁人早不成其叁角阵，全力抵挡舒王智、巴斯基和姬慧芙排山倒海的攻势，再无力争回方舟对降器的控制。

降神器冲了五千多公里时已达至光速，化作长芒，穿入了魔王堡去。

“轰！”

光激溅！

碎屑漫飞！

魔王堡像被一个超巨型能量弹击中了般，硬给炸开了一个大缺，失去了近七份之一的体积。

降神器亦给弹了回来。

方舟本以为可直穿入魔王堡的能源中心去，把魔王堡彻底毁灭，那知道巨型战堡坚强至此。

美雅女此时刚把巴斯基震飞开去，知道若让方舟以降器对魔王堡作第二次攻击，说不定可把魔王堡劈作两半，权衡轻重下，分别发出两道激电，迫开舒、姬两女，领着封神和北保司两人，往方舟掠去。

方舟先作出战斗状态，然後潜入边界，转移到姬慧芙旁，招呼一声，四人再钻进边界，在美雅女叁人眼睁睁下溜之大吉，同叫谢天谢地。在乐土星星河都南郊临时居内，躺在沙发上的方舟不住叫痛。

姬慧芙明知他是半真半假诈颠纳，但苦思了他这麽多年，只会视这为乐趣，嗔骂声中，仍服侍周到为他按摩和输入能量，舒缓他的神经。

舒王智则坐在对面隔了张小几的沙发上，竖起拇指赞道：“兄弟你真行，果然出现了这种令女皇难以守身的情况。”

姬慧芙和舒王智均花枝乱颤地笑了起来，弄得满厅春意。

舒王智看看天色，叹道：“的确该赞方舟，虽然他自夸自擂的正反极子帝后号报销了，但却重创了魔王堡，连爆炸附近的数千门大炮都弄弯了，我看整个魔王堡的结构还会有更严重的暗伤情况。”

姬慧芙爱怜地爱抚着方舟的脸颊，点头道：“至少摸清楚了敌人的虚实，但最大的遗憾是被黑狱人识破了能量边界的秘密，至少他们可立时由那处抽取反极子能量，说不定很快就可以让晶石船在间隙内飞行了。”

巴斯基道：“主席不用担心他们会去进攻新太阳系，只要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到大叁角河系去，保证他们要立即赶回去。”

舒王智看着舒服得闭目呻吟的方舟，狠狠在他大腿了一记，痛得方舟由姬慧芙怀坐了起来，茫然看着舒王智。

舒王智凑上去，轻捏了一下他的脸颊，笑道：“我们在动脑筋，你在享

受，快给我想办法对付黑狱人和巨魔族，否则我就不让你和姬主席有独处的机会。”

方舟笑嘻嘻地伸手摸她美丽的光头，得意地道：“这个容易，只要像初见面时那么吻我，保证可想出办法来。”

舒玉智一边任他轻薄光头，一边嗔道：“我最憎人摸我的头了，为何你和巴斯基偏要做人不喜欢的事？”

方舟仍爱不释手地抚个不停，向巴斯基道：“原来你也有我这偏好吗？”

巴斯基巨目闪闪道：“那可比其他甚麽地方都性感。”

方舟奇道：“你不是说不追求肉体的接触吗？”

巴斯基微笑道：“神归精神，但当可以拥有肉体所有的感觉时，那才是真个销魂哩！”

舒玉智“噗哧”娇笑，横了仍对她无礼的方舟一眼，淡淡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方舟和巴斯基相视大笑，前者收手倒回姬慧芙的怀内，轻松地吹起哨来。

舒玉智霞烧玉颊，嗔道：“主席和大亨替玉智作主，刚才这小子力图挑起我的原始情欲。”

巴斯基开怀道：“那他成功了没有？”

舒玉智再在方舟大的腿扭了一记，柔声道：“当然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姬慧芙看著她红霞未褪的玉颊，笑得娇喘连连，辛苦地道：“玉智不用硬撑了，是怕大亨吃醋吗？”

巴斯基然笑道：“活了八万多年，还有甚麽事情看不开，何况还是我的好兄弟方舟。生命无限地延长下，缘来缘去随缘变化，乃自然不过的事，只要我愿意，甚麽滋味是体会不到的。像主席七万多年心中仍只有方舟一个人，实是宇宙的奇迹。”

姬慧芙芳心一颤，俯首望往方舟，见他眼睛正朝自己射出海漾深情，忍不停俯下去吻在他肩上。

巴斯基和舒玉智对望一眼，会心而笑，站了起来，手牵手飘然去了。

四片嘴难分难解地离了开来。

姬慧芙轻吟道：“方舟！你知不知道我很怕想起你，每次都心痛极了。”

方舟坐了起来，把她拥个结实，痛吻一番後道：“我何尝不是这样。黑狱人实在罪大恶极，害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姍姍又生死未卜，死在他们手上的同胞更是不计其数……”

姬慧芙伸手掩住他的嘴，娇羞不胜道：“今晚我们不要想那些令人愤怨的事。唉！想不到我竟会为男人动情，当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到认为你死了时，才知错过了何等珍贵的东西！现在对我来，宇宙虽有无穷尽的事物和经验，但仍及不上男女间的真情！只愿我们能热恋至宇宙的尽头，噢！你的手守规矩点好吗？我还有很多心事要告诉你哩！”

方舟停下了爱抚她臂背的手，奇道：“这时还有甚麽说话比交配更重要呢？”

姬慧芙见他又故意提起这七万五千年来多番引起争议词语，娇嗔地横了他一眼，甜笑道：“当然有，你不是对姍姍说过，有方法可使她怀孕吗？”

方舟大喜道：“姬主席肯为生孩子吗？”

姬慧芙羞得耳根都红了，但却千肯万肯地点头。

方舟心中暗喜，故作为难道：“这事并不容易，不过仍有方法做到，但一定要绝对的合作才行。”

姬慧芙无奈点头。

方舟瞪眼睛着她轻轻道：“不但身体要合作，心也要合作。”

姬慧芙跺足道：“全听你的话好了，但不是今晚，也不是明晚。要在杀了天美和撒拿旦之后才成。因为假若你有不测，我再没有活下去的意志了。”

又垂首凄然道：“若非对你的生存仍有一线希望，人早自杀了，总好过被心中的痛苦不断折磨。”

方舟感动道：“不得了！我们要立即交配才成。”

姬慧芙拉着他站了起来，往登上二楼的旋梯走去，柔声道：“你这小子听好，今晚我姬慧芙甚麽都交给你，任你处置，但明天水云系太阳出来时，一切将重新开始，你可不能恃宠生骄，再诸多无理的要求哩。”

方舟把她拦腰抱起，呵呵笑道：“那就要走着瞧了。”

姬慧芙还想说话，早给方舟封了香，迷失在滔天掀起的情浪爱涛里。黑夜更温柔了。

第十一章巧取豪夺

姬慧芙醒了过来，感受着由窗外流进来新的晨早气息和方舟那仍继续作恶、贪得无厌的手引来的舒畅感，却不愿睁开眼睛。

在当上联邦主席前，她有过很多男友，甚至只是一夕之缘的情人，尝遍男女间的痛苦和快乐、热爱与失落，最後一切由浓转淡，曾盘据芳心的影子逐一淡出，最後甚至完全忘怀了，似乎一切都属于上一个轮回的事，与今世再无半点关系。

但昨夜她又再尝到初恋甜蜜滋味。

她真不相信自己可以这样对一个男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

昨晚的美丽经验不但是超出了生理和心理水乳交融的结合，还深深地镌刻在她每一个细胞，至乎生命的基因内。

她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一刻把那经验在心灵内重组。

每个细胞都在欢呼、热舞。她感到整个人澎湃着爱人和生命力，只希望能和这热恋了七万多年的男人缠绵至天地的终极。方舟绝不是她原本设想那样只是侧重追求肉欲之徒，那使她在以前一直下意识地去抗拒他，不想被征服。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征服或被征服的问题。

方舟比任何人更懂得去爱。那是全面的爱。

由肉体的快乐至乎神的极峰，都是那麽实在。

方舟的手停了下来。姬慧芙抗议地娇吟一声，终于张开了美目。

方舟正瞠目结舌地看着她动人的肉体。

姬慧芙坐了起来，用手箍着他的脖子，重重吻了他一，喜孜孜道：“昨晚算你勉强合格吧！”又“璞哧”娇笑。

方舟瞧着她媚态横生的娇客，失声道：“勉强合格！”

姬慧芙再吻他一，俏媚地道：“不！是部满分。”

方舟何曾试过姬慧芙这么主动的向他调情，神魂颠倒下，又要去抱她，岂知一把抱空，姬慧芙早溜下床去，娇笑道：“柔顺期结束。你给我好好守规矩，消灭了黑狱人后才再准你像昨晚般碰我。”

方舟大笑道：“希望姬主席不是过分高估自己的自制力就好了！嘿！让我来为穿上战甲吧！”

姬慧芙转过身来，让美得像神物的娇贵肉体毫无保留呈现在他眼下，含情脉脉道：“你好像忘了我穿的是随意肌，本不用劳动你那双贪心的坏手。看！”

两指“得”的一声，体内随意肌的发放中心生出能量，没有半点瑕疵的肉体立给银白的戡甲遮盖了。

方舟失望得唉声叹气。

姬慧芙转了一个身，战甲变成淡黄的连身长裙，把她动人的曲线表露无遗，绰约如仙，风神诱人至极点。方舟那还忍得住，闪电扑去，搂得她的小蛮腰也差点折断了，缠绵一番后，才肯下楼。

舒玉智和巴斯基早回来了，坐在长桌处款款深谈。

巴斯基见两人春风满脸的样子，欣然道：“尊敬的姬主席，我这兄弟还可以吗？”

姬慧芙俏脸飞红道：“你何时变得如方舟般话不检点呢？”

方舟坐了下来，拍拍身旁空椅子道：“好主席！坐到我这来！哎哟！”

舒玉智伸手过来扭着他的耳朵，娇哼笑道：“我最憎似你这种的男人，占了便宜便当自己比天还大，可以向我们发号令，呼呼喝！”

姬慧芙在方舟另一边坐下，鼓掌道：“不要放手，哈！看他现在的样子多麽有趣。”

舒玉智笑着松开了手，摇头叹道：“这小子！”

巴斯基道：“昨我和小姐去侦察敌情，果然不出所料，黑狱人的二十五艘晶石飞船都恢复了活跃，显然已懂得由间层取得能源补给，其中五艘去保护外空的魔王堡，除大叁角号仍留在乐土星外，其他都在搜索我们的踪影。”

舒玉智皱眉道：“黑狱人想逼我们现身，可说是轻而易举，只要宣布在某时某刻把乐土星的人类全体处决，我们就要被迫出来和他们决一生死了。”

巴斯基道：“事实上他们确准备这样做，刚才我收听早晨的星际通讯，便说占领军在今午有重要事情公布。”

姬慧芙肃容道：“我确信他们会这样做，就算找不着我们，他们也会立即撤返大叁角河系去，以他们一向的作风，自不会对人类有怜悯心！”

舒玉智道：“问题在他们是否已掌握了在间层内飞行的能力，我相信现在只有美雅女等叁人所在的大叁角号才可办到。”

巴斯基苦恼道：“没有了帝后号，只凭我们四个人去对抗以万计的黑狱人和巨魔人，与平白送死实没有多大分别。”

舒玉智向方舟道：“喂！别只顾灌果汁！快说你有甚麽办法！”

方舟放下果汁，苦笑道：“以前的姬主席骂我，现在却轮到了舒院长，我是否天生注定要给美人儿骂的命呢？”

舒玉智嫣然一笑，柔声道：“因为你该骂嘛！”

姬慧芙叹气道：“有这小子在，甚麽紧张的气氛都没有了。唉！方舟大

爷！别忘了有千千万万同胞的生死，正操在我们手上哩！”

巴斯基道：“我倒认同方舟玩世不恭的一套，无论哭着又或笑着，情况仍是那样的，那就不如谈笑用兵了。”

方舟举起果汁道：“不愧是我方舟的知己，乾了这杯後，我们就去与黑狱人决个雌雄，只要把降器抢到手，甚麽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姬慧芙叁人同时一震，知道方舟确把握到黑狱人的唯一弱点了。

星河都表面上看来和领前没有甚麽分别。起始几天，人人都躲到地库去，但十多天过後，太阳帝国的公民发觉不但巨魔人走得一乾二净，连黑狱人也再没有在通讯系统内出现，於是躲起来的都走了出来。

在某一程度上，都反而更热闹了。各人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度日，甚且尝试以前不敢做的事，但一切仍是井然有序。

由於黑狱人禁令，天空不见飞船的影踪，交通全赖低飞的翼军。

姬慧芙驾着翼车，与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来到中心区时，交通非常繁忙，翼军不时要停下来，看灯号进退。

方舟俯看街上的行人，兴致盎然。後面的舒玉智道：“过了前面的大喷水池，就是以前水云星系的总督府，现在给黑狱人徵用了来作总部，府後的停船坪，泊着黑狱人的旗舰大叁角号，老远便可见她冒起来的庞大船身。”

巴斯基道：“这些黑狱鬼胆小如鼠，故意将飞船藏在中心处，教我们不敢攻击，哈！幸好我们只是去偷东西。”

方舟叹道：“他们的胆子确不大，我刚去查过他们，大叁角号上的二千个黑狱人均进入冥眠状态，把能量借给美雅女叁人应用，现在他们正以思感能遍搜星系的间层追查我们的踪影，就算我们变作细菌在附近的间层飞过，也想逃过他们的耳目。”

姬慧芙皱眉道：“若不能进入间层，怎样偷进舰内。”

翼车此时穿过广场，转入左方大路，总督府矗然在望，後方是比它高上叁长了六的庞然巨舰，便本是宏伟的建物竟变成了小玩意。

方舟乘机探手过去拍了姬慧芙浑圆而具弹跳力的美腿，指着左方一座伸了个招牌出来的建物道：“那不是一所餐厅吗？让我们去两杯果汁吧！”

舒玉智冷冷道：“不准离开翼车，这至少是个完整的作战单位，而且半个小时後黑狱人就要宣判这星球的极刑了。”

方舟嘻嘻一笑，手乘机拦到姬慧芙的玉腿上，来回抚摸。

姬慧芙像全没有感觉，任他胡为。

巴斯基道：“他们当会不知道方舟有反侦察他们思感能的本领，可否趁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往正空间的一刻，立即进入间层，再闪电般潜入飞船去呢？”

方舟道：“黑狱人绝不会露出这麽大的破绽，我有个更大胆建议，就是索性由反空间钻进飞船内，那就保证黑狱人想不到了。”

舒玉智道：“那不是等於自杀吗？”

方舟道：“没人比我更清楚反空间这时的情况了，我有把握挨过这段路。”

巴斯基道：“你又要抛下我们吗？”

姬慧芙颤声道：“不要！”

方舟凑过去吻了她脸蛋，笑道：“这是唯一的方法，来！我们到餐厅去果汁，待美雅女作正午宣布时，我便趁他们稍微分神的一刻发动突袭，你们

则在外面接应，乘机大杀一轮，挫挫黑狱人的锐气。”

巴斯基道：“这些根本行不通，就算降器给你吞了下肚，最後都是听他们的话多过听你的，此事怎划得来？”

舒玉智道：“而且在反空间那种狂暴的情况下，只要落点偏移几步，便可能在飞船千里之外弹出来，任你怎麼说我们都不会容你去做这种蠢事。”

方舟转过身来，由椅隙间探头过来，了舒玉智香，得意洋洋道：“问题是我有降神器作照明的灯塔，绝不会在反空间的怒海中迷途，至於大亨的忧虑亦可解决，只要我把正极子注进降神器内，立即可将黑狱人纯反极子的精能挤了出去，这事必须突如其来，攻其无备始有成功机会。天美这件宝贝我想进肚内很久了。有了它，对付起天美和撒拿旦时，成功机会将大了不知多少。”

叁人虽尚未给他完全说服，但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舒玉智叹了一口气，伸手勾着他的颈，赠以热，然後道：“你定要活着回来，否则我们叁人将因没有了你失去生趣和斗志。”正午，四人仍坐在翼车内，前方是可代表黑狱占领军的大叁角超级太空晶石战斗舰，在艳阳下闪闪生辉，美丽却带着死亡和毁灭的味道。

车内的通讯萤幕亮了起来，现出美雅女冷若冰霜，使人见之心寒的脸容。

方舟迅速吻了姬慧芙和舒玉智各一，又和巴斯基握了握手，立即消失不见。

这时他已到了反空间内去，撕心裂肺的压力使他像被投进绞拌机内鲜果，不但找不到降器的位置，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置身在甚麽地方。

反空间的压缩能量，一向与正空间来的物体存在於不同的层次，故而相安无事，只若幻象般不具任何实体。但现在是另一回事了。

彩艳的狂飙，变成一个个的漩涡，以方舟具正反极子之能，除了像被台风卷起的叶般身不由主外，一点办法都没有。此时连後悔的时间情也没有了。

任务彻底失败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保命离开。

可是在狂大的压力下，他全无停下来的方法，那等若回不了正空间去。

方舟知道死神已敲响了丧钟，猛一咬牙，尽了仅馀的气力，硬移到一个压缩能量的暴风眼中心处。

虽是停歇了下来，再无能力钻出去了，但已探察降神器所在的位置。

外面翼车内姬慧芙叁人正凝望着莹幕，此时美雅女道：“很抱歉要告诉各位乐土星居民，经过大叁角委员会的商议後，我们决定...”

叁人全身发麻，手足冰冷，心直往下沉。

方舟若成功了，这时早就该到了大叁角飞船内去而美雅女势不能继续说话。

现在美雅女神态从容，显然船内没有发生任何事那自是代表方舟已失陷在反空间。

他们苦盼了七万多年的方舟，好不容易大再会合在一起，竟这麼就完了？

舒玉智忽地一把抓着满眼情泪姬慧芙，道：“不要去！”

萤幕异变忽至。就在方舟自叹必死时，脑内剧震，能量重归体内，夫秀清的声音在心灵响起“出去！”方舟那敢迟疑，下一刻已到了大叁角号的

主控大堂内。降器在跟前“轰隆”旋动。

正极子狂注而入，顿时把黑狱人的能量挤了出去。下方的美雅女、封和北保司骇然往他望来，目瞪口呆时，降器已融入了他体内去。

方舟哈哈大笑，叁道激电，打得黑狱叁大巨头变作滚地葫芦。

夫秀清同时钻入了飞船的控制网内，打开了所有门，发动了所有自动武器系统，送入了正反极子流能，对舰内的黑狱人展开无情攻击。

外面本陷於绝望的姬慧芙叁人，先见美雅女现出惊骇欲绝的表情，才抬头望往萤幕外的上方时，已给激电打得飞出了萤幕外，欢喜得差点疯了。

还是巴斯基最冷静，见大叁角号的十多个舱门全敞了开来，猛推姬慧芙笑道：“还不去帮忙！”

姬慧芙一声欢呼，翼车往大叁角号投去。封神由地上弹起来时，方舟如影随形追至，一拳抽在他的小肚上。

封的护身罩差点给他打碎，惨嘶一声，爆起一团能量光雨，“砰”的一声撞到後方的坚壁去，再激起耀目的芒电後，才往地上掉下来。

北保司双掌推出，一黑一白两个芒球，直往方舟背脊印去。岂知方舟背脊释放出一面能量盾，不但硬挡了北保司全力的一击，还把他震得往後退抛飞。

方舟正往封神扑去，要把他彻底解决时，人影一闪，美赛天仙的美雅女横向他攻来，一指往方舟点过去。能量破空，指未至，流能已到。

方舟知道厉害，放弃了收拾封神，哈笑道：“美人儿这是否叫无影指，不若我们先亲个嘴儿。”

右手一圈，化去指劲。

蓦觉不妥，一股无声无息无形的能量流由地上传来，袭往他全身神经。

美雅女娇笑道：“若你留得全，我便和你亲个嘴儿。”

方舟凌空翻腾，避过她那死亡之指，能量由肚内的降神器送出，硬把侵体的可怕能量排出体外。两方相激，整个人火箭般撞上堂顶的能量墙，一时眼冒金星。

美雅女想不到他竟能化解，冷哼一声，追了上去。

芒虹由檀内旋卷而出，一下子把方舟卷个结实。

此时巴斯基叁人由正门杀了进来。

大亨一马当先，穿过充溢着浓烟，死气的晶石廊道，冲入可贯通上下二层的圆拱形天井去。

由於夫秀清输进动力系统的正反流能有限之极，又失去了通过降神器由间层汲取来的补充，以激光为主的内部防御系统在一轮射击後，已乏力瘫痪下来。不过二千黑狱载士在猝不及防下，被歼灭了一千二百多人，但馀下来的仍是一股庞大的力量。

此时黑狱男女战士惊魂甫定，纷纷由岗位拥出，一队十多人的见到巴斯基，立时由内置武器射出激光，骤雨般往巴斯基打过来。

巴斯基理也不理，迎着激光逆冲而去，闪电般扑入有如羊群黑狱人内，拳挥脚踢，能量激撞下，黑狱人护罩化成碎粉，人仰马翻，烂泥般往四方八面飞开去。

给他撞上的黑狱战士无不粉身碎骨，可见巴斯基的能量是何等惊人。

舒玉智和姬慧芙以密袭的正反芒流掩护他，好让他能尽展拳脚。

飞船核心处主控大堂内与方舟激战的美雅女，正以为方舟小命难保时，

忽然发觉绕缠方舟身体的能量流奇迹般消失了，刚醒悟他是以体内的降器吸净了能量流时，方舟挥手放出一道光轮，把涌入大堂来的十多名黑狱战士割成游离分子。

她心叫不妙时，方舟扑过来一把将她搂个结实，强大无匹的能量流侵体而入。

美雅女娇躯发软，与方舟一起掉到地上去。

这是她做梦也没想过的战斗方式，奇异的感觉钻到每一个细胞内去。

此时北保司回复过来，见美雅女势危，凌空掠来，一掌猛拍往刚翻到上方的方舟背上。

方舟哈一笑，弓起背脊，无可抗御的巨力狂涌而出，不但硬架了北保司一掌，还震得他冲上了堂顶，撞得能量雨漫空下，煞是好看。

美雅女得此缓冲，回过气来，硬将方舟送入体内的正极能量流逼出体外。“砰！”

两人胸腹交接处芒电激溅。

方舟被抛开前不忘探手到美雅女酥胸捏了一扞，才顺势迎往正反撞回来的北保司，当然他是不怀好意了。

此时封才定过神来，见到美雅女仍在地上翻滚不休，知道她吃了大亏，但已无暇理会，流星赶月般斜斜往方舟冲去，一团红芒透腹而出，直击方舟。

北保司则掣起光盾，格着方舟刺来的手刀。

“砰！”

光盾炸碎，北保可全身剧震，移开去。

“轰！”

封神正要乘胜追击，美雅女弹了起来，尖叫道：“全部撤到魔王堡去！”

方舟这时由地上弹起来，大笑道：“能走得那么容易？”

美雅女叁人给他打怕了，吓得聚成叁角，由面向着方舟的美雅女发出光环，猛击方舟。

方舟一拳击出，光环破碎，他也给撞得踉跄跌退，最後还收不住势子，坐倒地上。涌进来的其他黑狱人随美雅女等潮水般退出去。方舟一阵力竭，索性坐在地上。试探地叫道：“秀清！”夫秀清冷哼一声，不再作声。方舟笑嘻嘻道：“秀清！我爱，想得很苦哩！”夫秀清冷哼道：“骗了一次还不够吗？”方舟听她语气大有转机，正要再落嘴头，夫秀清已尖叫道：“天啊！是慧芙！”巴斯基先冲进来，见到方舟安然无恙，大笑扑来把他捆个结实。

夫秀清现身出来，与姬慧芙像磁铁般互吸著，尖叫著搂作一团，再不肯分开来。劫後重逢，最是感人。

乐土星急切期待的二百多万居民，不能相信地看到失踪了七万五千二百多年，差点成为了神话人物的姬慧芙出现在每一个通讯萤幕上，只见她清丽无伦的俏脸现出涟漪的亲切笑容，温柔道：“亲爱的人类同胞，我是姬慧芙，对能在这裏亲告诉你们，黑狱人的大叁角号已给我们占领了，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接着秀眸望往萤幕外，微笑道：“和我一起的还有我心爱的情郎方舟，与及最好的战友和知己，他们是大亨巴斯基和旧联邦研究所的先後两任院长舒玉智和夫秀清小姐。”

“乐土星的威胁暂时被解除了，你们可以重组政府，刚成立的新太阳联邦的援军将於六个地球月内抵达此处，而我们现在也要立即进攻外空的黑

狱、巨魔联军了，再见吧！我亲爱的人类，愿你们永远活在没有战争的和平。”

这番话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送入狂喜和热泪中，人人争相往大叁角号拥来，希望一睹姬慧芙等的风采时，大叁角号已升上半空，迅速消失在层云之後。

第十二章 远赴敌巢

大叁角号越过乐土星的月球轨道，朝星系外空飞去。

主控大堂，被连成叁角形的叁张晶石大椅，挤了五个人。

降器在大堂中心高处转动不休。

舒玉智独占一椅。

姬慧芙与夫秀清挽臂坐在同一椅子内，喁喁细语，说著说不完的话。

另一椅坐的是巴斯基，方舟则一手按着他肩头，挨在扶手处，向斜对他的舒玉智挤眉弄眼，惹得她恼道：“你这小子，这次全赖夫院长救了你，下次你若再像这次般一意孤行，不如由我亲手宰了你好了。”

方舟笑道：“凡事都应看效果，现在效果不是很好吗？又得多吻了一次！”

姬慧芙加入战团道：“这人全无害羞之心，更不懂反省，对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了。”

夫秀清唉声叹气道：“你们就可以不理睬他，可怜我还要住进他的脏脑袋内，否则就控制不了这艘只能以力量操控的飞船。唉！我要回去了。”

方舟闪电过来，抓住扶手，差点跪下，求道：“夫院长还没和我把事情说好哩！”

夫秀清幽怨地白了他一眼，道：“已给你骗了，还有甚麽好说！”

姬慧芙抿嘴偷笑，摆明置身事外。

巴斯基大奇道：“方舟你究竟生就了条甚麽命？为何这的叁人美人都以骂你为乐呢？”

叁女不住笑了起来。

方舟乘机探头过去吻了夫秀清王颊，後者只略避少许，任他吻了。

接着夫秀清消失不见，回到方舟脑内的晶片去。

大叁角号立时攀上光速，二十分钟後来到魔王堡叁万公里的远处，停了下来

二十四艘晶石飞行船在战堡上下四方结成阵势，敌对的双方遥遥对峙。

黑狱人的晶石飞船除大叁角号是全晶石的飞船外，其他晶石飞船只是外壳是晶石造成，内部结构仍是合成金属，加上主控晶石比之大叁角号上的降神器差了大量仪器，故数目虽占尽优势，实力却是另一回事。

魔王堡本是厉害之极的太空堡垒，但先因帝后号在主控大堂内爆炸，摧毁了大量仪器，接著又给降神器炸开了个大缺，内外俱伤，再无复先前之勇了。

七万多年来，人类受尽黑狱人和一众爪牙的欺凌屠戮，但方舟出世不足数年时间，就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了。

沙西族已撤底完了。

液态鬼和墨两盘龙人则元气大伤，更由於回不了反空间去，变成滞留在遥阔的太空内，有难归。

所以若能一举歼灭跟前的黑狱、巨魔联军，为祸宇宙的因素便只剩下大叁角河系的中子战星和天美及撒拿旦了。

夫秀清清通过控制网路，将外面上下飞船的情景显现在主控大堂的晶壁处，各人顿时有置身太空的感觉。

姬慧芙冷冷地看著敌舰群，道：“秀清！船上的资料库有没有有关撒拿旦和天美的资料？”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没有！但却有关整个大叁角河系的详尽资料，奇怪是核心二千光年的围一片空白，其中定有古怪。”

巴斯基这时已熟悉了全船武器的操控，摩拳擦掌道：“夫院长请说说敌人的情况。”

夫秀清这人与智脑结合的超级智能系统答道：“晶石飞船都在动力充沛的状态下，这只是从她们移动时观察出来，至於内部情况，我的扫描器完全无能为力了。”

“魔王堡则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有一半以上的巨炮不是给完全摧毁，就是熔解和出现裂痕，堡内的动力系统亦因强烈震波而受损，现在只有以前叁分之一的动能。虽然仍有强大的反击力，但凭着大叁角号超卓的性能，配以灵活空间转移的战术，已不足为虑，我们的主要对手，仍是黑狱人。”

舒玉智叫道：“看！晶石船移动了。”

姬慧芙看着这过来的二十四艘晶石飞船，道：“黑狱人难道不知道我们可由间层潜过去吗，这样全体由正空间进攻，只是将魔王堡送给我们罢了！”

巴斯基道：“北事定有蛊惑之处，我们静观其变，始是上策。”

晶石飞船不断迫近。

方舟挤入姬慧芙的椅子去，笑嘻嘻道：“还有时间亲个嘴儿哩！”

姬慧芙香轻碰了他的大嘴，凑到他耳旁没好气地道：“亲过嘴了！你给我做个好孩子，否则我再不会爱你。”

方舟笑道：“说收回就可以收回吗？刚才姬主席向全宇宙宣布了我方舟是心爱的情郎，若随便改，岂非失信於宇宙。”

姬慧芙羞嗔道：“你尽管试试看！”

巴斯基鹜叫道：“小心！”

方舟和姬慧芙忙往敌舰瞧去。

二十四艘晶石飞船全消失了。

舒玉智通过主控椅钻入控制网去，愕然道：“黑狱人逃走了！”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他们朝大叁角河系的方向逃去，真想不到他们这麼快就掌握到间层飞行的术。”

各人均大感失望，因为失去了把黑狱人这最後二十四艘飞船摧毁的机会了。

若在这交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若晶石船返回老巢，凭着那根本无法捣毁的中子战星，他们便大有胜算对黑狱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方舟等怎也不留下魔王堡这祸根在水云星系内，只好眼睁睁瞧着他们从容逸去。

姬慧芙不屑道：“黑狱人确是自私的生物，为了本身利益，就这麼把手

下出卖了。一肘撞在正对她挨贴摩的方舟肋下，娇喝道：“进攻！”

方舟苦着脸应道：“遵旨！”

下一刻大叁角号出现在魔王堡的大缺外。

巴斯基一声狂，船头的主发射火山爆发地喷出一柱红芒，烈射进缺内魔王堡横移开去，万炮齐发，数万飞弹呼啸着往大叁角号射来。“轰！”缺内传来强烈的爆炸时，大叁角号早避入间层内去。

这次再出现在魔王堡上方。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叁人全面攻击，五光十色的芒虹，激射在魔王堡上。

巨炮折断，碎屑激空，光雨横溅。

人叁角号挨了对方百多个导弹，被芒光雨笼罩全船。

方舟这宇宙最超卓的驾驶员，与夫秀清合成一体，又潜过间层到了大缺处，俯冲而下。

巴斯基狂笑声中，舰首射出一股由正反极子合成的光环，切割而去。

当大叁角号快要直冲入缺时，蓦地改变方向，斜冲往上。“轰！”

惊天动地的爆炸由缺传来。

物质被毁後的光线，由缺射出来，照亮了整个星空。

巨炮纷纷破裂。

大叁角号绕了个弯，又朝大缺冲去。

姬慧芙放出光盾，挡格了对方射来的所有飞弹。

千万球芒在光盾上爆开。

光盾粉碎时，大叁角号又到了缺，分别由巴斯基和舒玉智把正反流能投入缺内去。

大叁角号迅速远去。

“轰！轰！”以千万计的射线透体而入，洞穿了无数的孔洞，魔王堡的外壳红得像被烧的钢。

巨魔人再无还手之力了。

大叁角号再回飞过去，向已是万孔亿疮的魔王堡发出另一个正反光轮。

稍後飞船斜冲而起，下方的魔王堡爆成一团强光，再不留下半点痕迹。在接着的二十多天内，大叁角号毁掉了在附近流浪的两支液态鬼舰队，叁支墨尔盘龙人的龙蜃船队，又摧毁了两个巨魔战堡，肯定附近再没有能威胁太阳帝国的敌舰後，才往大叁角河系飞去。

各人都轻松起来，尽情享受抵达大叁角河系前安逸舒适的间层航。

夫秀清再不躲在晶片内，现身出来像真人般过生活。

这天姬慧芙和夫秀清在顶层的休息大堂坐在一组沙发上谈心事。

姬慧芙有点感触地道：“还记得当年我们把方舟擒到喜马拉雅山的联邦研究所，两个人商量该如何对付他吗？谁想得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地步。”

夫秀清微笑道：“当时去劝方舟听话时，神态便和平时很不相同，是否那时已爱上了他呢？”

姬慧芙赧然道：“我也弄不清楚了，和他一起时总是涂的，很容易动情绪，或者真是早爱上了他，只是自己不肯承认吧！到我以为他死了後，一切才清晰起来。现在联邦都没有了，我可以全心全意享受和他一起时那种种迷死人的感觉了。”

搂著夫秀清香肩笑道：“秀清是否也陷在他的情网呢？”

夫秀清白了她一眼道：“知道我是不会瞒的，但我却不能像一般可以享受和他肉体的快乐，说到底现在的我只是一种神体，感觉只是模拟出来的罢了！”

姬慧芙笑道：“但我看很享受这种模拟出来的感觉，是吗？”

夫秀羞不可仰道：“那是很羞人的事，许多时都是好像故意任那小子得逞的样子，尤其我一向都不追求男女间的情欲，心理上很难接受自己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和他真正的亲热。”

姬慧芙笑得花枝乱颤，娇喘道：“那看来是真的了，会吃我的醋吗？我倒想看看吃醋的样子。”

方舟的声音在两人后响起道：“找也想看看！”

一按沙发背，跳了过来，硬坐到两人中间去，大笑道：“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宰掉了天美和撒拿旦后，我们就去遨游宇，过些幸快乐的日子。”

姬慧芙大窘道：“你是否没有道德至乎竟偷听我们的密语。”

夫秀清更是大发娇嗔，道：“快给我们滚出去，叁天都不和你说话。”

方舟在两女脸蛋各香一，正容道：“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快到大叁角河系了，我已感觉到天美和撒拿旦的存在，他们的力量非常庞大，若我的感觉不错，圣婴快出世了。”

两女娇躯微颤，呆了起来。

方舟道：“我刚才和巴斯基他们研究过，首先是要攻破中子战星，否则有黑狱人碍在中间，我们本没法去找天美两人，希望他们都在中子战星内就好了。”

夫秀清道：“你有甚麽计划呢？”

方舟把两女搂入怀内，叹了一口气道：“所以我才要来和你们商量，由外面去进攻中子战星，只是自寻死路，渗进面呢？也和自杀差不多了，唯一方法只能是潜进战星内，先探清楚敌人虚实。”

姬慧芙冷哼道：“你又想一个人去冒险了，是吗？”

方舟嬉皮笑脸道：“不！我会带秀清去，好让她可多救我几次。”

夫秀清喜上眉梢，没有说话。

姬慧芙嗔道：“不！我要随你去；”

方舟哈哈笑道：“真好！我最爱看姬主席撒娇的了。”

舒玉智走进来道：“慧芙；让他去吧！只有他有能力扮黑狱人混进去。我也舍不得让他去冒险，但却再想不出其他办法。”

姬慧芙无奈答应了，这时她只像个热恋中的小女孩，神态可人至极。

舒玉智坐到叁人对面去，平静地道：“这是宇宙存亡最关键的时刻，假设方舟失败了，宇宙也完蛋了。”

方舟伸了个懒腰道：“我想好好睡他一觉，谁来陪我？”

舒玉智想不到在说到这么严肃的问题时，这小子仍不肯正经下来，气道：“鬼才陪你！”

夫秀清也嗔道：“你勿要妄想了。”

只有姬慧芙垂下螭首，没有作声。

方舟大喜，不理她的抗议，把姬慧芙拦腰抱了起来，消没不见。

第一章天美帝后

大叁角号由正反空间的间层弹了出来，到了大叁角河系核心处的星区去。

壮丽无匹的星空，呈现在主控大堂的上下四方，墙壁似若消失了：而他们则有如虚悬在星空间。这的星光比之任何地方更要灿烂明亮，其密集度亦非他处能及，甚至更胜其他河系的核心。

方舟和姬慧芙挤在同一张椅子，在经过了长途的飞行後，眼前正空间的景象，分外震撼他们的心弦。

大叁角号迅速达至光速，在虚空间以物体所能达致的最高速度疾飞，绕圈巡察。

在这敌人总部所在处，谁都不知道在下一刻会发生甚麽可怕的事。

舒玉智皱眉道：“中子战星到那去了？”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中子战星已离开了这，我曾搜索过近万光年的星空，仍然没有办法寻到她的踪影。”

巴斯基失声道：“这是没有可能的。首先我们应比美雅女那二十四艘晶石飞船更快来到这：其次即使他们能创造出奇迹，赶在前头与中子战星会合，并且立即溜走，也离去不了多远，怎会像现在这人去楼空的情况。？”

舒玉智冷静地道：“假若美雅女等与天美帝后和撒拿旦有超越时空的联系方法，那便可能出现无限的变数了。”

姬慧芙见方舟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微嗔道：“还不快些动脑筋。”

方舟淡淡道：“美雅女等该回来了，我甚至知道他们躲在甚麽地方。”

叁人愕然瞪着他。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自刚才由正反问层弹出来後，我便感觉到天美帝后的存在。她正默默监察着我们的动静，只要我们显现出少许想到他们藏身处的意图，保证会立即现身出来攻击我们。唉！她现在的力量太可怕了，纵使我有降神器在手，恐怕仍非她的对手。”

叁人同时色变。

姬慧芙沉声道：“天美不是与撒拿旦处於最後的结合状态吗？怎能分身来对付我们呢？”

方舟苦笑道：“但愿我能知道，但这感觉绝错不了。”

舒玉智冷然道：“他们在那？”

方舟抬头仰望上方显现出来的星空深处，柔声道：“就在大叁角河系那无形的能量核心中，中子战星也在该处。”

叁人同时一颤。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那是唯一能避过我侦察的地方，所以这推断最台情理。”

巴斯基吁出一口凉气道：“他们怎能藏在那？”

姬慧笑道：“他们本就是由那来，回到那等若回到了乡。而我们对那却是所知有限，充其量是你们叁人曾到那兜了个转，还差点难以脱身。在战略上，他们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了。”

舒玉智皱眉道：“但为何方舟会有天美正要阻止我们到那去的感觉呢？照慧芙的分析，他们理该欢迎我们到那去，好加以歼灭才对。”

方舟有点尴尬道：“我这感觉绝错不了，嘿！皆因我和天美……嘿！和

天美干了那事後，我和她之间使有着奇异的联系，故能生出精神的感应。”

姬慧芙微微一笑，俯过头来吻了他脸颊，叹道：“没有人会怪你的。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照我猜看，天美是故意发出信息，因为她不想亲手杀死你。”

巴斯基断然道：“原本由方舟潜入中子战星的方式已不再可行，因为他绝瞒不过天美的感应。既是如此，不若直闯敌巢，到时再随机应变好了。”

方舟苦恼地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可否先让我去探察敌情呢？”

舒玉智沉声道：“方舟！你可知道若我们分散开来，会更非黑狱人的对手，不如全力一搏，最多是死在一块儿，总胜过被他们分别击破。”

姬慧芙决然道：“去吧！”

方舟沉默半晌，倏地大笑道：“好吧！”

大叁角号再潜进了正反间层内去。

大叁角号全速朝河系核心飞去。

这趟连方舟的笑容都收敛了，除了姬慧芙和夫秀清外，上次叁个人失陷在银心处的经验，至今仍便他们犹有馀悸。

一旦进入了这或者可被称为『白洞』的河系核心处，谁都没有把握可以再逃出来。整个河系都被这白洞牵扯着，只从这点就可知它的力量是如何强大。

愈接近河系核心附近的星，运动的速度愈快，星体愈是密集。

夫秀清的声音响起道：“已计算出河核的引力，那相等於十亿个家乡太阳的质量。这使它有足以吞噬任何靠近物质的胃口。以核心作中心点计算，河核表面可探测到是一个绕行并慢慢向中心陷缩的热气碟，但直径却只有五光年。沿着核心的自转轴释出了可怕的能量，其机制复杂至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知识。若说银河系的银心是个静态的白洞，这大叁角河系的河核就是个醒过来的动态白洞，其重大辐射足可逐渐把河系烧毁。”

大叁角号倏地停了下来。

方舟喘着气道：“我明白了，这就是天美和撒拿旦选择了大叁角河系核心的原因。现在连中子战星都躲到了那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再出来的打算。当黑狱圣婴出世时，整个河系核心的力量都会被吸纳，当再释放时，大叁角河系会被彻底毁灭，不但破坏了宇宙的均衡力，大叁角河系还会变成史无前例的巨大黑洞，将整个宇宙扯碎，连虚空也不能免。这过程一旦开始，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逆反和改变这既定的命运了。”

巴斯基脸上血色退尽，颤声道：“那是否说纵使我们牺牲性命，仍然没法改变任何事呢？”

舒玉智沉声道：“我却有个更骇人的想法：还记得那趟我们是因误闯进一个黑洞而给送往银心去的吗？这是说河系核心的白洞贯通了河系内的黑洞。换句话说：黑洞就像白洞的帮凶手下，不断吸纳猎物，以供白洞享用。直至它由休止的静态苏醒过来，再由自己去捕食星体，那时就是河系甚或宇宙的末日了。”

夫秀清的声音道：“现在离开河系核心的势力边沿只有相等於正空间二千光年的距离，但已受到核心引力的影响，以极缓的速度被扯往河心去。我们应否先返回正空间去，好从详计议呢？”

话犹未已，异变突来。

整个大堂亮了起来，墙壁都像失去了实体，变成闪闪金芒，情景诡异

到极点。

巴斯基和舒玉智心生寒意，闪到方舟和姬慧芙两旁，严阵以待。

飞船不受控制地继续飞行。

方舟脸上再没半点血色，瞪着前方的空间厉喝道：“天美！我知道来了。”

光度仍在提升着，但他们却完全没法把握光源是来自何方。

好像每粒分子都亮了起来，眼前天地尽是使人睁目如盲的强光。

蓦地整个空间像凹陷了下去，现出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接着天美就由这黑洞穿了出来，一切回复原状时，她正俏生生立在众人眼前。

她空着黑色的长袍，美丽更胜从前，妖艳得使人目眩神迷，回是她深不可测的美目却没有半点人类的感情，使人见到便心寒神颤。

她冷冷地盯着方舟，似乎其他人并不存在，又或一点不值得她去注意。

当方舟等动程来大叁角河系时，心中早形成一个意念：就是天美正和撒拿旦在不可被骚扰的结合过程中。所以只要找到他们，趁机加以破坏，就可大功告成了。

谁想得到天美竟能亲身来对付他们。

若想得到的话，就不会这样若乘胜追击似的大模样杀来了。

姬慧芙等也和方舟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美，不知该攻击、说话，还是立即逃命。

天美冰冷的眼神忽地生出变化，现出似水柔情，轻叹道：“方舟！你实在不该来的。”

方舟呆了半晌，傻兮兮道：“想不到仍有一点未泯的人性。”

天美望往上方，淡淡道：“那是由你而来的，否则就没有圣婴这回事。”

巴斯基厉声道：“圣婴出世了没有？”

天美嘴角逸出一丝幸福的笑意，目光首次落到巴斯基身上，柔声道：“若没有你们来骚扰，他或者已出世了，可能在这一刻，也可能在下一刻。”

目光移往方舟处，凄然一叹道：“这世界没有一种爱比母爱更伟大，为了我们的孩子，天美只好忍心把所爱的男人杀了，方舟！你准备受死吧！”

姬慧芙娇叱道：“们是否躲在河核处？”

天美美目深注在姬慧芙脸上，爆闪着难以形容的动人异采，从容得像与好友话常般温柔地道：“由那来，当然是回到那去。你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生物，但能力和知识仍被局限在这一个世代，但我们至少比你们多了一个宇宙世代的经验。这使你们连和我们对抗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我们何须躲起来呢？”

方舟沉声道：“谁胜谁负？非是凭说话就可决定。若念在我们间仍有些许情意，就请告诉我姍姍丽娃的现况。”

天美对方舟确是与众不同，眼内立即涌出深刻的感情，瞧了他好一会後，轻轻道：“你最好不要问，也不要知。那样在你形神俱灭前，仍有一线希望存在神经内。”

姬慧芙的手按到方舟肩上，能量源源送进他体内；暗示他出手偷袭。

方舟的脸色更苍白了，连说了两声；『好！』

舒玉智和巴斯基同时提聚能量。只有夫秀清保持绝对的沉默，没有丝毫动静。

大战一触即发。

天美帝后的眼神又生变化，所有感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再没有半分人类的情绪。

他们看到的是一对恶兽瞧着猎物般可怕的眼神。

光度又再往上攀升，令人不明所以。方舟狂喝一声，终于出手。

巴斯基和舒玉智亦左右抢出，朝天美扑去。

天美冷静得异常，注意力只集中在方舟的攻击上。

倏地一圈金芒，以天美为中心扩展。

『砰！』扑上去的巴斯基和舒玉智首先给金芒撞得倒飞开去，接着是方舟和姬慧芙亦被一股庞大至无可抗拒的气流，像倾泻的海水般把他们冲得抛离椅子，滚过空旷的大堂地面。

众人均骇然大震。谁想得到天美竟厉害了这么多？

方舟感觉到天美正往他迅速移来，猛一咬牙，将姬慧芙横送开去，运起正反极子的流能，凝聚拳头上，弹了起来。

天美已掠至他眼前，张开袍袖，像头大蝙蝠般斜掠而起，不但避过他一拳还飞临他头顶之上。蓦地整个灼人眼目的大堂消失在没有半丝光亮的漆黑。

方舟一时间甚麽都看不到，但却清楚感到天美正往他压下来。

方舟完全把握不到天美的战略，只知若给她压着，必无幸理。

正要移开，一股大至无可抗衡的压力，像中子星的引力般把他吸扯住，想移动一根指头都有所不能。

大吃一惊下，运聚全身正极子的能量，由体内的降神器送出去，面击天美。

同一时间，『外面』的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叁人眼中所见却是方舟被飞临头上的天美以金芒把他完全笼罩至失去了踪影，心知不妙，忙拚命进击，希望能为方舟解困。

交手至今，天美凭着鬼神莫测的本领，绝对地操控了所有主动方舟四人似乎对她不能构成半点的威胁。

巴斯基把正极子的能量聚於右脚，炮弹般朝天美射去。

舒玉智则由跌落的墙脚处，贴地飞来，美丽的光头送出一股白芒，烈射天美背部。

姬慧芙撮指成刀，由随意肌的能量中心，把能量提至极限，从正面施袭，手刀照天美心窝插去。叁人不约而同用了正极子的能量，因为知道反极子对天美是根本半点作用也没有。

天美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突然旋转起来，像陀螺般快至难分虚实，龙卷风般带起一股可怕的能量流。

叁人惊天动地的攻击，立时冰消瓦解，还给带得力道卸开，身不由主地横抛开去。

『轰！』方舟与天美正面交锋，硬拚了一记。

天美大部分力量都分了去应付巴斯基叁人的攻击，但纵是如此，方舟仍要吃亏。

两股惊人的能量相击下，天美被撞得弹了起来，撞在天花板处。

方舟立足处的晶石地板寸寸碎裂。

方舟眼中回复光明，浑身疼痛欲裂，随着晶石碎粒忙往下层坠去。

『砰砰砰！』

巴斯基叁人分别撞在墙上，头昏脑胀的掉到地上。

天美发出一阵得意娇笑，纤秀的赤足一点天花板，借力如影附形地往掉往下层的方舟追去。

这时众人都知道天美的首要目标是方舟，其他人对她均为次要。

由此可知真能威胁魔种出世的人，就是方舟。

此时飞船仍在正反空间的间层内朝河心疾飞，谁都不知在那一刻会进入河核那不能回头的力场。

在那可说是天美『家乡』的地方，他们更非其对手。

『砰！』

方舟掉到地上，骇然发觉天美正头下脚上，平伸双掌，发出炫目的金色射线，穿过晶石地板的破口，往他印来。

方舟叫了一声『我的娘』後，横滚开去。

此时一直没有作声的夫秀清道：“先回到正空间去！”

方舟强忍着像给震散了的身体所传来的阵阵痛楚，斜冲而起，掠入通往船尾的长廊，一想夫秀清的话也是道理，忙把能量送入降神器，操动飞船弹往正空间去。

天美出现在长廊後方，娇笑道：“太迟了！”

双手一合一分，一股金芒以惊人的高速，朝方舟背後射去。

『轰！』

大叁角号剧烈地颤抖一下，却没法弹回正空间去。

『呀！』

方舟一声惨叫，给金芒命中背心，断线风筝般朝前抛飞。

他的护体罩全给粉碎了，一时间只勉强保得小命。

蓦地一股怪异莫名的力道紧紧吸啜着他，此时他已抵达长廊尽端贯通上下各层的空并处，正欲借势逃往上方，竟硬生生给扯停了。

方舟人急智生，送出满载正极子的降神器，向已迫至十多的天美直击而去。

『轰！』

天美与降神器撞个正着。

爆起漫天能量光雨，廊壁粉碎，强烈的爆炸，把大叁角号炸出了个虚广达数百米的大洞，更把物质化作游离分子。

方舟压力骤轻，忙往上升去。

大叁角号颤抖起来，速度逐渐攀升。

飞船终於进入河心力场的边缘区处。

第二章拼死御敌

天美凝立不动，原本亮如白昼的空间由明转暗。

她化去了降神器的正极能後，把它重新控制，并注入新的能量。

虽由於反空间的风暴，降神器再不能直接由反空间提取能量，但仍是

非常厉害的武器，不但能凝聚能量，同时把能量强化了。

她并不怕方舟能逃到甚麽地方去。

他们两人间的奇异精神联系，使方舟无论上天下地，都逃不出她的指隙。

但四人身手之高强，也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她耗用了大量能量，遂藉此机会调息以恢复元气。

这时方舟逃至空井顶端，同时发出信息，召叁人来会合。

飞船不断加速。

巴斯基等放弃了追击天美，纷纷赶往方舟处。

姬慧芙叫道：“快逃！若进入了核心，连走都走不了哩！”

天美的冷哼声似由十八层地狱的底部传入了众人耳鼓内去。

方舟紧握着姬慧芙的玉手，姬慧芙则拉起巴斯基的大手，後耆的手则连着舒玉智的手。

四人禁不住泛起患难与共的感觉。

想不到只是一个天美，就完全粉碎了他们的壮志和雄心，为今连能否保命也有问题。

确是始料不及。

大叁角号的所有出口同时张开。

他们感到天美追来了。

众人那敢迟疑，朝最近的出口全速飞去。

夫秀清的声音在四人心中响起道：“你们是否发觉到，天美并不知我的存在呢？”

舒玉智在心中回应道：“似乎是这样！”

姬慧芙心中一动道：“我明白了，因为秀清是纯正极能量的存在，不像我们般拥有反极子的能量，所以天美根本侦察不到。”

此时他们掠过出口，飞进正反间层去。

庞大的吸扯力立时使他们慢了下来，有点逆着风暴前进般举步维艰的滋味。

大叁角号则以不成比例的高速远去，当他们以为已成功撇掉天美时，这个催命的死神正单足点在反空间的终极武器降神器上，以比他们至少快了半倍的速度追来。

方舟苦恼道：“正极子已与反极子在我们体内巧妙结合起来，取得平衡，实在想不出可把反极子去掉的方法。”

舒玉智别转头望了愈追愈近的天美一眼，叹了一口气，与巴斯基交换了个心意。

巴斯基眼中射出坚决无比的神情，以心灵传感向方舟道：“方舟！我的老朋友，整个宇宙的希望都落在你肩头上了，给我们报仇。”

『砰！』

巴斯基放开姬慧芙的手，一掌拍在姬慧芙背上。

来自巴斯基和舒玉智的庞大能量送入姬慧芙和方舟体内，使他两人立即加速，炮弹般前冲而去。

方舟两人连抗议都来不及，早雷奔电闪般飞去了。

舒玉智和巴斯基的手繁握了一下，再放了开来，掉头往天美迎去。

天美的秀发冲天而起，无风自动，眼中射出骇人的异芒，显是怨恨之

极。

『呼！』

降神器由脚下飞出，发出千万道烈芒，照亮了整个正反间层。

巴斯基和舒玉智仍一无所惧的朝她掠去。

『砰！』

巴斯基双拳准确地重重击在降神器处。

爆炸性的力量把他抛飞开去，但降神器终也给他截住了。

舒玉智无暇理会巴斯基的生死，知道若不趁机拦截天美，那就要让她逸去追杀方舟和姬慧芙了。

娇躯疾移，来到天美一侧，戳指往她点去，正反极子形成的能量流，趁天美全神操控降神器的一刻，戳在她胁侧处。

『砰！』

天美的能量护罩爆起一团光雨，往下方无尽的间层虚空。

这黑狱人的皇后冷哼一声，一脚疾扫过来，正中舒玉智腿侧处，同时肉体卷射出千百道能量光柱，绕旋而来，把已给她扫得抛掷开去的舒玉智卷在其中。

那一脚早使舒玉智的护体能量剧减一半，而卷着她的能量带，则有如最强力的绞绊机般继续粉碎和瓦解她的抵抗力。

舒玉智身不由己地被光带摆布，大叫『我命休矣』。

巴斯基来到了天美的下方，炮弹般冲了上来，全力攻击，他的身体似若失去了实质，化成长虹，直击天美。

以天美的力量，仍不敢轻忽对待这强顽的对手。

降神器又来到她脚下，旋转起来。

舒玉智立时压力一轻，回复了活动的的能力。

她清楚知道这是生死关键的时刻。

巴斯基这一击可说是有去无回，若胜不过天美，就是形神俱灭的结局。

而谁都知道巴斯基仍远非天美对手。

舒玉智当机立断，掣出那可洞穿正反空间能量边界的红芒球。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巴斯基在惨嘶中抛了开去。

舒玉智亦挣脱光带，把红芒球往天美掷去，同时竭尽余力，朝受了重创的巴斯基追去。

天美一时摸不清楚红芒球是甚麽东西，但总知不会是好事，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掣起降神器，化作晶光，与红芒球撞个正着。

『轰！』

整个空间凹陷塌缩下去。

天美魂飞魄散中，反空间的压缩能量火山喷发地狂涌而出，像惊涛骇浪般把天美卷在其中。

天美这时再无暇去理会舒玉智和巴斯基两人，一声娇叱，运起降神器，送出能量，先把反空间已被炸开的缺口封闭，否则她就要给扯了进去。

恐怕只有她这深悉反空间能量的生物，才有这种近乎补天之力。

但那股释放出来的压缩能量已够她消受了。

天美一声惨嘶，勉强带着降神器，逸往正空间去。

释放出来的反空间能量，迅速波及附近间层本来平静无波的空间。

方舟和姬慧芙已逸出了近两百光年的间层空间，但馀波仍迅速追上了他们。

姬慧芙不惊反喜地传感道：“好了！玉智引爆了最後一颗洞空弹，凭她的才智，必可制造逃生的机会。”

方舟把姬慧芙拥个结实，凝起能量，抗衡着愈趋强劲的能量风暴，答道：“天美已弹往正空间去，我们要逃命就只此刻了。”

话犹未已。

他们有如浪头的小艇，刹那间被送出了柑等於正空间数百光年的距离，到能量快耗尽时，方舟奋尽全力，冒出正空间去。

方舟、姬慧芙和夫秀清叁人来到一个星系的内空处。

五颗行星绕着一个比家乡太阳大了两倍的星无休止地旋转着。

夫秀清道：“只有最外围那颗行星有实在的泥石和水分，其他四颗都是气化了了的星体。”

方舟和姬慧芙均是筋疲力尽，闻言再不答话，奋力越过虚空，朝最外围的行星飞去。

那是个令人迷惑的世界。

她不但拥有变幻多姿的人气，两颗卫星，还拥有无数的洞穴、水潭、植物和浩瀚的大海。

误打误撞下，他们竟来到这麼充满诡秘情调的地方。

这星球像家乡地球的月亮般永远以同一回朝着太阳。

朝阳的一面长满了单一种枣红色似若垂柳但却大了数倍的植物，背阳的一面却是个冰封的世界。那强烈的对比，使人分外感到生与死的分别。

他们降落在朝阳那边一处水潭密集的区域，软倒在浓荫处，泥土传来家乡地球那种熟悉亲切的韵味。

夫秀清把部分能量注入了两人体内去，现身出来，幽灵般站在一块巨石上，凝视四周星罗棋布的小潭，和沿岸而生、把软垂柳条状般触须探进水的植物。

阳光把一切都净化了。

温暖的风轻轻拂动着布满半边星球表面的怪柳树。

充盈着异星球的情调。

方舟坐了起来，望着附近一个反射阳光、像一片皎白镜面的水潭。

心中一片虚茫。

他再不知怎样去阻止天美和撒拿旦即将诞生下来的圣婴了。

原本胸有成竹的计画全派不上用场。

这趟能逃出生天，只是侥幸。

天美迟早会找到这来，那时他们只有束手待毙的结局。

姬慧芙陪他坐着发呆，显然亦有他同样的想法。

天空是一片灿烂的银白色，浓厚的大气过滤了大部分的阳光，近地平处呈灰黯的粉红色。美丽得有种凄艳的味儿。

夫秀清掠了回来，坐在他们身前，轻轻道：“振作点好吗？真不想见到你们这样颓丧的样子。至少我们要设法与巴斯基和舒玉智小姐会合。”

方舟环顾延绵无尽的怪树和水潭，想起了当年与姬慧芙在仰马星沼泽区躲避黑狱人的往事，涌起似曾相识的感觉。

富年自己想出妙计，反败为胜。

但现在却是一筹莫展。

甚至连信心都失去了，这是他自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是从最恶劣的环境成长的，怎会变成这样子消颓呢？

想到这，心中一动，思感往四方八面似八爪鱼般延伸开去。

姬慧芙移到他身旁来，俏目凄迷，微讶道：“这地方如此适合生命滋长，为何除了水和这种怪树外，完全没有其他生物呢？”

夫秀清露出凝重之色，问道：“方舟，为何你这么巧会挑中有这颗行星的星系来哩？”

方舟脸色微变道：“那纯是一种感觉，好像是这星球向我发出了召唤，心中一动，就拣了到这来。噢！不好！”

两女吓了一跳，愕然望向他。

方舟拉起两女玉手，冲天而起。

星罗棋布的水潭和无尽的枣红色怪树，流水般在下方随着他们的飞行泻逝。

由於有空气的阻力，加上他们的能量所馀无几，所以速度出奇地缓慢。

姬慧芙和夫秀清虽仍不明所以，但已隐隐感到这是与向阳那边半球生长的植物有关。但若是如此，为何方舟不索性离开这个星球？

方舟低声道：“这种怪树能吸收生物的生命磁场，像吸血鬼般把任何生命乾。这星球原本该有丰盛的生命，就是给这种怪树彻底毁灭了，我和姬主席感到意志颓丧，就是这个原因。夫院长因为是纯正极能的存在，故不受影响。”

姬慧芙骇然瞧着下方伸延无尽的怪树，吁出一口凉气道：“这种树大概可被称为夺命树了，厉害处在于防不胜防，难怪无论我如何去汲取太阳能仍感虚弱疲劳哩！”

夫秀清在刹那间分析了夺命树的物质结构，沉声道：“它们吸收生命的方式是在纯精神的层面进行，故能令被害的生物至死不觉，真是可怕。”

姬慧芙仍感到陷身在夺命树所形成的广大力场，道：“为何我们不离开这星球呢？”

方舟叹道：“我们可说是被困在这，现在间层的风暴仍鼓不休，我们若要到另一个星系，就算能达到光速，至少要一年的时间，而且天美随时会追来，所以我们定要先设法回复所有能力，否则天美只需举举玉手，我们就要完蛋了。”

夫秀清微笑道：“我看这都不是原因，而是你在打这批屠杀生命凶手的主意，对吗？”

方舟回复了一向的潇，哈哈笑道：“知我者，夫院长是也！”

蓦地增速，朝着背阳那边的半球飞去。

地势开始起伏不平，偶见高山峻岭耸出地表，形势险奇。

这边半球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天寒地冻，大地被长年不融的冰雪覆盖，构成一片银妆素的冰封世界。

在冰峰云岭中，迤逦着千万条皎洁夺目的冰流，漫溢峡谷，蜿蜒欲泻。

在两个月亮和比任何地力更灿烂的星光照耀下，冰封的天地晶莹剔透，寒光熠熠。

积雪经过长时期复杂无比的成冰过程，其千奇百怪处，确令人目眩神迷。

他们像到了一个水晶的世界，冷艳神秘得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叁人劫後馀生，目睹如此美景，分外感到珍惜。

尤其天美随时会出现，馀日无多，更是深兴感触。

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默默传达深刻的感情。

水晶般的地表耸峙着以千万计的冰峰，既像一座座矗立的琼瑶玉塔，又似一柄柄刺向星空的利剑。

在这离大叁角河系核心只有叁百许光年之遥的奇异星球，密集的恒星把宇宙强化了，灿烂夺目得像是一个醒着的梦境，形成宇宙内罕见的奇景。

飞进了这行星背阳的永恒之夜内，夺命树的威胁再不存在，方舟和姬慧芙回复了平时的斗志和信心。纵使仍未找到任何能应付天美的方法，但总不会有先前的颓丧感了。

又飞了百多公里，叁人暂且抛开迫在眉睫的大祸威胁，至乎宇宙所有生物即将来临的悲惨结局。寻得其中一座最雄伟壮丽的雪山，降了下去。

刹那间他们徜徉在地形复杂的冰峰川峡之间，冰湖冰峰，在月照下形态绚丽多姿，奇异壮观。

寒风刮过冰峡，呼啸作响，回音缭绕，分外使人印象深刻。

他们缓缓降在一个较平坦的高崖上，覆盖在河系核心的星野下，四周则是皑皑冰雪，一时心神震荡，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确是宇宙一处令人迷惑的奇异处所。

尤其想到她正被河系的白洞逐渐吞噬，更恋栈那种馀日无多的凄艳。

姬慧芙摇了摇方舟的大手，指着其中一座明显高出的冰峰道：“看！那座冰峰就像静坐在无穷的天宇中，冷然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命运，没有半点害怕，无论甚麽逆境均能傲然应付。”

方舟知她是有感而发，若不能再进入间层，他们势将被困於此，就算要到最接近的河核去，也是动辄数百个地球年的时间，若想离开大叁角河系，则更是万年计的年月。

但假若他们可进入间层去，那首先碰上的就是天美。

况且他们怎肯离开这，坐看圣婴出世把宇宙毁掉？

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处境。

夫秀清俏脸亮着圣洁的光辉，彷彿融进夜空和这以冰雪构成的世界去。

她专注地研味这被冰雪剥蚀而致陡峭险奇的山体，溜目深达数十公里的陡峭堑谷，柔声道：“天美当时以为我们定难幸免，所以透露出心中一些真切的想法。记得吗！她曾说若非我们来骚扰她，说不定圣婴早出世了，这几句话你们有甚麽联想呢？”

姬慧芙俏目亮起智慧的光芒，缓缓道：“至少有两件事，首先就是我们……不！该说是方舟的到来，影响了她和撒拿旦的结合，所以她定要除去方舟。”

方舟接口道：“其次就是连她都不能肯定圣婴任何时出世。”

夫秀清神色凝重地道：“但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天美曾神色凄然的向方舟说：这世上没有比母爱更伟大的感情，所以就算要杀死她爱上的男人，亦在所不惜。而她说这话时的神态，仿似那尚未出世的圣婴就是她和方舟生的孩子那样。唉！方舟，你知我猜到甚麽吗？那圣婴极可能就是你和天美的孩子。”

方舟剧震道：“甚麽？”

姬慧芙的脸色变得无比苍白，颤声道：“她所谓的盗取方舟的生命能，若是指此，那方舟岂非要去杀他的孩子吗？”

夫秀清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虽完全不明白天美和撒拿旦结合的细节，更不明白为何须要以万年计的年月，但必是与大叁角河系核心处那罕有的活白洞有阙，牵涉到宇宙最本源的力量。”

方舟铁青着脸，吁出一口气後，仍是呼吸困难地道：“我明白了。自天美出现後，我一直在奇怪为何感觉不到撒拿旦，以他无所不知的灵觉和力量，我们更非对手。但他的全无动静，证明了他正专注於圣婴的形成。天美则成了他的守卫，绝不容许受到骚扰或破坏。”

姬慧芙黯然道：“若那真是你的孩子，那怎办才好呢？”

方舟苦笑道：“比起宇宙所有生命来说，个人的得失算甚麽呢？问题是天美胜过我们太多了，不要说短期内我们难以回复原有的能量水平，就算在最巅峰的状态，我们仍远非她的对手。唉！现在连降神器都给她没收了。”

夫秀清断然道：“办法不是没有的，只要你能把天美的联系切断，说不定便有方法潜往河核去，否则我们就留在这神秘美丽的地方，等天美来一决生死好了。”

第叁章实力悬殊

方舟和姬慧芙在大海上自由翱翔。

整个大海都是巨块的浮冰，由高空看下去皱褶的，只见冰而见不到水。

漆黑夜幕仍然笼罩一切，但清冷的星光却使人在习惯後便有着等似白昼的感强烈的寒风呼啸怒号，摇撼着冰峰，撕扯着冻结成群的浮冰别有一番情景和感受。

夫秀清为了保留能量，回到了方舟脑内的晶片去，沉默下来似在思索着。

两人手牵手在冰海滑行，欣赏着这星球的异景。

他们已休息了十多天。

正反间层内的能量风暴正逐渐减弱，天美来的可能性亦在不增高中。

但他们仍是一筹莫展。

姬慧芙忽地叹了一口气。

两人心意相通，方舟神色一黯道：“又想起姍娜吗？”

姬慧芙点头道：“听天美的语气，似乎一些很可怕的事发生她身上，那我宁愿她乾脆死掉还落得一乾二净。”

方舟眼中闪过悲痛和仇恨的火，和他有过交往的女子，除姍娜外，辛茜娅、沙莹和红瑶等都是丧命於黑狱人之手，但大敌当前，想替她们复仇自己却是有心无力。

他方舟虽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仍非天美这经历过多个宇宙世代的可怕生物对手。甚至连她的真正实力都摸不透。

姬慧芙柔声道：“不要想了，那只是有害无益。是了！你究竟有没有找到能解除属於天美那部分的反极子能量的方法呢？”

方舟苦笑道：“除非是我死去了，否则休想可以切断那联系。那是一种精神的烙印，所以我想逃都逃不了。”

姬慧芙沉默了好一会後，低声道：“你不是想打那些吸收了大量生命能的夺命树的主意吗？为何至今仍未有行动呢？”

方舟颓然道：“早试过了，但它们的能量充盈着奇异难明的成分，吸收了说不定会有害无益。”

姬慧芙拉他坐到海面的一块大浮冰上，凄然笑道：“看来这星球就是我们的理身之所。”

方舟把她拥个结实，深情地道：“未到气的一刻，我仍不会认输的。”

忽地浑身一震，虎目亮起慑人的精光。

姬慧芙骇然道：“是否天美来了？”

方舟默默点头。

姬慧芙眼中射出生离死别的深刻感情，轻柔地道：“方舟！我爱你！吻我吧！”

方舟和姬慧芙携手卓立高崖之上，遥望着满布浮冰的茫茫海域，静候大敌的来临。

夫秀清一直保持沉默，显然是想不到任何御敌之计。

最大的问题是由於天美和方舟间奇异的精神感应，他根本跑不了。

除非能击败天美，否则就是形神俱灭的下场。

当日加上了巴斯基和舒玉智，他们仍非天美对手，今天形势之劣，可想而知。

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方舟和姬慧芙吸收了大量的正极子和太阳能，体能回复到他们原来拥有的水平，但仍不能增添少许的信心。

方舟感觉着天美的接近。

间层内的风暴尚是馀波未了，但明显地减弱了很多，再影响不了天美的来临。

无尽的冰雪和星空永远地横亘眼前，狂风萦绕不去，在这奇异的天地送命，总比间层内那灰黯而缺乏生气的虚无处要动人多了。

两人手牵手，心连心。

从没有一刻，他们感到彼此更接近和相恋。

这决战的结果，将主宰着宇宙的命运。

天美终於大驾光临了。

在高崖对开的遥阔虚空中，於沐海之上十公里许处，一道巨大的金芒切开了天幕，以先声夺人之势照亮了这雪白的世界。

光辉开始时只是烛火般一点芒光，然後突然膨胀，变成一团广及数公里的能量涡漩，把虚空裂破。

方舟和姬慧芙只能等待和观望，以最强大的勇气和斗志，一无所惧地面对眼前这无法迴避的命运。

天空就在茫茫冰上崩裂开来，上千立方公里的空气被刮向四方，掀起的气流造成冲击波震撼摇晃着这冰雪的世界。

雪崩处处，天塌地裂之势，确使人见而心怯。

两人均感到天美深浓的杀机。

『砰！』

金芒气漩下方的浮冰爆碎破裂，久违了的海水升起一束数公里高的庞

大水柱，使整个海面因突然抽空而呈现出一个碗状凹坑，其他浮冰也骨牌效应的纷纷破裂下沉。

天美正向两人展示她的决心和力量。

两人立足处的冰峰碎裂飞溅，形成一阵冰雪的雨暴，往下方的海洋，扬起阵阵巨大的海啸，情景仿似世界末日。

一时星月无光。

这冷漠的天地已被天美的凶焰替代，变成了由魔鬼操纵的地狱。

然後一切回复劫後的平静。

金芒收作一团。

黑狱人之后天美，终於现身出来。

她仍是身穿柔软宽大的黑袍，乌黑的秀发随风飘扬，衣服猎猎拂动，美得使人目眩，仿似来自仙界的女神，但两人却知这黑衣白肤的美丽外表下，藏着的是凶残的恶魔。

方舟看着她那完美得教人呼吸顿止的俏脸，叹了一口气道：“宝贝儿终於来了。”

天美面容肃穆，平静地道：“我刚才向你们展示威力，原因说来可笑，因为我妒忌了。”

姬慧芙冷哼道：“这确是非常可笑，难道不爱撒拿旦吗？”

天美静若止水的回应道：“爱并不存在於我们黑狱生物之内，那只是我从方舟身上尝到和得到的东西，亦深深为那从未有过的感觉倾情心醉。”

方舟脸色一沉道：“坦白告欣我，那圣婴是否我和的孩子？”

天美再次显现出她的人性，神色一黯，凄然道：“你终於猜着了，当我成孕後，那被贯满了你和我生命能的基因给提取了出来，送进撒拿旦的体内去，再接受他的基因和孕哺，所以该说那是我们叁人的孩子。我本已融入了帝君的体内去，只是因你的来临骚扰，才不得不抽身出来，把我孩子的第一个父亲杀死。”

方舟脸上血色退尽，狂吼一声道：“好妖妇，今天不是死，就是我亡。”

天美仰天娇笑道：“人类是否总爱大言不惭呢？但我却欢喜你视死如归的勇气。事实上只要你逃出离河核五百光年的围，我就不会再追赶你，因为我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呢！”

姬慧芙不想方舟过於激动，岔开话题娇叱道：“你们究竟把姍姍怎样处置？”

天美面容一寒，横过虚空，来到两人立足高崖外十多公的近处，冷然道：“姍姍再非以前的姍姍了，由於她体质特别，所以成了我们孩子最後叁万年的寄居体，也缩短了孩子出世时间。幸好你们再没有机会见到她，否则会比知道她死了还感难过。”

方舟怒发冲天，狂喝一声，主动出手。

两人的能量形成一团卷旋而出的灼白厉芒，由方舟肚腹处狂倾而出，刹那间冲过双方那短短的距离，重击到天美身上。

似已击中时，天美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後移数公里，接着爆起漫天光雨，落已失去了俘冰、波涛汹涌的大洋。

强裂的反震，冲得两人身不由主，倒撞在後方雪坡去，顿时又是一阵冰裂雪崩的情景。

光雨消去，降神器在天美娇躯前旋动不休，发出万道金芒。

当然是凭此可怕的武器，硬挡了两人全力一击。

方舟拉着姬慧芙，冲破压下来的冰碎，来到与天美遥对的空中，眼中寒芒烁动，显是动了真怒。

天美油然道：“我的小情人啊；你难道不知人家很珍惜你这生命最後的一段光阴吗？我之所以能狠心杀你，皆因你的死亡，只是早晚间事，当孩子出世时，河核的能量将出现宇宙前所未有的能量突变，贯穿正反空间的力量会以万光年计的速度扩张，把宇宙变成能把一切涵盖在内的溶炉，正反空间不断膨胀和塌缩，把一切脆弱的生命和物质毁灭，恒星被扯成空无，因为原子核都消失了，物质被拆解成一种均匀的基本粒子汤。那过程快得只是眨几下眼的工夫，时空的阻隔再不复存，然後那动人的一刻就来了。1 方舟和姬慧芙听得忘了动手，目瞪口呆地瞧着这毁灭宇宙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天美油然神往，充满憧憬地继续描述那『最後一刻』的来临，柔声道：“然後宇宙突然以我们孩子为中心塌陷下去，温度则没有止境的往上狂升，每颗恒星都变成一个黑洞，代表着以亿亿计的时空终极，以惊心动魄的速率互相兼并，生出的重力，改变了时空的曲率，到我们孩子的力量变成无穷大时，连最细微的夸克粒子都不再存在，宇宙才真的完蛋了。届时生命和物质首次化成没有任何形式实体的纯能量，空间时间荡然无存，宇宙千亿年的历史，连半丝记忆都留不下来。然後我们将以那核子为依附，超越这层次的宇宙，刹那将变成了永恒。”

方舟吁出一口凉气道：“超越了这层次的宇宙又怎麽样呢？”

天美道：“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就像一条永远生活在地底的小，怎知外面世界的有趣和美丽。我们曾经给困在反宇宙度过了以亿亿年计的痛苦岁月，再不希望多来一次，为了自由，甚麽险我们也愿意去闯。所以我虽然深爱着你这小情人，但仍要毁了你。此起上来，爱情实不能算甚麽一回事了。”

降神器缓缓移往她头顶的上方，发出的射线把她笼罩在内。

天美的双目亮了起来，像两个金黄的小月亮。

冰冷无情的感觉，弥漫在天地间。

那是黑狱人的感情。

夫秀清仍是出奇地沉默。

而明显地天美觉察不到她这纯正极子的存在。

方舟和姬慧芙交换了最後一个眼神，传达了历经了七万多年的深挚情意，两手分了开来，横掠开去，斜绕进击。

天美冷哼一声，倏地消失不见。

蓦然空间塌缩下去，变成一个无底深洞。

方舟和姬慧芙只感一股无可抗拒的吸吸力，把他们扯得身不由己往这在虚空形成、令人莫名所以的深洞落下去。

早知天美厉害，但仍想不到她真正的力量可怕至此。

美雅女等叁大头头加上所有黑狱人，都及不上一个天美，尤其当她动了杀机的时候。

方舟关心的却是姬慧芙，顺势加速，往姬慧芙冲射而去。

大海冰峰和星空被绝对的黑暗代替，剩下就是一个漩涡深进的能量黑洞。

方舟凭感觉追赶姬慧芙，眼看就要抓到姬慧芙往他伸来的玉手时，异变又生。

凹陷的能量突然膨胀，无可抗御的巨力由黑洞的中心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裂岸惊涛地冲击在两人身上。

他们同时惨哼，分两个不同方向抛飞开去。

天美又回复了先前的模样。

天美现身原处，右手平伸竖直食指，指尖上是金光万道的降神器。

『砰！』

方舟撞在一个冰峰处，运着被他撞碎的冰壁滑了下来，深埋在雪堆，全身乏力，动弹不得。

隆隆之声不绝於耳，雪崩处处，声势惊人。

姬慧芙则掉进海洋去，沉没不见。

只一个照面，两人已是一败涂地。

天美移到方舟埋身处，张口一吹，冰雪像麈屑般散飞四方，露出狼狈不堪的方舟。

方舟勉力爬了起来。

天美眼中射出伤感的眼色，温柔地道：“我可爱的小情人，你横竖难逃一死，就死在我手上吧；我实在舍不得让任何其他力量来毁灭你。”

方舟作了自我检查，发觉能量只剩下一半，由此可推断姬慧芙的随意肌也完蛋了，说不定还受了重伤。

苦笑道：“我可爱的宝贝儿，对我真好极了。”

天美的美目分别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深沉地叹了一口气，降神器像有灵性般弹离指尖，旋转着往方舟缓缓移去。

庞大的压力笼罩着方舟。

方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抖擞精神，全力射出两股正极子凝成的流能，同时潜进了间层内去。

岂知天美比他更快捷，竟早了一步抵达间层，一指往他戳去。

方舟叫了声我的妈，知道若不使出最后一招逃命绝招，立刻就要送命。狂喝一声，潜进了绝不该进入的反空间去。

狂暴的压力，在把他卷走绞碎前，方舟移动了数寸，再弹回正空间去。

由於有了应付反空间风暴的宝贵经验，这连天美也办不到的事，给他奇迹般完成了。

下一刻他出现在海洋冰寒彻骨的至深处，搂接着缓缓降下的姬慧芙。

这心爱的玉人秀眸紧闭，失去了知觉，幸好只是受到震和能量损耗过巨，仍然坚强地活着。

天美现身前方，冷冷注视着他。

金芒照亮了起伏不平的海底，照得叁人纤毫毕见。

方舟默默吸收着海洋的能量，深情地看着怀抱令自己刻骨铭心的美女，隐隐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姬慧芙了。

四周的海水旋转起来，由缓转急。

方舟奋起余力，破开间层，将姬慧芙送了进去。

姬慧芙在间层内迅速远去时，方舟潜进了海床内，透过坚，逃往另一边满布水潭和夺命树，永远阳光充沛的世界去。

第四章神伤断魂

眼前一亮。

方舟破土而出，由一个水潭冲天而起，来到阳光漫空的大地上。

万仞雪峰，冰结大洋，已被生机洋溢、无穷无尽地延伸、远接苍穹的夺命树替代。果如所料，天美立在一颗夺命树之巅，怀抱降神器，正先一步在恭候他的大驾。

方舟连捉迷藏资格都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方舟会把夫秀清与姬慧芙一起送走，可是却给夫秀清默默拒绝方舟叹了口气，落在一块巨石上，坐下来笑道：“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那使虚空一缩一涨的奇招，至少耗用了四分之一的能量，但仍未能把小弟杀死呢。”

方舟一边说话一边收摄生命磁场，以免给夺命树窃走，同时暗暗观察天美生命磁场的变化。

天美强大的生命磁场，比先前黯淡了少许，证明她因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竟忽略了夺命树的危险性。

当然！夺命树若要夺天美的生命，再来个万亿年亦办不到，但却影响她的情绪，特别是她人性的一面。

果然天美有点意兴阑珊地道：“你最可恨处就是死到临头，仍是得意洋洋。唉！但人家却偏爱你这副性格。我确是耗用了部分能量，但你却更是不堪，若我再出手，你估量还可留得小命吗？”

方舟暗祷她千万勿要立即动手，胡扯道：“若真急着我们的一夜恩情，大家又有了核子，可否答应我一个请求呢？”

天美黯然点头，生命磁场的光采再减两分。

方舟知道成功勾起了她的人性，使她更感生命的灰黯和索然无味，压下喜意，柔声道：“可否看在我的情面上，放过他们叁个人呢？没有了我，他们根本到不了河系去。”

天美幽怨地白了他一眼，怅然道：“这事全由帝君作主，而且美雅女他们的船队快回来了，基於两族的仇恨……噢！”

方舟大吃一惊，知她发现了自己的诡计。

说真的，他并非想凭藉夺命树反败为胜，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的希望只是能在临死前做反扑的一击，可对天美造成较严重损害，使她不能追上姬慧芙，加以杀害。

天美双目厉芒烈射，环顾周围的夺命树，秀发无风狂拂。

方舟早蓄势以待，知道此乃唯一的良机，凝聚全身能量，冲天而起，炮弹般往天美射去。

天美盛怒下，能量传入脚下的夺命树内，再由其盘结交错的根往四方八面传开去。

方舟脚才离地，整片可见的土地已龟裂开来。

夺命树纷纷连根离地弹起，树折枝碎。

天美往正化作芒光，不顾己身以一个自杀式姿态朝自己射至的方舟望来，怒叱道：“可恶！”

此时方舟只是离她不足十公尺的近距离了。

夺命树的碎屑遮天蔽日中，天美狠下心肠，发出她自得人形以来全力

的一击。

她是真的爱上了方舟，这才一直留有馀手，还和他玩你追我逐的游戏。

但这刻她猛下决心，把对夺命树的盛怒顺势转移到方舟身上，痛下杀手，务求结束这段注定结局悲惨的苦恋。

『轰！』

地动山摇。

能量在降神器和方舟的双拳间爆出一团芒。

整个空间塌缩了下去。

夺命树的碎屑化成游离分子。

能量刺入大地，使整个星球受到像千万个地震的打击，抖动起来，在似给小行星撞击般沙石激溅中，现出个十多公里深的巨坑。熔岩像泉水般喷射出来，山丘石块则若棉絮被扬开抛掷一旁。

数百万吨的岩石被气化了，更多的石块飞溅而起，抛往太空，形成一阵阵的岩石雨。使这星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阳光给完全遮掉了。

能量交击下产生数十亿流星般爆闪不定的芒，焦灼的高热使两人所处的这边星球成了人间炼狱。

『轰！』

近乎不能摧毁的降神器爆成一团芒。

天美一声闷哼，被能量撞得往外抛掷。

她绝想不到方舟死前一击如此厉害，连降神器都吃不消而毁掉了。

但她却清楚知道方舟已形神俱灭。

因为七万多年来，她还是首次失去了与方舟的精神联系。

她退往一个高山之下，凝神注视着芒光消去，尘屑缓降，除了溶岩滚流外再无一物的大地，泪水不由自主般狂涌而出。

再见了！

我的小情郎。

下一刻她潜进了正反间层去。

她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离开这伤心地，回去等待孩子的出世。

那是她唯一和方舟的联系了。

方舟确曾形神俱灭，但那只是万分之一秒的时间。

他不愧是人类最超卓的战士，在最恶劣的下风，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送走了姬慧芙，又把天美引到夺命树的无形陷阱去，然後把握千载良机，趁天美分神的刹那，发动自杀式的反击，完全没有半点保留，以命搏命。

以天美之能，不但损失了降神器，也受了不轻的伤，致不得不立即溜回河核降神器爆炸性的能量，使方舟肉身和精神同时分解，变成没有意识的粒子。夫秀清所居的晶片亦遭到同一命运，同时云散烟消。

不同处只是夫秀清一直作好准备，等候这决定性一刻的来临。

没人比她更深悉方舟的肉体结构和情神烙印。

就在方舟形神被震散的一刻，她凭着正极子形成的超然於天美侦察之外的灵体，以正极子的力量抓着离散的有形无形粒子和烙印，把方舟重组出来，再把他送进间层，移到早拟定好的那星球另一边的一个冰窟。

由於她把所有能量都送了给方舟，又失去了作为身体基地的晶片，完

成了这么复杂的动作後，立时消殒死亡。

更由於半点不剩，即使方舟都无法始她复生了。

这是唯一切断与天美联系的方法。

就是至死方休。亦只有这个方法，方舟才有少许机会潜进河核内破壞黑狱人毁灭宇宙的阴谋。

夫秀清智慧超凡，想到了这唯一的办法。

为了方舟，为了人类，为了宇宙所有的生命，她义无反顾的献出宝贵奇异的生命。

方舟由半空掉下，跌在坚冰上，昏了过去。

十个地球天後。

他的意识回复过来，立时清楚把握发生过的事，因为夫秀清把整件事同时刻在他记忆细胞内去。

方舟茫然坐了起来，身体充盈着正极子的能量。

热泪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

他强烈感觉到夫秀清死前向他送来深切的爱意。

秀清死了。

慧芙则生死未卜。

他忽然感到生命再无半点意义。

在这深邃曲折的洞穴，隐有潺潺水流淌动的声音，伴着来自洞顶滴落的融水声，『叮咚』作响，回音缭绕间，他却涌起生不如死的感觉。

他再感觉不到天美和他的联系。

秀清的智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敌人不但以为他死了，更因正极子与黑狱人的反极子乃截然不同的两种柑反精神体，所以由这刻开始，连无所不知的撒拿且都侦察不到他的存在。

他可说成了个能隐身的超人。

霎时间又担心巴斯基、舒玉智和失去了反抗能力的姬慧芙。

由於他们体内的反极子，使他们势将成为网中之鱼，无法逃过黑狱人的追捕。

犹幸天美暂时该是失去了活动的能力，但只是那正赶回来或已赶回来的美雅女等黑狱大军，已远非他们叁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内能应付得了。

这十天并不是白躺的。

在夫秀清的安排下，他这十天吸收了大量的太阳微子和正极子，力量虽仍略逊从前，但由於纯是正极子，等若脱胎换骨，更能抗衡黑狱人来自反极子的能量。

反极子物理上是攻击性的：而正极子则充满保护的特性。

而他比黑狱人更优胜的地方，是他深明反极子的特性，而黑狱人则对正极子所知有限。

方舟勉强振起精神，站了起来。

冰窟内到处都是玲珑可爱的冰钟乳，小的像竹筍，大的石立柱，琳琅满目，比比皆是，有若垂挂的银链。

方舟折了一截冰枝，放进口。

当冰水流进胃内时，他拭掉热泪，一声悲啸，潜进了正反间层内去。

目的地是大叁角河系那隐藏着这宇宙最可怕的两个生物的凶地。

只有轰烈战死，才对得起夫秀清恩赐给他的生命。

间层的风暴已无影无踪。

在这了无生气的灰黯空间飞行，方舟分外孤寂。

他只能强压下因秀清之死而来的神伤魂断，抛开对姬慧芙等的思念，甚至姍娜的悲惨命运，否则他连往河系核心的斗志都会失去。

撒拿旦和天美或者并非想像般的强大。

支持他这个想法，主要有两大理由。

首先是黑狱人不须辛辛苦苦的东征西讨，扫荡以人类为主的反对力量，而是索性坚守一隅，因为要找他们已非易事。

由此推之，他们是极害怕给人破坏。

假若撒拿旦又或天美在正常状况下，怎会害怕给任何人或生物破坏呢？

强大如火之祖、植物之祖、水之母、肉身神等，不是被击败，就是躲起来，其他就更不是对手了。

可知他们定有个脆弱的时间或破绽，那就是他方舟唯一可反败为胜的机会了。

第二个理由是天美在正与撒拿旦结合的关键当儿，仍要抽身来杀自己，就可知若方舟闯入河核去，确可威胁到圣婴的成败。

现在这以河核为中心，在五百光年的围内，已被黑狱人画为禁区，任何生物闯进都会被杀死。这该是撒拿旦亲下的命令，连天美也不能作主。可知黑狱人对河核的保安紧张到甚麽程度了。

唉！

慧芙他们究竟到了那去呢？

想到这，禁不住大骂自己糊涂。

思感延伸。

探索间层和外面星光灿烂的奇异世界。

不片晌他捕捉到叁艘横过两光年外正空间的晶石飞船。

方舟心中一震。

美雅女的黑狱人大军终於回来了。

姬慧芙、巴斯基和舒玉智显然亦陷於非常危险的处境。

方舟改变方向，朝敌舰投去。

方舟由间层弹了出去，来到其中一艘晶石飞船的资料储藏库内。

飞船虽有封闭反空间的能量阻隔，但却一点余何不了精通反极子的方舟。

像大帝号和大叁角号那样，在这长、阔、高均达五十米的方形空间，以万计的储藏记忆球在自由浮动，有若微型的宇宙。

电光在圆球间闪电般不断亮起来，显示黑狱人正不断由圆球攫取宇航所需的资船上并没有像美雅女那种厉害脚色，这叁艘都是长达八千米的元帅级晶石飞船，每艘船只有二百多人，那在正常编配的数量上显然是不足够的，可见在自己重出宇宙後，打击得他们多麽惨重。

黑狱人的光辉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现在只能苦守着这区区纵懂一千光年的星区，害怕给人破坏他们的美梦。

没有人觉察到方舟的存在。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若能从资料球找到有关河核的秘密，黑狱人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方舟升了起来。

开始进行窃取和复制的程序。

再无暇思索这叁艘晶石飞船要到甚麽地方去，又或要进行何种任务了。

第五章移花接木

叁艘元帅级晶石太空战舰，经过了片刻的间层飞行後，返到正空间去。

星空中布满了黑狱人的晶石飞船，止展开对一个拥有十五颗行星的星系的封锁和探索。

最惹人注目的当然是重新落入黑狱人手上，长达八万米的超级晶石太空舰大叁角号了。

它除了在天美与方舟等剧战时损毁了一些结构，大部份的设备和系统均完好无恙。经黑猎人以普通合成金属修补後，配上一方後备的巨型主控晶石，虽稍不及原先的降神器，但已回复了战斗和飞行的能力，再次成为黑狱军团的帅船。

刚回来的二十四艘元帅级晶石飞船全投进这趟搜索敌人的任务，对这星系的每个行星展开钜细无遗的搜索。

在大叁角号的主控大堂中，一个直径达二十米超巨型晶球，正缓缓在堂心转动现在没有人能提取反空间的压缩能量加以应用，但这晶球本身蕴藏的能量，已足够应付一般的在务了。

反空间的风暴，受损害最大的自然是凭反空间起家的黑狱人了。

他们退守大叁角河系，实是明智之举。

犹幸黑狱人储有大批压缩能量导弹，否则连战斗力都要失去。

美雅女等那趟被方舟夺去大叁角号，舍下巨魔族仓皇逃遁，实是迫不得已之举。

美雅女等当然不会因出卖战友而後悔，再没有生物比黑狱人更自私和仇视外人。

情报雪片般的送到大叁角号上的资料库内，舰上二百多名黑狱战士忙碌地工作着。撒拿旦和天美以下的叁大巨头，坐在他们的主控椅内，讨论和分析手上的资料。

由於以为方舟死了，叁人都轻松起来。

北保司道：“我们已搜索过近百个星系，看来眼前的『仙人星系』藏敌的可能性最大，尚未到这时，我已有这种感觉。”

美雅女道：“完成了这趟在务後，我们该可安心等候圣婴神圣的诞生。先不说宇宙没有敢挑战我们的力量，根本上能忤间层旅行的便没有多少种族可以办到。”

封砢道：“方舟这死鬼确把宇宙闹个天翻地覆，改变了一切。幸好帝后亲自出手，去了我们的心腹大患。现在巴斯基等已成网中之鱼，只有待宰的份儿。”

美雅女忽地沉吟不语。

北保司怪笑道：“美雅女不是在怀念方舟吧！”

美雅女王脸一寒道：“不要胡言乱语，只是我刚才生出奇异感觉，似乎

有人刚潜入我们的船上。”

封神和北保司立时色变。

美雅女下令道：“立即彻查，想不到巴斯基他们会变得像方舟般那麽厉害。”

此时方舟藏身在晶石之内，正听得高兴时，竟给灵敏的美雅女发现了踪影。

但他却一点不担心会给敌人发觉。

当美雅女等的目光扫描晶石时，他已先一步躲进了间层去。

他正极子的存在，是黑狱人的精神思感所探测不到的，除非是正面遇上，否则他便可无形无迹，来去自如。

他复制了刚才那艘晶石舰的所有资料，现在对这星区甚至中子战星本身的情况均了若指掌，可是对河核的了解，却只限於一条进入的能量通道。

至於通道本身的确实情况和通道另一端的情景，却仍是一无所知。

富然；比起以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很想探索巴斯基等是否藏在这星系内，但却怕给美雅女等发现。

刚才他就是试图以思感能搜索星系时，便引起美雅女生出感应，发现到他的入侵。

若能解决美雅女就最理想了，只不过叁人中却数她最厉害，正面交锋，要收拾她仍很困难。若有北保司和封神和她联手，自己还是败亡居多。最糟是若天美知他未死，他便有难了。

胡思乱想间，封神离开主控大堂，显是要亲自去指挥搜索飞船的在务。

当思感侦测不到敌踪时，唯一的方法就是逐分逐寸的去查察。

美雅女奇道：“除了方舟外，谁可以这样潜进舰上，又能躲过我们的感应呢？”

北保司皱眉道：“宇宙这麽大，我们又处处都是敌人，实在有太多变数和可能性了。”

方舟此时灵机一触，穿过了封隔间层的能量网，移了两寸，再返回舰上时，已来到了正在长廊上掠动的封神背後。

方舟神不知儿不觉的紧蹊其後，待他来到一个贯通上下各层的方井处，才电掣而前。

若是正式交手，方舟想制服封神，没有一番恶斗，休想办到。

凑巧此刻封神的精神完全集中在搜索敌踪上，又不能对方舟的正极子存在生出感应，故而难逃大祸。

方舟不敢运动能量。因为只有当正极子在静态时，才能避过黑狱人的精神感应。

任何能量的运动，例如刚才的思感侦测，又或攻击的动作，均会使高明如封神等的黑狱人惊觉过来。

所以正极子只有在内敛的情况下，才可匿迹藏踪。

假若方舟一拳将封神打死，虽了结了敌人，却绝瞒不过美雅女他们。

而且由於封神有无时无刻不保护着他的能量护罩。恐怕打他十来拳仍未能置他於死地。

不过方舟却另有他的妙法。

当封神往方井上方升去时，方舟鬼魅般欺身而上。

若换了黑狱人全盛时期的大叁角号，封神身旁最少会有几个黑狱战士

随行。

可是在接连的惨重伤亡下，剩下来的黑狱人全要忙於操纵舰上和各类仪器，使这艘庞大飞舰的人手少得不够分配，更为方舟制造了这难得的机会。

方舟两手十指箕张开来，往封神的脚踝抓去。

封神终是出类拔萃的战士，因空气的变化生出感觉，骇然下望时，全身剧震，一时间竟忘了反应。

若是来的是巴斯基、舒玉智，又或姬慧芙，甚至从未见过的生物，他也不会如此吃惊，心神失守。

封神虽是强横的黑狱人，但因占用了人类的身体，故也拥有了人类的情绪和天性。

他一面深信方舟已死去了，骤然见到了不知是人还是鬼的方舟，不魂飞魄散才是奇事。

就因这麽刹那的分神，方舟已抓住他的脚踝，也决定了他的命运封神只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回过神来，正自不惊反喜，暗忖只要拖上一刻，便可通知其他战友来收拾你了。

无论方舟如何厉害，自己总可抵挡他一段时间。

念起力生。

庞大的能量火山爆发般由被抓处往方舟送去。

同时发出召唤的信息。

这些可在电光石火的短暂光景完成的意念和行动，仍快不过方舟动作。

倏忽间，封神发现自己竟来到了能量风暴正肆虐逞凶的反空间，攻击方舟的能量却全被他吸纳了。

而方舟已消失不见。

封神这趟才真的是魂飞魄散。

一卷狂飙卷了过来，将封神带往反空间无尽的深处去。

现在就算天美在场，恐都挽回不了他的小命。

方舟回到大叁角号时，摇身一变，成了封神，还以由他身上得来的反极子能量，包裹着自己的正极子。

最妙处是适才趁封神在反空间叁魂不存、七魄不整的一刻，扫描了他的精神烙印，再在自己的精神上复制出来，保证如假包换，可瞒过美雅女和北保司，至於撒拿旦和天美，他就不敢担保了。

方舟装模作样的大搜一轮，乘机了解和熟悉飞船上的人员和新设备後，回到主控大堂内去。

美雅女和北保司都瞪着他，弄得他心中暗在发毛兼打鼓。

坐回控椅内时，他模仿封神的神态和语气冷哼道：“美雅女定是神经过敏了，甚麽都没有。”

北保司沉声道：“刚才发生过甚麽事？我们突然和你失去了联系，虽只是眨眼功夫，仍是前所未有的感觉。”

方舟心叫不妙，想不到叁人间竟有这种微妙的精神联系，这会是愈说愈暴露破绽的事，索性大讶道：“竟有这种情况，此事定要调查清楚才行。”

美雅女淡淡道：“或者是因圣婴快将出世，所以河核内释放出特异的能量线，才造成这种种情况，我们不要疑神疑鬼了。方舟已完蛋了，我才不信其他人能威胁我们。只是正如天美帝后吩咐，小心点总是好的。”

就在此时，一道紧急信息由晶石送进叁人的主控椅内，再传入叁人的

神经裏。

終於找到敌人了。

包括大叁角号在内的二十五艘飞船，据守在这拥有十五颗行星的星系所有战略要点，任何人若要由正空间甚或间层离开，势难逃过飞船的追捕。

除非像翼女那种以躯体为作战单位的战术，又或如肉身神本身就是飞船，最厉害的战士仍远非有强大护罩的太空舰的对手。无论速度和火力上都相差太远了。

所以假若巴斯基或姬慧芙真是藏身在这星系内，确是插翼难飞。

大叁角号飞临最庞巨的第七颗行星上，美雅女、北保司和方舟叁人则通过壁上的显像，像透过视野舷窗般观察这外表了无生气，满布陨石坑洞，比家乡地球大上叁倍的行星。

整个看来，这颗行星是不规则的卵圆形，地势起伏得很厉害，险峰像一把把利剑般直指天空，在没有任何人气的情况下，只见山岩间充满裂罅，峻陡峭，弥漫着凄凉荒寂的气氛。

北保司冷然道：“我们虽然不能利用反空间的能量把这荒星毁掉，但只凭手上的压缩导弹把整个星球炸裂，那时还怕他们不钻出来吗？”

美雅女蹙起黛眉，显然不同意北保司的方法。

方舟忙道：“若我是他们，大可通过间层溜到另一颗行星去，那我们只是虚耗了大量的导弹。除非我们打算把所有行星都摧毁，否则……”

美雅女打断道：“封神说得对，我们手上的压缩导弹已所馀无几，犯不着为这几个人付出这麼大的代价，谁知道还会不会再有敌人来袭。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足够的战士，到下面去把敌人干掉，只要我们缩小包围网，封闭间层，那敌人迟早也逃不过我们的掌心。”

北保司微笑道：“我已感觉到敌人的存在，让我去吧；只要给我一队精锐的白盔战士，包保可完成在务。”

方舟吓了一跳，暗忖这还得了，忙道：“北保司可不能抢夺了我这份乐趣，当年他们炸了我那太空基地的大仇，我还没有回报呢！”

美雅女笑道：“你们一起去吧！他们均非易与之辈。至於封锁逃路，就由我负责，你们可以放心了。”

布好天罗地网後，方舟和北保司各领着一队五十个装备完善的白盔战士，离开大叁角号，往行星飞去。

这些白盔战士本是撒拿旦的亲兵团，是黑狱军团内最精锐的分子。

当日方舟利用火之祖毁掉大帝号时，白盔战士死伤殆尽，现在只剩下二百多人。

他们藏在雪白色的强化合金盔罩内，面盔上嵌了一力能提取反空间能量的小型晶石，现在由於反空间的变异，此时当然作用已消失，只能作个样儿吧。

他们的武器份别装在左右肘上，可发射集束光和微型压缩导弹。

这些外置武器，现在只有导弹可用。

他们均不能像方舟又或美雅女般可在体内储存庞大的能量，又可从空间或太阳吸取新的能量，一旦晶石失去提取反空间能量的作用，实方自是大打折扣。

现在黑狱人的飞船动力只是来自一向储存的後备能量。

像这批战士出发前，便要先由飞船的能源中心补充能源，否则不但护

罩无效，连飞行也会有问题。

由此可见，方舟制造出这场反空间变异，实大大削弱了黑狱人的作战能力。

方舟透过传讯器向北保司道：“我由背阳的一面开始搜索，你则由向阳的一边进行，大家保持联络。”

北保司一声晓得，领着队员，绕往星球的另一边去了：方舟往星球俯冲下去时，大感烦恼。

藏在星球内的不是巴斯基和舒玉智，就是姬慧芙，自己怎办才好呢？

他好不容易才令黑狱人相信自己死了，若此刻出手救人，定要暴露身份。

最头痛是就算加上了他，也绝敌不过二十五艘晶石飞船。

只是大叁角号上的美雅女和二百多名黑狱战士联起来的力量，已非他们所能力敌。

上次之所以成功，皆因取得他们的降神器，这次却没有这优势。

最怕是再惹来天美，那就更糟糕了。

方舟大动脑筋时，已领着五十名白盔战士到达峰峦突起、岩山嶙峋的星球地表上。

四周是延绵无尽风化了的巨岩险峰，似若自天地初开以来，星球就是这个模样，使人生起浩渺冷漠，甚至乎有万念俱灰的感觉。

在灿烂的星光下，在乱糟糟、一团团黑漆的坑穴、暗淡的平面和深陷的峰谷中，使人连真实的形状也分辨不出来。

方舟忽地强烈想着姬慧芙。

希望她已和巴斯基及舒玉智会合，那麽纵使暴露身分，也务要使她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在目前的情况下，干掉一个就是一个。

而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北保司。

打定了主意後，再不犹豫。

思感延伸，同时领着身後的糊涂兔，钻往其中一个凹坑去。

第六章起死回生

巴斯基和舒玉智确是藏身在这星球上，还有尚未复元的姬慧芙。

那日当天美被迫离间层时，舒玉智赶上了巴斯基，及时离开了间层，就近躲在一个星系内。

休养了一段时间後，当间层反空间风暴逐渐消散，他们进入间层，朝那日把方舟送走的方向搜索过去，最後找到了昏迷的姬慧芙正在间层内无休止地飘流着。

两人又再找了一会，仍没有所获後，只好把姬慧芙带到这星系内，加以救治。

两人心情之坏，实在不用说也知是如何恶劣了。

叁天前姬慧芙才回醒过来，逐渐记起昏迷前的情况，也把他们推进绝

望的深渊他们虽对方舟很有信心，但天美实在太可怕，太厉害了。

接着不时有黑狱人的晶石飞船来回搜索他们的行踪，逼得他们只有躲在这，等候姬慧芙复元的一刻，那时就拚死往河核闯去。

失去了方舟，他们都感到活下去再没有甚麽味道。

何况大难即至，不若放手一搏，还可落得个痛痛快快。

岂知此时黑狱人的大军就到了。

此时叁人身处在背阳那面星球一个峡谷岩隙的广阔地穴，严阵以待。

姬慧芙面容憔悴，双目满蕴凄然之色，背靠洞壁呆坐着，对敌人的来临和自己的生死，全然无动於衷，看得巴斯基和舒玉智心都碎了。

方舟那凶多吉少的结局，在她心灵内留下无可弥补的创伤。

舒玉智来到她身旁，想说点激励的话，但最後只是颓然一叹，芳心扭痛，坐到她旁身，搂着她香肩。

醒来之後，她就是那样呆坐着，再没有以前那坚强不屈的神。

巴斯基守在洞口处，双目厉芒闪闪，沉声道：“他们把整个星球完全封锁了，还由封神和北保司各自领了五十名白盔战士下来找我们。哼！天美为何不来？”

舒玉智神情一动道：“封神何时变得这麽厉害了，竟能直朝我们的位置飞过来？”

巴斯基冷然道：“就让老子先拿他来祭旗好了。”

舒玉智望往姬慧芙，秀眸射出爱怜之色，低声道：“天美没有来，可能是受伤了。”

姬慧芙空空洞洞的美目，仍没有任何反应，似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舒玉智苦笑道：“很快我就会去陪方舟了，甚麽都该不再萦怀了吧！”

巴斯基一震道：“封神是否呈傻子，竟指挥手下四散搜探，自己却一个人朝我们这边来了，这是甚麽一回事？”

此时轮到姬慧芙躯猛颤，秀眸复活了过来般亮起异，娇呼道：“天啊！天啊！是方舟哩！”

方舟边往叁人掠去，边对星球另一边的北保司道：“我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叁个人全受了重伤，正往地底逃去，快来援手。”

北保司大喜领命。

接着方舟通知了在大叁角号内坐镇的美雅女，又招呼队员跟来。

布置好一切後，方舟一马当先，窜入叁人藏身的地穴。

当然是人去楼空了。

白盔战士蜂拥而入，不片晌发现了一条深进地底的天然地穴。

方舟一声令下，白盔战士鱼贯而入。

凭着灵敏的感觉，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地底，对他们却都不成问题。

进入後，始知面别有洞天，只见地穴纵横交错，裂缝处处，就像个给蛀烂了内部的巨木。

要在这种地方寻找几个人，和大海捞针没有太大分别。

当然凭着先进的侦测器，则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了。

『轰！轰！轰！』

连串导弹爆炸的声音，由地底深处传上来，大地不停抖颤。

当北保司领着他的人来到那巨型洞穴时，下面已闹得不可开交。

北保司知道已截到敌人，那敢迟疑，忙率人窜了进去。

不片晌北保司远远抛离了其他战士，赶到最近一个传来爆响的战场处。

倏地有人往他掠来。

北保司凭着精神感应认出了是封神，迎了上去，道：“战况如何？”

封神来到他前停下，倏然道：“已解决了姬慧芙和舒玉智，只剩下一个巴斯基在地核处负隅顽抗。唉！我受伤了，对付他的事就交给你和你的人。”

北保司对他的受伤毫不关心，侧耳听着地心处不断传来的爆炸声，问道：“你们只剩下二十叁个人了。怎会给叁个重伤了的人干掉你们这么多人呢？”

方舟扮封神装作一个踉跄，伸手按着北保司的肩头，汉到他耳旁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方舟根本未死。”

北保司剧震失声道：“甚麽？”

方舟那还有兴趣答他，能量输出，硬把他拖进了反空间内去，再运力把他送往远方，教他无法弹回正空间来，然後返回原处。

整个过程虽只是在不足一个地球秒内完成，但方舟已像死过翻生般，全身乏力跪倒地上，其中的凶险，实在可怕极了。

而这是唯一能迅速解决像封神或北保司这类高手的方法，否则就算他们在由方舟狂揍，仍要费一段长时间才能把他们弄死。

舒玉智和姬慧芙由暗处扑出，关心地道：“方舟！你怎样了！”

方舟勉强站了起来，道：“没有甚麽？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大计吧！”

方舟步入大叁角号的主控大堂，坐回主控椅内，看着因北保司『阵亡』空出来的椅子，叹了一口气道：“总算解决了敌人啦！”

美雅女神神情肃穆，淡淡道：“战争总有伤亡，现在扫描器上确完全没有了敌人存在的反应，封神你做得非常好。”

方舟心中暗笑，他以正极子造了一面能量网，把他们叁个人所藏身的小洞穴封闭，自然可避过美雅女的侦察。

不过他能量损耗甚钜，没有一段时间，休想能复元过来。

美雅女别过头来，露出一丝甜甜的笑意，柔声道：“我真的很佩服你，方舟！”

方舟一时未察，还欣然点头，蓦地惊觉时，一股庞大无匹的能量由座处狂冲而方舟猝不及防下，惨叫一声，口喷鲜血，再爬不起来。

这一击之重，不但粉碎了他的护罩，还伤及他全身的神经。

一个人倏地从晶石中移了出来，抬起一脚蹴在方舟腰肋处，踢得他离地飞去，重重撞在美雅女那边的晶壁上，再掉在墙角处。

来着赫然是该葬身反空间内的封神。

方舟失去了能量，立时回复原形，眼耳口鼻全渗出了鲜血。

但他也非像表面般的不济。

原因是他被震散的只是由封神处获得以反极子凝起的护罩和能量，他的老本正极子给密藏在神经深处，正缓缓释放出来，保住了小命和舒缓着被重创了的神经和肉体。但要反击一时间却是绝无可能的了。

最妙是两人察觉不到他正极子的能量。

封神哈哈笑道：“总算出了心头一口恶气，你以为回以这麽容易解决我吗？我们曾经历过整世代的反空间宇宙，最熟知那的情况，只要潜进其中一个风眼去，就可以回来了。”

美雅女厉声道：“北保司是否也给你送进了反空间去？”

方舟颓然点头。

两人才放下心来。

美雅女离椅升上半空，闪电横移，落在方舟之旁，伸手摸着他的下颔，勾起他的头，俯下送上一个香吻，美目异采涟涟，柔声道：“横竖你快要死了，告诉我你是怎样瞒过天美帝后的？她这趟确下了决心要杀你的啊！”

方舟舐舐被吻过的嘴，苦笑道：“美雅女，想不到如此吝啬，要献吻就要献得彻底点，这样不汤不水的，算是甚麽？”

封神大步走过来，冷哼道：“让我给他一些保证火候充足的享受吧！”

美雅女头也不回的怒喝道：“你给我远远滚开，是帝后吩咐我问的。”

封神冷笑一声，环抱双手走开老远，才停了下来，摆出监视的姿态。

美雅女双目露出温柔之色，哀求般道：“乖乖的告诉我吧！我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侮辱或折磨。”

方舟爬了起来，挨坐墙角，伸手抹拭着仍不断由鼻孔淌出来的血，道：“我全身血管全裂了开来，能量得八八九九，不用折磨都要死了，何况我要死就死，谁能有机会折磨我呢？美雅女不若想些较有吸引力的条件，例如让我和交配，生几个圣婴出来，那不是更好玩吗？”

封神是首次遇见完全不怕他们黑狱人的生物，还死到临头仍要开玩笑占口舌便宜，一时听呆了眼。

美雅女也是呆兮兮的瞪了方舟好半晌，才花枝乱颤般娇笑不休。

方舟皱眉道：“有甚麽好笑的？”

美雅女笑声倏止，就像从没有笑过，接着静如止水的盈盈而立，淡然自若，道：“夜长梦多，封神你动手吧！”

封神喜出望外，一个箭步抢前，撮指成刀，一掌往方舟前额猛劈下去。掌落人去。

方舟早溜进了间层去。

方舟只在间层停留了万分之一秒，移了半分，又弹了回来，藏在大叁角号晶石这是非常行险的一着。

赌的是运气、机会和黑狱人的人性。

他虽然仍有正极子能量，但因先前耗用太多，兼之刚才那重重一击，多多少少使他有更进一步的损耗，加上肉体的创伤严重之极，所以现在只是仅能保命，连在间层飞行亦力有未逮，更不要说避过黑狱人的追捕了。

刚才受主控椅发出的一击，是美雅女、封神和舰上剩下的百多名白盔战士透过晶石和主控椅的联系，全力发出来的一击，方舟没有立即魂断大叁角号，已算他非常有本事了。

再被封神补上一脚，其伤势之重，可以想见。

无论方舟如何超卓，总仍是一个人。

他的生命，是倚赖精神、身体的配合。

任何一方受损，都使他有死亡的危险。

现在他的身体给彻底破坏了，只是纯凭正极子的精神力量保住最後那一口气和身体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续命之法，就是把身体分解和重组，就像上趟夫秀清为他所做的，只是这次要由自己来执行罢了；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来干这件事。

他选了整艘飞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现在这块主控晶石。

—这个险是不得不冒的。

无论分解和重组，均须大量的正极能，若能成功，他愈是减少的正极能势将更是所馀无几，唯一的方法，就是取得新的能量，好逃到巴斯基等那个正极子形成的『隐形罩』内，而那是唯一的活命之法。

只有在晶石内，他才口轻易借用美雅女等人的反极子能，好去完成这艰巨的在务。

没有了肉体，他的精神能只可保存眨几下眼睛的时间，所以一切须在瞬间完若给美雅女发现他到了晶石去，肯定也要立即完蛋。

果然当他在封神掌下消失时，美雅女和封神均大吃一惊，在正常人般有了一忽儿的失神。

接着他们的思感追进间层内，骇然发觉内全无方舟影踪，还以为他冒险到了反空间内去。

当追踪了片晌时，蓦又惊觉晶石内出现能量的变化，心知不妙，能量泻去时，方舟已完成了分解和重组的复杂程序，趁他们精神集中到晶石一刻，再逃进了间层去。

『啊！』

姬慧芙一声娇呼，抱着由间层来到她香怀的方舟，既惊且喜，不知所措。

在这地核旁灼热的岩穴，原本的安详宁静立即给粉碎了。

巴斯基和舒玉智知道发生了事，忙移过来『看』个究竟。事实上在这没有光线的地方，人类的眼睛早失去了作用，但他们的精神能却可使他们清楚地感应到一切。

方舟全身乏力，叹了一口气，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本想假扮封神，收拾美雅女，再以封神的身分控制整支黑狱大军这天衣无缝的妙策，自是泡了汤。

尤可虑者由於身分暴露，必会再把天美引了出来，纵非如此，只是美雅女等的二十四艘晶石飞船，是可致他们於死地了。

姬慧芙爱怜地道：“方舟你怎样了？”

方舟叹道：“不抱着我，我就要掉到地上去，说该算怎样了。”

巴斯基道：“幸好他们还没有能力侦破我们的正极子障眼法。”

姬慧芙摇头道：“不！若我是美雅女，定猜到我們仍是藏在这，要找我們出来虽没有可能，却可把整个星球以导弹摧毁，强迫我们离开，再加以追杀。”

舒玉智点头道：“主席说得一点不错，他们的飞船正调动往适合发射的位置，这次他们绝不会犹豫了。”

方舟道：“就趁星球粉碎的一刻，我们由反空间离开，那是唯一逃命的方法。”

巴斯基骇然道：“那岂非等若自杀？”

方舟道：“那是要赌运气的，反空间虽是狂飙凶暴，但我们怎都可以硬撑一段时间，只要移到任何一个风眼去，就可回到正空间去。嘿！我们的运气一向还不错吧！”

舒玉智同意道：“黑狱人已有一半飞船进入了间层内，我们若到那去活命的机会更少，方舟这大胆的提议，反是最有机会的办法。”

『轰轰轰！』

星球不停抖动，岩石崩裂，地火狂窜。

众人知道大难即至，能量联结，特别是要护着方舟，搂作一团，投进了狂暴无比的反空间内去。

事前谁都想不到反空间的变异会产生这么多妙用。

第七章新帝后号

整个星球爆炸开来，亿亿计的碎石随着毁灭性的射线，向上下八力喷发开去。

美雅女的晶石飞船全都一步钻进间层内去，避过星球级爆炸的狂暴。

不片刻，他们已侦知敌人没有由间层离开。

他们是否走避不及，随着星球一起完蛋了呢？这该是不可能的。

美雅女双目厉芒狂闪，沉声道：“他们定是由反空间离开了。”

封神想起反空间的恶劣环境，犹有馀悸道：“他们办得到吗？”

美雅女心中暗恨自己，刚才他确因受到方舟吸引，下不了手杀他，才命封神下手，岂知就是那缓一口气的时间，就给这诡变百出的超卓人类连施狡计，运尽全身解数溜掉了。不过这时已後悔莫及。冷然道：“他们最多只能逃往最接近的风眼去，而且多多少少会受点伤，逃之不远，我们立即去找他们。”

封神道：“要通知帝后吗？”

美雅女叹了一口气道：“你敢瞒她吗？”

巴斯基、方舟、舒玉智从反空间弹出来时，无不负伤。

此时他们离开美雅女等只有不足两光年的距离，那敢迟疑，奋起馀力，再潜进间层後，朝半光年外的星系逃去。

这完全是速度上的竞赛，只要让黑狱人的探测仪在他们逃达星系前赶上他们，那就代表他们要完蛋了。

通知了天美後，美雅女拉长了俏脸，生气地坐回自己的主控椅内去。

仍未有北保司的消息。

封神呆站了一会，喃喃自语的道：“这些年来我们南征北讨，全为了圣婴出世。现在确知圣婴足有把宇宙毁灭的力量了。可是我们是否真能藉此超越这层次的正反宇宙呢？纵使做到了又是如何？”

美雅女娇躯轻颤道：“你竟敢怀疑帝君和帝后吗？”

封神苦笑道：“我才不信心中没有和我同样的疑问，以前北保司在这，我才不敢说出来罢了。”

美雅女自知北保司最是忠心，叹了一口气道：“这想法对我们两个都是有害无益，何况圣婴的出世已到了无法逆返的地步，宇宙间只有方舟可加以破坏，原因是因为圣婴根本是他和天美的儿子，帝君只是第二个父亲。不过天美快到了，所有事再不能由我们作主了。”

封神颓然一叹，坐了下来。

此时报告传至，发现了方舟等的踪影。

两人对望一眼，同时看出了对方的心意。

要知正反宇宙同时毁灭时，撒拿旦和天美会籍圣婴浑成一体，结合再重生，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再吸纳宇宙所有生命能，那当然包括了美雅女和封神等每一个黑狱人在内。

那等若他们也要为圣婴而牺牲了宝实难得的精神烙印，代表他们存在的烙印。

经过这数万年来叱吒宇宙的风光，要说轻松舍得可就是骗人的了。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愈来愈像『人』了。

换了仍是以前的黑狱魂，他们只会盲目的去服从天美和撒拿旦。

但愈有人性，便愈有独立的思想，更会以自己为宇宙中心去为自己打算。

以前两人都不敢吐露心声。一旦吐露後，再没法掩饰人性化了的情结。

美雅女摇了摇头，似若要挹这可怕的念头抛开，低声道：“方舟终要死在帝后手上，那就不若由我们动手，否则若让帝后看穿了，我们立即就要丢命，明白吗？1 封神吁出一口凉气道：“就当我没有说过任何话吧！”

美雅女叹了一口气，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方舟等人藏身的地方，是该星系五颗行星第叁颗由陨石组成极宽厚的陨星环在被毁灭了的家乡星系太阳系上，第六颗行星『土星』亦拥有美丽的陨星环，但却细薄多了。

这星球有着特别强大的磁力，经过千亿年的悠久岁月，不断捕捉经过的大小陨石，到现在终形成了这壮观和罕有的陨星环。最奇怪是其质量至少是星球本身的质量叁倍以上，把星球的体积扩展了六倍有多。

愈接近星球的陨石愈是细碎，若由远方观察，薄若透明。

由此而外逐渐厚重。

最外围是大至乡月球般的大陨星，以千亿计数，实是方舟他们最理想的藏身之所。

要把这星球和所有陨星同时摧毁，除非来的是现时黑狱人最厉害的中子战星，否则休想办到。

黑狱人仍有实力把这星球粉碎。那时所有人小陨星将像脱困的鸟儿，四散投进宇宙深处，方舟等也逃之夭夭了。

在策略上，对方舟等可说是妙无可妙了。

若敌人寻来，由於不能察破他们的正极子障眼法，恐怕数十年仍休想寻到他们的藏身处，更何况他们还可轻易躲到另一颗陨星去。

只是球体的本身，便比乡地球大上十七倍，被冻结的气体覆盖。赤道区域更完全被陨星环遮挡着，像一层层的面纱，使星球更是神秘难测。

最妙是陨星环充盈着炽热的等离子体，能影响黑狱人的侦察仪。所以当方舟等找上这奇异的星体时，各人都大叫侥幸。

逃到外围的一颗大陨星的坑洞内时，众人均力竭身疲，或躺或坐，连说话的气力都失去了。

叁人已知夫秀清的壮烈牺牲，其中自以姬慧芙最是伤心，又充满感激。

在这生命无限延长的世代，这种行为只可以伟大无私来形容。

方舟大字般躺在地上，拚命吸收了一轮正极子能量後，坐了起来，勉力布下一层正极子的反侦察网，又躺了下来。

此时黑狱人最後一支晶石舰队来了，很快断定了方舟等藏身的陨星环，忙摆下阵势，遥遥把星球包围起来，却没有其他动静，显有无从入手的

烦恼。

换了以前黑狱人的全盛期，这陨星环尽管大上十倍，都难不倒他们。

但在今时今日的弱势，要对付和搜索这么一个星系，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

阳光由隙处偶然投进方舟等的坑洞来，那种舒服的感觉，千言万语均不足形巴斯基最先回复过来，移到坐於方舟旁的姬慧芙前，微笑道：“能见到主席回复生机和斗志，实是最令人欣悦的事。”

姬慧芙深情地看了仍在闭目养神的方舟一眼，赧然道：“我再不是主席了，唉！秀清……”

舒玉智沉声道：“战争总要有牺牲的，夫院长以自己的生命换回方舟，将没有人会忘记她舍生救世的伟大行为，所以她的死是绝对有债值的。”

方舟坐了起来，颓然叹了一口气道：“我从黑狱人的资料库内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天美和撒拿旦已成功建成一条贯通外间和河核的通道，入口是离河核五十光年的微形黑洞，不过由於反空间的风暴，这条通道该受到一定的影响。”

巴斯基愕然道：“那麽天美怎能由那走出来呢？”

方舟道：“这通道应有别於正式的反空间，但必须有强大护罩的飞船才行，以肉身进入，必死无疑。唉！我们怕要把大叁角号再夺过来，才有希望进去後又可以离开。”

舒玉智道：“这麽说，天美该建成了新的帝后号，唉！我们恐怕又有难了。”

木人同时色变。只是天美一人，已非他们应付得了，再加上新的帝后号，他们更无还手之力了。

姬慧笑道：“这或者就是天美阻止我们坐大叁角号到河核的真正原因，现在黑狱人严阵以待，要再夺大叁角号，真是谈何容易。”

这一趟连一向诡计多端的方舟亦一筹莫展。

舒玉智断然道：“要夺大叁角号，就必须立即付诸行动，否则天美来後，我们更没有机会。”

又苦笑道：“夺大叁角号，我们就成了天美明确的攻击目标，情况比现在更不如，但咱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巴斯基乾笑道：“我却认为首要之务，就是先保住小命，现在去大叁角号，和自杀差不了多少。”

方舟嘻嘻笑道：“我还是首次听到大亨和小姐意见分歧，让我来作个中间人，就是既保命又能夺取大叁角号。”

叁人精神一振，知他又有妙计了。

岂知本是得意洋洋的方舟倏地脸色大变，骇然道：“我的天！是新的帝后号。”

新帝后号由间层内弹了出来，出现在大叁角号之旁，全晶石的舰身金芒流闪，充盈不可名状的奇异能量。

比起旧船，她至少大了十多倍，足有超级巨舰大叁角号四份之一的长度，头尖尾阔，有点像巴斯基以前的魔鬼鱼飞船，只是多了数百条由头端延伸往尾摆的脊，充满线条的美感和深合自然物理的力感。

难怪方舟脸色大变了，新帝后号明显地比旧舰先进了数万年。

只是其中流动的金芒能，便使曾吃尽天美苦头的方舟知道大事不好。

早先想出的妙计全派不上用场。

有天美在，不但夺取大叁角号的美梦成空，最糟的是天美说不定有能力把他们寻出来。

谁想得到她来得这么快。

那证明了新帝后号可能是宇宙内最快的飞船了。

姬慧芙犹有馀悸道：“那是甚麽能量，金光灿然，七万年前的天美并不是这样的。只有她的帝后号和她才拥有这种宇宙从所未有既美丽又可怕至极的力量。”

巴斯基透过陨星偶然出现的间隙，凝望着虚悬於大叁角号之旁的新帝后号，吁出一口凉气道：“我也很想知道。”

舒玉智神色凝重道：“假设我没有猜错，这可怕的能量该是来自圣婴，这或者就是天美指责我们的干扰了。因为她原本的能量该全用於与撒拿旦的结合上，现在只好由圣婴身上提取能量来对付我们。”

方舟骇然道：“那岂非亦拥有像撒拿旦般无所不知的能力吗？这正极子的障眼法恐怕瞒她不过呢。”

话犹未已，大叁角号和所有晶石飞船全体潜到了间层去。

只剩下突然发出照亮了整个星系内空的新帝后号。

方舟等心知不妙时，新帝后号化作一束金芒，避过陨星环，由下方穿进星球去。

众人还来不及起第二个念头，庞大的星体炸开来，化作漫空碎石，往外激射。

方舟虽曾想过对方会以导弹击碎陨星环，但那却是个渐进式的缓和过程，绝不像眼前的狂暴和激烈。

失去了凝聚力的万亿大小陨星，先是往四方八面投去，但转瞬便给行星爆炸所生出的碎屑和射线追上。

激烈的碰撞，产生剧烈的爆炸，释放出毁灭性的能量，一波波往外以近乎光速的速度扩展。其声势惊天动地，一时间整个星系内的行星和太阳均被波及。

方舟最先作出反应，就在被爆炸波赶上前，能量注入陨星，钻到了间层内这一着亦是出乎守在间层内美雅女等人意料之外。

他们虽料到方舟等唯一方法就是逃到间层去，但却想不到他竟有能力驾御大若人类家乡月球的陨星，逃到间层里，还以惊人的高速溜走。

以百计的导弹，立时蜂群般追过去。

晶石飞船亦群起而追。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不约而同发出能量罩，护着陨星，导弹击上去，纷纷爆炸。

舒玉智厉叫道：“方舟快想办法，我们不能支持多久了。”

方舟知道此乃生死存亡的关头，一边操控陨星，同时弹回正空间去。

以大叁角号为首的二十六艘晶石飞船，同时出现前方。

方舟的能量本就未回复原来的水平，此时再没能力控制陨星钻回间层去。

这刻早离开了出事的星系有二千万公里之遥，但爆炸波正以光速追来，掉头只是死路一条。

方舟猛一咬牙，陨星往下沉去，企图逸出罗网。

爆炸波已追至叁百万公里处，只再要瞬眼工夫，便可赶至。
美雅女等见势头不对，顾不得再拦截方舟，又潜回间层内去。
爆炸波已至。

方舟大叫道：“这是唯一的活命机会了！”

能量延展，与叁人同时藏往陨星背着爆炸波的一边去。

『轰；』陨星终被爆炸波波及，外层的坚岩立即气化，随着爆炸波的锋缘往外激射。

方舟凭着叁人输入体内的能量，更不断吸纳宇宙正极子的能量，再注入陨星去，苦苦抗拒这能毁灭一切的波。

陨星向着爆炸波的这边不断气化，生出长长一道芒尾，像流星般朝星空间无尽的深处投去。

爆炸波随着不断的扩散，力量亦不断转弱，到陨星只剩下不及叁十立方米的一团岩石时，众人的能量已能与波取得平衡，就像浪峰顶上的小舟船，随浪急行。

四人力竭筋疲，比之刚才抵达陨星时更有不如。

但都知暂时度过了险境。

因为在这种狂暴的情况下，纵使天美都侦测不到他们的位置。

方舟逐分逐分的改变方向，疾飞了百多万公里，只以正极子笼罩着陨星，这才进入间层内，疾飞好半晌後，又跳了出去，来到另一个星系的内空处。

方舟颓然倒下，呻吟道：“这星系唯一的行星藏有一个黑狱人的地底基地，这是我由黑狱人的资料库得回来的，基地的保护罩，该可避过他们的侦测仪器。”

巴斯基苦笑道：“希望面没有黑狱人就好了。”

舒玉智挨着巴斯基坐下来道：“该可瞒过美雅女等人，却绝瞒不过天美，尤其刚才我们曾进入间层内，等若告诉天美我们来了这。”

姬慧芙待要说话，残缺的陨星忽地剧烈抖颤起来。

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牵引着他们的救命陨石，往星系唯一绕着太阳的行星投去。众人脸脸相觑，不用说，基地内应还有黑狱人，才有这种情况出现。

而他们连抗拒的力量都失去了。

第八章地火树囊

天美驾着新帝后号，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陨星环，一举破了方舟等赖以藏身的陨星，新帝后号船体内流动的金芒则剧减了一半。

钻入间层去後，以天美之能，亦不得不调息了一段时间，以平复轰破星球时的能量相激，故未能即时参与美雅女等对方舟的截击行动。否则方舟等早完蛋了。

当天美与黑狱人这最後一支舰队再会合後，大军正集结在离方舟等躲藏的星系二十光年处，静候天美的来临。

天美离开新帝后号，来到大叁角号的主控室内。

美雅女、封神和已由反空间回来的北保司忙起立恭迎。

晶石球上现出附近百光年围内的二千多个星系，其中只有叁百个星系拥有行星。

在这星密集的地方，星系的距离均危险地接近，以引力的形式互相影响着，不少行星都因此而被扯碎。

美雅女首先道：“又再给方舟逃走了，这人的诡计奇技层出不穷，像现在我们竟完全测不出他的位置。”

天美俏目凄迷，轻轻叹息道：“我是不会怪你们的，到现在我仍想不通为何他仍可生存。来前我曾得帝君指示，方舟应已掌握了白极子的秘密，像我们的黑极子是反空间最本原的力量般，白极子却是正空间最终极的力量，我一时不察下，才会着了其道儿，但现在他再没有这般幸运了。”

北保司咬牙切齿道：“请帝后指示他们的位置，这趟我们绝不会失手的。”

天美美目深注在晶石内呈现出来的立体星图，毫不掩饰眼内丰富的情绪，好一会寸道：“现在由於反空间的变异，你们的飞船暂时不能飞回圣婴宫去，否则只要我们全体回到宫内，方舟便只能望洋兴叹，徒呼奈何。但现在我们必须把敌人除掉，圣婴此刻是不可被干扰的。”

叁人连忙应是。

天美目光落到其中一个星系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轻轻道：“方舟最後消失的地方，是在找们的八号基地的附近，可知他已窃得我们飞船上的资料，故想利用这空置基地的设备来对抗我们。这趟我们全力出击，不容有失，务把事情彻底解决。”

叁人轰然领命。

有天美在此，方舟等人就若被判了死刑。

载着方舟、巴斯基、姬慧芙和舒玉智的陨岩，缓缓进入基地在星球表面旋开的入口中。

强光烈射在陨岩上，照得四人纤毫毕露，睁目如盲。

他们连以思感能探测形势的能力也没有了。

正自叹难逃大劫时，一个熟识的女声在这空广的停机坪内响起道『我的朋友，你终於来了，我们等了很久哩。』

同一时间，强光消去，四方八面现出一团团烁闪的银芒，其中隐见双翼伸展的美女，情景美丽诡艳。

姬慧芙等目瞪口呆时，方舟狂喜嚷道：“天！原来是小弟美丽的翼女朋友，啊！夜星在那呢？”

翼女之首夜星倏地出现在陨岩之上，张开双翼，把方舟拥入怀内。

方舟猛搂着她奇异的肉体，贪婪地嗅吸着由她的娇躯散发出来的熟悉香气，又鸷又喜的问道：“们怎会到了这来呢？”

翼女一点不计较方舟对她玉脸的爱不释嘴，但却没有任何人类女性对异性的反应，容色静若止水道：“我早说过你是我们永远的朋皮，自然要到这来和你并肩作战。”

顿了顿续道：“自那天分手後，我们立即动程到这来，刚抵达大叁角河系，就遇上前所未有的反空间风暴，否则早到这来了。无论如何，我们又在一起了。”

言罢放开双翼，收到身後。

方舟亦依依不舍放开了她，介绍了叁人给她认识。

夜星淡然的打着招呼，然後道：“黑狱人的舰队已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作战的时间也到了，这基地有坚固的护罩和地对空防卫系统，经我们在星球内部遍植地火树後，已与我们的力量结合为一，该可支持一段时间。你们须立即休息，否则就不能助我们取胜了。”

巴斯基道：“们来了多少人？”

夜星道：“能来的都来了，共有一千八百名战士，我们将会边以基地的设施还击，边采用由间层突入对力飞船内作巷战的战略。”

姬慧芙大奇道：“们也知间层的存在？”

夜星道：“植物之祖教晓了我们关于宇宙的一切秘密，否则怎可承担他赋予我们的使命呢？”

又道：“我们以地火树在地核处织成了一个保护囊，只要你们藏在其中，将可安心静养，时间无多，我送你们到那去吧！”

陨岩迅速移动，朝基地的深处飞去。

战争全面展开。

出乎黑狱人意料之外，基地的反抗力比他们所预怙强大百倍，本该失去动力的集束武器，射出有别於从前的绿色能量光来，两艘作先锋部的晶石飞船在猝不及防和首当其冲下，首先吃不消。

失去了反空间补充能量的护罩直线下跌，尚未逸出火力网时，已炸成碎粉，使黑狱人的晶石飞船只剩下二十四艘。

擅於潜踪匿迹的翼女以地火树形成的保护罩，使黑狱人的所有探测仪器和美雅女等的思感能全部失效。

天美由於摸不清翼人族的隐藏方式，亦花了好一会工夫才弄清楚由地火树布成的保护力场那种把时空扭曲了的特性。

黑狱人重整阵势，等候天美的指令。

天美凭着超人的力量，扫描了敌人的虚实，却无法找到方舟四人的影迹。

她自问再无能力像早先般一举把整个星球摧毁，只好采取一般的战斗方式。

发布了命令後，新帝后号迅达光速，化成金芒，绕着星球疾飞了百多转。

每一转都向敌人烈射出金色的集束光。

光束到处，岩石消融，基地火树碎飞。

敌人的反击，对她生不出半点作用。

但新帝后号内的金芒却是大幅减退，到只有平时十分之一的亮度时，保护基地的强大护罩终於粉碎。

而天美亦大感吃力，她功成後退，由以大叁角为首的二十四艘晶石飞船发动全面的攻击。

以万计的压缩导弹，雨点般激射往占了星球二十分之一大小的基地投去。

一时地裂天崩，已是不堪摧残的地火树纷纷爆成芒。

翼女亦展开了她们惯用突入敌船肉搏的战略。

她们的双翼不但可破人敌人封锁正反空间的分隔力场，还有强大的作

战和保护作用，否则就不能成为黑狱人的劲敌了。

战事以最惨烈的方式进行着。

翼女唯一不能进入的就是新帝后号，但此时天美亦暂时无力出手对付他们了。

地火树结成的大囊在地核的溶岩内滚动着，浑体火红，充盈着来自植物的本原能量。

这可说是翼女的『土法治疗』，帮助方舟四人尽快复元。

在地火树囊的保护下，他们不但躲开了天美的思感侦测，还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开来。茫然不知外面正战斗得天翻地覆。

球内注满了地火树的能量，无孔不入地透进他们体内，先疗治受损的筋骨、肌肉和神经，再像催化剂般激发他们的意志和生命能，使他们能加速吸取和补充损耗的过程。

在方舟出现前，除了改造人外，所有人的能量均须从改良了的食物吸取。

但在方舟来了之后，得到他的启发，人类已不再倚赖食物，而直接由太阳攫取能量。

食物消化了后就要补充。

但吸取太阳能却使人类本身变成了像『储电池』般的有机体。也像储电池般有损耗和补充，血及细胞内藏的再非氧气或营养，而是太阳能。这使人类自蜕生术后在进化上再跨出了一大步。

最重要是他们可把能源转化成细胞、血液、水份一类维持生命必要的物质，使自己再不受环境限制，除了生命因子外，几乎甚麽都可以改变，至乎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也可凭能量再造和重组物质，彻底康复过来。

方舟能吸收正反极子，实已到达了造化的顶峰，否则也不能与曾经历过叁个宇宙世代的黑狱人周旋。

方舟最先回复过来，心中一动，传感往叁人道：“不若我趁此良机，将你们体内的反极子除去，变成纯正极子的能量体，那进入河核或逃命时，躲过黑狱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巴斯基应道：“那我们是否须像你上趟般假死一会儿呢？”

方舟道：“放心吧！第一次做最危险，我现在已有完全的把握。嘿！谁肯先被我杀死呢？”

姬慧笑答道：“就是我吧！”

光雨爆闪，电芒烈射。

主要的战场在大叁角号内进行。

夜星把翼人战士的主力集中在该处，只要能除去美雅女、北保司和封神这大叁角委员会的叁大头头，便可大幅削弱黑狱人的实力。

美雅女等失算往不知道藏在基地内的是擅於以个人为作战单位的翼人族，猝不及防下，给她们由间层破入舱内，强攻硬打。刹那间损失了十多个白盔战士，这才得以稳住阵脚，凭着能量晶石，坚守主控大堂，再发动反击。

由於能源不足，舱内的所有自动攻敌系统全部失效，否则翼女恐怕早败退了。

『砰！』

夜星一马当先，硬以双翼挡了美雅女一下重击，十指发出十道电芒，缠上了由另一边攻来的一名白盔战士。

战士的盔甲立时寸寸碎裂，化成碎粉，另四名翼女飞过长廊，发出四团绿芒，硬把冲前反击的北保司迫退回主控大堂内。

翼女方面立时声势大盛，拥入大堂内。

美雅女和封神见形势不妙，联手透过晶石，放射出似若裂破了大堂空间的强芒，猛射在双翼护体、抢进门来那四名翼女身上去。

四女同时变得透明起来，接着气化惨死。

但在第二道晶石强芒发出前，早有十多名翼女奋不顾身攻入了白盔战士布成的迎敌战阵。

大翼狂扫下，白盔战士纷纷甲碎人销，成了一盘散沙。翼女虽有伤亡，但显然占在上风，而大部份翼女均是丧命在美雅女叁人手上。

白盔战士本非如此不济，问题是经过船上剧烈的追逐战，等退守到这时，他们本已有限的能量和微型压缩导弹早用得差不多。美雅女等则自顾不暇，难以为他们补充，自然非是养精蓄锐的翼女对手了。

美雅女击毙了一名翼女後，与北保司和封神抢到前方，硬挡着已攻占了半个大堂的翼女战士。

就在此时，翼女群内金光乍现。

本是气势如虹的翼女，给狂风扫落叶般往四外抛掷，纷纷炸成碎粉，没有一个细胞能再保持完整。

夜星一言不发，闪电移前，一掌朝金芒拍去，掌未至，掌心现出一个外绿内红的芒球。

『轰！』

整艘飞船晃动了一下。

金芒脸如寒霜的天美现身出来，夜星则给撞得抛跌门外，狼狈不堪。

天美的出现，立时把黑狱人的劣势完全扭转了过来。

方舟这时刚完成了对叁人能量改造的壮举，虚悬在径达叁。十米的地火树囊，笑道：“翼女不愧植物之祖的传人，只是这用途多端、有若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的地火树囊，就教人叹为观止。这个微型的时空扭曲，比以前隐藏整个星系的手段更使人难以识破，我看就算帝君撒拿旦亲来，也找不到我们。”

姬慧芙贴坐一角，嗔道：“你还不快点补充刚才的损耗，说不定黑狱人已成功攻入基地内了。”

巴斯基想起天美，叹了一口气道：“石这火树囊确能避过天美的侦察，我建议所有翼女全避进来，只是这火树囊把间层都封闭了，我们想出去把这想法告诉她们都有心无力。除非我们忍心把树囊毁了。”

与舒玉智挨着巴斯基的方舟，轻轻道：“勿要多此一举了，我早和夜星说过同一番话，但她说她们的寿命已到了最後阶段，所以决意与黑狱人拼个生死，尽量削弱他们实力，只要能让我们抵达河核，她们就完成植物之祖的遗命了。”

姬慧芙感动地道：“她们定是想为我们夺取一艘飞船了。”

方舟正想说话，地火树像有意志的生命般自动露出一个空隙，夜星一阵风般吹了进来，平静地道：“我们斗不过天美，任务失败了。”

战事告一段落。

天美与美雅女等叁名大将来到了成了废墟的基地内，肯定再无偷生的敌人後，登上入口的边缘处。

岩险峭，起伏不平的大地无限地往四方八面延伸，说不尽的孤寂荒凉，引导着观者的视线在有如剃刀边缘的尖锐地平线上达苍穹，像把地狱般的荒凉星球和天堂般的灿烂星夜接连在一起。

他们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可是心中却全无欢喜之情。

悬在上方的二十四艘晶石飞船和只余黯淡金光的新帝后号，并没有耀武扬威的气概，只在提醒他们黑狱帝国曾逞雄宇宙的威势，已到了日暮穷途的阶段。

由於反空间的变异，使他们再不可以从反空间提取能源，令黑狱战士实力骤减，否则方舟等人早完蛋了，而翼女更不能使他们伤亡惨重。现在战士的人数跌到不足五百，再难以发挥飞船的威力。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而最要命的是现在连天美都搜索不到方舟四人的所在。

然後黑暗由空中消褪，星体在逐渐变蓝的天空上黯然失色，白云开始成形，大地拂着寒风。

北保司冷哼道：“方舟等该仍在这星球上，翼人族一向最懂利用自然力量来躲藏，否则早给我们宰了。”

美雅女和封神交换了个眼神，保持缄默。

天美双眸金光流转，原本寒厉的眼神，不知因想起了甚麽，忽地射出奇异但伤感的眼神，幽幽叹道：“就算翼人以她们的方法把时空扭曲深藏，本来仍难以把我瞒过，可是刚才摧毁星球时，损耗了我钜大的能量，而我又不能从反空间得到补充，才不能突破她们的反空间屏障。”

美雅女发言道：“方舟引发出来的反空间变异，实造成了我们自得人体後最严酷的打击。每次战争，都使我们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但对翼女和人类这些倚赖正空间力量的生物，却成他长我消之势，真是教人担心。”

封神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反空间的压缩能量，根本与正空间生物处於不同的能量层次，除了我们和方舟外，谁都没有能力无休止地提取反空间的能量，但纵使是我们，也不能惹起一场波及整个反宇宙的反空间风暴，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天美秀眸之内，凄迷之色更浓了，语气却非常平静，柔声道：“据帝君说，方舟已同时掌握到这层次宇宙最终极的两种本源力量--正反极能的秘密，所以现在他是唯一有能力破壞圣婴出世的人类。其实从一开始，我们便知道宇宙内睢有人类拥有这种潜力，所以我们才会由大叁角河系移往银河系去，精心部署去取得他们的身体。”

顿了顿续道：“当足够的正极能被引进反空间时，将打破反空间的平衡，引发眼前的变异。所以无论任何代价，我们也要杀死方舟，去了这心腹之患。”

美雅女和封神的目光同时亮了起来。

北保司苦恼道：“现在怎办才好呢？”

天美叹道：“我虽然不愿意，但却不得不再一次唤醒帝君，只有他的思感能，才可在正极能的层次上漫行，为我们把方舟找出来。那就是方舟末日的来临了。”

美雅女和封神同时色变。

第九章埋身之所

地面上四位黑狱领袖各自烦恼时，地火树囊的力何等人也是一筹莫展。

五个人分成了两组，巴斯基和舒玉智坐在一边，方舟则处于姬慧芙和夜星之间，成了另一组：姬慧芙半挨方舟，颓然道：“就算我们夺得大叁角号，也到不了河核去，因为绝逃不过不天美那一关。”

巴斯基沉声道：“可以肯定中子战星必是在河核内守护圣婴，那将有实力完整的黑狱军团，阻止任何人去伤害他们的主子，最糟是我们对那的情况根本一无所知。”

夜星淡淡地瞥了方舟一眼，平静地道：“植物之祖曾说过，只有方舟才有能力阻止圣婴的出世，所以到了那后，方舟自然会找出方法来。”

舒玉智道：“随机应变，正是方舟最大的长处，只是在现今的形势下，我真想不到怎样能突破黑狱人的封锁，以潜进河核去。而到了那后，又怎样过得天美甚或撒拿旦那一关。天美已厉害至此，撒拿旦的厉害更可想而知了。”

方舟的眼睛亮了起来，压低声音道：“我们应否突然溜出去，给天美来个突袭，若可把新帝后号夺到手上，说不定连天美都赶不上我们，那岂非可解决了一切问题吗？”

说到这，五个人的身体同时掠过一阵冰寒和邪恶无比、令人胆颤心寒的感觉，好像所有秘密全暴露了出来。

方舟色变道：“撒拿旦找到我们了！”

天美缓缓张开美眸，俏目异芒大盛，再逐渐黯淡下来，回复先前的模样。

美雅女等叁人全跪倒地上，心生颤栗。

他们知道撒拿旦无处不到的思感已过来了。

自七万五千年前开始，黑狱帝君撒拿旦只醒过叁次，而最近两次都是为了黑狱人的大敌方舟。

对他们的帝君，黑狱人有着敬畏难分的情结。

天美秀目蒙上了一层哀色，柔声道：“我找到他们了。”

方舟、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四人骇然色变时，夜星忽然一把抓住方舟的手，道：“我们出去引开天美，否则只会死在一堆。”

姬慧芙虽尊重夜星，仍不得不反对道：“聚则力强，分则力薄，不若联合起来和他们拼个生死吧！”

夜星道：“我有方法可以摆脱天美，就像我刚才逃回来的手段，但必须以方舟作钓饵，而我则只能与拥有植物之祖本原力量的方舟联结，其他人都行，我走时将会把火树囊送入间层内去，保证黑狱人寻不上你们。这火树囊的生命已所剩无几，囊破后你们可再次潜回这来，与我会合。”

话毕已到了囊外去，同时火树囊红光迸发，滚进了间层内，迅速去远。

方舟与夜星手牵着手，在溶岩内迅速绕着圈子，愈转圈子愈大，愈转速度愈快。

地核的岩浆竟随着他们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火红的大漩涡。

热度不断提升。

方舟把能量送入这异族美女的体内去，大幅增强她的能力。
虽然他一点不知她的打算，却全心全意相信她。
翼女确是一种高尚无私的伟大生物，从不把生死当作一回事。
甚麽都只不过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

夜星却是第二次感到自己的心和方舟毫无隔阂地连结在一起。

第一次是当方舟离别时两者的相拥。

或者这就是人类歌颂的爱了。

美雅女等站了起来，奇怪地瞪着天美。

这黑狱人的帝后眉头紧锁，露出迷惑的神情。

北保司忍不住道：“发生了甚麽事呢？天美帝后！”

天美摇头叹道：“死到临头，还要和我玩这种没有意义的把戏。”

转向叁人道：“你们立即赶往圣婴宫，在秘径进口处待我回来，我会为你们的飞船补充能量，不但可使你们有能力穿过秘径，还可比以前更强大，有足够能力守护圣婴的出世。

唉！我杀死了方舟後，希望再不用出手了。”

话毕空气般消失在叁人眼前。

刹那光景她已回到了新帝后号处。

接着这艘拥有最超卓性能的太空战舰，化作金芒，钻进了地层内去。

方舟以心灵向夜星传达信息道：“好朋友！妖后来了！”

夜星的心灵回应道：“那我们走吧；我的爱人！”

方舟失声道：“爱人？”

此时新帝后号刚到岩溶漩的边沿，竟硬生生被溶漩结合的庞大漩动量扫得滑了开去，收势不住，绕着溶漩滴溜溜转了两个圈。

蓦地溶漩整个消失了，到了间层内去。

天美气得俏脸发白，紧追而入。

这趟她是动了真怒。

为的是嫉忌心作祟。

她可以接受方舟和姬慧的相恋，因为他们既是同类，且又是在她对方舟奇异感情前的既成事实。

但翼女却非是方舟同类而且那种感觉到这刻天美才感受得到。

新帝后号金芒转盛。

一束狂大无比的冰冻金芒透过舰首的主发射口，向溶漩激射而去。

时空似是凝止不动。

溶浆已全部转化作高能量的炽热气体，使原本只有十多公里的溶漩，变成广及百公里的热漩碟。

愈近外围，能量愈高。

在这气漩的中心点，夜星和方舟紧拥为一，却全无任何人类色欲的味道，洋溢着一种超越了种族与肉欲的深挚爱恋。

方舟看着夜星美丽壮观的翅膀在上方雨伞般覆盖着他们，一下下舒展和有力地拍动，充盈着动作的美态和深合自然之道某一种难以言喻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令他心神俱醉。

翅膀每一下拍动，都会送出一股两人合起来的能量，送往气漩，积聚起来。

但方舟心中同时充满神伤魂断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夜星已离死不远。

为了保持和增强这气漩的高能量和奇异特性，她正在逐份地燃烧着自己庞大的生命能，只有这样才可对抗天美。

她仍是那麼平静。

秀美的玉容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她对方舟的爱，纯若澄清的天空，不含半丝杂质。

『砰！』

整个气漩剧烈抖动了一下，边缘处近十五公里的热气散往间层的虚空处。

夜星望向方舟，清澄的眸子透出一种翼人族独有的奇异感情，传感道：“是时候了！”

下一刹那两人和热漩碟到了正空间去。

周遭是以千亿计的远近星，像一个个正在虚空中燃烧着的大小孔洞。

新帝后号倏地出现下方，千百道金芒由船体卷旋而出，往两人击去，声势之激烈，胜比千万艘飞船同时来攻。

夜星低头轻吻了方舟的片，柔声道：“这是你们人类示爱的方式吧！”

气漩同时以两人为中心，往内收缩，变成一团此太阳内核还灼热的球状气团。

『轰轰轰！』金芒撞上气团，化作无尽的芒火光雨，激溅往太空。

金雨过后，气团消失了，两人也无影无踪。

天美驾着新帝后号来回巡视了数十遍，首定方舟和翼女同时被气化了，才钻入间层走了。

方舟和夜星富然没死。

热气漩确被天美可怕的力量彻底粉碎，但同时也吸收了天美部分的力量，沿着早先布在两人四周的无形能量曲线变成一个坚固的空间扭曲，避过了天美的思感波，使天美误以为他们已形神俱灭。

夜星用尽了最後一丝气力，再不能吸收方舟输进她体内的能量了。

方舟比她好不了多少，但仍可由空中慢慢摄取正极能来补充。

夜星的美目仍是那麼明亮，闪动着奇异的芒。

方舟明白到那代表她心中的欣喜，因为终於为方舟的使命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夜星轻轻道：“在这星区内，有一充满植物生命的美丽星球，我想死在那里。”

充满生机的大地往四方八面延伸开去。

那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世界，距离河核只有二千光年的距离。

星球上雪峰皓洁，奇花异树形成的广阔草原和茂密的树林纵横交错，湖泊成群，飞流奔窜，就像在这充满仇恨和斗争的太空战场唯一能避世的桃源幅地。

星球上没有爬行的生物，凄居的只有前所未见火红色的飞鸟群。

当方舟拥着垂下了双翼的夜星穿过大气，往大地俯冲时，亿万头红鸟振天而起，但转瞬又再沉醉在它们自己的天地。

方舟飞过一个湖面时，只见湖面长出若指天之剑的块状金黄植物，在一片湛蓝的湖面上和夕阳下金光闪烁，似跃出水面的金芒。

夜星神色平静如昔，深情地看着眼前这奇异美丽的世界。

方舟带着她在最宏伟的瀑布前降了下去。

晶莹的瀑布急泻而下，冲到湖面时，弹起千万颗水珠，光灿夺目，妩媚多姿，绚丽奇诡。

方舟与夜星在水流中的一块巨石坐了下来，同赏这动人的景致。

夜星倒卧在方舟怀，香轻吐道：“我要你到这来，背後有一定的原因，很快你就会明白我的话了。”

方舟苦笑道：“我想过这问题了，在这接近河核的近处，星都变得异常狂暴，根本没可能有这麼美妙的一个地方，其中必有非常特别的原因。”

夜星道：“你有没有甚麽特别的感觉呢？”

方舟呆了半晌，点头道：“这麼一说，原本模糊的感觉立即清晰起来。是的！来到这星球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本应是陌生的环境，却有无比亲热和熟悉的感受。这是怎麼一回事呢？”

夜星指着远方最壮丽的一座崇山，道：“待会儿你到那座高山，自然会明白原因。在我死後，就把我葬在这瀑布旁的岸上，不要用任何东西包，当异日你再来时，我将会变成一颗奇异的巨树，我的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所以你不该为我而伤心。”

方舟喜道：“那是否偶能保存自己的意识呢？那不若我在身旁居住，岂非可陪伴吗？”

夜星忽地奋尽馀力，卓立而起，翅膀舒展，有力但轻柔的拍动着，仰望太阳下山後壮丽的星空，道：“这宇宙既属任何生命，也不属於任何生命。对她来说，一切生命只是自然的部分，和没有生命的石头全无分别，没有甚麽重要性，又或待别意义。我们眼中所见的无数太阳，只是一团团的火球和巨大的石块永不停息地滚动，在无法计量的时间长河作瞬那的存在。”

方舟跳了起来，神伤魂断地把她搂着，悲叫道：“我知道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只要肯接受我的能量，便可快乐地生存下去；难道不想随我到河核去对付宇宙的公敌黑狱人吗？”

夜星反拥着他，淡然自若道：“生何所从，死又何所之，如果生命要持续至无尽的永，就很难想像生命的存在究竟有甚麽目的了。死亡实在是自然最奇妙的一部份，那是生命必须付出的代价。黑狱人试图改变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过程，所以我必须阻止他。现在你已是宇宙唯一的希望了。记住！当你把我埋葬後，定要到那座大山去。”

方舟还想说话，夜星的双翼软垂下来，玉殒香消。

方舟站在夜星没有标志的坟地前，虽感悲痛，却远比不上夫秀清死亡对他造成的打击，只是心中一片茫然。

他挟着大败黑狱人和四族联军的声势乘兴而来，心中充满力能逆天的强大信心。

但现在他的信心已消磨殆尽。

不单失去大叁角号，牺牲了夫秀清和整个翼女族，连到河核去的工贝也没有着落。

若夫秀清尚在，他还可凭着她的晶片把『人类号』复制出来，虽然那种因之而来的损耗是绝不明智的做法，但总还是其中一个可行途径。

而现在他却一无所有了。

想到这，他记起了夜星死前的话。

『到那座大山去！』

太阳这时出来了，赶走了黑暗。

第十章异地重逢

方舟愈接近，愈感到这座巨山的宏伟雄奇：周遭的山峰都给它比了下去，巨山似若一座庄严肃穆由大自然的妙手塑造出来的金字塔，鹤立鸡群般突起於群峰之上，宁坐在无穷的天宇中，神往着宇宙从无人能勘破的存在之谜。

方舟飞临巨山之上时，受眼前景象感动，一时把心事都抛开了。

巨山峰峦处被长年不融的冰雪覆盖，构成一派冷寂荒凉的冰雪世界。

在这冰峰云岭中，只见千万条皎洁夺目的冰流，漫布山野山谷，蜿蜒迤邐。在阳光射下，冰流更是晶莹剔透，金光熠熠。

就在此时，他看到主峰下一个山谷内，有个不合常理地没有冰结、彷若明镜的大湖。湖底中隐见一艘飞船的暗影。

一股无可拟比的强烈情绪涌上胸臆。就像一位离乡外游的游子，经历了毕生的悲欢离合後，返回故乡家园时，忽地发现哺育自己的母亲仍然健在。

方舟热血上涌，狂喊一声『溶池』後，一枝箭般俯冲过阻隔他们的空间，投进溶池的怀抱去。

他在溶池内载浮载沉，就像七万多年前仍在火鸟星上为生存奋斗时，贪婪地吸收着她赋予他的能量。水分由皮肤和嘴部进入身体内，接着再排出去，不但涤净了他的身体，也洗净了他饱受创伤的灵魂。

直至遇上植物之祖，他才明白自己与溶池的相遇并不是偶然的。

自宇宙开始，宇宙内最本原的几种有生命的力量，便和肉身神与黑狱人进行决定宇宙命运的斗争。

溶池就是水之母。难怪竟会出现这麼美丽的星球。

也只有她才能在黑狱人的势力围内瞒过黑狱人的耳目。

当日自己被天美所骗，身处穷途末路时，曾向她传去信息，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现在他终因夜星而再与她重逢了，可知她并没有舍弃自己。

他像昔日般沉下湖底去，落在长约二千米的古代原始飞船『方舟一号』上，驰想着这飞船载着他的直系祖先，经过悠久的太空旅程，抵达火鸟星系，开始那凄惨但却深具主宰宇宙命运意义的伟大历程。

一个温柔慈和的悦耳女声在方舟心灵内响起道：“我的孩子，你终於回来了！”

方舟与水之母相处了五千多年，还是首次听到她的『声音』。

这当然只是她模拟出来的人声。她说的是占地球的言语。

方舟心神皆醉，躺在方舟一号的船身上，应道：“是的！挚爱的母亲，孩子回来了。”

水之母爱怜地道：“我曾收到你的求助讯息，却无法抽身去助你，自与你分手後，我便来到这黑狱人真正的家乡处，默默监视着他们，并等待你的来临，现在我深爱的好孩子终於来了。你做得非常出色，没有令我失望。”

方舟痛苦地道：“可也正是我使圣婴成孕了，唉！母亲！那还是我的孩

子，若非我的错失，宇宙就不用陷在现今这水深火热的境地中。”

水之母柔声道：“孩子你不用自责，由我们培养你出来的一刻，就知道天美必能由你身上盗取圣婴种子。就算不在这个世代发生，也必将发生在将来某一宇宙世代。黑狱人是不易被毁灭的，终有一天他们会得到这机会。撒拿旦在宇宙开始时，就是藏身在这河核处。凭着思感能，他逐个星河的去探索和搜寻，终在银河系发现了你们人类，於是通过贯连所有河系的白洞移居到银河系的核心去，布局对付你们。”

方舟仍是难以释怀道：“结果他成功了，我却成了罪魁祸首。若我不是贪爱美丽的女色……”

水之母打断他，深情慈祥地道：“孩子你仍不明白吗？圣婴既是撒拿旦毁灭正反宇宙的手段，但也是他的致命伤，他唯一的弱点。宇宙从没有一种比撒拿旦更强横的生物，以後也不会有。就算联结宇宙的所有力量，最後仍是余何不了撒拿旦。”

稍歇一会後，水之母续道：“但在圣婴成孕的过程中，撒拿旦和天美的所有力量，将贯注在这小生命裏，使他们再无暇去兼顾别的事情。”

方舟愕然道：“但明明天美数次来寻我晦气，还差点把孩子杀了。”

水之母道：“这事亦是出乎我们料外，撒拿旦对我和植物之祖等一直心存忌惮，而我们亦是罕有能避过他思感的生命。於是他想出了个折衷的方法，就是借你的小情人姍姍丽娃的身体，作为胎孕凄身之所。平常时间天美便占据了姍姍的躯壳，与撒拿旦结合，有事时则可抽身出来，对付敌人，因此便我也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我说不定到了河核去试探他们的反应了。”

方舟心痛地道：“姍姍丽娃是否死了？”

水之母道：“当然没有，只是她的神智已迷失了，体内只有反极子转化出来力量，那就是天美差点把你杀死的金芒。现在她便等若天美，实质上没有半点份别。”

方舟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水之母欣然道：“孩子！我知你的心情好多了。你最紧要明白毁灭撒拿旦的唯一方法，就是等待圣婴出世的一刻，那时撒拿旦和天美的所有生命能，均与圣婴结合为一，只有在那一刹那，你才有机会把他们杀死。在最强大的变化前，也是他们最脆弱的一刻。”

方舟暗忖这岂非同时要把自己的孩子和姍姍丽娃也杀死吗？

水之母感受到他的心意，轻叹道：“比起宇宙和所有生命的福祉，个人的得失算甚麽呢？翼人族为了救你，毫不吝啬地献出了她们的生命，就可作你的榜样。”

方舟颓然叹了一口气，道：“可是孩儿怎知圣婴何时出生？若去早了不是白白给天美宰了吗？”

水之母道：“这就是我要夜星把你带到这来的原因，刚才天美返回河核内撒拿旦以他的魔力造出来的圣婴宫时，撒拿旦再次醒了过来，搜遍了整个大叁角河系，仍找不到在我护翼下的你的影踪。故断定你已死去了，遂放心与天美进入最後阶段的结合。除非到迫不得已，你须应付的只是其他的黑狱人吧！现在除美雅女叁大巨头外，就只剩下不足二千个黑狱人，那将使中子战星不能发挥全部的威力，我们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方舟苦笑道：“但现在我们连破船都没有半艘，怎样去挑战新帝后号、中子战星和其他黑狱飞船呢？”

水之母柔声道：“孩子你真糊涂，你躺於其上的不正是一艘完整的飞船吗？”

方舟一怔道：“这艘船……嘿！”

水之母淡淡道：“由火鸟星时期开始，我便一直在改造这艘船，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孩子你明白了吗？”

方舟精神大振，同时感到浑身能量充沛，更胜刚离开那与天美结下孽种的星球时的巅峰状态，知道是母亲的功劳，抖擞着道：“孩儿明白了，我就坐这艘以孩子为名的飞船，穿过黑狱人的能量通道，与撒拿旦和天美一决生死。”

水之母道：“那能量通道已被天美封闭，你可破掉她的封闭，但势将再无余力应付退回那的黑狱军和中子战星，在战星内的主控晶石，是撒拿旦和天美结合前制造出来最後一个降神器，那将赋予黑狱军充沛的动能，使他们回复以前的水平，绝非易与。”

顿了顿又道：“只是这关已不易过。”

方舟轻松地道：“那我们就由间层到那去吧！”

水之母道：“在河系内并不存在间层，若从正空间去，只能抵达中子战星之外，那时只是战星外的引力就可把飞船撕碎，况且圣婴宫的入口正在战星之内。所以必须由反空间进入中子战星去，舍此再没有其他途径。”

方舟骇然道：“那怎麽行哩！现在的反空间连天美都不敢进去。”

水之母平静地道：“这事交给母亲办吧！我的生命将可支持飞船在反空间飞行一段路程的。”

方舟失声道：“母亲是否指将会因此而死亡呢？”

水之母柔声道：“大概是这样了，孩子！母亲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只要尽力而为，便没有辜负母亲对你的爱和期望了。”

稍歇一会又道：“时间无多，你的朋友正苦苦等待着你，我们去吧！”

话毕整个大湖倏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方舟则来到了飞船头端的驾驶大堂，正面和两侧都是巨型的视野舷窗。刹那间方舟已把握了操控的方法。

他感到母亲与整艘飞船结合为一，正默默鼓励着他。

方舟觉得自己精神焕发，达到了自出生来以最高水平的状态，回复了一向乐观的精神和信心。忍不住哈哈一笑。

下一刻方舟一号钻到了间层去，以每个地球时五千光年的高速，只眨几眼的功夫，就到了与姬慧芙约定的地点，那已成废墟的基地上方处。

姬慧芙呆立在基地的边缘处，呆看着星空，一言不发。

舒玉智来到她身旁，微笑道：“放心吧！方舟这小子的生命力比任何人都要强，绝死不了。”

後方的巴斯基暗忖若死不了，就早该来了，但当然不敢说出口来。

七万多年的相思，把姬慧芙改变了很多，也使她再受不起另一次失去方舟的打击。

舒玉智陪着姬慧芙仰望星空，眼光投进太空的至深处，吁了一口气道：“谁想得到在这麽宁和美丽的地方，竟隐藏着宇宙最大的危机呢？”

伸手搭上姬慧芙香肩，叹了一口气道：“若没有了方舟，我们索性制造一场能洞穿间层的爆炸，把反空间的风暴引进正空间，与……黑狱人来个同归於尽好了。”

姬慧芙淡淡道：“事实已证明了间层有自动封闭的力量，恐怕只是徒然

把自己杀了。”

眼中射出坚强的神色道：“假若再等十个地球天，方舟仍不来的话，我们就闯到河核去，最多就是给黑狱人杀了吧！”

巴斯基喝采道：“这才是我们的好主席，我巴斯基定必舍命奉陪。”

舒玉智笑道：“不要尽说这麽气的诘好吗？假若方舟来了，我们又成功捣毁了黑狱人的大业，那时我们该做甚麽呢？”

巴斯基笑道：“若小姐不嫌弃，我堕落小子愿陪小姐遨游宇宙，探索宇宙存在的秘密，直至宇宙的完结。”

舒玉智向巴斯基回眸一笑道：“男人大丈夫，话既出口，就要守诺，否则玉智绝不放过你。”

巴斯基大喜而笑道：“只要有小姐这定情之语，就算巴斯基战死於此，亦已无憾了。”

舒玉智再向他甜甜一笑，才向姬慧芙笑道：“主席那时当然是和方舟一块儿了。”

姬慧芙俏脸飞红了起来，垂头充满幸福的憧憬柔声道：“我想为方舟生个孩子。”

忽地叁人同时色变。

巴斯基骇然道：“有敌人来了！”

第十一章方舟一号

在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叁人目瞪口呆下，那艘由间层冒出来原始简陋、只该摆放於在博物馆展览的古老飞船，竟灵巧自如，轻轻松松降落於叁人眼前的旷地上。

那像一架巨型的古战机，仍有机翼的装置，尾部是个笨重的二十四筒喷射器。

舱门张开。

方舟大步走出，施礼肃容道：“姬慧芙主席、大亨先生、玉智小姐。这就是鄙人的方舟一号，各位若不嫌简陋，便请登船，票子就是你们的勇气，目的地则是黑狱人的育婴圣地。”

叁人喜出望外。

姬慧芙掠前嚷道：“你这混帐家伙，究竟怎会弄了这麽一艘又怪又旧的船来。”

巴斯基叹道：“想不佩服他都不行了，不是因他能变戏法般变条船出来，而是妄想可用这条烂船来做生意。”话虽如此，他却加快掠进船内的速度。

方舟一把拥着扑入怀的姬慧芙，爱不惜手的抱着她打转。

舒玉智来到船门前，好奇地探头望了两眼，呻吟道：“天啊！这真的是方舟一号那时代的飞船啊！怎会到了这来呢？”

巴斯基『咦』了一声道：“为何夜星不在面？”

方舟放下雀跃欢腾的姬慧芙，惨然道：“她已用尽了她的生命能，我虽

有能力救她，却被她拒绝了。我遵她遗命把她埋在一个美丽的星球上，嘿！她总算求仁得仁，想深一层，我又不是那麽难过了，你们也不用悲伤。”

叁人你眼望我眼，最後由姬慧芙代表众人说出心中疑惑道：“方舟为何你会像脱胎换骨的变了另一个人，唔！却有点像初遇见你时的神态和作风。”

方舟把叁人召到身前，俯头过去煞有介事的压低声音道：“我的老妈子来了！”

叁人同时失声道：“甚麽？”

到叁人弄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後，方舟一号已在正空间飞行了近一个小时。

四人聚集在正舷窗前那组主驾驶仪旁，姬慧芙兴趣盎然的操控飞船，方舟等则贴着她站着。

巴斯基道：“有了方舟的娘，嘿！”下意识望一眼身後才续道：“我是说有了她老人出手後，这场仗将有把握多了。”

方舟捏捏姬慧芙脸蛋，笑道：“该轮到大亨了，我们立即就要到间层去了。”

姬慧芙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狠狠瞪了方舟一眼嗔道：“你再对我随便摸手摸脸，看我不把你的手斩下来才怪。”

巴斯基此时一声怪叫，毫不客气坐入驾驶位内，抓住原始的方向盘，猛力一扭，方舟一号立时拐了个急弯，朝另一方向飞去。

舒玉智欣然道：“到这刻我们才真的回复斗志和生气以前那段日子实在太灰黯了。”

众人想起夫秀清和翼女族，一时无言以对。

方舟沉声道：“去吧！”

方舟一号钻进了间层，朝河核笔直飞去。

方舟一号的控制转到了水之母手上。

这自宇宙初开便存在着的伟大生物，一直保持缄默，并没有说话。

姬慧芙和方舟两人携手穿过了左右布满门户的长廊，到舱尾由旋梯登上上层的环形餐厅，在百多张桌子间挑了靠窗的一张坐下，含情对视。

姬慧芙幽幽道：“真是没法救回姍娜丽娃了吗？”

方舟道：“到时看情况再说吧！或者会有办法的。”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垂首不语。

方舟爱怜地以双手珍而重之捧起她的脸蛋，和她来了个抵死缠绵的热吻後，柔声道：“这趟我们能活着回来的机会微之又微，但我方舟能得到主席的垂青，已感一这一生没有白活了。”

姬慧芙感动的坐到他膝上去，献上香吻。两人郎情妾意地亲热一番後，姬慧芙秀眸异采涟涟道：“我从未曾有过一刻像现下般那样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自身的存在，自蜕生术发明以来，人类的行为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既重视自己的生命，但又变得对生命的一切采取了轻蔑的态度。若非黑狱人的出现，还不知会出现甚麽情况。死亡虽是可怕，但却令生命变得有意义多了。也使人更懂珍惜生命所拥有的一切。我现在便深切希望这一刻可以永远停留不动。”

方舟喟然道：“这或者就是夜星拒绝我救她的原因了。生命的成功必须以死亡作代偿。

生何所之，死何所以。像墨尔盘龙人那类的天生侵略者，正是以征战

来使自己永远处于生死的边缘，好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和意义。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误解，人类中亦不乏有这类心态的人，卡尔夫南和蜂后都是其中的例子。”

再微笑道：“我对生命的要求很低，从来没有甚麽伟大理想，只希望能和主席与姍娜丽娃，痛痛快快活至这宇宙世代的尽头，随心所欲去做想做的事，便不负此生了。”

姬慧芙喜孜孜道：“大英雄既有此想，小女子奉陪到底好了，嘻！这好像是你另一个情人对你最好朋友巴斯基说的话哩！”

方舟吻了她玉颊後，把她拥个结实，在她耳旁轻轻道：“要到反空间去啦！”

方舟一号剧烈颤抖，来到了反空间那狂暴的天地。

方舟一号船体暴涨，千万道水柱射往八力。

水之母现出真身，成了个直径达叁公里的大水球，波光荡漾地把方舟一号包在核心处。

水球灵活无四地避过一堵横亘千里的能量浪潮，移到一个风眼中，下一刻又硬穿过一团笼罩数十里的激漩，刺过一群游离风暴，抵达另一个风眼内。

方舟和姬慧芙此时到了舱头的驾驶厅，与巴斯基和舒玉智共颯这有史以来第一趟飞船在反空间的狂暴能量汪洋中的旅航。

每一趟冲刺，水球都因能量的冲击而被冲掉大量的水珠，到这一刻水之母的身体已不足一公里的面径，可见她的生命损耗是多麽厉害。

突然水之母的声音在舱内响起道：“孩儿们，预备了，这是最後一段航程。”

船体剧颤。

水之母带着方舟一号，由风眼闪电刺出，首次以直线往反空间内某一点投去。

舷窗外尽是强烈的色线和因爆炸而产生的使人目眩的光雨。

船後则是长至无尽由水之母处下的晶莹水珠。

方舟一号像在惊涛骇浪中颠荡抛跃。

然後一切平静下来，方舟一号进入了绝对的暗黑中。

飞船似是凝止不动，又似正以高速疾行。

四人心中一震，均知终成功抵达河系核心。

接着方舟生出奇异无比的感觉，那是水之母临死前的予，把剩馀的力量送进了他体内去。

再下一刻方舟一号出现在中子战星那核心处面径达五公里的圆形空间中，上下八方平均分布着六个圆形的飞行通道，所有物质均由晶石构成，空间内充盈着由晶石透出的金黄色光，诡异得像个梦境。

水之母消失不见，只剩下方舟一号虚悬在中子战星这核心的入口处。

四人发了半晌怔後，方舟坐入驾驶位内，姬慧芙和巴斯基则分别坐进左右的武器操控台处，而舒玉智则负责侦察和护罩的调控。

这艘经水之母改造的飞船，拥有水之母的神奇力量，再非是平凡古旧的破船。

方舟思感延伸，搜探战星内的情况时，舒玉智早通过侦察仪，叫道：“敌人发现了我们，正由战星的四个基地起飞，赶来截击。”

方舟暗呼水之母的厉害，接收了由舒玉智送过来的情报，那显示在驾驶台左方的萤幕处，呈现出整个战星的内部结构，敌船则以红点表示出来。

一扭舵盘，方舟一号後端那笨重的二十四孔喷射器同时喷发出水流般晶莹物质，使方舟一号一下子达到高速，穿过其中一条圆形通道，来到了第一层晶石城市的上空。

各种几何图形的建物无穷尽的往四外延伸，在金黄色光，晶石金光闪闪，特别是纵横交错的街道，更像无数金光交织在一起。

经过七万多年前方舟等带来的大祸後，中子战星已重建过来，改以晶石建。

各式各样的建并非居所，而是不同类型的工厂和仓库，不过由於缺乏人手，现在全都停产了。

城内死气沉沉，一片冷寂。四个光点出现左侧远处，迅速飞近。

巴斯基叫道：“找到圣婴宫的入口了吗？”

舒玉智道：“我猜入口就是在最上层的主控晶石，那是个宏伟的大殿。”

众人无不咋舌，若那晶石是降神器般的级数，要保命已是难比登天，更不要说把它占领了。

姬慧芙娇呼道：“天啊！那些晶石飞船都像新帝后号般会发出金芒的哩！”

方舟早发现此点，那敢迟疑，操控方舟一号俯冲而下。

四周两幢正方形高达二百米的建物似若往上延展时，方舟一号落到宽广人街处，贴地飞行，再作九十度急转，弯入横街去，以免成为敌人明显的攻击目标。

四人的心神结合为一，如臂使指，合作得完美无间。

当方舟一号由一个圆拱型的船舰工厂冲天而起时，刚到了一艘敌船的左侧处。

姬慧芙和巴斯基同时发动攻击。

两股充盈着水之母那种奇异能量的强烈白芒份由左右船翼下的发射台劲射而出，命中敌舰的尾部。

同一时间方舟一号船尾的喷射器金芒爆闪，被另一艘敌舰射中。

那艘被水流能击中的晶石飞船立即被坚冰包，向另一方抛掷而去。

而方舟一号则涨起蒙蒙水影，成了一个奇异的能量保护罩，虽硬受了一击，但只是船体剧震，往前翻滚，却没有大碍。

四人齐声欢呼，信心陡增。

『轰！』那艘被坚冰包的晶石飞船，失去了控制下，硬撞在一幢多角型的晶石建物处，顿时爆起一天的能量光雨。接着掉往地上，竟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方舟等那想得到水之母改造过的武器厉害至此，怪叫连声下，方舟一号俯冲而下，又再施展贴地飞行的绝活。

一艘晶石飞船倏地出现後方，贴地沿街追来，不断射出金芒。

方舟一号左拐右弯，仍被击中了叁记，无法摆脱对手。

飞船护罩能量剧减，胜利的欢欣被危险和狼狈所替代。

幸好舒玉智有所发现，指示方舟往一座蜂巢形布满孔洞、内植有奇花异树的建。

『砰！』

後方再爆起漫天金芒。

另两艘晶石飞船从天而降，加入攻击的行列内。

『飕』的一声，方舟一号已由其中一个孔洞，钻到了内宽广的空间处。

衔尾追来的元帅级飞船，由於体积比方舟一号大了叁倍，根本过不了那孔洞，只好望门兴叹，斜冲向上在建顶上掠过。

另两艘晶石飞船亦盘旋上方，等待机会。

方舟一号转了半个圈後，由最低的一个孔洞钻了出去。拟摆脱敌船的纠缠。

叁艘晶石飞船在後方上空呼啸而来时，前方出现六艘晶石飞船，千万道金芒，雨点般过来。

方舟驾着方舟一号猛一拐弯，把正极能贯进船体的护罩去，并掉头向後方冲来的飞船由下而上的，斜冲往她们下方去。

敌舰金芒闪动，十多柱集束金光，迎头刺来。

能量雨爆得无处不有，占满了这部分的密封空间。

敌我双方擦身而过时，两艘晶石飞船分别被巴斯基和姬慧芙命中，立被厚冰包，往下掉去。

方舟一号则不知被击中了多少次，次要的仪器火苗窜闪，内墙碎裂，但主结构、飞行仪和武器系统却夷然无损。

护罩的能量虽由五百九十度再跌至叁百二十度，但却在迅速回升中。

方舟一号高飞低窜，凭着纤巧多了的体型和强劲的动能，尽量避免与敌舰再有像刚才般的正面交战。

敌方包括新帝后号和大叁角号在内的二十五艘太空战舰虽已去其叁，但实力仍远比他们强多了。

舒玉智叫道：“左面两公里，就是往上层去的通道了。”

巴斯基大喜道：“让我们直闯进圣婴宫去。”

话犹未已，七艘晶石飞船出现上方，集束光像一枝枝金矛般往他们掷过来。

方舟一号硬被推得撞到地上，打着转在地上滑了开去，连续撞上五、六幢建物，才减缓下来。

四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姬慧芙由武器台给抛了起来，那个武器系统立即报废。

侦察仪器亦受不了能量的微，全部碎裂。

除了船体、驾驶仪和巴斯基那仅馀的武器系统外，方舟一号内再无完整之物。

方舟人急智生，拐了回头，避开新一轮的集束光，巴斯基在连发了十多东水流能後，终击下了另一艘晶石飞船，但众人已完全失去欢乐之情。

那些金芒实在太可怕了，恐怕水之母先前也没有估计得到。

瞬间方舟一号又回到那蜂巢般拱型温室处，钻了进去。

十多艘晶石飞船从上而降，发出金芒，由孔洞刺进去。

这些黑狱人显然不能像天美般把这种来自圣婴的能量控制自如，只能作直线攻击，否则方舟一号完蛋了。

方舟思感延伸，尽力闪躲着对方的攻击。

外面的晶石飞船愈集愈多，由十五艘增至十九艘，最後大叁角号出现在建物上方，其遮天蔽日之势确是先声夺人。

除了新帝后号外，所有飞船都来了。

四人看得直呼凉气，只是金光灿然的大叁角号已足可收拾他们有馀了，何况还有十九艘晶石飞船。

在这河系的核心处，根本没有间层的存在。

换句话说，他若想夺取敌人的飞船，就只有打开舱门，溜出船外，再穿出建物，去弄开敌舰的舱门，才可以进入。这当然是全无可能的事。

敌舰停止了攻击，在建物的四周布下阵势，防止他们突围而出。

除了坚固的晶石外壳外，建物内的植物已化成在空间飘的碎屑。

方舟搂着失去了座位的姬慧芙，与巴斯基和舒玉智呆看着外面密布的巨型晶石舰，废然若失。

姬慧天道：“若他们齐向这座建物开火，保证它挨不多久。”

方舟皱眉道：“为何他们仍不行动呢？我正在等待那一刻的来临。必要时我们就弃船作战，凭着众多建物的掩护，我倒要看他们的能源能支持多久。”

众人留意一看，早先攻击他们的十五艘飞船的金芒明显地减弱近半。

舒玉智道：“方舟你可否把我们飞船护罩的能量转移到建物的外壳去，那将可进一步损耗他们的能量。”

方舟喜道：“小姐真是才貌双全，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众人再次燃起希望。

话犹未已，百千道集束金芒烈射在建物外壳处。金雨激溅，使人睁目如盲。

建物抖颤起来。

庞大的能量激，席卷着中子战星内的上下层和核心的封闭空间。

敌人显没有预计到他们有此一着，把方舟一号的护罩能转移往建物的晶石外壳去，到发觉时，已到了势成骑虎之势。

方舟见机不可失，透过船体，送出十多道正极子的能量，由孔洞卷旋而出，重重击在包括大叁角号的所有飞船去。

同一时间整幢建物终不堪摧残，化成漫天激飞的晶粒。

敌舰则东倒西歪，乱成一片。

这时的方舟犹有馀力，挹正极能送进船体，形成新的护罩，同时冲空而起。

巴斯基大喝连声，连发两炮，两艘失控的晶石船立即中招，结冰坠地。

金芒一闪，大叁角号丝毫不受影响，俯冲而下。

方舟掣起正极能护盾，硬挡了大叁角号一记重击。

护盾粉碎时，方舟一号已到了另一艘晶石飞船旁，使大叁角号再难施攻击。

这艘飞船只馀少许金光，方舟、舒玉智和姬慧芙把能量连结，由损坏了的发射口全力送出庞大的流能。

『轰！』

失去了能量的晶石那能禁受得住，整艘飞船炸成碎粉，灰飞烟灭。

那边厢巴斯基趁敌人阵脚大乱，再冰落了另一艘晶石飞船。

只几下工夫，敌舰再减四艘，只馀十六艘舰只。

方舟一号此时又俯冲往下，贴地拐弯，再朝上层的入口飞去，刚好避过一阵能量激的狂潮。

後面追来的五艘晶石飞船却没有这麼幸运，被狂潮卷得东倒西撞，其中两艘更因接连撞在坚固的晶石建上，既撞塌了两座建物，本身亦护罩破碎，船身现出裂痕，失去了作战能力。

这是在封闭空间内作战的必然结果，由於能量无从渲，遂成四处流窜的能量狂飙。

上趟中子战星便因此把所有出口都挤破了，但这次在这河核内，外面的压力远超内部，就算中子战星化成碎粉，也没法出去。

这样下去，最终将是同归於尽的结局。

双方均自觉地不再发射。

方舟一号来到空广的方形入口处，升往上层。

敌舰出奇地没有追来。

四人心中奇怪，但无暇多想，朝早先发现降神器的力向飞去。

那是座特别宏伟的建物。

方舟一号由大门穿进去，倏地停下。

只见新帝后号虚悬於建物的正中处，金光灿然，光采夺目。

两艘飞船凌空对峙。

方舟呼出一口气道：“我的天，降神器竟是在新帝后号内。”

那即是说圣婴宫的入可是在新帝后号内，除非他们有能力击碎新帝后号，否则根本没有可能取得降神器。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那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这时新帝后号内只有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叁个人。

北保司凝视着方舟一号，皱眉道。『封神你为何命令其他飞船留在下层，不可以追来呢？』

封绅冷冷道：“若再开火，最後我们都要给能量绞碎，难以活命了。”

北保司怒瞪着封神道：“为了保护圣婴，牺牲性命又算得甚麽呢？”

美雅女移到北保司旁，沉声道：“我同意北保司的话，为了帝君和帝后，自该牺牲生命，那就由北保司开始好了。”

北保司本来是听得点头同意，到听得最後一句时，骇然剧震下，美雅女的香肩已猛撞到他肩头处，山洪暴发的能量倾体而来。

北保司惨嘶一声，往旁侧跌去，封神立由後抢来，一拳打在他背上。

北保司断线风筝般往前抛飞，重重撞在船壁上，坠下地时，主控堂内的降神器在两人联手操纵下，射出一道金芒，正中他胸口。

北保司再往後撞，至此才护罩粉碎，失去了还手之力。

他眼耳口鼻全溢出鲜血，指着两人口颤震，只是说不出话来。

封神和美雅女两人脸无表情地迫了上来，前者冷哼道：“圣婴出世，对我们除了死亡外还有甚麽好处，纵使成功，得益的只是帝君和帝后，我们根本无法像他们般在宇宙毁灭时保存生命的烙印，要死就你先死好了。”

美雅女随手拍在他头上，能量送出，北保司立时形神俱灭，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封神松了一口气道：“终解决了这蠢蛋，时间无多，该是与方舟对话的时刻了。”

新帝后号亮起灯号，表示要求与对方直接对话。

方舟等一头雾水，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仍有甚麽话可说的。

姬慧芙皱眉道：“是否陷阱呢？”

此时新帝后号缓缓降下，停在大堂的地面处。

方舟道：“他们占尽优势，该无须还要作虚弄鬼，先看看他们干甚麽吧！”

方舟一号才停定，新帝后号舱门旋开，美雅女和封神走了出来，立在堂心处。

方舟道：“让我出去与他们谈吧！”

姬慧芙低声道：“小心点！至少仍有个北保司该在船内。”

方舟摇头道：“船内再没有其他人。”

言罢从张开的舱门走了出去，迎向两人，嘻嘻笑道：“终於在这和两位见面了，是否已把北保司宰了。”

两人同时愕然。

方舟本是说笑，见到两人表情，失声道：“甚麽？真的宰了那不男不女的家伙？”

封神冷冷道：“时间无多，若我们助你们往圣婴宫对付圣婴，我们之间的旧恨新仇就要一笔勾销，黑狱人和人类此後各不干涉对方的事。”

方舟讶道：“你们不是对撒拿旦忠心耿耿吗？我怎知你所谓让我们到圣婴宫去，不是个陷阱呢？”

美雅女叹道：“你不信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只要你想圣婴出世，除了天美和撒拿旦外，对其他人还有甚麽好处，便该知道我们的诚意了。”

舒玉智叁人鱼贯由方舟一号走了出来，到了方舟身後。

姬慧芙平静地道：“我愿意相信你们，但封神刚才提出互不侵犯的协定却只能在你们放弃一向的扩张主义下，才可以被接纳。”

封神苦笑道：“在反空间变异情况下，我们那有能力再向宇宙宣战，而且我们成了人类後，也沾染了你们的习性，现在我们只愿能活得长久一点，好好享受宝贵的生命。”

舒玉智道：“为何你们认为我们能毁掉圣婴呢？”

美雅女美目深注着方舟，淡淡道：“道理很简单，天美直到以为方舟死後，才返回圣婴宫，并截断了由这往圣婴宫的通道，与帝君作最後的结合。这已足说明天美唯一忌惮的人就是方舟，现在亦应只有方舟一人有到达圣婴宫的能力。否则天美何须杀死方舟才心安，乾脆把通道截断就可以了。”

姬慧芙骇然道：“那岂非只方舟一人去冒这个险？”

封神道：“情况就是这样了，若非我们深信方舟有这能力，也不会背叛帝君，只看天美怎都杀他不死，就知道方舟的本领不凡了。”

美雅女道：“时间无多，圣婴随时会出世，过了那时刻就没有人能阻止宇宙的灭亡了。”

巴斯基愕然道：“从那进入圣婴宫呢？”

美雅女道：“仍只有凭降神器内的力量进入那奇异的力场去，至於实际情况会是如何，就要靠方舟自己去领略了。”

封神道：“时间紧迫，要去就须立即去。”

方舟哈哈笑道：“叁位美人儿回否各赠小弟一个香吻，以壮行色呢？”

第十二章最後对决

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美雅女和封神联合的力量，输进了方舟体内。

直径叁米的降神器先是金芒乍现，接着整块晶石塌缩下去，变成一个深黑的洞。当异象消去时，不但方舟不见了，连那降神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都想不到有此变化，在此时，只能苦候命运的安排了。

方舟把众人 and 降神器的能量全部吸纳。

宇宙间，恐怕只有他才能办到。皆因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掌握了正反极能的人。

他感到不断在绝对的虚黑中往上升去，敏锐的灵觉使他清楚感到在上方某个层次，存在一种庞大无匹的力量。

忽然间心中涌起了明悟。

那就是自己的儿子。

由於圣婴衍生自他的生命能，故而双方间有种超越理解的联系，没有任何东西可分隔他们。

这就是天美和撒拿旦忌惮他的主因了。

四周逐渐明亮了起来，一种奇异似云雾状的气体，像和风吹送缕缕轻烟，随着他上升卷缠变化。

方舟感到这上升只是一种虚假的感觉，事实上他只在一个奇异的力场不停打转，因为那在上方的能量场，始终离他那麼远。

看来这就是天美封锁通道的瞒天手段了。

周遭又逐渐暗黑下来，还有一股力量似要把他往下扯去。

方舟心中冷笑，精神锁定了圣婴宫的方向，运聚能量，循环往复，达到巅峰之时，猛冲而起。

『轰！』

封锁通道的力场立时粉碎。

天地立生变化。

四周亮了起来，依着光谱由红变橙、橙变黄、黄转绿，到最後整个空间沐浴在纯紫色。

以千公里计的火舌由下方窜上来，又在他四周散落下去。

河核内种种能量在他上下八方咆哮怒吼，气体形成的漩涡，来回碰撞，生出无数能量激流，恶魔般撕扯着他的身体。

方舟对河核的情况早有过置身於银河系银核的经验，故毫不慌张，亦不首作无谓的损耗，认定了圣婴宫的层次和方向，缓缓游去。

这白洞有种向下深陷的倾向，若任由能量牵带，最终可能永远失陷在那无底的深渊。

方舟现在就像一条逆流而上的游鱼，只有上游某处才是他的福地。

愈往上去，来回移动奔窜的火舌愈趋频密，上下翻腾的气体风暴更像燃烧着的海洋，使他感到压力愈来愈大了。

方舟见势不妙，趁着一股特别巨大的火住往上冲去时，倏地移入其中，全力往上挣去。

『轰！』

刚才的一切似幻象般粉碎了。

上方出现一个血红的强烈光源，整个世界尽是层层涟漪，美艳不可方物。

他感到圣婴宫更接近了，近得在触手可及之处，偏又是不知如何冲破这个层次，安抵彼岸。

下方却是一片漆黑，四周寂然无声。

接着血红光源消失了，周围尽是一颗颗晶亮的芒点，鬼火般绕着他在打转。

方舟忽然感到圣婴宫竟来到了下方某处，骇然下才知道这空间正在他知感之外暗暗转移着，那敢迟疑，全速往下投去。

『轰！』

脑内像爆炸了一颗导弹，方舟眼前一亮，同时掉到实地去。

终于抵达圣婴宫了。

方舟爬了起来，只往前踏出一步，立时目瞪口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确在一座宏伟得使他像变成了一只小蝼蚁，高达万米的巨型宫层的入口处。

呈现在他眼前是一个由白玉似的物质铺成的广场。

事实上整座矗然而起的巨殿亦是以这种物质建造出来，而非他设想中的晶石。

这座大殿没有墙壁，只有撑起殿顶的巨型圆柱，粗至十个人手拉手也围拢不了。

殿外是无边无际的深黑夜空，布满了各类形的河系，涡旋星河、椭圆状星河、球状星团，应有尽有，就像个浓缩了的宇宙。

巨殿就若飘浮在这浓缩宇宙的孤岛。

他立足处面对着高起百级的长梯阶，使他一时间看不到殿内的情况。

这当然不是使他吃惊的理由，而是当他蹑手蹑脚朝前踏出一步时，整个空间生出了使人无法想像的变化。

他发觉自己竟是倒悬在殿顶处，万米之下才是大殿的地面，而在大殿一端高起的石阶台顶，摆了一张晶石造成的大椅，一对赤伸的男女正肢体交缠，显出交欢的诱人姿态。男的坐在巨椅上，女的面对面坐在他腿上，双腿张开，紧抱他的腰，一对纤手则缠着他的脖子。

方舟心中一热，掠了下去。

环境再变，他发觉自己由一边墙壁上横飞而出，骇然下改往下落时，才又发觉回到了刚才起步处，前方是遮蔽着他视线的阶梯。

以方舟的胆大包天，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巨殿乃出自宇宙内最强横生物撒拿旦之手，当然有保护的作用，而这种把空间完全扭曲了的方法，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一切常理在这裏不复存。

方舟深吸一口气，勉强振起精神，往前再踏一步，倏地外面的宇宙消失了，一团明月升上天空，把大殿沐浴在柔和的黄光，气氛静穆庄严。

阶梯消去了，眼前是一道长形的柱廊，似若通往无极。

这趟连巨殿都消失了。

方舟给弄得糊涂了，静静趋前，岂知才只跨出几步，前方竟是一堵高墙，再无去路。

方舟很想冲天而起，试试看会出现甚麽情况，但却隐隐感到那会带来更可怕的後果。

眼前并非幻象，当他的思感能往四方八面延展时，确确实实知道眼前幻象般的世界却是如假包换的现实。

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试着往後退去，那浓缩的宇宙和大殿又同时出现眼前。

方舟心念电转，想到因为这是自己进入这层次世界的落点，故而一切都是最『真』的。

可是当在这多角度多元化的空间移动时，每换一个方位，都会进入另一个割碎了的空间去，出现另一个世界。

若不能识破撒拿旦这偷天换日的惊人手段，可能再来个七万五千年都到不了撒拿旦处。

方舟闭上眼睛，思感逐寸逐寸往四方八面延伸，探索着巨殿的秘密。

一探之下立即捧着头颓然跪了下来，脑内乱成一团。

原来他同时感到数以千万计的空间，每个都是支离破碎，完全没法理出头绪方舟涌起力有不逮的颓丧感觉，但又振作过来。

不！

我绝不能半途而废的。

抬头再望往那像是高不可攀的白玉长阶，心中一动，已想到破迷之法。

他蓦地往上直冲而起。

以千万计的世界在神经内闪现不停。

『轰！』方舟又回到了刚才层次的奇异宇宙。

他的思感瞬间寻到了圣婴宫的方向。

这赵他集中精神，找寻那能量场的中心点。

下一刻後他再破层而入，世界由暗转明时，他已卓立大殿的中心处。

巨殿缩小，只有五千米许的高度。

那对相拥的男女就在殿端白玉阶上的高台处，正挥散着万道金芒，照亮了整个大殿，金光直透出殿外去，一时间天地尽是耀目金芒。

方舟离那层层高起的白玉梯阶至少有二千米的距离，望往台顶，颇有高山仰止的渺小感觉，但心中已笃定多了，至少他已把握到破解这空间迷宫的方法了。

那就是局内和局外的份别。

若在局内，休想可破得撒拿旦的手段。

只有到了局外，凭着自己对圣婴的感应，才可以抵达撒拿旦和天美所在处。

方舟试着移前一步，倏又发觉到了殿顶处，吓得他忙退了回去，却又回复先前的模样。

金芒更盛了。

大殿内充盈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生命感觉。

圣婴快出世了！撒拿旦最脆弱的一刻快将出现。而他自己仍只能望洋兴叹。

方舟静心止虑，摒除一切杂念，倏又消失地钻入了下一个层次内。

这赵他集中精神去感应至少有一半该属於自己的生命，以精神锁定了後，运聚全身能量，一声狂喝，化作采芒，闪电般透穿了白洞内那奇异的空

间层次，全力下击。

只见下方相拥椅上的男女不断扩大，万亿道金芒由他们体内射出，情景诡异至极点。

『轰！』

一个以正极子和反极子合成的芒团，滚动不休地直向那对男女重击而去。

方舟以精神能锁紧女子腹内的圣婴，强行建立了一条贯通这多元空间的能量通道，击出决定性的一击。

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和天美所孕育的孩子已不再存在，代之是撒拿旦和天美合起来的元神。

只有他赋予这孩子的生命能，才能使天美和撒拿旦台而为一，同时吸取了白洞内所有能量。

这吸纳能量的过程将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直至正反空间完全毁掉，归於天美和撒拿旦孕育出来的新生命。

就在此时那男人仰起脸来，眼帘骤睁，望向由上而来的方舟。

方舟终于见到撒拿旦了。

但他完全看不到他的容貌，只是见到他眼中射出万道金芒，把他笼罩在内。

方舟忽地心中一阵迷糊。

『轰！』

白玉巨椅寸寸碎裂，但撒拿旦和天美却不知到那去了。

方舟既惊且喜。

惊的是圣婴快要出世，喜的也是圣婴快要出世，使撒拿旦无法分神，才被迫要躲开去。

若换了在一般的地方，他自然要锲而不舍的穷追猛打，现却转折多了。

不过他已是驾轻就熟，下一刻他已到了另一层次去。

这趟圣婴的位置更清楚了。

方舟仰空长啸，穿越层次，落点就在殿心的撒拿旦之后，他身上仍缠坐着那个女子。

方舟首次和那女人打了个照面，竟是色变剧震，刚拍出的那一掌的力道至少削减了一半。

那是姍姍丽娃的玉容，天美的眼睛。

『砰！』

撒拿旦往后疾退，像把背脊送到他掌上去。

一股无可抗御的巨力透掌而来。

金雨四溅中，撒拿旦固是踉跄往前跌去，方舟也整个往后飞跌，『砰』的一声掉在大殿远处。

方舟全身疼痛欲裂，知道已受了重伤，不但乏力，连站起来都有问题。生命降世的感觉更强烈了。

他勉力抬起头来，见到的不再是金光万丈的撒拿旦和天美，而是两轮明月，自己处身之地也非殿内，而是在一片嫩绿的草原上。

方舟涌起彻底失败了的感受时，忽然泛起正浸在水之母溶池内的真实感觉，能量正由皮肤透进体内去。

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喜叫道：“母亲！是否来了？”

水之母的声音在他心灵响起道：“会有甚麽来或去呢？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吧；快再接再厉，撒拿旦以为你已死了，正重回他的睡梦中，圣婴也快诞生了，决定宇宙命运的一刻正在来临。”

方舟知道水之母没真的死了，信心倍增，弹了起来，朝前直奔，再次出现殿心撒拿旦与天美相拥在殿心正中，再没有发出金光射线，而是被一团翻滚不休的金光笼罩着。

方舟思感延伸，紧锁着天美腹内的圣婴，设立了能贯穿这无形空间的联系後，运集全身正反极能，炮弹般往两人撞去。

整个空间忽地凹陷下去，变成了无底深洞。

撒拿旦和天美旋转起来。

一切变得宽广深邃，一个金轮由两人之间升了起来，似石穿越永恒，无尽穷。

圣婴即将诞生了。

方舟抛开了个人一切的得失，把能量毫无保留地不断循环提升，速度剧增下，不断缩短与两人间的距离。

心中明白撒拿旦又要再施展他转移空间的惊天手段，以便在自己追上他们之前，让圣婴先行出世，那时宇宙便要完蛋了。

看似很近的距离，却像千亿世都去不到那。

方舟此时浑忘一切，只紧锁着圣婴所在处，全力扑击。

这机会错过了就永不回头。

撒拿旦和天美头上的金轮愈来愈亮了，像暗空中燃烧着的金色太阳，在虚空上激起阵阵光彩夺目的涟漪，而大殿则消失无踪。

蓦地整个天地停顿下来。

圣婴诞生了。

『轰！』

方舟挟着能把整个星球摧毁的正反极能，以雷霆万钧之势，趁那停顿的刹那，跨越了那本不能逾越的距离，狂撞到金轮处。

黑暗消去。

方舟给抛往半空，才发觉仍在大殿，正往地上坠去。

那多元空间造成的迷阵亦消失了。

撒拿旦和那占了姍姍丽娃身体的天美分了开来，金芒消去，立足处一片焦黑。

『砰！』

方舟重重掉在地上。

一阵惊天动地的狂吼，发自撒拿旦之口。

『隆隆』声中，两支臣柱应声而断，大殿塌了两角下来，一时巨石崩颓，声势骇人，整个大殿都为撒拿旦的震怒抖动着。

但方舟已感到撒拿旦受了严重的创伤。

终於成功了。

圣婴完了，自己的孩子也完了。

撒拿旦不愧为最强横的生物，若非圣婴的拖累，自己想伤他一根毫毛都没有可能。

水之母的能量又再源源注进他体内，就像永不竭止的水源，生生不绝。

人影一闪，天美来到他身前，跪了下来道：“唉！方舟！唉！”

撒拿旦移了过来。

天美长身而起，挡着撒拿旦，冷然道：“帝君。这是天意，我们只好等待另一个机缘了！”

撒拿旦完全平静下来，阴恻恻道：“的心真是向着这小子，哼！竟敢多次违背我命令，没有杀他，否则我们怎会失败？”

天美怒道：“我没有留情，只是他却没有死去。你不是也曾探索过，但却没找到他的存在吗？”

撒拿旦冷笑道：“那还不简单，一定是助他瞒我，他之所以能到这来，也是因受指示，可惜他仍杀不死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杀尽所有人类，而第一个就是，因为已变成了人类。”

方舟知道不妙，勉力弹了起来。

『轰！』

撒拿旦浑体冲出十道血红的异芒，撞在天美身上。

天美护体红光亮起，但明显敌不过撒拿旦，惨叫声中，往後飞跌。

就在此时，天美挥手发出一道闪电般的厉芒，猛劈在撒拿旦身上。

撒拿旦一声狂呼，断线风筝般飞跌开去。

方舟一把接住天美，心痛欲碎，都不知应把她当作天美还是姍姍丽娃才好。

天美秀目射出无比深情，柔声道：“方舟！我爱你！唉！我撑不住了。”

天美『砰』的一声，变成了个燃烧着的芒影。

方舟知道刹那之後，她就会形神俱灭，姍姍丽娃也要立即死了。

但他却只有能力救回其中一人。

猛一咬牙，他把由夫秀清学来的方法，将姍姍丽娃的份子重组，同时把她尚未消散的精神烙印转移了过来。

姍姍丽娃现身出来，昏倒在他怀。

蓦地一股无可抗拒的大力紧扯着他，方舟知机地把姍姍丽娃放下时，已给扯得凌空往站起来的撒拿旦移去。

『呼！』

撒拿旦一手捏住他的咽喉，能量透入，使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那猜得到连连受创的撒拿旦仍是这麽厉害。

由於撒拿旦比他还要高上两个头，故他双脚凌空，像只待宰的鸡般给他捏住咽喉。

他终於看到撒拿旦的脸了。

撒拿旦相貌古奇，脸孔长得不合此例，一对眼睛森寒石冰雪，全无人类的感情。

撒拿旦双目厉芒大盛，仰天狂笑道：“我要杀尽人类，能出了我胸中这口恶气。”

水之母的声音在方舟心灵内响起道：“孩子！永别了……”

『砰！』

一柱水流由方舟口中冲射出来，重重撞在撒拿旦面门处。

撒拿旦松开了捏着方舟的手，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整个人抛跌开去，落到地上时，还滑行了近十米。

方舟双手摸着喉咙，骇然望着眼前的变化。

撒拿旦不停在地上翻滚，但每一翻滚，身上总多结了一冰块。

水之母的水分子正入侵他每一个细胞，与他合为一体。

转眼间撒拿旦已给厚冰完全包住。

『哗剥！』声中，冰块龟裂，化作碎粒。

方舟呆看着水之母和撒拿旦同时分解，後者每个细胞都裂成冰粒，最後只馀布满殿内的水珠。

永不能被击倒的撒拿旦终於死了，水之母也牺牲了自己，只有那样才可把撒拿旦的元神锁住，随他的肉身一起云散烟消。

娇呼声起，姍姍丽娃奔了过来，搂着他狂喜道：“方舟啊！原来你不但没死，还到了这来。咦！这是甚麽地方，那些水珠又是甚麽呢？”

方舟伸手一挥，水珠立即蒸发，犹有馀悸道：“那本来是撒拿旦，但现在甚麽都不是了。”

後记

黑狱大帝国覆亡後二十年。

方舟、姬慧芙和姍姍丽娃，乘坐方舟一号重回大叁角河系，到夜星理身的那美丽星球看个究竟，还约好了巴斯基和舒玉智。

抵达时才发觉巴斯基和舒玉智早在夜星埋香处长出来那棵超级巨大的地火树下，结庐而居了好一段日子。

各人相见，自是欢欣莫名。

舒玉智向方舟笑道：“这棵夜星树真有灵性，好像知道你来般，由昨晚开始，结下了一个巨红果，教人惊异。”

姍姍丽娃叹道：“可惜我和她缘慳一面了。”

姬慧芙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这位人类中最美丽的孕妇眼中射出追忆的采芒，油然神往道：“当方舟由圣婴宫和姍姍丽娃回来时，我全身都兴奋得麻木了，心中只想着，若夜星和秀清在这就好了。”

巴斯基挨着方舟的肩头，故作神秘道：“还有一位小在等待你哩！我的好兄弟！”

方舟和二女愕然以对时，丹猗由茅庐一蹦一跳走出来，双手收在背後，似是拿着甚麽东西。

姬慧芙讶道：“丹主席怎会来了这？”

丹猗笑道：“我不再是主席了，改行做作家。看！这就是我第一本着作。”

手由後面移到前面来，原来是一本题为『星际浪子』的书。厚得像块石头，封面非常精美。

方舟一呆道：“这种形式的古董还存在世上吗？”

巴斯基一拍他肩头，笑弯了腰道：“这叫潮流兴复古，都是你这小子的方舟一号坏事，原来这宇宙内最厉害的飞船就是最古老的飞船，那全人类怎能不重新评价所有老古董的价值呢？”

丹猗喜孜孜到方舟身旁，把书的第一页打开，毕恭毕敬道：“请签名！古董笔在此！”

姍姍丽娃奇道：“是作家，该签名後送给方舟才对，那有反要方舟这家伙签名的？”

方舟摇头道：“说真的！我也不明白为何要签名在作的书上。”

姬慧芙笑道：“还不明白吗？书名上的浪子，自然是指你方舟哩！”

方舟先是呆了一呆，接着打了个哈哈道：“不敢当！不敢当！嘿！签在那？这还是小弟这世人第一次签名，可否捺个手指印算了。”

众人差点笑死时，方舟才千辛万苦，歪歪斜斜签下名字，笑道：“小妮子究竟写了我甚麽呢？”

顺手揭开时，立即目瞪口呆。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汉上一看，才知面全是空白页。

方舟望向丹猗，这美女甜笑道：“你不亲口告诉人家，这书怎麽写呢？”

方舟眼角瞥见姬慧芙和姍姍丽娃正瞪着自己，暗暗心惊，移到那巨果旁，探手爱怜地轻抚着，柔声道：“我现在说的或者只是神话，但又可能是现实。叁天後这巨果会爆裂开来，生出一个像夜星一模一样的小翼女，是夜星因思念我而回来了。由於这是个自然的过程，所以并没有违背她对自然的信诺。有甚麽事比自然而然更美妙呢？”

再向丹猗微笑道：“就用这几句话作我那本书的结局吧！”

『星际浪子』全书完

